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2.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五册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三）

〔清〕李集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輯傳辨疑無卷數》提要

春秋輯傳辨疑卷六十一

渝關 李集鳳 翙升

昭公

杜氏曰公名裯襄公子母齊歸（李曰齊歸蓋昭公之嫡母也說詳十一年夫人歸氏薨下）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渝關李氏曰公名裯敬歸之姊所生蓋其生母亦歸氏也以周景王四年即位元年歲在庚申公齡二十歲矣夫人孟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

渝關李氏曰茅堂胡氏曰子野毀而卒穆叔方言昭公有童心不可立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其書即位者有子野之命矣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按此說不然子野之命未知其有無但此時季氏專魯新君之立由季氏故穆叔曰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蓋季氏利裯之昏狂而使己故不聽穆叔之言而以己意主立之非遵子野之命而不敢違也其書即位自是繼正之義先子以正終嗣君以正受故書即位以正其始原非係于受命之謂也若必內有所承而始書即位使子野未及命裯將

不書昭公之即位矣豈不疑于子野之卒亦同子般之見殺者乎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傳曰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産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

彭山李氏曰公子圍共王之子康王之弟郟敖之叔父也國弱佐之子也齊惡大夫齊子之後以字爲氏者也公子招即司徒招哀公之弟也罕虎即子皮公孫舍之之子以王父字子罕爲氏者也皆國卿號杜氏以爲鄭地蓋即東虢也。虢之會鄭爲地主也是時楚公子圍執政而晉與

通好也同主諸夏而交見其從皆循會宋故事但各守舊約而不歃血耳趙武所謂以信爲本者力不能敵而甘爲人下之辭也豈眞仁人之心哉自是楚爲橫而莫能制趙武不能辭其責矣

高氏曰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矣中國微弱可知也

汪氏曰辰陵蜀之盟申之會楚序諸侯之上皆主盟會也盂之會楚子亞于宋公而序諸侯之上宋虢兩役楚屈建公子圍亞于晉趙武而序于諸侯大夫之上皆兩伯之辭也

杜氏曰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

家氏曰夫夷夏有常分楚雖崛強而不得與晉齒中國諸侯有屈于夷者暫也非其常也向戌持弭兵之說趙武不明內外之分苟媮目前之安首紊常經倒置冠履俾中國諸侯咸北面于夷楚之庭始曰弭兵而合晉楚之成既而楚戢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賴芟夷小國憑陵中夏人有左衽之憂夷狄之禍至是爲烈所謂讀舊書不歃血者楚再爲長而晉不敢與爭中國之恥也

渝關李氏曰襄二十七年于宋之盟左傳曰晉楚爭先彼

之會盟本一地若會時果先楚人及其歃血而為盟也何須與之爭乎于盟時而曰爭先可知會之未嘗先楚也今虢之盟恐晉先歃請讀舊書亦以會之未嘗先楚故趙武居首公子圍次之與會宋之次屈建者無以異皆實錄也

○杜氏曰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胡傳曰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宋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怯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無書必先趙武按此說非也合晉楚之成亂中外之分而晉人

之所失甚大矣豈以區區小信而先趙武乎王氏曰經先趙武所以抑蠻夷而存中國也按此說亦非也僖二十七年圍宋文十年次厥貉宣元年侵陳十一年盟辰陵並皆先楚子未嘗抑之以存中國也豈獨于宋虢之會乃為中外之分特先趙武而抑楚卿乎汪氏曰春秋抑夷狄而尊中國有中國伯主則必推而屬之中國中國無伯則實錄而叙諸侯也按此說亦非也僖二十一年于盂之會宋公以伯主自居本在楚子上非春秋有意推之而使屬之中國也然則春秋之序君大夫蓋皆據實而書之豈為有伯無伯之別乃有實錄不實錄之殊哉且哀十三年黃池之會有伯主矣經乃以晉侯及吳子而特殊其辭未嘗如會宋會虢之列序諸卿而分先後也又安可謂此例之可通乎或曰黃池無晉吳之屬國故可書及以別之今晉楚之從咸在若果會亦先楚當何以書若亦書及則必于晉楚之從分而書之曰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國弱宋向戌云云及楚公子圍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云云此固不可即或書曰叔孫豹會晉趙武及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云云尤為不可矣然則春秋于此不欲先楚而後晉汪氏所謂抑夷狄而尊中國是也但以兩從之故不可以書及安得不列序諸卿而與黃池之書及不同哉按此說亦不然其

在宋也會盟異時盟時始爭先而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是會時本未先楚也此會亦然故皆據實而書之使當日楚本居先春秋欲抑夷狄而尊中國豈不可書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國弱云云及楚公子圍于虢乎經乃不然可知其為實錄原非變其事跡而特為之先晉後楚也黃池則爭先歃而後會會時已先吳故其書法如彼而且諱其盟耳況春秋殊會異者不一不獨此事為然也抑豈為其兩伯無屬國而乃書及以別之哉若謂宋虢之會以有屬國而不可以書及是不知陳蔡許本皆中國也此即與中國同列而獨殊楚圍未為不可未可謂其屬國之

難分而乃如此書也已。衛大夫會宋書石惡今于會號書齊惡是二人也其會宋也蔡公孫歸生在衛石惡陳孔奐上今于會號則在衛齊惡陳公子招下蓋以卿位之有尊卑故也說詳桓五年從王伐鄭下公羊經文齊亦作石是又二會皆一人矣若果如此則以一人而前後異序意一時之彼此相爭又或彼此相讓故其上下無常俱未可知杜氏曰衛在陳蔡上先至于會恐不然既得同列于會豈以所至之先後為先後乎況蔡人之事楚甚恭而去虢甚近未必怠于行而至在衛陳後也鄭罕虎又在歸生下虢為鄭地安有在其境中而罕虎更後于諸國者乎。此會尋宋之盟

則其盟也何以不書以不歃血而讀舊書無異辭故略之耳齊桓公葵丘之會亦止束牲載書而不歃血經則書盟者以有五命之辭故也況彼為美而此為惡安得不詳略之各殊乎

三月取鄆

左傳曰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有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怯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

渝關李氏曰鄆莒邑也孰取之季武子取之也何以知為

武子取之也叔孫穆子曰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此實武子之所為也明矣不書伐莒者襲鄆而取之未伐其國也不書將與師者武子未親行而使微者潛師以往故但書取而已此時莒亂未定武子欲襲其邑則其機必密而軍形亦不彰著雖其告君與否未可知大抵不出于公命而為武子之擅權則無疑耳夫莒有弒君之禍武子不思討賊反乘其亂而強取其邑又瀆齊盟而得罪于大國不義甚矣然則是役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並不知有害若非穆子之畏威敬命而不避難將不免于晉楚之討矣魯其殆哉岌岌乎且公方新立武子不由公命而即擅取鄆邑無

君之狀不亦大著哉經書取鄆雖不見其主名而季孫之罪惡固已不能掩矣。左傳曰季武子伐莒取鄆按此事經不書伐自是未嘗伐耳左氏但見鄆為莒邑故以伐莒為言若果伐莒安得不書。胡傳曰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按取者不義之辭既不諱取何獨諱伐且凡伐國而取邑者均為王法所不容何必有乘亂不乘亂之別乎廬陵李氏曰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按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不以其救江而不書伐十七年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不以其受賂助賊而不書伐今若書

伐而賊不見討反取其邑豈嫌于以討賊予魯乎然則實未伐莒故不書伐以乘莒亂而襲取其邑故但書取未可惑于傳說而必曲為之解以求通也。或曰取重于伐故不書伐而止書取按取國者固可書重而不言伐然取邑與取國不同伐在國而取在邑安得略其伐國之事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取長葛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凡若此者安得不伐取並書乎今止書取而不書伐自是未嘗伐莒非只書重之謂也。陳氏曰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則專取邑而已按此說謂非公命而專取邑故其書法與歸父之有公命者不同非公命而專取邑無君甚矣彼雖無君亦當直書其人與事與有公命者無以異所以存君體而正臣子之防此尤大義之所係也觀于襄昭在晉而邾莒來奔昭公在乾侯而季仲出會此皆無公命者經亦必詳誌之今武子之取鄆若果親將伐莒雖無公命是亦在所當書者況當所見之世又安得顯斥其非沒其迹而不見乎且叔弓之疆鄆田猶書其將與師茲于取鄆之將師不書而並伐莒亦

不書可知武子非親將而亦未嘗伐莒矣原不為公命之有無辨也又春秋止書取者不一皆非以無公命故若獨以此為專取何以別于他取之非專者乎由是言之則此說之不足據也審矣。經書取邑而不繫之國者二此年取鄆四年取鄫是也鄆與鄫非莒本封地故不繫之于莒所以明王制也與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不係之曹成二年取汶陽田不係之我同義蓋取鄆取鄫雖上無伐國之文而其取之于莒也固亦可考而知況前此之入鄆滅鄫已見為莒邑又何疑于不繫之國乎。或曰鄆與鄫不繫之莒者明莒之不能有也按此說非也莒有弒君之變而

賊不討彼且不有其君豈責彼之不保其邑乎且鄆本故
國非莒所得有也非莒所得有必不為其不能保有而為
彼罪也明矣。季彭山謂鄆在沂水東即今沂水縣也詳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下據此説則鄆近于費季孫之取鄆也是必利
其地而為己開疆矣晉楚之會盟方以弭兵為約季孫于
此乃乘莒亂而徑取其邑既不畏晉又不畏楚何其沒于
利而無復忌憚若此乎。季武子之取鄆也楚人欲戮其
使以叔孫之不避難趙文子為之固請而得免叔孫幸矣
魯亦幸矣文子有德于魯矣但晉為中國之主盟文子于
此乃必固請于楚惟楚人之聲息是聽不幾以楚為主而

晉為輔乎且文子謂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此等
議論不知王制為何物與孟子所論魯人欲取南陽之事
大相懸殊是季孫之行為暴行趙孟之説為邪説皆先王
之罪人也況莒人弑君乃天下之大變今無一言及此徒
云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然
則不討莒亂或亦謂其無大害于社稷是以漠然不以為
意耶嗚呼謬亦甚矣。彭山季氏曰左氏載莒訴魯取鄆
之事以經文考之諸大夫會虢原未為盟烏得云尋盟未
退而魯伐莒且會在正月而取在三月其事本不相及也
莒方弑君又未嘗預會何敢突然遽往訴魯而楚反欲為
莒執魯卿耶此事理之所必無者何足信哉按此説不然
諸大夫之會虢也本為尋宋之盟經雖不書盟固已用牲
讀舊書矣此即云尋盟未退亦何不可僖十六年冬十二
月公會齊侯等于淮十七年夏滅項彼歷三時之久會猶
未退而魯滅人國且如此今則會在正月而取在三月尚
未踰時安可謂其事不相及哉莒因國亂而不預會是必
晉楚所原諒者至于鄆邑之被取抑豈不敢使人至會而
訴魯此時楚圍方張方欲主中國之事則欲為莒執魯卿
亦必有之矣安見傳説之不足信也惟據經無伐莒之文
傳乃謂為伐莒則未免失實耳

附錄左傳曰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
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
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傷賈
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曰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
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
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
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對曰此

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
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彭山季氏曰鍼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也是為后子奔者
以罪見逼而不能安其位之名非善辭也○秦在文宣成
襄之世與晉相讎至襄十四年為晉所伐而始閉關不出
庶幾知治內矣然不能以禮親親陷弟于罪而逼逐出奔
使適讎國雖鍼有以自致而景公豈為能正其家者乎幸
而晉平無為否則鮮不為宋殤公之公子馮矣鍼與楚公
子比同時在晉比以後歸而遇昭公嗣立遂為所奉以弒
其君然則畏鄭戒者安可棄親使適讎乎書秦伯之弟鍼

所以罪景公之寡恩也
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親而奔之惡也
孔氏曰傳云罪秦伯秦伯不豫教戒其弟不能早為之所
致奢富過度懼而去國罪其失兄之教鍼不自知度亦是
其罪歸罪秦伯言兄罪耳
胡傳曰按左氏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
去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
之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
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

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
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渝關李氏曰劉炫云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
也今鍼適晉乃與母計議緩步而出實非奔也按此說信
傳而疑經殆不然也經既明書出奔是必迫之而去矣使
秦伯無欲選鍼之意而其母蚤為之慮亦可謂知幾之哲
何為聽其寵于桓致如二君于景素不為之裁抑乎至于
秦伯之欲選鍼也必已形于辭色而其事將發鍼乃不得
已而去之鍼謂秦伯無道夫以無道之君安能容二君之
逼而終欲保全之者哉然則鍼之出奔不可謂秦伯無意

逐之也蓋鍼之有寵于桓雖桓公私愛之過猶在后子幼
穉之時則然及秦景享國于今三十六年而后子已長矣
景公于彼不知愛之以德喻之以義裁之以禮使安其分
而全其恩乃徇父母之私愛致其權寵如二君焉一旦欲
選其罪其母亦不能保鍼而鍼竟出奔則是不能教之于
先而又不能容之于後其失兄道甚矣此秦伯之所以可
罪也若后子但與母計議緩步而出既不可以言奔又不
可以罪秦伯豈于經義有當乎○滄起朱氏曰鍼之出奔
母所遣也鍼亦無怨心而安然去之其賢勝于叔段母子
而秦景亦不追雖曰不能容其母弟方之鄭莊猶賢矣按

鉞之權寵如二君雖未至如叔段之將襲鄭然使秦伯不
欲逐鍼則其母亦必寵鍼如故而將來亦未可知矣夫寵
其愛子者三四十年至于並君而敵國及不得已而後遣
之去未見其果賢于鄭母也鍼之奔必非安然去之者彼
謂秦伯無道未必無怨心也徒以此而謂其賢于段焉可
乎哉若夫鍼以千乘適晉秦伯不肯追亦不肯奪視鄭莊
之克段固為差賢于彼然段之逆迹著而后子則無間焉
是鍼猶可赦猶可容也春秋于此正望秦伯以全恩盡倫
之大德不至奔其同胞而後可故其書法如此雖不追不
奪未至于已甚何如不使弟奔之為愈乎秦伯失兄道故

書弟以罪之鍼不自檢而恃寵以致出奔故不書逐之者
而以自奔為文交責之義也。
彭山季氏曰竊謂左傳之語皆浮夸也諸侯地方百里者
出車千乘而其正卿始得百乘耳后子雖富安得遽有千
乘遠從哉且人臣見逐于君雖欲竊貲懼有追奪故士會
奔秦苟伯以同僚故而為之送帑及其器用財賄見其不
易能也安有自雍及絳八反歸取酬幣者哉按此說之駁
左傳似矣而亦不然古者大國千乘其卿百乘此王制也
秦自穆公伯西戎開地千里必已數倍于千乘矣至桓公
寵鍼過甚使如二君于景則其食邑出賦亦必數倍于常

卿者未可仍以百乘律之也況此車原非是兵車所謂自
雍及絳云云不過私家之所備用至于富盛有如此耳此
時桓夫人尚在景公懼傷其母心止令鍼之出奔足矣故
姑聽其車乘財賄之去而不肯追奪亦必有之安得謂傳
說之不足信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渝關李氏曰邾悼公在位十五年卒莊公穿立穿為悼公
之子若弟則不可考矣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傳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
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
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
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
敗之
杜氏曰大鹵太原晉陽縣
胡傳曰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辭曰薄伐
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
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
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且使後世

車戰法亡崇尚步卒（汪氏曰如魏之武士秦之戎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
苟簡皆此等啟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陳氏曰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敗狄至是而再見其再
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伯也魏絳諫曰獲戎失華毋乃不
可悼公卒復有事于戎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箕與交剛之役皆晉人至是卿帥師
則晉益衰矣按此說非也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未
嘗非晉卿而稱人者猶是恆辭成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
剛當必是微者蓋自文公以來大夫強而氏名乃見文三
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其有不書將帥而止

書人者除貶辭而外是皆為微辭矣今稱荀吳帥師亦書
將師之常例蓋卿將不始于此而凡書某帥師者非因國
衰而然也何獨于敗狄而有異說乎○彭山季氏曰左氏
以狄為無終羣狄而杜氏謂大鹵為太原晉陽縣皆非也
蓋無終即山戎不應稱狄且在太原東北二千里許安得
至此而鹵者地不生物之謂不可以言原竊意大鹵地當
近狄狄在今廣平府非境宋地理志曰地雜斥鹵今其地
尚有斥澤沙河之名此其所以為鹵也狄自僖公時勢甚
強悍而又有赤狄為導故雖西距晉陽五百里而敢遠至
于箕為晉所敗至宣公時晉滅赤狄拓地既廣遂漸圖狄
故至狄地設伏而敗之交剛交剛近沙澤之地其亦斥鹵
之相連者歟自是狄勢漸衰而荀吳復即其地敗之大鹵
猶交剛之志也自此兵威一振而狄地漸多歸晉矣然不
見于經者以非取降及滅也凡得地非用兵而自來附者
恆不書按此說亦不然無終雖山戎傳謂無終及羣狄未
嘗專言無終也若狄人借兵于無終而無終兵少附屬于
狄經之書敗何不可以獨稱狄乎且無終之去太原雖有
二千里許亦非必不能至者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齊于
山戎蓋亦二千里許也齊人可至山戎孰謂無終不可至
太原乎若夫大鹵之為太原既見于左傳亦非杜氏之臆

說也鹵者地不生物之謂固不可以言原然而太原之以
原名未嘗無阨險之處也其地不必皆平原安見其無鹵
地乎且凡地名之稱亦有傳聞殊而字偶異者未嘗定以
地形為稱也若但以地雜斥鹵者即認為大鹵之實則亦
固矣然則宣成以來狄勢雖漸衰而既安養數十年則以
貪暴之性一旦狡焉啟疆未必無此事也此可知交剛大
鹵皆晉地晉皆敗之于境內耳（說詳敗狄交剛下）且敗狄交剛時
晉厲之二年也厲公之伯不足稱其有狄難無足異者今
晉平之伯業亦替矣又何疑于狄人之來寇乎幸而敗之
于昔者復敗之于今晉力猶能制狄也自此以後狄之來

附與否固未可知但其不敢犯晉而亦不敢犯列國者自
是狄勢之愈衰而非中國之漸盛也安可以揣摹無據之
論而謂傳註之失實也哉。據左傳則此役之爲詐敗甚
明然成十二年穀梁傳曰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
此義甚正即使彼此成陳而果與狄戰經亦未必不如此
書然則凡書敗狄者豈皆以其詐焉故哉說詳僖末年敗
狄于箕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左傳曰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
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彭山李氏曰去疾密州之長子密州見弑而去疾奔齊至
是因齊力以入國也

胡傳曰此莒之公子曷爲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
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禀承也

陳氏曰前言齊無知弑其君後言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
弑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弑之辭也前言衛侯入
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弑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
陳乞弑其君則與弑之辭也辭有先後罪有大小故曰屬
辭比事春秋教也

渝關李氏曰或曰凡爭國而不繫之國皆其不當立者突
不繫之鄭糾不繫之齊赤不繫之曹捷菑不繫之邾是也
今去疾則繫之莒或亦謂其當立乎曰非也按左傳穆比
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蓋去疾兄也展輿弟
也展輿雖立爲世子而已被廢則去疾固當立者但去疾
之于父在時未嘗受命于其父未可自以爲當立而與弟
爭國也觀春秋不稱公子方責其自謂先公之子而爭國
故去公子以示貶豈又謂其當立而特書國以明之乎然
則繫之國者自是春秋之常例莊九年小白之繫齊亦猶
是也但視不繫之國者猶爲此勝于彼耳說詳桓十一年
突歸于鄭下。胡傳曰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

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
齊則糾不稱公子國無二君也展輿乃莒子而去疾曷爲
又以國氏乎程子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
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按此說亦非也鄭忽
已嗣位忽繫之鄭而突不稱國以是爲國無二君猶可也
若齊小白猶未得國糾之不稱公子必非爲以二君之嫌
故且小白亦不稱公子固已夷彼于糾矣則其繫之齊者
亦非以君道與小白也今乃以二事律此而謂去疾之以
國氏者與其討有罪也不亦謬乎夫去疾入而展輿出討
有罪者當不但令其出而已況去疾之入本以爭國曷嘗

為討罪春秋于此方罪其爭國而不稱公子豈以不能討罪之爭國者反與其討罪而稱國乎然則小白不為討罪故而書齊此亦不為討罪故而書莒也明矣可知小白去疾之以國氏者皆常例也○胡傳曰書入者難詞也按此說是以去疾繫莒為與之故專以入為難詞而不兼逆詞論亦非也夫群公子雖亡之齊人雖納之而展輿與國人則拒之固不可謂之難矣然去疾為人子而不能討父之賊子為人臣而不能誅君之亂臣但利其國而與展輿爭義亦不可受也故兼逆詞言之未嘗不可覩其不稱公子非春秋之所與者則不書歸而書入豈僅難詞之謂哉○

去疾齊出也當其奔齊時使能請于齊而討莒元凶克殄展輿就戮乃請天王伯主之命而即位則一舉而國家正矣不知出此徒恃齊援而為爭國之謀雖為長兄當立而苟且冒昧如此抑豈義之所得為者乎○去疾立是為著丘公十四年經書莒子去疾卒蓋有齊人助之故得君莒終其身也然則齊固有德于其甥抑知立君之事未可徇私而擅為乎

莒展輿出奔吳

彭山李氏曰展輿密州之次子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展輿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弒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虢之會展輿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許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帑亂也按展輿從賊弒君而為賊所立則是展輿亦賊也春秋方責他人之不討展輿抑豈責展輿之不討賊乎且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彼皆無賊之可討而忽已嗣世不書子羈已即位不書伯可知展輿之不稱爵者非為其不討賊也去疾入而欲殺展輿展輿潛匿而竊逃焉彼蓋不

以君道出故不稱爵以明之鄭忽曹羈之止書名亦猶是也(說詳忽奔下)至以展輿以國氏為罪諸侯之與其立李廬陵謂此意似晦誠有然者蓋諸侯大夫不能討賊已不待貶而罪惡見豈罪諸侯而于展輿見義乎且展輿未嘗稱爵固不見其為君矣何以明諸侯與立之罪乎然則展輿之以國氏亦春秋之常例耳不然無以別于魯人之出奔矣況桓六年蔡人殺陳佗佗以討賊書而亦以國氏可知展輿之以國氏者必非以之罪諸侯也○林氏曰展輿乃弒君之賊故立雖踰年猶不成君按展輿從賊弒君固亦賊矣彼為君已歷半載餘何得謂之不成君且奪群公子

秋令已行于國中矣以取鄆之故使人訴魯于會令已通
于諸侯之大夫矣如此而謂之不成君未可信也若謂春
秋不使之成君則凡首惡之為君者經皆據實書之而不
奪其爵何獨于此不然乎然則展輿之不書爵者是不以
君道出也夫去疾不以賊討而但致其潛匿而竊逃則是
去疾之爭國與鄭突曹赤無以異故展輿出奔亦與忽奔
衛奔之文一施之但忽衛宜立而展輿不宜立春秋于此
則其所以責去疾者或亦異于責突與赤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曰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于是莒務婁瞀胡及
公子滅明以大庬與常儀靡奔齊
穀梁傳曰疆之為言猶竟也（范氏曰為之竟界）
杜氏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
高氏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而城之後為莒所取
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夫帥師者以不義
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何以書譏其
乘亂牟利也
劉氏曰公羊傳曰曷為帥師而往畏莒也非也鄆本屬莒
魯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因莒亂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
欺之非畏之也且魯強莒小魯妥莒亂何為乃畏莒哉

汪氏曰魯秉周禮既因人之亂以取邑又恃其師衆而疆
其田則先王封域不復守矣書者所以志亂也○春秋一
經書假田者一譏予之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譏取之之
非義也凡此皆聖人之特筆所以重訓戒也
渝關李氏曰取鄆不書某帥師而疆鄆田書將師者彼以
微者潛師往此以貴卿明統其衆而行也與襲取其邑不
同經故據實以書之○去疾本齊出齊為其出而納之私
也今又受其奔大夫而取二邑抑又私也始為其出者繼
又不顧其出觀于左傳之所記而齊人之情狀可見矣

葬邾悼公
高氏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
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
渝關李氏曰襄十七年邾人伐我南鄙十九年晉人執邾
子以其伐我故是邾悼與魯亦有嫌矣然其君臣屢同會
盟必已釋憾而相好故于此往會悼公之葬也若非魯勢
之衰安能于小國有備禮乎○邾歷春秋凡九君克瑣（二君之謚闕）文定宣悼莊隱革（革謚亦闕）是也自克至莊無不書卒其
書葬者惟悼與莊而已隱則出奔革在春秋後故其卒葬
皆不見
附錄　左傳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

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
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
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
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
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
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
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
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

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
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
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
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
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事晝以訪問夕以修
令夜以安身于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
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
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
君內實有四姬焉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
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

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
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
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
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
後不容彈矣于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
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
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
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
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
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

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
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
之所生也于文皿蟲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滄起朱氏曰晉平公有疾醫和知為蠱惑與前醫緩言景
公膏肓同二子殆醫諫與而舍醫論政漫及良臣非衛言
也字槖田衛音胃夢言不悖也 夫二豎六疾豈獨身病國亦有之或問
扁鵲子之兄弟孰為善醫對曰臣之長兄最善中兄次之
扁鵲最下長兄治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
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鵲者鑱血脈投毒

藥副肌膚閒而名聞于諸侯知是說也可以攝生可以保
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左傳曰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鄭人懼
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
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
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
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晳
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
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

王之子圍為長
杜氏曰長歷推己酉十二月六日
孔氏曰傳有十二月甲辰朔甲辰後五日得己酉故以長
歷推己酉是十二月六日而此郟敖之卒經傳皆云十一
月己酉十一月不得有己酉己酉日誤也必知然者若以
為十二月己酉則六日己酉子干奔晉至晉猶見趙孟七
日庚戌趙孟卒便是日相切迫無相見之理故知十一月
為是己酉為誤也
彭山季氏曰黃氏曰經書卒而傳稱圍縊殺之經傳不同
當以經為正今按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弒君大惡

也豈以偽訃而得免乎圍果弒君春秋必無諱而書卒之
理後儒誤信左氏不得不曲為之解不亦費詞說乎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
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據此
說則圍實弒君經乃書曰楚子麇卒何也杜氏曰楚以瘧
疾赴故不書弒按公子圍葬王于郟謂之郟敖明不以君
為君矣若君實被弒彼縱不言己弒當亦歸獄于他人而
以弒赴也今並不言弒安有欲彰其君之惡而顧沒其被
弒之故乎且凡弒君而自立者必不肯以自弒赴春秋必
核其實而曰某弒君使無所逃其罪于天下後世此亂臣

賊子所為懼也若圍弒君而以瘧疾赴春秋亦因而書卒
則是赴者偽而魯史與聖經皆為彼所欺矣不亦使亂臣
賊子得免于罪並可欺天天下後世也哉杜氏之說非也
胡傳曰初圍之未動于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宮設服離衛
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
藏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
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
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
弒則書弒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于簡策國史掌之此史
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

卒或弒或不弒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鄭敖實弒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僞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弒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弒以扶中

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按春秋之于魯史筆削因革固有裁自聖心而不與舊策同者至于弒君之大故自當核其實而正其罪安有魯史本從赴經亦從赴而不革者乎如晉趙盾鄭歸生皆非主弒之人而以弒君歸之若此類者以為非聖人莫能修可也若彼實弒君而顧為之變亂其事迹別為詭說以立義此在中材之士且不為而謂仲尼為之且以是為仲尼之所獨也可乎哉夫以蠻夷篡弒之人而主中國固為天下之大變然春秋之作所以誅亂臣刺惡黨欲天下後世以是為戒耳非欲其為法也既非欲其為法何事慮天下後世之人以亂賊為不必討又可從之而無惡也耶若圍果弒君則直書其罪且深貶諸侯之從會者使人知亂賊之不可不討更不可從之而奉為主盟也其垂戒也乃為深切而著明矣即欲存天下之防或不書弒並不書卒而盡沒其迹可耳何為仍其僞赴以欺後世至縱亂賊而紊大法如此乎夫縱亂賊而紊大法不惟弒君者得免于誅將使諸侯之黨惡從奸者皆得便其私圖而自幸無罪也人欲愈肆天理愈絕中國胥淪于禽獸而莫之底矣胡氏之說亦非也仁山金氏曰春秋之筆微顯闡幽弒其君而以瘧赴天下後世或不知其故則以弒書之若夫圍之弒天下知之久矣虢之會諸侯大

夫皆料其篡于未弒之前朱方之師諸侯三軍之士皆笑其徇于己弒之後則夫從其赴而書之天下後世益知其僞赴之不可誣矣此或者聖人微顯闡幽之意蓋不可以一概論也按春秋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書也為萬世存實錄明大法豈以一時皆知其弒不妨承僞以著其誣乎惟彼以僞赴或以實書天下後世方知僞赴之不可誣耳若因僞赴而終成其僞人將以聖筆為信然而其誣也不尤甚乎金氏之說亦非也陳氏曰圍弒其君晏然赴于他國如恒辭猶鄭髡也而其臣子聽焉相與設應為後之詞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為

也國之未弑也曾蔡鄭之大夫固知之矣會于申以齊慶
封徇于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
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
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
後世有考矣按圍若弑君而以偽赴楚人雖聽其所為莫
不欲以為君則必明正其弑而于後來之書楚子自可見
其臣子之罪矣何為仍其偽赴以明之若仍其偽赴而書
卒則將信為非弑而圍罪已不可見至于楚之臣子又何
誅焉且他國之從賊而聽其所為者不一未嘗書卒而不
書弑也何獨于從圍者顧乃為之變例而失實乎惟襄七

年鄭僖之卒是為疑獄而不明者自當別論尤未可以此
從彼例矣又春秋因魯史而以筆削見法故皆直書其事
而心亦著焉若謂書事者在史而論心者在經是判心迹
而二之也況楚麇之書卒亦事也焉有欲著楚人之心而
特變其君父之事反使心事之皆不明者乎陳氏之說亦
非也王氏箋義曰歸生憚老陳乞流涕而加弑君之罪今
圍弑君而不稱弑何也良以圍弑麇之後數行無道蠶滅
中國其罪尤甚蓋賊臣弑君一國之惡也夷狄滅中國天
下之禍故會于申不殊淮夷夷之也若先書圍弑其後誘
蔡侯滅陳蔡之罪尤重故擇其重而誅絕之按春秋就事

論事弑自書弑自當正其弑君之罪矣豈為更有甚于此
者姑且宥此而誅彼乎且天下之變更有何事重于弑君
者故雖殺蔡侯滅陳蔡禍在大下未必重于弑君之為滅
倫也以是為一國之惡而不知為天下之大變至欲宥其
必不可赦之罪而又變其事實以為他罪留餘地焉則其
悖謬尤甚矣王氏之說亦非也張氏曰隱公弑而書薨為
魯諱也楚麇弑而書卒為中國諱也鄭僖齊悼弑而書卒
為賢者諱也考是三者足以見聖人微顯志晦之法矣按
隱公弑而書薨為尊者諱臣子之大義當如是且襄七年
鄭僖之書卒疑獄也哀十年齊悼之書卒以疾終也此二

君並非諱弑而書卒者若楚圍果弑君何得過為之諱乎
且使諱圍之弑君是為夷狄諱非為中國諱也夫中國之
弑君者且不為之諱奈何反為蠻夷諱乎若為中國之不
能討賊而從夷者諱是為中國隱惡計及縱夷狄之元惡
而不問也有是理乎張氏之說亦非也大抵先儒信傳不
信經遂皆驅經從傳而強為之解其穿鑿也實甚今按經
既書卒自當以經為正無可疑者蓋圍有行逆之心人人
知之特因君之偶卒而殺其二子以自立人即加之以弑
君且聖人以天地為心善惡必核其實是以據實而書曰
楚子麇卒所謂眾惡之必察焉是也若論楚圍之罪君雖

自卒其殺二子而篡立即已為大惡諸侯皆當討之矣豈
獨弒君而後可誅也哉。或曰楚圍之謀逆也楚子亦知
之及楚子有疾聞圍之猝至而驚懼而死猶得以禮終焉
經故以卒書也按此說亦不然若果驚懼而死則其死也
縱非逼縊于圍是亦圍之所致矣寧不可謂之弒君乎春
秋既書楚子麇卒自是以正終者凡人風涎疾症之類一
日數日而暴卒者固多有之安見楚子之不如是也。楚
圍之為令尹也列國大夫皆知其有弒篡之事若楚子不
即卒必不能保其首領矣然則楚子得以正命終者蓋亦
幸耳乃免其身而不能免其子于是二子見殺而圍竟自

立其罪不容誅矣殺二子不書者不告故也。圍既非弒
君何為葬王于郟謂之郟敖而反著其無君之迹乎楚人
謂未成君為敖蓋圍當有恨于其君謂夫君實無道故不
以君禮葬之且不稱謚而稱敖所以明己之當立耳春秋
書曰楚子麇卒則正名分于既倒扶綱常于既墜者豈以
蠻夷而或殊也哉。楚郟敖在位四年卒共王之庶子圍
殺其君之二子而自立改名虔是為靈王

楚公子比出奔晉

彭山李氏曰楚公子比字子干共王之子靈王之弟也長
為康王次即靈王次即比又次則黑肱是為子晳又次則
棄疾是為平王此左氏所序長少之次也

高氏曰楚圍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為右尹力不能制
是以出奔

濟關李氏曰楚子卒而比即出奔必有故焉而後不敢安
其位者觀于此而圍之乘喪作亂可知矣比為右尹不能
衛儲貳防權奸使嗣子得以君楚而定國家至于大亂既
作徒以懼禍出奔僥倖而苟免比亦安能辭其咎哉況後
來殺虔而書弒其君比蓋以虔為君不復知為篡逆之賊
矣是以遲之十三載而不能討賊竟不免于弒君之罪比
之愚而且妄又何如哉

附錄左傳曰楚靈王即位薳罷為令尹薳啟疆為太宰鄭游
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

濟關李氏曰楚圍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此天下之大變也
晉受子干之奔而不以討賊為事鄭葬郟敖聘立君而反
以事賊為禮悖已甚矣夫徇弭兵之說至使討賊之兵亦
弭之是此春于虢之會圍亦借此而得保其奸焉此尤中
國之大愚者也雖然自襄二十七年會宋盟宋後以從楚
之蔡從晉之莒皆有弒君之禍而不問又何論荊蠻之強
大而與晉敵者哉嗚呼孔子為此懼春秋為此作殆有大
不得已于此者矣

左傳曰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李曰晉之烝當在十二月前。觀總記于此月，故言晉既烝云耳。甲辰朔，趙孟烝于溫，可知傳蓋
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汾陽朱氏曰趙文子稱隨武子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
國無隱情又曰利其君不忘其身兼仁知而有之推尊之
至矣竊玟二子生平功能識量大略相同而獨惜無輔伯
主盟之大業夫自趙盾不在諸侯隨會佐之而晉之伯業
始衰邲之戰也中行桓子猶欲爭之爭之不得而知難養
晦之說乃始藉為口實而明棄諸夏以長楚氛則隨會之
謀居多焉而謂光輔五君以為盟主豈其然歟甲氏留吁

之役區區殘狄其何捷之侈而大傅是崇黻冕是錫有靦
殊榮不愧為楚人笑乎未幾房帷怒容郤克逞忿弗知禁
也而私告其子諄諄退避所謂于國無隱情者如是耶而
燮用敬承亦遂終身不敢抗楚至鄢陵之戰惴惴外寧之
是憂而歸而祈死夫非先子之遺訓乎哉趙武繼盾猶燮
之繼會也于是弭兵之說為交見之舉讓楚尸盟而南
北之勢始一分而不可復合矣故曰夫二子者晉國之善
人君子也若責以輔伯主盟之大業則謀身之知較重于
利君之仁焉隨武子亦稱范武子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曰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杜氏曰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來
見禮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彭山季氏曰韓起厥之子也是為宣子晉自趙武與楚狎
主夏盟諸侯由此不專事晉矣韓起代武為政欲致諸侯
故親來聘魯亦可謂有志于治者矣惜乎人心已散勢不
易同而德又不足以服人卒不免于示威平丘耳
王氏曰前此晉之聘魯者凡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
韓起始以去年為政而是春即聘于魯蓋晉伯漸衰而欲

以嘉好結魯也
湳關李氏曰以上卿之執政者行聘既未合于邦交之正
典且告為政而來見又幾疑于諸侯之初立而來見者矣
左氏以是為禮是固不知禮者也。韓宣子觀書于太史
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
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宣子見所未見而即歎服其美如
此亦可謂有明敏之識者矣但易得孔子之所贊而其旨
愈暢春秋經孔子之所修而其義愈精使宣子得見此書
其欣悅又當何如哉然則生于孔子之後者未必為不幸
惜乎宣子未及見此也

夏叔弓如晉

左傳曰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

渝關李氏曰叔弓如晉通新君且報宣子之聘也夫郊勞致館亦伯國敬客之常禮耳弓皆辭之而不受是以縣鄙自待也辱國甚矣以彼之辱國如此而叔向反以為知禮若叔向者抑豈可謂知禮者哉○昭公即位雖已年餘此時猶在喪中也在喪不可行朝禮抑豈可以行聘禮乎但魯未聘晉而晉先聘魯魯亦不敢不使卿行矣故韓起春來叔弓即夏往報禮之速有如此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曰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在襄三十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彭山季氏曰公孫黑字子皙公子騑之子公孫夏之弟也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公孫黑好在人上專肆憤心啟良霄之亂致游楚之爭誠足以害國事矣至謂其將作亂不過群族之搆言耳罪狀未明可以無死者也是時子產當國苟以黑為不肖去之可矣乃使吏數其罪而以國法

殺之不亦過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夫黑貴戚之卿也子產不以親親保全之孰謂其為政專尚寬哉按此說不然公孫黑有三大罪觀其驕橫不法如此可知作亂之事亦未必無此謀也所謂作亂者蓋欲代游氏亦如前此之伐伯有耳夫伯有為執政之上卿黑竟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此與盜賊何以異盜賊既可殺況又有爭室矯位之惡乎彼時以大國之事未加討黑即當悔過而自新矣今乃亂心無厭又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其為國患也實深雖其事猶未發罪狀猶未明而已有勃然欲動之勢此駟氏與諸大夫皆欲殺之而不敢留者也子產于此尚得

待其既發而圖之乎彼雖未敢犯君未至如良霄之亂然
而既有三罪又欲作亂較之游楚之五罪殆有甚焉當不
僅放之而已也由是言之子產之殺黑自不為過至于不
歸司寇而但逼之以自縊是于國典猶從寬未嘗不全親
親之誼矣。劉氏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
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罪以
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
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
也而盟諸大夫黑于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卧子
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耳夫君專殺大夫非王法

所得為者也然而春秋或予之所以見君臣之禮扶上而
抑下也胡傳曰按左氏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
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
也按此說亦不然凡稱國以殺者皆君與大臣殺之之辭
大夫不可以專殺除殺亂賊之外無論有罪無罪春秋並
無予其殺者何論其幸勝不幸勝哉假使赦之不改即能
速討其罪雖不至于幸勝而不請于王亦難免于春秋之
所譏矣豈曰黑有可殺之罪鄭亦得殺特以幸勝之故而
罪累乎上乃書國殺以譏之乎。鄭之族大寵多怙侈驕
恣漸不可制黑尤不奉國法者子產能數其罪而誅之不

勞餘力乃諸周氏之衢而加木焉綱紀于是而肅眾貴戚
莫不斂衽矣然則子產之殺黑固當其罪但以王法律之
未免有專殺之嫌是亦春秋所不許也故稱國以殺而又
書其大夫所以責鄭人者深矣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曰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
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杜氏曰公如晉弔少姜也晉人辭之故還

汪氏曰宣公如齊奔惠公之喪成公如晉奔景公之喪已
為非禮而況于弔寵妾之喪乎積習之弊至于趙文子卒

鄭簡公如晉弔晉人辭之及雍乃復見元年左傳則不唯弔其
妾而且弔其臣矣春秋書昭公適晉不至而復所以譏昭
公之取辱亦以傷世道之衰也

廬陵李氏曰昭公如晉九得入而欲見止者二五年十五
年也至河而見卻者四此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也
有疾而復者一二十三年也次乾侯者二二十八年二十
九年也此年如晉如左氏說晉之辭公未為失也則春秋
止罪公之輕動耳若胡氏說無乃成少姜之為適乎又閒
義不從而強為非禮之行亦非也趙氏曰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操縱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曰

禮者明微正于未動之前可也已至于河而見卻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修鄰好乃欲卻而不納夫何哉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間陳無宇見執于中都謂少姜之數于守適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來修弔事今若不獲進見前為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廷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人國之令也若非伉儷亦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敗絕而皆見矣

渝關李氏曰此終喪入見天子之時也不如京師而如晉已大不可況為少姜之喪而往乎曾于王后之喪弔葬之禮皆闕焉即天子之喪亦未聞其君之親往者今于晉平之嬖妾而往弔焉孰重孰輕孰可孰否悖謬至此君子寧不為之大感也哉。胡傳責昭公無故輕復之說李廬陵非之極是安有人不自以為伉儷我必證之為伉儷而強欲入弔乎且公之往也既為失禮而妄動若不受晉人之辭而強欲入弔是不惟成少姜之為適亦以成已之失禮而益重其過矣蓋晉不敢當而辭之宜也公受其辭而不往亦宜也是則見辭于晉不為辱至河而返不為恥何謂無故而輕復哉且晉之辭公亦何禁于入弔而必諄諄若此乎夫不問其事之可否必欲進見以行弔以是而為從權適變之義吾恐適變而知權者當不若此其謬也

季孫宿如晉

杜氏曰宿如晉致少姜之襚服也

渝關李氏曰公既不行又使上卿致襚其視常禮亦過厚矣蓋晉君晉夫人之喪若使卿弔亦不可況非伉儷乎今以執政之上卿而親襚其嬖寵此固從來所未有者使當日晉不辭公而公竟入弔則其取辱又何如哉。平王使宰咺來歸仲子之賵襄王于成風使榮叔歸含且賵又使召伯來會葬秦人亦歸其襚焉夫仲子成風皆以庶妾僭嫡故王人與秦人莫不以禮及之然猶曰仲子為隱公之母成風為文公之祖母故王朝皆以重臣來而秦亦不辭其遠耳今少姜之歸晉明非伉儷之可比甫數月而即卒未嘗立以為夫人又非晉平之祖母與母也季孫于此乃為之親致其襚以視加禮于仲子成風者又不侔矣嗚呼堂堂千乘之大國不能自強于政治而惟晉人之憂喜是徇至于卑屈之甚竟如此魯國尚有人也哉。少姜之卒在十一月則季孫此行當在十一二月之間又或是十二月也明年正月鄭游吉如晉送葬而魯無聞焉意者季孫于此必待送葬而後歸亦未可知。晉人執陳無宇責其不以夫人之禮送之也今昭公欲弔其喪晉人以非伉儷辭焉是不目之為夫人矣然則前後之輕重不同得無以少姜之生死有異情耶曰非也彼以私愛之故過責于齊

惟欲齊臣有隆禮耳今魯君親來弔喪實出望外彼亦自
覺其不安是以不敢當也覩季孫之致襚而晉受之又陳
無宇之被執已久亦念少姜之辭而釋之是平公之待少
姜猶未薄也所可恨者彼既明知非伉儷則禮數之視正
嫡必相懸矣乃以非卿送女責無宇吾恐無以解齊人又
受季孫之致襚是于嫡禮且有過焉亦恐無以解魯人矣
甚矣晉平之妄也
附錄左傳曰叔向言陳無宇于晉侯曰彼何罪君刑已頗何
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渝關李氏曰叔向諫陳無宇之執亦可謂之切直矣使于

其被執時或先少姜言之或繼少姜言之庶幾君過不成
乃無愧于畜君之道奈之何至此而方諫也蓋叔向知其
君重溺于私愛當時言之必不聽故雖少姜有辭而亦執
之如故也至于今而少姜已卒則其所求于齊者情亦淡
矣故于是焉而後言之而即從也然則為人君者一溺
于私而不可解至使忠賢之輩雖欲直言而不敢驟言豈
不深可畏也哉無宇之歸當不在十月以此時少姜猶未
卒也
附錄左傳曰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渝關李氏曰此時子產執鄭政而弔葬少姜者皆使國卿

往無感乎季孫之親襚之也魯鄭如此其在他國又可知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淪闢李氏曰隱七年滕侯卒宣九年滕子卒不日亦不名自成十六年文公卒始書日後此無不日此年成公卒始書名後此無不名矣然文公以前諡不可考世與年亦不可知至文公之卒諡見于左傳成悼頃隱之葬諡亦俱見于經于是世次與年數亦皆可得而詳矣說見宣九年滕子卒下曰滕成公在位三十六年卒子寧立是為悼公

附錄左傳曰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

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淪闢李氏曰三十年鄭游吉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據此說則文襄之使大夫弔卿共葬事已為過制況以卿共嬖寵之葬乎且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是文襄之制竟以古之君禮待夫人矣夫以古之君禮待夫人猶未使卿送葬也游吉為鄭卿而今來葬少姜又竟以文襄之君禮待嬖寵焉世愈降而禮愈悖其弊可勝言哉然則游吉知其非而不得已不能輔其君以自強而趯知其過而無如何不能匡其君以自檢徒為是私言何益乎

附錄左傳曰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于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

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

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
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
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
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
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
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
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
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
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
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

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
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
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
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
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
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
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
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
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
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
則使宅人反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杜氏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
報之

高氏曰與二十二年葬景王無辨矣

渝關李氏曰滕君書葬自此始○以魯卿而葬滕君非禮
也然孟子為卿于齊出弔于滕蓋大夫王驩為輔行孟子
于此得無亦非禮歟曰以先王之制言之即使卿葬鄰君
且不可況以卿行弔事乎但自古制既失小國之君常奔
大國之喪而又送其葬故大國之加禮于小國者亦有卿

行弔葬之事沿習已久殆不可更若欲更小國之奔喪送
葬勢必不能而欲使大國獨議于小國亦非其情矣然則
君子之事君也必先正其本必先規其大至于一事一禮
之常固不得一一強聒之也如定公夾谷之會孔子相之
彼會非王事亦非侯度所宜為者孔子不惟不肯諫而且
為之相是何為者此可見聖賢之作用每權時勢而不肯
驟更故姑從之而但稟正于其際而已又如魯人獵較孔
子亦獵較則以獵較為之兆而其用意為甚深矣要之論
典禮之正當以春秋之義為斷使孔孟得志行道若此類
者寧不為之復古而大易夫末流之所為乎

錄附左傳曰晉韓起如齊逆女。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渝關李氏曰晉侯使韓起逆女視逆少姜又加厚矣齊人之送女者亦必是上卿傳雖不言亦自可知然則齊晉于此皆以夫人之禮行事故鄭罕虎亦來賀夫人也夫平夫

人尚在如夫人既卒而又娶一夫人則其悖禮滅倫之咎于是乎不可勝言矣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曰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高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為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渝關李氏曰襄七年小邾子來朝於今再見皆穆公也今魯人待之加敬故十七年穆公又來朝耳

八月大雩

左傳曰八月大雩旱也

汪氏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七焉是年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公昏怯略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于難吁可歎哉

渝關李氏曰魯君之歷年雖多寡不同而書大雩者莫多于昭公陰陽之失和甚矣昭德不足以格天而旱皆不至于饑則是斯民猶有幸焉耳

冬大雨雹

杜氏曰記災

何氏曰為季氏

渝關李氏曰經書大雨雹者三僖公二十九年僅一見昭公則于此年冬明年春正月比時書之其為災異亦甚矣蓋雨雹常也大雨雹非常也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僖二十九年書秋大雨雹此年書冬大雨雹皆有時而無月蓋皆失其月耳未必歷秋冬之三月皆然也或以為三月之間大雨雹不一故以時書則非矣

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曰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

夫北以殺公之外嬖公惟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

彭山季氏曰北燕姬姓伯爵國舊幽州薊縣是其地也召康公奭周之支族食邑于召武王滅殷封召公于北燕見襄二十九年齊高止奔北燕下

胡傳曰按左氏云云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國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衛寗喜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

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弑于匠麗氏（事見成公十七年十八年）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于趙村（事見五代史）衛獻公滅家寗而信其左右亦奔與儀久而後復也（事見襄公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渝關季氏曰北燕之距齊魯亦遠矣魯人之邦交于彼不相及遠故也未知齊人曾與彼交否乃齊高止奔北燕齊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今北燕伯又來奔齊豈以齊為大國北燕亦當事齊故其奔故皆不忌耶夫北燕受高止之奔齊今不以為嫌而亦受燕伯之奔猶厚道也高止奔而不復則以齊人惡止之深而北燕亦無敢請耳六年齊侯伐北燕受賂而還其為燕伯者固不夕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但入其邑而不能使之復國亦可見齊力不足以制遠矣魯與齊鄰故燕伯之奔來告但未知為齊人告之歟抑燕人告之歟然雖告之而不能為之謀魯亦何益于北燕哉

附錄左傳曰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春秋輯傳辨疑卷六十二

渝關　李集鳳　翽升

四年

附錄左傳曰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

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于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曰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杜氏曰當雹而雹故以為災而書之

宋氏曰凡陽侵陰不入為霰陰侵陽不入為雹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是陰極陽微之時以極陰而侵微陽乃季氏爭權魯公專制之象也

高氏曰去年冬今年春正月連大雨雹天道如此人事可知

胡傳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制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

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何氏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于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于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劉氏曰豐之為人姦佞人也黨于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冰欲以諂媚强臣抹擻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于外者未必非此人也

渝關李氏曰數月之中兩書大雨雹其為災也甚矣今又

當雪而雹則是不獨為災而且為異也夫天之示人甚顯而昭公不悟季孫不知即在廷諸臣亦未聞其直言而匡諫者徒有妄誕之申豐歸咎于藏冰之非道是何說哉嗚呼明明天變之非常漠然不以為意無惑乎昭公之客死而國無君者且數年也良可悲也夫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傳曰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伯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

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杜氏曰為十三年楚弒其君傳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徐在下邳僮縣東南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有徐城是也頓在陳州之南今項城縣界內胡在漢汝陰縣西北今潁州西北二里有胡城沈即漢汝南郡平輿縣故城在今汝寧府東汝水南淮夷在今淮之南北詩宣王率彼淮浦以省徐土則主淮北言召虎浮江漢以伐淮夷則主淮南言皆一人所有之地也申即漢南陽郡宛縣申伯舊封國時已屬楚今南陽府南陽縣也

孔氏曰宋之盟邾滕為私屬不許交相見而楚召邾滕使
從會者邾滕自欲辟役不在宋盟又晉令諸侯常列于會
襄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于澶淵邾滕皆在楚知其事
故使召之此申之會滕至而邾不至
陳氏曰楚初專合諸侯也齊桓卒楚宋嘗爭長矣敗于城
濮楚師不出者八年晉志不在諸侯而後楚莊盟于辰陵
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
得志于中國未有盛于此時者也○申之會夷夏之大變
也宋號之事猶曰二伯至是楚專合諸侯訖于厥慭諸夏
與會同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

義以號令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滅蔡矣
家氏曰宋之盟號之會皆楚同之猶以齊夷夏內外之辨
春秋譏焉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
臣不知為中國惜輕以許之楚遂合夷夏之君十有三國
而為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一大變也是會也夷主之夷
會之是之謂夷會中國諸侯預于夷會者辱也
高氏曰楚子會諸侯尋宋之盟圖伯也謀吳也　蓋中國自
晉平始衰齊靈莊背之平公屢合諸侯以討焉襄二十五
年莊公遇弒始與晉平晉侯自是不復出與盟會其大夫
趙武為政不在諸侯故諸侯少安然而晉日　以衰政在六

卿楚子始求合諸侯問于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
其來乎則固自以為不足服諸侯而懼其未必從矣使晉
稍自強其誰敢與爭晉強而諸侯從之則楚亦不能肆其
志也而晉方且溺于嬖寵故楚假然得專諸侯諸侯含晉
無所附亦不得已而從楚此書楚子諸侯淮夷會于申者
夷狄為主而合諸侯也雖然楚之會諸侯也非與國則小
國耳魯齊衛曹薛邾杞不會也宋鄭滕小邾雖會而不終
與也是以知夷狄必不能主中國也
汾陽朱氏曰申之會楚子侈甚矣忘其夷又忘其為賊執
徐子圍朱方遷賴于鄢諸侯莫校而幸有慶封之一言也

討賊者在賊乎陳蔡小國也為其所滅而不敢救委之天
道亦已怪矣晉世為盟主不敢與爭是畏夷也畏賊也
汪氏曰楚虔篡國僭王猾夏雖彼不為然大合諸侯不敢
用六王之禮而用齊桓非有所畏也蓋其羞惡之本心未
敢遂擬古聖王之事猶盜賊之不敢比君子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
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弒麇以立而求諸侯于
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于鄢城竟莫
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
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

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訾
梁身竄于棘里而縊于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
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
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
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于內四鄰不能討之于
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
有受其賂以免于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
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
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中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
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于夷

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
國至變于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
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于天以義立命不委于命而宇
寓在其手者也故楚麇書卒不革其偽赴于前諸侯會中
與淮夷累數于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
之義大矣按此說不然楚虔本未弒君未可與衛州吁陳
佗並論而殺君之二子以自立與公子遂殺子赤而立宣
公者不同亦未可與宣公例言之也夫虔為篡逆之賊亦
在所當討諸侯不以為賊反推為盟主而聽順其所為即
謂諸侯之皆狄未為不可但以不殊淮夷為譏在會者之

皆狄未免失經旨矣蓋襄五年于戚之會有吳人吳人是
微者故序于諸侯之下鄫人之上非若他會之殊吳者是
為君與卿也微者聽命于會與諸侯之列會者等何必又
殊言之今淮夷之會中雖是君長來而淮夷之勢未至于
強橫甚遜吳也實多則于此會不過聽命唯謹亦如吳人
之與會而已故序諸侯之下而累數之固其宜也抑豈本
當殊會而特為之變例以狄諸侯乎且于戚之會列序吳
人不謂諸侯之皆狄也何獨于此而云然雖楚虔有罪非
晉悼之可比而此會之為從夷從賊以是深罪諸侯則可
矣但不可以列序淮夷是為欲狄諸侯之意耳況以楚子

主諸侯已為天下之大變而又不以為賊其蔑倫也甚矣
不此是責而徒區區為一淮夷辨是舍其大而問其細又
何輕重之失宜哉又此秋伐吳明年再伐吳並無從晉之
諸侯而前伐有淮夷後伐有越人亦皆列序于諸侯下彼
兩伐之諸侯皆素從楚者固不待列序夷越而乃見其為
狄也今此會之不殊淮夷亦猶是矣然則楚子麇書卒經
本為實錄若從其偽赴而不革以是為以恕待人將誰恕
乎夫大惡必不可恕若其不討賊者而並隱其賊謬已甚
矣抑知楚虔非弑賊而但為篡賊耳篡賊不加討反皆奉
之以主會是在會之諸侯皆可責也豈獨責備賢者而已

哉○王氏曰晉嘗與吳為會而殊會之者不使中國變于夷狄也此申之會十二國諸侯在會而楚虔實主之晉雖不在會亦許之會矣故淮夷與會累數而不殊之者偏刺天下之諸侯以中國之君而共為夷狄之行也按此說但以殊會吳者與此對言而不以列會吳人者與此同論亦不然也夫謂殊會吳者不使中國變于夷狄似矣然嘗悼之為戚會而不殊吳人豈又使中國之變于夷狄乎且此會也本楚虔為主會即無淮夷而諸侯亦在所當刺今累數淮夷猶是序事之常例必非變殊吳之例而欲以此刺諸侯況楚虔為蠻夷以蠻夷主中國之諸侯未嘗為之殊會焉又何必以不殊淮夷為疑乎然則諸侯雖為夷狄之行當不以累數淮夷乃見其為偏刺之也○是會也徐頓胡沈與焉此皆屬楚之國也于宋之盟約皆兩從交相見乃會宋會號之大夫從楚者止有蔡陳許而已今則楚子主會乃合徐頓胡沈而大會之何也蓋晉楚之所必爭者止在蔡陳許以其本為中國之所屬也楚人既與晉平故但詳彼而相會于宋號耳徐于齊桓之世初被伐而後被救彼雖服齊未嘗一與桓會也迨晉文時亦未與文會而亦未必不服晉者至後來並無一見蓋已屬楚而晉人久棄之矣若夫頓胡沈未知曾服桓文否但已久屬于楚亦

非晉人所敢望者是以宋號之會皆無與焉今楚子大合諸侯欲以震中國而懾強吳安得不率數國而同會乎至晉昭公平丘之會（在昭十三年）止有從晉之數國並無一二從楚者雖陳蔡已滅于楚使其未滅或亦未必能致之也此時諸侯皆有二心是從晉之數國晉且不能保又安望其久屬于楚者哉然則中國既大衰若非楚虔被弒未知其為禍于中國者又當若何矣○昭公即位之時年已二十矣至今又歷四年未有不娶夫人者昭夫人為吳孟子則與吳通也明矣齊景公涕出而女于吳未知在何時今或亦與吳通蓋有之齊曹且通吳安見曹衛之不然乎子產

謂曹畏宋邾畏魯衛偪于齊而親于晉唯是不來是其所以不來者又不僅為通吳之故也楚雖強大而較遠安能必數國之皆從哉○左傳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按二子以公禮待楚子其視王禮固大別然而楚本子爵又夷國也彼實非公而以公禮尊之焉乎可雖不得已而獻此禮其為非義亦甚矣今不以為非而反以為善為此言者而得為君子乎

楚人執徐子

杜氏曰楚子以疑罪執諸侯

高氏曰執之非道也蓋欲效桓文之舉以示威諸侯爾不

言以歸者申楚地且因以伐吳故也
渝闕李氏曰彭山季氏曰申之會淮夷預焉專為斷吳通上國之道也淮夷必以通道之咎歸徐故楚人執之蓋徐服楚已久此則謂其不能閉道為貳已耳觀史記載季札事云札初使北過徐徐君已死解劍繫之冢樹而去可以見吳通上國必由徐道矣至十六年齊侯伐徐蠻盖在此按左傳謂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其故甚明何所據而為不能閉道之說乎夫吳通上國道常由徐固有然者然楚雖欲斷其道恐亦非數國所能斷者使淮夷等果為之斷焉吳亦豈肯姑聽之今未聞數國之被吳

兵可知其無此事矣若夫十六年齊侯伐徐以為蠻盖由此是必徐子被執之後果能閉道而不使之通也然十五年吳子夷昧卒既來吉魯亦必告齊則吳人之訃喪于齊魯與齊魯之弔喪者將又何由而通往來乎觀于此而知吳道未嘗斷齊侯之伐徐也蠻必不出乎此大抵斷道之說迂而且鑿正當以傳說為據可耳○陳氏曰以夷狄執夷狄如文十一年楚執舒子平昭三十年吳執鍾吾子皆不書書執徐子危會中之諸侯也自宋之盟中國無大會越八年而十二國之君皆受命于楚楚于是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是故夷狄相執不志為中國危之故志之也按外夷之事雖可略然亦以不告故不書耳楚虔之執徐子疑其貳于吳而加討焉本不專為威中國春秋于此豈為中國危之而後書哉但楚子威令既如此而在會之諸侯皆可危此蓋因事而可見者也○此秋之伐吳也執齊慶封殺之不復書楚人今于此會執徐子又必書楚人者專罪楚人之暴而于諸侯不足責也僖二十一年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以其分惡于諸侯而不書楚人執今乃不書諸侯何也楚子虔者夷君也又篡賊也諸侯忘其夷並忘其賊而奉之為主會已為諸侯之大罪矣此時衰微更加甚又安望其救正此執不肯聽順其所為乎故

不分惡于諸侯而獨書楚人非為諸侯寬也以為諸侯不足責而其所以責之者愈深矣若夫執齊慶封殺之又責諸侯成楚之討賊而不書楚人是又一義抑豈分美之謂哉○觀此秋之伐吳無徐子可知伐吳時徐子猶未釋也明年冬又伐吳徐子與焉徐子必已見釋矣但徐子不親行而使大夫從役則未知其何故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左傳曰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杜氏曰因申會以伐吳時晉之屬國皆歸經所以更敘諸

侯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宋大子鄭伯先歸杜氏曰鄭伯久于楚宋大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傳又曰宋華費遂鄭大夫從杜氏曰從伐吳以咎見慰按杜註之說皆不然宋鄭二國皆有人焉從伐吳傳故獨以二國言也其實先歸者不獨鄭伯宋大子而鄭伯宋大子所以先歸者亦必不如彼說故使如彼說之故滕子小邾子並未久于楚並未不得時見將為何故而亦遣之歸耶大抵先歸者是皆屬晉之國楚子不能煩其屬晉者猶是南北之分役耳若夫宋人鄭人之從役蓋二國私欲悅楚而以將卑兵少往此雖不

春秋輯疑　卷十三　昭公四年　十三

請于晉晉亦不得而禁之抑豈以此而咎見慰之意哉宋人鄭人不見于經者將卑兵少本末以之告與國是以魯史不書而經亦不書也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曰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杜氏曰八月無甲申日誤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杜氏曰齊崔杼弒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彭山季氏曰齊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魯齊人讓魯而又奔吳吳雖予之朱方而使居之未仕其國故猶繫之齊也穀梁傳曰慶封其以齊氏何也范氏曰孫已絕于齊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與楚討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滄起朱氏曰齊之賊逃于吳而楚討之猶繫之齊者反其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三　昭公四年　十四

本惡也不專書楚子歸于諸侯者不與其飾惡也以賊討賊益張其暴耳

汪氏曰執宋公而不書楚執分其惡于諸侯也討齊慶封而不書楚討不使楚虔得以竊討賊之名也

張氏曰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弒其君之罪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己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渝關李氏曰襄二十八年左傳曰慶封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據此說是居慶封于朱方未嘗以其地封之也公羊傳曰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夫防與朱方不同蓋必有誤而其所謂封之者亦未可信蓋非上大夫不得有采邑而有采邑者亦非封之便居此地也若為邑宰則當居其地矣然以齊國之上卿今雖失位恐無使為邑宰之理可知左傳之說為實錄但使居此邑而以客禮待之耳然則慶封既絕于齊而仍繫之齊者猶以齊之罪人治之也慶封繫之齊乎彭山謂未仕吳穀梁子謂為齊討朱滄起謂反其本惡三說皆

通可並存之○執徐子再書楚人者所以罪其暴而執殺慶封不再書楚人者所以治其黨義互見也○汪氏曰執宋公而不書楚執分其惡于諸侯也討齊慶封而不書楚討移其善于諸侯也按移善之說若專就殺慶封言則此殺似亦為善抑思主伐者為何人主執主殺者又何人而諸侯與之同事可乎哉經書楚子于先列諸侯于後則其同伐吳也明是為黨惡恐不得以此殺之似善而分美之矣惟合上文觀之而後見諸侯之罪皆不能辭故其書法有如此然則黨惡從賊者即相與為善事猶為春秋所不許何況他事之非義者乎若以此為移其善于諸侯是必楚子之討為善乃可以此分與之彼既曰不書楚討不使楚虔得以竊討賊之名而又云然是于楚子為譏于諸侯為褒以一事而褒譏不同未可為通論也○慶封之居朱方也左傳謂富于其舊今楚人圍朱方而殺慶封不過以討罪為名實利其富而欲盡取之耳且齊為大國而申會不至或以是為服齊之計亦未可知要之皆私心也椒舉知楚子之有瑕不可以戮人顧乃甘于臣賊又為之謀而欲護其短則亦何足論者哉

遂滅賴

左傳曰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于賴使鬭

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

彭山季氏曰賴即漢汝南郡褒信侯國廢城在今汝寧府光州息縣東北○賴本近楚之國必依違吳楚之間而不能自立者也故楚乘伐吳而滅之所以威與國也其暴橫甚矣

家氏曰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桓侵蔡遂伐楚為中國攘夷狄遂事之正也楚虔怙其強橫劫中國之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

高氏曰夷狄會中國之諸侯又帥之以伐吳遂以諸侯之兵滅人之國流毒如此蓋出于向戌弭兵之謀也

渝關李氏曰賴近于楚蓋亦屬楚之國也近楚而屬楚必不敢貳于吳此必為其他事之獲罪也故滅之然或為吳所逼而偶有私焉則疑其貳于吳而滅之亦未可知夫伐吳已還不令諸侯歸國又與之移師于賴以滅其國諸侯之師既為遠役而猶不得休勞亦甚矣且司馬法冬夏不興師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以盛暑之時驅遠役之兵相與為此不仁不義之事是誠何心哉經以遂辭書之見其窮兵之無已而不專言楚子滅其亦分惡于諸侯之

義歟。經書滅左傳亦言滅矣傳又謂賴子面縛銜璧云云是降之也楚子既受其降何以言滅意者既降之後楚又滅之而遷其人民于鄢耳啖氏曰左氏云賴子面縛銜璧楚子焚櫬按經但言滅是死位也他年賴降而舍之故誤耳今按啖氏不信傳說未必然也公羊傳謂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原不足據說詳莊十三年齊人滅遂下啖氏乃從此例而見經但言滅因以為死位蓋亦誤矣反謂左傳之為誤乎然則賴子初降楚後以國滅而并亦必有之未可以其不書并遂認為死位因以降而舍之謂非此年事也

九月取鄫

左傳曰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邑不用師徒曰取

杜氏曰鄫莒邑

渝關李氏曰孫氏曰蓋莒滅鄫以為附庸今魯取之也按襄公六年莒人滅鄫因已殄其祀而宗社不復存矣何附庸之有若既滅之後又立為附庸則以莒人之貪暴强鄫田而屢伐魯未必能悔過而復存其祀也然則不書莒者正之以王制而明其非本封耳若必以是為附庸如僖公取濟西田不繫之曹成公取汶陽田不繫之齊豈亦可以濟西汶陽為附庸乎。杜氏曰鄫不書并者潰散而來按

此說亦未必然若是潰散而來總不書來亦當書潰而經不然安知非來請納邑者數人而衆民猶未散乎彼原非并故不書并當不為其潰散故也。鄫與魯為姻鄰之國蓋當事魯唯謹者襄六年莒人滅鄫左傳曰鄫恃賂也杜氏曰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由是觀之當其滅也魯徒受人之賂而不為之致力以救援亦已過矣今又幸莒之亂乘機而收并之雖與肆暴强取者不同而取非其所宜有是亦盜竊之流耳使魯人于鄫念姻鄰之舊好而深憫其滅亡將必因邑人之來附即為之請于天王告于盟主求鄫國之後而封之以復其國此誠千古

之義衆爲其如我何哉不知出此而乃私之爲己有遂使
先王之故封一滅而不復興也良可悲也夫良可恨也夫
○元年取鄆此年又取鄫奸大國之盟而屢肆其貪魯罪
滋甚矣晉爲盟主彼以叔孫故而得免于討此則視之若
當而漠然不問也晉伯之衰可勝悼哉○襄公之世莒人
伐我者三侵我者一何其暴也今昭公取彼二邑莒人無
如我何則其衰弱可知矣蓋由弒君亂國之禍相繼而生
而君又無道以致此故不若昔日之能病魯耳然則魯至
是世取人邑國者較多于前抑豈魯勢之加盛哉乘鄰國
之亂而僥倖以漸其私則于土地雖愈增而其衰滋甚君

日危而臣日微爲人國者亦何貴乎貪得之無已也乎
附左傳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己爲
蠆尾以令于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
社稷死生以之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
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
敝將若之何
[illegible]李氏曰杜氏曰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
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二年孔氏曰丘十六井當出馬
匹牛三頭司馬法之文也服虔以爲子產作丘賦者賦丘之田使之出一甸三牛視古法耳丘賦之法不行久
多以子產復修古法民以爲貪故謗之當春秋之世兵革數興戰在晉楚之間尤當其衝此豈得于古不應盡古法

也若猶不修此法豈得全無賦乎故杜以爲今子產于牛馬之外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在哀十二年彼註云
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則此與彼同賦斂家貲使出
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若今輸租更出馬一匹牛三頭是一丘出兩丘之稅案周禮有夫征家征夫征謂出稅
家征謂出車徒給繇役此牛馬之屬則周禮之家征也其夫征十一出稅是與家征別也按此說不然咸
元年作丘甲甲者兵甲之謂以是而主兵言可也若哀十
二年用田賦賦者征斂之通名原不專主兵賦言豈可以
牛馬等物釋此耶且用田賦時孔子謂丘亦足矣是丘賦
與田賦不同尤不得以二事一視之也然則丘賦云者蓋
即孔子丘亦足矣之義子產所謂度不可改禮義不愆者
正此之謂也蓋當時貴家大族隱占田戶者甚多是以稅

役不均而國用亦乏至此則按丘出賦一丘之中該出粟
米若干布縷若干力役若干車甲牛馬又若干無得一人
一家逃其賦者必不至如田賦之甚重也但其所賦多寡
之數則不可考矣夫丘賦爲古法備以謂之作以古法既
不行今則復之又于其中別有新立之制故謂之作耳此
制一行而貴家大族皆不便猾民之素逃賦者亦皆難堪
于是相率而謗之其謗之者必皆不良人也何也子產從
政三年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爲此誦者自是輿論之公此時
作丘賦良民必不肯謗之若非子產持議甚堅必不爲浮

言之所動將國賦之不干未知其何底矣安能扶孱弱而
應晉楚之求也哉。丘賦若是為重斂耶云權時救急必
不得已而為之其不利于民也亦甚矣猶以為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是岐民與社稷二視之也而又何善何度之有
觀子產之所言可知其為均賦之事均賦者利于社稷未
嘗不利于良民以其財力均而無偏累之苦故可為善為
度殺然行之而不改也不然子產為當時之良國人依之
為毋孔子稱之為惠人何至于蠆尾毒民遽加其賦而為
是亡國之謀哉然則渾罕譏之不為不正或亦不明于古
制不審于時弊而遽見其變法遂有此論未可據此而以

為實也今當因其人而論其事焉則可耳
附錄左傳曰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
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啟彊城巢然丹城州來
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
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
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
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
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
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
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
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
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于齊歸未
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于丘蕕遂
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
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
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
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為仲盟不可仲與公御
萊書觀于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

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
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
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
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季孫謀
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滄起朱氏曰叔孫之卒豎牛之禍也而杜洩不能脫主于
難然夢牛不祥真為妖夢也叔孫初生筮之亦有牛兆與
夢合矣
襄陵許氏曰豹卒而毀中軍則公若寡矣以是知豹之有

力于公室所謂剝之無咎者歟
渝關季氏曰叔孫豹自襄二年始見于經二年如宋三年盟陳袁僑四年如晉五年又如晉六年如邾十四年伐秦十五年城成郛十六年如晉十九年會晉士匄二十三年救晉二十四年如晉又如京師二十七年會盟于宋昭元年會于虢至此年卒其在位也久其行事也多矣為卿之初尚有季孫行父仲孫蔑二賢在焉自襄五年行父卒十九年蔑卒後而季氏愈專豹與宿並執國政不過順聽于其間未見其有強國榮君之事也彼亦何濟于社稷哉惟昭元年季孫取鄆豹于虢會不肯以賂免猶有君子之風

焉大抵豹之為卿亦不足稱但視前此叔孫僑如與今季孫宿則猶庶幾為賢耳若夫寵豎牛而殃及其身並殘其二子以彼之不仁不智而釀成家禍如此又安望其國政之能平也哉即此一事觀之而其人之大略可覩矣。豎牛讒奸詭險真小人之尤者也其獲寵于叔孫也雖因妖夢之所致亦必有小才小智小信小忠厚結于其主是以叔孫為彼所惑好而莫知其惡也夫叔孫輕于信讒殺孟而逐仲既使二子無以自明至于疾急時飢渴難堪乃授杜洩以戈而使殺之蓋亦晚矣葬事畢而杜洩行仲至自齊而又見殺禍孰慘于此者哉然則小人之蒙蔽既深雖親如三子賢如杜洩猶不能辨白而開喻之何況僚友戚族之在外與夫妻妾諸人之在內者乎嗚呼禍不虛生此必叔孫氏世有隱惡天故遣之以牛而以夢兆成之耳若莊叔之筮豹豈不聞若知讒賊之名牛而猶信夢不信占必有物焉塞其心矣于豎牛乎何尤但自豎牛諭之牛既獲寵之深而叔孫氏之父子兄弟皆死于其手彼雖授首于孟仲之子亦豈能盡其罪哉甚矣私暱之禍至于如此此有國家者所當深以為戒而自省也夫。豎牛置虛命徹令叔孫不食而卒是叔孫之死其為豎牛殺之明矣春秋于此不書盜殺叔孫豹而以卒書何也當時人不及知莫

不以豹為正終矣觀昭子既立而欲殺牛但數其殺適立庶之罪而不及于父讎是昭子猶且不知何論他人至于牛既被殺後雖或知之亦未嘗聲言其故而以殺主之惡追論之也是以史氏但書卒經亦仍之而不能更耳大抵內事多微辭內卿之明白見殺者固不可從諱君之例其有殺之不甚明者史既不書殺亦不得不以疑事存之也且非正終而以卒書又可見亞卿之遇害當時不究其實而大惡之罪不彰亦豈非魯人之過也哉由是言之而春秋之罪魯人亦深矣。叔孫穆子卒庶子舍嗣位（舍左傳作婼）是為昭子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曰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宮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

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杜氏曰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孔氏曰昭子若知豎牛餓殺其父則當顯加誅戮不應直以殺適立庶為大罪也若昭子知而不殺則昭子有大罪矣仲尼不宜善其不以立己為功必也是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但言見罪仲尼又據其見言而善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

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孔氏曰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兩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己大率半屬公半入己孟氏則于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己也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于公國民不復屬于公公室彌益卑矣。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于孟孫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

高氏曰自是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有民矣

胡傳曰按左氏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鄆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事見左傳十二年）陽虎專

季斯因（事見左傳定公五年）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張氏曰季孫宿自承行父為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家為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叔孫死方踰月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私家利昭公之猶有童心而穆叔既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之書殆著堅冰之已成也

汪氏曰襄二十九年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已無民矣今季孫復舍中軍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乘叔孫婼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

而強己也經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卿比事以觀而罪自見矣
家氏曰當是時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之甚者使非家臣內叛有以掣其篡弒之肘則田常所為不在齊而在魯禍不止于乾侯之出也
渝關季氏曰孔氏曰初作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云作者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總皆渾破各毀其乘足成三軍故云作三軍此則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二軍依舊不動故唯云舍中軍按此說似是而實不然增立中軍時上下二軍雖改為之亦可止據

新軍而曰作中軍何也中軍之舍猶主中軍言則其作也寧不可主中軍言乎經乃不然可知義係于三軍所以明其為踰制也今舍中軍則以中軍分屬于二軍未可謂二軍之不動也且季氏擇二于中擇取其善者則二軍之不能不動也明矣然則二軍既動既與舊制不同即主二軍言之亦無不可經乃不然可知義係于中軍所以明季氏之獨毀也夫中軍者三軍之中軍也書舍中軍而其仍用二軍自可知若書復二軍卻似復古為得禮而季氏之罪無以見矣故主季氏之中軍而言舍其意甚微豈為二軍不動之故哉。杜氏曰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孔氏曰魯之軍名傳無其號晉作三軍為上中下則魯之三軍亦當然也其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為四分哀十一年齊師伐魯傳稱孟孺子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冉求季氏宰也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更無別稱知自以叔孫為軍名也按此說卻似季孟有二軍而叔孫別為一軍也恐不然夫既四分公室上下二軍分為四分則季氏擇二當獨有一軍二子各一當共為一軍也哀十一年孟孺子泄所帥之右師或只一半而叔孫退而蒐乘蓋亦蒐其半軍耳何必有異說乎且據彼傳則魯之二軍是號左右而不號上下矣雖在作三軍

時亦即以中左右為稱亦未可知未可以晉之軍名例言之也。汪氏曰公羊以為復古穀梁以為復正非也苟曰復此不立三卿不設三軍則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伐莒及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何以三卿並將而三軍並出耶荀悅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皆惑于公穀之說而未之考也按汪氏不取公穀之說是矣但其意又似中軍雖舍而後來未嘗無三軍是泥于三卿並將而云然也亦必不然蓋卿數不視軍數為增減魯雖復二軍卿固不止于二亦已不僅于三矣且三卿並將而所統只二軍故將有主副兵有多寡特以三卿並出故

並志之原非一卿帥一軍也若一卿帥一軍成二年于鞌之戰四卿並將豈亦有四軍乎公羊以為復古穀梁以為復正是但據夫舍中軍之辭而善之未嘗察其意而考其實也察其意而考其實則知中軍之舍更甚于作三軍而季孫之罪于是乎不容誅矣○季孫之作三軍猶是三分取一也至于舍中軍則四分取二而國民蓋有其半矣當其作三軍時不過欲獨占一軍不得不以二軍分叔仲其實志猶不僅止此也蓋作三軍而獨占一軍便為舍中軍而亦獨占一軍也此叔孫氏雖聽其作猶慮其變易而過取之故為盟詛以要之及穆子卒而中軍即舍非其心事

之可先見者哉不然三軍之將作也穆子嘗言其不可季孫雖不從若終變易而復舊此正穆子所深願者乃必盟詛而不欲其變又何為者耶由是觀之可知季孫之巧于取魯今日之四分公室而獨有其二計已定于昔日之作三軍時矣○三家四分公室盡征其賦但以已所得者貢之于公此時公已無民矣昭公已無民至定哀之世更可知乃哀公于孔子猶以服民之道為問而有若之勸哀公行徹猶以百姓之足不足為言然則君既無民于誰治之于誰服之即百姓之足與不足亦皆何預于君乎曰非也君雖無民民亦安得不屬公公若出一令行一事未必全

無奉行者如三家雖無君而君臣之體自不廢故君使臣臣事君定公以此問孔子又何疑于哀公之問服民者乎若夫有若之勸哀公行徹是尤正本之論也當時公室之用皆貢于三家而三家實取之民民既貧無以與三家三家遂以民貧為藉口而其所貢亦減矣蓋君民之皆貧皆由三家以致之若徹法一行而君卿之祿各均民亦止輸正供而已三家于此無復有剝民壅君之弊而百姓與君安有不足則俱足者乎或曰此時權在三家若君欲行徹彼不肯減其所有而從之將若之何曰若此者惟視君之為與不為耳君雖素失權苟且毅然復古當無必不可

為之事是必裁強臣以禮服強臣以道自有所以正彼者況三桓之子孫漸微尤可因其機勢而善處之如公山弗擾之召孔子孔子欲往且以為東周自許若哀公能用有若而行其言又何慮徹法之不行乎此可知有若之意良深未可以君之無民而謂此等皆妄談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曰楚子以屈申為貳于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杜氏曰生屈建子

彭山季氏曰屈申楚卿蓋屈建之後

渝關李氏曰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今又以屈

中為貳于吳乃殺之若楚虔者德不足以服吳威不足以制吳又無恩禮及人使之不忍貳于吳此即果有貳焉亦無足怪況夫事迹之未著者乎奈之何徒以仇吳之故疑忌于他人而加之罪吾恐無以懾屬國無以警群臣亦祇自彰其暴耳經于徐子特書楚人執于申又書楚殺其大夫所以罪楚虔者深矣若夫滅賴之事未知亦疑其貳否若疑其貳而滅其國罪尤甚焉

公如晉

左傳曰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

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 杜氏曰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杜氏曰公如晉即位而往見也

汪氏曰昭公如晉凡七及河而不至者五至晉而見止者一惟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莒人之愬幾不免于辱蓋昭公習于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是以晉平雖稱其善于禮猶欲止而討之也

瀹關李氏曰諸侯之朝天子禮莫大于此者今昭公習儀以亟止行于伯國而不行于王朝其失禮也尤甚叔侯明于禮儀之辨獨無一言論及此是亦習于流俗之常而莫知其非也抑豈可謂知禮者哉

附錄 左傳曰晉韓宣子如楚逆女叔向為介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

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瀹關李氏曰晉與夷貊為昏謬已甚矣且君親送之于邢丘又使上卿上大夫送之于其國厚其女以媚楚者如此晉伯之不競何如哉原其失蓋由于宋之盟二國交好是以流弊至此極也趙武不能辭其咎矣夫以齊景之女吳猶不免于涕出以自悼乃晉君臣于此怡然尊奉而為之

已失伯體而取辱矣豈必刖韓起而宮羊舌肸乃為晉人之恥哉然則二子之免于刑戮亦幸耳雖得厚禮而還當亦自反而增愧者吾恐晉人不知愧而反以為榮也良可鄙也夫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曰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乃歸公

彭山季氏曰牟夷莒卿也牟婁本紀邑為莒所取詳見隱四年莒人取牟婁下防茲二邑名杜氏曰城陽平昌縣西

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按平昌城在今安丘縣西南六十里姑幕城在今諸城縣西四十五里牟婁則在防茲之間而南界于莒今皆隸青州

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

胡傳曰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書三叛人（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

襄陵許氏曰卿會號方盟而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牟婁及防茲悉季氏之專也

家氏曰庶其牟夷邾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在行牟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乘魯君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為己之私有不曰魯之內盜可乎襄公如楚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為復爾蓋置其君于陷阱罟擭之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實兆于宿矣

汪氏曰書以書奔貶牟夷書來責魯　三叛之受皆非魯君之意黑肱之來乃昭公已孫定公未立之時（在昭三十一年）蓋

水流溼火就燥季孫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也

渝關李氏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左傳曰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今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左傳曰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按此說不然庶其牟夷非卿安得書之于策特小國之卿不比大國之卿故于會盟侵伐皆書人惟于接我則書名而亦不書氏也故以小國之卿為賤則可若以非卿為賤則不可然則庶其牟夷之書名自是接我之常例豈為重地尊地故哉夫土地為諸侯之寶而以世守之義言之誠不可輕若非其所有者則彼以之來為盜我受其地亦盜矣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

于我如浮雲以此推之可知不義之土地方以為盜物而深鄙之又何尊重之有哉今不問其當否但以其地尊之重之遂于不可書名者而書名謬亦甚矣。范氏曰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錄其人按此說亦不然竊地之罪固重使其來者非卿豈亦可書名乎且襄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快來奔未嘗以地來也而亦書名若以此說例之則更有所難通矣。胡傳于庶其來奔傳曰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謹之也數姓氏皆當作名此蓋不取重地之說矣于此傳曰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于史策微也牟夷莒

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此又取重地之說不幾與前說相悖乎竊意前說是而此說非但以事接我則書名乃一經之通例直書其事而其不義自可見原不為其事之不義特書其名以謹之而欲以此示戒也前傳又曰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此傳又曰春秋于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深人為後戒也此皆以書名為譏辭豈知經義不在此乎。季彭山謂牟氏夷名莒卿也夫莒卿之說良是但以牟為氏而夷為名則不然牟夷二字之名亦如邾庶其畀我黑肱之類觀莒慶莒

拏邾快之見經者皆止書名可知此亦書名而無氏矣況君無稱氏之例莒君之名庶其密州展輿去疾庚輿者皆以二字為名安見莒卿之不如是乎●公羊傳曰其言及防玆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何氏曰公邑君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按胡傳亦從此說殊未可據臣之邑亦君之邑也彼既竊地以附鄰叛君之罪大矣無論公私總之為叛君何須過為之辨而異視之乎穀梁傳以大及小之說則近之詳見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及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下●襄公如晉邾庶其以地來奔昭公如晉

莒牟夷以地來奔公皆不在而私納叛人季孫之專擅何如哉然此二事蓋亦適遇公出耳使公在國季孫未必不納之觀于取鄆取鄫公皆在而且往奪其邑安有叛人攜地以來乃以公在而不敢受乎但此時公方在晉季孫自納其叛是不顧晉人之罪公甘棄其君而莫之恤也若此者偶一為之已大不可今乃習以為常而堅冰之勢愈盛矣使宿不即死乾侯之變豈待意如而始然哉。公在晉而牟夷以地來奔納叛之罪于公何預晉侯聽莒人之愬而欲止公謬矣為晉侯者但當聲季孫之惡令反其地而執牟夷以歸晉晉戮牟夷以告諸侯如此則伯業正而諸

侯之悅服者當不獨在莒也奈何舍季孫而不問徒欲加
罪于其君若非范獻子之諫公其能免乎惜也獻子于此
止知朝而執之誘以成之之不可而不知强臣有罪獨罪
失政之辱君尤大不可也況不令其反地而執牟夷莒亦
何賴有晉而晉又何以為盟主乎明年季孫宿如晉拜莒
田晉侯享之有加籩不惟不以為罪反以厚禮加寵焉觀
于此而晉之為晉可知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渝關李氏曰書至危之也因强臣之納叛幾不免于晉人
之執辱國不比于尋常之書至者也。元年會于虢叔孫

豹在會而季孫取鄆豹幾被執及其歸也季孫勞之旦及
日中不出所以示其恨也今公在晉季孫納莒牟夷而受
其地公亦幾被執焉此時至國未知季孫之見公將何如
而公亦恨彼否也但襄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而
季孫受之及公至國未聞有異辭焉襄公如楚而季孫又
取卞公聞其故至于不敢入國尚敢明示其恨乎今季孫
之惡又如此意其君臣相見時蓋皆習以為常而夷然其
安之矣由是言之是昭公之不敢恨季孫猶不如叔孫之
敢不出也良可悲也夫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左傳曰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杜氏曰蚡泉魯地
高氏曰書敗莒師幸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
張氏曰受牟夷敗莒師不顧伯討君辱書此而罪大夫之
專可見矣
渝關李氏曰蚡泉魯地也莒師至蚡泉蓋以伐魯也莒人
愬于晉而晉不為之討遂以忿激故而自為此役不書伐
者未及致伐而魯人即敗之也此雖叔弓之所為而其帥
師迎敵實出季孫之命夫公方幸免于執而至國季孫于
此不思引罪以謝莒人乃使叔弓敗其師而益重其怨不

復慮伯國之來討也是始焉不顧其君今又不恤其國何
其悖妄之至此乎卒之晉人不加討而季孫如晉有加籩
則其所以媚晉者是必過厚于前矣晉人悅其媚已置此
事而竟若罔聞無惑乎伯業之愈衰也。季孫取鄆叔弓
為之疆鄆田季孫納莒牟夷邑叔弓為之敗莒師叔弓黨
季孫而樂為之用豈亦非魯國之罪人哉

秦伯卒

渝關李氏曰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始猶
書名也後則無復書名者矣。秦景公在位四十年卒子
某立是為哀公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傳曰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薳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使臣獲釁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乃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

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孔氏曰譜云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自號于越于者夷言發聲也濱在南海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越王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魯哀公二十二年勾踐滅吳伯中國卒春秋後七世大為楚所破遂微弱矣外傳曰芈姓歸越是越本楚之別封也或非夏后之後也

彭山李氏曰越子爵國今紹興府古越州也。蔡陳許頓沈徐在吳非素服楚威而越在吳南能為吳患楚子合此七國以伐吳夾攻之術也吳欲非與楚爭則恐越人之擬其後而吳自此不易報楚矣然吳自襄十四年至是凡四受楚兵養銳既久而州來之滅長岸雞父之兵漸奮起焉至于柏舉則一戰及郢矣然則以兵侮人者豈非自侮之道耶

陳氏曰通吳以制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制吳者楚謀之失也

廬陵李氏曰此書楚通越制吳之始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定五年書于越入吳十四年書于越敗吳于檇李哀元

年吳夫差敗越于夫椒勾踐行成既歸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至黃池之後又書于越入吳至哀二十二年而越滅吳矣越惟此條書人

汾陽朱氏曰凡行使者必先犯難之勢而後全身之哲吳蹶由侃侃申說于鼎俎之間卒亢強敵而成君命解揚之流也

渝關李氏曰越為夏少康之後封于會稽未知在何代若在夏時至允常已歷千五百年當不止二十餘世也意者會稽之封乃在周初所謂二十餘世至于允常者蓋自周初計之而其先世則不可考矣。胡傳曰越始見經而與

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于其舊崇惡
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而入棘櫟麻
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子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
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
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
而進人于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于夷
狄而劉瓛以為其實不同吳泰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
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
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
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

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
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按此
說不然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于其舊固為崇惡然楚
虔忘己之為賊而殺慶封不過假討罪之名快其所欲為
而已春秋不書楚人殺齊慶封曷嘗予以討罪之辭吳人
不服而伐楚入棘櫟麻楚子又帥諸侯伐之大抵皆彼此
報怨之師耳安見夫楚善于吳乎若以篡逆之事論之則
楚有罪而吳無罪以有罪之逆賊而屢伐無罪之國是何
名也故謂其比吳為惡則可今不以為惡而反以為善因
是而進從伐之徐越焉謬亦甚矣越始見經而稱人與

僖三年徐始見經而稱人者無異彼既服中國故以中國
之辭書原非取其取舒而進之此為從蠻夷從逆賊為楚
報怨以逞其私願可以稱人為進之乎且襄五年于戚之
會已以吳人列序之矣諸侯書爵不為褒則吳之書人與
鄫同其非進而褒之也明矣今越之書人與徐同猶是大
夫之恒辭春秋未嘗不識之蓋春秋雖有一字褒貶之例
亦未嘗事事皆然故凡直書其人與事而是非可見者甚
多如會申之書徐子亦以稱爵志其實耳使越子亦與于
此役亦必稱爵如徐子矣凡若此者不以稱爵為褒辭又
安可以大夫之稱人為進之乎若夫吳楚徐越之為夷國

有時止以號舉者因其夷而夷之必不為其僭王故其實
不同于夷狄故有時稱爵稱人與中國無異辭皆因其事
而以實書焉然則徐人越人之稱固非以詞為主抑豈引
而進之使來也哉○陳氏曰初書越而常壽過得稱人越
驟強也按此說亦非也若以此為驟強以後並以號舉豈
未幾而又不強乎且吳已甚強而于會戚始稱人未可以
吳為驟強也由是觀之可知越之稱人亦不為其驟強故
矣○經書伐吳與去年之書伐吳同必入吳境而致伐矣
惟其已入吳境是以有蹶由犒師之事左傳謂楚子次于
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杜氏曰南

懷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云云據此說則是未入吳境而即還也恐未可信或者南懷汝清皆吳地故于南懷亦云入所謂吳不可入者特以其有備而未可深入云爾

附錄左傳曰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杜氏曰終五稔之言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弔如同盟禮也杜氏曰晉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按襄二十九年傳謂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此事本不足信況杞子來盟既與之相好又何怨杞之有或者杞勢衰微魯不以其事己之薄而廢喪紀故左傳以是為禮耳。杞文公在位十四年卒弟郁釐立是為平公

葬秦景公

渝關李氏曰秦始書葬經凡葬秦者三此年景公定九年哀公哀四年惠公是也魯于秦非同方嶽之國弔葬宜所不及以其交相好故彼來訃喪而此往弔葬之然而非古禮矣左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是徒知大夫送葬之為禮豈知非同方嶽而送葬者之為非禮乎

附錄左傳曰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也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尚書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儆于有位又穆王命呂侯訓以贖刑作呂刑之篇其經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

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
罪五百據此二文雖王者相變條數不同皆是據制刑矣
而叔向謂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杜氏註云臨事制刑
不豫設法者聖人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
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聽其時事議其重輕雖依
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
深常畏威而懼罪也法之所以不可豫定者于小罪之間
或情有大惡盡皆致之極刑則本非應重之罪悉令從其
輕比又不足以創小人也于大惡之間或情有可恕盡加
大辟則枉害良善輕致其罰則脫漏重辜以此之故不得

不臨時議之準狀加罪令鄭鑄之于鼎以章示下民亦既
示民即為定法民有所犯依法而斷設令情有可恕不敢
曲法以矜之罪實難原不得違制以入之法既豫定民皆
先知于是倚公法以展私情附輕刑而犯大惡是無所忌
而起爭端也漢魏以來班律于民懼其如此制為比例入
罪者舉輕以明重出罪者舉重以明輕因小事而別有大
罪者則云所為重以重論皆不可一定故也又曰刑不可
知威不可測則民畏上令制法以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
在上不敢越法以罪己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則權柄移于
法故民皆不畏上又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

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
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于天下縣示兆民秦漢以來莫
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為當時吏不及古
民偽于昔聖人作法不能經遠古今之政不同斯有旨矣
古者分地建國作邑命家諸侯則弈世相承大夫亦子孫
不絕皆知國為我土衆實我民自有愛吝之心不生殘賊
之意故得設法以待刑臨事而議罪不須豫以告民自令
常懷怖懼故仲尼叔向所以譏其鑄刑書也秦漢以來天
下為一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己有怯弱則為殿負彊
猛則為稱職且疆域闊遠戶口滋多大郡竟餘千里上縣

數以萬計豪橫者陵蹈邦邑桀健者雄張閭里故漢世酷
吏專任刑誅或乃肆情好殺成其不撓之威違衆用己以
表難測之知至有積骸滿穽流血丹野郅都被蒼鷹之號
延年受屠伯之名若復信其殺伐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
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宣衆以令之所犯當條
則斷之以律疑不能決則讞之上府故得萬民以察天下
以治聖人制法非不善也古不可施于今今人所作非能
聖也足以周于所用覩民設教遭時制宜謂此道也按此
說解叔向之言似是其實向言亦未當未可曲徇其意而
以是為正則也虞書舜典曰象以典刑蔡氏曰象如天之

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周禮大司寇之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若此者曷嘗不豫設以法明示下民使其知所趨避哉且吾刑之屬至于三千則其條目為甚詳不僅舉其大綱已也故惟刑象素明而後為吏者不敢任意為重輕民亦信服于其際相與忌上而不敢爭也焉有法不豫設閔閔焉罔民愚衆而欲示以不測之威哉夫刑不可知威不可測必非聖王之所為今乃以此為畏民之術

其不足訓也明矣至謂古之有國家者皆知愛民故不須豫設以法後世不然不得不作法以齊之是亦非通論蓋愛民殘民當不為封建郡縣之殊封建之世未嘗無殘民者郡縣之世亦自有愛民者愛與殘既不以此分又安見刑法之設宜行于後世而古則不須如是乎但先王雖立法本不恃法以為治以德禮為之本而于用刑之際又必欽恤以體之明允以成之自與後世之專任法者不同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又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明之勑之者定制于平時而畫一以示嚴赦之宥之者原情于既犯而酌量以從寬此仁義兼施恩威並用之道也又周禮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由此觀之則是因勢制宜本有用重之法今鄭國之驕淫怙侈習俗已久不可謂非亂國也子產之鑄刑書以救世亦如孔明之治蜀尚嚴者然蓋于周禮皆有合矣故孔子稱其使民義而又以惠人許之可知子產之為政雖不專于寬而總成其愛則其用意為深遠也若刑書之鑄為殘民又何義惠之可言哉若夫趙鞅之鑄刑鼎孔子譏其為失度（見三十年左傳）是以范宣子之亂政為法恐未可與子產之法比事而例論之也已。子產曰吾以救

世也孔氏曰當時鄭國大夫邑長蓋有斷獄不平輕重失中故作此書以令之所以救當世由是言之則子產之因時而定之制實非殘民以逞者也叔向詒書以規之意雖厚而論亦偏子產不從自是有定見豈其愎諫而不能改過乎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曰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

滄起朱氏曰昭公因莒人納叛之怨幾為晉執宿于是借聘以自結晉為享之加籩是季氏之僭皆晉縱成之也晉所以怙季氏者皆晉諸臣從諛其間比私交而不顧公義

也

渝關李氏曰昭公在晉而季孫受莒田無君之罪甚明晉聽莒人之愬而欲止公公亦危矣及季孫如晉不惟不加討反以厚禮寵遇之晉平之謬何如哉苟辱主而怙強臣不可示一國不可示天下宜乎晉伯衰而三卿卒分晉也

葬杞文公

渝關李氏曰襄六年始葬杞桓公今杞為晉平之毋家魯人媚晉尤不能不會文公之葬矣自此至終春秋皆于杞葬無關焉蓋皆沿此為常禮也。葬杞君者凡五桓文平悼僖是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　昭公六年　四九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曰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杜氏曰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陳）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于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

彭山季氏曰華合比華臣之族宋之右師也其出奔必以有罪而見逐也如左傳所言寺人柳譖逐合比則合比為無罪矣豈其然哉

杜氏曰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

胡傳曰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座而父子之恩絕（事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家氏曰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與右師皆坎用牲埋書以售其陰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戾適以相似而平公不知悟也嗟夫閹宦禍人國家必外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戌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十　昭公六年　五十

渝關李氏曰左傳所記寺人柳坎用牲埋書之事與伊戾之所為相同伊戾之譖宋公既知其情而烹之今柳亦以此譖合比豈能使君信之而復蹈前轍如此耶且伊戾之姦已經敗露柳亦不應再用此術或者柳誣合比以知伊戾之謀謂與伊戾同害前世子左傳誤記為兩事又或柳誣合比以將納亡人之族別作詐謀華亥從為之徵左傳誤記如前事俱未可知但殺世子逐右師皆以寺人之譖故是宋公之寵姦信讒不可為人父不可為人君卒得保其首領以沒而國家不至于喪亡者蓋亦幸耳。此宋公聽寺人之譖而逐之也經以自奔為文者是亦合比有咎

焉非獨君與寺人之罪也合比身為首相不能格君心之非使寺人柳得寵于君已失大臣匡弼之義特以求媚于太子而欲殺之是徇私情而欲除其所忌未必能以公法治之也況機事不密使柳聞知而行陷害之事是彼之見逐于君不能自安其位者乃其所自取耳春秋之書法如此所以責大臣正己以正君不得輕舉徇私而致敗亡之禍也其意深矣○成十五年宋共公甫葬而華元即奔晉宋平公猶未即位也襄六年華弱來奔十七年華臣奔陳此年華合比奔衛平公在位已四十年他臣不奔而奔華氏者三皆華氏之怙勢營私見惡于人而自取禍也至昭

二十年華亥華定奔陳次年又自陳入于南里以叛自此以後華氏不見于經然則華氏累世為卿皆不能安其位而保其家豈皆君父之過也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傳曰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薳洩而殺之

彭山李氏曰薳罷字子蕩時為令尹○楚處至是三伐吳矣制吳將以得志于中國也使無乾谿之弑其禍豈但已乎

滄起朱氏曰敗于吳者薳罷也歸罪于薳洩而殺之楚之用刑若此何以服遠哉

渝關李氏曰三年之中三書伐吳著其黷武以修怨也然終不能得志于吳徒殘民耳不仁者不有其君而又何有于民哉○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按此說不然經書楚薳罷帥師伐吳著其用上卿動大衆而伐吳之役為甚強也及其敗師于吳罪在元帥而不得移罪于他人但于言外可見耳經

豈為其妄殺薳洩乃書薳罷以正之哉

冬叔弓如楚

左傳曰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張氏曰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婚吳遠楚故申之會曾不與焉今楚復伐吳其惡益遠昭公非能以中國自尊而遠夷狄者今始通好于楚蓋不待遠啟疆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左氏以為弔敗非也楚恃強暴雖敗猶諱之魯豈敢弔乎按此說之駁左傳似矣但喪師之事人所難揜楚雖諱敗不告叔弓至楚聞其事于是因聘而

弔焉蓋有之未可謂其必不然也

齊侯伐北燕

左傳曰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三年北燕伯出奔齊）

渝關李氏曰汪氏曰晉人納捷菑于邾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納北燕伯弗克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也但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強陵弱而非納燕君耳按此說不然諸侯失國若諸侯不請于王而私納之亦非正也豈予其得正不與奉少奪長者同故不書納乎若果如此則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猶是簡公也何獨于彼書納不嫌同于奉少奪長者乎且晉人納捷菑于邾則以邾人拒之以義故云弗克納今燕人行成殊無辭以自解而齊侯受賂而還何嘗屈于義而弗克乎然則納而不書納焉何也蓋凡納而入國與入邑者乃可書納僖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宣十一年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入國也昭十二年納北燕伯于陽哀二年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入邑也則皆可以書納者不則或屈于力如莊九年之納糾或屈于義如文十四年之納捷菑雖不得入以下文可見其無成故亦書納于其先也今則既無所入又無所屈安可但言納乎若夫受賂而退

非納燕君而為以強陵弱之舉覬于其事而自見當不為此故而乃不書納矣。非燕伯之奔齊也君固有過而臣亦不忠當時出一君而立一君燕人之罪莫大焉晉為盟主不能請于天王以約與國相與往正其罪而復簡公至于遲之既久但許齊侯之伐燕已獨安坐而觀望之盟主之義安在哉且齊侯受燕賂私與之盟而即返是假納簡公之名而為自利之計不惟無以謝簡公抑亦無以謝盟主晉人于此既不責燕人之不受其君又不責齊人之徒為其利此以知晉伯之無能為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六十三

渝關 李集鳳 翔升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劉氏曰左傳曰暨齊平齊求之也杜氏云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然下云齊侯次虢燕人行成若齊已與燕平無緣更進次于虢而燕乃行成也自昭公即位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章灼不疑

廬陵李氏曰杜氏曰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重言燕但推之經例則暨齊平之文正與及

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婼涖盟正與叔還涖盟之事相類其為齊魯之平明矣。諸家皆以暨為己之不得已穀梁傳曰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陸氏曰爾雅云暨不及也不可言齊及我平故書曰暨以明非魯志也◦胡傳曰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婚强吳外附荆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于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于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息于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而劉氏獨以為人之不得已齊以莒故與魯搆怨魯挾吳楚之威强齊以平耳據此說似與宋辰强仲佗石彄之暨合

彭山季氏曰平有輸有暨有及輸者以彼求我之詞暨者以此强彼之詞及者以此及彼之詞暨義與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同

齊氏曰彼欲而求成于我曰輸我欲而求平于彼曰暨兩相欲曰及是時晏子相齊强于政治是魯求齊平也故曰暨襄公二十七年齊使慶封聘魯魯人不欲釋怨故久無報使至是始平

汪氏曰或疑春秋書及齊平及鄭平皆舉其國而不言君臣與衛人及狄盟書法不異若狄之者吁是不然凡會盟則目其人凡平但以國言之鄭人來輸平鄭使微者納平于魯及齊平及鄭平魯使微者納成于齊鄭故書及某國

平若曰為平于某國耳今暨齊平亦猶是下書叔孫婼叔還涖盟會于夾谷所以結成也苟以齊鄭與號為貶則平莒及郯邢衛許蔡之遷于某諸稱國以殺大夫之類皆可謂之狄乎

渝關李氏曰杜氏以暨齊平為燕與齊平必不然若齊求于燕則燕人順其欲而即與之平可也何事獻賂以謝罪乎且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是燕已服齊猶慮齊侯之不釋燕故以此言勸之耳若齊反從燕求平則不須如此說矣此以知魯與齊平無疑也。左傳曰暨齊平齊求之也此固不可謂齊求于燕抑豈可謂齊求于魯

乎然則暨齊平者自是魯之求平于齊而齊許之平也蓋襄公之世齊以莒故與魯搆怨魯之被兵者屢矣齊景立而慶封來聘是于新君定亂之後意欲親魯而魯無一使報聘猶未肯釋然于齊也至昭公即位而後魯又取鄆取鄫敗莒師莒之怨魯者深齊亦必怨魯而二國之交絕矣今晏子相齊其君漸顯齊侯又朝晉而奉伯令以伐燕魯于是有畏于齊而往求其平于齊亦因魯睦于晉昵于吳聘于楚強援不一不得已而與之相好焉此二國之情狀也夫齊為東方之大國今其政治又異于前彼亦何懼于魯而必向魯求平乎或謂魯有吳楚之援而齊畏之又齊侯

遠役伐燕慮魯人伺釁而擬其後也是以求平于魯則又不然以吳楚之相爭魯人不敢恃吳而必事楚豈敢恃吳楚之遠交而陵強齊之近鄰哉此可知暨齊平者本出于魯志故下文叔孫舍如齊涖盟止有魯卿往而不見齊卿來也不則齊求于魯何不使卿來盟反屈魯卿而涖盟于彼國乎○盧陵李氏曰按左氏下文明説燕人行成而上文又以為齊求之文法自相背今若裁齊求之也四字止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方終齊燕之事則兩得之矣蓋左氏本無誤而許惠卿之誤也此年傳有齊燕平之月則謂濡上之盟且疏張增暨字以實之非也按此説謂左傳本無誤亦未可據左傳于下文言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杜氏曰在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又言齊師還自燕之月杜氏曰在此年二月月次既別是左傳本以暨齊平為燕事而所謂齊燕平者非指二月濡上之盟言也然則左傳本有誤抑豈誤在許杜乎況以魯事言亦非齊求于魯是齊求之也四字用之燕魯皆不可今當關此傳説但于癸巳以下別作附錄庶燕魯二國之事乃不至于相混耳○前年冬齊侯伐北燕此時齊侯方在外而魯與之平何也或者齊侯未行二國已有此議至此始與之平亦未可知不則齊侯已行齊國自有處守者魯請于齊齊人達

于其君而君許之故得兩相好也如叔孫舍如齊涖盟亦在公如楚之後豈必君在而後邦交可外及乎○杜氏曰暨與也按暨與之解本爾雅釋詁文要之暨及皆可訓與而義亦不同季氏齊氏之分疏誠是矣但及乎為兩相欲之辭惟與暨乎對言之可如此説其實凡書及者未必皆如此例也故或以內外書及及某盟及某盟于某及某伐某是也或以主戰書及某及某戰是也或以相累書及弒君及某殺某及某是也或以兩邑兩國書及城諸及防平莒及鄭是也或以倡隨書及公及夫人是也或以華夷書及晉侯及吳子是也或以尊為一人書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是也諸如此類為例不一又當隨事言之可矣。
通經之中書暨者二此年暨齊平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
仲佗石彄出奔陳是也此二事者即書及焉亦無不可如
定十年及齊平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
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曷嘗不書及乎此不書及而書暨必
其所以暨之者曾則懇懇以求齊辰則迫脅以強佗彄二
事皆異于常故特書暨以明之耳
附錄左傳曰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公孫晳曰受服而
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
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三月公如楚
左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啟彊曰
臣能得魯侯薳啟彊來召公三月公如楚
高氏曰楚靈數會諸侯而吳人之鬩未艾也亦奚庸必朝
哉蓋晉平不能修文公之業使我不能自安而玉帛驛馳
歲不遑假以是知王室不綱而伯主猶有功于諸夏也
渝關李氏曰薳啟彊來召公矣然而不書者諱之也公如
楚不諱何以諱召公召公者強迫于公而公辱莫甚焉故
為之諱使若公自往耳。襄公之如楚也仲孫羯如晉告
之謂為盟宋之故昭公之如楚也薳啟彊來魯召之又以
盟蜀為辭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此二盟者皆為不
義之信而又曷可復也哉是以君子當慎于始也論語李曰蓋
有子之說蓋為輕信而好復言者發故謂以義相信乃可
復之不則不可復也或者以為信近于義則言必能復然
不肯復言者又安論其義與不義哉可乎之
辭不明而有子之意隱矣是不可以不辨
叔孫舍如齊涖盟
彭山李氏曰舍左氏經作婼以後經傳皆同豹之庶子也是為昭
子豹卒距此二十七月舍始見經則其初未嘗與政其亦
庶幾能行三年之喪者歟舍以賢稱蓋本于此
襄陵許氏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孔氏曰叔孫婼非公命則不得書明是公未發時命之公

發後始去
渝關李氏曰叔孫昭子之名此與公羊並作舍左穀二傳
並作婼未知孰是。穀梁傳曰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
之前定之辭謂之來按此說以涖為內前定是矣其以來
為外前定則不然說詳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下。此
時齊侯至自伐燕矣舍之涖盟于齊也必與齊侯盟而非
其大夫也齊侯與盟則失之替坐盟于其國則失之驕要
皆不中禮者若夫魯暨齊平又使貴卿與歃以結之則其
所求于齊者深矣能自強者豈若是乎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傳曰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

涵關李氏曰孔氏曰士文伯緣公之問設勸戒之辭言人君為政不善可以感動上天則自取譴責于日月之災以日食之災由君行之所致也昏義云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

于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教不得適見于天月為之食此傳彼記皆是勸戒辭耳日月之會自有常數每于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雖千歲之日食豫算而盡知寧復由教不修而政不善也設有天變當與天下為災何獨衛君魯卿當其咎也若日食在其分次其國即當有咎則每于日食必有君死豈日食之歲常有一君死乎足明士文伯言衛君魯卿之死不由日食而知矣人君者位貴居尊志移心溢或淫恣情慾壞亂天下聖人假之神靈作為鑒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鳴之以鼓柝射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從嗇夫馳騁以告衆降物辟寢以哀之祝幣史辭以禮之立貶食去樂之數制入門廢朝之典示之以罪己之宜教之以修德之法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知達之士識先聖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不可專以為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于大通而已世之學者宜知其趣焉按此說謂士文伯言衛君魯卿之死不由日食而知誠是但謂日食有常不由人事特聖人假之神靈作為鑒戒恐未知天人合

一之旨也蓋天道人事本無二致故日食雖有常數而朱子亦有修德行政當食不食之說可知凡日之食不可諉為常數謂與人事無涉也胡傳謂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若以聖人敬天之實學視為借此警人之事是其鼓柝諸禮皆虛文已則明知其不然特以悚惕中下之主而已豈通論乎竊意文伯論魯衛之受災事雖應而不可信而論無政之取謫理雖幽而無可疑也易謂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中庸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觀于此而知天人之際本不相遠也明矣

附錄左傳曰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于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

渝關李氏曰按此傳所記殊未可信杞之距魯遠矣壤地不相接魯人雖侵其田亦不能守況入杞伐杞之事屢見于經並未聞其取邑與田也又何杞田之可治乎襄二十

九年傳謂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已失其實今又謂晉人來治杞田亦何足據若夫成在魯北杞在魯西南中隔齊地甚多又未必無他國之地相間焉可知成非得之于杞者杞即取成于魯而勢亦有所不便也且二十六年公圍成成猶孟氏之私邑矣又安見其為杞取成乎或者晉于他國治杞田左傳誤稱為魯事又或魯人別有病杞者曾俘其人與物而置諸成晉昔治之而不盡歸今又來治左傳誤認為取成事耳實則未必然也。杜氏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孔氏曰下云君之在楚于晉罪也知晉人以此故復來治杞田也宋之盟云晉楚之從交相見今復恨者私心不欲諸侯向楚又無辭可以禁之故內懷恨而治其田按晉使之為杞而來或亦有之宋之盟云晉楚之從交相見蓋趙武倡為弭兵之說實非誠心以示公也且襄公如楚必使仲孫羯告晉而後行不敢專也今交相見之禮漸廢昭公猶欲朝楚又不告晉以行晉能無恨于此乎然雖恨之而不伐魯者有于宋之盟在先晉固無辭于魯且亦畏楚之強不敢即討其與國也惟以杞事為由從之則其忿少洩不從則興師伐魯彼亦得以藉口矣此以知杜孔之說亦得晉人之情但不可謂其治杞田耳

附錄左傳曰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年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杜氏曰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之子也 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

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曰衛襄公卒晉大夫言于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今又不禮于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追命襄公

穀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范氏曰不奪人名謂親之所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重父命也父受命于王父王父卒則聽王父之命名之○彭山李氏曰據此傳則古之所諱者只是不直稱君名耳

渝關李氏曰襄二十七年宋之會書衛石惡猶在獻公時也昭元年虢之會書衛齊惡則在襄公時矣此年書衛侯惡卒惡之名本不為美何為臣與臣同名而君名亦與臣同乎原命名之意或云以是為戒也然戒以惡不必單名一惡字竊意形本醜惡故指其形言而名惡孟子所謂雖有惡人是也如黑臀黑背之類亦皆以其形言耳至于君臣同名而不改諱如穀梁之說若此者是猶古道之所存也夫○二十六年左傳謂孫林父以戚如晉既不可信可知晉大夫所謂取其地者亦不足信也蓋戚地在今開州衛都帝丘今屬清豐地也戚在衛都東百數十里此時晉界未交于衛安能取衛東鄙地乎然則林父之叛經書入于戚蓋據戚邑而求援于晉晉實未嘗取之也至于衛襄公卒傳謂晉使范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或今戚之田邑歸諸衛而不仍援孫氏以為之主耳不則既未取田而又何反之有哉○衛襄公在位九年卒子元立是為靈公

九月公至自楚

渝關李氏曰如楚即可危況七越月而後反乎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汪氏曰季孫宿文子之子武子也武子卒子紇嗣是為悼子

孔氏曰悼子之卒不書于經則是未為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立也

渝關李氏曰據汪氏說是悼子已為卿也若不為卿則必無謚紇謚曰悼意必已嗣位矣然而不見于經又不書卒未可謂汪說之必然也據孔氏說是悼子未為卿而卒乎武子之前也雖未為卿若平子私于其父而追謚之不必

嗣位而卒在武子後然後得有謚矣然武嗣位不久而卽
卒以其當喪猶未踰年則其卒也亦不得書容有之又未
可謂孔說之必然也但九年郎囿之築傳言季平子欲其
速成十年伐莒之師經書季孫意如爲首帥觀平子之用
事可知悼子之早卒無疑矣惟其早卒故謚爲悼至于或
立或不立或卒在武子之前與後則皆無自而定焉姑存
二說以待考。孔氏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
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朱子曰此章專論魯事疑
定公時語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
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

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
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前章孔子曰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按朱子此說以五世主君言以四世主季氏言似
覺未當竊意五世四世云者皆以魯君之世計之也蓋公
子遂殺子赤而立宣公政專在遂遂旣卒公孫歸父又專
之宣公薨歸父被逐于是乎政及于三家而其專政更甚
于仲遂之父子矣故祿自宣公始去公室政自成公始逮
三家祿爲君之祿可主君言而計五世者政亦君之政亦
可主君言而計四世也況子孫之微明以三桓言何得專
主季氏而計其世乎且以季氏計之而悼子早卒未見其

爲政焉又何足數此以知朱註之未必然也。祿卽邑與
田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曰臣之祿君實有之專祿以周旋
戮也是指賦邑言此年子產曰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
祿是指州田言季氏之費賜自僖元年孟氏之成叔氏之
郈未知賜在何公與何年但其初賜時猶繫于公三家不
得而專有也至宣公之世彼乃各專其土而私有之故曰
去公室自宣至定則五世矣宣公篡立而寵仲遂亦可謂
之政逮於大夫至歸父奔齊而其後不顯故政逮於大夫
止主三桓言而自成至定則四世也一說祿去公室自文
公始政逮大夫自宣公始自文至昭爲五世自宣至昭爲

四世不數定公之現世而云然也蓋文公始弱遂聽私家
之專祿宣公篡立遂致大夫之專政而所謂政逮於大夫
者本不專指三家言特以仲遂之後已不顯故就三家而
特論其微耳此說亦通可並存之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傳曰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孟縶之
足不良弱行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淪關李氏曰葬諸侯書日者止此自此終春秋葬王者一
葬諸侯者三十六無復書日者矣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曰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胡傳曰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怙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爲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

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加厚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于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陳氏曰哀有世子矣又屬其嬖子于二公子爲是殺世子則譏不但其人也書曰陳侯斥君之辭也

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强輔而濟之權以亂太子使之失職至于亂作躬受其禍惟其溺愛法不勝私也悲夫

汪氏曰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痤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

然申生痤之誅權在于晉宋之君故雖亂國而不至于亡陳哀甚焉造禍勢不兩全遂至寵弟戕其國本且以憂殞其身而國隨以亡矣其罪得不又甚于晉獻宋平者歟故申生與痤皆目君以殺惟偃師之殺目陳侯之弟招夫以弟招繫之陳侯則陳哀之罪章章明矣不曰殺其世子而重舉國者偃師非招之世子也下書楚滅陳執招放之以見楚之滅陳託于討招而公子留之嬖實亡陳之本也歟

○隱七年胡傳曰書盟書帥師而稱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今按此書殺世子而稱弟亦罪其寵任之私

彭山季氏曰世子偃師是爲悼太子繫之陳者恒辭不繫

之陳則偃師若招之世子矣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按元年虢之會稱陳公子招此年冬楚執而放之亦稱陳公子招獨此變文而稱陳侯之弟招其責陳侯之意深矣不然殺世子而仍稱公子招未嘗不見其罪也何爲變文稱弟特異於前後之所稱者乎○陳侯屬其嬖子留于弟招非欲害其世子而立留也觀殺世子而立留陳侯以憂恚自殺豈其有是心也哉必其所以愛留者甚于世子恐後來世子忌留而不能

容故屬諸招而令其保護無患耳嗚呼陳侯計亦左矣不思端本正家使子若弟各得其平相與篤恩義而安宗社乃以偏溺之故私有所屬遂致奸人乘間以濟其私而有殺嫡立庶之禍伊誰之咎哉至于身縊留奔國亦隨滅得禍之慘莫甚于此而楚方放招于越使罪人得免于誅若陳侯者雖未嘗欲害其世子而寵弟過隆其亂本實有自矣。孔氏曰招與公子過共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徵師留出奔鄭招乃歸罪于過而使陳人殺之及楚師來討又推過爲首得免重責不死而放之于越是以招爲從罪也若其從招之詐如楚之意則宜書過殺偃師由是仲

尼知其實狀以招爲首傳言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傳見楚殺于徵師下是仲尼新書以招爲惡首也按此說亦未必然陳哀公以其嬖子留同屬諸招與過則有之至于殺世子者招實自爲之而過無與焉君過亦從招而同與謀是過亦有罪又何歸罪之可言哉觀殺過之書大夫可知過非從惡明矣招之歸罪于過也特以公子留既奔而招適當國乃欲誣過以謝楚耳彼陳人者或亦招之黨而爲招殺之此時招之權勢方隆即有公憤欲殺招者力亦不能原非爲彼所欺而不以爲罪也及楚師滅陳殺孔奐而不殺招或招之所以悅楚者必別有術而與亦

有罪故特殺之以示討罪之名而已抑豈楚人受彼之欺而不知招罪之實哉況陳侯卒後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必已知招罪矣然則招殺世子陳人楚人既知其實安見魯史不如此書而乃謂爲仲尼之所更者哉今但因其辭而論義焉可矣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曰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杜氏曰恚自殺

孔氏曰經云辛丑傳言辛亥長歷四月戊戌朔四日辛丑十四日辛亥一月之內有此二日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楚觀從納公子比而靈王縊春秋謂

比弑其君陳侯之弟招立公子留而哀公縊不書留弑君何也比之立無君者也靈雖不縊亦不與比並存是靈王之死由比也招之立留由君之廢也見君有命哀雖不縊亦不可以君國是哀之死不以留也君臣之間死生之際善惡之嫌賞罰之別大矣聖人所以正其名也按此說不然蓋凡有所逼而縊死者則書弑無所逼而縊死者則書卒陳哀公既以公子留屬諸招與過則招殺世子而立留亦以厚君之所寵而欲以是悅君耳豈敢逼君以自盡哉未敢逼君而君自盡故與楚靈之弑不同而書卒也若夫屬留于招等爲當命之以爲君即哀公有廢疾而其位猶

存招殺世子而立留不過立為世子而已抑豈君在而即
立留為君乎然則君實非逼而死故不書弑若以廢疾之
故謂其不可以君國遂寬亂賊而不以弑書則是君父有
疾子即可以嗣位而君父雖自殺亦非人子之罪也不亦
傷教之甚耶 陳哀公在位三十五年卒庶子留立即奔
鄭是年冬楚滅陳十三年楚平王復封偃師之子吳于陳
是為惠公

叔弓如晉

左傳曰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
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襄陵許氏曰財貴則國貧役煩則民叛綿構雕琢輪奐之
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而諸侯賀之是
以人君安于危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當楚之隆勢
專諸夏而晉弗慮圖唯宮室之崇以為安樂平公可謂志
卑矣

高氏曰前年楚成章華之臺召諸侯落之至是晉成虒祁
之宮而諸侯皆往賀之晉之效尤如此伯業之不振宜哉

渝關李氏曰鄉也君往落楚臺今也卿往賀晉宮魯人之
事大國無論中外而皆盡其禮如此至于王室久衰未聞
君往朝而卿往聘焉何其輕重之失倫乎嗚呼觀魯一國
而諸侯可知此春秋所以為大感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左傳曰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
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
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范氏曰干姓徵師名

杜氏曰稱行人明非行人罪

家氏曰楚靈因陳亂以為利賊殺不辜欲以震怖陳國而
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陳人畏楚而不敢專故使干徵
師訃喪且請立君也楚以陳為亂國將欲滅之惡其言立
君且徵師詞不屈故楚人殺之則殺非其罪也故干徵師
得稱行人按此說不然陳雖屬楚其立君也亦必由陳人
時于既立後使往告之而已豈其不敢專立而方請命于
楚哉楚因陳亂固欲滅陳而殺徵師之故當不為其言立
君也徵師之稱行人以明殺之非其罪耳若以詞之不屈
而得稱行人卻似徵師得使臣之道而書官以嘉之矣然
則公子過之見殺書大夫豈亦可謂得大夫之道乎○干
徵師不知留立之不義為之告立君不可謂無罪但偃師

之殺不由徵師而其所以立留者亦非徵師所得而主也
今因其來使而執殺之是豈殺其所當殺者乎經書行人
以明非其罪而楚人之惡暴彰矣○公子勝既愬于楚楚
人必知罪在招矣以招猶在國而徵師適來故于徵師加
討而執殺之至于公子留奔鄭公子過見殺于陳人而楚
猶伐陳雖利其國未必不欲殺招者然而招止被放竟以
致討而得免楚之不能討賊勝其如招何而亦如楚何哉

陳公子留出奔鄭

杜氏曰留為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

蘇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

渝關李氏曰留為招所立矣未成君宜稱子然而不書子
者嗣子之位未定也或以為非君命故不書子然則為立
之稱爵者豈必有君命哉○高氏曰偃師曰世子留曰公
子別嫡庶也按前書世子偃師此若書子留何嫌于嫡庶
之不辨如申生稱世子奚齊稱君之子豈亦非嫡庶哉春
秋之不稱子留也位未定也位未定者類以屬稱仍其常
故楚比被殺稱公子（在十三年）周猛卒稱王子（在二十二年）朝奔楚
亦稱王子（在二十六年）蓋位既未定王子不可以稱王公子不
可以稱子則仍以恒稱稱之而已○楚人既殺徵師留懼
其討不敢居嗣子之位而遂奔鄭則是本以公子出故不
書子而書公子耳然為殺世子者所立不能討賊而已亦
不能安其位留之罪不亦于斯而可見乎

秋蒐于紅

左傳曰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杜氏曰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

孔氏曰傳稱革車千乘是大蒐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二
十二年大蒐于昌間定十三年十四年大蒐于比蒲皆云
大蒐此不云大知經文闕也

彭山季氏曰紅在魯北境後漢志泰山郡奉高註云紅亭
在縣西北蓋今泰安州地也然奉高西北汶水北陸也是

時汶陽田方屬于齊魯安得往蒐于此杜氏以為沛國蕭
縣西有紅亭疑在宋之東鄙而去魯益遠矣魯蒐又安得
至此耶要之魯北境者為是意者其在汶南龜蒙間多山
之地歟○何氏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
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見桓六年大閱公羊傳註）如此說則四時因
田講武之常法似為未備而大閱之事猶待他年也今數
昭定時大蒐年次皆不合五年之數又蒐田事也閱武事
也義各有所係矣又烏得混而為一哉○凡蒐公皆預焉
特擁虛器耳劉原父以為公不與蒐故不言公非也觀定
十四年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則公與于蒐可知矣

其不言公者事以國舉亦猶大閱之類若觀魚于棠狩于郎書公者則公自為遊觀耳

胡傳曰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絶而罪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于君父昭公至是民食于他不恤其所昧于履霜之戒甚矣

高氏曰蒐非秋事也紅非蒐地也況當旱歲乎

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于是舍中軍四分公室蒐于紅也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按傳紅亦大蒐而不言大者以無君故微之首一見也按此說或不然經書大閱僅一見而書大雩二十一未有一書雩者且于大雩之始亦未嘗不書大如常也今雖初書蒐而不言大抑豈去一大字以示義乎若以為三家强而公甚微不得不異辭以見之則以國事之故既不書公又何微公之可言若為三家微之此非三家之私事尤不得于此加裁抑矣況蒐與大蒐有別此言蒐而不言大將疑于本非大蒐者不幾變其事迹而失實哉且此時公室四分兵非公所有今非公所出即書大蒐而三家之罪自可見又何須微之而抑之也然則傳言大蒐經止言蒐其為經文之闕可知今當以杜氏孔氏之說為正未可強為異說以求通也○彭山季氏曰左傳曰自根牟至于商衛雖大蒐亦不至此況經文止言蒐于紅乎止言蒐于紅意其為禮亦畧非必君大夫親行之事也故前此蒐未有書者昭公之世權在三家專用其民以騁田獵故以國事舉蒐遂同常狩自後合衆而行率用大蒐而無復限節矣按此說是謂此役本非大蒐亦不然若以蒐禮畧而不言大則他公之常蒐何以不悉書若君與大夫不親行則是微者之事法又不必書今書蒐于經自是國事而君大夫皆與焉以其為蒐特異于常故書之其為

大蒐可知矣左傳謂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地既廣而車又多非大蒐而何左傳之說恐未必誤○經書蒐于紅明有其地矣傳言自根牟至于商衛或在紅地左右爾王氏曰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界與宋衛接竟則其地亦廣矣據此說則自東界至西界幾徧魯竟經何以獨書紅地乎且革車雖千乘亦未必延及東西界也宣九年取根牟季彭山謂根牟在魯東北界意者商衛亦魯地非指宋衛言而商衛之去根牟蓋亦不甚遠者歟○彭山季氏曰蒐之為義左氏以為春事公穀以為秋事故釋左氏者

則曰擇取不孕釋公穀者則曰蒐索取肥今以春秋考之凡書蒐者五或以秋或以夏或以春則四時皆可通行非有舍孕取肥之義者矣蓋蒐索也索取害物之獸也蒐非常狩惟獸害物則蒐故無常時亦無常地但主于除害而已蒐禮猶畧若大蒐則大合車徒盡物蒐取是為示侈而淫獵矣按此說亦未必然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說見于周禮又見于爾雅不獨左傳云然也公穀以蒐為秋事自不足據左傳之所記既與周禮爾雅合此或古制之定名歟若夫春秋書蒐者三時不同俱名為蒐蓋以蒐禮行事而不循古制之常故其名亦不易耳如桓公年春正月烝

夏五月又烝十四年以周正之秋八月而嘗烝嘗皆非其時抑豈秋嘗冬烝之非定制而四時亦可通行哉且以索取害物之獸為蒐義亦覺難通若果如此則前此諸公並不書蒐豈皆無害物之獸而莊十七年之多麋未必不害稼者何獨不行蒐也要之蒐亦有常制不必有害物之獸而後行特至後世行之乃無常時而並無常地未可據後世之非禮反以為古制之當然矣說詳桓四年公狩于郎下○桓六年大閱公羊傳曰簡車徒也此年蒐于紅亦曰簡車徒也二事同辭是混武事田事而一視之也然則大閱止以簡車徒此行田事以講武豈亦可專言武事乎○

蒐必大蒐而後書此國事之大舉也若公狩為田獵之樂則不必大而亦書矣故桓莊之兩狩不言大而皆書公以譏之○廬陵李氏曰蒐書大者用天子大蒐之禮也按此說亦不然周禮謂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言蒐田未嘗言大蒐也在王國無大蒐之名而振旅之法又通行于侯國安見大蒐之為王禮乎況魯止二軍之制既異于天子則田事之旗鼓諸法亦必與天子大不侔矣春秋所謂大蒐者蓋以地廣車多而見其大如雩用盛樂之為大者然但大雩為僭天之祭以是為僭可耳大蒐之與大閱雖皆以大書要未可與僭禮者同日語也說詳桓六年大閱下不然十八年

左傳謂鄭子產簡兵大蒐豈以子產之賢亦有僭禮之事哉○前此不書蒐獨于昭定書蒐者兵權盡歸于三家彼蓋自侈其盛而假田事以觀兵特奉公以為名而已嗚呼三家不知其非徒陷公以非禮而不能不從公其如彼何哉觀于此而知魯衰為益甚此春秋之所深懼者也○左傳于此下有七月意蒐紅之役蓋在初秋時也是役也未必為祭而舉此時禾稼盈疇車馬不便于馳騁何用此大舉以厲民乎況國家無事未嘗有外侮之可虞而大為蒐田如此其以示侈而為淫獵也明矣後竟習以為常而屢見于經此豈盛世所宜有者哉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傳曰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

彭山季氏曰陳人者公子招之黨也公子過亦陳哀公之弟而與招同與國政者也

茅堂胡氏曰殺世子偃師招實主謀孔奐行之而非過之所欲為爾過不欲為招于是歸罪于過而殺之故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也春秋坐招殺偃師于前又書楚師殺陳孔奐于後而過稱大夫其不與殺世子明矣

渝關李氏曰里克弒君之賊也晉殺里克而書大夫明其不以賊討也今陳人之殺公子過亦書大夫或過亦與殺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二　昭公八年　三七

世子而不以賊討故其書法如此乎曰非也觀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是蓋目之為賊而以賊討矣當時既以賊討使過亦與殺世子是彼亦有罪不得言歸罪而又何得書大夫哉然則殺過書大夫不與公子招之放孔奐之殺同辭其為無罪也明矣此時招實當國過之殺本出于招不書招殺而書陳人者是又深治其黨之意治招之黨招罪亦自可見抑豈寬夫主使之人哉然則孔奐亦招之黨殺過時奐亦未必不與力書陳人而奐在其中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

陳哀公

左傳曰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杜氏曰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雩曰杜氏曰輿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哀公孔氏曰就衆嬖之內特舉袁克之名知克是嬖人之貴者也葬無殺馬毀玉之法知欲以非禮厚葬哀公也服度云一曰馬陳侯所乘馬玉陳侯所佩玉故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事亦有似知不然者楚既滅陳則為己有克不能私藏馬玉欲殘毀之故不從援註疏此義未必然左傳記事不必貴者而後舉名其以袁克之輿名為嬖人之貴者既不足信且凡葬君者固與殺馬毀玉之法然而克用此法亦不為過厚況國滅而葬故君反欲從厚而不循舊與恐亦無此情矣故以馬為陳侯所乘馬玉為陳侯所佩玉殺馬毀玉不欲使楚得之理或然也然則楚雖滅陳陳侯之玉馬豈必盡為楚有無一藏匿于臣家者乎克欲用此葬而楚人將殺之非惡其葬君也惡其不留玉馬也故克請置之而即聽其葬楚人之愛玉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二　昭公八年　三八

馬也明矣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于幄加絰于顙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

茅堂胡氏曰楚滅陳畧以稱師見挾衆恃强肆行暴虐莫之較也覆人邦國為至不仁宥人亂賊為至不義又討其逆黨而禮葬其君是猶斧鉞加人而以手撫之也而惡可揜乎其所執所殺所葬皆繫于陳者深著其滅國之罪也

汪氏曰楚棄疾奉世子偃師之子吳圍陳及棄疾立又封吳于陳則知放招殺奐蓋討其殺偃師也

杜氏曰招復稱公子兄已卒孔奐招之黨

陸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宥而放之奐招之黨也執而殺

之楚子滅人之國而又不誅首惡此不待貶絕而惡見者
也
賈服曰葬哀公之文在殺孔奐之下楚葬之也
黎氏曰書葬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時陳已滅矣國為
楚師所據魯豈于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蓋楚入陳自以其
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曰齊
者蓋上文無齊滅紀之文故下文云爾今已書楚師滅陳
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蒙上文云
家氏曰自春徂冬凡九見皆陳事言之辭重之複閔陳而
罪楚也責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蠻夷得以行詐而

墟人之國也
高氏曰春秋書殺他國之大夫者四皆楚人殺之而中國
未有也
廬陵李氏曰楚之討罪四殺徵舒也執慶封也執公子招
也誘蔡侯般也書法皆不同春秋之權度審矣
渝關李氏曰楚惡陳人之殺適立庶而討之及已入陳乃
不為之別立君而竟滅之是何義哉假討亂之名秪以自
濟其貪則其不仁亦甚矣春秋沒其將而止書楚師所以
深罪之也。陳蔡從楚而皆滅于楚可為背華即夷之明
鑒矣于宋之盟欲以弭兵而楚兵愈肆至于假討亂之名

而滅同盟之國晉人若罔聞知而得為盟主比襄二十七
年于宋之會是陳孔奐與之執政已久矣殺世子者招為
首奐為從罪雖有重輕要其為賊則一也故招止書族奐
止書氏並不書大夫蓋皆有罪之辭而當時皆以賊討也
但楚人寬于首惡故于招書執放以見其過輕而以首惡
加奐為失其實故奐雖當殺亦不似殺夏徵舒之特書楚
人云（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
甲父于衛書大夫者無罪之辭也今楚師執陳公子放之
于越不書大夫者有罪之辭也。葬陳哀公杜氏曰輿人
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孔氏曰賈服以葬哀公之文在殺

孔奐之下以為楚葬哀公杜謂袁克葬之者案傳克欲殺
馬毀玉楚人將殺克不得為楚葬之若是楚葬宜云楚
人葬陳哀公當如齊侯葬紀伯姬不得自言葬也且諸言
葬某公者皆是魯往會葬之文大夫不得書名言其所為
之事而已故云魯往會故書也案傳袁克之葬乃是私竊
葬之而魯得會者諸侯之卒告卒不告葬但葬有常期如
卒即往會之未必得以禮從赴也按賈服之說本是而杜
孔之說則非也傳謂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
之請寘之此必楚人將葬陳哀公克欲殺馬毀玉以為禮
楚人惡其如此而欲殺之及其請寘馬玉而即釋克矣蓋

其葬事仍楚人為之克特與有功焉耳不則楚不欲葬而
克葬之是楚人之將殺克者乃惡其葬何為仍聽其卒事
但賞馬玉而遂已乎且經既書葬書諡是以成禮葬之矣
若謂袁克私竊葬之彼以嬖人之微何能于國滅之時急
辦葬具而以成禮葬其君乎況陳已滅彼既不告葬魯又
何能知其葬期而往會之可知魯人未必會葬經亦非指
魯人會葬言也此自是楚人之葬之以其冢上楚師文亦
與執招殺輿為一例故不必再言楚人與莊四年齊侯葬
紀伯姬書齊侯者不同明年陳災公羊傳曰滅人之國執
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此以數事連類而言其為
楚葬甚明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傳曰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杜氏曰以事往非行會禮○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
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總書
孔氏曰此與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其事同也
楚子在彼魯敬大國自往會之非楚子召使會自以小國
事大國之禮往○往年楚公子棄疾帥師圍陳楚子不親
行也既滅陳以為縣楚子自往巡行鎮撫之魯宋鄭衛聞
其在陳畏威加敬各遣大夫往彼會之非是盟主所召至
亦不行會禮故魯史獨書己使不復總書諸國也

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
之大夫會之
陳氏曰諸夏之大夫旅見于楚于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
高氏曰中國諸侯為夷狄所滅中國亦不能救亦宜同心
疾之奈何反使大夫往聘問即書會于陳與宣十五年會
于宋同義觀去年叔弓如晉之事有以使天下之宗楚矣
渝關李氏曰經既書會杜氏以為非行會禮者非行徵會
相見之禮也此蓋以聘賀之禮相見雖云會而與他會不
同故左傳有四國而經止書叔弓以他國之聘賀不志故
也○一說此四國之大夫旅見于楚子也止書叔弓而略

其餘蓋爲中國存體也按諸大夫各奉君命以會楚子自
不可以旅見之存體之說固正若諸大夫先後至又同至
而不同會未可仍主此說兵姑存以備考可也○宣十五
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在宋楚未平之先此年叔弓會
楚子于陳在陳國既滅之後彼爲勞楚子此爲賀楚子二
事微不同要其爲屈體則一也然彼以楚子親圍宋故宋
楚未平而即往使滅陳之事亦是楚子親行豈待陳國既
滅而後會之哉夫楚師滅陳諸侯坐視而莫之恤已大不
義乃楚子在陳魯卿會之與宋鄭衛不約而同是列國皆
震于兵威而事楚之恭如此又安望其救陳而復陳也嗚
呼中國之衰微莫此爲甚良可悲也夫

許遷于夷

左傳曰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
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
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

彭山季氏曰夷即城父杜氏曰城父縣屬譙郡按城父本
陳地在淮北在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成十五年許
已遷葉至是楚以葉爲方城外蔽欲兼有其地故遷之夷
耳

茅堂胡氏曰許遷于葉之後專意事楚襄十六年許男請
遷于晉其大夫不可諸侯再伐許許男如楚請伐鄭遂卒
于楚楚爲之伐鄭而後葬靈公其仇怨深矣至是鄭子產
爲政四鄰畏之而楚方滅陳故欲遷于夷以避鄭而楚使
棄疾遷之也

杜氏曰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

孔氏曰許自楚莊王以來世屬于楚常與鄭爲仇敵今畏
鄭欲遷都近楚楚從其意而遷之故以許自遷爲文若許
不欲遷而楚強遷之則當云楚人遷許如宋人遷宿齊人
遷陽

高氏曰陳滅許遷皆中國無伯之故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杜氏
曰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孔氏曰杜以地名經傳不
同而傳言實者則以爲名有改易也傳不言實則以爲二
名並存也所言實者皆舉舊以實新城父之地新改爲夷
城父是舊名故傳以實名之凡有二義經書未改之名傳
以所改實名之則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傳云許遷于析
實白羽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傳云會于祝其實夾谷
是也若經書已改之名則傳亦舉其已改實其未改之號
即此許遷于夷傳云許遷于夷實城父定十三年齊侯衛
侯次于垂葭傳云次于垂葭實郹氏是也按孔氏此說謂

夷與垂茛皆為已改之名是矣其以白羽夾谷為未改者則不然夫經書白羽與夾谷是必已改此名也如傳二十五年傳謂秦人過析襄二十六年傳謂聲子云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析既為舊名若非已改為白羽經文于此何不仍舉舊名乃必從其後來所改者而豫言之乎然則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公會齊侯于祝其左傳蓋據他書而云然故以經之白羽夾谷實之未可以白羽夾谷認為未改之名也

附錄左傳曰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

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渝關李氏曰以一田之故而率陰戎以伐潁晉人之無王莫甚于此假使王辭不直田其可以不歸周乎叔向號為賢大夫區區以王辭直為解抑亦陋矣晉于是弔襚姻喪致田反俘雖能悔過以示恭特末節耳王亦執甘大夫以說于晉豈所謂能正冠冕之體者哉嗚呼

夏四月陳災

左傳曰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

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杜氏曰為十二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左傳襄十七年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李曰公穀經傳並作火蓋皆災字之誤）

胡傳曰楚已滅陳矣亡國之災魯史書之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于亟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家氏曰陳已為楚所縣俾其臣僭爵以居之而猶書陳災者以盛德之後見翦于夷特著義存之耳不與楚得陳也

高氏曰陳雖為楚所滅而土地居民猶在焉聖人不與楚滅之也故還係之陳如邶鄘二國既為衛所并聖人還存邶國鄘國之風亦不與衛人并諸侯而存天子之建國也

朱子曰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通鑑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大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于屬縣必不遣使告于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于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于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單猛朝之變國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于策亦此類耳按左傳記叔弓會楚子事在二月庚申前是在正月會之也正月會楚子未必久居于陳而叔弓會畢即還亦不應仍在陳地至于四月而見火災也竊意魯史記事不必盡因來告亦不必貴卿親見而始書如傳十六年隕石鷁退飛之事宋人未必告魯魯卿又未如宋而亦見于經天下傳述之果真者豈必彼國來告與夫貴卿見之而後可信哉若夫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同在六月之中則因叔鞅親見之言而書亂蓋有之矣未可援彼以例此矣○書陳災以存陳非徒存其名也陳雖已滅聖人于此猶有恢復之望今又遭天譴而見災廟社成灰民物殆燼若果恢復何以為國春秋望之者殷則傷之者至不以其已滅而不書所以寄興滅之思而特存之也其旨深矣○公羊傳曰存陳悕矣何氏曰陳為天所存悲之夫以為天之所存而不知為春秋之意旨豈其天欲存之而反災之乎禪通曰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或者天意存陳之說蓋本于此

秋仲孫貜如齊

左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孔氏曰殷盛也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郊勞然則春秋經傳之所言聘是大聘也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以小聘三年以大聘鄭玄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既是大聘使卿殷聘又盛于大聘或當享禮之物多矣

彭山季氏曰仲孫貜羯之子也是為孟僖子

杜氏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

高氏曰此既娶齊子之故也齊平而不來聘則著齊輕公非特居鄆時也其來久矣

渝關李氏曰古者諸侯之邦交本無卿聘之禮今使孟僖

子聘齊亦已過矣況于殷聘而禮數更異于常乎左傳以是為禮也蓋亦不知禮者也○襄二十年叔老如齊聘齊莊公也齊未報聘于魯二十七年是為齊景公之二年齊使慶封來聘魯亦未報聘于齊然而二國猶相睦也至昭公易世而又與齊怨七年暨齊平叔孫舍如齊涖盟非聘事也至此乃聘齊景公而且以殷禮厚之得非晏子以其君顯魯遂過于恭焉如此耶○孟僖子殷聘于齊禮甚恭矣而齊無報聘之使豈以明年魯受欒施之奔而又伐莒是以與魯疎耶然自此以後定十年叔孫州仇如齊聘哀五年叔還如齊弔齊景公止見魯卿之如齊并未聞齊卿

之一來也則齊人之為弱魯可知矣

冬築郎囿

左傳曰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襄陵許氏曰公內制于強臣外輕于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知公之志日以荒也

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逞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于此可不戒哉

家氏曰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復築郎以為囿非以為講武之處特以為游觀之地耳是時三家用事魯君擁虛器而猶興築囿之役其為季氏毆民乎

渝關李氏曰此時三家專魯郎囿之築或者非公意但興不可為之役而公不能止已失君國子民之道若亦快其遊田之所而樂成之是狥強臣之欲而且甘以自荒也乾侯之變能無及乎○築其不當築者雖得其時亦譏也左傳以為書時豈其然乎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左傳曰齊惠欒高氏皆耆酒 杜氏曰欒高二族皆出惠公 信內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彭山李氏曰欒施字子旗公孫竈之子

高氏曰欒施與高彊以兵攻君宮欲伐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來奔此罪大矣不書高彊非卿故也魯方通聘而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

渝關李氏曰欒施與高彊以陳鮑攻己之故伐公門而與公徒戰其罪大矣戰敗而奔魯魯不執之以歸齊已為非義況受其奔而為彼逋逃主乎此時季孫專政彼本無君故不罪鄰國之無君者公亦聽之而莫之違此乾侯之禍所以不能免也。齊勢雖強而莊公崔慶之亂相繼而作今又有欒高二氏為陳鮑而伐公門且與公徒逆戰于國中其無君也甚矣所以然者良由齊君臣不能為國以禮而刑政不章故其禍亂相尋有如此晏子事景公不為不得君至此鬨亂而至亦且無如之何雖于四族俱無所助抑末矣抑豈可謂能安社稷之臣哉且陳鮑授甲而先伐欒高無君命而擅為之罪亦不可假者晏子不能問其罪乃于陳鮑分室之際徒勸桓子致諸公焉以明讓懿德義之大經不如是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傳曰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

彭山李氏曰季孫意如悼子紇之子武子宿之孫是為平子

杜氏曰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為主二子從之

王氏曰經書三卿而傳止書平子則季孫主兵而叔仲副之也

家氏曰叔弓非叔孫氏乃臨事所置之帥

高氏曰是時魯聞晉之衰故三卿帥師同伐莒

陳氏曰此叔孫婼居守也自是訖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

渝關季氏曰胡傳曰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帥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己私耳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按此說謂季孫為主將二子為之副是矣但謂二子各帥一

軍而三軍固在未必然也蓋中軍既舍魯只有二軍耳當時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家各一是季氏獨有一軍而二家共一軍也即車徒之額數或不減而軍制既減二家之所屬者何能猶仍其舊乎且鞌之戰四卿並將未嘗有四軍此亦非一卿有一軍也明矣況叔孫舍未出而叔弓為將未必即叔孫氏之兵復以叔弓為三家而于叔孫氏無别焉其亦考論之未詳者歟○項氏曰既舍中軍公室無兵每有征役三家各將其兵以行經皆推實並書伐莒之役三家並將獨叔孫氏之兵使叔弓帥之此可見叔孫舍之賢雖曰家徒然猶使公臣帥之也按此說亦未必然中軍既舍公室雖無兵而臧氏叔氏之兵未必盡歸于三家若有征役豈獨三家之兵可行乎今伐莒之師三家固有之而叔弓為卿亦必自有兵焉當不獨帥叔孫氏之兵也意者兵雖各有所屬及出師之日凡為卿者皆征其賦以往而以主帥盡統之左右二副又分帥之固不論其誰氏之兵矣安可謂季孫仲孫之自將其兵而叔孫不出遂以叔弓代將之乎觀于一卿之將必非獨用己兵可知三家之兵無不可以共將之也且此時三家雖專而叔弓亦常用事今必以叔弓為公臣謂叔孫舍之使叔弓將己兵而見其賢恐亦未可據○陳氏曰鞌之戰書季孫行父臧孫

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蓋二卿之將佐也今舍中軍矣曷為書三卿帥師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叔弓佐意如序于仲孫貜之上而叔孫婼居守也按此說是謂季氏所擇之二分今皆盡出季孫將其一叔弓將其一叔弓之所將者亦季氏之兵故序于仲孫之上叔孫居守則其兵未出也亦未必然意三家之兵各有居者各有行者叔孫雖居守其兵未嘗不出季孫兵雖多未必皆令行也然則叔弓所將亦必有叔孫之兵故昭子雖不親伐及論功而得受三命(見十二年左傳) 蓋其兵亦有勞焉豈獨嘉其居守之功哉若夫叔弓序在仲孫上或者命數實過之非以其將季氏之

兵故也。左傳貶平子伐莒取郠杜氏曰取郠不書公見討于平丘魯諱之按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以君臣之受辱且不諱何為諱其取郠乎且僖公見止于會經固諱之而罪在滅項則必書何不亦諱其滅也或曰取郠不書微其功也以叔孫之居守且受三命之禁可知平子之獲罪必異于他年賞功之典矣因伐矜功以邀賞故春秋微之而不書也按春秋凡書取者非以志其功正以著其罪也若不書取以微其功豈不反隱其罪而為季孫寬乎或曰自舍中軍以後尺土一民皆非公有即取外邑亦必入私家矣以其入于私家是以略之不書

取按取邑雖入私家未嘗非魯有也哀二年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不必歸公而亦書可知不書取者當不為其不歸公也陳氏曰內取邑悉書于是取郠不書不足詳也由是定六年取鄆匡不書哀元年取晉棘蒲不書按內取邑皆詳誌之何獨以此為不足詳此既不足詳漷東沂西之田何又足詳也且取鄆匡是為晉取晉棘蒲是齊衛蓋皆不必書者尤不可槩彼以例此矣竊意取郠不書者實未嘗取不則暫取而即失之也平丘之會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言伐而不言取邑何能信取郠之為必然乎。槩郎國欲其達成伐莒獻

俾用人于亳社平子嗣位無幾而殘暴如此蓋其本心既失故方得位而即肆行後來逐君之惡亦自此念馴致之耳甚矣其不仁也

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曰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廬陵李氏曰平公在位二十六年有溴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而夷儀重丘澶淵于宋澶淵于虢之會是時承悼公之後諸侯亦和但除祝柯圍齊之外其餘皆無足取也季曰圍齊盟祝柯亦不足取但猶此善于彼爾孟子曰晉平公之于亥唐也弗與共

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政在侈家賢者埋棄此其所以削弱不尤歟

渝關李氏曰晉平公卒鄭伯奔喪而晉人辭之伯國猶知禮也魯號秉禮之國乃聽邾子奔定公之喪亦獨何哉。

晉平公在位二十六年卒子夷立是為昭公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左傳曰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

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滄關李氏曰晉自文公創伯而魯使微者葬之猶古禮也文六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則非禮矣夫卿共葬事晉襄之制也後則或過或不及多不循其制者靈公遇弑固不葬成公卒魯以事齊故而不葬景公則公親送葬請其葬而不書厲公亦遇弑不葬悼公之葬則使微者往而亦如葬文公矣蓋自公子遂葬襄公後凡九十年始見叔弓之葬平公其葬平公厚于悼公者得非以晉人之驕抗德

不如前是以諸卿不敢不往乎十六年季孫意如如晉葬昭公是又踵此而行之也頃公卒魯昭在外而葬者亦微定公則卒在春秋後矣然則魯卿之葬晉君者三雖不似魯成之親葬景公已視大夫會葬之古禮不相合也春秋悉書之蓋于會者受者有同譏耳。據左傳襄二十九年楚康之葬也從晉之國送葬者魯侯與鄭伯此年晉平之葬也從楚之國會葬者止有許人而已以二事比觀之而晉楚之強弱可見矣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滄關李氏曰宋平公在位四十四年卒子佐立是爲元公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滄關李氏曰春秋葬宋君者六穆公莊公皆五月文公則七月共公平公元公皆三月自共公三月而葬平公元公遂踵而行之要皆失之速矣凡葬皆微者惟此年平公之葬使叔弓不亦過于禮乎雖然襄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共姬已失之過可無論夫又葬其君矣。叔弓之葬共姬猶云厚于內女而閔其賢也今于平公亦然未知其何故得非以季孫不軌厚結鄰國以自固是以九年仲孫貜聘亦此年叔弓又葬宋君耶如此則禮雖恭而季孫之心不可問矣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左傳曰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于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孔氏曰公子圍殺君取國改名虔（李曰圍蓋殺君之子）

高氏曰蔡般弑逆之罪雖義當討而楚子亦弑逆之賊也以賊討賊何辨曲直況楚子非真治般志在滅蔡也故春秋書楚子虔蔡侯般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

汪氏曰襄三十年般弑景公而立昭元年使大夫會虢四

年同楚子諸侯會中又會伐吳五年再會伐吳今按曹人請貢羽于晉曰若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雖大逆之罪萬世不貸然楚虔屢寵之以會禮令利其國顧用詭謀詐計醉以酒而戕之烏在其為討賊哉楚莊殺徵舒猶曰假討賊之義令此直誘殺蔡侯非討賊也

穀梁傳曰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按此說不然諸侯無道莫憯于邾人之用鄫子而不名何獨于楚子之誘殺蔡侯而名之乎若以為懷惡

而討不義則夫誘殺有罪猶愈于誘殺無罪者十六年楚子棄疾誘殺戎蠻子不名何獨名夫誘殺蔡侯者乎且此以好會誘之原非斥其大惡而以賊討是亦不可以討言也穀梁傳曰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按此說亦不然夷狄之君誘殺中國之君即不書名亦見其罪況夷狄之滅中國更甚于誘殺其君滅陳滅蔡不名其臣何獨名誘殺蔡侯之君乎胡傳曰此討賊也雖誘殺之宜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

般于蔡討其弒父之罪謀于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于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按此說即公羊之意而又深望其討賊不知般罪固可討而虔非討般之人彼即不以誘殺不圖其國而殺之亦非春秋之所與者況蔡般弒君之時楚虔尚未為君及其篡逆為君方冀天下之討虔又安望楚虔之討蔡般耶且般稱蔡侯其不

以賊討也甚明此本不可以言討尤未可責其誘討如後世詭謀誅亂之所為矣然則云如之何曰此聖人夷虔于般之辭高氏所謂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是也蓋蔡般者弒父與君之賊也楚虔將弒君而君卒于是殺君之二子而自立是亦賊也均為亂臣賊子則其罪之當誅寧有異乎虔與般君國者有年而俱免于討亦云幸矣虔乃貪利懷姦又為此不仁不義之事是虎狼自相噬而兇暴無已時也春秋同斥其名一則曰楚子虔一則曰蔡侯般辭無軒輊所以明其以賊殺賊之實至于夷狄之君而欲圖其國虔之惡又當別論經特書月書日而又書地意者為此

而謹之歟○或曰楚靈之罪微薄于蔡靈何皆名之而以
為同罪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楚靈為令尹時會于虢請
宮有前設服離衛儼然一楚君矣當時列國之大夫無不
知其必弒君者君雖幸以疾卒使其少延旦夕必不能免
此即以今將之法論之是亦在所當誅者特以君實非弒
故得免于弒君之名若論其罪自與弒君者同科況于殺
君之二子而自立又不以君禮葬其君則其悖逆又何如
春秋夷之于蔡般而楚虔之罪始定矣○蔡靈公在位十
二年被殺是年冬楚滅蔡世子有十三年楚平王復封有
之子廬于蔡是為平公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傳曰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
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
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
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
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
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
而降之罰也

高氏曰楚滅陳易滅蔡難此書圍蔡者般出會而世子有
守尚能有拒且望中國諸侯之救也

陳氏曰滅不言圍此言圍所以病晉也韓起合八國之大
夫于厥慭以謀救蔡而蔡卒滅于楚言圍所以病晉也前
年棄疾奉孫吳圍陳已而滅陳曷不于此焉病晉合八國
于厥慭而不能師甚矣

渝關李氏曰楚公子棄疾者共王之季子而靈王之季弟
也圍陳滅陳者棄疾圍蔡滅蔡者亦棄疾經于此焉特著
其名而助虔為虐之人蓋亦無得而隱也已且書楚子虔
誘殺蔡侯般于前即書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于後則其君
臣暴橫之迹不具見于聖筆之下乎○凡滅凡取皆不言

圍今楚師滅蔡而先書圍蔡亦如宋人取長葛而先書圍
長葛者然皆以著其圍之之久而深罪之也宋人伐鄭圍
長葛在隱五年冬十一月取長葛在六年冬楚棄疾圍蔡
在此年夏四月滅蔡在此年冬十一月環而攻之者累月
經年而務求必得則其貪暴為已甚矣書以罪之不亦宜
乎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彭山季氏曰歸胡姓歸氏者齊歸也齊歸乃襄公之夫人
左氏以襄夫人為敬歸而齊歸乃其娣非也自昭元年至
哀十四年凡六十一年再無卒葬公夫人者而齊歸以妾

乃得書卒此何禮乎然則齊歸為襄公嫡夫人明矣

渝瀾李氏曰汪氏曰襄三十二年左傳敬歸之娣齊歸則襄公之妾也妾母稱夫人義見成風薨葬按此說不然詳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下○夫人歸氏者襄公之妾而昭公之嫡母也夫人之尊與君同是以書薨書葬亦與君喪無以異若以齊歸為襄公之妾則襄夫人之薨葬何獨不先見于經而反書僭嫡者之薨葬乎此可知齊歸即襄妾昭公之妾母亦歸氏左傳誤認為齊歸耳叔向曰國有大喪君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玩其語意全是言止嫡若齊歸為昭公之妾母則僭嫡為非禮何

無一言及此竟以大喪三年之喪目之乎又禮記曾子問篇曰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不可公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據此說則昭公之生母已早卒又可知昭公必非齊歸之所生而齊歸之非妾母益明矣○齊歸者胡女也襄王曾以狄女隗氏為后襄公亦以胡女歸氏為夫人皆非類也襄公取齊歸不書逆諱之也亦猶昭公娶吳女為同姓經亦諱之而不書

大蒐于比蒲

左傳曰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彭山李氏曰比蒲魯地近邾故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

家氏曰繼夫人薨而書大蒐以其同在一月之內也

胡傳曰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也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于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貳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

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禮記曾子問篇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于夾寨五代史唐紀周太祖阻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于高平五代史東漢世家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于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汪氏曰君有喪既葬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有喪既葬卒哭弁絰帶從金革之事惡有小君之喪未葬不廢講武而大蒐者乎

高氏曰大蒐雖素定然公以夫人之喪不自臨也而大蒐不廢則是三家者以馳騁田獵間君喪也

滄關李氏曰高氏曰大云者僭天子之制也八年書蒐此
書大蒐見三家益張車徒日衆也按此說不然大蒐未必
僭天子桓六年大閱不爲僭豈可以大蒐爲僭乎且八年
蒐于紅經不書大蓋闕文耳○仲夏而蒐非時也大喪而
蒐非禮也是役也公方有喪公必不出三家者晏然爲之
不爲大喪而有恤也無君之心益著矣或曰公亦與焉于
是乎書然叔向謂國不恤喪不忌君也若公亦與蒐何獨
責其臣之不忌君乎蓋公雖不與未嘗不與聞焉聞之而
不能禁安可謂公獨無咎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二 昭公十一年 壹

左傳曰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也

杜氏曰祲祥地闕

王氏曰季孫當昭公有喪而講蒐禮仲孫背喪歸之殯而
從會盟魯之臣子于君親盡矣

汪氏曰自邾恃齊靈屢致兵于魯魯藉晉伯之力溴梁祝
柯而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晉納庶其畀我之奔邾受臧
紇之奔仇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
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是以此盟祲祥以修好也

高氏曰始也盟蔑盟趡是魯君親與之盟今公雖以夫人
之喪使貜會盟自是何忌盟拔州仇何忌盟句繹是魯大
夫與邾君會魯邾之强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以修好然
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耶

滄關李氏曰此仲孫貜自比蒲往會之也魯卿在比蒲邾
子不敢自安而求與之盟亦如定十四年大蒐比蒲邾子
來會公者然但此蒐公不與故邾子不來而仲孫往會之
祲祥未知是何地大抵近于比蒲者也○大蒐比蒲季孫
爲主將也此必邾子請會于季孫而季孫則使僖子往會
耳或謂主將是僖子而季孫未出恐未必然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
人杞人于厥慭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十二 昭公十一年 [illegible]

左傳曰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
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
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人使狐父請蔡于
楚弗許

彭山李氏曰華亥合比之弟也北宮佗遺之子而括之孫
也

杜氏曰厥慭地闕不書救蔡不果救

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慭合天下
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
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汪氏曰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慭于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則中國失救患之義雖微傳其事著矣又恃强并弱春秋之常也故厥慭之大夫不能救蔡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臣弑君子弑父非常之變也故于扈之諸侯澶淵之大夫不能討賊必待貶絶以見罪惡

渝關李氏曰厥慭未知是何地據左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意厥慭去戚不遠或亦是衛地也夫蔡在南而衛在北欲謀救蔡不適近蔡之國乃迂其途而至衛地得非不敢近楚師姑為是遠會以塞責耶觀其遠會于衛地便可知其無能為矣是以兵不向蔡而但請蔡于楚宜乎楚人之弗許也。胡傳曰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李曰澶淵之會本無魯卿非諱之也說見彼會下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略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必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

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按此說以此會為無惡而春秋恕之殆不然也以不討賊論之盟扈會澶淵彼罪固重于此然而楚虔亦賊也不待殺般圍蔡是亦在所當討者況蔡為王室兄弟之國楚本不以賊討般至于殺般而又圍其國不啻兄弟之被盜殺而家室又被攻者然救之烏容不力乎今厥慭之會特以謀救為名本無意于救故但請蔡于楚楚人弗許而即不敢前則是以蔡予楚甘聽其滅亡而不恤也若以為無惡而恕之則凡鄰國之被兵者雖甚危急皆可諉為心欲救而力弗加焉將所謂親親之仁救患之義安夏攘夷之道何在乎觀上書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下書楚師滅蔡中書八國大夫會于厥慭而不見其救師之行也是諸大夫之徒為此會不待貶絶而惡已見矣安可謂其無惡也哉

附錄
左傳曰單子會韓宣子于戚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曰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杜氏曰為二十五年公孫

于齊
傳
杜氏曰齊謚
彭山季氏曰成公夫人謚齊姜矣今歸氏亦謚為齊蓋以歸姓別于姜耳
渝關李氏曰經書葬小君者六文姜哀姜聲姜齊姜穆姜或過或不及皆不合五月而葬之期 詳見襄二年葬齊姜下 惟齊歸則五月而葬是為得禮〇成夫人謚齊襄夫人亦謚齊姑婦有同謚矣或以為古謚不嫌于同然古者婦人本無謚又何不嫌于同之有雖男子之謚容有異代相同者而在春秋中並未聞父子同謚者也今以婦人而有謚且姑婦

同謚曰齊或為其異姓故不嫌于稱謂之無別要不免于失禮之中又失禮歟〇昭公于父喪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襄固已不感其父矣今又不感其母大本既失何以君國而子民哉宜其不能有終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左傳曰冬十有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孔氏曰世子雖未即位以其父既死則當君處故以諸侯言之甚之也
彭山季氏曰滅而書圍見其圍凡八月而始滅也有者蔡侯般之世子是為隱太子
杜氏曰用之殺以祭山
胡傳曰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强執以歸而虐用之也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于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高氏曰楚滅陳蔡皆稱師者著其無道恃衆彊滅之也四月圍而十一月方滅者世子有之力也滅國而用世子者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為牲也夫蔡本中國之諸侯乃背中國而即夷狄必以夷狄為可恃也今蔡侯既為夷

狄所誘而殺之又從而滅其國其世子又為所執而虐用之以絕其世然則夷狄何補于蔡哉此萬世人君之戒也
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渝關李氏曰蔡般既死世子有即當嗣位而稱子矣今不稱子而稱世子者有蓋痛其父之死而不忍嗣位經故據實而書世子也夫經書世子左傳又書隱太子其未嗣位而稱子也明矣〇胡傳曰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

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廹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于楚其喪未至不斂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按此說不然既云不暇立位是本不可稱子矣不可稱子其稱世子也自是當然乃又以為得世子之道而稱世子使彼不得其道抑將何所稱乎且有之未嘗嗣位者不肯也非不暇也蓋事有常變禮有經權若在窮廹危懼之中而嗣位則其禮儀可從簡矣又何不暇之有經于先君未葬而踰年稱爵者不一若已立乎其位豈以父喪未葬

而不成乎為君亦不成乎為子哉至以世子之稱為褒辭尤失其旨若泛論蔡有謂其能得世子之道未為不可但論經義之書世子謂以能得世子之道故則必不可使經欲褒蔡有即書曰子亦可見其得子道何為變其常實而稱世子哉此可知有本不肯嗣位而世子乃其所本稱無他說也○汪氏曰中無字稱用諸侯則世子有已嗣君位矣特以其父誘死于外其國被圍于內狼狽憂虞未能備為君之禮且書世子者又以著世嫡之正也按此說亦不然世子為儲君父君死于外而已處守雖未為君蓋已有君道矣故中無字言用諸侯以甚之其實非諸侯也君臣之義惟以名分為定若已嗣位為君雖有禮未備不但可稱子無不可稱爵者今不稱爵並不稱子可知其未嗣君位且有平國如鄭突者故于忽歸而稱世子以是為著世嫡之正則可矣今無平國之嫌而亦稱世子安得謂為正名之義哉○楚惟滅陳甚易是以又欲滅蔡耳蔡世子以孤身抗楚知滅國之難是以不敢過蔡而覬他邦然則世子有不惟盡節于其父而亦有功于中國矣蔡般弒父而有令子人豈可以類拘哉○齊桓之伐楚也使蔡而為郎潰今蔡世子以窮蹙之勢力抗強楚者八越月而國人不叛必其恩義足以動人故人皆樂為之用耳但賊般醜深

罪重以致有亡國之禍而累及其子固其宜也有雖善守而以天道之報論之彼亦安能自全也哉嗚呼得禍之慘莫甚于此有其深可哀也夫

附錄 左傳曰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

春秋輯傳辨疑卷六十四

渝關 李集鳳 翽升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傳曰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

杜氏曰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陽即唐中山有唐縣今按唐縣屬直隸保定府

高氏曰三年北燕伯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款播越在外蓋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于別邑而已失國之難反如此

穀梁傳曰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張氏曰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

家氏曰燕伯以亂臣迫逐而出今因大國之力入于其邑而不名所以正君臣之分

渝關李氏曰襄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北燕左傳曰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敬仲即高傒也今杜氏以高偃為傒玄孫則是偃為酀之子矣按字彙音註酀烏前切音煙偃於

顯切煙上聲是二字不同音以為父子可也乃杜氏之註酀字亦曰於顯反自是杜註之誤不然偃與酀同音而異字得非本是一人而酀字為偶誤耶若是一人則此年之高偃蓋即止奔時所立者不可謂為高傒之玄孫矣。左傳謂因其衆也據此說則齊人奉之陽人與之何以不書歸蓋納者內不受也此不惟在國之人所不受即此陽人亦必有黨于亂臣而不肯受者況言納止主本國所不受者言又何論夫陽人之與之乎。北燕伯不名諸說不同穀梁謂不以高偃挈燕伯張氏謂燕伯之罪未至如衛朔鄭突家氏謂為亂臣正其分義皆可通故並錄之。張氏謂燕伯之罪輕故于其納不書名然衛獻之罪亦輕于其復歸而書名何也彼于出奔既以不名罪其臣故于復歸則以書名罪其君義互見也衛獻公出奔在襄十四年復歸在襄二十六年今燕伯之出奔既以書名罪其君故于納之則以不名罪其臣義亦互見也要皆異于鄭突與衛朔也。家氏以燕伯不名為正君臣之分然衛獻公亦為亂臣所逐于其復歸則書名何獨不正其分乎曰齊納燕伯而燕人不受是以特正其分而不書燕伯之名若衛人則為獻公弒殤公而迎獻公以歸與拒而不受者不同故據獻公失位之實而書名以賤之未可與燕伯例言之也。北燕伯之失位已久

猶稱故爵而不名者所以明其位未絕而君爲燕之君國乃伯之國也覩于此而燕人弗受之罪見矣然則位既未絕燕人若逆簡公其如今君何曰此在齊人處之以道也齊人若能請諸天王告諸方伯正燕人之罪黜去今君而使故君復歸于其國豈曰不宜今乃擅興大衆使其臣强納燕伯于一邑是以明明順正之事徒爲恃强廹逼之謀又不免于以臣挈君也可謂義乎由是言之可知齊人之納燕伯與燕伯之爲齊所納皆失其正而可譏也已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渝關李氏曰鄭簡公在位三十六年卒子寧立是爲定公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曰夏宋華定來通嗣君也

杜氏曰定華椒孫

高氏曰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公嗣位而即使來聘也

渝關李氏曰宋聘四止于此

附錄 左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曰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茅堂胡氏曰公有夫人齊歸之喪未及練祥而朝晉非禮也

家氏曰魯受莒之叛臣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爲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如晉輙爲所卻豈晉人諸臣曲爲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自伸歟

渝關李氏曰魯以病莒故得罪于晉雖因平公之喪而未之治新君即位爲大臣者即當諭之以文告使反侵地而與莒好可也不則因其來朝而勸誡殷殷申以睦鄰恤小之義可也教之不改然後聲其罪而加討焉不知出此乃

于公之初朝拒之中途而勿納褊狹之私于斯可見有以知晉昭之無能爲也○左傳曰公子慭遂如晉杜氏曰慭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于策按此說不然若不復命而奔則其奔也當不書出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奔齊是也今下文書公子慭出奔齊知非不復命也何爲不書如晉乎且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彼亦未嘗復命也而書如京師又何以說劉炫曰杜以慭還不復命于介而奔止可不書其還何故如晉亦不書也此說之駁杜註良是但又曰此蓋謂君使臣聘必當告廟告廟乃得書于策公歸告役

不告使慭故不書如晉若此說則亦不然君令臣共卿受
君命是即可書豈必告廟始書于策且既有告廟之禮公
之歸也何獨告復不告使慭乎竊意公子慭實未如晉故
經不書使果如晉而于還時乃奔安有四月往而至十月
方還耶此必晉人辭公公使微者如晉以謝罪左傳誤以
為慭往耳未可信也

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瀹關李氏曰葬鄭君者凡八惟僖公五月而葬厲公則八
月而葬矣莊穆襄簡定獻皆三月而葬者三月而葬蓋亦
相習為常例耳詳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傳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于楚
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懷寵也　孔氏曰經書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

杜氏曰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于若敖宣四年
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譖而託討若敖之餘遂殺之

黃氏曰傳謂其為若敖之後而殺之以宣四年鬬椒之亂
也然成熊于得臣為四世孫雖鬬氏同出若敖已遙遙矣
楚之淫刑乃如此

家氏曰虔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辭書
之

瀹關李氏曰信讒而殺無罪之大夫人亦孰不自危哉乾
谿之禍宜乎其不遠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左傳曰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
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
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
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
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

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
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
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
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
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
齊

彭山季氏曰公子慭字子仲蓋襄公之弟已為卿者也

瀹關李氏曰左傳謂公子慭如晉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蓋未可信若慭果如晉經亦何為不書又安有四月往而
十月方還者乎且經既明書出奔自與晉先蔑奔秦以未

復命而不言出者不同或者公子慭曾使于境中還及郊聞季氏之欲逐已而遂出奔左傳誤以為如晉耳若夫南蒯之以費叛意必在慭奔之後而慭之所以奔齊者當亦非聞費叛之故也使聞費叛而奔齊則南蒯之叛在此時而叔弓之圍費又何為遲之明年之春乎○公子慭聽南蒯之計與人之家臣圖其主已為不義況又利更其位而為之乎且慭曾以其謀告公則季氏之怨公必深矣不能張公室而反深季氏之怨公亦何貴有此謀哉然則公室不可張乎曰公室自可張也張之則有道而慭則非其人也慭與亂臣謀而且因之以為利其妄甚矣卒之已位不

能保而事竟無成遂啟費叛之亂至二十五年而君位亦失是公子慭今日之奔齊抑豈非昭公他日孫齊之兆端乎然則季氏雖無君臣以魯君臣無道以制彼故皆為彼所逼如此耳此奔齊與孫齊皆以自奔自孫為文所以明其為自取歟

楚子伐徐

左傳曰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

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竊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

盧陵李氏曰僖十五年書楚人伐徐敗徐之後徐世從楚至是再伐則以吳故也

高氏曰徐吳之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于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也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如傳文則實圍徐也不書圍以乾谿援師告也按此說不然圍重于伐若果圍之何止告伐而不告圍且使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則楚子未嘗至徐地何得以親伐告而亦以親伐書乎然則經書楚子伐自是為實錄或者楚子將使大夫圍徐而徐即服罪已而楚子至乾谿左傳誤聞而有此說耳○僖十五年楚人伐徐爲其

從齊而不從楚故也今徐已從楚四年會于申以徐子吳出疑其貳而執之茲又欲以懼吳而伐之楚虐之于徐亦甚矣若非乾谿之變恐其病徐無已時安知徐之不為陳蔡哉嗚呼以楚虐之暴橫內無晉而外無吳方欲求周鼎而奪許田大爲中國諸侯之所最不仁之人必不能閑諫以自克宜其不還國而即遇弒也

晉伐鮮虞

左傳曰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秋）

彭山李氏曰鮮虞子姓國狄之別族也在今真定府新樂縣漢志所謂中山新市縣有鮮虞亭故國是也中山今為定州其東南為下曲陽今之晉州也是為鼓子國下曲陽之西南為肥子國在中山新市南二百餘里後漢下曲陽屬鉅鹿郡鉅鹿本治廮陶縣即今順德府平鄉縣也按地里志云下曲陽有鼓聚故狄鼓子國則中山鉅鹿之地皆狄區也杜氏以鮮虞肥鼓皆為白狄別種失之矣白狄自為一種在今延綏葭鄜之地與中山鉅鹿相去甚遠安得同為一種耶然鮮虞不繫之狄恐亦本狄種而已別族狄之諸國其西南則邢衛其東北則冀燕皆先王封國而羣狄得以雜處其間皆先王所置使之並生而漸中國之化者也狄雖為患今亦衰矣而鮮虞未見侵擾何以伐為晉

之為此不過闢土服遠之計而自此狄地漸為晉有矣狄先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下白狄詳見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下

穀梁傳曰其曰晉狄之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左傳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冬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于虞以滅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護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奔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

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已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于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按此說是惡其詐而狄晉也晉人之行詐也久矣今以詐術伐鮮虞未必效楚之為况楚人以詐滅陳國以詐殺蔡侯未嘗狄之何為釋楚而專狄晉也此胡傳之未可據者也蘇氏曰晉獻公假道于虞以滅虢也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書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罪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

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按此說不言行詐事是惡其不救陳蔡也然書滅陳滅蔡晉人之罪不言可知厥憖之會未嘗貶而人之豈至于此乃追前愆而狄之耶又楚人之滅陳蔡皆稱師何獨于此狄晉而深罪其不肯救陳蔡也此蘇說之未可據者也陳氏曰始伐鮮虞狄晉也晉主諸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于是楚方橫行中原而晉獨從事于狄伐鮮虞後雖吳入郢于越入吳晉獨圍鮮虞也于是狄晉以其無復中國之志也按此說以狄秦狄鄭為言是不知彼本為闕文也其以此為狄晉是矣但謂其無復中國之志蓋亦指夫不救中國言耳夫無志于中國因失盟主之義亦不待狄晉而乃見其罪此陳說之未可據者也然則如之何曰此言伯降而夷故止以號舉所以深罪晉人之失道也蓋自襄十八年圍齊之後晉師不出者二十餘年其間弒君者齊也衛也蔡也莒也逐君者北燕也殺世子者陳也受邾莒叛臣者魯也滅陳滅蔡者楚也以及伐國取邑種種不一所當興師致討者多矣晉人漠然不問是全不知大義為何物也鮮虞狄之微者爾未聞其有大罪也假道于彼以滅肥又因肥役而遂伐之是誠何心哉忘匡倫撥亂之弘圖而徒恃強

以逐微利是狄道也則亦狄之而為以狄伐狄而已嗚呼王降而伯伯降而夷至于夷而桓文之烈掃地盡矣尚望其復王道哉春秋至此蓋傷數十年之大亂而總結于此以見中國之不能為中國晉為之也豈為行詐辨抑豈為不救陳蔡與無中國之志而貶之哉○晉以號舉自是狄晉之義與秦鄭之闕文不同此一經之特筆也說詳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下經于列國但書國者四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此年晉伐鮮虞是也凡若此者俱以為闕文固不可俱以為狄之亦不可故在秦鄭可以為闕文而此獨以為狄晉者

以其關于天下之故不僅為一事之不義貶也。邢人狄
人伐衛齊人狄人盟于邢俱以人稱所以中國狄也是二
國之罪也晉伐鮮虞俱以號舉所以狄中國也是盟主之
咎也。經書伐鮮虞四此年十五年定四年哀六年圍鮮虞一定五年皆
晉也晉為伯國何恨于微狄而頻頻若此春秋皆詳志之
所以譏其舍大問小而恃强陵弱非義也此年既狄晉自
此以後則亦不待貶矣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曰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
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
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
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
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焉平子從之費人叛南
氏杜氏曰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
胡傳曰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
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季
孫意如以所惡于下者事其上而不忠于其君以所惡于上
者使其下而不禮于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叛
此也

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
可知矣

汪氏曰經書帥師圍內邑者五圍郕者復汶陽田而郕不
服也圍費圍鄆兩圍郈者家臣強而以邑叛也復本國之
邑而書之如攻他國之邑者譏不能修德以服其民也討
本邑之叛而書之如復舊邑者譏不能正己以馭其臣也
故曰治人不治反其智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渝關李氏曰南蒯以費叛或以為家臣微故不書然據邑

背叛其事非小南蒯即不得書豈不可書費叛乎或以為蒯欲張公室難言其叛然據邑以附外公雖命將圍之而亦不服可謂志在公室乎志不在公室何為徒以欲張之名而不目之為叛也或以為叛季氏非叛公故不書然季氏城費則書費叛季氏何必不書且費雖季氏之私邑亦君土也彼以君土附齊可謂無與君事而不書乎胡傳以為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然反求之義責季氏不能正己以致費叛其論固正但謂因此不書費叛則亦不然蓋他國之書叛者不一其書叛也豈皆歸罪于叛者不必反求諸己乎凡若此者並覺難通竊意不書費叛

蓋以為內諱耳家臣背叛大傷國體季氏之恥亦君之恥也安可不為之諱然書圍費則亦不沒其實而季氏之不能正家以致亂國罪可知矣明年南蒯奔齊不書賤也齊人歸費不書齊未嘗取之也。費叛郈叛經皆不書其意微矣乃續經于哀十五年書成叛豈知春秋之旨者哉意費郈之叛史亦未嘗不書特自仲尼削之而其意旨有如此此以見聖經之最精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效尤而陵諸侯大夫陵諸侯則陪臣效尤而抗大夫此理勢之必然而不爽者春秋歷書圍費圍郈等事雖以著陪臣之橫逆亦以明諸侯大夫之積弊至于如此其極也故合通經之前後觀之而其本末甚彰豈非有國有家者之明誡哉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左傳曰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十年）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蔡洧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滅蔡在十一年）王使與于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四年）王奪鬭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

召子干子晳（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

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

彭山李氏曰乾谿杜氏以為在譙國城父縣南按城父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本陳之夷邑詳見九年許遷于夷下蓋楚滅陳以乾谿為南北要地而築章華臺于此以時駐師游觀焉漢志汝南郡下所載城父縣故夷有章華臺注云有乾谿在縣南者即其地也

穀梁傳曰自晉晉有奉焉爾

胡傳曰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弒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弒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弒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君臣不以為臣則晉于欒盈是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臣不以為君則公子鱄于衞是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于欒盈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于衞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虔明于君臣之義也或曰虔弒郟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

之心而徒貪大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比具五難而棄疾有五利此事之變也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魯叔肸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為社稷鎮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脅于勢而忘其守怵于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得矣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蘇氏曰比之歸也楚虔猶在其不曰入何也觀從召之蔡

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矣比將為君非其謀也迫于觀從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弒君之名比尸之矣

家氏曰虔雖篡弒之賊然賊可討而不可代也代之則與之俱為篡弒之人矣始虔之篡有能仗大義而殺之求郟敖之後而立之則殺者為義篡者為賊從討州吁無知之例可也及今而後殺之又代居其位不得謂之討賊矣

汪氏曰叔向謂比涉五難以弒舊君當時蓋亦以比為首惡矣

渝關李氏曰按左氏此傳多失其實季彭山據經為斷似于書法有合但亦未可信為必然此或四族之徒乘機作

亂請比于晉晉人奉之而來彼有送而此有逆故書曰歸比既至國而立為王于是出師襲蔡而觀從亦為之助因逼棄疾而棄疾亦從之遂使觀從告虔虔乃自縊于乾谿故以比弒其君書。孔氏曰傳稱五月王縊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則靈王死在五月其死又不在乾谿而經書四月比弒其君虔于乾谿者楚人生失靈王告時未知死否但以乾谿之地失王以為王必死矣本其始禍故以四月弒君赴也按此說亦未可據彼于始難之時靈王未死事猶未定孰為之告諸侯即或告之當時未知死否何便以弒告也若至後來知其死而告之便已知其日與地矣何為仍書四月與乾谿也然則經書四月自是在四月經書乾谿自是在乾谿惟信經焉可矣。據左傳是棄疾殺比之時靈王尚未死五月乙卯棄疾殺比丙辰棄疾即位于是殺囚人偽為王尸取而葬之以安衆五月癸亥靈王方死此時亦未知其死亦未知其死在申亥家也至他年申亥始以王柩告而改葬之此皆未可信者經書弒君于殺比之前自當為實錄況子革之請虔亡虔既不肯則其自經之事當在此時此地無疑矣唯虔已自經然後子革乃歸于楚安有王沿夏將欲入鄢而至五月乃縊于芋尹申亥氏者乎然則王至衆至之呼特假此駭

比之辭未必虔果未死也故當據經為正可耳。子干之歸也叔向斷其無成而曰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是于方歸時人已知其必弒君矣由是知及郟而告之情之說未必然也觀從之助逆意必在子比既歸之後抑豈如左傳之所記者哉。始謀亂者非棄疾及其受楚人之脅棄疾于是乎有心矣惟棄疾不能無私欲因此而自以為利故從觀從共為此舉而棄疾之罪亦大矣但棄疾因亂以為亂若無公子比之事蓋亦未敢有是心也故春秋以首惡歸比至其殺比之時又處其稱以明其同罪聖人之權度審矣。或曰棄疾以厭紐之兆關章龜屬

成然焉其聘于鄭也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子干之歸也叔向謂子干有五難棄疾有五利彼觀從者欲舉大事何不奉有五利如棄疾者顧乃舍近而求遠乎此或棄疾密與觀從謀又佯為不知以欺衆耳其必奉比以行事者蓋畏弒君之名令比當之而後取之于比此棄疾之情狀也按此說則棄為首謀欲比當其名已乃取之于比焉其心為更險矣且比怵于利暫為竊位而未成而棄疾巧于謀終以弋獲而克濟春秋于此何不歸獄于大奸之棄疾乃獨罪夫為人所愚之亡公子而以弒君書哉春秋之以弒君歸比也則棄疾本非首謀可知觀觀從勸比殺棄疾可

知從與棄疾原非始謀共為之也但棄疾見脅于觀從既已從比弒君乃又殺比以自利則棄疾之視比庸愈乎故夷其稱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而棄疾之罪蓋亦不容誅矣。汪氏曰春秋以弒虔之罪歸獄于比者蓋楚共之子長則康王次虔次比次黑肱次棄疾棄疾因虔無道而謀代其立以己次居幼不足以服國人故脅比而君之而虔之殞實在比立之後叔向謂比涉五難以弒舊君當時蓋亦以比為首惡矣隋煬興道其臣司馬德戡裴虔通等與宇文智及弒帝推智及之兄化及而立之雖化及聞謀變色流汗迎入朝堂戰慄不能言而邵子經世書朱子綱目皆書化及弒君且不以煬帝為弒君父之賊而未減也其得春秋書楚比之義矣按此說亦謂棄疾先有是心特以次序居末故脅比為君而已收功于其後若然則棄疾之罪視比為尤甚何為以首惡歸比也且隋煬被弒亦以司馬德戡等未有篡竊之志故邵子朱子皆言化及弒君耳若德戡等以化及為名而已終收其利先儒于此亦豈舍謀篡之大奸而獨于無識無能而且無成者特加之罪哉然則楚比之書弒其不可與隋化及同日而語也明矣。

楚靈王在位十二年弒弟比立未成君弟棄疾殺比自立是為平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傳曰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杜氏曰乙卯十八日）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杜氏曰子旗蔓成然）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使

為卜尹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
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
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
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
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
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
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
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
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
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

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
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
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
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有
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
私欲不違民無怨心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
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
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
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

無與焉將何以立

張氏曰棄疾殺比不以弒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也比會
為君之利不得不伏首惡之罪若夫分未正而以譎殺之
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稱弒君也

高氏曰比復稱公子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非討賊也殺
而代之也

陳氏曰書弒其君比則比疑于齊舍書楚人殺比則棄疾
疑于石碏雍廩不然是以公子殺公子耳春秋之修辭謹
矣

彭山季氏曰棄疾代虔而立是為平王左氏曰棄疾即位
名曰熊居此與公子圍即位而改名虔者事同不知其為

何故豈以舊名人所常稱而既為君則不欲復用耶熊居
既立而即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復封陳蔡修好邊疆志在
息兵不輕用武終居之世諸夏貼然雖當敗戎蠻戰長岸
未免爭强然變性無常而易亂則非方利害之所關吳兵
無故而遠來則東境安危之所繫猶為請國討耳視陵虐
中華暴蔑小國者異矣雖其用意本欲自私亦楚君之賢
者歟

渝關李氏曰經書弒君于此前是靈王固已死矣靈王已
死而猶以王入王至為言者弒虔之事比未親之是以假

言王尚在而特以是駭比也左傳于此遂以為王實未死而有殺因衣王服流諸漢取而葬之之說則是棄疾殺比猶在靈王未死之先矣與經不合

胡傳曰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圍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强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禄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于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君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本欲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按此說不然假棄疾之命而召比于晉者必非觀從之所為以觀從為亡國之微臣未必能襲蔡而脅棄疾也觀于比至書歸明是楚人逆之即其所與盟者或亦楚人為之特其襲蔡脅棄疾觀從亦與有力焉耳且比必已立為王而棄疾乃從之並非棄疾立比為王也胡傳從左傳說謂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下文謂棄疾立比為王則失其實矣至謂棄疾君比

而又殺之不書弑其君比者比無人君之道不得為棄疾之君尤大非經旨蓋比雖擅立猶未成其為君也若已成君君臣之分既定豈問其能君而後書君哉杜氏曰楚借君子干以弑靈王終無能成據此說則比蓋暫稱為王實未行即位之正禮而其位猶未定也位猶未定則其殺之自不可以殺君書豈以非其君焉之故乎且國人以長幼之序立比恐無國人立之宜書楚人殺比之例今乃以此為難謂是變文而誅意也亦不足信然則比為大逆若從討賊之例當書楚人殺比而經不然者棄疾未嘗以賊討故不以討賊之辭書耳況棄疾從比以弑君則棄疾亦賊也以賊殺賊以亂易亂之道也春秋惠公子棄疾于公子比同其稱者同其罪謂大均之為亂臣也其旨不較然乎○楚人不堪于靈王之虐借君子干以弑之不書楚人弑君而歸獄于比者比利君位而為之自當以大惡歸之矣然此時比在外而棄疾在内楚人乃舍棄疾而召比者棄疾方為蔡公而其勢難動比久為羈于晉而序居長亦欲借晉力以為之援也故召比歸而立為君然後可以襲蔡而脅棄疾耳及棄疾從逆而弑靈王彼豈甘為比用而欲助其成哉姑順國人之意而因亂生心故靈王甫弑而即殺比以代之則是比弑其君所以為棄疾弑也甚矣比之

愚而棄疾之巧也經書公子弑君又書公子殺公子見其
以天屬之親而弑殺相仍如此楚于是乎無人道矣此春
秋所以深罪之也○春秋于君臣之分甚嚴然而君臣之
名亦不易定苟非實行即位之禮又克定乎其位者豈以
一時僭竊之偽名謂為大分之必不可移者哉如二十三
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
楚以朝之僭號四年春秋仍稱曰王子可知僭竊一時者
不即目之為君也○共王之立嗣也聽命于神而有當璧
之兆鬭韋龜知棄疾之將立而託其子則是崇信鬼神者
適為奸人所生心耳夫國家立嗣自有正典何待決于冥

冥不可知之數靈王之欲得天下也卜之不吉于是投龜
詬天而欲自取既不知畏天又安知恤民是以民不堪其
虐而從亂如歸果為天心所棄至于不保其身由二事言
之一則聽命于神而生奸一則逆命于天而致亂有國家
者可以知所鑒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傳曰晉成虒祁在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
故取郠在十年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
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丘

杜氏曰劉子劉獻公王卿士

彭山李氏曰平丘杜氏以為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按今開
封府陳留縣西北九十里有平丘城○劉子亦與會者假
王臣以為重蓋仍成襄時尹子單子會盟諸侯故事也

張氏曰晉平主盟內惑于寵嬖以女色蠱其心外崇建宮
室以侈麗誇諸侯故楚虔盡召諸侯而肆為宗主吞滅親
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斃乃幸楚亂欲立
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洽親暱本末倒置內外

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隳伯業也

廬陵李氏曰晉自重丘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而再合諸
侯蓋晉昭即位乘楚之亂中國又將有可為之機矣惜乎
叔向以晉之賢大夫不能以義匡其君而乃導之以威力
是以諸侯不服而晉之合諸侯遂止于此李曰晉合諸侯以同盟止此謂
定四年侵楚之役會召陵盟皋鼬何嘗不合諸侯乎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晉平公時與楚並主夏盟自宋
虢二會以來晉多讓楚繼以熊虔暴虐遂無忌憚晉之失
諸侯蓋已久矣豈為成虒祁之故哉昭公嗣位欲復伯圖
而人畏楚强不敢大合厥慭之會救蔡不能晉亦無如之

何矣不得已而奉公子比以歸假手殺虔以除中國之患
而昭公始得大合諸侯復同推晉以爲盟主焉據左傳則
會以取鄭故而將討魯盟以投壺故而特服齊則恐未必
然耳蓋魯之伐莒于經木無取鄭之書齊之代興于傳徒
有投壺之戲安可據以爲平丘會盟之實哉按此說亦未
必然襄二十五年會于夷儀同盟于重丘復興復諸侯之
會盟者蓋晉平驕怠自安而不肯出耳宋虢之會盟晉雖
讓楚諸侯曷嘗不從晉哉若謂晉失諸侯已久而諸侯之
貳不爲咸虒祁故未可據也晉昭初立厥慭之會雖不能
救蔡而大國之卿咸在猶未敢公然背晉也晉之奉比以

歸不過因楚人之召比而借以亂楚而已抑豈慮虔在不
敢合諸侯而特假手于比以殺之然後可以爲此會哉若
夫取鄭事止見于傳固不足信然而三卿之伐莒曷嘗不
見于經觀去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此會公不與盟季孫被
執明是爲莒事未可謂左傳之失誣也且去年投壺之戲
齊侯謂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是齊侯已有弱晉之意今于
此會而不欲尋盟固亦有之及聞叔向之言懼而聽命是
以齊侯亦與于同盟且然則平丘會盟之實安見其不如
左傳之說哉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曰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
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
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
不昭共則不明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
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
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
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
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
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
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

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
不共魯故之以（李曰愬于晉者未必有邾人說見公不與盟下）晉侯不見公使叔
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
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
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
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
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
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
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子產
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

貢重者同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穀梁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汪氏曰首止葵丘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故書諸侯盟此不書諸侯而但言同盟則劉子亦與是盟也諸侯同有懼楚之心故書同盟

何氏曰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

胡傳曰書同盟者劉子與同盟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詞繁而不殺也是盟蓋或善之而以為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殺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納斥侯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要約于大神而不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詐絕兄弟之歡求逞私忿門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眾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為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為後世鑒也

家氏曰自晉楚為成晉之君臣自謂天下無事媮墮苟安無復自強之志楚由是竊伯權虎視中夏晉君臣鼠伏而不敢出幾十二年今楚虔罪盈惡稔自底覆亡晉昭乃復為會于平丘號召諸侯如病痱沈痼之人強自支柱人之見之者知其無能有為是會也齊不肯受盟晉人大陳戎馬脅而與之盟晉亦可鄙甚矣書同盟譏王臣不當下同列國之盟且譏晉人不當以兵脅諸侯而與之同盟是所謂一書再譏也

高氏曰晉若果能與劉子大合諸侯以討楚平弒逆之罪亦足以強中國之威矣今但同盟于此何所為哉雖然楚人自是不入寇而中國為之少安亦由此盟也

澮關李氏曰自會夷儀同盟重丘後晉侯不出會盟者二十餘年大夫愈專蠻夷愈橫伯政幾不可追至此復會諸侯似乎能有為者然舍棄疾之亂賊不加討徒以兵威脅在會之諸侯而共為此盟春秋以是為大惡也故重書平丘以譏之○宋向戌晉趙武倡弭兵之說與楚為成諸侯從之意欲免楚患而圖一時之少安耳豈知賦幣益煩而楚人之殺滅愈慘于是諸侯皆懼楚而楚虔適弒故于此焉同盟同欲戴晉而外楚也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曰求盟便見諸侯之同欲雖齊人不可終亦迫于

威而與盟固亦不害其為同也○晉人之徵會也告于吳而不告于楚則此盟之為外楚從可知矣而水道不可而吳子辭還不則內吳而為外楚之計是乃前拒虎而後進狼也其失不尤甚乎○諸侯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是平丘之會本欲示威于諸侯也夫不以德感而以威脅晉人之計左矣齊不肯盟叔向之告齊者猶近于理至于受莒邾而為辭魯之言其鄙倍也實甚向為晉國之名卿何其失言至此乎子產爭承自日中以至于昏晉人乃許之尤可見其沒于利而從義之不果也

公不與盟

春秋輯傳辨疑　卷首 昭公十三年　垂

胡傳曰臣子之于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惴夷狄篡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具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

杜氏曰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仁山金氏曰按晉之不明也甚矣季氏專魯昭公之意豈不欲去之今以邾故辭公反以子仲南蒯之間責魯又明年復以邾故止公而昭公之意卒不能自達也卒使季氏復強而昭公客死惜哉晉大夫之賢孰與叔向其為此盟務力不務德以利不以義曰寡君甲車四千乘在牛雖瘠僨于豚上其畏不死春秋之辭今未有是也戰國秦人之辭氣彷乎此矣

穆文熙曰邾莒訴魯冀免晉貢蓋狃于前訴之得行耳晉君不察遂以絕魯而叔向知者亦為強大劫制之辭至引南蒯子仲之辭以恐之夫南蒯據費叛魯非魯之罪而晉不之念反藉其事以為魯釁而欲乘之失明主之義矣

戴氏曰桓文之伯先屈意交魯今昭公欲復伯最先治魯晉伯之失亦理勢然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首 昭公十三年　壺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邾人莒人愬于晉竊意愬者獨莒人未必有邾人也蓋邾自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子魯取邾田自漷水至于今並無兩國侵伐之事且昭元年葬邾悼公十一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兩國方相好何為愬晉而誣以朝夕伐我乎惟莒受魯害不一所以怨魯而愬于晉然晉人以是責魯豈真有抑強扶弱之意哉特以貢賦之不共而移咎于魯大抵為貨財計耳夫以小國之貨財而絕兄弟之好辭其君而執其臣又不免于再明年之止公晉人之會暴為何如哉○邾莒固皆是夷國 左傳昭二十三年叔孫曰邾又夷也 然子服惠伯謂君信蠻夷之訴未必兼指邾人言

魯人之虐莒國不法矣晉欲初為此會正當示人以寬諭
魯以恤小安疆之義姑免莒貢而釋魯愆使之改過自新
可也魯若不悛而再違伯令則興師加討亦無不可不知
出此乃于好會之間聽小國之訴辱魯君臣至再明年而
愆猶未釋適足見其令之暴而量之隘也■再書平丘而
不嫌于繁明書公不與盟而不避其恥春秋之所以責晉
者不亦深切著明也哉○是盟也齊人初不可夫以齊人
所不欲者公雖不與何傷乎然晉人于齊必強之使盟而
後安于魯則辭之使不盟而不念兄弟之好何也齊為大
國強之使盟者所以慮齊之不服魯為屬邦辭之使不盟

者所以輕魯之無能為也然則晉為盟主惟視國勢之強
弱為進退抑亦何以服諸侯哉○平丘之盟胡傳論其五
不韙獨不譏其不討楚賊事亦云疎矣夫上書楚亂下書
會盟比事以觀而春秋之情見矣安可謂其無關于討賊
徒就會盟之不韙以示譏哉○胡傳曰聖人筆削春秋凡
魯君可恥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
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
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
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
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按此說以此盟之

公不與與沙隨之不見公一視之皆謂其自反而縮似無
分別夫沙隨以僑如之譖事本無實直固在公平丘以莒
人之愬而伐莒之事實有公豈無所曲乎但此盟多不義
公又無大惡之當絕故不以不盟為諱耳今以公為直而
許之太過恐經意當不如是也○廬陵李氏曰胡傳以沙
隨不見平丘不與作一例而與黑壤相對為曲直之辭陳
氏則以沙隨之不見公與平丘之公不與盟自相對為曲
直之辭竊嘗考之不見公與公不與盟文意誠若小不同
胡傳全無貶魯之文恐亦小偏故參校二家論之黑壤之
曲全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

僑如之譖魯實無罪而平丘以邾莒之訴魯亦不能無責
焉故于曲之中又分曲直也如此則書法兩通矣按此說
謂沙隨平丘之曲在晉而于曲之中又分曲直誠是矣但
其不諱之故則以猶未被執耳十五年公如晉而被執猶
是為平丘之會經亦何嘗不諱之哉黑壤之曲雖全在魯
而其諱而不書者亦以公之被執故至于不書盟事乃為
公有罪而深為之諱耳要之不書執者乃是諱辱而非諱
曲也說詳宣七年會黑壤成十六年會沙隨下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曰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

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
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胡傳曰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
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强逼元年伐莒疆鄆十年伐莒
取郠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于家其不臣甚
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
蒯子仲奔叛之因告于諸侯以其罪執之請于天子以大
義廢之選于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
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
不朝夕伐莒而鄆郠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邾莒之言

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
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
汪氏曰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得與盟則執意
如晉人固知季氏之專魯政矣惜乎汩于私欲但知以伯
令威魯而不能以伯政治季氏是以徒能辱魯君而季孫
得逞其討由晉之諸卿專權而比强家故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謂此執非伯討原胡傳之意蓋因成十
五年晉侯執曹伯而云然不知彼稱晉侯蓋以等夷之辭
罪之原非予之為伯討也故凡稱人以執者皆恒辭雖或
以為貶辭但不可與晉侯之執曹伯對言之而以稱爵為
伯討稱人為非伯討也各就其辭論之可矣○與天子之
老同會盟而執意如歸其國晉人之不臣甚矣劉子于此
並無一言及之蓋亦自夷于列國而惟晉是從也王人之
不知有王又如此其如世道何哉

公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臨川吳氏曰公雖不與同盟然已與平丘之
會矣故以會致按沙隨之會不見公公蓋不得與于會也
而亦書公至自會可知此以會致不必已與平丘之會乃
可如此書矣○不與盟而公不免致其會而危之與沙隨
之不見公而致會俱不必于尋常之書至者然公與季孫

偕往公已至而季孫猶未至以股肱之誼論之是固可憂
若以腹心之疾言之則亦何足傷也惜也晉不深治其罪
至明春而季孫亦至焉是又春秋之所深懼也夫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曰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
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
之子吳歸于陳
彭山季氏曰廬者世子有之子是為平公吳者世子偃師
之子是為惠公廬與吳稱歸而不稱復者以其世子之子
本非有國而失位者也凡失位已絕而復其本位曰復新

立之君義在興滅不可以言復位矣蔡陳已滅而廬吳俱以侯歸則興滅可如此蓋棄疾懲楚虔之惡而假義也

公羊傳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胡傳曰楚虔遷六小國于荊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大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存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于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于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故書法如此

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亦非楚可復也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

孫氏曰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也然則善歟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孔子以陳蔡二君自歸為文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以楚封陳蔡復六國為禮又以廬吳二子之歸皆為禮其說誤矣夫封國復國固為仁義之事然楚平之假仁假義未出于公廬與吳受封于讎國亦非其正況以蠻夷制中國而二子皆為所制今乃以是為禮抑豈知禮者哉○穀梁傳曰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按經書滅陳滅蔡不與楚滅之義甚明何必至此又以失國之辭見義乎且春秋書法不必失國者而後可言歸以為使如失國之辭然又似聖人有意為之于不如此者故使之如此恐經義之所存未必如此其迂也○廬陵李氏曰胡傳此條不稱復歸之例似與不書復絕之也之例不同夫既不與虔之得滅當書復以見其未絕何得反不書復乎按此說不取胡傳說是矣但謂不與楚虔之得滅當書復以見其未絕則不然彼實未嘗有國即欲明其未絕蓋亦不可書復況以滅國之公孫又何須為其未絕辨也○王氏曰齊桓之存亡國春秋雖不予以

專封之權猶不沒其救患之美故書城楚丘城緣陵而不書城衛杞也楚虔滅陳蔡而棄疾復其國春秋既不予以擅權而專封亦不予其悔過而繼絕故止書蔡平陳惠之歸其國而不言自楚歸若二君之自能興復焉爾按此說不然城楚丘城緣陵雖不沒其美然亦未嘗言齊侯也此書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雖不言自楚而亦不泯其實矣但春秋不與楚專封故第誌其歸國之事而不言其歸國之由今以為使若二國之自能興復然恐春秋無此意也況春秋凡書歸者曷嘗謂其能自歸乎○高氏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靈藉以發難今

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暴靈之惡而歸恩于已以說
中國也按此說謂其暴靈之惡歸恩于已以說中國誠是
也但謂以是報陳蔡之功則不然楚平之發難未必由陳
蔡豈以復國為報其功若必以是為報功則夫復六遷國
彼又何功之有乎棄疾帥師滅陳蔡及其得位而復封之
其滅之也長君之惡也其封之也市己之德也以一人之
身不數年而善惡易用如此要之皆私心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杜氏曰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

陸氏曰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茅堂胡氏曰蔡自內録我有往則書而靈公者則世子般
也前葬其父今葬其身于此見恩義之施于般厚矣不以
其有罪明矣

渝關李氏曰楚虔之滅陳蔡其惡一也然滅陳猶思假義
以為名故為之放招殺孔奐而葬哀公滅蔡則肆暴而無
厭故誘蔡侯用世子有而不為之葬靈公靈公至是乃得
葬可見楚虔之虐蔡者更甚于虐陳邪二滅之所以不同
也。前者葬蔡景公不以賊為可討而成其禮今也葬蔡
靈公不以賊為可絕而加以恩春秋皆悉書之與尋常之
書葬者無以異所以明諸侯不知蔡般之為賊而相與厚
遇之也此春秋所深為懼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曰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
其臣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汪氏曰公之如晉蓋以請季孫也既不得與乎丘之同盟
而猶欲託躬朝之禮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宜
其見辭于晉而不得入也

彭山季氏曰公之如晉請季孫也晉人之意本在貨財所
欲未遂則拒公歸既得賂則意如釋矣

渝關李氏曰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猶辭少姜之弔而非

惡魯也去年與此年之如晉至河乃復則晉人之惡魯而
拒公矣春秋皆詳誌之所以為公閔爾。季孫意如者昭
公之所欲去者也今執于晉方冀其黜而殺之何為如晉
而為之請乎蓋季孫之勢甚盛晉人又無必欲殺彼之意
若不親為之請恐為季孫之所恨故不得已而有此行耳
晉人辭公固為其不好之故季彭山以此為索賂雖左傳
未言及此要亦情理之可信者存其說以備考可也

吳滅州來

左傳曰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
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

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王氏曰州來本近楚小國及茲楚亂吳遂出其不意而滅之

高氏曰成七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是滅取之吳人以州來封季子之後又以遷蔡焉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州來楚邑非也州來蓋楚屬國爾昔也吳入之今又滅之而并其地所以逼楚者愈切矣嗚呼此豈獨楚人所當憂者哉州來屬楚之小國耳見滅于吳何足書哉仲尼以天地為心凡見于舊史者不以遠方小國之見滅而略之也觀于此而聖人之情可見矣。楚平

王愛惜民力不欲與吳爭州來可謂能守國者獨不思州來為屬國素既托庇于宇下寧可甘聽其滅亡而不為之所乎若于未滅而急救之既滅而力復之則雖戰吳伐吳亦不為過與惜也止知守己而不知為人非其宜矣或乃以是美楚平抑豈春秋字小之仁與夫恤患之義也哉

附錄

左傳曰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

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于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杜氏曰蓋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并得罪）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胡傳曰按左氏晉歸季孫其始執之為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于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穀梁傳曰大夫執則致見君臣之禮也

陳氏曰大夫不致必見執也而後致亦危之也

瀹關李氏曰執大夫何以致君卿一體卿辱則君亦辱矣故于其執則致之何以不書族一事再見者卒名之例也　亦有變例書族以示襃者二十正也（詳見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下）

四年叔孫舍至自晉楚也

（附錄）左傳曰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杜氏曰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瀹關李氏曰去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傳謂弗克敗焉蓋必因此而退師矣繼又以平丘之會季孫被執于晉而以之歸故不假于再伐之也至今春季孫方至國費人即逐南蒯而歸費若非聽區夫之謀季孫于此豈易復得費乎但晉為盟主知惡季孫之伐莒而不知惡南蒯之以費叛亦非所以服季孫也雖然季孫無君分魯之半而晉不問又安問其家臣之叛彼哉

三月曹伯滕卒

瀹關李氏曰曹武公在位二十七年卒子須立是為平公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傳曰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杜氏曰為下冬殺意恢傳）

胡傳曰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汪氏曰六年葬杞文公二十四年葬平公三十一年葬薛獻公）何獨于莒

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郠之罪于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 汪氏曰襄十八年同圍齊十九年猶葬靈公 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狠修怨敢施于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閒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渝關李氏曰去疾書卒彼來訃此亦往弔之也不會葬故不書葬所以不會葬者胡傳謂以季孫之修怨誠有然者

或謂成十四年莒子朱卒不書葬彼時魯與莒無嫌不過藐其衰弱而闕禮耳今也不葬去疾安知非藉口于前此之不葬者乎曰非也昭公之世滕薛杞皆不以其衰弱而必葬可知不葬去疾是必以其怨故矣然而猶往弔者姑答其訃而薄為之禮或亦難掩其深怨歟○莒著丘公在位十四年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公之弟庚輿立是為共公二十三年庚輿來奔而郊公又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曰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 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汪氏曰意恢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為文而不去其族

彭山季氏曰按左氏稱蒲餘侯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逆庚輿于齊則與莊二十四年曹之羈赤事同何以不書郊公之奔庚輿之歸耶見庚輿得立乃在去疾始卒之時衆所同欲事出倉卒不自外入也郊公實未得立特以人微自避未嘗有爭故不書奔耳意恢之殺距去疾卒已歷一時則以庚輿既立必謂意恢當欲主立郊公慮其尚有異志故特疑而殺之觀稱國以殺則非庚輿未定位時事也而左氏序郊公奔及逆庚輿于殺意恢之後以春秋書羈出赤歸之例推之不相合矣然庚輿始立而即殺意恢其虐可知而二十三年來奔之端不在此歟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又曰曹莒皆無大夫按此說非也諸侯上大夫卿曹莒國雖小而亦曷嘗無卿哉特以小國之卿止當大國之下大夫故于會盟侵伐不書名氏而止稱人微之也然有事係彼國之重則據彼國之辭而書大夫者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是也其不書大夫者逆盟獲奔等事原無書大夫之例也惟于殺者例皆書大夫故稱公子而又稱大夫者八其不稱大夫而但稱公子者惟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僖三十年衛殺其公子瑕此年莒殺其公子意

恢而已夫欒寇與瑕皆非卿則意恢之亦非卿可知非卿而得書者公子之重視大夫也蓋周道尊尊而親親春秋為書憲章文武故微者之姓名不登于史策尊尊也公子之重視大夫親親也由是言之豈必大夫而後可書哉若見其不書大夫遂以為莒無大夫未免失其實矣。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殺之也此時郊公居喪而蒲餘侯當國故以國殺書意恢雖善于郊公未必其無罪蒲餘侯蓋假國法戮之故不書莒人殺耳意恢不去族所以重殺者之罪也。郊公宜有莒者也非著丘公之適子即其長庶子也以公子意恢視郊公則差輕矣即以庚輿視郊公亦未

正矣何為意恢之殺則書而郊公之奔則不書庚輿之奔則書而郊公之入亦不書乎以為不告故不書何為殺其公子且來告而嗣君之出入反不告也　二十三年庚輿來奔胡傳曰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夫意恢被殺庚輿被逐其人亦不足稱何不于彼焉微之而獨微郊公之正君乎且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者以其人論是亦所當微者經何悉書而不遺也或者謂是聖人削之而有深意存焉者也意恢郊公之所善者意恢殺而郊公之奔不待言矣何也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而意恢獨為郊公之所善可

知其為同惡相濟者大臣殺意恢則郊公自不能以獨存何須更言出奔乎春秋此意所以為親小人者之明戒也若夫郊公以無道奔則庚輿之入非篡也庚輿亦以無道奔則郊公之入非爭也非篡非爭則其入也無甚是非之所繫是亦不必誌矣春秋此義不以篡爭之罪罪之所以甚失位者之無道也其意不亦深乎按此說未免于迂曲恐亦非聖人之意也此只是告則書不告則不書猶是春秋之常例耳。季彭山謂去疾卒弟庚輿嗣而去疾之子郊公不得立又謂庚輿既立而殺意恢或亦有之若果如此則郊公未立而即去不告奔可以不書奔庚輿在國而

得立非外來自不可以書歸也意者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即廢郊公而立庚輿矣後來庚輿奔則書而郊公入自齊不告則不書此亦說之可通者也據左傳說郊公善于意恢彼必不肯殺之矣蒲餘侯以其私殺之可書莒人殺不宜書莒殺春秋之書莒殺也自是君與大臣殺之之辭由是言之左傳之說與經難通惟如彭山說則是庚輿殺其所忌庶乎與經合也今亦未定其果否姑並存之以備考可矣

附錄左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

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

十有五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羊經作夷昧史記又作餘眛）

仁山金氏曰左氏曰吳子夷末之立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對曰不立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此嗣君之子孫季子守節不立史記曰餘眛卒欲授季札札辭逃去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餘眛之子僚按季子此時義可以立矣而不立則當告之國人命諸樊之子光而立之庶無異日之亂矣然觀狐庸及史記所言則餘眛為賢而其子僚亦為國人所屬當時事勢

雖欲立光亦恐未可也不然則季子之義為未盡矣

渝關李氏曰吳子夷末在位十七年卒子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曰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杜氏曰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

汪氏曰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而不書祭名者以叔弓之卒去樂卒事變禮而書之非時祭之失故止曰有事而不

曰禘也左氏以禘為四時之祭遂誤以為禘耳

孔氏曰祭必有樂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于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弓之卒當籥入之時故舉籥入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云去樂鐘鼓管磬悉皆去之非獨去籥舞也祭禮鼎俎既陳籩豆既設然後舞樂始入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又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

胡傳曰有事于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于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太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于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于宗廟外全隱恤之意于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于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家氏曰祭者主于誠慤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衛臣柳莊疾革其君必使以告為之變其常也叔弓預于祭猝有疾而死則君為之徹樂卒事可也若叔弓自沒于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告不當以

卑而廢其春秋書之記禮之變其常耳此與襄仲之卒去籥其禮不同不可引以為證也

高氏曰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事于武宮則知自立宮之後祭之如親廟方其祭也而叔弓涖事籥入而卒此豈雉鼎之變而已哉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于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按此說謂樂舞之入先文後武殆不然凡作樂者必先武舞後文舞武取戡亂之象文取致治之象先戡亂而後致治自然之序也○叔敫

子卒子鞅嗣位

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傳曰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惟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惟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惟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彭山季氏曰朝氏吳名蔡卿公孫歸生之子歸生父字子

左氏序此多失其實如曰微吳吾不及此則平王本不預弒方假義以為名豈得有此言哉按此說亦未可據朝吳為楚平之所信而處吳于蔡雖為蔡卿猶非執政之正卿也此時蔡方新立而國無政則蔡人欲除其所忌而相與逐吳君亦如彼何哉況楚平聞吳之奔而責無極無極以翦蔡翼為對意蔡人逐吳時無極亦與謀焉而助之攻者惟有無極與謀而助之攻是以蔡人無所憚而君亦順從之耳且蔡人之逐吳也未有不加之以罪者吳知無極在楚無得白其譖焉故不敢以奔楚豈必別有得罪于蔡君因而得罪于楚子然後不敢奔楚而特奔從晉之鄭國哉

若夫楚子所謂微吳吾不及此或者楚人襲蔡之時吳果勸彼以從逆彼雖不親預弒而欲假義以為名要其感德之私心固有不能掩者又安可謂此言不必有而定傳說之失實哉○胡傳以朝吳為蔡之忠臣按棄疾滅蔡而朝吳事棄疾非義甚矣若事棄疾以為復蔡計彼于此時安能預知棄疾之必封蔡而乃事之乎後來棄疾為王而封蔡自是意外之事其初事棄疾固不免于事讎也若必以事讎為不得已恐為詭隨失身者所藉口其不可以為訓也明矣但蔡國之復也朝吳未必無功棄疾以其忠于舊君而信之則亦楚子謂之忠耳抑豈果可為忠也哉○朝而吳以王父字為氏朝吳國滅世子殺而不能死反面事讎至于蔡之復封則平王欲假義耳豈朝吳之功哉先儒以朝吳為蔡之忠臣誤矣

胡傳曰朝吳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棄疾以其忠于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信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

謟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知亦甚矣歟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穆文熙曰無極初譏朝吳特以嘗試平王耳乃遂惑于速飛之言而行其說所以次及大臣太子而不之忌讒之來也其有漸哉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朝吳之奔以罪黜也蔡平公之歸也朝吳必以舊臣故挾楚而侮之楚平王方救患詰姦亦固懸焉故啖氏曰凡奔皆惡也不然則吳乃平王所信者蔡侯豈敢逐之其奔鄭鄭方從晉可以知吳有所避矣

吳者故蔡之舊臣也楚比歸楚而襲蔡朝吳必與有力焉彼時棄疾為蔡公而亦從比蓋亦朝吳之勸之而欲借此以為復蔡計也至于蔡既復而吳隨新君以歸國吳亦可謂有功于蔡矣乃蔡平之復國方三年即聽蔡人之妄舉相與逐其有功之臣是豈所以立國之道哉蓋蔡君臣昏溺于讒言而莫之知是以甘棄其功臣而莫之恤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曰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或

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陳氏曰嘗狄晉矣則荀吳何以無貶于初伐貶餘實歸而已爾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汪氏曰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稱晉師宣十六年士會滅甲氏留吁稱晉人昭十二年荀吳伐鮮虞稱晉此年及定四年五年士鞅代圍鮮虞哀六年趙鞅伐鮮虞皆稱將稱帥師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于貶爾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略咸見矣按此三例皆不然以稱人者為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意豈稱師者本無志于殄滅雖或滅之而矜惻之意尚存乎夫既書滅以罪其不仁何又辨其無是心也且狄晉者非僅惡其詐而稱名氏者又不得謂其皆以正用而不納叛臣也然則云何曰稱師者著其暴稱人者貶之但稱國者貶之甚稱將稱帥師者

貶義已明直斥其名氏而惡自見也此在胡傳中亦嘗以此為例矣今又為此異說蓋見荀吳之不納叛而云然安可以此而概他役之稱名氏者乎至于稱人稱國之例亦皆以此較言之是尤必不可通者矣　左傳謂克鼓而反以鼓子鳶鞮歸是取鼓矣取鼓國似重于伐鮮虞且其不納叛不受降不戮一人在晉人方侈為美談彼何為告伐鮮虞而不告取鼓經亦何為書此不書彼乎曰鼓本屬鮮虞鼓之為國微乎其微矣觀穆子謂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可知其甚微也通經之中並無書外取國者故隱十一年鄭伯取許不書即僖三年徐人取舒或猶以取字

為伐字之誤也況夫鼓為微國止比于一邑是尤可以不書者矣蓋春秋時大國兼并之事甚多經第書其侵伐以志其亂至于取邑取國之紛紛安能一一詳志之哉若夫二十二年滅鼓不書則以不告故若果告焉當不以其國微而略之此聖人閔滅之深仁無間于大小又與取鼓有不同矣。穆子不納叛不受降曰吾以事君也似乎能知義者然以不納叛不受降為義何如勸君以保寡恤小之為義乎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于當道志于仁而已穆子此舉猶近正乃十二年偽會齊師假道于鮮虞而入昔陽十七年滅陸渾戎二十二年滅鼓皆襲而滅之

以一人之身而前後之正譎異用有如此抑豈君子之所為乎。穆子之圍鼓也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使鼓人殺其叛人而繕守備誠可謂好惡不愆者但又圍之三月鼓人或請降見其民猶有食色而再拒之則過矣夫攻城本欲克城受其降而彼此之殺傷可免是故君子所樂為者不則師老卒罷使鮮虞乘間來援而內外夾攻晉師必敗彼穆子者何不慮及于此而徒為此迂闊之計必待其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乎觀于國語所記止有不受叛一事止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傳而鼓降而已若內傳所謂圍鼓三月云云並皆無之意者內傳失實而外傳之說為正也。夙沙釐矢死從君真不二心之臣也以猩臣而能如此豈中國士大夫所能及也哉宜穆子歎服其賢而亟薦之也

冬公如晉

左傳曰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臨川吳氏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為恥也

春秋輯傳辨疑卷六十五

渝關 李集鳳 翔升

十有六年

附錄左傳曰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渝關李氏曰公朝晉而晉人止之更甚于不與盟之辱矣孔子曰知恥近乎勇若魯人者亦安見其能知恥乎

春齊侯伐徐

左傳曰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廬陵許氏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略以齊之強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伯可也而區區務爭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

家氏曰徐之封在齊南鄙桓公之伯楚成伐徐桓公盟率諸侯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之又出偏師伐厲以攻其所必救非但為徐計亦自為齊計今齊景睥睨晉伯而不能志其遠者乃伐徐以為左右望之計視桓公之保徐有愧多矣

汪氏曰楚虔之立徐屢從楚伐吳昭十二年以為貳于吳而圍之蓋徐實楚之與國也此年伐蒲隧而遂與齊踰十五年吳卒滅徐則甲父之鼎固不足以保徐之社稷也

廬陵李氏曰此為晉伯既衰齊景公爭伯之始事也齊景即位于襄二十五年今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強其國委任陳氏觀晏子之言知景公之自治疏矣乃欲以興政之國爭強圖伯宜其不遂振也晉自重丘以賄故不克有功于齊于是亦坐視而莫敢矣

渝關李氏曰六年齊侯伐北燕猶請于晉而為之也此年齊侯伐徐二十二年齊侯伐莒則必不請于晉矣故李廬陵以此為爭伯之始事誠有然者然此三役皆景公之親將又不同于十二年高偃之納北燕伯十九年高發之伐莒猶使其臣往也蓋景公有志于爭伯故其勤兵親將有如此豈知伯業之興自有其本圖固非區區兵威之所能濟者乎○齊侯之伐北燕也燕人行成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今之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皆貪兵也齊師敗于莒而齊侯親伐之則忿兵也以貪以忿而伐人國安能服諸侯而思大有為于天下乎嗚呼此齊伯之所以終不復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傳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孔氏曰四夷之名在西曰戎春秋之時錯居中國杜氏言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則是內地之戎在楚非也戎是種號蠻是國名子爵也

彭山李氏曰戎蠻戎之別種其稱戎蠻猶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留吁舒之有舒蓼舒庸舒鳩也鄭漁仲曰蠻氏在汝州西南近伊闕子爵所謂四夷雖大皆曰子也戎蠻既稱子則酋長已封久居中國安于王化而服從晉伯者也特以地在中葉許鄭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故楚誘蠻子而殺之左氏謂楚以蠻子無質豈非為其從晉乎

黄氏曰楚子號賢而誘殺戎蠻此其為夷狄也

蘇氏曰楚子誘蔡侯殺之書月書日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皆不書夷狄相殘略之也

家氏曰楚大蠻小皆以子稱以見四夷雖有大小強弱之不同而于周班皆為子不得擅相侵伐況誘而殺之乎

渝關李氏曰誘殺蔡侯書月書日書地以詳中國誘殺戎蠻子皆不書之以略夷狄豈獨中國不可殺而殺夷狄猶可從末減乎曰非也春秋之法詳內而略外其大致然也要其心未嘗不一視而同仁矣惟一視而同仁故誘殺者無論中國與夷狄而皆書○書殺必書誘既著其殘又著其詐深惡之之義也經書誘殺者二皆楚子蠻夷之情亂賊之心其不可測也如是漢陽諸國不思所以自強者徒欲托楚以為命豈不謬哉○戎蠻子未知果嘗晉否若亦事晉而被楚殺晉不責楚而藐若罔聞彼亦何賴有伯國哉雖然此猶未嘗助楚為虐也至襄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則助楚為虐而又視楚如京師晉伯之衰于是乎掃地盡矣然則戎蠻子雖外夷之微君而楚殺晉執則必書春秋之閔弱小而傷中國之無伯也不以夷夏而有間焉固如是夫

附錄左傳曰三月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

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

夏公至自晉

左傳曰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

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胡傳曰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拘其國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蒙者困窮而致亨也夫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徵于色發于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莫少康衛文公越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于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汪氏曰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惟僖公十七年十二月會淮明年九月書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明年五月書至昭公去年冬如晉今夏書至皆受制于大國踰三時而始返雖不書晉人止公考其時則微僻而事著矣

渝關李氏曰五年公如晉晉欲止公以范獻子之諫而得免彼猶未見止也今則見止者數月危更甚于五年之行矣于其歸而書至所以為公幸者不益深乎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廬陵李氏曰晉昭立于昭公之十年在位日淺僅有厥慭平丘之會其餘則再伐鮮虞而已李氏曰晉至平昭伯事淩遲驟廢春秋所書皆錄變之大者也孟子曰晉平公之于亥唐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政在侈家賢者甕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歟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會祁午數當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有功足云哉方桓公之初無患伯權大強而王政弱文襄以後王政不必論矣惟恐伯權之不能強也權者大物也上不能制而授之下則下強而上弱中國不能制而授之夷狄則夷狄強而中國弱家有千金之利已弗能受呼庸人而分之雖三尺之童弗為豈有尊爲邦君而授權于大夫此溴梁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

而不知者也人欲自毀藩籬揖仇讎于廡下而與之干櫓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而授權于夷狄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蓋世有苟道自便者媮于及身之謀而忘乎後日之害平公則謀出于身而害見乎身何其謬歟溴梁之事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苟偃一怒而十二國興戎後五年欒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此皆身致之也至于昭

公之政則又微矣僅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于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為晉君臣者改物厲志憤悱奮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覩德而虒祁崇侈以啟貳列國未聞信而鄭南鄙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蒭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駕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渝關李氏曰晉昭公在位六年卒子去疾立是為頃公

九月大雩

左傳曰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渝關李氏曰昭篇之書大雩至此凡四見矣傳言鄭大旱經則于魯不言旱者雩而得雨故也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傳曰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李曰意如如晉經書在秋傳言在冬者傳據葬月言之也自當以經為正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臨川吳氏曰卿共葬事畏晉也

渝關李氏曰經書內卿會葬者凡十又六年公子遂葬晉襄公九年叔孫得臣葬襄王宣十年公孫歸父葬齊惠公襄三十年叔弓葬宋共姬昭三年叔弓葬滕成公十年叔孫舍葬晉平公十一年叔弓葬宋平公此年季孫意如葬晉昭公二十二年叔鞅葬景王哀五年叔還葬齊景公是也以諸卿論之如公子遂公孫歸父固皆為寵臣然惟季孫意如之專魯為甚其勢更重于君矣今也不辭親往而會晉昭之葬其媚晉也不亦恭乎嗚呼恭于晉而不肯恭于君適足見其悖禮而已何足道也哉○意如被執于晉固其所自取即公不與盟如晉而見拒如晉而見止孰非意如之惡累及于君者乎夫君憂臣辱君辱臣死此實至情之難已而分義之當然者意如致君于憂辱而莫之恤又安望其為君辱而為君死也至于晉昭卒而靦顏會葬不惟忘己之見執忘君之見止反因其見執見止而不敢不往焉可謂有人心者哉春秋書此所以譏意如者深矣

○魯卿之葬晉君者止此晉之宮室將遂卑于服回言之允矣然而晉之所以失伯者端亦由此良以上失其道而政出多門奢傲敗事故也是弊也蓋已非一日季平子至此而後信何其所見之晚哉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汪氏曰三年小邾穆公來朝至是十有五年再朝于昭公也

渝關李氏曰小邾子來朝者凡五而穆公來朝者三（襄七年昭三年此年）則其在位亦久矣世與年皆不可考此後不復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渝關李氏曰經書六月日食者五止于此左傳所論日食之禮宜以昭子之說為正昭子言伐鼓用幣不言在正月蓋凡日食之常禮也如太史所引夏書伐鼓之事本在季秋曷[illegible]在正月雖正月日食古尤忌之然均為天變之大不應禮數異于他時也但其所以修省者視他食為尤甚耳說詳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下季平子不從太史之言是于日食之禮廢而實不畏于天矣不畏于天又何有于君宜昭子知其有異志也

秋郯子來朝

左傳曰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以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王氏曰世亂禮廢而博學多識之士猶有存者有王者作皆可用為政也

杜氏曰于是仲尼年二十八見于郯子而學之聖人無常師也

渝關李氏曰彭山季氏曰郯自襄七年朝魯久不來矣今
以魯結婚于吳而取孟子焉郯畏吳故來求庇也按成七
年吳伐郯郯與吳成明年即有晉魯齊邾之師郯亦必服
晉矣襄七年郯子來朝富不為其畏吳彼時魯未婚吳尤
非為其婚吳而乃朝之也何獨于此而云然乎且昭公即
位年已二十則其娶于吳也當亦不遠郯子不于彼時朝
魯乃越十數年而後來朝又何為者意者此時晉伯已衰
若吳若楚若齊俱有爭伯之志而小國愈危故于姻鄰之
邦加禮焉欲不失夫近援而已況魯曾取鄟代莒郯子寧
無震鄰之恐小邾子春已來朝彼繼此而修好焉蓋事大

之所當然者安見彭山之說為可據哉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弘謂劉
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
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
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獲宣
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
宮 李曰經書此滅在八月傳言九月而于丁卯庚午之日非記之戒者傳說是而經誤耳
高氏曰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自是陸渾睦于楚而為
中國之害至是荀吳滅之

汪氏曰戎居諸夏之區固中國之大害也晉武不能徙戎
卒至于神州陸沈則中行穆子之滅陸渾疑可褒矣然陸
渾之戎本居秦晉之西北在荒服之外自僖之二十二年
晉乃與秦遷之于伊川侵逼王畿則是晉人始謀不臧之
過也今也與楚爭強掩其不備而滅之蓋不足以贖前過
矣奚可褒之有哉

彭山季氏曰荀吳之滅陸渾戎為楚之誘殺戎蠻子也陸
渾服楚已久而戎蠻則服于晉者也何以知其然乎以宣
三年楚伐陸渾未嘗再爭而哀四年楚侮戎蠻蠻子赤投

晉則知之矣晉人本有闢土服遠之圖特以陸渾與楚而
釁未可挑耳適遇戎蠻之殺則仇楚有名此陸渾之所以
滅也威雖懾楚而德不足以服人心矣

滄起朱氏曰晉因其貳楚而陰襲之幾驚王室獻俘文宮
專以應夢其名似正而其行事實不義也

陳氏曰自是凡滅稱大夫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林父之于潞氏士會之于甲氏荀吳
之于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獨舉
其名氏然舉其名氏非襃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于遠
虛內事外者可知矣按此說以書名氏為無貶恐亦不然

陸渾居王室之側已歷百餘年未聞其有大罪也有王者作可以變焉則變之不則制之使不為患不則驅之使還故地而已今晉人妄稱夢兆掩其不備而遂滅之可謂義乎且稱兵于王室之側而不請命于天子乃偽以有事山川請焉無王之罪于是乎不容誅矣然則荀吳之稱名氏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安可謂其無貶哉○荀吳于襄二十六年來聘始見經昭元年敗狄于大鹵十五年伐鮮虞此年滅陸渾之戎皆書荀吳帥師而十二年晉伐鮮虞傳亦以為荀吳事且十二年入昔陽滅肥十五年克鼓二十二年滅鼓見于傳者不一是除聘魯外無非有事

于戎狄彼蓋善戰之臣專以外事為務者抑豈非先王之罪人乎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可知服遠之道惟在內治而已荀吳不以內治輔其君惟以敗伐襲滅為事雖能闢土開疆知仁義者不為也此春秋所以深譏之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曰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大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杜氏曰為明年宋衛陳鄭災傳

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 指北斗言入 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曰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范氏曰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不曰孛于大火而曰大辰

者謂濫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

孔氏曰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為明故曰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彗為篲也言其狀似埽篲光芒孛孛然妖變之星非常所有故書之傳稱孛于大辰西經直書于大辰者雖在其星之西仍在大辰分度之內故直云于大辰

胡傳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

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于吳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藉吳而降之罰也故氣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何氏曰大火心星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為孛彗者邪亂之氣埽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為二天子兩主

襄陵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布政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惟鄭有令德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也

渝關李氏曰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蓋大辰為蒼龍宿不止一心星也又曰大火謂之大辰大火即心星則又專以心星為大辰矣一書而二說不同何也大辰本兼房心尾所謂大辰者蓋以心星而得名惟心體最明時候之所取正所以大辰名之而合蒼龍宿遂以總名大辰焉今書星孛于大辰亦不止在于心星故穀梁謂其濫于大辰是合蒼龍宿而皆及之矣但其中心星為尤重故占象者皆取大火以為斷耳○星孛大辰梓慎以為四國災之祥文定以為王室亂之兆二說不同其事皆驗可知天象不爽不

可執一以求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二孛皆書月此孛則止書時時更久于月矣十五年六月日食此年六月又日食天象已明乃于冬而又有星孛之變蓋天心之仁愛無已是以譴告之者不一而足也景王不悟卒不免于禍亂之相尋不亦昧于畏天之義乎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曰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于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杜氏曰吳楚兩敗故但書戰長岸楚地

張氏曰水戰也

胡傳曰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汪氏曰楚先勝吳吳後復勝楚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

去纖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
敵國用汪氏曰如屈巫伍員之類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
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于亡滅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
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攷
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陳氏曰此楚令尹陽匄也書人吳公子光也書國略之也
楚之君大夫不見于春秋者十八年而吳入郢矣
渝關李氏曰以楚人及吳是楚人為志乎此戰也未及致
伐而即與之戰故止書戰而不書伐經書楚戰六大抵中
國與楚戰者皆以中國及之僖二十二年戰泓二十八年

戰城濮宣十二年戰邲成十六年戰鄢陵是也若定四年
之柏舉則是蔡侯以吳子故雖吳子與戰亦以及楚言之
惟此年戰長岸楚與吳本無內外之可分故以有志乎戰
者主戰此書楚人及吳獨與他戰不同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渝關李氏曰曹平公在位四年卒子午立是為悼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曰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
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
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遂不與亦不復火火作子產辭晉
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
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
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
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
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
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
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
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劉氏曰四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為也其序宋衛陳鄭春

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
胡傳曰按左氏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
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
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景陵鍾氏曰有星孛于大辰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
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次年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術士幸災以自神其言口角如生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
前此之弗與人猶能之此處之不可人不能也然實有一
段識力足以鎮物定紛非一味憒憒倔強者觀其言曰天

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何其簡確而定也遂不與鄭亦不火非子産之倖免正天道之不測耳及觀其救火一番處分又極有條理所謂盡人道以聽天使冥悍人借口不得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禜焉子産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無一語不是游戲人知其談言解紛滑稽妙境不知全以骨力出之愚嘗謂子産内治亂國外禦强鄰其乘動議論庶幾于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即以此數端定之

渝關李氏曰宋災至此凡三見陳災至此凡再見何其遇災之頻也襄九年宋樂喜之救火甚詳今亦必踵而行之矣若鄭子産之所為不減于樂喜而衛亦如之俱可謂能修人事者獨陳人不知救火昏庸之至不可以為國安得而不先亡哉若夫許不弔災不仁甚矣宜其國亦不久也○四國同日而災異事也然其所以異者是必有故申須梓慎裨竈皆于星孛豫知之而今果驗然則天道雖遠而亦無不可知孰謂占法可盡廢哉○申須梓慎之占火甚驗則其術亦精矣以孔子之好學于郯子而嘗學禮獨未聞其學占于此輩可知術數之學不足貴也周易一書以道義配禍福是正孔子之所潛心者而又何以術數為

六月邾人入鄅

左傳曰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杜氏曰為明年宋伐邾起）

彭山季氏曰鄅妘姓（孔氏曰鄅為妘姓世本文也）子爵小國在邾東部詳見哀三年城啟陽下

渝關李氏曰晉伯既衰若齊若宋皆嘗擅伐小國以逞其私矣今邾人亦有此舉彼縱不畏晉何亦不畏宋乎夫宋為鄅姻地又切近勢不能甘聽其入鄅明年宋公為鄅而伐邾圍其所自取也至于圍蟲取之則是邾人之悲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曰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于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于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彭山季氏曰白羽即析本楚西北鄙地今南陽府鄧州内

鄉縣也

杜氏曰十三年楚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此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爲文

茅堂胡氏曰本所以存許非强之也

涂關李氏曰孔氏曰案十三年傳云楚師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荊則許從夷遷向荊也平王復之當從荊卻向夷自夷向葉杜氏不言自荊還葉者蓋以許遷于夷見經故據以爲言其實自荊遷也按此說恐未可據遷葉遷白羽皆見于經楚平復邑與夫葉在楚國云云亦見于傳中間惟從荊向夷從夷向葉事經傳皆無有也杜

氏止謂自夷還葉自葉遷白羽而不言其他誠有然者意者楚靈之遷許即是滅陳後許遷于夷事非于滅蔡後又使遷于荊也而傳謂滅蔡遷荊自是傳說之誤不然自九年至十八年從葉遷夷從夷遷荊又從荊還夷從夷還葉今又從葉遷白羽十年之中移居凡五何其煩勞至此也且楚靈之遷而又遷即或有之至于楚平之復邑則即使之自荊還葉可矣乃必自荊還夷自夷還葉而多此一轉又何爲者傳既不言尤不足信此杜說之所以爲正歟○按葉即今南陽府裕州葉縣白羽即今南陽府鄧州內鄉縣也職方地圖曰裕州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葉縣在州城北二百二十里鄧州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內鄉縣在州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據此說則葉與白羽之相去約有三百里而葉在東北白羽在西南今也許遷于白羽則去鄭爲愈遠矣○鄭有令政而許遷國果其强也在許不能自强在楚不能庇屬國在鄭不能睦鄰而使之遠遁皆非也参譏之

十有九年

附錄左傳曰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

夫人嬴氏至自秦

春宋公伐邾

左傳曰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

彭山季氏曰以國君親將而爲臣報其女怨其自輕亦甚矣

王氏曰因其臣之私請而興師伐國當時列國之政大夫專之故也

涂關李氏曰胡傳曰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國與取何也初鄅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子曰余

無歸矣從郑于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鄅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按此說不然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宋人取長葛自此以後凡外之圍邑取邑皆不書以為不勝書故略之無他義也惟哀三年圍戚則不在此例焉今書宋公伐邾明斥其爵以示譏其不書圍與取者自是隱公以後之常例耳且此年宋公為鄅伐邾與僖二十二年公為須句伐邾何異此則取蟲歸鄅俘彼則取須句反其君亦自相類胡傳于彼謂其不請于王命而

專為母家報怨謀動干戈于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于彼則譏之于此則善之何其自相矛盾乎況滅須句為重而入鄅猶輕彼因滅須句而為母家報怨猶以為非禮乃此因入鄅而為臣女復仇反以為善也如何可通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曰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孔氏曰言飲大子止之藥專以止為藥主是止獨進藥不由醫也）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李曰不知藥理則當問醫不得良醫則寧勿藥非謂君父有疾可棄藥物而不治也）

穀梁傳曰止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李曰蓋即許男斯也虺字疑誤）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孔氏曰醫非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許止身為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于弒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為教之遠防也

茅堂胡氏曰悼公不起飲非其藥而致卒是止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敬也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跬步之間猶不敢忘父母況父母之疾而可輕之乎

仁山金氏曰古今亂臣賊子弒其君多矣有以藥物弒之

者霍顯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雖無弒逆之心而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柳泌之徒是也故律諸醫藥不依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而天子崩侍醫者死蓋謹亂賊之防也止雖無弒君之心然不幸而進藥以卒故夫子因其所自咎者立此法其諸以示萬世之防也歟

廬陵李氏曰春秋加趙盾弒君訓人以臣道也加許止弒君訓人以子道也

汪氏曰許悼公在位二十四年遇弒止奔晉弟斯立

渝關李氏曰凡君之卒皆當書日況弒君乎況以世子弒君乎然有不書日者蓋皆不知其日者也故襄三十年蔡

世子般弑君不知其日則闕之若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君此年許世子止弑君皆知其日者既知其日安得不書日以謹之穀梁傳則以日弑不日弑為義例說既難通要無以解于他卒他弑之或日或不日者矣。胡傳曰按左氏許悼公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故慎其身如此而于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于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弑君

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弑君乃除惡于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于三傳之說則誤矣汪氏曰歐陽公辨三傳論止為真弑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奚待于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

不在禹下未有議其過者如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弑君之意矣按此說亦有可疑左傳謂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公羊傳謂止進藥而藥殺也此二傳者並無不嘗藥之說惟穀梁傳云許世子不知嘗藥先儒從其說遂以不嘗藥為言竊意嘗藥粗節耳世子蓋或不知且藥之可以殺人者不必其有毒也病非其藥固有平人嘗之無恙病人飲之立斃者豈可謂嘗已當之便非臣子之罪也耶然則藥理不察誤用之則必殺人許世子蓋不察夫藥理而誤進耳未必不嘗之也夫世子進藥而君死是悼公之死由世子事跡昭然罪狀甚明故其自言曰我與夫

弑君者是亦據其事言非以其心言也雖其心亦出于不慎然推本而論乃如此春秋之義豈專責其心而不以事論哉況止本無為惡之心其進藥而君死是誤也非故也春秋方原其心而葬悼公以赦止矣未可深文而厚誅之也若夫墨氏無父楊氏無君孟子固嘗極論其害抑豈以楊墨為弑君父之人耶。世子止奔晉非畏罪也蓋不自安其位而遠避之也然其奔也即來告魯亦當不書何也不以逃賊之罪罪許人亦猶悼公書葬之意也穀梁傳謂止未踰年而死是必死在晉國矣

附錄　左傳曰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杜氏曰終宋公

代邾事

渝關李氏曰此四國私盟之始也

己卯地震

汪氏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及二十三年是也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為反常之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為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強僭已甚天之示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遂及于難悲夫

渝關李氏曰經書地震是據魯地言之也然地震之變廣狹不同春秋雖據魯地書而其所戒者遠矣

附錄 左傳曰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 杜氏曰為明年譖大子張本 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景陸鍾氏曰無極一言楚數世之禍然其說即晉處中生故智也覆轍在前而不能識何哉無極之言較二五蒲屈之說局勢更廣局勢廣則其藏姦愈微而不覺矣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曰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彭山李氏曰高發僖之子也莒與齊密邇而不事齊庚輿又以郊公在齊之故尤不相能齊欲服諸侯當自莒始蓋欲逐庚輿而歸郊公以為利故伐之此齊景窺晉衰而為鄭陵爭伯之端也

汪氏曰齊景爭伯之心不下于僖桓而徒計近功汲汲焉有事于徐莒以晏子之賢為之輔佐而亦不能有所匡正則所謂以其君顯者何足稱哉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何為加弒焉爾譏子

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李曰復損之兩脫然愈字必有誤安有復損之後仍與復加無異情乎 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家氏曰或問蔡般之弒景許止之弒悼皆書葬同乎否乎曰其弒異其葬烏得而同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何以書葬穀梁傳曰不使止為弒父也其說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

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
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
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
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
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
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
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
除惡于微積善于早之意也按胡傳從穀梁說謂止不嘗
藥累及許君國為端本之論但謂因此書葬則是意在責
悼公故得赦世子非經旨矣○論悼公之過不但不知教

子即其飲藥之時已亦不達而妄用之是皆不能無咎矣
但春秋重責臣子故加止以大惡而不容假至于此乃為
之原其情而悼公得書葬焉蓋不以彼為真賊而急于必
討是又法外之仁也公羊傳以為君子之赦止其義精矣
豈為累及許君而云然乎○春秋雖為誅亂賊而作若是
疑獄雖以鄭僖公之被弑而亦書卒所謂罪疑惟輕是也
若是誤殺雖以許悼公之被弑而亦書葬所謂宥過無大
是也不書許止之奔不罪許人之逸賊也不闕悼公之葬
不罪許人之不討賊也若許人奉止為君則大不可止既
去而別立君何不可以葬悼公乎

附錄 左傳曰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
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
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曰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
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
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王執伍
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
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于余
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

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
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
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
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
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
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吾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
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
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
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
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

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杜氏曰為二十七年吳弒王僚傳

汾陽朱氏曰楚子使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此與斬袪之寺人君命三宿而一宿至者已不啻淵霄矣奮揚使人執己以至聽奉初以還不忍後命之語真可動天地泣鬼神宜楚子直其辭而免之也

渝關李氏曰伍尚謂其弟員之言非義也為父而讎君惡在其為孝仁智勇乎定四年楚昭公奔鄖鄖公辛之弟懷以平王殺父之怨將弒王辛謂其弟曰君討臣誰敢讎之

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是言也誠為不易之論至其所謂非勇非仁非孝非知之說皆與尚說相反豈非見義之真者乎卒之員從尚言而復楚懷聽辛言而從王則是伍氏之兄弟與鬬氏之兄弟亦不啻有淵霄矣若夫伍員至吳說吳伐楚不從乃為公子光求士而謀不軌又為吳國之罪人矣豈獨獲罪于楚而已哉然則春秋之義不明若伍氏兄弟者竟以非義為義而莫知其為大惡也良可悲也夫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高氏曰會子臧之子鄸子臧之采邑也

彭山季氏曰高氏曰會子臧之子蓋公羊之說而左氏無之未足信也會距子臧辭立時已五十五年宜亦老矣未必以罪致奔意必別一公孫耳

孔氏曰此與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其文正同彼華亥等入南里以叛又從南里出奔則此應然賈逵云前此以鄸叛也叛不告故不書是言既以鄸叛又從鄸而出也南里繫宋此鄸不繫曹者鄸是大都得以名通南里是宋都之里非別邑故繫于宋此鄸及定十一年蕭皆是別邑故不繫國也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渝關李氏曰高氏從公羊說以公孫會為子臧子季彭山謂不足信誠有然者由今論之不惟子臧之辭立其年已久未必會是其子即公羊傳所謂諱畔之說亦不足據況子臧讓國吳季札願附其義而不肯君吳其遺風之所感且如此豈以子臧之子頓至不肖而叛君乎或謂管叔監殷而以殷畔以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且如此安見子臧之子之不叛乎姑兩存之可矣○汪氏曰春秋書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皆先書叛故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宋南里以叛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此書自鄸出奔而先不書叛則非叛也按此說不

然自宋南里與自蕭皆披叛地而書自豈獨自鄭之非叛
乎特以曹不告叛故不書叛今則以彼告奔而書奔又以
鄭人奔之而書自鄭自可知其為叛矣不必定書其叛而
後為叛也若非叛焉會即偶至私邑亦是本國之地則亦
但書出奔可矣何必又書所自而特舉私邑以為言哉。
孫氏曰鄭公孫會之邑也言自鄭出奔宋以別從國都而
去也按此說亦不然宋華向既書入宋南里以叛宋辰既
書入蕭以叛則其奔楚與奔曹即不書自亦可知其非從
國都去矣而必又書自焉當不為其非自國別也。胡傳
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特放也古者大夫

有罪待放于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適境
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素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
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足
于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
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
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
身以其賢者之後有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與罰弗及嗣
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乙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
世蓋得春秋之旨矣按古者大夫有罪待放于其境謂待
于本國之邊鄙耳豈有據其私邑以待放者況奔者忽辭

既書出奔宋又何待放之有哉且曹國雖小爲當無大夫
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已書曰大夫而成二年戰于鞌
又書曹公子首也公子首不為其賢而得書安見此書公
孫會之為賢乎若夫善善及乎子孫者亦謂恩賞延于後
世耳若以先人之賢賢子孫將聖賢之後皆可以聖賢目
之恐亦非通論矣李廬陵謂胡傳之說似鑿誠可謂之鑿
也已。廬陵李氏曰賈逵及公羊皆以為叛然經既不書
叛且既叛則不應書公孫按叛不告故不書賈氏已言之
無可疑者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
叛公弟公子不以其叛而不書族又何疑于會叛之書公

孫乎

附錄 左傳曰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
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
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
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于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
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
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
質 杜氏曰為此冬華向出奔傳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傳曰衛侯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

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于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入載寶以出如死鳥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鄟水之上孔氏曰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既多不應二日之中並為此事日誤可知○李曰經書殺縶在秋傳言殺縶在六月丙辰蓋秋七月前二日也與經不合或亦有誤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胡傳曰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此說見三十一年左傳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于法應

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于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死于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于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家氏曰宗魯始因齊豹而事公孟豹將作亂語宗魯使之先去宗魯不能去亦不告其主既而乃與公孟俱死于以齊豹之難彼自謂忠于縶信于豹而于二者皆失之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能早去耽祿也聞齊豹將作亂不以告其主不忠也雖與公孟俱死而死不足錄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文定之說有得于聖人之意

穀梁傳曰盜賤也目衛侯衛侯累也

范氏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

孫氏曰以衛侯之兄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若此故書以著其惡

張氏曰縶以有疾不得列于宗而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使全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使不得有為于其國此舜所以盡其恩于弟也靈公受國于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于大夫且俾之預于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毋以預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罪之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作縶公穀並作輒者靈公之兄名輒出公何又名輒乎輒字之誤無疑然穀梁謂其命名取于足疾或者兩足不能相過衛人本謂之縶如詩所謂縶之維之蓋其足如有所縶而不能行耳七年左傳曰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其亦謂此疾也夫。書衛侯之兄衛侯于兄必有不能盡弟道者孟縶既以天疾廢衛侯不能篤之以恩節之以禮乃使其怙勢行私得罪于諸大夫而至于見殺衛侯能免咎哉穀梁傳所謂衛侯累也然而又有一說孟縶自恃為君兄而恣行無禮是必不有其弟則書衛侯之兄或亦罪其不能盡兄道也衛侯不能盡弟道孟縶不能盡兄道春秋于此蓋交譏之。彭山季氏曰凡書盜殺者皆為刺客所竊殺而不可知其名故曰盜耳如左傳所言則衆亂也衆亂以殺君兄而併將及君則為惡者非一人矣于法應書曰人以明國亂無政之意豈可歸惡于一微

者哉微者不能以一人專殺苟能專殺則必有謀主焉而治獄者亦宜推首惡矣況不真與殺乎宗魯知齊豹之謀而欲周事之不以告其主誠為貪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然能以死自明但可責其不學無術耳與手刃殺人者宜不同科說者乃因仲尼責宗魯之言而歸獄宗魯則聖人用刑顧可舍首惡不誅而治不幸陷罪之人乎夫仲尼之言不可知其有無假使有之必宗魯真為齊豹所使刺殺孟縶者也如此則琴張必不弔矣而仲尼之言豈為此哉故左氏序此多失其真如孟縶之殺本秋事也而傳乃序于七月之前公子朝褚師圃之奔以罪見逐也殺宣姜以子弒母也皆事之大者而不見于經安可盡據以為實耶竊意孟縶必為靈公所寵而怙勢以陵孝臣故齊豹輩使人刺殺之非衆亂也若胡傳之說則過信左氏矣按此說似有然者竊嘗思之而亦疑其不然以為刺客所竊殺而不可知其名故曰盜使知其名而彼非上大夫不可以書名又非至賤者抑豈可以書盜乎夫衆亂可稱人下大夫可稱人令衆人殺之而齊豹為亂首無不可以書人者經則獨以盜書必有深意存焉而非淺見所能測者矣觀孔子之言明以宗魯為盜賊或止就宗魯言之似非正論其主惡然而經既書盜殺自不謂豹等之有位者非指宗魯

而何哉蓋殺孟縶者雖豹等而孟縶之所以見殺者實由宗魯以成之使宗魯聞言而拒豹且告其主而使為之備縶亦未必至死今乃聽其行事止以背受其戈而已謂非宗魯成其殺乎夫宗魯為齊豹之私人感其私恩而欲成其事是宗魯之死乃為齊豹死非為孟縶死也何也豹為宗魯于縶又以殺縶告宗魯且雖魯也必深魯則不欲逃焉恐以僭齊豹且欲以死周事之則其為豹而死也明矣為豹而死豹由宗魯以成其事此與手刃殺之者何以異豈僅不學無術之咎而已乎況豹以公臣殺貴戚魯以家臣殺其主殺主之罪更重于殺貴戚春秋之大義欲為臣

主明其分尤不得舍魯而專罪豹矣季彭山謂齊豹違使人刺殺之若然經不罪其主使者而獨罪其為所使者未免失其平矣恐春秋不如是之顛也然則春秋之書盜殺與孔子之論宗魯正相符自是無可疑者若夫公子朝等之奔未必告即或告焉而非卿則不得書宣姜之被弒不書亦必以其不告故未可以此而疑左傳之失真也惟左傳之言殺在六月與經不合且以盜指齊豹言未知豹本不甚賤此則失其真耳安見他事之皆誤也哉○宗魯不善公孟之所為即當速去既不能去而奉之為主不可謂其不善當殺而聽人殺之且豹嘗有德于己今欲作亂而

殺國君之兄尤不可順其所為而不為之救止也況縶又己之家主乎當其以殺縶告魯也魯當力爭于豹前爭之不可而以死繼之庶幾于義為兩全爾均一死也死之以周事豹而歸死于公孟不如死爭于豹前或者其事猶可止不則于己亦無愧也不知出此而欲徇死義之名既不能全縶又不能全豹己雖死而傷義實甚是宗魯者不但為縶之賊而亦為豹之賊春秋目之為盜不亦宜乎○弒晉靈公者趙穿經書趙盾弒弒鄭靈者公子宋經書公子歸生弒蓋成君之弒者皆由盾歸生故以弒君之罪歸之也今則殺縶者齊豹等而由宗魯成其殺安得不以殺縶

之罪歸魯乎且弒齊懿者邴歜與閻職經書齊人弒[illegible]罪于左右之不救故不書盜而書人也今則宗魯不救其主反欲成豹之事安得舍魯而罪豹等乎凡此書弒書殺者雖非其手刃而大惡之名皆歸之彼而不能辭必如此而後大姦可正大義可明禍亂自此而可息也非聖人孰能修之其此之謂也歟○琴張欲弔宗魯雖或有感交或亦慕其死難而加之禮也夫以琴張之賢且不知宗魯之為盜若非孔子語之詳春秋斷之確天下後世又安知小忠小信之害義有如此哉乃說春秋者猶欲舍宗魯而罪他人並疑孔子之言為無有將使大義又復晦焉良可歎

也夫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左傳曰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

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彭山李氏曰華亥華合比之弟（昭六年華合比奔衛）向寧向戌之子華定華弱之弟（襄六年華弱來奔）華向二族皆宋之強家也
汾陽朱氏曰與君爭而出皆亂人也
家氏曰春秋書三卿同奔不惟誅華向其君亦有責焉爾
渝關李氏曰華亥已見昭十一年會厥慭華定已見襄二十九年城杞昭十二年來聘惟向寧初見于此○于是公子城公孫忌等八子奔鄭不書非卿故也三卿同日出奔其君亦與有責焉然三卿者在內足以為君憂在外足以為國患其不臣甚矣故皆以自奔為文所以深罪之也○左傳謂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觀與華向交質子而殺華向之質可知其無信矣觀華向殺八子又有八子奔鄭彼皆宋公之私人可知其多私矣公惡華向而華向作亂可謂知所惡者但強宗本不易制而又以無道加之宜其禍亂之無已也若夫華向之無君至于失位亡家負叛逆之大惡而卒遠竄于讎邦亦何利于此而為之哉○楚太子建被讒奔宋今又不安于宋而奔鄭必有私媚于宋

公而為華向所惡者由此觀之意其在楚城父時蓋亦不能無過是以無極得因而間之也今之奔鄭著其明于亂邦不居之義何至與諸子同往乎左傳于此以建與諸子並列而同曰出奔鄭其為諸子之黨也明矣
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渝關李氏曰蔡平公在位八年卒大子朱立明年朱奔楚
（附錄）左傳曰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不可為

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

不如守官 杜氏曰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 君子韙之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止之孟子謂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二說不同所記孔子之言亦不同左傳謂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此言似覺有弊蓋非其招不往是即能守直道者未可歧道與官而二視之也孟子謂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竟是此其為實録而左傳猶失真歟

附録左傳曰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附録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

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景陵鍾氏曰子產之猛意在使民鮮死豈非古之遺愛哉水弱多死然則寬者民之死地也且末世樂寬之易而子產曰寬難其旨深矣

渝關李氏曰論語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觀孔子此言所以嘉子產者深矣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按君子之道子產固有所未至然孔子之嘉之非于不善之中求善也若必泥于有四之辭如孔子贊周易而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豈亦易有所未至也耶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傳曰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

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杜氏曰為蔡侯朱出奔傳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曰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 鮑國歸費在十四年 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杜氏曰晉頃公即位通嗣君

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

汪氏曰二十三年晉執叔孫舍蓋原于士鞅之怒也晉之聘魯者十有一始于荀庚而終于士鞅始則伉而要盟終則怒而責禮伯者之臣所以修聘于望國之魯其非邦交之舊亦甚矣

渝關李氏曰晉頃公即位五年矣魯君未嘗朝于彼則先使士鞅來聘亦降志以親諸侯之意也襄二十九年晉平公嘗使士鞅來聘魯人待賓之禮自有定數今季孫欲傾昭子乃卑士鞅而致其怒此昭子所以卒見執也季孫之惡何如哉○書聘止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傳曰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

而行則過多僚御司馬而朝俄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
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
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
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穀梁傳曰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
彭山李氏曰自陳者因陳力也南里者宋東城南門內里
名也華向初奔之時所以不即叛者以國人不附而皇耕
諸族皆助公耳至是因陳而入國以叛但書自陳而其意
已明矣左氏乃謂華貙等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則與經
文不合夫華族之在宋者為之內應或有之若貙等先叛

以召亡人則三大夫非因陳而動而司馬亦大夫也何以
不列其名乎凡叛有入于戚蕭晉陽朝歌者皆不繫之國（戚見襄二十六年蕭見定十一年晉陽朝歌並見定十三年）以其邑在郊外也若南里
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故繫之宋亦可見叛臣逼脅其君
為已甚矣
胡傳曰南里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
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
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
已甚之詞也
汪氏曰穀梁云南里宋之南鄙非也凡書叛不言四鄙必
書其邑此不言邑而繫之宋則為宋城內之里名無疑矣
又曰叛直叛也謂直叛而不作亂夫外挾吳楚之援將以
覆其宗國其君幾不能自保猶曰不作亂耶其書自陳陳
亦有罪矣以奔亡之臣而能入國以為亂非陳助之兵力
則未見其可也
渝關李氏曰戚蕭晉陽朝歌皆不繫之國者季彭山謂其
邑在郊外是矣胡傳謂以所食私邑故（胡傳曰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皆其所食私邑也）則不然夫此等固私
邑當不為其私邑而乃繫之國襄元年圍彭城而亦言宋
邑當非私邑哉但彭城繫之宋者蓋以國統正之是又一

義今南里在宋都城內不得不繫之宋則非私邑在外者
之可比矣○汪氏曰晉荀吳會齊衛曹之師以救宋而不
書圍宋南里者悼公圍彭城則以五大夫歸荀吳救宋而
逸賊使華向得逭不臣之誅故不以討叛予之也按此說
亦不然圍彭城時晉伯方強合九國之兵以討叛人而不
聞其殺賊也止書圍宋彭城正可見其無能為矣況以五
大夫歸而寘諸瓠丘尤甚于逸賊使他往也豈以討叛予
之乎此則晉齊衛曹之師救宋而至逸賊使春秋書曰某
某圍宋南里下又書曰華項出奔楚正以明其不能討叛
也經乃何為不書耶然則救宋圍南里經既不書未知其

有無或以將微兵寡而略之又或救圍不來告故皆不見
于經耳未可以其書與不書而分能討不能討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
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
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
水于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
輒卒

汪氏曰日食三十六昭公之世凡七見比之他公災異最
數自即位至是年四書日有食之矣梓慎不能因公之問

告以遇災而懼之意乃云不為災使公怠于修政遂致失
國蓋黨于季氏而姑為諂諛以悅君也

渝關李氏曰十七年季平子不救日食可謂欺天自恣者
矣梓慎于此乃謂分至之食不為災又謂他月之災常為
水不亦謬乎叔輒之哭日食非禮也雖然彼亦有感于魯
事之非將及于君故因日食痛哭之耳踰月而死不及乾
侯之變似猶有幸焉昭子之說未為知子叔者也

八月乙亥叔輒卒

渝關李氏曰輒叔弓之子伯張也十五年叔弓卒而輒嗣
在位日淺他事不見于經至此卒弟鞅立

左傳曰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
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
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
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華登帥其餘
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
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眾從之齊烏枝鳴曰用
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
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
矣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
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

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
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
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睢上哭而送之
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惟宋事
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
也後既許之矣　杜氏曰為明年華向出奔楚傳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傳曰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
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

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
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
蔡無他矣
汾陽朱氏曰有累世之怨而不知報卽楚亦難信之無論
忘親事讎爲罪之大恐亦非自全之道也
渝關李氏曰此費無極取貨于東國喝蔡人而使逐之也
經以自奔爲文者朱始卽位而適卑其怯弱無爲可知矣
抑必思德無以及國人故國人易爲無極所惑而遂逐之
然朱雖奔楚而愬于楚楚亦何足恃哉○蔡侯朱在位一
年奔楚東國立是爲悼公悼公者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
弟而朱之叔父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曰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汪氏曰晉之伐鮮虞寘姑于邦交之禮如文三年晉將伐
楚以救江而公如晉成三年晉將伐廧咎如而公亦如晉
未聞辭公也是年晉實未嘗有事于鮮虞蓋托辭以拒公
耳
高氏曰魯衰而朝于齊晉晉愈强則其往也愈數及魯之
益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削也滋甚而不能以
義自强耳

渝關李氏曰以待使臣之禮簡至于拒公而不納甚非所
以懷諸侯也夫使卿來聘何其恭拒公往朝何其傲晉頃
之不中禮如此又何怪乎諸侯之將散也哉

春秋輯傳辨疑卷六十六

渝關　李集鳳　翽升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左傳曰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于是乎大惡其君 杜氏曰為明年莒子來奔傳

渝關李氏曰十九年齊高發伐莒莒猶不服故北郭啟又伐之莒子與戰而敗其師是以齊侯親為此役焉大抵是貪忿之私耳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曰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杜氏曰終梓慎之言三年而後弭

胡傳曰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大子母弟為質又求助于吳楚贛與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忌于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皆非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會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彭山季氏曰自宋南里者因南里之力以為助也華向叛

居南里幾及一年宋亦幸而不亡耳其後屢他疆地之亂相繼豈非致亢而為之哉

陳氏曰書奔譏佚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若晉趙鞅甚矣

家氏曰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為之弭兵使楚得以竊伯權號召天下今宋大夫為亂于內楚乃從而羽翼之利人之難而欲代取其國則楚非夷不可也先書叛繼書奔楚罪楚之納叛臣也

渝關李氏曰或曰諸大夫之師不書不告故耳非略之也若以為略之則書其某某叛宋書其某某自宋南里繼書華向之奔楚並不更彰其罪哉曰是不然春秋本有略而不

書之例如此年王猛入王城二十六年敬王入成周晋人皆與力焉以其嫌于有功而略之未必晋不告也○自是以後華氏不見于經哀六年十二年兩書向巢華氏已絕其世而向氏猶爲之後耶夫華氏一族始于督之弑終于亥定之叛奔祖孫同惡其爲害也遠矣文十五年經書司馬華孫滐譏亂賊之後而以族稱其亦慮及此也哉

大蒐于昌間

彭山李氏曰昌間蓋魯近邾之地按地志兗州府泗水縣東南二十里有昌山鄒縣東北五十里有昌平山邾魯之界也疑即其處歟

胡傳曰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所以納民于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可用也而文公遂伯見左傳僖二十八年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于庭旅泰山以雍徹其軍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此春秋所書爲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曰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杜氏曰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

渝關李氏曰景王在位二十五年崩子猛立是爲悼王是年十月卒母弟匄立是爲敬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左傳曰丁巳葬景王

彭山李氏曰叔鞅弓次子輒之弟也輒卒而鞅代之景王之葬雖昭公不親往然特遣貴卿亦春秋不多見也

杜氏曰三月而葬亂故速

高氏曰天子崩天下諸侯九夷八蠻莫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會之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渝關李氏曰十三年平丘之會劉子與焉今使叔鞅葬景王得無與王朝之與相好故耶然而公不親行又聞王室亂而莫之救其亦不知臣子之誼也已○經書葬王者五桓襄匡簡景是也日月而葬者獨有一襄王桓歷七年而

後葬太緩匡四月簡五月景則三月襄王書葬日餘皆不
書日者史闕略耳叔孫得臣葬襄王文九年叔鞅葬景王餘
皆微者往故不書其人也○葬王者止此王猛卒不葬故
王崩在春秋後自叔鞅如京師後亦並無內卿之如京師
者矣

王室亂

左傳曰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
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
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
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

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
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
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
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
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
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杜氏曰十五年太子壽卒王欲立子朝而未定王崩單子
劉子以王子猛次正故立為王葬景王而朝作亂

彭山李氏曰王室即京師也言王室亂而不曰京師亂何
也京師者通乎國之衆人而言者也王室者主乎王之私
家而言者也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則亂自內作非
由乎外者也

李氏瑾曰景王立子而不能定寵不正而不能辨賤宗社
之本啟禍亂之原莫此為大然則王室之亂非子朝亂之
景王自亂之也

陳氏曰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
猶有臣子焉耳于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欲篡
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于佚賊則天下無
人紀矣

戴氏曰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公盟首止而位定襄

王出居于鄭晉文公納王王室遂安繼二伯王室之亂豈
滅敬王之時春秋書王室亂者憫周室之微弱歎桓文之
不復有也悲夫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
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
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
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
否矣按此說以京師為王室非也王室猶云王家耳此與
天下為家之義自別京師通乎上下若指京師言是亂在國

而非亂在家也蓋其然乎○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
猛子朝之事自足見王室之亂矣乃先書亂于此何也按
左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
景之族以作亂云云是王猛居皇以前事聚尚多書之不
可勝書故總括其辭而曰王室亂非指下事言也觀書執
至自京師即言王室亂豈指居皇等事而言然乎然則王
子朝作亂何不斥言以罪之曰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書
王室亂于葬景王之下蓋著其輕嫡寵庶之禍不能自定
其室家所以責君父也責及君父而子朝之惡于是乎未
假言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傳曰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
圃車次于皇

彭山季氏曰劉子名卷一名蚡單子名旗皇在今河南府
鞏縣後漢志鞏有湟水注云在縣西北蓋湟即皇也

杜氏曰王子猛次正故劉單立之辟子朝難出居皇

孔氏曰杜說猛爲次正蓋穆后姪娣之子

胡傳曰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
不以乎小劉蚡單旗臣也曷爲能以王猛乎按左氏景王
大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禮
無嫡子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爲嗣未
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
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群下朝雖寵
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爭立皆恃大臣强弱而
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
罪亦著矣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君前臣
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于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
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名不當稱立爲
君而稱猛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之

劉氏曰大不以乎小貴不以乎賤君顧可以乎臣哉夫臣

者治煩去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挾君而以崇黨者也
今劉單之爲天子臣也君昏則不諫國危則不憂禍已成
矣然後挾王猛居于皇也謂之劉子單子以王猛則專之
爾

陳氏曰凡以非順辭也虢公鄭伯晉侯不書以則非予二
子也

汪氏曰春秋于猛直稱王而不書立于朝則書立而稱王
子于匄則直稱天王猛匄當立而朝不當立也○劉單當
艱難之秋擁悼立敬其功亦不細矣春秋所以責二子者
罪其太專無大臣之禮耳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按後漢志鞏
有黃亭又有湟水蓋皇即湟水之湟而非黃也○劉蚡事
單穆公劉子摯卒單子立劉蚡是單子之齒甚尊而權亦
重矣經序劉子先單子或以位次在其上耶二子兼書不
舉重者皆為王卿而同事者也○先儒以猛與匄為太子
壽之母弟殊無他證按二十六年左傳王子朝使告諸侯
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
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
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之夫謂王
后無適則擇立長若猛匄皆壽之母弟是亦適矣何為以

王后無適為言義且使二子皆適則朝亦不必爭而借口
于己年之長矣由是觀之可知朝為庶長猛與匄是少穆
后姪娣之子而年少者也如是則猛匄之母皆貴于朝母
而禮所當立者故春秋于猛稱王匄稱天王又皆不言立
獨言尹氏立王子朝耳彼謂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者
只據庶子之長幼以為序而不知生母之貴賤亦有別也
此豈朝之所得聞者乎○劉氏曰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
以不可稱天王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獨言子則似魯
之子野王子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按此說不
然王嗣子雖未踰年即當稱王固與諸侯稱子之例不同

至于王不稱天當不為其未踰年也且既立為王自不可
稱子稱王子豈慮疑于魯之子與他王子相亂是以稱王
繫猛乎下文書王子猛卒義別有在則此之稱王繫猛亦
必有義自存焉矣胡傳曰猛未踰年何以稱王亦當立也
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喪得正又
以別乎諸王子也按此說亦不然未踰年而稱王蓋當時
已立為王故如是書耳非未當立經特成猛之為王以明
其當立也且稱王于葬景王之後即不書名豈不見為嗣
君乎文十八年子卒雖未為君猶以先君既葬而不名況
先王已安葬新王已稱王豈得斥言其名明其為嗣君乎

又下書王子猛無以異于諸王子然則此書王猛亦非為
別乎諸王子也張氏曰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王之喪未
葬當稱王子其既葬當稱王子逾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
子者也適當子朝爭立之際猛雖正而位未定不可以不
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按此說亦不然王侯
之禮本不同曷可以魯事相較而謂猛當稱王子春秋于
此原非慮其嫌于不正而特稱王以別之也其謂猛雖正
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此則庶得其解耳大抵稱王者已
立為王也王不稱天而繫以名者位未定而無其實也觀
顧命康王之誥不踰年而太子已稱王說詳文元年公即位下可知

猛之稱王禮當然也但篡爭者在側紛紛作亂猛雖有王之名其權與勢實無異于王子朝也且為二子所以刖其式微更可見矣故于此焉王不稱天而繫以名于其卒也又言王子猛所以名其未定之實也非省春秋之變例如此哉。稱王所以正名也稱猛所以核實也嗣位于初喪有其名矣子朝爭之而位未定無其實矣惟無其實故為二子所以惟有其名故適皇可以言居也觀于名實之間而當時之事勢見矣。胡傳曰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此說以其能專進止故書以是就制事之專言非就置居之專言也且此言以與師而曰以之以不同彼以弱假強

此以下奉上彼則弱者不得自主此則下者得以自專是蓋有所不同矣若夫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似亦為專然與尊上之義亦未可同日語耳。胡傳又曰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按此說是視二子為奸雄竊國者之所為恐未必至此景王在日欲殺劉摯單旗而立王子朝便見二子之守貞不肯背正以從邪矣王崩而立猛立其所當立者也劉摯卒劉蚡嗣以王子朝之難二子奉王避于皇蓋亦不得已耳未幾王猛卒終能輔匄以有成焉若非二子則王子朝早已南面而殺猛匄矣然則二子之有功于宗社豈淺鮮哉

但以君子之道律之彼亦不能無咎焉何也二子之事景王也不欲匡王以正令其早定儲位以杜亂源至于王崩立猛又不能申明大義以喻中外而靖人心顧乃樹黨立爭如為私主然于是挾攜其主而進退有以自專抑豈人臣之禮也哉春秋之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其亦不足于彼夫。陳氏曰書以非予二子也非予二子則曷為無貶前言王室亂後言二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則二子有不得已焉者而非其罪也按二子雖不得已而兩書以王猛其罪固已見矣豈待貶絕而後見其罪哉然則直書其爵乃常例未可謂其無貶也不然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

楚亦書爵彼又曷嘗非其罪乎。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其以同其所以為以者不無順逆邪正之殊故劉單不稱氏而朝不稱王猛言居而朝言奔觀其書法則其是非具可見矣。此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又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後書尹氏立王子朝又書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見王朝嗣子之事惟視大臣之強弱以為成敗故兩家並峙各攜其主以相爭以其國本不素定名分不素明而禍亂之生勢必至此極也然則景王輕嫡寵庶之弊不可為後世之明戒哉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傳曰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杜氏曰丁巳在冬十月經書秋誤）庚申單子劉蚡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彭山季氏曰王城在今河南府城唐苑內漢為河南縣即武王定鼎郟鄏處周公營此以為都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乃周之京師也

高氏曰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

陳氏曰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得京師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再書劉子單子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外逆為後世之深戒也按劉單雖專未必挾天子以令諸侯如後世奸雄之所為所以再書于策者止以譏其太專耳蓋王猛之居皇也權在二子其入王城也權亦在二子彼借晉人之力奉王以還都故歸其權于二子而詞繁不殺此亦未當非惡矣。劉氏曰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非也必以入為內弗受則天王入于成周亦弗受乎按弗受之說亦自可通蓋王城之中子朝之黨尚在豈無不欲其入而拒之者乎惟有人焉拒之故以難詞而書入敬王之入成周成周中亦有當朝者也觀明年召伯與以成周人戍尹可見不則皆可言歸而以順詞書矣經乃不然故知穀梁之未為非也。彭山季氏曰不言京師而曰王城者京師者眾大之稱自王室之亂國內無主王族逃奔臣民離散子朝勢孤久不得立僅守一空城耳則不得謂之京師矣故王城者無主之辭也入者難辭子朝尚存亂兵相拒故耳及猛入而子朝始奔私邑則于書入之義始合左氏序子朝奔京于次皇之前則王猛不應久居于外而遲時不入王城且子朝之私邑在郊而乃至鄭之京邑晉人何以不圍京而圍郊乎此必未得當時事實也按此說亦不然王城即京師也以為京師空不得言京師獨不思王城無王而又無眾亦不得言王城乎以王城為無主之辭則京師亦無主何以不言京師而王城之王初不在豈以無主言王城乎蓋京師者眾大之稱天下尊王城之辭不可承王言也不可承王言故言王城而不言京師春秋之立言審矣

若夫王子朝奔京朝之餘黨在王城而相與拒王王豈不可以書入若子朝據王城而未奔尹氏于此亦不應至明年而始立朝也惟王城之朝黨尚存而王不得入至此乃得入焉固不必猛入而朝始奔方于書入之義始合矣且郊雖子朝之私邑彼亦何妨于奔京傳謂辛丑伐京毀其西南未嘗不加兵于京也至于晉人圍郊又豈必朝在郊而始圍之乎由是言之可知左傳之所記未必非事實也。說見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襄王居鄭謹出不謹入者告出不告入故也此則皆告而皆書矣然于晉人納王之事皆闕焉或亦以其不告故在王朝固不暇告但晉文未伯則其

不告或有之今晉為盟主未必不以納王告諸侯者此蓋略之而不書也蓋晉侯不親行而籍談荀躒以伯國之強又不能伸大義以誅冥賊僅納王猛于王城而未除其害與叔帶之被殺者不同其功不足道也故略之特于明年書圍郊猶不盡沒其迹耳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杜氏曰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杜氏曰王子猛卒故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也周人謚猛曰悼王孔氏曰敬王名匄本紀文也本紀不言敬王是猛之母弟先儒相傳說耳敬王位定乃追謚猛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未即位故不言崩按既稱王豈未即位傳言己丑敬王即位可知猛未踰年亦即位也茅堂胡氏曰未踰年不崩不葬卒而加子者正名也按王子者繫父言之不可謂王指王猛加一子字又正嗣君之名也且未踰年即稱王蓋古制也未改元即知為嗣君何嫌于名之不正而正之乎孫氏曰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

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按王猛之王即指猛王子之王指景王何謂言王以明當嗣之人乎子乃子孫之子非諸侯未踰年稱子之子何謂言子以見未踰年之君乎且言王子猛固無異于王子虎王子朝矣何謂言猛以別羣王子乎安定胡氏曰生則書王明實為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按既稱王非天子而何康王即位于既殯之後羣臣已曰敢敬告天子矣猛雖未踰年抑豈未成至尊之禮哉臨川吳氏曰子上加王字者表其為天王未踰年之子以別于諸侯未踰年之子也按此說是謂子為嗣君之子特

加王字以別之不知天子之嗣君本不稱子何須為之別
且稱王子欲以別諸侯之嗣君又何以別天子之他子乎
劉氏曰未踰年則以王繫名通謂之小子王生名之死亦
名之明尊未成也前書王猛是生名之也此書王子猛是
死亦名之也按顧命康王之誥稱王稱天子未嘗謂之小
子王也夫既謂之王便已有君道矣必無生名死名之禮
劉氏見春秋之所書不察其旨而反以是為定制豈其然
乎此數說者皆未當然則如之何曰猛雖已稱王其位固
未定也即其生時已無異于王之他子而書名矣今甫入
王城而即卒必當時于禍亂倉皇之中仍以王子之禮治

其喪故仍稱王子而書名書卒耳蓋春秋記事皆從實錄
如魯之妾母尊為夫人而成喪者即以夫人薨葬之禮書
昭公夫人不成喪則書孟氏卒由是觀之則此年之書王
子猛卒亦為實錄也明矣然則何不書王世子也景王未
立為世子故從王子之恒稱而無所別而景王輕嫡之過
愈彰矣○書王子猛卒必非未踰年未成君之說魯之子
亦未嘗踰年成君于其卒也尚不名豈猛已稱王而顧名
之乎且既稱王不可從未成君之例總未踰年改元不可
以言崩豈不可從君侯禮而言薨乎經乃不然知當時禍
亂未定實以王子之禮治其喪是以據實書之耳卒而不

日者史氏之闕略也義與子卒之不日異者魯書必詳而
不日故以不日為日之疑在王朝則有不能詳者未可比
而同之矣○杜氏曰十五年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復欲
立子朝而未定據此說是景王已立子猛為世子也若果
已立為世子今于其卒何不書王世子而止曰王子乎胡
傳以為久而未立良是也蓋景王寵子私愛而欲立朝誠
有虛懸儲位而猛與諸子無殊者但猛實當立故景王崩
而劉單立猛以為王至于猛卒仍以王子之禮治其喪以
其本未為世子耳○史記曰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國
人立長子猛子朝攻殺猛國人立丐是為敬王按劉

單擁猛以出擁猛以入子朝不能殺劉單安能殺王猛若
子朝能殺劉單所奉之主劉單與國人安能更立敬王即
立之安能卒有成乎且子朝既能殺王猛尹氏于此曷不
即立子朝而顧立子敬王既出之後乎抑春秋雖為尊者
諱而亦不沒其實今上下並無異辭又左傳之于周事本
未甚詳而亦未嘗言殺也則史記之未可信明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杜氏曰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
癸酉誤

滄關李氏曰比年日食今又食在陽月天變甚矣王室之

事固應之然亦豈獨應在王室已哉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左傳曰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杜氏曰取邾師不書非公命○孔氏曰傳言武城人則是武城之大夫自專為此謀也既取邾師邾始愬晉晉人來討乃令叔孫往謝叔孫以年初即行則魯取邾師事在往年固叔孫婼如晉追言之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

杜氏曰謝取邾師

癸丑叔鞅卒

汪氏曰叔弓之子輒之弟也子詣嗣為大夫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曰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杜氏曰稱行人譏晉執使人

孔氏曰傳說魯取邾師則是魯有罪矣而譏晉執者凡諸侯有罪盟主不得執其使人故譏之

高氏曰晉雖以取邾師為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為士鞅來聘以魯為卑己故也

景陵鍾氏曰臨難不避而有時乎獲免者其氣超乎生死之外故也魯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執我行人叔孫婼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其氣固奪人矣人之脅人以死者為死之足畏也世有真不畏死之人豈復有以死脅之者哉在晉吏人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此澹臺斬蛟投璧之意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議度如此可將可相可將可相所以不可死不可辱也

家氏曰叔孫豹會于虢莒人訴取鄆將戮之樂王鮒求貨

于叔孫使請帶馬豹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卒弗與賄婼
豹之子也今為晉所執范鞅求貨亦弗與父子所守如此
亦可嘉矣曾有賢大夫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視
強臣之脅制以至于亡悲夫
渝關李氏曰魯取邾師信有罪矣晉人當責于魯使反邾
俘而罪武城人可也責之必不可請于王而加之以兵亦
無不可今叔孫舍如晉謝罪于叔孫乎何尤乃以他嫌而
借此以舒忿晉人于是為非義矣故書執我行人以譏之
○士鞅之來聘也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而卑士鞅今
使叔孫如晉而果被執則季孫之計行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　昭公二十三年　圭

晉人圍郊
左傳曰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
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
杜氏曰討子朝也郊周邑
高氏曰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蓋土無
二王所以別異于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
于周其心實無王而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諸侯執言而
攻己也此圍郊者子朝在焉故也
胡傳曰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平陰云云正月二
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
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
茅堂胡氏曰按傳乃助天王攻子朝也然不書救王又無
他褒貶之辭意者王室危亂之甚晉為方伯不躬率諸侯
以赴其急伸臣子之義徒以大夫為之援亂不早定職此
之由故不足美也
陳氏曰敬王即位逾年而後圍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
貶人之
汪氏曰明年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然後辭王子朝不
納其使則是時雖還師圍郊尚未察于嫡庶是非之辨是
以助敬王之不力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十　昭公二十三年　圭

渝關李氏曰先儒皆以郊為子朝邑而子朝在焉故圍之
未必然也安知郊非要地而為朝黨之所據朝本不在此
乎●傳謂郊鄩潰而不言子朝之奔可知朝本不在郊也
六月王子朝入于尹杜氏曰自京入尹氏之邑是王子朝
本未離京安可謂其在郊然或郊潰而朝仍奔京左傳闕
焉亦未可知○十五年傳謂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
介三十一年經書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是荀躒本
晉卿也籍談昔為介而今為首將亦必是晉卿二卿並圍
郊其將尊矣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郊而書圍是必兩
大師其兵衆矣然而不書將與師胡傳謂以其事微之良

是但謂是時天子蒙塵云云 似覺未安此時王猛已卒故
王新改元至秋而後居狄泉安可以他日之不奔問而責
今日之圍郊乎且王猛居皇而晉不奔問罪已在前至借
晉兵以入王城則以略之而不書又不待微其事焉而後
見其罪也若謂王室亂已踰年至今始圍郊而且討亂之
不力以是微之而書人可矣○圍郊郊潰王使告間晉師
還此時子朝未戢王勢未大定何能無假于晉而使之還
乎此必晉人怠于勤王而有怨心又與朝使通而為王不
力天王知之故因稍勝以告間而晉師遂還晉師還而子
朝之勢復熾矣使晉人志在討亂因郊之潰務期誅朝而

後已何至有後日之難哉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高氏曰因朝于楚而卒

彭山季氏曰東國以行貨得國者也其祖若父皆為楚所
害而往事之書卒于楚無志可知矣

渝關季氏曰蔡悼公在位三年卒弟申立是為昭侯

附錄 左傳曰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
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
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
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
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
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傳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
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
立于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
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杜氏曰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

彭山季氏曰庚輿之奔國人惡其虐而逐之也而齊人實
亦迫之自十四年魯弔去疾之喪庚輿有好于魯故以魯

為託而來奔

胡傳曰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
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于
魯幸耳

渝關季氏曰莒共公在位九年奔著丘公之子復立是為
郊公季彭山謂郊公初未得國而自避奔齊及庚輿奔而
齊納郊公乃得立焉據此說是郊公為初立非復立也以
莒殺意恢之事觀之或亦有然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
陳夏齧

左傳曰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

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不言戰楚未陳也

杜氏曰傳言戊辰晦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父亭國雖存君死曰滅

孔氏曰此戰獲胡沈之君是胡沈君自將也頓序于上頓亦君自將也獲陳大夫陳是大夫將則蔡許亦大夫將也故云頓胡沈蔡陳許君在臣上蓋自以大小序耳案世本陳宣公生子夏夏生御叔叔生徵舒舒生惠子晉晉生御寇寇生悼子齧齧是徵舒曾孫杜云玄孫未詳

彭山李氏曰吳者王僚也頓胡沈皆君也蔡陳許皆遣其臣滅者身死之謂其國尚未滅也獲者擒人于戰之稱生得曰獲先儒以為大夫死亦言獲蓋因哀十一年獲國書之事而為之說殊不知本其當獲之時則皆生也既獲而死者不與焉若當戰而死則為死事之臣必不言獲矣雞父楚地左氏曰吳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戰于雞父則雞父當在鍾離之西而州來之東矣吳將伐州來而尚未至故禦在鍾離而戰在雞父也

胡傳曰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于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于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

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皆夷狄之也賤其舍中國而與夷狄故皆夷狄之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為文也

渝關李氏曰十三年經書吳滅州來此年傳謂吳人伐州來蓋州來為楚所復而吳與之爭故又伐之經不書伐者敗六國更重于伐州來自是書重之義且吳未及伐而即敗六國則亦不得言伐矣○桓十三年經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此不每國書師而總言師者狄之也曷狄之爾王室久亂不知併力勤王罪莫大焉今乃從夷狄以禦

夷狄是亦夷狄而已矣君傷而死于舍者書卒襄二十五年吳子遏定十四年吳子光是也君傷而死于陣者書滅此年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然則二君以自滅為文陳夏齧何不從此例獲者據我禽彼而言不可書其獲但曰獲某則其自取禽虜之罪亦可見矣○左傳曰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杜氏曰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公羊傳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胡傳曰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書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于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按此說皆不然若大夫死亦曰獲而對君滅言之誠為別君臣矣今陳夏齧未必死安可謂為君臣之別乎且君死于位曰滅是固尊君之辭而生得曰獲當亦無異于大夫故國君之或書滅或書獲乃以別生死非以別君臣也若夫大夫之陣亡者皆不書而凡書獲者無論君與臣大抵皆生得者也傳謂吳人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觀其言二君死而不言陳大夫死可知

夏齧之非死得者矣○凡書獲者皆生擒之辭若其人已死則以將軍死綏分固然耳又何足誌且使大夫死亦言獲則胡沈二君之死亦當言獲夫以晉侯大國尚書獲于其生而不嫌與大夫同豈以胡沈微君不可書獲于其死而必欲與大夫別乎今二君書滅不書獲可知滅為死而獲為生也但君可言滅而臣不可言滅且君滅可書而臣沒不必書也惟其生而就擒則以辱身辱國為恥故書大夫之獲耳詳見僖元年獲莒挐下

天王居于狄泉

杜氏曰敬王辟子朝也

孔氏曰傳稱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當從劉而居狄泉

彭山季氏曰天王者敬王匄也杜氏曰狄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孔氏曰若在城內宜云王居成周如此時在城北也今安谷陽故城在河南府城東洛水北即成周也其時成周自為一城而狄泉不[illegible]南云居于狄泉可見不在成周故城內也至三十二年城成周然後遶狄泉入城內耳

茅堂胡氏曰春秋與敬王者以其為王猛之母弟得繼正統也

高氏曰敬王稱天王正也著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可亂之也

陳氏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

渝關李氏曰敬王之避子朝傳言如劉在夏六月經言居狄泉在秋七月蓋先後本兩地故其時月不同也傳不言其居狄泉則闕文耳狄泉即翟泉僖二十九年會王人等盟于翟泉即此地也。狄泉之避不異于居皇彼言王猛此言天王彼言劉子單子以此不言以者彼雖已稱王而位猶未定也故誌其實而書名書以此雖勢不差强然已踰年改元而位已定矣故舉天王之號而不書以所以正君臣之分也且當時有東王西王之稱邪正幾疑于不辨而春秋之書法如此不與王子朝有大别乎。薛氏曰狄泉不書出在王畿之內也按狄泉固在王畿內若在王畿之外亦可不書出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皆不書出曷嘗不在王畿之外乎然則自周無出乃大一統之義當不論其畿內與畿外也瑕朝之奔不書出正以明其無所逃耳若夫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是又變例以示譏亦非為在王畿外也敬王居正而亂不由王即使居于晉鄭亦必不書出矣今居狄泉不書出安可拘于畿內以為言哉

尹氏立王子朝

彭山季氏曰尹氏即尹子名圉周之卿士尹文公也尹本尹吉甫采邑在畿內因以為氏春秋以其世卿族盛故以氏稱之據左氏序王子朝入尹事當近成周鄭漁仲以為汾州是其地非矣

孫氏曰嗣子有常位不言立立者篡辭

胡傳曰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不言立敬王當立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

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林氏曰此尹文公圉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

汾陽朱氏曰單劉尹召各植其黨以求勝然劉子單子乃義也尹氏立王子朝將置敬王于何地乎

陸氏曰大夫稱氏者皆譏世為卿也言氏則世卿之意可見矣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因尹氏私訃喪武氏子求賻尹氏立王子朝奔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譏此數者足以見世卿之惡也

茅堂胡氏曰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蓋衛人既討弒君之賊國無君矣衆奉晉而立之疑其可也不去其公子則無以明其不當立子朝則異乎是既書天王居于狄泉又書尹氏立之則其為簒可知矣固不待去其王子而後明也書王子乃所以見景王寵庶間嫡之失耳

瑜關李氏曰尹本畿内采邑地當在西周小雅謂尹氏太師大雅謂王謂尹氏是在西周已有尹而即以尹為氏矣今左傳言王子朝入于尹又有伐尹戌尹之說或自東遷後又分采邑仍以舊名稱尹亦如鄭之仍稱為鄭耶尹為子爵成十六年十七年兩會伐鄭經皆書尹子是也春秋之書尹氏則以其世卿之專擅而將譏之故與伐鄭之書尹子不同未可視為稱氏之常辭而已也。立者簒辭隱四年衛人立晉之立則又是專辭州吁既殺而國無主公子晉當立抑豈簒國者之可比哉今尹氏之立朝未嘗不專而春秋之罪之則尤在簒當與立晉之義殊言之可也

。胡傳謂王猛敬王皆當立是矣但謂王猛當立而未能

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則不然也彼所謂能立不能立者是言其能為君不能為君也夫二王之能否固不以居位之常暫見之亦不以大臣之以與不以見之若以其能立而書立則書衛人立晉抑豈晉能為君者哉且新君既立彼即不能為君而亦稱君當不以嗣子之不能為君而不書立矣然則經不書立蓋皆所當立者故王猛敬王之立不見于經良有以也今乃以王猛為不能立而不言立又以敬王為能立而亦不言立不亦說之自相矛盾乎若夫稱大臣以之則以其勢危而位未定直稱居于狄泉則以其

改元位定而特正君臣之分耳必非為能立不能立之別也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曰八月丁酉南宮極震（孔氏曰經書乙未地震謂魯國之地動也傳言丁酉南宮極震則周地亦震周魯相去千里故震日不同以震而死明為屋所壓）萇弘謂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瀹闗李氏曰汪氏曰王城地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按地震者宜靜而動以臣干君之象子朝僭立季氏逐君此其應矣汪氏惑於萇弘之

說以為王城地震應在子朝之奔豈其然乎。萇弘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按此說謬甚王子朝雖據王城而僭立不得為正統自不當據周以為斷若南宮極以震而死是乃天之所以殛奸人也豈可以三川之震相較耶且王城震而狄泉亦豈不震雖王之大臣未有震而死者而君若臣之驚危亦自不免其應固不誣矣彼萇弘者昧於邪正之辨而以西王當周已為大悖於理況專主其大臣之震而言是又不明於地道之大變實有象於子朝之大惡也此術士所以不足齒也

附錄 左傳曰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傳曰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穀梁傳曰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孔氏曰書有疾者在道而還容有他故他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皆為晉人辭公而還非為疾也故須書有疾以辨之

楊士勛曰公之如晉四不得入今實有疾別於無疾而反也

公羊傳曰何言乎有疾乃復殺恥也（汪氏曰殺猶減也）

瀹闗李氏曰汪氏曰昭公是行本以請婼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託疾而返按託疾之說未知其果否若果懼晉而託疾蓋亦懼其至晉而被執耳豈但懼其不見納哉文十六年四不視朔則以託疾辭齊而不書疾此何以書曰明非晉人之拒己故以有疾書不必辨其真與偽矣若夫文之辭齊未有拒公之嫌而自廢其政故止書四不視朔而不書有疾宣八十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疾故也彼不書疾者臣之奉使雖有疾焉而不可復復則亦與無疾者同故沒其疾以罪之此則君有疾而得自復故特書疾以

殺恥而不責其中道而返也春秋書有疾者惟此而已○
叔孫舍見執公則如晉而欲為之請危道也公豈無見于
此而猶行乎蓋季孫以公委晉而強其行公不得已而往
而實慎焉故至于河託為有疾乃復耳觀于此而季孫之
棄公與公之受制于季孫皆可見若非託疾而返公能免
于晉人之執哉然使果是真疾公亦猶有幸焉但免于晉
人之執而不免于季孫之逐良可悼也夫○十三年平丘
之會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公蓋為
季孫往而晉人拒之也此亦為叔孫往而以有疾自復焉
所以復者雖不同而畏晉而託疾亦何愈於拒之而不納
者哉使其實有疾則以如晉之故而致感傷弗豫至于往

返之徒勞未始非公之愆亦未始非季孫之罪矣
附錄 左傳曰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茍
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
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
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
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
其公宮而民潰 在僖十九年 民棄其上不亡何待若敖蚡冒至
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
城不亦難乎 杜氏曰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二十有四年
附錄 左傳曰春王正月戊午王子朝入于鄔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汪氏曰孟僖子卒子何忌立為大夫是為懿子
叔孫舍至自晉
左傳曰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
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
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
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
劉氏曰左穀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此似聖人本意固其可

褒而褒之所謂辭繁而不殺者也
胡傳曰大夫執而致則名 據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不書氏 此獨書其姓氏
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于強國以忠事主而
不順于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
心忍性強于為善之意與國以聽豈其死于乾侯覬意如
之稽顙于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 事見左傳二十五年 其事可
見矣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經文無叔孫字傳曰婼至自晉尊晉也
杜氏曰貶婼族所以尊晉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非禮
也遲之踰載而後使之歸即不見殺亦不為德又何可尊

之有且使經文果無叔孫字不過再見書名之常例耳當
不爲尊晉故也況本稱族以賢含國非意如常例之可比
乎然則左杜之爲此說可謂誤而愈誤者矣
附錄左傳曰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
乾祭而問于介衆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曰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
必甚能無旱乎
渝關李氏曰自十五年至此十年之中日食者五天變乎
是極矣此時王室之亂猶未靖咎眚之作𡗝豈偶然何氏
曰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弑其君僚又滅徐據此說則
是咎徵在天下俱有關于君國之大故也梓愼與昭子徒
沾沾于水旱之應不亦末乎。昭子以此食爲旱而是秋
果大雩亦可見天道之大無所推而不合也然而梓愼言
水昭子言旱而言旱者果驗此豈非術數之占又不如論
理者之爲得當乎惜乎不及夫大變均爲不知天者矣
附錄左傳曰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
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
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
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

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
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
會于諸侯期以明年 杜氏曰爲明年會黃父傳
秋八月大雩
渝關李氏曰昭篇之書大雩至此凡五見矣
丁酉杞伯郁釐卒
渝關李氏曰杞平公在位十八年卒子成立是爲悼公
附錄左傳曰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
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
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冬吳滅巢
左傳曰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
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
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
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
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
吳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 杜氏曰爲定四年吳入郢傳
彭山李氏曰巢註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下○州來及巢
皆楚東鄙國而近吳界上吳欲凌楚所必爭之地也而況
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又吳之世讎乎吳

自壽夢卒後累被楚兵過及餘祭之輕死寡謀宜其終身不振矣夷末圖治國力日振亦不急于復怨直待楚平王之怠始滅州來至于王僚益勇于鬬長岸雞父之兵相繼而起尋又滅巢漸恢楚境夷末所養之鋭其在今日乎楚平王知謀才略不下于僚然而兵頓境蹙漸非吳敵豈非委政費無極等小人用事國政日非而姑欲厭戰以息民耶柏舉之大敗已蠱于此矣夫吳弱則楚強楚弱則吳強世變消長人事得失亦可以觀矣

胡傳曰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汪氏曰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則巢猶自為國至襄二十五年吳伐楚門于巢則巢服屬于楚矣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

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渝關李氏曰家氏曰吳滅巢能復諸樊門矢之仇矣按吳子過伐楚門于巢卒吳必以巢為讎君子謂其不然也巢人無罪而被攻則以力禦而傷吳君是乃吳子之所自取于巢人乎何尤況已易世而事亦久安可以甚前怨而必復之哉孔子曰以直報怨若以此事為怨而必報之是固未得為直也然則經書吳滅巢止可與貪暴之惡例言之耳○天下之患常在楚自吳漸強而所患者又在吳故吳之滅入等事不絕書卒至有黃池之爭伯豈獨楚人之憂而已哉嗚呼此春秋所為深懼者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曰春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明日宴飲酒樂宋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杜氏曰為此冬叔孫宋公卒傳季公若之姊為小邾

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氏曰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世矣杜氏曰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杜氏曰為下公孫傳

汪氏曰公孫茲之如牟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嬰齊之如莒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今意如遣公室之正卿為己逆婦專恣甚矣昔也討私邑使公室之卿圍之今也娶己妻使公室之卿逆之則名雖為臣

而實行魯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哉
渝關李氏曰意如娶妻而使卿逆其無忌憚亦甚矣然而經不書逆者大夫之私事不必書而惟非禮則書之但卿勝人婦猶可言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于鄄）卿為卿逆而擬于君不可言也擬于君而不書春秋之防權奸也嚴矣雖然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左傳謂且為仲逆彼亦不書逆豈獨至此而始然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傳曰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

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于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

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張氏曰黃父即黑壤晉地

彭山季氏曰叔詣鞅之子也趙鞅成之子而武之孫也樂氏大心名樂祁犂之族兄也北宮喜佗之子也游吉即子太叔公孫蠆之子也祖公子偃字子游故以為氏

高氏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伯者作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誅叔

帶以逆襄王豈不美哉桓文不作猛朝相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廢適使頃公而為桓文果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于此著諸侯之無伯也

滄起朱氏曰聽鄭子太叔之言謀王室也諸侯而靖王室其職也今使王顛沛至此而謀之晚矣何功之有故書法無美辭也然十國咸集皆知有周而輸粟具戍以是知敬王得位之正矣

胡傳曰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與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于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

汪氏曰晉頃承世伯之業昏庸怠惰略弗克振在位四年僅能兩合大夫而黃父之謀納王既不躬率三軍以造于京師又待來年遣大夫將兵候王室之將定而竊其功至于扈之役欲納昭公于魯而敝于權臣反卻宋衛之請蓋是時晉之政權全在六卿頃若贅旒而已尚奚責哉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黃父先儒皆云晉地即黑壤獨孫明復以為黃父地闕蓋謂列國之謀王室不當在晉地也然則黃父其近周東境之地乎後漢志云鞏有黃亭有

湟水蓋湟即猛居之皇也與黃相近必即黃父矣按此說似未可據宣七年會于黑壤左傳謂盟于黃父又謂黑壤之盟不書是黑壤即黃父矣文十七年傳謂晉侯蒐于黃父其為晉地可知若以黃父為近周東境地彼諸大夫已逼京師而納王為甚便又何待于明年之再求乎況黃父與黃有異未必黃即是黃父今亦仍從先儒說可也○二十三年敬王改元晉人雖有圍郊之役其亂猶未定也及夫王避狄泉而尹氏立王子朝邪正之辨甚明此又何待于問者二十四年晉侯使士伯問周故取決于大衆之言乃辭子朝而絕其使不亦晚乎且既知子朝之為曲不為之急糾諸侯以納王至聽子太叔之言方于此時為此會又待明年而後納王且不能誅朝而致其奔楚晉與列國之罪何如哉夫以刻不容緩之事而若在有意無意之間遲之數年而後為之助故除黃父之會外經于晉與列國之事皆闕如也其所以責之者深矣○胡傳曰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于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按此說不然使諸侯聞亂即奔命果能綏定王都春秋豈不美之如首止之盟重

書首止為大善不謂職分之當然而不加褒也且古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有功者焉得不賞臣亦焉得不受今晉人與列國微功不足以償罪自是無可善者經乃不善之耳蓋天王居于狄泉晉為方伯既不能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又不躬率諸侯急討子朝以救君父之難至于今乃遣大夫為此會又約以明年將納王則此會之于王事為甚怠矣此所謂直書而罪惡自見者何云克修厥職而免于譏貶乎

有鸜鵒來巢

左傳曰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杜氏曰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胡傳曰傳曰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于下而巢居于上季孫宜臣順于家而主祭于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

劉氏向曰象季氏將逐昭公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

汪氏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高宗則有雊雉之異謀于忠賢修德正事能禳其災未有僅生禍康王用兵暴虐射天習地尋至殞滅今昭公昏庸視天戒而不知省奔于陽州尚誰懟哉

滄起朱氏曰季氏專恣已久昭公不忍一時之憤而欲逐之君無自固之道臣有干上之謀鳥為之應矣漢昌帝時白頸烏與黑頸烏鬭而有七國之變昭帝時烏與鵲鬭而有燕王之變天人之應也然漢時臣謀君而臣不勝昭公君謀臣而君不勝者以大權久落故也

溪巖李氏曰張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歛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按此說不然此鳥之應當只在魯而不在天下蓋鸜鵒濟北之鳥來巢于魯何云自南而北之驗哉且吳楚越之迭主夏盟皆以南人主北事與鸜鵒自北來巢之象亦無涉也觀童謠之辭明主公出言此實季氏逐君之兆不必推廣而

泛擬之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曰秋書再雩旱甚也

啖氏曰季辛不言大雩者承上文可知也

胡傳曰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于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于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朝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司位則國有人焉覩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于祖己克正厥事故

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為虐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于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一歲而二烝一月而再雩皆黷祀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傳曰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内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孔氏曰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祿部分也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于公言萬者惟有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輕公重己故大夫遂怨公若獻弓于公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

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

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
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
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
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
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
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
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
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
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
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

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杜氏曰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竟上
邑未敢直前故次于竟
啖氏曰陽州齊地
茅堂胡氏曰次者止而有待之意人君失國出奔而詳書
其所在見臣子不可須臾忘君又必欲知其所居之安與
否也而進退去就之是非亦自見矣
陳氏曰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
何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往也
家氏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自次為文者譏公有以自取
也

胡傳曰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以君伐臣
曷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政祿去
公室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
軍兼有其二民賦入于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
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季曰遂入鄆未必是專說見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下）
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遂南蒯一動而公子憖奔魯
之羣臣亦無敢忠于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
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
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

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
也宜矣
汪氏曰秦之趙高專政權者三世廢置其君在其掌握而
子嬰庸弱尚能討之而夷其三族昭公君千乘之國二十
有五年討一季氏不克而出奔者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
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
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為不可不能修政薦
備而遠信羣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
踞莫有鬭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螂之臂
以當車轍其不為曹髦之刃出于背者幸而免爾

東萊呂氏曰使叔孫昭子而在則昭公必不至孫也
渝闞李氏曰據左傳昭公伐季氏事輕率寡謀有如兒戲宜于季氏不能去而公反去國也當是時魯之兵食已不屬公而季氏權勢已成令行中外公亦豈得遽有為哉況叔孫孟孫二家皆黨于季氏而為之用公特孤立于其上耳以孤立之主而欲除不可拔之奸有以知其難矣雖季氏無禮而逐公良亦公之所自取而不免于大貞之凶也由是魯國無君者八年魯尚可以為國乎。公伐季氏季氏登臺請命亦已危矣若非叔孫之家臣陷西北隅孟氏殺郈昭伯以伐公徒則季氏未必不就戮而公位安矣然

陷西北隅者叔孫氏之司馬使當時昭子不如闞想其事勢亦必不至此蓋公既孫齊昭子猶欲納公使其在國遇變豈肯聽司馬之陷公圍而救季氏哉但在昭子素不能以尊君之義率迪其臣下故一旦遇變而司馬敢與于逐公及昭子自闞歸又不聞其明正司馬罪也則昭子于此或亦難免無君之惡矣。次于陽州猶未至齊都也未至齊都而曰孫于齊者已入齊境也陽州之為齊地明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傳曰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公羊傳曰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李曰弒當作殺下同）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

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拜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鞍為几以

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李曰按孔子言但取其禮與辭而已蓋其不足于彼者必多也

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

彭山季氏曰野井齊地杜氏曰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按祝阿在今禹城縣見襄十九年盟祝阿下李曰祝阿蓋即是祝柯故二地皆為禹城縣

杜氏曰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逆之往至野井

高氏曰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曰于野井者齊侯將唁公公自野井逆之蓋為恭也

胡傳曰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

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有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見左傳十一年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禮記雜記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昭公始注娶同姓不敢告天子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　公以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汪氏曰昭公微弱季氏盛強迫脅而出欲求齊援以齊大國之力代季氏至易也為君而代臣至順也行至易以成至順宜其速若發機矣惜乎齊景不知為此野井之唁徒修弔禮而已

家氏曰書齊侯唁公者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意也

廬陵李氏曰經書唁公者三皆所以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

渝關李氏曰弔失國曰唁詩所謂歸唁衛侯是也然弔大夫之失位亦曰唁如弔死者之皆言弔蓋皆上下之通辭

耳經書諸侯唁公者一此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大夫唁公者二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是也齊侯之唁公也自是齊侯之得禮故孔子謂其禮與辭足觀未嘗不取其一節之美矣左傳以唁公為禮是亦得禮之一節蓋齊侯雖納公此時公方初至彼亦豈能遽為之謀先儒皆謂書唁者譏其無納公之實特要其終而言之耳惟要其終而見唁禮之徒然故譏之抑豈以此禮為不必行哉若夫高張荀躒之唁公當與此異以其歷年已久而猶事虛文已不足取況齊人以此誚公晉人以此為季氏考其實而二事之可譏尤甚

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曰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如意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于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廬陵李氏曰昭公之禍原于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倘正𩁹戾之罪而誅之無亦足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為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當俞遠矣

汪氏曰昭子卒于不敢嗣為大夫是為叔孫成子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恥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劉氏曰婼不忍自同于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于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昭公在外婼可以無死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婼也按自殺之說本無所據若果自殺則亦自殺而已何必又使祝宗祈死哉梁丘據謂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左傳見明年其非自殺甚明

○王氏曰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死者二晉范文子以厲公無道慮國難之將作魯叔孫舍以昭公失國憤意如之見欺皆愛君憂國之至困極以自裁也是時昭公在外特書日以卒之所以録君臣之恩表其節而為後世勸按叔孫舍之祈死與范文子之祈死不同彼無變而此有變也在無變者不忍見其變而祈死猶可也既有變焉當以死于君事為正何以祈死為夫國危君難而但祈一死愛君憂國之至者必不如是而已且二子雖禱而死皆得以善終尤不可謂之自裁春秋書日以卒舍亦維其常抑豈特表其節而為後世勸乎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曰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一統志云外黃城在杞縣東北漢置縣屬陳留郡按曲棘乃宋西適晉之道則元公至此本為魯事故也

公羊傳曰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憂内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

君必出與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内而特書其地以别之也劉氏曰諸侯有方伯連帥分災救患扶傾濟弱誅叛討亂王政之所急仁義之本也諸侯卒其竟内猶大夫之卒其家未有書其地者而佐卒獨見以其有親附鄰國憂諸侯之心也家氏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省而宋元特爲此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强家非能視天下之惡猶己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于行錄之也滄趙共氏

曰宋公有夢知其不能終而果于往以納昭公不恤己之死而恤人之亡好義也夫按此數説皆以宋公之卒書地爲美辭似矣實亦未必然也宋公至曲棘本以如晉請納公也雖外如不書維其常而爲納公而行法亦當書如襄七年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以鄭伯之如會且書何不可書宋公之如晉乎今于如晉則略之是必不足于此矣其書卒于曲棘者以其非爲宋事行而不沒其實耳若必以是爲予之則鄭伯之卒于鄵豈亦可謂美辭乎○宋元公如晉欲請納昭公可謂急于義矣但其所以請納公者是欲討季氏而納之耶抑豈公與季氏平而納之耶觀宋公之妻意如也明知有今日之禍而必與之已不以亂臣爲可絶矣況夫既爲之壻彼豈肯明正其罪而誅之專爲昭公謀焉如此哉且昔也華向之亂宋公無如彼何而猶不能討今乃欲爲鄰國討其賊或亦無此情也竊意宋公此行蓋欲假晉力而調停于其間不過如叔孫舍之謀納公而已殊不知其君臣已視如寇讎必無君入而能並立之勢與夫並全之理即使宋公如晉晉人果從其請亦理勢之必不可者況晉人未必肯從乎明年鄟陵之盟又明年于扈之會皆以謀納公無論齊侯不終納即晉大夫而亦不果可知宋公此行之無益也然則宋公

無益于此行未可以其死于途而即深予之矣○公孫于齊而叔孫舍宋公佐相繼而卒似亦皆有天焉此梁丘據所以援此而惑齊侯也但叔孫與宋公即使二人不死亦未必能納昭公而保無患以其不討季氏而公與不可復也如于扈之會謀納公雖晉大夫曾主其事而亦無益于謀又安見叔孫宋公之果能有濟乎經于二人之卒雖傷之未必以此而卜昭公之不返也○宋元公在位十五年卒子頭曼立是爲景公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曰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公羊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汪氏曰不書齊侯伐圍以討逐君之臣但志取鄆與外取田邑同文而不異其辭則齊景仗義之功未矣

家氏曰是時晉政已衰伯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桓公之業嘗請命天王號召與國納昭公于魯職意如以示天下而伯政舉矣乃以取鄆為首務姑塞己責勇于義者不爾或謂嘉其取鄆故爵之此目其人以貶之爾冀其爵

淪闕李氏曰齊侯為公取鄆討賊使公得居一陽而名位猶在不可謂其無德于公者但乘伯國之遺業親統三軍以壓魯境何難誅季氏而納公于魯哉今以強大之力僅為取鄆而止是雖有恤患之名而無其實亦可見其為善之不誠赴義之不勇矣直書齊侯取鄆所以病齊侯而不言其為公以取鄆居公之為惠已細也○胡傳曰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于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于魯而逐于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汪氏曰經書諸侯失國出奔皆不言次獨昭公之孫特言次于陽州是昭公雖為季氏所逐而未見絕于國人故次止于齊魯之境而謀獲國也又曰晉平公使魏舒逆衛獻公使衛與之夷儀則書衛侯入于夷儀不言晉取夷儀也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亦不言齊取陽也今書齊侯取鄆于公至自齊居于鄆之上則是國內之人皆叛無有愛念之者非假鄰國之力以取邑則鄆人不受命而無所于居矣按此說皆不盡然經書公孫于齊使見昭公之不君季氏之不臣矣豈待另文而後見也諸侯出奔皆不言次獨昭公之孫言次者自是略外詳內之意且陽州齊地也書次于陽州是在齊地為失所何由見公之未絕于魯耶至于齊侯取鄆乃是齊侯之為公雖可見國內之皆叛亦非至此而始見昭公之已絕于魯而不君也且衛侯入于夷儀是衛殤公非衛獻公也以為衛獻公事則誤矣齊偃納北燕伯于陽不言齊取陽者外事略 止書重也且取而納之是一事故不必言取陽何可援衛燕之事以相較哉況北燕伯之書納未嘗以燕人不叛故今以齊侯取鄆而見魯國內之皆叛尤覺其迂疎而難通矣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傳曰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杜氏曰善宋人遣命以合禮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汪氏曰昭公在外而魯于宋晉鄭曹滕薛毋遣使會葬不廢喪紀則意如之專魯與君無異矣

王氏曰昭公在魯外季氏使人會諸侯之葬以結外援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葬宋元公如先君則是楄柎所以藉幹之類皆從先君之度而不敢減矣然其葬期之速或亦欲如先君耶蓋自成十五年葬共公昭十一年葬平公皆三月而葬今葬元公亦然守其法之不善者斯亦不善守也已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曰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杜氏曰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穀梁傳曰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王氏曰居猶處也處已所有之地也鄭伯突失國而取櫟以居之書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內辭也

家氏曰公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

謝氏曰齊侯唁之矣而不能為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也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范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為重故可言至自齊孔氏曰往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公未必往至齊都而云至自齊者得與齊侯相見故從齊境而來亦是自齊也按此說不然彼但見次陽州唁野井下並無公如齊之文而今書至自齊求其說而不得故于齊侯之見公曲解之不知經書至自齊本自齊都而來也蓋自唁于野井後齊侯已延公入都矣

特以先有公孫于齊之文公已在齊地不必再言如齊耳若非入齊都則唁公之禮不過一時之草具即繼此供奉有加亦非所以待公之地也齊侯于公豈肯聽其久居野井而不于國中授之以館耶然則公入齊都可無疑今也至鄆原其由來而曰自齊當與二十七年兩書公至自齊居于鄆者無以異矣如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鄆明是未至晉都之辭抑豈因晉侯之不見公故不書公至自晉哉。范氏曰至自齊者臣子喜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耳按此說是以告廟故而書至亦未必然公既失國而在鄆苟安曷嘗有廟之可告即或別立主而告之則其儀文

簡略豈有當于飲至策勳之禮哉然則凡君至者不為其告廟而乃書今雖不告廟未嘗不可書至矣故止以為臣子喜君父得返之辭可耳孫氏之說良是也禮記曾子問篇曰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昭公之孫于齊也安知不有廟主之從今得至鄆而告之耶曰非也人君在國固為宗廟之所托至于失位而出則國非其國已棄宗廟而不保矣又何取于廟主之必從乎且出奔者安危生死俱不可知已既失位乃使先君之主隨其流離顛沛而不恤也則其取罪為滋甚而又何禮之有昭公出奔太宰未必從即使果有此禮而使他人代之不惟不暇為亦必不敢背季氏而取羣主于廟中也竊意太宰之取主以從當是遷國之禮非失位去國之禮不則國滅君亡而廟主無依太宰乃有此禮耳今昭公雖去國魯國之宗廟猶如故焉得取廟主而隨公以奔哉此以知至鄆不告廟而經書公至自齊當不為其告廟故矣。胡傳曰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于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于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

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按胡氏之意是謂居者居其所自有也鄆鄭狄泉皆非臣下所敢有故屬君有而書居若果如此是必君不能有特以大義律之而云然以是為存一國之防與存天下之防則可耳今齊侯為公取鄆鄆與狄泉又未嘗叛王而不禮是皆實有其土地人民矣春秋書法本據其自有之實而書居豈于非所有者特書曰居而欲存一國天下之防哉

夏公圍成

左傳曰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也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孔氏曰齊地無曲棘十年傳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杜云齊國西安縣東有戟里亭此即彼棘也本無曲字因上卒于曲棘誤加曲耳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

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胡傳曰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于齊侯云云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于邪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汪氏曰書取鄆圍成以見意如據有魯國之土脅制魯國之民而使昭公不得入國也取鄆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

又以見昭公無德于國無恩于民而魯人皆不附也既不書公以齊師圍成又不言公及齊師圍成圍成不服而昭公終居于鄆則齊景救患之功不足乎揚而昭公之主齊失所因矣春秋凡公出在境內而返不書至定公在國而致圍成者所以著公之危弱攻私邑如敵國也昭公已去國而不致圍成者所以存公如公之在國也然昭公既孫自他國而返必書至惟自圍成而復居于鄆則不言至亦以示內外之別也

渝關李氏曰據經文公圍成則是公自圍之也蓋公于居鄆之後欲討季氏而先治其黨以爲既得成邑乃可漸圖彼故于成焉環而攻之也此固用鄆衆亦未必不借助于齊但以其將卑兵少故不書齊師與齊師而但書公所以譏其暴妄而無謀耳夫公方暫棲一隅于彼從逆之衆不以德綏不以義喻而遽有事于成邑成其可以力服而季氏于此寧不爲之援彼哉此所以終不得成而徒圍無益也然則據經言之且當以公爲主左傳以是爲齊事若于昭公無與焉則與經文爲相背矣但左傳之記此事甚詳其以爲齊人爲之者未必無影響安知非傳說本實錄而經止書公別有意旨之所存乎此即依傳以論經蓋亦無不可也○春秋以大義責齊故沒其迹而不書止書公圍

以罪公而已戰于炊鼻亦不書者則以季氏拒公故亦猶桓王伐鄭不書繻葛之戰皆所以存君臣之防也○昭公之出奔季氏爲之也然不獨季氏爲之而三家爲之也又不獨三家爲之而三家之臣爲之也故叔孫之鬷戾陷公圍季孫之申豐女賈貨梁丘據孟孫之公孫朝受齊師彼家臣者豈皆忠于其主而不忠于國君哉有三家方能有家臣彼亦各爲己謀利于存三家而叔孫孟孫之臣亦利于存季氏耳然三家賴其家臣以造逆卒亦受制于家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何樂有是臣哉○經書公圍成二此年定十二年是也于昭公圍成見家臣之黨亂焉于定

公圍成見家臣之逆命焉此不書公至而彼書至者汪氏
之說得其解矣
附錄 左傳曰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代午劉人敗王城之
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傳曰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杜氏曰鄟陵地闕
彭山李氏曰鄟陵蓋即成六年魯取之鄟當在齊魯界上
公既居鄆必不能遠出會盟也
高氏曰公失國而會諸侯者求入也求入不主晉而主齊

故齊侯特為此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也
王氏曰齊盟諸侯于鄟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
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毙于乾侯蓋是時
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丘據士鞅之奸與季氏表
裏故也
廬陵李氏曰鄟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
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
難哉既而卒不能納公則叛伯而已矣
渝關李氏曰季彭山謂鄟陵即成六年魯取之鄟似有然
者但曰鄟陵是必地近鄟而以陵為名非魯地矣觀圍成
不書公至而此會書公至可知鄟陵之非魯地甚明意者
是齊地而與魯接壤者乎○圍成之師既返而又為此謀
則與四國之君同會盟其勢亦盛矣夫陳恒弑其君孔子
告于君大夫請討之在魯衰之世猶欲以魯討齊豈以齊
景之力不能討魯逐君之賊乎且齊即一國猶可以討魯
況合數國而共謀納公無慮其事之不濟矣奈之何徒事
會盟而于伐魯之舉無聞焉未知其所謀者是何策也然
則齊景于此蓋假納公之名而為糾合之計意既不誠無
怪其不能納而于伯業亦不復興耳直書其事則齊侯之
虛妄而不足以有為可見矣○陳氏曰此參盟也參盟自

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
十六年齊侯徐子郯人莒人盟于蒲隧十九年宋公邾
人鄫人徐人會盟于盂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人
矣于是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
盟矣按前此諸侯已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者特以其不告
則不書耳豈為晉猶主盟故乎今鄟陵之盟會公亦與焉
自所當書其不為晉不復主盟甚明況定四年公及諸侯
盟于皋鼬晉亦未嘗不主盟也但自十三年平丘之盟後
諸侯之私盟者常有此實可見晉伯之衰矣未可以晉人
之主盟不主盟而論參盟之書與不書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傳曰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湔關李氏曰汪氏曰季氏彊悖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世而特志也耳按此說不然昭公之動靜國人皆聞之史官于此即書公至自會居于鄆何至攖季氏之怒乎且當時史官未必無知義者何能必其皆黨季氏而不以實書也況聖人筆削春秋第據舊史之文而訂其義或亦不敢以己意增入之矣○屢書公至即屢書居于鄆雖以明其非復國而惓惓于我公之失所者為益切此忠愛之極思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六　昭公二十六年　廿

附錄左傳曰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關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曰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彭山李氏曰居即楚平王本名棄疾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大子壬弱母之非嫡欲立子西子西不從乃立壬改名軫是為昭王

湔關李氏曰按左傳令尹子常謂子西長而好善杜氏曰子西平王之長庶季彭山則從史記以子西為平王之庶弟不然也哀十三年楚公子申帥師伐陳季彭山曰杜氏以為申即子西昭王兄則昭王之母非嫡平王不當舍長而立幼以為太子史記以公子申別為一人而謂為昭王弟得之矣按此說亦不然十九年左傳曰楚夫人嬴氏至自秦又曰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是當時已以嬴氏

春秋輯傳辨疑　卷六十六　昭公二十六年　廿一

稱夫人而平王有二嫡矣及二十年大子建奔宋建母乃歸其家二十三年左傳所謂楚大子建之母在郹是也夫大子既廢其母又大歸平王于此焉有不以嬴氏為正嫡者乎然則嬴氏為正嫡生子曰壬子西雖長平王必不肯舍壬而立子西為大子今乃以子西之不立遂謂其非平王子則誤矣且子西為平王之長庶其為昭王之庶兄甚明子為嬴氏所生故立為大子平王卒子常又謂大子壬母非適者是援正理而云然子西謂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是據嬴氏之僭嫡言而欲成先君之意也安可不察于此而但執立長之常禮因謂伐陳之公子申別為一人而為

昭王之弟哉然左傳在前史記在後惟從傳說則可耳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傳曰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李曰據經以王子朝奔楚有召伯此言召伯盈逐朝誤矣或者召氏之族逐之而召伯以之奔楚耳下言召伯逆王于尸者蓋亦召氏之族也）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孔氏曰三十三年七月天王居于狄泉自頃以來單子劉

子夾以東西雖不出王畿而居無定所此時始得入于成周遂以成周為都

東萊呂氏曰漢河南縣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臨川吳氏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為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為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左氏敘事以王入成周在子朝奔楚之後合依經正之

汪氏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為東周異乎謂敬王為東王子朝為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氏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天子之都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郟而叔孫豹賀城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也

彭山季氏曰成周在今河南府城東洛水北漢為洛陽縣敬王自居狄泉至此三年矣而始得入于成周者以子朝

倚尹氏為援而成周人又黨子朝以拒之也觀左傳稱王子朝入尹而成周人戍尹可知矣故書曰入入者難詞也敬王入成周將于此別立基焉于是王子朝奔楚而王室遂定特以威權久去勢已倒持雖有一二親臣亦皆椎楳餘智而其後亦遂不振矣惜哉

李氏璉曰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為同姓大國爵為侯伯主盟于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功而善之則藏姦觀釁不忠不臣者勝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言王入成周在王子朝奔楚之後誤矣使子朝已奔則王城無主敬王何不入王城而乃入成周耶觀其入成周可知子朝猶未奔也惟成周已屬于王子朝爲其所逼而後乃出走耳此經文所以爲實錄也。狄泉在成周城外二十三年天王居狄泉而不居成周未知其何故若成周未叛何不居成周若成周已叛何敢居城外或以成周未叛疑有子朝之黨而不敢入也或曰成周已叛恃有狄泉之險而不畏其逼也二說皆可通然後說于左傳有合傳于二十三年六月言王子朝入于尹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于二十四年冬十月言王子朝

用成周之寶珪于河則成周亦黨子朝而叛王矣王居成周之城外若非有險可恃寧不慮朝黨之見攻乎至今年五月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劉子以王出遂去狄泉而宿次無常所不惟成周不屬王即狄泉亦必不保矣今以晉師之援始得入成周而子朝奔矣然子朝雖奔猶恐其餘黨在王城且觀七月王城人焚劉可知王城中之宮室未必無焚毀者此王之定都于成周良有以耳左傳謂十二月王入于莊宮是亦曾入王城矣不書入王城而書入成周者入于成周已得其勢且以成周爲京師故書成周爲重也若夫亂定而如王城不過遊幸之常不必書矣入者難辭也成周已附于子朝王則蒙塵踰三載假晉力而後能入可不謂難乎。觀成周言入可知成周先不屬王觀王入成周而朝即奔可知成周爲重地朝亦恃之以爲援也晉人納王先入于成周豈非欲奪其援而使敬王有可據之勢乎成周得而王勢定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曰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

在荆蠻未有攸底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杜氏曰傳終王室亂）彭山季氏曰召伯名盈毛伯名得即尹氏爲子朝所聚之黨也毛伯始見于文元年召伯始見于文五年至宣十五年召伯毛伯爲王札子所殺今又有黨子朝者則亦世爲大夫矣以王子朝奔楚見子朝制在三臣卒至于敗而三臣遂挾子朝之罪著矣

王氏箋義曰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以者不以者也言子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

汪氏曰尹氏世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著始終黨惡而不悛也書曰奔楚則楚受其賊之罪亦可見矣

胡傳曰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于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于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斷于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疎薄子猛將斷于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

憑寵爲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俞闕李氏曰成十六年十七年兩書尹子則尹氏乃子爵也今序尹氏于召伯毛伯之上者雖云王亂由尹氏亦以其官秩曾長于二伯耳節南山之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則其官秩誠尊矣未知此時之尹氏仍爲大師否若其位在二伯上固不嫌于以子先伯也如列國之會盟多不循五等之爵次在王臣何必不然。朝立已四年矣春秋黜其僞號而仍稱王子所以正名分而治亂賊之僭也劉氏曰已僭位號猶稱王子言莫之君也是謂當時不以爲王故不稱王也然則當時已有西王之稱曷嘗不以爲王乎但在敬王之臣子不以爲王春秋特以正義論之是以仍稱王子耳且子朝之事未成故可正名書王子使能分國爲王而勢不敗或亦不終以王子書矣桓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豈非篡君之已成者哉雖有子儀之正君而突則屢書曰鄭伯所以著其逆迹之實是又一義也。汪氏曰奔不言出者篡賊逃竄以逭天討無所出也故比于國

滅之君與在境外之臣但書奔耳按此說不然侯國之亂賊不一奔皆言出豈皆罪輕于此而有所出耶且國滅之君與在境外之臣奔不言出義各不同亦不可與此相比也然則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何嘗言出蓋自周無出乃大一統之義不惟晉屬于周雖楚亦周地也朝既得罪于王室何所逃于天地之間哉楚乃王臣而爲王室之逋逃主罪亦可見矣○王子朝使告諸侯之辭矯誣甚矣彼蓋自以長而以猛匄爲少故謂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也抑知王后既無適而猛匄爲穆后姪娣之子其母較尊于朝毋本不可以少長論之乎然則劉單之立猛立匄自無

悖于古之制者彼反謂單劉剰亂天下晉爲不道是攝是
賛而欲諸侯深圖之謂之何哉故閔馬父謂子朝于景之
命而春秋始書其立終稱爲王子有以正其簒逆之罪矣
附錄左傳曰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
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
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齊侯與
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
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
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
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公曰是可

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
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
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
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春秋輯傳辨疑巻六十七

渝關　李集鳳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渝關李氏曰使公子鉏帥師從公一圍成而即返與公會
諸侯于鄟陵一結盟而即還齊侯之無意于納公可見矣
公又如齊求納焉則亦何益於此行哉

公至自齊居于鄆

高氏曰書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三至自會居于鄆者一至
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君播越于外不
得其所而魯國臣子之義可絶乎春秋之作明君臣也

渝關李氏曰如齊求納而仍歸其所公實無益于此行矣
書曰公至自齊居于鄆雖與前年之辭無以異然而昔則
爲初至今則爲故居久于外而不能復國此春秋所以深
閔之也

夏四月呉弑其君僚

左傳曰呉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
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
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
馬之屬以濟師與呉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
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呉師不能退呉公子

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于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

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杜氏曰言聞吳亂明郤宛不厭將而還）

茅堂胡氏曰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辨者故歸潔其身而已矣使札有周公之才之美必討弒君之賊正僭竊之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為萬邦之憲矣

幾亭陳氏曰延陵季子是一淡世榮識時勢之人方其出使而歸王僚已為子光所弒復命者乃受命者之大節也顧曰社稷有君而已當時光篡已成子不肯為之輔季子自度不能討罪不如因而君之此與說晏子納政免難同一揆也當時晏子力亦不能制陳氏遂從季子之策因桓子以納政于全身智矣然益使陳氏而成其弒大義純忠者之所為固如是乎使聖人處季子之勢在延陵變必不遽返命當有借力討罪之用焉處晏子之勢君能信用則必有以制陳氏不信用則遠去之豈但納政與邑苟求免難而養成篡弒已也晏子已矣季子近于龍德而自為々人止于如此然後知爛燒全身之易而達權盡義匪天下杭人綱非大聖莫能任哉

渝閣李氏曰胡傳曰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于

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焉得為君故稱國以弒而不歸獄于光其稱國以弒者與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于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呂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于群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弒君之意其垂世之慮深矣按此說以弒為稱國為歸罪于大臣是矣但其所以罪大臣者謂不立光而立僚固其置君之未當而歸獄焉則不然夫諸大臣舍其當立者而立其不當立者以是而致弒君之禍其罪固不能

適然罪其致弑君之禍則可若因此而以弑君加之武亦過矣蓋妄立者啓亂之本也弑君者大逆之事也以大逆之事加之妄立者之人則晉荀息何不加以弑君而反以死節予之耶且推其亂本亦不獨在諸大臣壽夢始之諸樊繼之季札成之蓋皆有罪焉特諸大臣者不能明世傳之正于夷昧之卒而即歸國于光耳在大臣之謀國不臧用術立僚固非其正然名分一定光與諸大臣北面而事之者十二年于茲矣僚已為君光已為臣又安得討其孰正孰不正竟欲起而行逆也哉若光弑其君而歸獄于立僚之大臣是光之弑僚不為過而舊忿之子皆可借口于

當立而謀不軌也禍亂寧有極耶夫春秋既成僚之為君則不追其大臣之妄立而加以弑君也明矣然則曷為稱國也曰此必諸大臣立僚之後又不悅僚之為君而公子光謀久嘗諸大臣亦欲光之復正而姑聽其所為也故首惡之罪不獨歸光而歸大臣是以稱國以弑也惟歸罪于大臣而後知君臣之義必不可苟既以為君不得視為不正而懷二心矣○公子光蓄志怨之情陰納賢士諸大臣必有知其謀者不然伍子胥以外來之臣即知之為之薦專諸而待變豈大臣而無知之者耶又觀王僚兵衛之嚴蓋亦知其有異志是以過為之防耶諸大臣不能深謀

遠慮制光以必不敢發乃皆阿順王僚啓光以時而欲成其所欲為彼亦安能辭其罪乎專諸之言曰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由是觀之則臣皆阿順其君而有意屬光也亦可見矣○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晏嬰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此年吳弑其君僚季札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

也按晏子之言開人臣以不死難之路季子之言啓人臣以不討賊之門是皆所謂邪說皆不明于君臣之義者也以晏嬰季札之賢而其議論如此使春秋不作誰復知君臣之義斷乎其不可苟也哉○吳子僚在位十二年弑諸樊之子光立是為闔廬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傳曰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

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
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
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
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
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
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
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
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
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
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于國曰鄢

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
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杜氏曰為下殺無極張本
而山真氏曰無極之陷郤宛也豈不冤哉郤宛未嘗欲飲
子常子常未嘗欲就郤氏以飲也鑿空造端締搆禍既
勸以甲兵獻子常又從而諛之帷兵在門有實可驗子常
安得而不信諸三族無罪而誅由無極一言以陷之也嗚
呼酷哉
瀹聞李氏曰此蓋誣以取賂退師之故而假國法以殺之
也是以稱楚殺令尹子常信讒為暴妄殺無罪之大夫而
君若罔聞可謂國有政刑乎不數年而喪師破國社稷幾
亡楚君臣有以自取之矣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曰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
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
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
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
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
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
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
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

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
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
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彭山季氏曰樂祁犁喜之子大心之族弟也扈鄭地見文
七年盟扈下○扈之會令戍周也齊魯不至又會在鄭地
鄭亦不來直待五年之後而始城成周可以見晉伯戒令
之不嚴而諸侯勤王之不急也左氏于戍周之外附以謀
納公之言則公本孫齊安有齊人不在而可以為謀納公
乎況扈地近周其非為魯明矣豈士鞅與樂祁犁北宮喜
相見之時私謀及此言耶

家氏曰齊景為鄟陵之盟而梁止據入季氏之鄉晉頃為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惜然無知以為魯之休戚無關于己孰知田常韜禍于齊六卿伏釁于晉厝火積薪而不悟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警內盜之膽也

渝閒李氏曰季彭山疑此會之非謀納公誠有然者蓋明年公方如晉次乾侯晉人于此宜當即為公謀而思納之乎若果謀納公何以公不在會而齊亦不來且相與為會于鄭地乎意者不為令戍周宋衛二大夫有意于納公因此會而因請于鞅鞅以取賂而謂其難及其歸亦以此說語晉侯焉未必晉侯之意是為此謀微列國也然于赴會

之時或晉侯嘗以納公之謀屬鞅亦未可知但非為謀納公而為此會耳○王入成周而其微弱已甚矣此時王子朝在楚而猶不自甘即王城之逆黨豈無伺隙而生心者天王于此未免為可憂此必王人求戍于晉晉乃為此會以令之及諸侯戍周而王室遂定是晉人之于敬王始終為有功也春秋不以為功而于納王戍周之事皆不書豈非以大義責晉而不責此區區之微勞哉○襄陵許氏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聽辭者以令戍周故也伯國不競苟有一善則為之隱諸惡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衰亂也按此說不然戍周小善也受賂不討賊大惡也經必不為小善而寬大惡也明矣且人之善惡本不相掩以為苟有一善則為之隱諸惡而存之將小人之嘗私滅公者皆得假一小善以蓋其大惡其為害也滋深矣豈得為通論哉大抵論此事者當分戍周納公而別言之可知其不貶者是為令戍周而此會原不為納公則雖不納亦不必貶此固經義之較然者但以六國之力若伸大義而討季氏以納公當無不濟而于魯事竟無與焉亦可于言外而見其非耳

附錄左傳曰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

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

汪氏曰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春秋不書皆所以存公也上之於下有征而無戰而況敗乎以君而伐臣已褻其威而況見伐於其臣乎陽虎逆僭不足責仲孫何忌嘗學於聖人者也何乃昧於君臣之大義亦至於此極乎噫可歎也

渝閒李氏曰彭山季氏曰左傳謂孟懿子陽虎伐鄆懿子嘗受學于孔子宜不至蔑君如此蓋傳誣耳按此說似有然者但孔子之弟子未必盡能遵其教如冉求為孔子高

弟而為季氏聚斂至于賦粟倍他日又季氏之旅泰山不能救將伐顓臾不能辭其過凡此不仁不義之事未嘗不為安可謂其弟子無悖行乎又家語謂宰予仕齊為臨菑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若此者是亦高弟之所為也況家語弟子解七十二人中並無孟懿子自是不足數者則其蒙居而代鄆也未必無之且史記謂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于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然則孔子既不在魯可知懿子之為此事尤非必不可信者此汪氏所以從傳說而深歎之也

附錄 左傳曰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子常曰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渝闇李氏曰囊瓦信費無極之讒而殺無罪之三良鄢將師又矯其命以滅三族可謂慘矣楚無政刑而殺滅之濫各行其私無復忌憚有如此將亦何以為國乎瓦納戌言而于費氏鄢氏亦以殺滅報之死亦不足償其罪矣至定四年瓦以戰敗而奔鄭則其得免于殺蓋猶幸耳

冬十月曹伯午卒

彭山季氏曰史記謂曹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死于宋非也經未有卒于他國而不言國者又謂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為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亦非也弒逆大事也經無不書之理索隱曰譙周云春秋無其事今檢系本及春秋悼公卒弟露立謚靖公無聲公隱公蓋是從史誤也此說得之矣

邾快來奔

彭山季氏曰快邾大夫名未命義與襄二十三年畀我來奔同未可比於以地叛也

高氏曰魯之強臣逐君而邾快來奔從其類也

渝闇李氏曰范氏曰自此以前邾畀我庶其茲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為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為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略其氏家氏曰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

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人誘人之臣
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郕之賊者
不足錄也春秋所以錄之而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三
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
何所不至春秋詳書之非誅叛人實譏季氏也按此二說
皆以快為叛人或不然經無以地之文傳又不言其事何
所據而知為叛人且凡大夫之有罪來奔者不必皆叛人
也何獨于此而坐以叛使與庶其黑肱一視之乎但季氏
逐君快乃奔魯而附季氏或亦亂臣之冬從其類也春秋
書郕快來奔蓋交譏之快但舉名而略其氏者小國之大

夫也與庶其畀我黑肱同

公如齊

左傳曰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
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
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彭山李氏曰公如齊為求納也

渝閣李氏曰齊侯無意于納公公又僕僕于此行求彼者
愈勤而接公者愈疎至于受其卑辱而漫不知恥良可鄙
也夫○左傳曰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杜氏曰比公于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
獻清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如此則卑公之甚不
以君禮相待矣尚望其納我而復辟耶

公至自齊居于鄆

高氏曰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
言曰季氏有齊楚之援然則齊固助季氏安肯納公

渝閣李氏曰三書公至自齊居于鄆辭不厭數而憂公之
意為愈深矣

附錄左傳曰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渝閣李氏曰去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今歷一年餘而
後致戍不亦晚乎然而此役未嘗無功春秋沒其功而不

書所以責晉人者弘以遠矣○襄五年戍陳魯戍之也諸
侯未嘗不戍而不書列國微之也亦如僖二年但書城楚
丘定五年但書歸粟于蔡者然今戍周之役魯人辭以難
故亦不書魯戍也然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雖無魯
師而亦書今也不然宜以沒其小善而略之乎○三十二
年城成周則書今戍成周則不書者城猶數世之利而戍
僅數年之勞也故城成周則誌其功而戍成周則沒其事
此蓋輕重之有別者於是夫據實而書城則其是非差可
見亦非專以為美而特表之也○詩揚之水不以戍內之
民戍列國今以列國之民戍成周王室之衰微愈甚矣然

而戍列國者見譏于風詩戍成周者不錄于春秋要皆為
當于義者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曰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
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
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
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杜氏曰齊侯卑公故適晉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按斥
丘漢縣名今廣平府成安縣也其地在衛北春秋時為狄
地蓋服于晉耳

趙氏曰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家也故徒次乾侯而不得入

汪氏曰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傷其見拒于晉
不得入而徒返也而書如晉次于乾侯傷其既不得入于
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次于陽州猶曰齊魯之境也次于乾
侯進退維谷則羈旅之人耳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乾侯
是僅存賸息而已矣聖人汲汲于存公而屢書不一書然
昭公之跡愈遠愈微而愈不能自振亦可見矣公之在齊
猶有齊侯取鄆圍成之事晉頃拒而弗受累為兄弟孔懷
同患相恤之義宜不責可歎哉

渝聞季氏曰左傳謂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
矜之其造于竟弗聽觀此而知乾侯之地本不在晉境杜
氏以為晉竟內邑非也〇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
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則是公之不告于晉也不告于
晉而晉人以是責公可知去年于扈之會本非謀納公也
且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明是拒公之辭夫以齊之不拒
公者且不肯納又安望拒公者之納之乎嗚呼公之客死
于乾侯蓋已兆端于此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渝聞季氏曰鄭定公在位十六年卒子蠆立是為獻公

六月葬鄭定公

杜氏三月而葬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渝聞季氏曰滕悼公在位二十五年卒子結立是為頃公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彭山季氏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在
彼之境內境外不同而其為次則一也陽州之次公得入
齊齊侯既先親唁于野井而又為公取鄆故公之居鄆言

至自齊則見齊侯猶有處寓公之禮也若夫乾侯則本狄地之服晉者遠待晉命于此而無一使通焉公寄不敢入晉則其它也不得以自晉言矣

渝聞李氏曰去年春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在乾侯而待命于晉者今已踰年而晉人不令之入國故不得已而仍返故君耳嗚呼公之窮晉之恥也晉為盟主不能匡魯事而急兄弟之難反待以無禮有如此抑亦何以稱伯國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曰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孔氏曰詩毛傳曰弔失國曰唁二十五年公新失國齊侯唁公可矣于此復唁公蓋公以齊不憂己棄而適晉望得晉人矜之晉侯不肯見公齊侯必復恨公嫌公此舉故遣唁公所以嘆笑公也公如晉不見受又似更復失國故唁之

何氏曰言來者居鄆從國內辭

高氏曰唁于野井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季曰李彭山以乾侯為狄地之服晉者非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

胡傳曰遣使來唁淺事也亦害于理若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饗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李曰式微之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朱子傳曰微猶非也言我若非以君之故非以君之躬胡為而辱于此哉今胡子之解微字是卻式微之微與詩傳不合新意可也諸侯失國託于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于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

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汪氏曰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春秋不書以是為不足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野井之唁高張之唁晉荀躒之唁莫不悉書所以譏齊晉之徒能唁公而不能納公也齊侯始親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弔其如晉不見受且比公于大夫適以恥公而已異哉

渝聞李氏曰昭公久次乾侯而晉不見受則去乾侯而仍居鄆將又變計而復求于齊耳此必有使至齊故齊侯又使高張來唁焉反其稱主君以卑公是齊之不肯為力者更甚于前故又變計而復求于晉矣然則公之反覆無常

實不得已此豈獨公不矜所求而自處之不善哉季孫有婦于齊晉二國所以不助公也卒致公之狼狽無所依而賊臣晏然在其國良可悲也夫載馳之詩一則曰歸唁衛侯一則曰控于大邦蓋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欲告大邦以救之不徒唁也齊為大邦不能討意如之罪奉昭公以復國唁而又唁徒虛文而已況來使之辭竟稱主君以辱之孔氏謂齊侯遣唁公所以嗤笑公也觀于此而齊侯之情深為可鄙也已

公如晉次于乾侯

滄閩李氏曰前次乾侯晉人不禮于公而公歸鄆及為齊人所卑不得已而再瀆晉又次乾侯以待命焉夫來之也勤則求之也愈恭容之也久則望之也愈切公誠可哀也已卒之鄆潰而公無所歸在此四年而斃于此晉人漠然不以為意豈復有人心哉。公兩如晉次乾侯亦皆齊人之虐也齊與魯為比鄰甥舅之邦自公孫齊以來若景公能討意如之罪而復其君則一舉而君臣之分定于是義聲震天下而齊可以伯矣不知出此甘聽公之顛連瑣尾如窮人無所歸伊誰之咎也哉然則亡國者之困辱不足蚩而齊人坐失其機會可謂愚也已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滄閩李氏曰叔詣蓋叔鞅之子也詣卒子還嗣。世本曰叔弓生定伯閱閱〻生西巷敬叔敬叔〻生成子還是還為叔弓之曾孫也據春秋則書叔弓卒後歷書叔輒叔鞅叔詣之卒詣後又有叔還焉輒鞅為兄弟則詣為叔弓之孫而還誠叔弓之曾孫矣但不知叔輒即定伯叔詣即敬叔鞅以輒弟而閒立歟抑亦鞅定伯而詣還皆鞅之後歟又或世本之說失實亦未可知闕疑焉可也。

穀梁傳曰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詣穀梁作倪）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范氏曰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魯公之出非我罪按左傳梁丘據曰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病而死今穀梁傳亦謂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未必叔之死皆同也或者意如之言本謂叔孫舍穀梁誤記之耳然無病而死蓋亦偶然意如乃辭逐君之罪而以無公歸之于天其欺天也不亦甚乎。自昭公孫齊後經于叔孫舍叔詣兩書卒是以御禮成其喪也公方在外而季孫成禮于二卿亦不足以為榮矣昭子忠于君則必不安于地下若叔詣者未知其亦不安否也

附左傳曰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渝閒李氏曰趙東王子朝之餘也以召伯尹氏等之見殺據邑以叛則是懼罪而行逆罪又甚焉夫當王室既定之後而朝覲猶敢如此使非有成周之戍不又重可虞乎然則戍兵在成周彼亦無能為也已

附錄左傳曰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〻兄公私喜于陽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

汪氏曰意如歸馬于乾侯亦鄭莊射王中肩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之類耳加刃于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揜其惡者也

渝閒李氏曰彭山季氏曰左氏序平子每歲買馬歸之于乾侯與黜務人而以公衍為大子亦妄也意如則忍而悖必無歸馬之事是時昭公在外無宗廟朝廷何暇易大子乎按此說不然士鞅謂季氏事君如在國則以小善而自揜其惡蓋有之矣且昭公之不廢久矣今雖在難何能必其喜怒之有當乎況易大子非甚煩難之事即不成禮于廟朝亦事之變又何不暇為之也未可謂傳說之皆妄也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高氏曰昭公居國而國人逐之出居于鄆而鄆潰見魯民之無君但知畏季氏也

彭山季氏曰齊侯取鄆以居公〻若能反躬修己節財養力以撫其眾烏知鄆民不如太康之一旅哉今至于潰可知公德不足以孚民罪不專在季氏矣

胡傳曰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制迹于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

渝閒李氏曰凡言潰者皆被侵伐而力不能支是以潰耳僖四年諸侯侵蔡〻潰文三年諸大夫伐沈〻潰成九年楚嬰齊伐莒〻潰是皆有所迫焉而然也今鄆之潰非亦以季氏之侵伐故乎二十七年孟懿子陽虎伐鄆不書此又使人伐鄆亦不書皆所以存君臣之防也書曰鄆潰一以見季氏之暴出其君又奪其居一以見昭公之無德無才無以固一邑一以見齊侯之怠于庇鄆不能救一以見鄆人之畏季氏而不為公守一以見鄆人之不服季氏而非以叛君也一言之中數義具焉豈徒為鄆書哉○胡傳

曰民逃其上曰潰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其從者又皆丈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衔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按此說是謂昭公無德民不堪命而自潰也若然則當叛公而以鄆歸齊人或歸季氏何必潰乎孔氏曰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道之使然按此說是謂季氏道之而使潰也若然則當降季氏而以其邑歸之何至于潰乎○

汪氏曰或謂意如閒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夫苟昭

公之德澤足以固結其民而民心不忘則雖誘之使叛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去也燕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破齊與楚淖齒共殺齊湣王分其地未期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袒右攻賊以季氏之強孰與六國而魯人之思昭公不若齊人之思念其君豈非昭公失民既久而若是耶然則鄆民之見誘于季氏實以平濡日染之有素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按此說是謂鄆人見誘于季氏因見公之無德以結民而致民叛也若然則舍季氏之暴而專罪公既失之傾乃又以潰為叛抑豈知潰者之非叛乎然則經書鄆潰明是有所迫之而力不能支故不得已而逃

散耳蓋公於鄆時猶不免于孟孫陽虎之伐今次乾侯又久而知齊晉之不為公也季氏于此能無圖鄆之意耶伐鄆而鄆潰經雖不書伐可于鄆潰見之但鄆潰雖由于季氏亦不可謂公無咎也若夫季氏肆行無道逐其君而潰其民使昭公無尺土之可依一民之可用罪又不假言矣○齊侯取鄆以居公蓋其初意猶為公也至于公兩如晉次乾侯則全無為公之意矣公當居鄆時而鄆邑之備未必能修是必有城郭不堅兵甲不利糧餉不給者此又才力之無能為不僅無德以結民也況今在外而鄆又無主季氏乘間以伐之民亦安得不潰乎然而鄆不歸齊者齊

人不來救而勢不及也亦不降季氏者惡季氏之為暴而不肯服也故相與逃散而避其鋒是豈鄆人之得已哉論者徒罪昭公之無德而不責季氏之窮兇此知鄆人之不為公守而不思鄆人之不肯服季氏也或亦覺其不備矣○齊侯取鄆以居公季氏伐鄆不慮為齊人之所忌者齊君臣皆得賂焉故也齊人得賂而為季氏之援豈猶忌其伐鄆哉季氏于此必欲奪公之居使公無所依焉而後快則其不肯容公也明矣公猶欲託晉以復國即使晉欲納公而季氏不除必無兩立之勢也況晉人亦得季氏之賂而又安肯為公乎公之客死于外宜矣○鄆也者齊侯所

取以居公者也齊侯急于為公則其所以庇鄆者必不力故公次乾侯矣鄆人迫于季氏之威而皆逃焉亦知齊人不肯庇鄆故也然此年書鄆潰定六年又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可知鄆雖潰鄆猶屬齊不屬魯矣然則齊侯取鄆以居公者卒乃收之以為己利耶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傳曰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氏曰中國猶國中也）

胡傳曰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内則為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而羅臣子誅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逐中宗竊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于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然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劉氏曰此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于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以無公去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但謂暫時次止之名猶以鄆為居自不得書公在乾侯也今鄆人潰散公無所入寓旅他國國非其有故書公在以繫一國之事○昭公去國以乾侯寄魯之一民非公之有聖人嫌于國無公公無國也故因正月書公在以正之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夫嫌于無陽而後稱龍猶嫌于無君而後存公安可不察耶

王氏曰天子所在稱居王者以天下為家示無外也故襄王奔鄭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其國稱居寄他國稱在示有尊也故昭公于鄆稱居于乾侯稱在

渝閒季氏曰自鄆潰後此年而書公在乾侯者三以嫌嫌于魯國無君故書公在以存公此因經義之較然者若左傳之説其大謬矣（非公微選。○）

朱子通鑑綱目然武氏之號仍用中宗嗣聖之年而書帝在均州者一帝在房州者十二帝在東宮者六因得春秋存公之義矣然其事跡亦微有別蓋昭公之在乾侯本非魯國之境而中宗之在均房與東宮即屬武氏所有之地也但綱目存君之義無異于春秋此蓋師其意而不泥其迹者也○范氏祖禹曰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于昭公末三年每正月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史列武后于本紀欲不沒其實以著其惡竊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于高宗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安得而間之復繫嗣聖之年然武氏之號竊取春秋之義

雖獲罪于君子而不亂也按是說也朱子綱目從之似亦當矣但魯昭雖失國而魯未立君則其紀年本用昭公之數故可仍書彼年也若武氏纂唐已改國號與年號而中宗已無年安可仍用其年以紀事哉故史綱于周中書唐字而于其下分書武氏之年庶幾為實錄此雖不同于春秋而義亦得正豈非至當而不可易者乎○瓊山丘氏曰按唐史臣沈既濟謂魯昭公之出春秋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每歲之首必書中宗所居紀稱中宗而事述武后范祖禹作唐鑑非唐書列武后于本紀故繫嗣聖之年黜武后之號綱目本此二說于每歲甲子下

大書嗣聖之年分注武氏年號于其下終武后世每歲書帝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后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矣說者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國不容有兩號武氏既革唐為周有周則無唐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同一時世也而帝與周同書豈得無窒礙乎且是時武后既廢中宗立睿宗睿宗雖擁虛器武氏未嘗明廢之也書帝在其處而不著其名則混而無辨矣況魯昭公乃列國之君是時未有年號昭公雖次于外季氏專國猶虛其位以待之不敢別有所立也中宗即位僅一月即立豫王為皇帝改元文明矣曾未幾時武氏自御正朝行人君事至于九月

又改元光宅焉明年又有垂拱之紀則是中宗既廢之後別立君矣屢改元矣所謂嗣聖之號僅有再閱月之稱若仍以其年次第書之則是假辭以立義非紀實也史綱于周中書唐字而于其下分書武氏之年以見是時天下雖專制于武氏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之天下而所以專制之者實武氏也反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著其名而使人不疑中宗于睿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其實賊后之罪既得以暴著于天下君臣之義又得以昭明于後世云按此說極是蓋中宗既廢當時已不用其年安可仍書嗣聖之號故當黜周以存唐但書帝在以存中宗別可耳夫中

宗受命于高宗武氏廢中宗而立睿宗睿宗非彼所得廢者立亦非彼所得立況睿宗居別殿政事不得預武氏則御正朝而尋改元矣故以武氏之革唐為周且可奪其國號與年號至于武氏所立之睿宗自當不計其所在矣若夫帝在書名蓋亦取法春秋之例春秋于昭二十二年曾書王猛居于皇王猛入于王城今于唐事何不可書曰帝顯以别中宗于睿宗哉若此者義誠得其正而且不沒其實雖與綱目不同或亦朱子之所取者夫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渝閻李氏曰晉為盟主列國有亂皆得而正之況魯為同

宗至戚之邦尤在不容已者哉昭公失國屢求于晉而若罔聞晉頃于此可謂無人心矣。自晉頃即位以來未嘗一出而會諸侯雖云政在大夫蓋亦公之怠于事而無能為焉故也夫以王室之亂且不出而問君何況于列國乎而吳楚交爭不暇及中夏彼猶得以自安不則中夏之為患方殷彼亦安能高枕而無虞乎然則晉人之失伯雖不始于此而實重于此矣良可歎也。晉頃公在位十四年卒子午立是為定公

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傳曰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

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汪氏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

彭山季氏曰是時公在乾侯不得以通于晉而頃公之卒葬者季孫遣使以弔喪送葬也代君行事不臣甚矣

渝關李氏曰是時季孫據魯于列國之喪且使人往會其葬況晉為盟主彼尤工于媚晉冀其外君而助己乎然而不使卿行者（據文六年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昭十年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六年季孫意如如晉

葬晉昭公）公在外而魯不寧故也意其弔喪之禮物必有加厚于常者矣晉人不肯納公不肯討季氏尊亦思弔葬之來晉者是果何人之所使也哉甘受其使而莫之問徒于鄭人是詰焉亦大昧于輕重之倫也已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

疆其衆以憤怒之氣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大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羽左經傳穀作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杜氏曰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彭山李氏曰徐在僖公時為楚所虐辱已服于楚矣及楚既衰而徐為吳滅則章羽有奔楚而已

渝閩李氏曰常山劉氏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者彊暴加于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絶也訴于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國可復室可還絶之哉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絶也按此説不然宣十二年楚子圍鄭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經不書逆以譏之況于滅國之逆敵者顧可厚譏而名之乎且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子受虜于楚而不名今徐子奔楚不終于降吳當不以是而書名矣若夫興復之志豈必不降而後能有越句踐臣服于吳卒能報怨而自強其國使當日吳必滅越在句踐興復之志亦必不泯又安論其降與不降哉然則以其君歸皆書名而夔子獨不名滅國君奔皆不名而徐子獨書名何也名者其正例不名者不知其名又或史氏之闕略故也觀于諸侯之卒例當書名閒亦有不名者則可見矣。

陳氏曰奔非其罪莫甚于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其名徐子臣吳而後奔也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名以歸而後名之徐子不名則疑于譚子弦子溫子矣按此三例亦覺難通蓋滅國而以君歸者五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十四年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以君歸而殺之者一定四年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執世子以歸而用之者一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若以為臣之而書名蔡世子執而用之必非臣之也不臣而亦書名哉可以其非君故然而夔子不

書名何獨不罪其臣之哉滅國而君奔者四（襄十年晉師滅偪：：子奔　昔僖五年楚人滅弦：：子奔黄十年狄滅溫：：子奔衛此年吳滅徐：：子章羽奔楚）若以為不臣而不名徐子奔楚亦弗臣之矣而獨書名雖曾新疑以逆吳未幾而即去之矣豈罪其臣與而後奔哉以書名而別諱子黨哉滅國而不言歸若奔者二十（僖十二年楚人滅黄十七年滅項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文四年楚人滅江五年楚人滅六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蓼十二年楚子滅蕭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成十七年楚人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侯滅萊十年公會晉侯宋：會吳于柤遂滅偪陽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昭四年楚子宋：代吳遂滅賴八年楚師滅陳十三年吳滅州來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二十四年吳滅巢）若以為死之而不言歸若奔未必死社稷者若此之多其有為亂兵所殺與逃匿而不知

其所者又或降服而別處之亦不可書歸若奔逃可書以為死之哉然則滅國之辭必以三例斷之未免失其實矣○徐人從楚已久今以楚故而見滅是非滅于吳也實滅于楚耳楚師救徐弗及卒亦不能復其國則亦何益于從楚哉況時徐不從晉：：用不為徐謀然亦以其國有新喪而不暇于外事也但晉人既失伯即使徐果從晉而晉亦衰抑豈敢興師以禦吳哉夫徐在淮北而與中國接壤吳既滅徐則中國之可憂實甚幸而與楚為難猶不見其內侵耳春秋于此蓋為中國深危之不獨罪吳之暴閔徐之亡而已也曰徐楚之與國也徐人不受吳子之命不執公

子掩餘而使得奔楚固已得罪于吳楚子又加寵異于餘等以重吳子之怒而吳因滅徐大國相怨禍及小邦良可哀已子而諫楚子惟恐鍾其讎以重怒之間為遷國之遠謀獨不思吳光為篡弒之賊已罪覆載不容之大惡使初楚子仲明大義執二公子而親集師于其郊格誅元惡而別立君則義聲沛四海而吳人聽命不違矣不是之圖徒欲億吾鬼神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卒使弒君之餘虐波及無罪之屬邦而且致有入郢之禍可獨于吳人是咎也哉雖然楚比棄疾之事其罪不異于吳而漠之討周已習為固然矣楚招又棄疾之子宜其不能討吳也嗚呼世界至

此倫常埽地春秋烏得而不作乎○昭四年楚子以諸侯滅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于中軍楚子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楚子從之遂遷賴于鄢此蓋賴子之降楚者而經但書滅未可謂其能死之也然雖已降而猶滅其國楚實之不仁甚矣今吳滅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豈非亦降吳者哉而吳竟滅之闔廬之與楚實有同惡也或謂闔廬惡其奔楚而後滅然賴子不奔而亦見滅今使徐子不奔楚抑豈能保其不滅乎大抵不恤其降固不計其奔與不奔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曰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杜氏曰公內不容于臣子外不容于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淪間李氏曰嗚呼公在乾侯又踰年矣烏兔迭遷暑霜迭變念朝廟之從懸望旅舍之如故此即計日計月而已難安況夫計年而年又再予誰為臣子誰為友邦廿聽其窮蹙而無所依也良可悲也夫○昭公之篇有春無月而不書王者十二至于末三年每書公在必書春王正月者書公在以存公而書王正亦以存王也蓋公在乾侯而臣子不恤友邦不顧是惟無王而乃然今必存王以正之天下

不可無王之亦豈可坐聽其亂而謂于已無與哉讀者于此未可視為書王之常而忽之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傳曰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侯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彭山季氏曰荀躒盈之子而罃之孫也杜氏曰適歷晉地○按適歷非晉都也意如至此待命再見時晉定公初立有嗣伯之志覩城周之城召陵之會可見矣故以師納公之意不可謂無也使非士鞅取貨而私于季氏則昭公豈至于客死哉晉侯墮其計中而反使荀躒出會何以為盟主此伯業所以卒不能復也歟

胡傳曰意如出君不事而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代之是昭公之道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于

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陳氏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黑肱卒大夫會葬諸侯晏然如二君矣君在外難卿有事不書也有諸侯之事而後書故文公在晉敖會垂隴襄公在晉宿會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意如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

之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從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外也襄昭之際大夫專君之禍晉人為之也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皆罪晉之辭也

永嘉呂氏曰昭公在外託于齊晉而皆不果納未嘗不歎世道之薄而亂賊之無所懼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越二國其情亦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憤意如而憾昭公而況齊晉爭霸大國也鄟陵之會四國同之代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丘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代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為力而所以不克納者則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為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為義者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始為之名而卒之無功歟抑不但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于意如則其互為唇齒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

汪氏曰意如之練冠麻衣跣行卑辭伏罪皆外飾詐偽以欺晉〻定既惑于范鞅之巧言而知躒亦墮其計而不悟非惟奉命與之好會又導之叛逆而不恤魯君有泣〻求

哀之請不亦甚乎千載而下說春秋者如何休杜預猶謂意如負極謝過以示憂戚則其姦謀之志不惟可以欺當年而且可以欺後世也

渝閒李氏曰公于晉頃也世兩次乾侯者二載有餘而晉頃不禮于公竟無憂公之意今定公新即位即欲以師納公似能蓋父之愆者惜乎惑于士鞅之言欲為此會以覘其來否及其來會徒詰以出君之故而不為之加討也不亦謬乎意如敢會晉卿以有士鞅為之主也是雖聞召即來何能捨其不臣之罪練冠麻衣跣行外飾戚容且以從君而歸請則其情已識矣書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適見其偃然會大國之卿而無所忌憚也適見晉人之寵亂臣以好會而不知討賊之公義也若此者又何待于貶絕而其罪惡始明哉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渝閒李氏曰自魯隱公十一年薛侯來朝後至莊公三十一年始書薛伯卒閒隱之世薛于伯事亦未嘗預至成公二年蜀之盟使人一列于會及襄公時乃屢從事而奔走聽命之不違矣故元年會虢九年伐鄭十年會柤伐鄭十一年兩伐鄭十六年會溴梁十八年同圍齊二十年盟澶淵二十二年會沙隨二十四年會夷儀二十五年

又會夷儀書薛伯者十二元年圍宋彭城二年會戚十四
年會向伐秦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書薛人者六
事莫煩于此矣昭公時惟十三年會平丘有薛伯二十五
年會黃父三十二年城成周有薛人至定公四年召陵之
會亦有薛伯從此則于凡事皆不見矣然自莊篇一卒其
君至此年方書薛伯穀卒葬薛獻公至定十二年薛伯定
卒葬薛襄公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十年薛伯夷卒葬薛
惠公並見于經非復前此之身闕矣此薛國之大凡也○
覩定元年宋仲幾與薛宰爭役之辭可知薛之舊屬于宋
矣然莊公之篇一書薛伯卒至昭公時薛伯穀之卒葬皆

書季彭山以為三家之所私厚理或然也蓋前此諸君莫
不書卒葬而至昭公去國乃備書豈非薛人親暱于三家
而三家亦為之加禮乎在三家不足當薛人于此曾不計
季氏之為亂臣而與之為禮眾可見矣○薛君書卒者四
莊篇之薛伯不名餘則無不名者矣前此之世次不可考
即獻公在位之年數亦不可知自此以後乃得援經而悉
之○薛獻公卒子定立是為襄公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曰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
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
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
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
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
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
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
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
之眾從者脅公不得歸

杜氏曰將使意如迎公故荀躒來唁

陸氏曰不在魯地故不言來

彭山季氏曰晉定公本欲納公特為士鞅所沮則使唁之

而已必使荀躒者荀躒方與意如會則同情矣此必士鞅
之謀也

高氏曰荀躒既會季孫于適歷復以晉侯之命唁公于乾
侯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其臣陽唁其
君空言無實卒使六卿之徒遂分晉國而有之則晉侯亦
魯侯而已

湛閒季氏曰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晉頃不恤不納
公而唁禮亦不及焉二十九年公又如晉次于乾侯在乾
侯者今已二年矣晉定新立于是遣使以唁公夫唁公禮
也乾侯非晉地而晉侯不親唁亦不為過然晉侯之遣使

唁公也不徒弔其失位蓋欲公與季孫偕歸可乎曰不可易言乎其不可也蓋嘗因是考之未嘗不深惡季孫之奸與夫晉人之妄不能處人君臣之間也季孫之罪不容誅晉人若欲納公非誅季孫則不可蓋昭公以季孫為亂賊季孫亦視昭公為冦讎其勢不容並立安有逐君歷七載一旦與之同歸而肯北面俛首以爲臣子之分者哉且昭公之于季孫不惟惡之亦實惧之如霍光驂乘漢宣尚有負芒之恐何况親被其逐而能晏然于季孫之上耶上下不相安吾恐魯國之禍不及旋踵而更甚于前矣不然季孫終不敢害公公終不敢害季孫然君

臣相對亦無意味甚矣公亦何樂于此而與之同歸哉然則季孫之欲從君而歸特為詐僞之辭以之欺晉而免討焉晉人于此既欲賞奸而全私人之好又欲市德而博納君之名遂將以昭公畀季孫殊不計其分義之安否與從來之究竟何如耳不知子家子何所見而勸公歸而從者留公不行實見及于理勢之必不可者左氏乃曰之爲脅公不得歸謂之何哉○季孫逐昭公昭公深惡季孫不肯同與之歸此亦人情之常無足異者荀躒聞公之言何至于惓耳而走乎蓋躒之意已私于季孫故公言一不合遂敢無禮于公而凡令季孫之歸祭也然則高張之來唁稱

公為主君用己為卑公令荀躒之掩耳而走則其形狀之倨侮抑又甚焉觀其待公如此可知公于晉人無望矣宜其客死于外而不得歸也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是季孫嘗以魯師從矣夫卿行旅從何至于用師此蓋用師以逆公而實假此以為自衛計耳若公果入魯師季孫縱不敢害公公能無惧于此乎然則子家子有拜牧圉之忠而此時之勸公歸或亦以久歷艱辛而不能忍也不然何其昧于事理之正而苟且如此竟無異于季孫知伯之所謀者哉

秋葬薛獻公

湔聞李氏曰自公孫于齊從季孫專國而宋楚曹鄭滕晉薛諸君之卒皆來訃視魯如有君矣除楚子不書葬外餘則無不葬者蓋季孫之結外如常禮故于弔葬皆不闕焉春秋必詳志之所以譏其悖也夫以逐君之賊諸國不加討則亦已矣又何為親魯而訃甚且甘受其葬使之來國乎然則亂賊之使會葬不以為榮實以為玷而諸國不知其非良可慨也若夫季孫逐君而葬列國之君則其致恭于外適以彰其倒行之罪耳抑亦何禮之可言哉

附錄 左傳曰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

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

杜氏曰黑肱邾大夫不書邾闕文也濫東海昌慮縣

彭山李氏曰杜氏謂濫東海昌慮[illegible]昌慮漢縣名在今滕縣東南劉氏實利之爲逋逃主也

河閒李氏曰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

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按此說甚謬其去經旨遠矣蓋黑肱亦邾之貴者貴則書名當不爲其以地故（辨見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下）且春秋褒貶之所繫宜以其求名欲蓋而爲晦顯之別哉今以衛齊豹爲求名而不得以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爲欲蓋而名章蓋害實甚之辭而于大義殊未當也若夫贊春秋而謂君子貴之恐未知其所以可貴之實耳○文十八年莒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夫文子之事君不敢宣藏而賴姦誠可謂賢矣今黑肱之于邾子雖無弒逆之罪而竊邑以來與竊寶玉者不同以彼叛君之賊亦宜可以受之乎意如于此不知效其先祖之所爲而甘受之悖亦甚矣雖然意如之逐君既己身負其大惡至于公不在而納邾國之

叛臣是乃同惡相濟之常則亦何足怪也哉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曰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河閒李氏曰昭公之篇日食凡六在十二月食者二二十二年與此年是也何氏曰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紀中國圍蔡也據此說則其所應已廣矣其實不見于經者事變尤多當亦不止此也史墨但謂此在吳入郢其言

雖驗豈能見夫陰陽之大義乎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渝關季氏曰僖公二三年每時首月書不雨者三昭公末
三年每年首月書公在乾侯者三彼為閔雨實有關于民
事之弘此為憂公更有係于君父之大

取闞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闞魯地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闞城按
須昌即今東平州取闞不言公裳上文也鄆潰而公寓乾
侯無所仰給故取闞公旅居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蓋
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然但收其税而實不得居其

後竟于乾侯喪返而始得葬于闞焉悲矣

張氏曰昭公之殂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
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

謝氏曰闞魯微邑書取闞著其微弱也

臨川吳氏曰昭公為魯國之君四封之內皆其土地今公
為季氏所逐而書取闞以見季氏據國公無尺土矣雖得
魯邑猶取之于外云爾

家氏曰闞者魯群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
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屢書特書
致封于季氏也

渝關季氏曰取鄆者齊侯圍成者用齊師也今公在乾侯
而晉師不出何以能取闞乎曰此季孫歸闞于公而公取
之也季孫之奮適歷也顧得從公而歸而公不肯季孫有
以謝晉人矣公既不肯歸國而守宗廟故于此焉特奉闞
邑于公使公得主群公之墳墓蓋即歸焉具衣屨之術欲
以掩其不臣之迹耳然而闞乃微邑差遜于鄆故鄆可居
而闞不可居夫居鄆而鄆潰鄆且不能守區區闞邑尊何
與于存亡之數也哉經書取闞非以為公幸也適以見其
全國不復有而僅得一邑無益也且考其故而季孫之奸
于此又可見矣得魯邑而亦書取失國之辭也○杜氏曰

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不用師徒按此說不然此時
強弱之勢甚明且鄆潰不能支又已事之較然者豈復為
所誘而肯背強從弱乎雖忠義之在人心不可以強弱論
然在季孫羅網之中何能奉孤城而獨為公用者故以此
為季孫之歸公無疑也季孫以闞歸公欲掩不臣之迹以
免諸侯之討耳公殁而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而悉狀畢
露矣雖因榮駕鵞之言而止卒葬昭公于墓道南則其悖
逆為何如哉○彭山季氏曰按左氏定元年謂季孫使役
如闞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為司寇溝而合諸墓杜氏緣
此遂謂闞群公墓所在恐未必然他日果為孔子溝合則

亦當書改葬昭公以示微意而經何以沒其實耶要之此是昭公歸葬于闞非授此說不信闞為群公墓之所在而謂孔子爲合墓之事以此而斷杜說之非似亦考核未當所謂孔子溝而合諸墓者亦僅溝而合之耳本未改葬經亦何得書觀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若非群公墓所在何為欲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乎且葬昭公于墓道南其為先君之墓道南也明矣先君之墓在闞未可謂杜說之不然也但有一疑昭公之將奔也傳謂公與臧孫如墓謀杜氏曰辭先君且謀所奔據此說則是先君之墓近魯城矣闞邑之去魯城必遠何為又有此墓乎意者魯墓

不一先君之墓亦有在闞者故葬昭公于此又或如墓之謀本在他人墓而非先君墓也亦未可知

夏吳伐越

左傳曰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氏曰哀二十二年越滅吳在此三十八年）

薛氏曰越自楚虔伐吳一見今年而吳伐之

趙氏曰吳將報楚越楚之與也故先伐越然不若始結其心以離楚黨今先伐越故入郢未返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速禍始此

渝閩李氏曰薛氏曰夷狄相攻本不足道書吳伐越見吳越之事始也按越雖僻處蠻夷然亦先王之所封也同在大造之中共屬一統之內何謂不足道乎聖人以天地為心以帝王為度正惡其相攻而必志矣且春秋紀事不見本末者甚多何獨于吳越之事欲見其始乃于不必書者而亦書之乎吳方有事于南而不暇及中國是猶中國之幸也然使聖王在上豈徒幸中國之無事而坐聽夫外夷之相攻哉春秋以王道治天下其書吳伐越亦不免于無王之傷也夫

秋七月

附錄　左傳曰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杜杜氏曰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左傳曰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彭山李氏曰仲孫何忌纔之子是為孟懿子韓不信貞子

之子而起之孫也仲幾卿氏名也世叔申儀之孫也周分子產之子也公數言人下有邾人今從之左氏無此二字蓋闕文也○成周之城非為城圮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遠入城內矣若為圮而城則完舊而已何待勞諸侯之大夫也工役大興侯邦咸集非敬王誰和人心同不能協一如是亦以見王澤之未竭而晉定之伯猶能率諸侯也成周既城新都定焉後遂謂之京師矣

張氏曰此敬王從都成周諸大夫城之書成周紀實也

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書城成周善之也

廬陵李氏曰晉自城虎牢以來有城杞城成周書法雖若無異然城杞之下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則私親之意已著今書城成周于天王入成周之下則雖非盛時之美事終是情出于公亦衰世之幸也

陸氏曰公為旅人何忌不能從季氏逐君何忌不能去罪大矣雖受晉命而城成周亦無補于過也此實觀文知罪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渝閒李氏曰定元年左傳晉女叔寬曰周萇弘將不免萇叔違天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杜氏曰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據此說則是成周之遷出自萇弘之議矣王雖避子朝之餘黨不敢居王城或亦惑于術數之說而造新都以祈延祚故令諸侯共為此役耳○王入成周而定都非自王城遷于此也故不書遷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王都之通稱王城舊未號京師此若書京師豈不疑于王城乎故言城成周所以別王城也胡氏謂其與列國等恐未必然吳氏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于成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尚多故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圮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之後始徹諸侯之戍據此說是謂成周圮惡故城之若果圮惡則當晉人納王時王亦何為入此而據夫不可為守之城哉即使倉卒據此而已歷數年則動衆民而漸完舊亦自無難可無煩于諸侯之遠役矣今合諸侯之大夫大興此役必非完舊之常且左傳所謂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之說明是新造其城必視舊城為擴也故杜氏謂成周狹小故請城之言使小而不言圮惡誠有然者

○經書城邢城緣陵城楚丘詳略各異者詳則其善之也略則其譏之也及書城虎牢城杞城成周皆列序諸侯之大夫其皆善之乎曰未必然也春秋書法後來迥別以義例已見于前後則可以類推也至于所見之世尤不得類判而重序之矣故襄昭定哀之篇未嘗貶諸大夫而稱人除溴梁之盟有君在于宋之盟前目後凡外亦無特書諸侯之大夫而不序者豈其事皆合義而不必加貶哉良以直書其事而是非具存不必拘拘于一職也故城虎牢城杞城成周經皆詳書而不略考其義而其得與失槩可見焉城虎牢以逼從楚之鄭城杞以厚晉平之母家此二事者

不無公私之異城成周則奉王命以勤王事事更愈于城虎牢可以為美矣然而合天下之力不能討篡戮徒為之築城而使之自守亦非所以匡大亂而定遠猷也是則詳其人紀其事而譏意亦在其中春秋之義豈可以一例言哉○胡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于城王都可以不書乎汪氏曰子常城郢沈尹戌曰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境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夫諸侯而城其國都其守已小況天子以四海為家而勤天下之衆以築千雉之城不務其遠者大者而僅守至近之地亦可歎也故不貶大夫而但曰城成周正其本也按此說皆不察于時勢從以無故築城之例相較故以此城為所守之小不知敬王遷于翟之亂不得已而從成周則以成周為新都即興此役亦不為過但其定亂無術至于遷都以勞天下是則為可譏耳若謂天子守在四夷不必築京都是豈設險守國之義抑豈所以待衰世哉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曰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

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于今為庶主所知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

文公意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事曰入夷者瘧公也非救公也說 見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于季氏衛侯失國猶失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手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

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同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紀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殊意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涂起朱氏曰出奔者內有人則復外有人則復鄭伯突之復國傅瑕從之衛侯衎之復國其弟鱄從之若昭公則何恃哉臣皆為季氏用有一子家駒而不能聽從也齊晉之大臣又皆季氏之援終以客死悲哉

劉本曰昭公七年于外齊晉不能討意如而納之者豈非諸侯之政柄各授于大夫實同伐異皆為季氏之所為其君畏偪而不敢歟就意如攘祭而不敢篡亦由周公忠義之澤流入人心猶未忘耳

汪氏曰鄭祭仲逐昭公而昭公奔衛則立突衛公子泄公子職逐惠公而惠公奔齊則立公子黔牟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而獻公奔齊則立公孫剽意如逐昭公魯國八年無君意如非惟不敢如田和三晉之篡立亦不敢別立君者良以魯秉周禮理義之在人者深是以猶俟公議之或見討而未敢肆無忌憚也然史墨之言謂魯民忘君而君

臣無常位專于責昭公而略無一語責意如與師曠之所以論衛獻者無異此可以儆乎人君而非所以告為臣者也率天下之強臣而為篡奪之謀者未必非此言啓之且慎器與名此可以責魯之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

廬陵李氏曰昭公在位二十五年居鄆四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戚容而父子之親衰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立國立身之本皆無矣季氏之禍雖積習于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正納卒奔而不能卻大雩必而重天戒屢見而不知警會中軍寬于紅蒐政盡失而不能救卒之得罪于伯主則直如晉而

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蓋聲勢相倚迭爲輔車定昭公之不入也史墨之言其論魯事則善矣毋乃述三晉爲諸侯之勢乎

涪陵李氏曰公雖失國而在外猶吾君也子家子嘗又以君禮治其喪是以稱薨如他君耳書公薨于乾侯死非其所而臣子之隱痛者深矣必書地者明其殁于外也如桓公爲齊所殺諱殺而不諱地且書公薨于齊況昭公之以疾終者乎○七年季孫宿卒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意如之嗣卿位而事昭公者十有八年也自公孫以至公薨幾

八年矣亦念其寵遇之久乎忘昔日之君恩而思歷年之君困至使君之客死而以喪聞彼將何以謝魯人何以質列國又何以入成季之廟中哉書曰公薨于乾侯而意如之罪不容誅矣○列國之弒君者多矣而季孫不敢弒昭公得無此善于彼乎昭子謂季孫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夫逐君凡可傷季孫于此或亦慮成弒君之名以重其傷是以不敢弒昭也且列國之逐君而別立君者多矣而季孫不肯別立君豈猶待君之返乎荀跞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夫歸祭者攝君事而專魯國一如君矣彼既如君而國人服之諸侯與之是以不敢別立君也然則避弒君之名操專國之利君雖尚在而魯國之君位虛懸至于以臣代君者幾八年豈非春秋之僅見者乎○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竊意此故亦自易明以其專政久而誘于內者深私黨多而媚于外者厚是以遭此大變內與外皆爲季氏用而不恤公之死耳且晉爲諸侯之盟主晉猶與之何疑于諸侯晉人黨惡而不以爲罪人何疑于魯之或罪也簡子不知自反而以是爲問謬亦甚矣至于史墨之對又獨咎魯君而不咎季氏卻似天實使之而季氏應爾民之服彼爲固然君之客死亦

固然也且謂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又謂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此者若對君言亦無不可今乃以是語簡子是爲強臣解而導之使亂也殊不知社稷之專主不易適君臣之定分不可易此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正理稍一隕越而法在必誅彼于此義全不言而反以變爲常諄諄言之有若此謂之何哉嗚呼季氏之行即莽行史墨之說即莽說此孔子之所爲懼而春秋之所由作也歟

春秋輯傳辨疑卷六十八

渝闗　李集鳳　翽升

定公

孔氏曰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史傳不言其母不知誰所生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彭山季氏曰定夫人不見于經娶在未即位之前薨在春秋絕筆之後也

元年春王三月

汪氏曰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以後即位于先君即世之年然猶踰年改元自漢帝禪即位改元于昭烈崩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以為君臣父子之教所關甚大皆取法于春秋踰年改元之意此年雖定公未即位而追書元年春者以昭公已薨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亦猶晉建武元年愍帝既廢元帝始于三月即晉王位而綱目追書建武元年春正月也

公羊傳曰定何以無正月即位後也

唐陳氏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書正月以謹其始唯定公即位在六月第書元年

春王三月而不書正月

廬陵李氏曰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而定獨不然者隱莊即位在正月定即位在六月故也

渝闗李氏曰元年者新君之元年也新君六月始即位即于春三月書元年者正其統也新君已立必至踰年而改元不嫌于遂新君未立即于歲首而紀元不嫌于曠皆有關于世緒之大不得憲為先後者也。孔氏曰正月之時未有公矣公未即位元必不改而于春夏即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承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年也漢魏以來雖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按此說不盡然也定公未即位時元固不改未必仍用先君之年若仍用先君之年則史官書事即從實錄而以半年從前亦無不可今爲不然可知前此未盡其年故以新君之元統之耳若夫漢魏以來秋冬改元者即于春夏稱元年自是史書之未當不得倣此而謂有因也蓋去年昭公薨于外而國內無君故于此年可如此書若先君尚存安可遽奪先君之年而用新君之改元乎故朱子綱目不從此例誠有補于君

臣父子之教矣惟晉元帝建武元年稱曰則即大書于春
正月乃于定公之例有合蓋晉愍帝建興四年冬十一月
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漢廢帝爲懷安侯次年三月丞相
睿即晉王位改元建武不得不于春正月即書建武元年
矣以此爲有同于古乃可耳○左傳謂夏叔孫成子逆公
之喪于乾侯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是正月之時定公猶
從昭公之喪在于乾侯未入魯境而國內無君矣國內無
君故正月無事可紀則不從謹始之例而但書正月也然
則書元年以正其統不書正月以明非無君義各有在考
其故而其名實不可見乎○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

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
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按此說似是而
實不然不言正月此時新君猶未立耳未有新君則是無
始之可言矣經亦何從而謹之若或正月有事則可書正
月今既無事可見何得但書正月而欲謹其無可謹者乎
若謂定之始非正始故不言正月則是定公亦有始但以
其非正而不書也殊未審于時事之實矣○胡傳曰元年
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
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于是曠年無君春秋
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

者昭公之弟其立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于意如者
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立人習其讀而問
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耳按此說謂魯國無君春秋欲
謹之而不可誠有然者但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
則必不然公子宋本非當立之人又此時在外勢不及立
宜爲權臣所制使定公之始事不得正乎且定公無正之
說若就不書正月言未爲不可若謂定公之立不正故不
書正月而以是爲無正蓋亦從穀梁而非經旨也使果如
此宣公受國于襄仲始亦不正何以書正月乎且欲明定
公之不正而不書正月是譏定公之意更顯于宣公矣習

其讀者又何不知己罪之有哉○孫氏曰不書正月者定
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所以然強臣而存公室也按
此說亦非也他公元年書正月非承正朔之謂也季氏未
嘗爲君何云不與其承正朔乎、張氏曰昭公自去年十二
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強臣不書正月見一國之無
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按此說亦非也魯國之政聽命于
強臣者非自此始豈至昭公薨後乃見一國之無主乎且
于此春書元年是即予以有主之辭矣其不書正月當不
爲正朔之無所承也家氏曰予惡見穀宣公之立襄仲立
之也春秋猶書正月今昭薨定立季氏立之而不書正月

者正月者天王所以頒朔于諸侯諸侯受之而頒之國中者也悪殺宣簒是雖為簒而魯猶有君今昭公之喪未返公子宋未立魯無君也魯無君而季氏自以為君頒朔于廟如當禮春秋惡之故書王不書正書王明王法以治季氏也不書正月正朔非季氏所得而頒也前此公雖在外而歲首必書公在存公也存公是故頒朔今公已卒于外嗣子為賊臣所廢魯國無君是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正王朔在廟非賊臣所得頒也按此說亦非也他公元年書正月亦非為其頒朔故且季氏未嘗自以為君昭公在外季氏攝祭蓋其頒朔已久矣何俟公薨而後惡之乎蜀杜

氏曰定公元年之正月政無所繫故不書正月然必書王者春秋樹王法不可不書王以端本也且王者所以正天下天下不可無王故不可以不存也正者所以繫一國今國之政無所稟故不復出正月之文以見魯國無正而不與季氏之專也按此說亦非也昭公在外書國事者八年不嫌于無所繫也今既書元年春即書周事而書王正月自無不可何為無所繫乎大抵定公之立本不始于歲首而歲首無君故不從謹始之例書正月此義甚明先儒每求之過深未免穿鑿而失旨矣惟以無君之義求之見季氏逐君客死且廢君嗣而不立雖君薨踰年而君位猶虛懸也則于不書正月愈以彰季氏之罪而春秋之所以罪之者愈深矣故文雖微而義實著左傳所謂春秋之稱微而顯者此類是也何必有由說哉○定公之立不始于歲首固不從謹始之例書正月若正月有事未必不書正月而繫以事也如此則定公無始之義無以見矣或者正月本有事而春秋並削之亦如桓篇之去秋冬而並去其事者乎曰非也定公無始之義不待不書正月而乃見公于六月書即位此即因事而書正月亦可知其無始矣何必削之以見義乎然則不書正月者由是無事可書故不特紀其月以謹之耳○此于三月有事固可書三月若三月

皆無事或亦必書春王正月以從首時首月之常矣在他公無不如此即定二年九年亦如此也安見元年之不然乎○公羊穀梁皆載經文春王二字同于其下發傳以明不書正月之意杜氏解經亦然胡傳亦然〻春秋于歲首書王本連下月成文備言王之正月王之二月三月亦爾若單載春王二字則割裂不成文理矣今特載春王三月四字使王與月相連庶于文理不謬也季彭山私考亦與此同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傳曰春王正月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

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絶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李曰據經書會城有高張今以爲後爲不從未可信也

彭山季氏曰京師者成周也既定都而城之則爲京師矣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見無天子之甚也

穀梁傳曰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

胡傳曰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爲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于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纂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于初而禍亂熄矣

高郵孫氏曰諸國之大夫相率而城天子之都義也仲幾不受功不義也以義而討不義當也然而在尊者之側請命而後執可也既不請命則歸于王可也諸侯執人而自治之猶以爲不可在尊者之側既不請命又不歸于王其無王甚矣其稱人以爲雖執得其罪不與其專也

渝關李氏曰除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外凡書執而不蒙上文者皆稱人晉屬稱爵不爲貶凡稱人者亦非貶也然則無貶乎曰直書其事而貶義自可見其稱人者蓋兼辭謂于君臣有同責也晉人執仲幾是必請于其君請于其執政恐非不信所敢專也若不信專之則直書韓不信執其罪爲尤著抑豈可謂伯討乎先儒皆以稱人爲貶辭蓋惑于晉屬稱爵之文而云然則非書法之常例矣但其論甚正而于貶義有合故並錄之。汪氏曰會城成周而執仲幾是執之于成周也不曰成周而曰京師所以尊王室而正晉大夫無王之罪也按春秋書執三十一其書地者惟此而已此即不書其地亦可知其執在會所矣今必書而于京師則其所以謹之者不亦深乎。成周之役仲幾

不受功則其急于王事殆伯令而虐小國國有罪矣然既從搶牟于姑受功之言而自為役經與列國無異辭也至于畢工之日獨不可諭之以義而姑貸其罪乎乃晉人者必以仲幾為戮而執之彼既不請于王王亦無如彼何是修天子之都城其功猶小而壞天子之法紀其罪實深春秋于此安得不厚譏之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左傳曰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

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汪氏曰桓公薨于齊六十有二日而喪至昭公薨于乾侯七月喪始至已踰五月而葬之期故春秋詳書月日以誅季氏也

廬陵李氏曰魯國之去乾侯未遠也若聞訃即逆其喪約在正月內外可至耳今乃遲至六月而後喪至則是逆之緩而不恤其喪也觀于此而季氏不臣之罪彰矣○昭公已立公衍為世子昭公薨子家子輩必以公衍為喪主矣至于踰年正月不奉公衍即君位者在外不可以立君故姑聽之耳觀于家子之對叔孫豈未言及新君之已立公衍之奔他國亦不見于經可知其未嘗立之也若夫季孫逆喪之遲固不恤昭公乃既踰年而不立君豈其戀專國

之利而不便于有君耶抑亦猶豫于所立者而不能即決耶今則君喪既至而立君有期是猶魯國之幸耳于季孫乎何誅○昭公生不能復至此而以喪歸公如有知能不惆然于此乎子家子惟知有公而已不肯見叔孫又不肯入國雖季孫啗之以從政而不顧其賢于人也遠矣

戊辰公即位

杜氏曰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于公定公乃即位

孔氏曰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五日殯訖則嗣子即位故定公以此日即位也公羊

穀梁皆云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案正棺兩楹之間即禮所謂夷于堂者也喪大記云小斂卒男女奉尸夷于堂鄭玄云諸侯之小斂于死者俱三日此[illegible]殯矣癸亥五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為正棺即位也季曰夷于堂者夷陳也舉尸出户往陳于堂也此時尸方在堂猶未入棺可知正棺之說休亦粗言矣但思五日而正棺則正棺于兩楹之間疑與夷此相門耳雜記云諸侯行而死至于廟門遂入適所殯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來者正棺于兩楹之間殯焉殯必于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于室而自外來留之于中不忍遠也鄭取二傳之說言死從外來者殯在兩楹之間是謂殯為正棺則與禮言合矣

范氏曰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既殯而後即位

啖氏曰凡公即位皆不書日以其必朔日也惟定公以昭公之喪六月乃至以明其既殯而即位故書日且以志非常也

高氏曰國不可一日無君昭公薨至今統紀之絕若是其久也故定公即位書日以謹之季氏既逐其君〻薨又不即以國君喪禮迎之今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宋不擇所處汙于偽誘于利昭公喪至五日而殯遂自即位此非受之先君而專受之意如者也既為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

家氏曰意如舍世子公衍而立公子宋非正也宋能執子家羈季札之讓逃而去之夫然後于義為盡今也受使于賊臣曾不曰先君有世子在我不當立假然自以為己之所當得是與篡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之例夫宜與之亦以誅之也

彭山季氏曰昭公出奔人及公衍二子從在乾侯則為意如之所忌而不敢復入矣公子宋以昭公之弟雖亦從公在外然于意如無忌乎家羈所謂從而出者也故喪至壞隤而宋先入意如乃立之夫意如悖逆無道豈可勝誅魯之群臣無一人焉俱明大義以誅之雖仲孫叔孫亦以黨勢相倚懦弱其實不能盡心一力以奬公室使定公卒為意如所制而不得有為魯衰自是不復振矣將誰歸哉

淪閻季氏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新君不書其即位昭公雖非弑然被逐而客死于外亦可謂不以其道終矣此書公即位者見定公為逐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幸于禍而忘其讎怵于利而忘其辱故如其意而書即位以從桓宣之例則其責之者深矣○或曰兩楹之間南面向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按此說未必然也喪大記曰夷于堂何氏曰夷于兩楹之間是兩楹之間即堂也孟子謂王坐于堂

上堂閒聽治正坐之處然而夫禮當不在此即殯禮亦當
不在此檀弓孔子曰夏后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
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
則猶賓之也由是觀之是兩楹之乃賓主相聚之地恐非
聽治正坐之處矣意者聽治正坐之處猶在兩楹間之北
上而居中者歟所謂兩楹之間蓋指前楹之兩間言也前
楹之兩間亦是堂上故喪大記謂之夫于堂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曰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
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
于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
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
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杜氏曰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

呂氏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于
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于其臣下者

渝閩李氏曰以公薨之月計之是爲八月而葬則失之緩
以喪至之月計之是爲渝月而葬則失之急矣或緩或急
惟出季孫之意彼安計夫合禮不合禮乎葬于墓道南則
其情從爲尤甚春秋不書備爲君諱焉耳○昭公失國亦

其不君之所致若爲謚者盡出于公即或與以惡名亦不
爲過何備取其威儀恭明而謚爲昭哉但季氏本惡昭公
而欲爲惡謚以榮駕鵝之言而止今雖謚之以昭在季氏
不過自掩其跡而在昭公之得此謚蓋亦慙矣若夫駕鵝
者能止公氏之將溝又能止惡謚而不能止其葬于墓道
南豈亦諫焉而季氏不從耶抑亦知其必不從而不諫耶
是皆未可知也

九月大雩

薛氏曰有二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

渝閩李氏曰定公之篇書大雩者四此年七年十二年是
也七年凡兩見

立煬宮

左傳曰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孔氏曰既毀其廟而得禱者蓋就祧而禱）

注九月立煬宮

公羊傳曰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
立煬宮非禮也

胡傳曰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
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鄱陽萬氏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
乎此（季曰按史記魯世家煬公覬公獻公武公考公桓昭公是所以弟繼兄者若僖公則又以兄而繼弟矣）

公之在魯也立公爲〻大子及其居鄆人熟公爲而立公
衍則固有適嗣矣季孫令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
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己于是而立煬宮其意若曰煬
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
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爲而
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爾
汪氏曰季孫行父立武宮已爲非禮矧煬公至昭公已二
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豈如得罪于魯之先祖挑髮不足
數而猶欲諂事煬宮以徼福吾知煬公之不享其祭也
汾陽朱氏曰欲絕昭公之墓兆而立煬公之廟何其佗過

而媚遠也
渝閣李氏曰杜氏曰平子逐君懼而請禱于煬公昭公死
于外自以爲獲福故立其宮孔氏曰季氏禱于煬公以求
昭公不入公死于外謂禱有驗而更立其宮以賽之按此
說似猶未得其情若平子懼罪請禱何爲獨禱于煬公哉
蓋平子欲廢昭公子而立其弟曾禱于煬公以求祚及定
公既卒乃爲之立廟以賽之且示國人以兄終弟及之事
魯之舊制也然而煬公爲以弟繼兄之始故獨于彼是崇
焉其禮既非其心則不可問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孔氏曰菽者大豆之苗
杜氏曰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渝閣李氏曰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
舉輕按此以菽對草言則謂菽爲重草爲輕是矣但以殺
菽爲舉重見輕則可以不殺草爲舉輕見輕則不可說詳
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下。汪氏曰僖三十三
年隕霜不殺草但舉易殺者而言非霜殺他苗而不殺草
也此年隕霜殺菽則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可知矣按
此說亦不然草至季月猶生亦不可謂易殺者但彼時他
苗已無獨耐生之草尚存故以草言之非他苗皆不殺而

特舉草以例餘也菽之視草亦非難殺之物但此時他穀
已收詩所謂八月載穫是也卻間有未及穫者蓋已成實
不畏霜矣獨菽爲晚成此時尚畏霜故其見殺爲災而以
菽言之耳然菽重于菜與草謂舉菽而知菜草皆傷則可
若謂他苗亦傷可知恐此時無他苗之畏霜者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杜氏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
孔氏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
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

殳閽内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
治象鄭象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
然爲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
使人觀之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
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
彭山李氏曰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之兩旁禮天
子五門雉門當中其外爲庫門爲皋門在庫門之外其内
爲應門爲路門在應門之内魯有庫雉路三門殺于天子
周禮閽人疏曰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爲中門陳氏詳道
曰諸侯有臺門無兩觀魯有兩觀爲周公故也

蜀杜氏曰魯以周公之故立雉門兩觀僭天子也魯之僭
禮聖人譏之必因其事而託義焉此雉門兩觀其僭久矣
若不災則不可得而錄之今災及而書實譏其僭也
家氏曰定公受位于賊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爲君不能
君者也天示之異災及雉門兩觀諸侯所以臨治其臣民
者一朝化爲煨燼變亦歧矣

秋楚人伐吳

左傳曰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
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
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
克之獲楚公子繁
陳氏曰此囊瓦也貶人之
渝閽李氏曰經書楚伐吳者七前此書君書大夫之氏名
獨此稱人者甚囊瓦之罪以著破國之由也囊瓦貪婪無
厭伐吳圍蔡戰柏舉皆貶而稱人卒書囊瓦出奔鄭吳入
郢則瓦之有以致此也明矣然昭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
長岸已貶陽匄而稱人自此以後楚君臣不見經者十有
八年至定四年則書吳入郢又可見破國之禍已伏于陽
匄之好戰至此而囊瓦又驅之楚之不至于亡者亦幸耳
夫春秋于大夫既強之日雖有不義每直書氏名以著其

惡惟于楚則屢貶而稱人不與常侵同以爲甚其罪而著
破國之由也楚人爲吳所誘而以伐吳罪楚者惡其好兵
而妄動也若夫吳人誘楚而敗之罪已不假言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傳曰言新有舊也作爲也
胡傳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
其外爲庫門爲皋門在庫門之外其内爲應門爲路門在
應門之内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
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必有不當爲者
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

反正者必求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于僭君必書者，必
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
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
僭？其亡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何氏曰：御廩、桓宮、僖宮、西宮、新宮、亳社災，世室屋壞，皆不
言，別華雉門兩觀，僭王者法度，天災示變，宜有所革，而
復大其規模，故經云新作以見非正也

渝聞李氏曰：作者，始為之辭；新作者，去其舊而更為之。始
耳先儒以新作為加其度，豈必加其度焉而後為新作哉？
說詳僖二十年新作南門下。○門觀既災而復為之，此亦

可勞而勞之事，書新作，非譏其勞民也，譏其可以革而不
革，撥亂反正之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渝聞李氏曰：穀梁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于天子，下不告于
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
因會而請盟于皋鼬。按此說，謂晉怒而公往朝，是為謝罪
往也，恐未必然。新君有朝伯國之例，況定公篡立，更欲媚
晉而致恭，豈必因怒而後往乎？且季氏倚晉為援，其立定
公未有不告晉者，必非為其不告而怒公也。賈逵曰：剌綾
朝見辭。按此說亦不然。新君除喪始見天子，禮也。昭公之
薨而踰二年而公即朝晉，是以事天子者事伯國矣，何至
責其緩乎？或者以其貪賂于魯而不克如意耳。貪賂于魯
之，必有以謝晉矣，但使微者往，故不書耳。非土地如濟西
田，故亦不書。若魯人不謝晉，晉必更有誅責，不徒拒之而
已也，何以不聞其來討，而至明年公猶得與于會盟哉？○
昭公之篇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四，書公如晉至河有疾
乃復者一，今于定公又書公如晉至河乃復。除昭公有疾
乃復外，晉人之拒公者習以為常，魯亦不以為異而忘其
恥矣。雖然，晉不罪公之篡而加討，公得中途而反，猶幸耳。
若以魯罪論之，可但如是而已哉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渝聞李氏曰：邾莊公在位三十三年，卒，子益立，是為隱公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傳曰：冬，盟于郯，脩邾好也

杜氏曰：拔，地闕

汪氏曰：魯以大夫而盟邾君，紊君臣之分也。邾隱公父喪
終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哀二年取漷東沂西田，
州仇、何忌並書，二卿及邾子盟句繹，既奪其地而二大夫

晉勢以盟其君則又甚矣

渝閑李氏曰邾子之子非子齊也蓋未踰年而稱子與他年之書齊者不同○左傳曰盟于郯杜氏曰郯即拔也于釋經曰拔地闕則是郯非邾國而別有一地名拔又名郯矣○昭十一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仲孫背君母之殯此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邾子忘父之喪此皆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者悖亦甚矣魯之屢盟邾子皆大夫二國之強弱從可知也○昭七年公如楚還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將死召其大夫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彼父子之學

禮是必能知禮者而皆不知喪紀之為重將所學者是何禮也雖然何忌之于季孫斯視其逐君而且樂為之用則其無禮已甚矣又何論其忘人之喪也哉

附錄　左傳曰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杜氏曰為明年會召陵張本）

渝閑李氏曰蔡之于楚讎國也蔡嘗背夏而即夷義已不可況忘其讎而以事楚為固然乎及昭侯如楚為一佩一裘之故久被拘留于是從晉而請伐楚是止知自辱之為重而不知祖父之讎為尤重也蓋以不堪其虐遂因楚勢之衰而欲承其機原非為其先讎而起念者從又從晉不堅而轉從吳今雖納質于晉斯亦不足信也已雖然凡若此者蓋皆無王無伯之所致抑豈蔡人之得已哉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渝閑李氏曰陳惠公在位二十四年卒子柳立是為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傳曰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杜氏曰晉敗楚伐方城在襄十六年）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

彭山李氏曰召陵蔡地（詳見僖四年盟于召陵下）

永嘉呂氏曰召陵之會晉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許頓胡蓋服從于楚者也而皆與于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以來不能會諸侯者二十四年矣今而上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與齊大夫以為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然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侵淺事也晉致劉子合十七國之君與齊大夫以會於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與有為也晉自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

趙氏曰晉定公非健主也一會而十有八國從之楚昭乃庸四鄰不覲諸侯疑之于內吳議之于外故晉定一揮而

春秋輯傳辨疑——卷末　定公四年　壹

諸侯雲合一舉而清南服誠反掌矣然一十八國之衆終侵楚而已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楚求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二倍于桓四倍于文終一侵而退定公蓋制于六卿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于吳終春秋之世諸侯不振吳越爭長其機實失于此

襄陵許氏曰梁丘據說錄啓而昭公不復囊瓦志于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賂羅瘧之盟荀寅求貨沮召陵之謀故不勝于明時而貽污于衰世此晉伯之所以衰而吳所以橫行于上國

林氏曰晉楚交兵止此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云云乃辭蔡侯夫經書侵楚是從蔡侯之請而已加兵于楚矣何云辭蔡侯乎李彭山謂是秋七月楚人圍蔡不救時事左氏誤言于此誠有然者今據荀寅之言考之彼言諸侯方貳此時十有八國咸在不可云貳左傳謂晉于是乎失諸侯是在此役之後可知方貳之說不在于此時也況合大衆而伐楚可謂其時以攻戰哉且言水潦方降疾瘧方起當亦不在夏正之五月若在秋七月是為夏正之五月乃可如此言耳又其言曰中山不服觀于晉不救蔡而楚人圍蔡之下即書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是在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五八　定公四年　壹

彼時而從荀寅之謀矣以是而抵彭山之說不較然乎

陳氏曰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是役也劉子為之也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于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于此時者也以周之不能而能合諸侯成于五伯既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按此說亦不然若劉子特為子朝伐楚豈容奔楚十年而後動諸侯乎使晉侯不欲動劉子何能令諸侯且當子朝作亂時天子蒙塵數載晉侯不肯親討夫子朝豈至此而肯從劉子之命親率諸侯以犯強楚之鋒乎然則左傳所言蔡事考之于經未嘗不合未可別出異說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左傳曰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胡傳曰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款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于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于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
家氏曰春秋書滅沈于會召陵之後盟皋鼬之前責蔡也亦責晉也晉大合諸侯侵楚不能奉辭以致伐乃以沈子

不會命蔡伐之代之猶可而蔡為不道因而滅殺之慘矣哉故書滅書殺以正其罪
項氏曰蔡極侵蔡伐楚小者懷大者畏今此侵楚滅沈大者不服而小者不懷矣
廬陵李氏曰沈雖從楚不從中國至于見滅亦必書曰以謀之聖人之情可見矣公孫姓未知是何公之孫哀四年見殺稱大夫蔡國貴戚之卿也○三月諸侯侵楚四月公孫姓帥滅沈是借侵楚之勢為虐于沈國也若非出自晉命蔡人豈敢如此乎夫沈子不與于會良以國近于楚而楚猶強亦慮晉人不能制楚而且無以庇己耳晉人量福而器狹一沈不能容人欲假此以威他國恐揺攜服遠之道不如是也○召陵之會楚之與國皆從晉者蔡人為之招也獨沈不至晉人使蔡伐之猶不為過但伐之而從許其服義可也其或不從原其不得已之情姑修德政以俟其自至可也烏有一不與會遂至滅其國而殺其君亮無忌憚若此哉蔡從晉令而甘心于沈逞其殘暴之行與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大槩相類是以所惡于前者先之于後則其不恕不仁亦甚矣○楚囊氏欲蔡侯之佩裘弗與晉荀寅求貨于蔡侯亦弗與豈其自守以正而不肯以利徇人哉蓋亦鄙吝之私不忍于小物

而忘大謀耳蔡與沈相鄰是必滅其國而取其地者滅其國而取其地則其貪暴更甚于寅氏矣至虜沈子而必殺之不惟不可殺抑豈蔡之所得殺者哉卒之為盜所殺則其不仁不義之所自取亦足以見天道之好還也已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左傳曰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及皋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召陵之會蔡實先衛何乃有此問乎此或左傳之誤耳）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

高成王定之遷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鄭氏曰皋鼬鄭地城皋也

彭山李氏曰皋鼬鄭地杜氏曰襄城縣東南有城皋亭襄城在今許州西南九十里非汜水縣之成皋也

杜氏曰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

陳氏曰自是諸侯無會同有特相盟者矣

渝閣李氏曰以同會之諸侯相盟中間若無他事皆不再

舉諸侯之文此亦中有他事是以言諸侯言諸侯則劉子在其中蓋劉子亦衆內諸侯也故可以諸侯統言之耳陸氏汪氏皆謂劉子不與盟廬陵李氏又謂劉子有疾不與盟觀衛與蔡爭長萇弘以祝佗之言告劉子可知其無疾矣況劉卷卒于七月公至之後此盟在五月安見其有疾而不能與乎○按祝佗尚德不尚年之說似亦有理但先王恩寵之隆固以其德意其位次之先後亦當以年也蓋親親與賢賢並重豈以其賢而有德遂可易其至親長幼之序乎觀春秋所書大率是蔡先于衛非蔡跻于衛也而當居先是必先王之舊次本如此未可以祝佗之說為正也

杞伯成卒于會

彭山李氏曰杞悼公成卒子過嗣是為僖公史記謂過弒兄隱公乞而立無稽之言也

渝閣李氏曰杞悼公在位十二年卒經以會卒不言卒于師者侵楚既還未在皋鼬之會而不在師中也○何氏曰不曰與盟同日盟既不日何知卒在盟日乎高氏曰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若已成伐而盟皋鼬竟不可言卒于會乎彭山李氏曰皋鼬之諸侯即會召陵者也於以會卒皋鼬雖不書會亦會事也豈為召陵之會而以會

卒乎

六月葬陳惠公

高氏曰此見陳子背殯出會也蓋君在殯則辭會可也雖不得已于晉令而齊亦使國夏來蒞

渝閣李氏曰皋鼬與陳近陳子于五月盟而六月葬先君不虛其不反事也然或自從楚從先歸營葬不與于皋鼬之盟亦未可知若果先歸亦必使大夫與盟矣經言諸侯不復別書齊大夫則于陳大夫蓋亦不必致別也

許遷于容城

林氏曰容城地闕

高氏曰許至是蓋四遷矣

瀘閩李氏曰許男從晉伐楚其遷容城蓋避楚也王氏謂四遷皆受楚令則是此遷亦命于楚矣然五月盟皋鼬何至于六月即背盟而又從楚遷國乎○彭山李氏曰容城亦楚地當在白羽之南漢水之北任公輔氏以為華容縣非也夫華容尚在楚南況六年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豈敢深入楚境越其國都而虜許男哉故知容城當在漢水之外鄭師可至之地也昔也遷葉遷夷遷白羽今復遷于容城楚人為許謀遷而不能使之即安剪剝築室靡有定居本非善意也然則許之從楚寔其所欲哉按此說謂

容城非晉容以是為鄭師可至之地極是但謂容城亦楚地此遷亦出于楚意則不然此時許人背楚而從晉必為楚人之所惡者若此遷果出于楚意是必迫近而使之遷矣何為以許自遷為文乎若楚人不惡許備為之謀遷以招携為悉楚人無此大度而亦無此善懷也意者容城之地在于白羽之東北而與中國相近大抵為避楚計耳此度時勢而知其如此當與楚人無預也○許男于五月盟皋鼬即于六月遷容城是必有畏于楚而晉人為之謀遷也如襄十六年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見襄十六年左傳彼時尚欲依晉而諸侯欲為之遷況此時之依

楚盟皋鼬背晉與之同從同敵乎夫明年歸粟于蔡諸侯猶能恤蔡之乏則于此爲慮許之近逼于楚而謀遷當亦情之所必至者矣且哀二年蔡遷于州來是為依吳而避楚人何疑于許人之此遷亦為避楚而依中國哉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左傳以為因楚敗也意者許又從楚而見滅于鄭亦必有晉令焉鄭人乃敢如此耳至哀元年許男從楚子圍蔡十三年許男成卒葬許元公許又屢見于經蓋其國又復而又聽命于楚矣然則許之疇從無常而向背無定是蓋小國之得已者哉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孔氏曰昭二十二年傳曰單子立劉蚠即此是也

趙氏曰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

瀘閩李氏曰寰內諸侯不卒此何以卒以其同從同盟而來赴也故卒之文三年王子虎卒以與僖公同盟而赴其喪則劉卷之來赴也亦以同盟故可知矣不然單旗之權不減于劉卷何獨不見其卒乎彭山李氏曰卷卒何以不稱子蓋闕文也按此說似矣而亦未必然也隱三年尹氏卒書氏而不書爵與名文三年王子虎卒書族書名而不

書爵則此年之劉卷卒但書采邑與名而亦不書爵是必有故未可以為闕文而略之竊以為史氏之所見不同故其所書亦各異以尹氏世權之重則書氏以王子虎貴戚之隆則書族以劉子有爵無國非外侯有國者之可比故止以采邑書是必史文之舊本如此聖人亦因而筆之耳若夫劉子之名春秋書劉卷左傳前言劉蚠後言劉伏自是左傳之誤但依經文可也

葬杞悼公

渝關李氏曰三月而葬速

楚人圍蔡

左傳曰秋楚為沈故圍蔡

彭山季氏曰諸侯大會召陵而從楚實蔡昭公之所為也而又滅沈以剪楚與國楚安得而不怒哉夫蔡方從晉宜必求救矣而晉師不出且伐鮮虞故荀寅告范獻子辭蔡之言竊謂正當在此救蔡之功所以卒歸于吳歟

廬陵李氏曰圍國自襄公七年書楚公子貞伐凡圍蔡書棄疾圍鮮虞書士鞅圍衛書趙鞅獨此囊瓦將而書人

渝關李氏曰囊瓦將而書人貶之也蔡人滅沈而殺其君固有罪矣然楚人不能救沈而徒逞忿于蔡無益也凡彼以無道失諸侯又舉忿兵而與中國爭蔡則是愈重其惡也春秋貶而人之不亦宜乎然囊瓦之凡役皆貶不獨此事為然故前乎此者昭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後乎此者此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皆貶囊瓦而書人者則其好兵暴橫之罪可見矣至于喪師破國而瓦得出奔蓋亦幸免于誅耳○左傳荀寅求貨之事意必在此時蓋蔡人請救于晉晉人以不得貨而辭之蔡侯乃以吳子與楚戰耳荀寅之言曰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觀下文有晉伐鮮虞之事不闕其救蔡也而荀寅之計得行矣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杜氏曰孔圉孔羈孫

彭山季氏曰孔圉達之玄孫也即仲叔圉是為文子

襄陵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于強暴而行于寡弱也

渝關李氏曰小國幸勝于大國是自求禍也去年秋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左傳謂恃其勇也夫以恃勇之故至于師敗而身虜是誰之咎哉晉人不知自反而遽衛卿共伐之此乃報怨之忿兵春秋所不許也故書以譏之○昭十二年始書晉伐鮮虞春秋已狄晉矣至昭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此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明年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宋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若此者皆書將帥而不復貶以貶義已見于初也夫伯國不恤諸夏而屢勤兵于一狄宜猶待貶而後明哉

葬劉文公

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非禮也

廬陵李氏曰天子三公稱公嘗為三公而有土為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為畿內諸侯者皆曰子若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內不畿內諸侯卒皆

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此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特謹嚴之筆也按此說不然五等諸侯非公而稱公者臣子尊其君父之辭他國葬之亦仍其稱而稱公所以志恭也天子卿大夫既有爵土稱子則其葬而稱公也固宜豈得謂之僭乎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左傳曰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阸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

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胡傳曰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逆其遠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愛中國之實也

杜氏曰柏舉楚地

江氏曰春秋書以師者三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中國而陵中國也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以夷狄而虐中國也此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

柏舉以夫伏攘夷狄而救中國也
孫氏曰自是諸侯大小皆宗于吳
淪聞李氏曰公羊傳曰于是興師而救蔡穀梁傳曰為是
興師而伐楚蓋吳子本為救蔡往及蔡圍解而即圍是以
伐楚也然則圍蔡者囊瓦戰柏舉者亦囊瓦豈非蔡圍已
解而今又來戰乎哉城濮史皇俱勸囊瓦以速戰而瓦從
之是立戰者在囊瓦而經以蔡侯吳子及之者蔡中國又
二君也○囊瓦之解蔡圍是否還師而歸楚矣但未知其
已至楚國否據左傳夫漢濟漢之說是囊瓦在漢南吳師
在漢北故司馬戌之謀有如此若非楚師已還而囊瓦何

以在漢南乎及其戰于柏舉則是濟漢而乃交兵非徹圍
蔡之兵而來戰也○彭山李氏曰柏舉楚地漢汝南郡西
平縣有柏亭古柏國為楚所併今屬汝寧府宜即此欲按
囊瓦奔自柏舉而言出柏舉之為楚地無疑但非西平之
柏亭也左傳謂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
常知不可欲奔是適漢而至漢北即與吳戰不利矣又謂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是柏舉之去二別當不遠豈
在汝南西北之西平縣乎況吳師戰勝之後十日即入郢
可知柏舉之去郢都當亦不甚遠矣不然自西平至郢都
約有三千七八百里斷非十日可至者今但闕其地焉可

也○晉人不能救蔡而吳子能為蔡侯所以似猶近于義
者晉人合十八國之兵無損于楚而吳子獨能敗其師而
入其國其強為何如哉春秋于此蓋傷中國之衰至使吳
夷假義而肆強也自此而吳又不可制是拒一虎而進一
狼其患更無已矣○公羊傳曰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
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
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于是止蔡昭
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于
南郢數年然後歸之于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
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

囊瓦將而伐蔡〻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
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于是興師而
救蔡按穀梁傳與此略同皆未免于失實也蓋伍子胥奔
吳在王僚未弒之先子胥嘗勸以伐楚而闔廬未為君時
嘗忌之矣及其為君而三師肆楚之計即出于子胥則楚
之無歲不有吳師者皆其謀也曷嘗至此而乃伐楚乎且
二傳之于蔡事皆不言其侵楚滅沈之故卻似楚人聞其
誓辭而即圍蔡〻人不請于晉而即求救于吳也凡若此
者不惟與左傳不合而且不合于經矣
楚囊瓦出奔鄭

彭山李氏曰囊瓦卽子常時爲令尹公子貞之孫也貞字子囊故瓦以王父字爲氏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于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強于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帥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城濮之戰殺得臣鄢陵之戰殺公子側殺大夫雖非美德然信賞必罰不爲姑息猶足以強其國柏舉之戰囊瓦得以逃誅刑不立矣夫楚本非以德服人者而乘以怠弛其衰宜哉

家氏曰自楚昭繼世舉國事付之囊瓦贖貨無厭殺人不忌以至內外離叛莫有闘心由是有入郢之禍國破君逃

瓦不能死又不能與君俱行奔頸鼠竄以爲偷生之計罪不可勝誅矣春秋繼柏舉之敗書瓦出奔誅大臣之敗國而以自免也

廬陵李氏曰戰書楚人敗書師奔書名與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夫書名同一書法蓋子玉子常之罪同同而楚之輕于任人以至敗師亡家前後一轍矣

渝闘李氏曰楚昭之于囊瓦前既不能知其非後又不能治其罪蓋皆昏庸之所致耳囊瓦貪暴不仁至于誤君誤國卽以自誤其身家則亦何利之有哉凡觀春秋之所書可爲後世君臣之明戒矣

庚辰吳入郢 郢公穀並作楚

左傳曰吳從楚師及淸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闘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闘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

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 昭十四年見平王殺成然 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闘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

楚楚實存之世有興舉至于今未改若惟而棄之何以事
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初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
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
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
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
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
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
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
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勺飲不入口七

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杜氏曰為明年迅子以秦師至張本

江氏曰郢楚都楚文王遷郢○傳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丙
午入曹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皆書國而不書
地獨此年不書吳入楚而以楚之國都地名書之恐因昭
三十一年吳其入郢之言而誤也左傳于是後十五年楚
滅胡亦稱吳之入楚也而不曰入郢當從公穀作入楚于
義頗通

廬陵李氏曰穀梁傳曰日入易無楚也范氏注曰易無楚
者若曰楚無人也夫以赫赫楚國而決旦之間吳得以入
其國都無人可知矣

家氏曰吳乃秦伯之患不與楚同使其入郢之後止兵休
糧命蔡昭子胥之徒分定楚地撫輯其民人請命于周明
正楚莊共靈以來蔑陵諸夏之罪削而奪之以其地封有
功諸侯而吳不自以為有則伯業可成雖以繼齊桓晉文
可也而夷狄之人志不在大驕心易生故敗不旋踵良可
惜夫

渝關李氏曰薛氏曰入不書楚而書郢見楚之大其都猶
不能守也楚人不能守國猶不在于大其都哉曰郢楚
都也不書入楚而書入郢者昭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

城郢沈尹戍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蓋由城
郢之時識者已有亡郢之慮今果吳入郢而其言驗矣經
于其入書都所以明堅城之不足恃也楚雖城郢非大
失也楚人失國之由更有大于此者豈必特書其都既見
城郢之無益乎然則通經之中凡入國者無一不書國不
應于此獨變其例公穀二傳既皆作入楚哀元年左傳亦
曰吳之入楚也可知郢字為楚字之誤夫以赫赫楚國吳
人入之則甚易于是書曰入楚正見楚之不能守國而強
大之不足恃也較之書郢之義不尤大乎曰經于入國書
曰者九隱十年入郕十一年入許僖二十七年入杞二十八年入曹文十五年入蔡宣十一年入陳襄二十

五年入沐此年入楚 哀七年入邾 入邑書日者一 成九年入鄆 蓋皆惡其入

日以謹之非以明其易也今于戰書日而入亦書日按日

計數則甚速即以為易亦無不可但穀梁易無楚之說是

指戕暴以為言猶未當耳○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

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

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

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

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胡傳曰吳

楚人戰則書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聖人諱較嫌疑救災

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于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逞則

黜而舉號非有心于貶之奉天討也代國背周將拯民于

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

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

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好醜也

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撤公而自公滿明此義然後

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按此說亦非也吳本夷

俗而止以號舉常例也戰柏舉之書吳子非貶辭特因其

爵而書其君之親行滿至此仍以號舉亦雖其常若夫入

楚而肆行淫暴不待貶矣不然自此以後除會黃池之書

吳子外一併書吳以他事之非入國又非淫暴之事未書

不舉號也何獨于此而有異說乎二傳以稱爵為褒遂以

舉號為貶謂以肆行淫暴而狄之恐于他處不能通矣○

申包胥蓋亦有志于忠義而實不忠不義之人也彼既與

伍員為友當伍員以復楚之言告彼即當勸以大義而力

止之如鄖公辛之戒其弟懷者然方可無愧于友而且無

負于君矣奈之何勉以子為而欲各行其志也哉未知包

胥在楚為何官亦未知其曾補于國事否至于此而坐視

其變毫無長短于其間是伍員之所以復楚者未必非包

胥有以成之也彼哭秦庭而以秦師與楚不可謂無功但

急君難于國破之後何如止員謀于約言之時且當日秦

人哀其志而為之出師蓋亦幸耳使秦師少不出彼亦無

如何者則是不能踐言于其友而終貽禍于其君彼即以

一死塞責不幾于君友兩失之乎幸而事濟功亦不足償

其罪及君既定而逃賞不過小廉小讓之節無足取者今

以其事觀之蓋皆出于意氣之私而未聞忠義之大道故

其所為有如此抑更非春秋之罪人哉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附左傳曰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杜氏曰因楚私之 終聞為父之言

瀚闢李氏曰王子朝之罪大矣奔于楚而王人不能殺楚

庇之也及吳入楚而復得殺之于是王室之患乃絕是吳

人之為此舉未嘗不益于王也但王人之殺之未知吳亦
嘗有力否使吳于入楚時即取子朝而加戮焉則雖先誅
後聞亦可也不則舍而不問不能為天王明正其典刑徒
使王人乘間而僅能殺抑豈非吳子之咎也哉

夏歸粟于蔡

左傳曰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杜氏曰蔡為楚所圍饑乏故歸之粟

高氏曰魯非濟其難而賙其無也蔡與吳為援而敗楚故
畏而賂之

趙氏曰歸粟于蔡惧吳也

茅堂胡氏曰公穀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而不序何
也蔡為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吳既解蔡圍破楚入
郢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
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廬陵李氏曰此春秋特筆所以罪中國之忘大義而事小
惠也

汪氏曰昭二十五年輸王粟不書以諸侯歸粟于王常事
也襄三十年會澶淵謀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書曰宋
災故以宋災歸財非所當急也此年諸侯歸粟于蔡而不
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難徒歸粟于蔡耳故略言之與僖

二年城楚丘襄五年戍陳同義或以為諸侯歸粟合先王
之制而春秋書歸以美之過矣苟以書歸為美辭則歸含
且賵亦可以為美乎

涂闔李氏曰諸侯之不救蔡畏楚也至此而餽之以粟其
本心實出于惧吳則不得已而親蔡即此小惠亦不誠矣

於越入吳

左傳曰越入吳吳在楚也

孔氏曰於發聲也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
名或從其俗越與於越史異辭無義例

高氏曰吳入楚越乃乘吳之虛撓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

吳哀十三年再入吳若為楚復讎者嗟夫闔廬爭入楚之
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
逐而憂有所忘矣

涂闔李氏曰襄五年楚子伐吳有越人越之從楚已久矣
昭三十二年吳伐越越寧無恨于吳乎此時吳既入楚或
楚人有求於越亦未可知但越人乘吳之虛而攻其所不
備大抵是貪忿之兵未必專為救楚計也至於秦師至而
屢敗吳雖云摯吳之驕怠或亦得於越入吳有以亂其心
而挫其氣故能收興楚之功耳由是知吳國之為越所破
蓋亦楚人之厚幸也已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泄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泄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杜氏曰為下陽虎囚桓子起

胡傳曰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 汪氏曰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書之禮 不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于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 事見昭五年左傳 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于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春秋辨傳辨疑 卷十八 定公五年 疊

劉氏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于翬何也翬之弒君也隱而意如之逐昭公也明春秋固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此之謂也

蜀杜氏曰于桓公之年書公子翬所以貶桓公也于宣公之年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于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渝關李氏曰季平子卒于斯桐為大夫是為桓子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汪氏曰叔孫不敢舍之子成子也成子卒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

附錄 左傳曰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 杜氏曰終言之 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

春秋辨傳辨疑 卷十八 定公五年 異

渝關李氏曰吳于去冬十一月入楚而師不還至今年夏於越入吳而猶不還師何置本國于膜外而久據于楚也耶意者吳子必欲滅楚及聞秦師至而猶欲與之爭雖有於越之入吳知其不至于大害故姑置之而不顧耳由是屢敗于秦然後狼狽而歸國是所得者不償其所失究亦何利之有哉

附錄左傳曰己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
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
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渝關李氏曰平子無君而逐昭公陽虎不臣而囚桓子則
是無禮于其君者後亦受制于其臣自然之應固如是其
不爽也夫
附錄左傳曰楚子入于郢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
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
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
何求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

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
杜氏曰楚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渝關李氏曰楚昭既定若以不與舟之罪殺藍尹亹以謀
弑之罪殺鬬懷亦不為過然于藍也從子西之言而忘舊
怨于懷也不從子西之言而念大德蓋于喪亡之後以此
為收拾人心之具自與迷復而不悛者不同由是知楚昭
可與為善是以孔子去魯後既歷他邦而乃適楚楚昭欲
以書社之地封孔子不猶愈于中國之君乎惜也令尹子
西不可乃止然則子西之尼孔子是固天之不欲興楚而
楚昭為子西所惑至以孔子之大聖而不能用又大憾于
知人之哲矣宜乎楚之不復振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曰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渝關李氏曰三年左傳謂鮮虞獲晉觀虎四年晉士鞅已
與衛孔圉共伐之矣今也鞅又圍之而報觀虎之役豈以
觀虎猶未返乎夫窮兵逞忿一惟小醜之是爭即使力能
勝之而得其土亦非所謂長駕遠馭之道也然則晉人之
所急者抑末矣又安望其能安中國而制吳楚哉

春秋輯傳辨疑卷六十九

渝關 李集鳳 翔升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傳曰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彭山李氏曰游速子太叔吉之子也

高氏曰四年許遷于容城鄭游速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

汪氏曰伐國而滅之春秋所惡也若夫以其君歸則游速許男均有罪焉

渝關李氏曰召陵之會有許男既同侵楚而盟皋鼬許蓋從晉不從楚矣左傳以為鄭滅許因楚敗也是必許又從楚鄭伺楚敗而滅之耳蓋自侵楚盟皋鼬侵楚人圍蔡而晉不救許必震于楚之威又知晉之不足保弱小是以渝盟而又從楚也今因楚敗而見滅于鄭楚又不足恃焉如是然則小國之處亂世而不能自立誠可哀也夫○盧陵李氏曰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以大岳之裔不能屈節于鄭而甘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感也夫按此說以此為鄭叛伯之始是亦謂其無晉令也夫鄭即叛伯未必在此役觀于晉不為此而加討可知有晉令當與蔡人之滅沈同○許男斯在位十九年國滅弟成復立是為元公

二月公侵鄭

左傳曰二月公侵鄭取匡（杜氏曰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孔氏曰胥靡周地下註云鄭伐周六邑在魯侵鄭取匡前而此獨云胥靡者此時須顯侵鄭之意故言討鄭之伐胥靡略言之也但鄭伐周事須從下文戍周發之故傳文乃逆指下事為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杜氏曰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于鄰國）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汪氏曰定公親討鄭之黨亂人國有獎王室之義然不能聲罪致武而僅侵之又觀季孫獻俘于晉則實迫于伯令而非有獎王室之實矣況是時陪臣執國命兵權亦不屬公也

汾陽朱氏曰三桓既微陪臣專恣每托公以出師權似歸

上而愈趨于下矣
廬陵李氏曰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徵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陽虎公山不狃僕杞之專故杞公以出師耳當是時晉伯已失諸侯皆離惟魯未叛故使鄭侵衛之師雖晉令而陽虎之徒黷于勇嗇于禍以逞其欲則亦輔伯之非其道也
張氏曰陽虎專政欲徼釁于鄭圍使衛侯不聽公叔發之言魯師危矣
渝關李氏曰鄭黨王室之亂人而伐周六邑其罪大矣晉

欲討鄭晉師不出乃使魯人獨往而遂為此役何也豈以昔晉拒公之朝今猶不悅于魯而遠勞之耶抑亦魯之事晉獨謹特以此役屬魯知其易為之用耶抑將陽虎專魯亦欲徇尊周之名而從晉令因抑三桓而使公行已亦假是以張其威耳公蓋制于陪臣而乃親將非兵柄之能歸上者也觀于此而知魯衰愈甚矣至于不伐而侵又取匡邑而歸晉討罪之義安在哉據公叔文子肇而如公之言則衛靈之發魯難者切矣然未見其果能納公而有濟于事也豈其初念本善後則試于晉齊諸國之邪說而自止耶今文子舉是為言以諫追魯之師老成謀國念舊德而釋小怨其所全者大矣衛侯即止其事亦有從善之美焉魯人之不困于衛者幸有此也夫

公至自侵鄭

高氏曰公內有強臣不能討乃為晉討鄭內外結怨危之道也
渝關李氏曰公之至是必在三月不書三月者闕文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曰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

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劉氏曰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公室以自封也三世矣至此而使二卿如晉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進云則進止云則止猶僕隸也方復為之請于伯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子惡之卒陽虎之盜皆基君亡國之禍觀于二卿並使知其禍之所起矣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季孫斯仲孫何忌耳遂得臣之並使乃仲

遂邪謀之所起而斯何忌之並使亦陽虎專權之所為讀者不可不察也左氏記范獻子之言曰魯人患陽虎矣夫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二子使焉為其所使猶為國有人乎

高氏曰累數二卿見二卿為陽虎所制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陪臣專理勢然爾

瀹關李氏曰季孫斯意如之子也意如于去年六月卒至此旲未及小祥（據左傳下文有四月此蓋夏三月也）而斯即如晉是亦不終喪制而以吉行者也夫古禮久廢當時莫知其非則又何足責也哉○季桓子如晉獻鄭俘獻俘不書略之也亦諱

之也鄭人有罪奉天討以伐之令其服罪而順命可也肆行侵掠而俘其人可乎哉在魯以為功而春秋以為非義也故略之○二卿如晉據高氏說是異事而皆正使也（高氏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故累數之見二卿為陽虎所制也）據廬陵李氏曰是同事而分主介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卿並使者惟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胡氏于公子遂之事以為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此獨無所起于蓋遂得臣之並使乃仲遂邪謀之所起而斯何忌之並使亦陽虎專權之讀為讀者不可不察也）二說孰是由以經文考之二卿累數而不分書是必同事而有主介之異耳報夫人之幣乃是介者之事晉人兼享之亦如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之並列于會而書非主介乎然則二卿並使即當

並書觀于並使之故因可見陽虎之專必非欲明陽虎之專故錄二卿之使以志禍之所自起也又豈變文而書介副欲以起問者見事情哉說詳文十八年二卿如齊下○

左傳曰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孔氏曰聘禮者諸侯使卿聘鄰國之禮也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享幣其于夫人則聘用璋享用琮聘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夫人不別使也傳言報夫人之幣則晉之夫人嘗有聘魯者矣禮法夫人不別遣使則晉之夫人聘者亦為晉君來聘也經無其事蓋遣大夫來聘名氏不合見經故略之也不言報晉君惟言報夫人者桓子如晉獻鄭俘即亦報聘晉

也桓子報聘即亦得報夫人也但陽虎欲困辱三桓又欲求媚于晉既使桓子報聘晉君又別遣正卿報晉夫人所以困辱三桓而重晉禮也按此說謂桓子如晉獻鄭俘即亦報聘晉是以兩事兼行矣傳雖不言聘理或然也但謂桓子報聘即亦得報夫人云云則不然蓋聘君獻俘者正使之事報夫人者副使之事陽虎強使懿子往是使懿子為介也夫以介報夫人乃正禮但以正卿為介而報夫人則不可耳豈報夫人亦是正使事今特別遣一卿以重其禮而不令正使兼行之哉然則懿子為介既佐桓子聘君獻鄭俘又獨報夫人之幣皆非正卿所得為者陽虎以此

辱之此實陽虎之罪乃懿子從其役使而終莫之違蓋亦
不能辭其咎矣
附錄左傳曰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楚國大惕懼
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
于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渝關李氏曰楚又屢敗于吳幾不可以為國矣子西善其
知懼而後可治是即生于憂患之意也至于遷都而改紀
其政未知其所改者果當于義否但楚稱子西以安則亦
猶足取者孔子以彼哉彼哉斥子西蓋以大義責之謂其
功不足以償罪耳安可以孔子一時之言遂欲盡沒其功
也哉

附錄左傳曰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
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杜氏曰鄭伐周六邑在魯侵鄭取匡前于此見者為戍周起也 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杜氏曰為下天王出居姑蕕起
渝關李氏曰鄭人黨亂而伐周六邑未知其何故豈以王
朝常病鄭而鄭不堪是以為此舉耶然以侯國而敢犯周
罪莫大焉若此者不惟無王而並無盟主矣晉侯于此使
即大合諸侯相與討儋翩而轉伐鄭不亦大封可伸而伯
業可復振哉不知出此乃獨遣魯侵鄭以取匡而于儋翩
竟置之則雖為之戍周城胥靡無當于勤王之義者也

未幾天王處于姑蕕以辟儋翩之亂晉于是乎不能辭其
咎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傳曰秋八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
不往晉其恨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
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
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
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綿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陳寅曰昔
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
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
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
乃執樂祁

杜氏曰稱行人言非其罪
胡傳曰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范趙方惡其宰曰昔吾主
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禍也范獻子果愬言于晉侯乃執
樂祁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
于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張氏曰諸侯唯宋事晉惧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惧不
來而大夫濟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人

之亂政悉行伯統所由絕也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所載宋晉事或亦未得其全宋人獨事晉樂祁犂往聘之所以為恭于晉也此亦何嫌何疑而陳寅勸其請後且曰君以我為知難而行乎此必宋人別有得罪之事或即為元年仲幾故至今未往聘故祁犂請于公公即使之往而陳寅知其必有禍耳及祁犂主趙氏而獻楊楯陳寅又曰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使祁犂專為己罪而取禍則即死于晉國亦不足嘉何至于子孫之獲寵而能得志于宋哉由是言之可知晉人之恨宋也當必為他事今祁犂又有此過故范獻子譖以飲酒而執之未必專為私飲酒亦未必專為獻楊楯也○樂祁犂既聘于晉宋人即有前慾亦當釋怨而與之好況飲酒之事特行人之小過耳奈何以行人之小過忝鄰國之大體徒以逞列卿之私怨而不為來者勸哉經書行人以明其無罪所以責晉人者深矣稱人以執者蓋衆辭不謂其非伯討而稱人也○范獻子譖樂祁犂以私飲酒謂其不敬二君而封之抑思飲之酒者何人不敢罪簡子而獨罪祁犂不亦頗乎然晉人雖不罪簡子而執其所與飲者使必不能自安矣以二卿之相軋而又相忌此晉亂之所以無已諸侯之所以終散也

附錄左傳曰陽虎之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杜氏曰為八年陽虎作亂起

渝關李氏曰去年已盟已大詛矣今又盟且詛去年止盟季桓子今則盟公及三桓而又盟國人也夫以家臣而盟大夫且不可況與公盟而要其君乎上下之分于是乎掃地盡矣且有不信而求相信然後為盟詛凡陽虎之所為亂常蔑理者不一彼先不可信而欲求人信相與共誓于鬼神伊誰欺哉甚矣虎之愚且妄也

冬城中城

穀梁傳曰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范氏曰三家侈張故公懼而修內城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

汪氏曰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于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渝關李氏曰是時三家雖寖微其勢猶可以制公故曰三家張公蓋懲意如之禍有防三家之心陽虎亦欲挾公以自固而預為之防故託于懼齊鄭而為此役大抵皆虎亂之徵也較之成九年之城中城其時勢又不侔矣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闕文

高氏曰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于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蓋陽虎欲傾季氏以謀政也季仲圍而曰陽虎者虎專季氏季氏專魯也仲何為哉

家氏曰齊之取鄆固非而二子之圍亦非也為定公者當以善辭告之齊曰我先君失守宗祧君取鄆以居之魯國實受君賜今鄆潰矣寡人欲復舊疆敢以請之執事以景公之賢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也明年圍夏伐西鄙自是連歲交兵蓋始于此役也

彭山李氏曰陽虎主謀季孫親行何忌安得而獨辭哉圍之不服而卒致齊兵至十年會夾谷後始來歸鄆左氏載齊人歸鄆于明年二月失之矣

渝關李氏曰鄆本魯邑齊侯取之以居昭公至于公次乾侯而鄆潰齊必收之為己有矣今則二卿圍鄆而欲取之鄆人不服明年遂有圍夏之師此必陽虎為之欲使二卿搆怨于齊耳然齊怨之害猶輕虎專之禍實重魯人之所憂者當不在外而在內矣

錄附左傳曰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杜氏曰為明年單劉逆王起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王處姑蕕殆一年何以不見于經曰此必王人不來告也王人不告春秋何以書不則事變不甚大為王諱之而不書也蓋居皇居狄泉子朝之亂欲傾悼敬而王位幾不保故皆書居以志其變此不過子朝之餘黨為寇耳王雖避處姑蕕亂猶未如前也故為王諱而不書然則不書居姑蕕明年齊鄭衛相盟又齊人伐魯而皆不恤王室之亂不幾無以見其罪歟曰居皇居狄泉未見諸侯之勤王也至此復不恤焉則亦何足責哉

七年春王正月

錄附左傳曰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粟以叛○齊人歸鄆陽

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齊人歸鄆陽關而經不書此必左傳之誤杜氏曰齊歸二邑不書虎專之若果歸二邑虎雖專之則亦屬魯抑豈不當書耶且此時齊人不懼魯恐不于圍鄆之後即歸鄆也李彭山以歸鄆為十年事而不信傳說誠有然者或謂此年歸鄆邑十年歸鄆田此并陽虎以閒季氏也然則鄆田之歸必書宜歸鄆邑而不書乎況季氏之得罪于齊是即陽虎之所為齊人于此必不肯黨陽虎而私畀以二邑矣意者陽關魯邑而近于鄆齊人本未取陽關虎今居之以為政左氏誤為齊人歸二邑耳明年

傳謂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言讙不言鄆可知此亦未居
鄆也
夏四月
附錄左傳曰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渝關李氏曰立王子朝者尹氏爲之也昭二十九年京師
既殺尹氏固今尹氏又復見焉未知王朝猶存其世否尹
氏于此乃黨儋翩而又爲亂則其罪又可誅矣今雖敗之
于窮谷惜其猶未得殺也然則尹氏之世濟其惡焉得仍
存其世也哉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彭山李氏曰鹹衛地註見僖十三年會鹹下
義陵許氏曰齊鄭之盟叛晉也伯道陵諸侯散離盟始復
志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
陳氏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
再見諸侯與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
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家氏曰于鹹于沙齊景圖伯之始事也是時天王辟儋翩
之難出居姑蕕景公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今日求之鄭盟
于鹹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殃人之從我非心悅而誠服
豈能小大翕然不期而偕至乎

渝關李氏曰鄭黨儋翩而伐周六邑魯奉晉命以侵之鄭
爲是怨晉而東與齊合使楚不敗于吳意必又從楚矣夫
春秋之始鄭首叛王而敢與王戰春秋之末鄭亦首叛王
而敢代王邑且因是而背盟主無王又無伯中國之大亂
皆鄭人始之也其罪可勝誅哉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左傳曰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
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
從之乃盟于瑣杜氏曰瑣即沙也
彭山李氏曰北宮結蓋括之孫或以爲括子則不應在括

孫北宮喜之後始見
汪氏曰齊人扶詐恃力夫豈圖伯之道乎書執結以侵衛
與楚戎執宋公以伐宋書法正同聖人之意見矣
渝關李氏曰霸者之術假仁義以濟其私猶爲不可況爲
不仁不義之事以行其詐乎齊人于衛從其私言執其使
以侵其國知仁義者不爲也春秋書執行人又書以侵衛
而齊人之罪已見若夫衛人陰爲詐謀欲以紿晉而脅牽
臣是尤無足深論者矣
齊侯衛侯盟于沙
彭山李氏曰沙公羊作沙澤蓋一地也但旬其近水者而

言則曰沙澤自其遠水者而言則曰沙是其地近沙鹿在
齊衛之間詳見成十二年會于瑣澤下
杜氏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高氏曰執其使侵其國以求盟焉是劫盟也何有于信哉
廬陵李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
次渠蒢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吳越
之禍未至于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擴伯國之餘業尊事王
室輯寧中夏則桓公之功猶不可復乎奈何今日之會明
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為事乎言衛靈公之無道
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春秋屢
書而不削二君之罪見矣

淪關李氏曰沙衛地也○衛侯欲叛晉以諸大夫之不可
乃令齊人執結使衛以要盟內迫諸大夫以不敢不從之
勢外示晉人以必不得已之形所以脅群臣而欺伯國也
齊侯不能以德服人果從其計而得于沙之盟相與以詐
相尚以衛此傾危之習而桓文之不屑為者也雖能得衛
而亦何足為榮哉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曰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
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
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
還不敗
彭山李氏曰國夏國佐之孫是為惠子
高氏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
襄陵許氏曰東夏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
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伯統是
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家氏曰昭公流離顛沛惟齊景是依如是五六年卒不能
為之出偏師向魯鄆問意如之罪今乃興無名之師而加
于魯當為而不為與不必伐而伐失其所以為方伯之道
矣春秋繼鹹沙二盟而書國夏伐我西鄙也
廬陵李氏曰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
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晉
微無功于是而及齊平矣
淪關李氏曰國夏之伐我陽虎之所致也虎驅二子以禦
敵將欲宵軍齊師至洩其機而齊師墮伏以待若非陪臣
之自相制必以輕率取敗二子亦將不免矣虎還而國夏
亦還齊人不肯深入以肆其力或猶畏魯之善服耳

九月大雩

薛氏曰一秋而兩大雩旱甚也亦僭瀆之甚也

渝關李氏曰昭公之雨雩在七月定公之雨雩在八九月是皆需雨之甚急者今于兩雩之間書齊師伐我則是兵患與天災並至民亦何以堪此哉

冬十月

錄附左傳曰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杜氏曰己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傳曰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

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杜氏曰報國夏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鬭志

渝關李氏曰高氏曰魯政不復在公而三家者實使公欲歸怨于公故也按此時陪臣執國命三家寖微而不能自主此蓋陽虎之専假公以樹威因欲奪李氏之權耳未必三家使之也

公至自侵齊

張氏曰魯陽虎用事軍政不立而公親行故書至以危之

錄附左傳曰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杜氏曰傳終王室之亂

渝關李氏曰昭二十五年王室亂至此十九年矣悼王居皇後敬王居狄泉己而王入成周雖亦借侯國之力而稍得甯未聞諸侯之一至者至去年又有儋翩之亂雖未至如子朝之篡而王處姑蕕歷一年而後從亦已危矣若非內臣之能匡亂單劉二子相與致力于其間王室其克定乎然則天王之出入二子之伐數邑皆不見經蓋以諸侯不知有王故于諸事皆不告耳諸侯不勤王不可言也不勤王而王人並不告至于史策亦不書尤不可言也

錄附左傳曰趙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杜氏曰爲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張本如晉

渝關李氏曰趙鞅請歸樂祁未知仍爲其私否然其言則公論也但猶恨其不早言耳士鞅欲以樂祁子代之陳寅

不從及樂祁歸卒于大行又止其尸以求成蓋念前怨而
沮于其生又困于其死大抵皆私也晉人之待宋使如此
安能禁其不終叛哉

二月公侵齊

左傳曰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
遂毀之主人出師奔

杜氏曰未得志故

瀹闕李氏曰侵齊甫還喘未及息而再為此役豈欲出其
所不意耶黷武重怨莫此為甚此皆亂人之謀憑私任意
而制公以不義之行也季氏于此蓋亦無如之何矣

春秋輯傳辨疑　卷宄　　定公八年　　元

三月公至自侵齊

高氏曰逾月之間再出侵齊乍往乍來不得休息見公之
進退益不自專矣故兩書侵至以見之

曹伯露卒

瀹闕李氏曰曹歷春秋十三君不書卒葬者二君而已僖
公于莊三十二年卒魯有子般之禍故彼不赴而此亦不
葬陽于哀八年為宋所虜而國即滅則其卒葬非君禮故
皆不書而亦無謚也詳見成十三年葬曹宣公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曰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杜氏曰報上二侵

瀹闕李氏曰魯兩侵而齊兩伐魯人未嘗問彼罪而齊則
有辭于我耳春秋據事實書非以侵伐分曲直也然其曲
直亦自可見但皆為私怨以相爭又何曲直之可言乎

公會晉師于瓦

左傳曰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杜氏曰救不書　齊師已去未入竟　公會晉
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于是始
尚羔

杜氏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
亭

春秋輯傳辨疑　卷宄　　定公八年　　平

彭山季氏曰瓦本南燕地在今衛輝府胙城縣其北近衛
後蓋服屬于衛耳○定公因齊伐西鄙親至于瓦以會晉
師之來救者比其會也則齊兵已退故晉救不書

劉氏曰魯昭栖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
徇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來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與
齊爭伯而非為魯國宗社計也故春秋不以救與之

瀹闕李氏曰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
與此書法同而事與義各異彼奉伯令而從晉以伐人相
會而合兵也此得伯救而恃晉以救己相會而勞師也然
言會師則會主將可知彼以諸侯之衆而致役于伯國之

臣比以魯君之尊而為恭于伯國之將皆非禮也事義雖
不同經皆沒其人而變文書師其為大分辨者則一會翚
林稱師而趙盾為將于上文救陳見之會瓦稱師而士鞅
為將于下文侵鄭遂侵衛見之經雖不書將然比事以觀
而其主將亦可考矣

公至自瓦

汪氏曰此亦特相會往來稱地之例

渝關李氏曰晉人救我而公會書至晉人不足恃也故危
之○高氏曰不以會至者公非出會也按此說是以此會
非好會故不言至自會然則十年公至自夾谷十二年公

至自黃柳豈非好會乎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渝關李氏曰陳懷公在位四年卒子越立是為閔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傳曰晉師將盟衛侯于專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
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
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
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
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
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
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
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茍有益也公子
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茍衛
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
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
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
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
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杜氏曰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
之遂侵衛

高氏曰鄭伯與齊為鹹之盟衛侯與齊為沙之盟二國皆

為齊而叛晉晉以是侵鄭侵衛所以絕齊之與國也晉不
聲其罪故兩書侵

襄陵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
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失伯何日之有

趙氏曰皋鼬之後晉不能一出而主諸侯及齊乘陳盟鄭
與衛晉方以兵爭故雖受兵而叛晉益堅冬又為曲濮之
盟不事晉也

陳氏曰比晉始伐與國也去年鄭衛迭叛晉于是侵鄭衛
又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杜氏曰桓公

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按王人若無兵則以監帥不書固有然者然成桓公本未至鄭亦未可知夫鄭國差小又近于晉鄭伐周邑而不畏晉魯君以晉命侵之猶不服也乃竟叛晉而與齊侯盟于鹹晉于此時又假王命以報伊闕則亦徒為侵暴而已晉既無德以感人至于小且近者尚不能服又安能服東方之諸侯而令其堅于從已哉○衛侯本欲叛晉以諸大夫之不可乃為詐謀以從齊是以與齊之伐而有于沙之盟也今晉師至瓦衛侯與盟于鄟澤蓋制于諸大夫而猶不能不從晉耳晉人于此使能遇之以禮結之以信猶可令其回心而不思叛矣奈之

春秋輯傳辨疑　卷完　定公八年　書

何哉何以衛于温原涉佗敢捘其君手不恭如此不惟衛侯怒而亦執不怒也哉王孫賈之為衛侯計亦衆衆人之怒而激之以叛于是上下有同心矣觀晉人改盟之請是此時已與盟而即移師以侵鄭也至于衛既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乃于侵鄭之後轉而侵衛焉若此者晉實驅衛使叛不以德綏而以兵爭宜其終不服而與齊鄭深相比也○齊國雖強大而其德義未必果勝于晉也故諸大夫不欲叛晉以從齊雖晉人詬其君于鄟澤而亦憾之然欲質其子弗違欲行其工商亦弗違至于國人不辭其五伐然後不得已而叛晉焉甚矣叛晉之難如此豈其輕于從齊而不畏晉人之病已哉良以晉人待之以不堪故甯事齊而不顧伯國之舊好耳然則晉伯之失實自取之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曰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汪氏曰成六年叔孫僑如侵宋傳云晉命也今斯何忌侵衛傳亦曰晉故也二卿並將以虐婚姻之國陵兄弟之邦非出己意而迫于伯國之威故春秋皆書以譏之

瀹關李氏曰六年公侵鄭左傳曰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完　定公八年　書

今二卿侵衛左傳亦曰晉故也夫晉師不出坐使魯人為之役是以天子討而不伐之法令諸侯也然據春秋所書不見有晉令是又專責于魯未可諉曰事不由我以不得已而為之也春秋此義蓋亦望魯以自強不欲其狥人而害人焉其意微矣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氏曰結叛晉曲濮衛地

瀹關李氏曰侵之愈勤而叛之愈固此以知兵力之不足以招攜也適以重其怒而益堅其叛耳盟鹹盟沙此二君者猶各與齊侯盟也今則二君自相盟雖無齊侯亦結叛

晉以從齊至十年安甫之會齊侯衛侯鄭游速三國同合
而黨愈堅矣晉其如彼何哉

從祀先公

左傳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
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
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
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杜氏曰辛卯十月二日
公羊傳曰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定公順祀
杜氏曰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
孔氏曰傳言順祀是從爲順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

公升僖于閔上閔先爲君退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在僖
上依其先後是順也廟主失次唯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
唯閔僖耳
穀梁傳曰貴復正也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之說殊多可疑經書從祀先公是以
國事言也傳謂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則是陽
虎之事非國事也即據陽虎言彼將順祀先公何獨于僖
廟而亦何得言禘哉且陽虎爲陪臣雖專國政恐亦未敢
入宗廟而行禘祭也若欲以順祀取媚則退僖于下亦非
取媚之術即或果有此事而以陪臣之私祈何得繫于公

家之策乎由是言之可知左傳之不足信矣但先儒不從
左傳而別爲之解亦皆未見其當也劉氏曰從祀先公所
以從祀先公則非正矣其非正奈何季氏專魯陽虎專季
氏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從祀
爲祫耶宜曰大事于太廟爲禘耶宜曰禘于太廟爲時享
耶宜曰有事于某宮所以不正言之者其事可醜出于陽
虎故也陽虎將作亂而恐不得民心故于是爲小正以售
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從祀先公其事則順矣
其情則逆春秋原情情誠善而功惡弗誅也情誠惡而功
善弗與也按此說是不以爲祈而以爲說也然逆祀雖不

正未嘗有害于民又其沿習已久本非季氏之所爲者彼
方欲去三桓何不取三桓之得罪于民者而正之乃獨假
祀事以爲悅民計乎況季氏專魯以來除意如逐君攝祭
外未敢私祭于先公豈以陪臣而敢如此彼既不如此安
得謂其事可醜故不正言禘又不正言大事與有事哉若
謂事出陽虎而實公行尤未可以陽虎之私情遇爲君公
醜矣觀于經書從祀而不諱當不以不書祀事爲醜之也
劉原父曰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
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按以臣陵君季氏之惡甚顯陽
虎敢于囚桓子豈不敢直諫其顯惡而但欲微諭以意乎

且季氏之惡與公家之逆祀何涉若欲假此以明君臣之
分恐季氏未必省悟而能改轍也況陽虎將作亂是亦以
臣陵君之事已則不思自正而欲正人之不正有是情也
哉今以從祀為諭其意迂亦甚矣胡氏曰蜀人馮山曰昭
公至是始得從祀于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
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于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
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于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
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
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
魯國託于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

著季氏之罪以取媚于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
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于盜竊寶玉
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按
此說是以從為隨從之義謂昭公之主從祀于太廟而欲
以此媚國人也然祀者主我祭彼而言故中庸曰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若謂昭公從祀先公則于文理難通矣若
以先公為昭公謂夫不忍言昭公故以先公稱亦何可主
我而言從哉且意如既以君禮葬昭公未必不以新主祔
祭者故惟道南之墓至孔子為司寇而始合之尤不可以
此為祔祭矣然則祔祭之說既失實則其不書禘與日豈

為事出陽虎而略之乎高氏曰從順也魯祀之不順多矣
武公煬公在所當祧僖公閔公皆所當祀而不祀者也今
但稱先公則盡從典禮不止為一公設也按此說是泥于
先公之稱而兼數公言之也然惟僖公之躋乃為逆若武
煬之當祧而不祧昭公之當祀而不祀不可謂之逆矣今
即皆正其禮又何可槩言順乎且武公煬公皆為之立廟
廟既不見毀此必非祧之又意如魯以君禮葬昭公抑豈
昔年不祀而今乃祀之哉不知順祀先公惟閔僖而其不
言閔僖者義固別有在也或曰滄起朱氏曰陽虎陪臣而
從祀以大夫自處也其說是也蓋主祭者魯君助祭者列

卿陪臣不與于列貴賤之列也陽虎驕抗自恣國命在其
掌握今乃儼然就班而從祀焉其勢比于列卿而不可判
矣故書從祀先公明其越典禮而干大分也下文書竊寶
玉大弓蓋因從祀而竊之耳經乃明正其辭而曰盜其誅
之者嚴矣然則不書從祀主名者微者姓名不登于史冊
書從祀自知其為陪臣矣按此說亦以從為隨從之義但
主陽虎言而謂陪臣之僭禮也然春秋之法只為國事當
不為臣子之私事書以入大夫之干越且不書況陪臣乎若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在莊十九年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在莊二十七年　蓋皆稟命于君而書媵事以明其褻國體書葬事以

明其經國典耳使陽虎亦從祀未必得君命而以陪臣僭大禮又豈法之所得書者哉故陽虎之叛不書雖諱其亂亦以賤者不可書也觀其不書叛可知書從祀者必非陽虎事矣且從祀先公不見陽虎之氏名既與國事無以別而不書從祀于太廟與某宮乃以先公為文又何為者夫陽虎之從祀雖非禮義固不繫于先公經言先公豈無故而云然乎凡此數說蓋皆未當然則當如之何意惟左傳順祀之說為是但當主國事言而不必牽合陽虎事亦不必以順祀為祈耳況公羊亦以為順祀穀梁又以為復正皆與左傳之說同安可不從三傳而別為之解乎故惟

專主國事言乃于經文經義皆可通即以此為定說可也○從祀先公者順祀閔公僖公也左傳謂順祀公羊傳謂文公逆祀定公順祀逆非正而順為正穀梁傳謂貴復正非正閔僖之位而何哉此必定公祫于太廟而易二主以從正故春秋特書以美之然則先世之弗若者後人撥禮而易之豈非孝子慈孫之所得為者哉至于不書閔僖而書先公猶不欲顯言先世之非耳但言從祀而前祀之為逆也亦可知矣○從祀先公者定公之事當與陽虎作亂之事不相涉定公之所以從祀者必有其故今則不可考矣孔子以臧文仲之縱逆祀為不知安知魯君臣非因孔子之言而正之此時孔子與諸賢皆在魯當有正論以匡時者如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若此類者豈無達于君相而從其言者乎然或陽虎從其言又或陽虎自見其不可而正之亦皆未可知大抵奸雄專國未必全無知識者安可以其所行皆不正而遂必其無一正舉哉但非陽虎欲作亂乃為順祀以祈之耳蓋公之順祀與陽虎之作亂是兩事因兩事並在一時左氏不察其實遂以順祀為陽虎之行祈則誤矣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曰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

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穀梁傳曰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公羊傳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

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錫先君之分器藏之于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

陳氏曰虎陪臣也取周公之分器以出書莫之禁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為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于陪臣斯極矣

李氏璞曰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此二事也間無他文同辭而書之

汾陽朱氏曰蒲圃之變季孫若無孟氏林楚亦孤而不敢救也恃孟氏之聲援怒焉而騁有所歸矣季氏素強于孟氏藉孟氏以免蓋孟氏亦懼陽虎得季氏而相倚耳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蘇氏曰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是時陽虎以讙陽關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于地也分器重于地者賤貨而貴命也按此說皆不然家臣之叛不書為國諱恥耳非專為其人賤（說詳昭十三年南蒯下）亦非為土地輕于分器也夫土地亦命于先王雖有私取于人而非本封者要亦為君地也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孰謂土地可輕視乎然失土地則諱失分器則不諱者竊猶輕于叛竊可言也叛不可言也四年衛祝佗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今盜竊

寶玉大弓是正魯公之所分者以魯公所分累世所守之重器一旦竊之以出則是無公而並無先公其罪為何如耶經雖不書叛而其叛亦可見矣○經書盜竊非為盜書所以罪公之失守也孔子曰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歟今陽虎之惡不啻如虎兕分器之重更甚于龜玉彼竟竊其分器以出豈非守國者之罪哉夫凡為盜者必覘其無人而後敢竊陽虎明取于廟中而書竊則以魯無人焉故也明其為無人而所以罪公者深矣○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按孔子此言是為端本清源之意今陽虎之為盜也抑誰使

之然哉蓋魯君之以貪欲而强取者不一是以三家效之陪臣亦效之而乃有此禍又何怪夫國中之多盜乎孔子以不欲爲弭盜之方良有以也夫○昭公欲殺季平子而反自孫陽虎欲殺季桓子而亦出奔一則君不能殺一則臣不能殺而其父子皆得以幸免豈非命耶然使平子不得叔孫之救桓子不得孟孫之援則必無以逃其死矣此三家之所以比周爲奸而魯患正無已也○林楚曰陽虎爲政魯國服焉意陽虎之所爲必有小知以謫人小仁以結衆者是以魯國服之而爲其所用也觀陽虎之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彼以仁知諷孔子豈其不假仁知欺國人哉今以作亂而致出奔則其不仁不知亦甚矣

九年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曰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渝關李氏曰鄭獻公在位十三年卒子勝立是爲聲公

得寶玉大弓

左傳曰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杜氏曰無益近用而祇爲名故歸之）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三月取之陽虎願東乃因謫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公羊傳曰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胡傳曰寶玉大弓周公受賜藏之魯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大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

鄱陽萬氏曰先王分寶玉于伯叔之國宜世守勿失而定公見竊于陪臣迨夫陽虎以爲無益于近用祇以爲名而自歸之魯有四封而結盜不得其盜以正國之典刑僅得寶玉大弓政刑之失一至于此豈不重可憐耶隐納莒僕之寶玉（見文十八年左傳）莒若不失此分器之寶玉反楚靈之大屈（見昭七年左傳）莒若不失此分物之大弓始也貪人之所有今不能保己之所有故春秋譏之

渝關李氏曰廬陵李氏曰得寶玉大弓穀梁得其實穀梁傳曰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若左氏以

為陽虎歸之恐無此理杜氏又以為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夫虎豈憚竊寶之為惡名哉蓋既奔而追者獲之耳按廬陵此說未必然伐陽關時玉弓已歸魯矣季氏不為玉弓而討虎豈虎以玉弓而為解衆之計哉且其焚萊門也師驚犯之而出則此時逃死之不遑未必以其玉弓而解衆也然則陽虎雖惡彼書假名以行事今以凡物無益于近用而祇益惡名乃歸之是亦理之可信者矣○據左傳是先得玉弓而後伐之也歸玉弓不書者盜歸不足書據其所收以書得而已伐陽關不書者季氏私伐之而不由君命故略之○定公初年孔子不仕以陽虎將作亂

魯又不見用故耳及陽虎出奔季孫樂于公而用之孟子所謂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是也然而初仕為中都宰則亦微矣明年乃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司空司寇孔子家語在為中都宰之二年）亦未嘗舉國而委之以政焉又何怪乎東周之治不見乎○公山不狃以費畔左傳不載而見于論語史記謂在此年誠有然者十二年經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蓋亦有懲于此也意者不狃畔而未幾即降季孫之伐費與否未可知惟其既降故于墮費時又有不狃之襲魯耳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曰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杜氏曰救夷儀也今滎陽有中牟縣迥遠疑非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衛

彭山李氏曰五氏杜氏以為晉地蓋在今廣平府邯鄲縣本狄地為晉所有而近于衛疆者也（杜氏曰邯鄲廣平縣也午即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

杜氏曰齊侯在五氏衛侯往助之

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蘧蒢（李曰蘧蒢宋地也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蘧蒢蓋謀救宋而不果當與晉事無涉）至哀元年而後伐其敢有所逞也久矣

廬陵李氏曰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尚強二國不過侵辱犯其竟內不敢顯言伐之也

陳氏曰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今又齊衛次五氏明年

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
主非細故也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之說中多可疑襄二十五年衛侯入
于夷儀夷儀之為衛地甚明自是而後未聞晉人之取夷
儀何云伐晉夷儀乎哀十五年傳謂子贛曰昔晉人伐衛
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杜氏曰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言冠氏
而不言夷儀二地不同又何為者且于此謂晉車千乘在
中牟杜氏曰救夷儀也今滎陽有中牟縣明職方地圖曰中牟縣在開封
府城西七十里夫中牟在河南而近鄭晉師之救夷儀當不至此
即衛侯之如五氏亦必不過此也由是言之是傳說之夷

春秋釋傳辨疑　卷完　　定公九年　　

儀與中牟蓋皆有誤焉又齊侯為衛討晉是必二國合謀
而動未必齊侯先往而後衛侯往助之據左傳說則是齊
侯既克夷儀而後衛侯如五氏也焉有大國為我復怨而
我反後至者乎況齊師克夷儀故已加兵于晉地矣縱不
書伐晉亦當書侵晉而經止以次書傳又與經不合未知
其何故闕疑焉可也○彭山李氏曰左氏載齊侯伐晉夷
儀之說則經文所無且夷儀本衛地在今邢臺縣西北于
經未見為晉所取何得屬之晉耶蓋自盟沙以來衛人叛
晉晉志不忘討衛而衛與齊合將欲備之此所以有五氏
之次歟其曰晉車千乘在中牟理或有之但謂齊侯在五
氏而衛侯過中牟以往助則妄矣按此說亦未必然晉師
猶未出何至先為之備若欲備之當為之達戍亦即戍于
衛地可耳此既非戍之可比又安有備晉而至晉地者乎
若夫晉師來救尤不迂其途而至中牟故謂晉車千乘或
有之必無遠在中牟之理當不止衛侯之過中牟為不足
信矣○一說此蓋齊侯自為伐晉往故先至晉地而即克
其城復又以為衛復怨為名故衛侯往助之其實齊侯本
自為故悅衛助而致禚媚杏于衛所以謝衛意也若果為
衛而討晉衛侯之如五氏乃其所當然何必與衛以三邑
乎春秋于此但據二君之同次書之特未詳誌其他耳然

春秋釋傳辨疑　卷完　　定公九年　　

則左傳之說亦自與經不背雖夷儀中牟之地名或失其
實若謂齊侯自為而先往衛侯後至而助之蓋亦理之可
信者歟

秦伯卒

渝關李氏曰秦哀公在位三十六年卒孫某立是為惠公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曰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渝關李氏曰齊氏曰兩相欲曰及以今時勢觀之誠有然
者蓋齊景圖伯既得衛鄭而又欲得魯此齊志也衛鄭既

與齊盟齊衛二君又次五氏而欲伐晉魯亦不得不與齊
好矣此魯志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左傳曰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
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
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
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
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
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

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
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
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
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
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
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彭山李氏曰夾谷齊地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濟南府淄川
縣西南三十里山陽即齊魯會盟之處是也按左氏祝其
實夾谷故後漢志因之亦以東海郡祝其為夾谷地則祝
其故城在今淮安府贛榆縣西五里定公何得遠會齊侯
于此耶
杜氏曰會于夾谷平故也
胡氏曰仲尼一言威重于三軍亦順于理而已矣故天下
莫大于理而強衆不與焉
渝關李氏曰是會也左傳之說多未可信傳謂犂彌言于
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
焉按此時齊景圖伯固已結鄭與衛矣今方以結魯為得
志既與之平而為此會其劫魯君意欲何為若齊人欲盟
而魯不肯貳亦肯盟而不從其言以是而劫之以兵或有
之觀孔子所謂俘不干盟于神為不祥之說未嘗不許其

盟亦未聞其為他故也何至有兵劫之事哉傳又謂將盟
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
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
以共命者亦如之按載書所言齊人之卑魯甚矣孔子于
此即或不能止其盟而初制作其兵終則辭其享皆有侃
侃正論以折之何獨無一言正其誓辭之非禮而徒責以
汶陽之田始共命也此乃世俗利害相當之見意孔子必
不如此且據左傳歸田之事是孔子爭之而後得蓋亦俘
之不以其正者矣及其歸田後魯果從以三百乘否耶然
則經不書盟未必其果盟也杜氏曰于是孔子以公退贖

者終其事要盟不潔故略不書不知萊兵已退何得為要盟且襄十六年湨梁之會大夫盟猶以為非禮豈其孔子在此會而以國事之大可使微者相與盟乎由是言之可知傳說之不足信矣孔子家語曰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竝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

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刑焉于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

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按此說與左傳詳略不同而同者頗多亦未必然蓋君行師從有師自當有司馬何須請具司馬而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耶且經文書會而不書遇自非以遇禮相見者又凡相禮者當在君側不當在階下即使在下趨登亦不應不盡一等而為言也至于俳優侏儒之戲不過不恭之小節耳當時即有此事若以不恭之小節而遽行殘暴不顧其得罪于齊君也此豈君子之所為乎況侏儒之戲不甚于萊兵之劫必不以此而加刑

矣若果加刑齊侯于此何為不怒而且懼之哉此固左傳所不言尤不足信其謂歸魯四邑及汶陽之田又與經文不合要皆未免于失實也穀梁傳未言盟事而謂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恐既相會以修好必不至無端執之以失鄰國之望此在市井稍有知識者不肯為豈齊景之欲圖伯而肯如是耶至于齊侯謝過之辭家語記于歸國之後穀梁則記于在會之時侏儒之戲家語記于未盟時而在二君之前穀梁則記于罷會後而在魯君之幕下果孰為實而孰為妄耶其謂司馬行法而齊人來歸田是孔子輕齊之甚齊侯亦畏魯之甚也尤不足據史記孔子世

家說似本于家語而有詳有略亦未必然此時孔子爲司空猶未攝國政也齊人于此何遽慮其危齊耶夫既與之平即當爲好會恐不爲魯用孔子而有此舉也家語謂以萊兵劫公與加載書設享禮皆有孔子之言俱與左傳同史記俱不言而與穀梁同亦未知其孰是又謂此會有晏子晏子年已老何能從君于會乎凡若此者要皆未可信也左傳家語皆去孔子時不遠而孔子之生與其出處之始末左傳皆不言即家語所載亦多失實者況于他事他言彼豈一一能悉之耶若穀梁司馬氏皆漢人尤爲傳聞之說而不足據夫當孟子之時尚有孔子于衛主癰疽于

齊主侍人瘠環之語則後世之以影響附會而妄爲之說宜其不能免也學者于此不敢疑傳記而敢誣孔子至使大聖人之行事異于計利肆暴者之所爲猶欲神其事而以爲非聖人不能行也亦已過矣以經文考之齊侯嘗與鄭伯盟于鹹又與衛侯盟于沙明年魯及鄭平亦有叔還如鄭涖盟今及齊平而會夾谷何以獨不盟乎此或齊侯欲盟將約以齊師出竟魯以甲車三百乘從之孔子相定公惟仲信義明典禮不肯爲此盟故犂彌欲以萊兵劫之而求得志焉蓋求得其甲車從彼之志也孔子以公退而亦萊兵是必不與之盟矣若夫侏儒之戲即或有之亦但揖以正辭而已及齊侯欲享公而孔子又辭之要之自始至終皆規于正是故盟之不可劫之不可戲之不可享之又不可齊侯于是愧悔之不遑而有歸田謝過之事蓋服魯人之義禮而亦欲以義禮結之也穀梁傳謂齊侯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史記謂齊侯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觀于此而知齊侯之所感者深矣在孔子至誠動物所謂古人君子之道原不徒以禮文爭彼亦安得而不服哉惜乎傳記之說未得其實今亦信其可信者可矣○昭七年左傳謂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可知公行朝會事其相禮者當使卿也孔子未爲卿何得相此

會乎家語史記皆謂孔子攝相事蓋非職所當行而君命孔子代爲之耳家語又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則又攝國政而不止一時之會禮矣此二相之不同此在先而彼在後也○孔子不欲齊人設享禮而謂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云云乃不果享則是語之以正者彼固未嘗不從正也若果有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亦以正禮折之可矣又何須加之以刑而爲此駭異不情之事耶此在左傳所不言而他書皆言之將欲以文武之備足者過爲孔子揚抑知聖人之至德自有過化存神神武不殺之妙豈知諸書之所稱者哉

公至自夾谷

家氏曰萊彌之奸萊夷之劫使非吾聖人相禮動容貌出辭氣有以格齊人之強暴則定公幾不獲免而魯之危甚矣其至危之也

渝關李氏曰會非王事而魯又弱會當時即無萊兵之劫亦有可危之理況于未必無此事乎孔子雖不能禁其會而必書至以危之其以至正望君之意可見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曰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

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但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

襄陵許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廬陵李氏曰以伯主而圍與國者惟宋襄圍曹趙鞅圍衛而已

渝關李氏曰晉師圍衛而齊不救不待救而圍即解也蓋晉人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及其殺涉佗奔成何衛必與之成而彼去矣衛蓋暫為退兵計非果回心而從晉也故衛侯于是冬又與齊君鄭卿相為安甫之會其黨愈親其叛晉也愈固晉亦如彼何哉然或齊救將至而晉師即退衛本未與之成亦未可知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彭山李氏曰鄆在齊西詳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及成四年城鄆下讙在汶陽詳見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及成二年取汶陽田下按鄆在魯西讙在魯西北龜陰在魯東北相去頗遠而左氏俱以為汶陽田非也○鄆讙龜陰

田齊人所欲歸者也左氏載孔子使茲無還劫反汶陽田之語此伯者末流之事也惡得以亂聖人純王之學哉胡康侯以為自序其績上文未有言孔某所為者而何以見其自序績耶凡此類皆據實直書而使人比觀以見義者也

廬陵李氏曰此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也參諸家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說為正其左氏所載夫子請齊歸汶陽之語失之

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劫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職于其人之天譬

知千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
劉氏曰使魯多其車徒衆其兵革搆怨連禍以攻齊為事
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厚其幣帛重其使介繁禮巧辭以
請齊為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仲尼一言爾威重于
三軍利加于萬衆豈有他哉順于理故也天下之事常服
于順而違于逆故齊雖強以其逆而魯雖弱以其順而
得得失非強弱也在道而已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
速此之謂也
家氏曰齊人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謀而得之也聖人
道化所感強暴為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

此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為空言儒者之學業非無實也左
氏所載蓋無還之對陋矣
陳氏曰齊人歸鄆讙龜陰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
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故曰苟
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渝關李氏曰 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按鄆讙固邑名龜
陰未必是邑名如書濟西田汶陽田豈濟西汶陽亦邑名
乎至以此為三邑之田尤不可蓋田屬于邑而邑重于田
若歸三邑則言三邑不必又言田矣若專為田書抑豈齊
人止歸其田而不歸其邑哉且此三地不皆在汶陽杜氏
謂龜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彼既知龜山在泰
山博縣北而猶以汶陽為言是拘左傳之誤而亦誤言之
耳彭山李氏曰齊歸三田以息爭按經書鄆讙而不書濟
西田汶陽田可知非以田言矣且哀二年取漷東田及沂
西田各以田書此亦何不各繫以田而但以龜陰田之田
字總言之乎至于齊魯之不睦未必專為此田當不以歸
田為息爭計也然則鄆讙蓋二邑經無以田繫邑之例言
二邑而田在其中矣龜陰田中亦未必無小邑特以邑小
田多故不書邑而書田耳未可謂三者皆邑名亦未可謂
三者皆言田也○或曰邑與田自當有別此不書及以別

之當是三者皆田也按哀八年齊人取讙及闡齊人歸讙
及闡讙闡是二邑可知鄆讙亦二邑矣若以讙闡言及例
之則此鄆讙二邑蓋亦當言及者而經不然可知二邑不
嫌于無別又何嫌于邑田之無別乎且昭五年莒牟夷以
牟婁及防茲來奔止一言及而不別言防與茲況邑田之
別尤易明史氏于此偶從省文而經因之不必以不言及
為疑也○鄆即昭二十九年鄆潰而屬于齊者也讙蓋去
年陽虎以讙叛而歸齊者龜陰田或亦近年之所取特以
齊人强取故為魯諱而不書耳今以二邑一田歸魯齊人
之服義而謝過者果能有其實矣○胡傳曰齊人前此嘗

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
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
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
以禮相見郤萊傳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
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楊子法言曰仲尼用于魯齊人章
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
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
績可乎聖人會人物于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于
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于土皆安而無所避也于我皆真
而無所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

春秋輯傳辨疑　卷究　定公十年　四

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
亦何嫌之有按比說以歸為請而得之來歸為心服而歸
之然則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八年齊人歸讙及闡
亦嘗請之而後得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抑豈心服而
歸之乎蓋止書歸者以無專使之來也惟有專使至魯故
書某人來歸來歸之辭未見為心服但考其故而後知為
心服耳若夫以書來為序績亦因來字而穿鑿之也孔子
原不為自衣其功而記此事其書曰來直據其使言之何
為序績之辭乎況齊人雖歸地不過服義之一端而已孔
子猶未攝國政即後來攝國政亦不可謂能用之比特末
周之志未伸三年有成之效未見則亦何績之可序乃欲
以此而炫聖人之功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傳曰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
立之而卒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
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彭山季氏曰郈叔孫氏邑也杜氏曰在東平無鹽縣東南
任公輔酈道元皆以為然或以為在沂州東非也按無鹽
城在今東平州東三十里

渝關李氏曰以二卿之力圍郈而不克是必旋師以俟後

春秋輯傳辨疑　卷究　定公十年　幸

圖矣夫私邑之叛可羞也討其叛而又無功而返尤可羞
也觀叔孫武叔之致仲尼可知其人之無良矣成子欲立
之而公若以為不可蓋亦素知其無良而固諫之也及其
既立而必欲殺公若非不仁者之蓄恨快然哉至于侯犯
之叛亦由武叔以激之已既無德以服人又何怪其圉之
而弗克矣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傳曰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
[illegible]
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于齊
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

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杜氏曰爲下武叔如齊傳

蜀杜氏曰大夫攻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雖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著也

胡傳曰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亦可知矣天子失道

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彊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彊其道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爲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朱子曰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纔不柰何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沒柰何又被陪臣執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侯之屬皆殺了節度亦來握權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極分曉○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并祿去公室二章疑皆定公時語

汪氏曰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三桓以大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職使家隸感化而帥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乃使犯之條屬駟赤多方爲詐譎之謀誘之出走是敎通國之人皆爲罔上之舉也夫政刑兵誕說欺誑詭僞不誠下執此以叛其上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勝之其何以保有國家乎

涂閣季氏曰經文止書二子則是從也未必有齊師左傳謂二子及齊師復圍郈或因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之言誤以爲有齊師耳不然既有齊師助之以同圍何爲聽侯犯之求事而齊使至又何爲從侯犯之請易而使有司觀侯犯且奔齊而甘受之乎由是言之則齊師之不足信也明矣○家語謂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二年定公以爲司空由司空爲魯大司寇蓋司空司寇並在于此年也夾谷之會蓋以司空攝相事其爲司寇也未知在齊人歸地之後墮郈亦在郈叛二圍之後墮但孔子之爲司寇郈使在圍郈之前而叔孫之事必非孔子所得主者及後來雖

攝國政亦未必得行其志故曰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
去况此時之圍郈是豈孔子所與聞者哉

宋樂大心出奔曹

杜氏曰傳在前年春

王氏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
家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經
亦直書以志其過

彭山李氏曰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皆有離心君臣之迹
睽矣故聞子明譖大心將亂而遂逐之景公不能禮遇大
臣信讒猜忌固有罪矣而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亦

安保其不為亂哉書其出奔罪之

渝關李氏曰據前年春左傳是子明忿右師不逆其父喪
而生嫌隙遂譖以將作亂而逐之也然大心之出奔遲至
此時而後見是必別有其故矣或者子明尤怨大心始于
稱疾不適晉至于今又以他事行讒而追言彼事是以被
逐而出奔耳蓋其奔也固非專為不適晉亦非專為擊鍾
生子之相許己也○曹與大心之奔明年大心自曹入于
蕭宋人之怨曹也蓋始于此哀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
歸國破而君虜曹亦不能辭其咎矣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傳曰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
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
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
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
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
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

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杜氏曰貪弄馬以距君命罪也

王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伉矣故春
秋以自奔為文

彭山李氏曰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
怒使其徒扶奪之夫宋景公嬖寵桓魋與以地馬固為非
正然地以貴戚衆攻處危疑之地者也而敢為扶奪不忌
于君則其驕亢已甚其見逐也不亦宜乎

渝關李氏曰廬陵李氏曰經書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左氏
亦止稱公子地母弟辰是未嘗直指地為景公弟也杜氏
因辰有迋吾兄之說遂指地為景公之弟辰之兄若然則
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子一則曰弟乎緣三傳皆有母弟稱
弟之文于是以公子地為庶弟而先儒不主母弟稱弟之
說則又難通矣且胡氏亦曰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何

耶竊疑公子地以單行雖為景之弟而其實非同父之弟也按弟與長彼此異稱以為兄弟誠有可疑然此說又謂地為景公弟而非同父之弟亦不然也景公之諸父未嘗為君安有諸父之子亦稱公子者乎或曰地與辰果兄弟也書公子者其恒稱義繫於弟故書弟如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是以兄弟而有異辭也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是以一人而有異辭也夫以一人且有異辭何況兄弟之二人乎蓋地書公子猶王子瑕辰書宋公之弟猶天王之弟佞夫也按此說亦不然佞夫無罪而被殺故書其

弟以著天王之薄瑕有罪而奔晉非天王之薄也故不必稱弟而從王子之恒稱陳招稱弟著招之恃寵稔惡而陳侯失兄道也其被執于楚義不繫于陳侯之弟故以恒辭而稱公子若夫地與辰其奔同其叛又同若果為兄弟何必有異辭乎竊意地者景公之諸父辰謂廷吾兄者是必左傳之誤耳如左氏見經書宋公之弟辰遂以辰為母弟母弟之說大傷教其不足信也明矣然則謂地為辰兄抑宜兄據者乎哀十二年左傳曰平元之族自蕭來奔平族蓋指地可知地為平公之子而景公之諸父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張氏曰安甫齊地

謝氏曰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

瀹闗李氏曰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侯衛侯盟于沙八年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猶二國之各相盟也今合三國而共為此會則其勢愈一而情愈親矣此蓋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此年晉趙鞅圍衛之所致也魯亦叛晉從齊而不與于此會豈以夏已會夾谷而不必再往又或以他故而辭會耶然此會下叔孫州仇如齊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十二年公會齊侯盟于黃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夫魯人之與三國未嘗不俱相好也晉于諸侯無如之何而齊亦不能復伯又何貴夫盟會之數數不已哉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曰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杜氏曰謝致郈也

瀹闗李氏曰夾谷之會歸我鄆讙龜陰田必有謝使至齊矣侯犯以郈奔齊齊人又致郈故使卿謝而因聘焉夫拾七年暨齊平叔孫舍如齊涖盟九年仲孫獲如齊彼時未

有歸田致邑之事猶使卿往而行報聘況此年之及齊平
而公會夾谷又有田邑之惠我也能不使卿聘而修舊好
耶然則叔孫此行是必重在于聘耳不然亦使微者以謝
致郈可矣何必使叔孫哉○武叔對齊侯之言可謂義正
而辭直矣齊侯不能報侯犯猶于惡惡之道有未盡者其
亦以是為諷耶君子于此當不以人廢言也○除哀五年
叔還如齊蒞齊景公外內卿之聘齊者止于此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杜氏曰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

彭山李氏曰暨及義見昭七年暨齊平下○辰與地同惡

桓魋者也地奔而辰危且懼矣故有棄君不事之心辰之
奔蓋亦有罪而見逐也仲佗石彄本無去志但辰以桓魋
之逼脅使去國而佗彄亦與之同怨其書曰暨以見弟辰
所欲而有强于佗彄也先儒多以仲佗石彄為辰爲說則
不當以辰為首惡矣

家氏曰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李曰公子地當是景公之庶父辰
以地故而自絕于君兄佗彄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與辰
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譏之

渝關李氏曰公子地既奔宋公于此必有猜忌其弟之意
故辰亦懼罪而奔耳季彭山以辰奔為見逐固未可知但
謂辰以桓魋之逼脅使去國而佗彄亦與之同怨故併逐
之併逐之說則不然矣若佗彄亦見逐則其奔也是為君
之所不容經又何以書暨謂是辰之所强者哉○據左傳
說是以四馬之故遂致四子出奔而至于叛竊意宋公之
嬖桓魋必別有得罪于諸卿者恐不止為馬故也不然取
馬奪馬之嫌亦小忿耳辰等雖怨君何至既奔之後相與
入蕭以叛耶且辰不忍于逐公子地而忍于叛君兄亦甚
覺其不近情也或者釁起于四馬而興讒搆怨愈積愈深
觀明年之叛左傳曰寵向魋故也寵魋之事必不一其不
止為公子地之馬可知矣○地奔陳辰與佗彄亦奔陳明

年又同入于蕭以叛可知四子之素相比原非愛君而憂
向魋之被寵者觀地之抉魋而奪之馬固已不有其君矣
今辰以地奔故又率二卿以同奔孤其君而不恤焉又何
待于入蕭以叛而後見四子之為有罪也哉

春秋輯傳辨疑卷七十

渝關　李集鳳　翺升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左傳曰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孔氏曰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爲附庸至十二年楚子滅之復爲宋邑故辰等今入之以叛也

彭山季氏曰暨者以此強彼之詞我所欲也及者以此及彼之詞兩相欲也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可以見仲佗石彄之叛乃其所欲與弟辰俱致出奔者情稍異矣但以事皆辰所主謀故以辰爲首惡耳稱自陳者固其力也景公以寵魋之故致諸臣皆叛馴至哀十四年魋憑寵敖尤亦入于曹以叛則其大爲宋患者又不止此

渝關李氏曰出奔而書宋公之弟者見宋公不能安其弟而辰亦輕棄其君兄也入蕭以叛而書宋公之弟者見宋公不能復其弟而辰亦敢抗其君兄也交譏之○地與辰等不同奔陳而同入蕭以叛觀其相比爲亂可知其在國之有同惡矣使景公不寵向魋此數子者未必敢志于君而能自處以正者況以寵魋之故而毆之乎嗚呼恐君之

不君而固自重其不臣亂臣之所爲往往如此如此倫理所以不明而叛逆者之前後不絕書也○宋景公以寵向魋之故貴戚大臣胥怨之既相率而出奔又相比而作亂不惟空其國而且抗其君私寵之害一至于此左傳謂大爲宋患宋其危矣哉後之爲人君者亦可以此爲鑒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胡傳曰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曹之罪亦著矣

渝關李氏曰大心與辰等奔非同國而入與同邑亂臣之以類聚如此其黨愈增而其勢愈熾矣以五卿而相與抗君從來亂臣之熾未有甚于此者景公之終能保國亦幸耳五卿俱叛君當察其故而誅向魋以安五卿之心可也不則力討其亂五卿誅而後誅向魋亦可也今則向魋如故君亦無如五卿何宋公之柔懦如此而亦何以爲國乎

冬及鄭平

左傳曰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彭山季氏曰此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昔魯親晉而鄭附齊鄭睦于齊者也魯與齊平而鄭亦平矣

廬陵李氏曰晉伯至此諸侯皆叛矣然魯叛晉本始于平

齊之將不于平齊言叛者蓋春秋之間魯于齊晉本兩事之也

陳氏曰書鄭偷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

渝閩李氏曰鄭初從齊而叛晉齊魯既相平魯閒欲結鄭鄭亦欲結魯也然下有叔還如鄭之涖盟而無鄭人之來盟豈此平之出魯意居多耶但非强求于彼而彼亦欲之故不書暨而書及耳

叔還如鄭涖盟

渝閩李氏曰叔還者叔詣之子叔弓之曾孫也詳見昭二

十九年叔詣卒下○及齊平而有夾谷之會孔子在焉故不盟及鄭平而使叔還往涖盟者政在三家非孔子所得而主之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汪氏曰薛襄公在位十三年卒子比嗣

渝閩李氏曰薛君書卒者四莊三十一年薛伯卒哀十年薛伯夷卒有月無日昭三十一年薛伯穀卒有月又有日惟此年薛伯定卒則月日俱無史闕文耳

夏葬薛襄公

渝閩李氏曰薛君書葬者三昭三十一年葬薛獻公此年葬薛襄公哀十年葬薛惠公並以時書高氏以為史文略也大抵國小者禮必簡而使亦甚微故不詳其月與日耳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左傳曰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

杜氏曰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

高郵孫氏曰是時三桓之邑皆為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于是墮毀之

高氏曰墮邑而至帥師是邑之力足以抗也

彭山李氏曰按侯犯既避邑奔齊則郈可不假仲孫之力而墮矣然州仇必親帥師者恐餘黨有他變也

渝閩李氏曰師兵衆也非徒役也凡以徒役城都邑者皆不言帥師而言帥師以城者四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襄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蓋皆以兵衆行也今于墮郈墮費言帥師抑豈徒役之謂乎○三家之邑初受邑時未必大且堅也後則改為之耳然襄七年城費十五年城成郛皆見于經而城成城郈無聞焉何也意仲孫叔孫氏不請于公而私城之故不書耳隱元年左傳曰城郎不書非公命也二者亦非公命可知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彭山李氏曰公孟氏彄名必公孟縶之孫故以王父字為

氏杜氏以强為繁子非也曰此閒當不從齊而伐之也是
時當伯陽在位方好田弋而公孫疆為政又非甚睦鄰者
衛必有辭于伐矣
家氏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强伐晉者著中國之無盟主
也
渝閣李氏曰孔氏曰杜氏云强孟繁子據世族譜云孟繁
無子靈公以其子彊為之後也為後則為其子故云孟繁
子此實公孫而不稱公孫者繁字公孟故即以公孟為氏
劉炫謂公孟生得賜族故强即以族告據此說不然彊若
為孟繁之子則當稱公孫即或生得賜族亦當稱公孫而

無生即稱族之例季彭山以彊為孟繁之孫誠有然者至
于賜族之例當賜以一字而亦不拘魯有叔仲氏衛以二
字為氏者多有之如强氏公孟氏公叔及北宮括北宮
佗北宮喜北宮結世叔儀世叔申世叔齊並見于經皆以
二字為氏者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曰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顧麟士曰按經闕編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孔子在孔子未為中都宰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墮費時弗擾又叛長孔子方用于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
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杜氏曰仲尼時為司寇費
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永嘉呂氏曰三家之城其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
以叛亦豈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
相續豈惟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故墮郈墮費者三家
之自墮也
王氏曰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强于郈故也
渝閣李氏曰左傳曰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未嘗謂為
孔子之謀也家語曰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
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
由墮三都此謂墮都之事孔子為定公謀矣公羊傳曰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
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此言墮都之事孔子為季孫謀矣今
無論孔子之言或是語定公或是語季孫但以謀出孔子
先儒因是說而侈言聖人之功竊以理勢度之疑其未必
然也蓋政有本末先治其本而後及其末且正己而物正
則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無為而成者此自然之序也三
都之為患雖深然而拔本塞源之計當不在此吾意孔子
得位行政其化暴格頑固自有道何必墮三都即欲墮都
亦當徐圖何必恃力而遽為之哉謂孔子以其踰制而急
正之此為國以禮之一端也然魯國踰制之大者不止于

三都又何必令彼而急此郈來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為之然三家經變固有可墮其邑之機而陪臣强橫尚無可墮其邑之勢吾意聖人行事必謀出萬全而後動今將墮費遂激其變而公幾不免又令公將圍成而卒亦不克以圍成而令公將此羅錯危殆之術必非孔子之所為況欲墮費而不思其變豈孔子而孟浪至此哉且叔孫武叔毀聖人者也孟懿子學于聖人者也若孔子欲墮都而毀我者聽命于其先學我者抗命于其後此已不可信況墮費之役懿子與焉若為人墮邑而己邑乃不肯墮何以謝桓子雖懿子不肯墮其邑則亦不墮而已何必圍成

又何以圍成而公親之此時孟孫亦專魯恐公不能違孟孫而必欲墮其邑也若意出孔子是孔子假公威以制孟孫而孔子之權勢尤在孟孫上也豈其然哉蓋此說本出于家語與公羊傳家語謂孔子言于定公公羊謂孔子告于季孫二說不同已不足據又家語謂使仲由墮三都不知墮郈墮費是三家而圍成是定公也與經不合失其實矣公羊于歸田之事亦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彼于夾谷之相禮且不知其謂墮都之謀出孔子也抑豈知其實者乎然則曷為墮都也曰三家懲于南蒯不狃侯犯之變而共謀墮之為除患耳非為踰制也亦自謀耳非孔子意也侯犯新敗已奔齊故墮郈雖用大師而猶易費强于郈故至生變而以三卿帥師方僅能墮若夫成雖未經變孟孫亦懲于二家之禍而欲墮之此必成宰處父不肯墮故懿子奉公以圍成及處父以齊患怖懿子懿子惑于其說故姑中止而不果墮耳至于中止而不果墮公亦無如彼何使孟孫本不欲墮公又何能違彼而必行孔子之謀哉觀經書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分明有不足其墮圍之意則墮圍之不出孔子意也必矣或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孔子嘗言之學者因附會于此遂謂孔子欲墮

之耳不知孔子之攝相事原非專國而授之以政亦未嘗得行其所欲為而不違也故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所謂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也況此時雖為司寇猶未攝相事又安專主夫三家而行墮都之謀哉學者欲崇聖人之功反誣聖人之實而卑其事則亦弗之思焉而已矣○孔子攝行相事未知在何年史記魯世家曰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孔子世家曰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二說不同將孰從曰此當以魯世家之年為正家語謂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二年定公以為司空由司空為魯大

司寇夫陽虎之奔齊在九年夏孔子蓋于虎奔之後而乃
仕魯家語所謂二年者即定公之十年也十年為司空其
由司空為司寇也當在十年會夾谷齊人歸田之後而為
司寇之日傾長矣至于攝相事孔子世家謂在十四年雖
不足據然其所序之事亦有然者彼謂孔子由大司寇行
攝相事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
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齊人聞而懼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
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
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

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
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
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據此說則攝行
相事僅數月耳魯世家謂桓子受齊女樂在定公十二年
蓋其攝相事當在此年墮費之後墮費之前而桓子之受
女樂或在十三年春亦未可知蓋春三月有郊祀孔子之
去魯在郊後若于此年受女樂安有遲之數月而後行乎
但明年夏蔡圍大蒐之事俱見于經是必孔子已去魯是
以敝政又迄行耳若攝相在十四年則于十四年之郊月
不合而次年郊在夏五月尤不得遲至五月而始去矣又

孔子世家曰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按孔子反
魯在哀十一年丁巳則自定十三年計之至哀十一年正
十四歲可知孔子之去魯在定十三年而攝相之在此年
無疑也○孔氏曰昭十三年而蒯以費叛遂年代而不克
十年侯犯以郈叛二年再圍而不克良由其城險固家臣
數以背叛仲由為季氏宰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令墮三都
以是故毀壞其城虛其柜之故帥師而往公羊傳曰孔子
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
師墮郈帥師墮費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
謀但傳稱費人襲魯而仲尼命焉是仲尼知其事謂墮之

為是故不禁也按此說以墮都之謀出子路蓋亦揣度之
辭殊無所據夫以孔子而不能主桓子豈以子路而能用
三家乎即使子路為此謀未必不訪于孔子孔子于此抑
豈以墮之為是而不禁乎左傳謂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
都哉此時子路亦從戎行而與其役未必出于子路之謀
也呂氏張氏亦謂子路懟此議要皆說之未可信者矣孔
子為司空又為大司寇下大夫也論語所記使擯執圭之
事蓋在此時然自夾谷會後數年之間經文不見來容惟
有齊人歸田一事或其為擯即此歟不則別有他國微使
來又或附庸之君來朝而皆不見于經歟若夫執圭而聘

他國則以孔子非卿而為小聘故不書然其所聘何國亦不可考矣。此時子路為季氏宰未知冉有亦仕季氏否但明年孔子去魯冉求亦與之同去矣故從孔子於陳蔡由與求茲記政事之科焉孔子未歸季康子召冉有必在陳蔡之厄後（李曰孔子世家記康子召冉求在困于陳蔡之前與論語不合蓋未可信）哀十一年丁已孔子歸魯而子路亦歸季康子亦必復用子路矣論語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朱子曰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今以哀十四年左傳考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

矣使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云云據此傳則知二子之仕季氏本同時也故謂子路再仕季氏誠有然者但其所仕或亦有數年而惟仕衛則不必耳蓋季孫惑志于公伯寮當在小邾射來奔後于是子路去魯適衛為衛大夫至哀十五年遂死孔悝之難可知其不久于衛也若冉有則于小邾射來奔後不復見于傳矣。左傳于孔子出處始末皆不載即其所載之事亦多失實者今以先儒之論斷姑記于左以備考

朱子曰史傳所載亦多可疑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做得考之于傳如載武仲為司寇公鉏出為公馬正想元別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孔子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于定公而言桓子何也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故桓子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少正卯之事（見孔子家語與史記孔子世家）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爾吾又嘗歎輕信其言而遽稱以為決乎

幾亭陳氏曰孟子引証孔子行事皆論語及各書所未載

不有孟子幾無所窺聖人作用矣如簿正祭器經世之綮也膰肉微罪去國之厚也微服過宋保身之哲也不主彌子造次之仁也靡固非規靡方非矩夫以孟述孔如此其至而不及誅少正卯之事左傳亦不載然則家語之言可盡信乎朱子斷其為妄先得我心蓋聖人行誅必其人有顯罪與衆棄之未有出人不意但為其夙昔奸雄崇未具而遽行大戮者也此穰苴孫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為政之道耶。蓋以行權孔子一生止有四事微服過宋固全身遠害之道無可致疑其餘三事各觀其會通方識大聖人所行其典禮見南子因靈公待之以夫人則小君有

可見之禮魯人獵較冈先有簿正祭器一着可使國人自
悟其非而不凟于祭禮蒲人要盟必是當日有大事不得
不適衛非可以不適而故適之以棄盟也
仁山金氏曰按孔子生長于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
多從之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者而未嘗能用之也定
公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者論語左傳皆不言
其故獨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論語謂季
桓子受女樂三日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蔵係季
桓子之用舍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
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

遷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己之權以與孔
子哉自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五年執
桓子因之而專魯政孱之于晉陽之于齊歸且盟且詛九
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
為而季氏亦不可支矣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桓子于此亦
謀所以為撥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于公而試用之已而
政聲四達卻齊歸地于是攝行相事魯國大治而齊人歸
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
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
以間魯之用孔子寧不幾于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

氏權臣也桓子捨己權以聽孔子特以衰敗之餘藉之振
起為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卻魯既治矣
桓子豈甘于終絀者縱桓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為不
利者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
顧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從之夫齊何惧于戒
而歸女樂于事可疑于禮不正有國者固不可唱此為階
國所觀也使桓子而猶惟夫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
矣而又君臣荒溺其中三日不朝此其心術瀆壞不復可
與有為而其心固亦已無孔子矣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
子與史記蓋為膰肉不至而行也而論語則為為女樂蓋

孔子之行決于此而特發于膰肉耳孟子之言曰孔子為
魯司冦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
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一事也方其不朝也子路曰夫
子可以行矣而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
可止吁此所謂去父母國之道也夫郊之必致膰于大夫
彝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有日矣惟孔子于
父母之邦不若是恝又不欲顯其君相之過已知其必不
致膰且猶冀其能悔而式致膰也既而膰果不致夫使其
致膰猶彝禮也而不致是顯然疎卻之也于是而行復何
俟哉此夫子出處之本末事情也

秋大雩

渝閑李氏曰此時孔子攝相事用而不用君臣之志猶睽也其過旱也是卽上下不交之象抑豈無自而然耶若夫大雩之僭由來已久孔子固不能正而亦不必遽正之也經書大雩如爲義之所不許者矣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彭山季氏曰黄齊地說見桓十七年盟黄下

渝閑李氏曰夾谷之會不盟何偏于信至此必爲黄之盟者蓋魯用孔子而勢寖强齊人蓋有惧于魯而欲爲盟以結之也三家專政孔子于此又安能止公而不行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

左傳曰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高氏曰天子令行乎天下諸侯令行乎一國故天子未嘗有伐諸侯者諸侯亦未嘗有伐其國之邑者以其令之則從也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伐鄭之事陪臣擅國而權在私家故有公圍成之事叔季旣墮郈費矣將墮成而孟氏之臣不服公親圍之經書三子墮郈費而獨書公圍成著公之弱不能墮成也

朱子曰費郈之叛屬爲叔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斂在成方有功于孟氏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

渝閑李氏曰此公斂處父之抗公非孟孫氏之抗公也孟孫欲墮成々人逆命于是奉公以圍之已而孟孫陰與處父比而不果墮蓋以成未經叛處父在成方有功于孟孫彼所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云々者孟孫以爲忠謀而信之故又欲留成以自固耳觀處父子僞不知我將不墮之說是亦陰比孟孫而陽叛之也陽叛孟孫而與公

抗是叛孟孫之迹爲假而叛公之意乃其實也處父固不足論孟孫奉公以墮己邑卒乃欺君而聽家隷之拒公其罪可勝誅哉然則圍成不克而公遂罷公力不足以制彼或亦惑于孟孫之飾辭而欲以成爲魯蔽亦未可知○

彭山季氏曰郈費已墮矣季桓子叔孫武叔相比不欲使孟懿子獨存成城也于是以圍成強公々惑焉而躬圍之當時三家惟孟氏爲公臣如獻子莊子僖子以至懿子皆賢大夫也雖以成爲私邑而修職不闕公室賴焉成實不叛何以圍爲圍之者叔季二氏之私也不當圍而圍則孟氏有辭矣此成之所以卒不克墮歟書以見定公之輕動

也按此說不然三家之相比已久雖孟氏之較叔季猶賢
于彼然懿子每爲季氏用柳宣能爲公臣乎蓋其欲墮三
都本三家之共爲謀郈費墮而成人不肯則公之圍成亦
出于三家不獨叔季二氏之私心也及處父以說辭而弑
孟孫是以不克墮昌當以圍之不當而孟孫有辭之故哉
今棄左傳而爲臆說其亦未可據矣

公至自圍成

胡傳曰書公圍成彊也其致危之也

襄陵許氏曰竟內不致致圍成者魯與之如列國矣

渝關李氏曰昭公圍成而不致者內成也以公雖在外而

成猶公之邑也定公圍成而致者外成也以成雖公之邑
而拒公若敵國也通經之中在竟內而書至者惟此一事
此一經之特筆也在竟內而亦書至公之危不愈見其切
近而大可憂也哉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傳曰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使師伐晉將濟河
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
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
侯皆斂諸大夫之軒惟邴意茲乘軒

林氏曰垂葭衛地一名郹氏

杜氏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之援

高氏曰書次垂葭與九年次五氏同

渝關李氏曰凡伐人者必君臣合謀而後動今二君既次
于垂葭而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以爲不可邴意茲
獨可之何爲臨事而有異辭也至于無功而返彼不告伐
而經亦不書但書其次而二君之妄行妄止可見矣

夏築蛇淵囿

彭山季氏曰蛇淵囿在汶陽諸田之東界水經註曰濟北
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囿也在今寧陽縣之北詳見成二
年歸汶陽田下

廬陵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
以爲齊人已服強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
孔子爲政時

汪氏曰昭九年郎囿之築雖當水昏正農隙之時且書
于策以示戒況盛夏耘耨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囿不
待貶絕而罪著矣昔叔孫昭子曰無囿猶可無民可乎于
以見魯之無民蓋甚也

高氏曰魯囿之閒一而已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築蛇淵
囿何囿之多也

渝關李氏曰按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寧陽縣境內 詳見桓六

年會鄆下李彭山謂蛇淵圍在今甯陽縣之北蓋比圍與成不遠也去年十二月公方圍成不克乃于今夏而築比圍則與從臣相密邇而甘為怠荒之樂抑亦何以為情乎

大蒐于比蒲

高氏曰圍所以養禽獸待畋獵也築圍蛇淵今乃蒐于比蒲則圍何為哉曹既叛晉而三桓日與人之圖已故數蒐焉

渝關李氏曰大蒐之事雖云講武亦備田獵以為樂者也昭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已非其地定君臣于此何又效尤而為之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為國故勤兵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曰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杜氏曰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置晉陽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晉陽趙鞅邑按趙本封于趙今平陽府趙城縣也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也本晉始封之地後始為趙氏所有耳。按經書鞅叛鞅實叛也左氏但曰鞅奔晉陽則似為鞅回護之辭耳蓋鞅本以衛貢之故殺邯鄲午荀范為午伐之而遂逐鞅必亦挾君令以行之不然

則于時韓趙魏三家勢方強盛鞅豈荀范所能遂哉然出也不奔他國而直據晉陽則其挾眾要君之志亦可見矣由是恃韓魏為主于內而脅其君以逐寅吉射矣寅吉射不逐則為亂不已非叛而何

胡傳曰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渝關李氏曰晉陽趙鞅邑也鞅邑不一而晉陽為大然趙之本封在趙城又以晉國本封之晉陽為趙氏邑則其或為改封或為增賜且或在何世俱未可知大抵趙氏拓地漸廣即邯鄲亦並屬趙矣以晉國之一卿田邑至六七百里勢必尾大而不掉晉分晉之端已兆于此蓋僅據土叛

君而已哉。劉氏曰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然則鞅不叛也范中行逼之耳經何以言叛春秋原情定罪固如此胡傳曰趙鞅之入拒范中行氏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己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于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謂唐李光弼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高氏曰據土背君曰叛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挾鼠忌器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興兵之罪陳氏曰鞅非始禍者而爲首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百雉之城矣鞅必奔晉

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按此數說是謂鞅本非叛特以大義論之而書叛也然而考其事迹恐未必然荀躒之言曰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此必三家相攻戰君助二氏逐鞅而鞅乃奔故荀躒有此言耳至于晉人圍晉陽亦必以君命臨之而彼猶逆命者蓋其專土興兵不惟恨二氏而亦有恨于君即或以拒二氏爲名實則爲叛君矣春秋正名其罪曰以叛本據其實而書之抑豈未嘗叛而以叛罪加之哉。人臣有罪出奔他國以逃刑已爲不可而況據邑以叛乎春秋之季叛者頻仍無事則專正以陵上有事則專土以背君大夫陪臣如出一轍

而禍亂至此極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曰范皋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爲亂于范氏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杜氏曰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

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彭山李氏曰荀寅吳之子是爲中行文子吉射士鞅之子是爲范昭子荀氏本封于荀鄭漁仲曰荀邑在絳州正平縣唐絳州治也士氏本居于范鄭漁仲曰其地在濮州范縣今按濮州乃衛地范之始封不應在此意士氏初本居隨地當近晉而范亦即其別名耶朝歌在今淇縣西二十二里本衛地後屬于晉

汪氏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從楚丘朝歌後屬晉

胡傳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内外
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召陵而蔡叛盟于鹹而鄭叛
盟于沙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
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内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
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强焉邦分
崩而不能守也春秋于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譏而稱人責
亦備矣至是三卿内叛直書于策見其致也故臧哀伯曰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
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
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

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家氏曰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于爲亂者也晉大夫不
忌其君爲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
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國之亂臣
者皆有欲爲亂之心也而其君冥然無悟一聽其所爲及
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廬陵李氏曰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
士氏即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此六卿也荀士二家自此
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渝關李氏曰王氏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
邑也按晉陽爲鞅私邑覩于左傳可見矣若朝歌爲公邑
則無所考安知非亦二子之私邑乎如趙鞅之邑至邯鄲
則范氏中行氏或亦遠至朝歌未可知也○王氏曰三人
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
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憒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以午
之故興兵首禍則又爲無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
之按公邑固不可據而私邑亦不可據彼明據土以背君
蓋其罪在此矣豈爲初罪而書叛乎○據左傳董安于聞
荀寅范吉射將作亂請先備諸趙孟不可是始禍者非趙
氏矣乃荀躒謂三臣始禍明年又討安于以先發難何也

意者安于私備二氏而戒兵在先二氏即伐趙氏之宮鞅
等逐與之戰故三臣者皆有始禍之罪歟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曰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
公宮
胡傳曰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爲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
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爲易矣三子之叛
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
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刑政耳先
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

惡人公羊傳說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家氏曰春秋先書鞅叛繼書鞅歸言已叛之人非所得歸而歸也非謂鞅無罪而歸于晉也

永嘉陳氏曰亂臣以叛出而其歸也無異于善復以是為晉國之無政刑也

陳氏曰欒盈魚石猶書入至鞅而後書歸則晉無人之辭也叛臣至于書歸則伏賊不足録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七十　定公十二年　[illegible]

汪氏曰春秋書趙盾弒君而又書趙盾復陳書趙鞅叛而又書趙鞅歸皆所以責晉君之不討罪也朱子于通鑑綱目書漢梁冀弒帝帝即位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唐李輔國弒皇后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皆以譏天子之無政刑此得春秋書鞅叛與歸之意矣

廬陵李氏曰書大夫歸者九餘皆書自唯趙鞅不書自李子書來元咺書復特筆也

渝閣李氏曰高氏曰三子既出晉侯謂趙鞅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叛故許之歸按晉侯許鞅之歸必不以鞅為叛矣彼實叛而不以為叛者是必韓魏之辭揭其違荀范之難而非以叛君也韓魏請之君亦不得不從之此豈出于晉侯之意而云然乎○自外來者方可書歸晉陽晉地鞅自晉地而來何以書歸乎彼據晉陽與晉如敵國故以外來之辭而書歸如公至自圍成即自竟內而返亦書至也故外晉陽而不以本國之邑視之所以誅趙鞅者深且嚴矣○趙鞅歸于晉是晉侯之縱叛臣也後雖假罪安于而尸之朝能誰欺哉若夫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君與臣盟又以公宮為盟地其無禮也尤甚惡乎可

薛弒其君比

胡傳曰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

春秋輯傳辨疑　卷卆　定公十三年　[illegible]

乎

廬陵李氏曰春秋稱國以弒者四莒弒庶其晉弒州蒲吳弒僚薛弒比也啖氏曰稱國以弒自大臣也胡傳本此

渝閣李氏曰魯桓弒隱魯人不知討賊而反以為君春秋不書師不書大夫凡臣桓之大夫皆不書卒未嘗不罪舉國之人也然使聖人用刑自惟誅首惡未必舉國之人皆誅之蓋不討賊而反君賊以是為舉國之無人焉則可若以弒君加舉國之人安有人人欲弒其君者又安可以大法繫及于衆乎○薛伯比在位一年弒子夷立是為惠公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左傳曰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杜氏曰戌文子之子陽趙黶孫
彭山季氏曰公叔氏戌名公叔文子之子也趙亦氏蓋本
晉人而仕于衛者
胡傳曰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為亂故公
叔戌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
家氏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戌
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戌之所得為而非戌之所能為

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
格君心之非而措之于善今戌也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
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
之奔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渝關李氏曰衛無趙氏故季彭山謂趙陽本晉人然而衛
使趙陽為卿是衛國之卿佐猶用異國之人也如公叔文
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是又以陪臣為卿者彌
子瑕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瑕以衛卿許孔子可知衛
之用人猶近古固不拘于本國與本宗者比豈魯國之所
及哉孔子稱由賜求以可使從政而三子皆未為卿即以

孔子之大聖亦止于司寇魯之不公不明已甚矣
附錄左傳曰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
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
文子使告于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
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
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
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
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
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渝關李氏曰哀五年左傳謂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晉固未嘗殺二子矣今云二子既伏其罪者傳非殺二子
之親臣如戮安于而亦云既伏其罪少夫三卿之為主亂
者皆不能殺但殺其陪臣以塞責焉未可謂晉國之有法
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左傳曰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家氏曰楚為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
而陳之從之不替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召陵之會頓
子在焉去夷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
比而從之滅國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楚結陳佗人連兵

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薛氏曰陳不思輔車之勢助彊大而滅鄰國不思將自斃也危哉

啖氏曰凡書滅又書以歸者罪重于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渝關李氏曰傳言楚滅頓經爲楚陳共滅之亂所以分惡于陳也不別以歸何國者楚首兵歸楚自可知且陳屬于楚必不敢以頓子歸其國書曰以頓子牂歸又所以內陳于楚而見楚陳之無復別也○四年會召陵楚有頓子又曾與于皋鼬之盟頓子已從晉矣後必復事楚今則又欲

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是以楚陳共滅之耳此時諸侯皆叛晉晉之內難猶未平自顧且不暇而暇爲頓謀乎嗚呼晉人失伯至使從己之小國不能以自存良可哀也已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曰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高氏曰衛靈沈耳于閨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渝關李氏曰公叔戌奔魯而趙陽奔宋二子猶畏主也今北宮結亦來奔魯則與戌同主而勢相依倚其爲戌黨益明矣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左傳曰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杜氏曰梓經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林氏曰此越句踐元年也史記吳闔廬聞越允常死興師伐越句踐襲敗吳師射敗闔廬（李曰此言射敗與左傳之言戈擊不同）

彭山李氏曰於越者句踐也越子允常卒而子句踐始立是爲越王檇李公羊作醉李吳地也杜氏曰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今按嘉興縣屬浙江嘉興府

襄陵許氏曰書檇李之敗用見光玩兵滅身以爲殘民伐國之戒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于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歟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傷而卒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

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差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按哀元年吳子敗越不書安知非以不告故然吳子方欲威中國未必敗越而不告者胡氏謂是仲尼之所削是固有之但以是為復讎且以為常事不書或亦未得其旨蓋君父被殺莫大之讎臣子復讎莫大之義然而亦有道焉未可徑行其意而妄報之也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惟于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必有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者矣闔廬伐越之喪以致越人來伐而又輕身赴敵敗傷而死夫亦自取禍耳未可專責越也且兵爭之死傷又非

肆虐強殺者之可比經書吳子光卒而不言於越殺之尤不得視彼為大讎而必報矣況諸侯殺諸侯惟天子可正其罪亦必審其當焉而後可如有王者作將聽其擅相報復推刃無已而不禁乎抑亦理其曲直令得其平而不爭乎天王在上若必私復而妄復是亂道也是必大義所不許也況闔廬為弒篡之大戮尤王法所當誅者彼不死于法而死于兵亦云幸矣在夫差言之固以為父讎而在天王言之安可聽彼之讎越而必報其私怨乎然則夫差之所為蓋亦為非義但其志猶可哀而不必深罪之故沒其事而不書耳如律無復讎之條正自有深意蓋不欲其必

不復亦不欲其必復也春秋之于夫差意亦如此不然魯莊之忘父讎深以為譏若夫差果能復父讎甯不可以深美之乎而經不書可知志可哀而義未當故沒其事以微之非以是為常事而不必褒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傳曰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杜氏曰脾上梁間即牽）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彭山季氏曰牽衛地杜氏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按黎陽在今大名府濬縣西二里

家氏曰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伯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二國之君往助叛人彼二國之君冥然與之俱而不知黨叛輔逆之為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為戰國景公亦有責焉書會于牽貶之也

林氏曰鄭得罪于王而齊挾之以叛晉范中行得罪于君而齊挾之以撓晉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

齊魯為會止此

渝關李氏曰是會也必范中行有求于三國而為之且衛之欲為此會居多蓋范中行入于朝歌以叛衛之所深幸

也而朝歌近在衛西衛甯不與之結乎謀救而不果救者
畏晉故也然晉人之圍朝歌不克安知非以三國為之助
耶救之為不義又不若不救之為愈矣○不書救未嘗救
也故下文之書公至亦止言至自會耳然或三君在會而
遣人救之以其將微兵寡略之而不書亦未可知大抵此
會之為黨亂即其為彼相謀已大不義又安問其救與不
救乎

公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謀助亂而為此會危道也故危公而致之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彭山李氏曰洮曹地註見僖八年盟洮下
廬陵李氏曰謝氏云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者齊
不能靖宋難也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患為尤宋豈
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左傳以為范氏故非也
家氏曰自齊景圖伯鄭衛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晉
至是始及齊為此會蓋始從于齊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李廬陵
不信傳說而從謝氏說誠有然者辰等叛宋于今四年而
宋不能克宋公之惡彼深矣夫叛在己國則惡之叛在伯
國則助之無此人情且舍近災而雖伯國宋公即欲媚齊
亦未必愚妄至此此以知傳說之失實也然則宋公于此
蓋援齊侯以謀辰等齊侯亦欲結宋而為之謀是以有此
會耳此年冬宋辰自蕭奔魯或亦懼齊而乃去蕭歟○齊
故伯國也晉失伯則齊可以伯然欲撓晉則謀救叛欲結
宋則謀攻叛好惡一狗于私而不能以大義服天下此齊
景所以不復伯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羊傳曰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
熟曰燔
穀梁傳曰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燔其辭

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
杜氏曰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
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劉氏曰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
汪氏曰成肅公受脤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今定公受
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往聘而十里
歸脤非緣助祭于京師曾是以為禮乎春秋之初宰咺歸
賵于仲子寵妾媵而瀆三綱春秋之終石尚歸脤于定公
輕宗社而褻五禮蓋夫婦為三綱之本祭祀為五禮之首
故書以示譏焉然歸賵為禮之變故咺以冢宰而稱名歸

脤亦禮之失石尚則以天子之士而書名名氏直書而義自見也

廬陵李氏曰王使自成八年召伯賜命之後至此始見蓋晉伯已衰中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亦一王伯消長之機會也奈何孔子以膰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脤之意何足以感觸魯哉故以常禮言之古者諸侯入朝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于此哉敬王乃以脤肉親魯而歸其禮之大者也

然以時事言之則典禮廢壞之餘猶能舉而行之諸侯苟知尊事是王室可以有為之秋惜乎魯之不能奉順此意也春秋書此亦有感矣

林氏曰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

渝關李氏曰成十三年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謂戎有受脤蓋就伐秦之祭社言之非謂戎事方祭社也今則王朝無戎事或亦祭社之常禮耳定公不在京師而王使來歸脤非所歸而歸焉不惟輕王典且未免于褻神慝矣曰僖九年葵丘之會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言胙而不言脤可知脤非宗廟之祭肉也今胡茅堂李廬陵皆以宗廟之祭言歸脤或亦未詳于此耶然或胙脤二字可通言又未可知凡物言歸不言錫與賜命言錫與賜不言歸歸者饋遺之恒辭錫與賜者以上畀下之殊名也春秋重冊命故書錫者二（莊元年錫桓公命　文元年錫公命）書賜者一（成八年賜公命）若夫賵與含賵書歸者二（隱元年歸惠公仲子之賵　文五年歸含且賵）則皆常物而已班脤亦重典何不書錫與賜而書歸脤神惠也天子不以神惠為己恩故亦言歸周禮大行人曰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可知脤以言歸為正宰孔所謂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者乃臣子尊王之辭耳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曰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

張氏曰臨江劉氏曰左傳敘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復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

羞子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愧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之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怒于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戍趙陽北宮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及蒯聵出乃奔宋使真有其事者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殺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譏婦之

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譏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

廬陵李氏曰此條公穀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說極得事情謝氏亦曰驪姬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然則申生蒯聵之賢否雖異而晉獻衛靈之聽讒則同故皆書世子

胡傳曰世子國本也靈公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蒯聵不能安其身至于出奔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于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戕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淪闕李氏曰汪氏曰二劉張氏之說固善然皆泥于書世子之義故疑左氏之說然楚商臣蔡般弒君而書世子豈亦與之乎竊考蒯聵忘父之喪而致他人使之統忘子之親至迫以兵而必奪之位其于人倫天理泯滅幾盡則其恥南子之淫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朱子集註于論語二章皆以蒯聵欲殺母得罪于父則左傳未可盡廢也詳觀經文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于戚不曰世子復歸而書納則蒯聵有罪明矣何休乃云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含其大而論其細何居按汪氏之說未必然凡書世子者皆儲君之恒辭若楚商臣蔡般之弒君晉申生之見殺衛蒯聵

之出奔皆書曰世子是亦為恒辭而譏義即在其中但蒯聵之無大惡猶不于此見之也觀莊九年公伐齊納糾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皆不書公子而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獨與彼異使蒯聵果有欲弒其母之事則于其納豈得書世子耶雖蒯聵忘父之喪忘子之親固為不孝不慈未可以彼事之謬而遂斷其有欲弒母之大惡也朱子于論語正名章引胡氏說謂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蓋亦偶信左傳之過安可據以為定論乎且趙鞅納蒯聵不曰世子復歸而書納者自是內不受而強致之辭法當不書歸非謂

蒯聵有大惡不可書歸而書納也二劉及張氏之說據經
為合無可疑者蓋蒯聵本無欲弒其母之惡或者以其忿
甚而色變夫人見其色而啼走遂誣以蒯聵將殺余耳戲
陽速之言若果有之安知非懼禍而從夫人亦因是而誣
蒯聵耶左氏以誣為實至使讒婦之口得以欺靈公亦且
得以欺後世不有春秋將終無以正其事而白其冤矣說
春秋者不察于經旨必以左傳先入之言為是錮之何哉
納蒯聵下又有張氏李氏說可與此參看○謝氏謂驪姬
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蓋二人之讒誣世子者情狀皆
同然而亦有不同焉驪姬有子南子無子驪姬欲殺世子

而立其所生南子則無所為特惡世子之作己以淫耳使
南子亦有子安知南子之謀蒯聵者不如驪姬之謀申生
者哉○申生之殺書晉侯而蒯聵以自奔為文者殺則甚
矣故直書晉侯以甚之奔猶輕于殺也蒯聵不能無咎故
但言蒯聵之出奔耳然而所以使之奔者在衛侯又豈以
其不書而謂衛侯之無罪也哉○公叔戌將去夫人之黨
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衛侯于是逐公叔戌與趙陽又逐
北宮結三臣既逐蒯聵于此即不聞宋人之歌即不見夫
人而色變將亦不能免況以聞歌變色之故激之乎然則
南子之愬戌者未可信其誣蒯聵者亦必不可信也惟于
不可信者而皆信焉此靈公所以為無道歟

衛公孟彄出奔鄭

高氏曰比年志公孟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為
蒯聵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也
渝關李氏曰靈公以一婦人之故奔其四臣與一子無道
甚矣春秋詳書于策以著淫讒之婦為禍之深有如此衛
之不亡亦幸耳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高氏曰宋公不能容一弟既使為奔亡之臣又使為叛逆
之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皆以罪宋公也

汪氏曰宋辰屢書弟者責宋景之寵嬖臣而棄兄弟之義
也
彭山季氏曰自蕭者因其力也所以罪蕭也
渝關李氏曰屢書宋公之弟不獨罪宋公蓋亦罪辰也辰
既為叛臣則于罪辰之意尤切焉五人同叛而獨書辰奔
者來奔于我故也辰為首惡書辰奔而諸子之奔亦可知
矣○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段不書弟今于宋辰每書弟
何也不書弟者絕之也鄭伯待之不以弟而段亦不書也
書弟者明其為至戚也辰以弟而忍背其君兄宋公亦棄
其弟而迫之為亂臣也辭雖有詳略而貶責之義可互見

如春秋之初弑君者皆不書族屬而後則無不書者豈其
罪有重輕乎殺與長之弑弟弑不弟也亦然雖殺猶未叛
而長已叛若以君親無將之法律之殺罪亦與長等是皆
不可赦者又安論其叛與不叛哉

大蒐于比蒲

張氏曰蒐而邾子來會公則公親蒐矣

林氏曰書蒐止此

渝關李氏曰公實親蒐而不書公以是為國典也張氏曰
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于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所
為也說未可信辨見昭八年蒐紅下○比年大蒐而皆在

比蒲豈以比蒲之地有便于田事耶借講武之名而為從
禽之樂魯君臣之志荒矣若欲假此以威邾尤失先王耀
德之義經故屢書以譏之

邾子來會公

彭山李氏曰此邾隱公也比蒲近邾畏魯故來會耳

廬陵李氏曰公及齊侯遇穀而蕭叔朝公大蒐于比蒲而
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

渝關李氏曰蕭叔朝公不言來此言來會者穀齊地而比
蒲魯地也

城莒父及霄

杜氏曰此年無冬史闕文李曰與昭十年無冬同公叛晉助范氏故
懼而城二邑也

汾陽朱氏曰助臣叛君而勞民以備敵其失甚矣

家氏曰譏勞民城諸防城諸鄆同例

謝氏曰方墮郈費又城莒霄苟不擇忠良適足為叛人之
資而已

渝關李氏曰莒父霄皆魯邑也莒父見論語子夏為莒父
宰霄則無所見然皆不知其何在杜氏謂懼晉而城二邑
或二邑皆在魯西鄙耶

附左傳曰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

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傳曰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
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
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
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
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
君為主其先亡乎杜氏曰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渝關李氏曰會朝兩事經兩書來蓋兩來也邾子來會來
朝直來奔喪卑屈如此乃于朝時執玉高其容仰豈其外

迫于勢不能不來而心實不平是以有驕慢耶然不能自
強于政治而內外不相符舉錯又無度適足見其妄而已
宜其有哀七年之過也○孔子之去魯也諸弟子多從之
陳蔡之厄論語有子貢蓋子貢亦已去魯矣今左傳謂邾
隱公來朝子貢觀焉豈于此時猶未行後乃從子于陳蔡
耶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孔氏曰爾雅云鼷鼠色黑而小有毒

趙氏曰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地旅于會
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其所食指食角漫也李曰漫者散也言所食非一處也

穀梁傳曰不敬莫大焉

范氏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至死定公不敬最大故天
災最甚

瀘關李氏曰穀梁所謂不敬莫大者蓋指凡事不敬言非
指養牛不敬言也鼷鼠不常有又非性喜食牛之物故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鼷鼠之傷郊牛者僅有三焉然則養郊
牛者何至日夜守視而防鼷鼠乎今鼷鼠食牛至于牛死
自是出于意外而為天變之大咎不在于養牛之不敬耳
○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此年鼷
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哀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是也
前乎此者兩食牛角未至于死後乎此者食牛與此同亦
未至于死也今則被食而牛死其變大矣宣三年郊牛之
口傷改卜牛牛死彼猶以疾而自死此乃無疾而死于鼠
豈非以小賊大之象乎是時三家專魯陪臣專三家未必
非此應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曰吳之入楚也左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
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
月楚滅胡

滄起朱氏曰楚子親帥師故稱楚子非子之也

胡傳曰楚子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聚楚之約盡
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
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
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

家氏曰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伐楚也是從楚有
異志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不
能報之于中國而呑噬小國以快其宿恨也

瀘關李氏曰胡子來楚之危而以小害大楚之恨胡已深
矣況楚既定而胡子又不事楚乎滅胡而以胡子歸雖與

頃事同所不同者彼猶使卿而偕陳人往此則君將而無他國之師其勢猶烈其力猶專耳頃胡無畏天之智楚無樂天之仁以孟子交鄰之道言之是皆大不可者也○自楚平以來楚無猾夏之師而定四年諸侯會于召陵以侵楚楚不能報以有吳入與之角故也蓋侵楚之年吳即敗楚而入其國楚幾滅亡安能謀中國乎及定五年於越入吳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而吳亦為越所困矣楚于是乎間吳之困而去年滅頓今年滅胡亦僅殘其近楚之國耳哀元年圍蔡九年伐陳十年伐陳吳救之十三年又伐陳其終不能北伐如前世者雖亦中國之幸然其勢猶足

以病鄭抑豈非中國之可憂者哉

夏五月辛亥郊

彭山季氏曰以杜氏長歷推之此辛亥五月朔日也

公羊傳曰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何氏曰運轉也三卜不吉使轉卜）

汪氏曰不書卜郊徐彥疏云言郊則卜吉可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于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四卜不從者則必書之以譏瀆卜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舊考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致膰俎于大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于經者多矣（李曰按史記魯世家則孔子去魯在定十二年魯郊不致膰亦在十二年孔子世家謂在十四年誤矣）惟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僭也

渝關李氏曰哀元年正月改卜牛郊在四月此亦正月改卜牛何以郊在五月乎蓋魯郊本在三月僖三十一年四卜在四月此以正月改卜牛三月成牲則四月內當有三卜至五月四卜而始見從也公羊傳曰三卜之運蓋亦謂三卜不吉而轉至四卜矣若四卜不吉而不郊則必書曰四卜不從以著其瀆今四卜既從而得郊故但書五月郊

以誌其過時之咎而已○一說公羊傳謂三卜之運未見其必然也或者牛死在正月末旬既改卜牛至四月而後成牲則以初卜五月而郊原非三卜不吉而轉卜也哀元年四月郊者以牛傷改卜牛在于正月初旬故耳此說似勝然亦未見其必然姑並存之以備考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曰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李曰孔子已去魯此蓋在外聞之而云然也）

彭山季氏曰諸侯有三寢路寢正寢也小寢燕寢也在路寢之後而高寢又在小寢之後亦燕寢也以其下有臺基

而制頗高故謂之高寢高寢之後則為後宮矣後宮之中夫人之所居也謂之中宮左為東宮世子居之右為西宮妾媵居之諸侯寢内之制似當如此陳氏乃以諸侯三寢正寢在中而東宮西宮為小寢在後遂謂定公時高寢為變亂禮法而名其寢則傳公之薨于小寢何以不言東宮西宮乎此其說不足據也此與傳二十年西宮災當互考

杜氏曰高寢宮名不于路寢失其所

穀梁傳曰高寢非正也

廬陵李氏曰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于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異于桓宣者無幾矣當其初年陪

春秋輯傳辨疑　卷廿　定公十五年　罡

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足言但陽虎既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粗立正當可以有為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賴哉李氏曰雉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更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及孔子相夾谷之會得致侵田之歸乃又惑于女樂政歸强家比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城莒(?)雷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渝關李氏曰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然則諸侯當降于王其有三寢宜矣魯寢之見于經者有路寢有小寢有高寢蓋即三寢之制也除路寢在前外小寢高寢之前後不可知要之二寢皆燕寢不似楚宮之非制耳但僖公薨于小寢定公薨于高寢俱不能于路寢之常得正而斃豈獨二公之過也哉○定公受國于季孫不能正其始薨于高寢不能正其終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傳曰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杜氏曰罕達子齹之子子皮之孫也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

王氏曰鄭納宋叛人已可罪矣又伐大國以居叛人此不待貶黜而罪惡見者也

春秋輯傳辨疑　卷廿　定公十五年　巽

襄陵許氏曰宋大國也至于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廬陵李氏曰自罕達伐宋之後有哀七年宋皇瑗之侵九年雍丘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取宋于嵒之師而後已焉二國之搆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之事相類

渝關李氏曰哀十二年左傳曰宋鄭之間有隙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蓋未年長奔魯而地等奔鄭今鄭人伐宋為之城三邑以處地等黨惡之罪

大矣○宋公子地平公子也宋公之弟辰元公子也哀十二年傳謂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又謂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蓋地為平族而元公之孫為元族也夫辰為元公之子元公之孫即辰子矣然則辰既奔魯或其子從地等奔鄭而宋人殺之耶不然元公之孫或為辰之從子亦未可知○鄭既背晉而親齊去年于洮之會齊與宋好今鄭人伐齊之與國目中亦無齊矣無晉無齊而以悖道行之適以自取禍耳自此以後宋卌侵鄭三伐鄭兩取鄭師且鄭與晉戰而鄭師敗績則其所喪已多矣今雖敗宋師于老丘而亦何益之有哉○六年左傳曰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是鄭黨天子之叛臣也去年左傳曰晉人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是鄭黨伯國之叛臣也今又為宋之叛臣而伐宋鄭人之無道如此亦將何以為國乎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左傳曰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林氏曰渠蒢宋地

杜氏曰不果救故書次

襄陵許氏曰齊衛新與宋鄭同盟叛晉故為宋出請為鄭次止其不言救為其不誠于救也

渝關李氏曰渠蒢即蘧挐也杜氏無註李彭山謂地闕林氏則以為宋地蓋二君謀救宋而次于此其為宋地明矣但不知其何所在耳○王氏曰襄陵許氏曰五氏垂葭之次皆為伐晉此次疑亦為謀晉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鄭于此從齊方堅不應齊救宋以仇鄭許氏說雖善恐非事實按王氏不從許氏說誠有然者去年于洮之會齊既與宋好今則鄭人伐宋目中已無齊矣齊侯于此必能不救宋乎其不果于救也鄭必有以媚齊者齊亦不肯失鄭而興之仇耳然則渠蒢之次左傳明曰謀救宋而又何必有異說哉或于次時魯亦謀及伐晉事故明年有伐晉之

舉未可謂三次皆為晉也○齊侯衛侯謀救宋而不果救猶聽鄭人之城三邑是二君之于叛臣蓋亦不能無私矣然則救宋之謀徒有其名而亦何益于宋哉甚矣二君之妄也

邾子來奔喪

穀梁傳曰喪急故以奔言之

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于強大之國非禮明矣

渝關李氏曰自隱桓以來凡十公並無諸侯來奔喪者今于邾子而始見非禮甚矣魯人受之而不辭可乎哉春秋

書此蓋交譏之○奔喪者臣子之事君父之禮也蓋自晉楚強横諸侯嘗有奔喪者今邾子亦以此禮事魯則易士帀而為親奔喪紀之壞于是為已極矣嗚呼天下無王而流弊一至于此可勝歎哉○邾子不能自強于政治徒為是過恭以媚魯無益也魯受邾子之殊禮不惟不以為感未幾而加兵無厭卒至取其地破其國虜其君則其不仁為何如哉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穀梁傳曰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彭山李氏曰妾母自成風敬嬴以後薨以夫人之禮而姒氏何以略之蓋僖宣諸公推尊其母在嫡母已薨之後故其禮皆用夫人也哀公嫡在尚未推尊故姒氏不稱夫人而亦不稱薨耳然則定公尚有嫡夫人其娶其薨何以不見于經娶在未即位之前薨在春秋絕筆之後也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啖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書夫人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于母故書卒不稱夫人也陳氏曰自成風訖于宣襄子苟為君則其母為夫人書葬定姒則是哀公以夫人葬其母猶宣襄也則何以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徒以喪在殯不及尊其母焉耳按此數說皆不然此時哀公之嫡母尚存既使喪不在殯喪已踰年而為君亦未敢以妾母匹嫡而尊之為夫人也然則姒氏之不稱夫人者絀于嫡母猶未可以尊之耳抑豈為哀未踰年為君與夫喪方在殯之故哉○夫人則稱夫人某氏妾母之尊為夫人者亦然非夫人而擬于夫人者則以氏配字隱篇之仲子是也本夫人而降于夫人者亦以氏配字哀篇之孟子是也若庶妾則稱某氏不得以氏配字而不稱夫人自不嫌于夫人之稱某氏者矣觀姒氏之不稱夫人可知其為妾母且不以氏配字抑豈同于仲子與孟子乎但

其書卒書葬而又書謚此乃變禮而失其正者故不免于春秋之所譏歟○庶妾不得書卒葬而亦不得稱謚今姒氏書卒書葬而並稱謚是雖未舉夫人之禮如成風敬嬴定姒（定姒見襄四年）之例然視凡妾已過厚矣蓋哀公欲循前例以尊其母特以絀于嫡母而不可故于喪禮有加焉使不同于凡子之妾母耳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渝關李氏曰書日食止此

九月滕子來會葬

家氏曰周衰小國以事王者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喪晉

之喪會葬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邾滕二君來奔喪會葬
而皆書者非嘉其來志其禮之僭也
渝關李氏曰滕成公嘗會襄公葬矣今滕頃公又會定公
葬蓋效先世而為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傳曰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杜氏曰襄成也
杜氏曰雨而成事若汲汲于欲葬者故以不克成事為禮
高氏曰葬敬嬴書日中而克葬此書日下昃乃克葬日中
則裕于日下昃矣
渝關李氏曰何氏曰昃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也下昃

蓋晡時按此說以昃為日西非也易曰日中則昃昃者偏
斜之謂也下昃方是日西時若以昃為日西至下昃則日
將入矣豈其然乎○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
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乃急辭也不
足乎日之辭也茅堂胡氏曰葬速則不懷諭則僭雨經月
不止者有矣及期而適將止以俟之是僭也高氏曰雨不
克葬無備之甚也君子之于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虞
所以甯親也日下昃則失虞之時矣按此數說與左傳不
合揆之情理皆不然夫葬既有日不為雨止在小雨則可
耳若大雨則不可葬即或經月不止抑豈可以冒雨襄事
乎然則國雨而踰期者變也非僭也未可以是為譏也且
士庶人無備故可以速葬國君有備故可以不速葬以國
君之勢乃如士庶人之不為雨止而汲汲于欲葬其親恐
非孝子仁人之所忍為者況魯國雖衰未必雨具亦不備
使當時無為雨止之禮即或不備則如士庶人之冒雨而
葬有何難事乃必停柩踰日越喪制而取慢親之咎耶然
則君父未及葬正為不忍離親者葬既晚虞祭亦可晚葬
重而虞輕豈可為虞祭而必速葬乎觀經書而不克葬戊
午日下昃乃克葬明是不得已之辭未必責其不速葬也
若責其不速葬則當書曰雨不葬戊午日下昃乃葬矣經

乃不然可知左傳之說為是而諸說未可從也宜與宣八
年葬敬嬴相參看○趙氏曰穀梁云乃急辭也非也凡緩
稱乃不得云急詳經意譏臣子緩慢耳按穀梁以而為緩
辭故以乃為急辭穀梁之意亦不差蓋日中而葬猶寬舒
日下昃乃葬則倉遽是謂事勢有緩急也趙氏以乃為緩
辭亦將以而為急辭矣此說與彼相反其意亦是蓋日中
而葬猶疾速日下昃乃葬則遲滯是謂事時有緩急也各
據所見言之未為不可但穀梁以是為不足乎日之辭不
知日雖下昃猶是戊午之日有何不足之有趙氏謂譏其
緩慢又不知時勢之不得已非臣子故緩之也經言不克

葬乃克葬據二克字何嘗有譏緩之意乎大抵而辭平乃辭難公羊傳曰而難也乃難乎而也宣八年葬敬嬴傳大以而為難亦自可通其以乃為難乎而庶幾得正解矣

辛巳葬定姒

孔氏曰此年八月庚辰朔二日則辛巳九月不得有辛巳也更盈一周月有一大一小十月己卯朔三日得辛巳

彭山季氏曰以仲子之後所稱之例推之則姒當繫字如孟仲之類是也而定則謚矣蓋文誤也且是時定公嫡夫人尚在姒氏妾也安有妾從夫謚之理乎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按此說是謂定姒本定公之夫人特以未備夫人之禮故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先儒已辨其非矣然定姒為定公之妾哀公之生母則其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者猶未尊之為夫人也猶未尊之為夫人必果不赴不祔不成喪矣是雖書卒書葬書謚異于凡妾之常禮而嫡母尚存又安敢特隆其稱亦與成風敬嬴齊歸等乎○公羊傳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按此說謂有子則廟固有之其謂廟則書葬則不然隱五年考仲子之宮仲子嘗有廟矣曷嘗以其有廟而書葬乎今哀公之于定姒未必不別立廟但

不以其別有廟爲而乃書葬也○禮記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註云周時有父母或祖父母喪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虞祭亦奠之類也按此說蓋謂其可以同日而並葬者耳何以知之虞葬日之祭也曰其虞也先重而後輕故知為同日葬也註以父母祖父母言之故可同日葬若夫妾母之卑賤恐不可以先輕後重之禮律之矣今定公五月而葬定姒三月而葬雖皆在一月而定姒葬在定公後且以另日別葬焉豈非屈于其分乎大抵此事止當咎其葬與謚異于妾母之常禮未可謂失先後之序也○先儒以定謚為字誤理或然也然或本未嘗誤亦未可知夫君妾無稱謚之禮故仲子雖僭而不稱謚今書定姒已與仲子不侔矣且婦人無謚從夫之謚為謚古之制也自文姜有罪別作謚成風庶母亦別作謚後雖無罪之正嫡亦皆效尤而不從夫謚焉至于他君之庶母尤不敢從夫謚者矣今哀公欲尊其母乃以父妾從父謚謂之何哉況襄公之母既稱為定姒今又以母謚同祖母之謚又何其紊亂而無別也意者以未正小君之禮不可如舊例別作謚故從父謚而姑稱之耶抑以嫡母若終例當

別作諡故不嫌于禰嫡之稱耶又古者諡法不嫌于同見說成十六年滕子卒下今去襄母之定姒時雖未遠以彼祔廟而此不祔廟故不妨與祖母同稱耶然則嫡母尚在不敢尊之為夫人乃使從父諡而如古者正嫡之稱悖禮甚矣此雖從來所未有亦未必當時果無此事也說詳襄四年葬我小君定姒下

冬城漆

杜氏曰漆邾庶其邑

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薨邾子來奔喪事愈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民怨二年取

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諸闌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及霄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姒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

渝關李氏曰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漆本邾邑而歸魯今特城之蓋欲堅其城陴以逼邾耳是役也是必三家之為之此時先君雖葬嗣子猶未踰年三家于此曾不思固本安民親鄰字小之道而為新君樹遠猷也乃汲汲焉妄興此役以逼邾不亦謬乎直書其事而罪可見矣

春秋輯傳辨疑卷七十一

渝關　李集鳳　翽升

哀公

彭山季氏曰公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

渝關李氏曰大全曰哀公四歲即位考之三傳與史記皆不見未知其何所本也杜氏曰諡法恭仁短折曰哀若果四歲即位則在位二十七年年僅三十信可為短折矣然娶夫人不見于經未必如襄公之娶于胡昭公之娶于吳皆以諱之而不書也至于春秋絕筆後其年愈長並未聞有逆女事又何為者季彭山謂娶在先君之世理或然也

其諡為哀者或以客死之故而特傷之耳○昭公二十歲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在外七年薨共計五十一歲也定公為昭公之弟其即位也雖不知其年而在位十五年以年計之亦必有五六十歲矣然則定公自當有長子季彭山謂哀夫人娶在先君之世不信然乎○哀公元年歲在丁未敬王二十六年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曰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

孔氏曰僖二十年楚人伐隨自爾以來隨不復見以隨世服于楚為楚私屬征伐盟會不齒于列定四年保護昭王楚得復國楚人感其恩德使隨列于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殺之比時許復見者以許屬楚疑楚封之當如蔡侯廬陳侯吳受封于楚也世族譜許男斯之後有元公成悼公結則是楚封近公為許男也

家氏曰入郢者吳也撻平王之墓者亦吳也楚不能報之于強吳而乘中國無伯摟二三小國以釋恨于蔡謂之復讎而讎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去年滅胡今又以兵加蔡其志在于蠶食小國以為利春秋奚取哉

襄陵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務本修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以得志于大國是為禍也故蔡昭之志愧于句踐矣

廬陵李氏曰楚蔡之交兵止于此

渝關李氏曰蔡人男女以辨是降也曷為書圍不書降春秋之初猶書降後來或降或否去就無常不可以勝書故略之如宣十二年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亦止書圍而不書降又何疑于此乎○胡傳曰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讎師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按此說不然自莊三十年齊人降鄣後無有書降者此何必曰此特方命之遷猶未遷也其不書遷亦宜矣且楚讎不在于蔡柏舉之役蔡用吳力弟欲自解其圍耳而破國撻墓之事吳實為之可不讎吳而讎蔡乎況楚曾殺蔡之祖若父則蔡與楚正不共戴天之讎也蔡借吳力以敗楚以復讎之義論之是乃復所當復者若又許楚子之復讎而不罪其圍蔡不亦為推刃之道乎夫圍其國降其衆而遷之遷明是貪忿之私未見其可恕也且夫差報越

經猶削而不書何獨許楚之復讎而恕其猾夏虐小之罪耶然則書圍蔡而稱爵自是目其人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以是為恕楚之罪詞則過矣王氏曰楚昭圍蔡未足以為善文定以宋高宗不復金國之讎故拳拳以復讎為說此朱子所謂以義理穿鑿者也

附錄左傳曰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杜氏曰為二十二年越滅吳起本三月越及吳平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孔氏曰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言其傷食之處此不言所食處者所食非一處也

渝蘭李氏曰哀公甫即位而鼷鼠食郊牛是亦以小害大之象也定公之郊牛變于終哀公之郊牛變于始天之示人顯矣

夏四月辛巳郊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郊止此

附錄左傳曰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杜氏曰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

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曰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孔氏曰魯師不書非公命也鮮虞狄師賤故略而不書猶鄭之戰唐侯從楚而不書平丘之會狄人從晉而不書之類

汪氏曰前此齊衛五氏之次伐夷儀垂葭之次伐河內蓋皆遣偏師伐晉而二君次止為之援春秋皆不書伐非諱之也二君實未嘗親帥師以攻晉故皆書次以著其無名妄動之罪今此並書齊侯衛侯而以伐晉為文者著伯統之絕而受諸侯之兵且誅齊衛之黨叛臣而陵伯國也夫范中行晉之卿也卿叛而不能制莫足為諸侯盟主乎無惑乎齊衛之同伐矣然天下之惡一也不命之臣實人人之所同惡今乃棄君而助臣不亦傎乎書曰齊侯衛侯伐晉交貶之也

襄陵許氏曰晉為伯主而諸侯至于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伯也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冢伐伯統亡矣王道既盡伯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陳氏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淪闢李氏曰晉伯國也以諸侯而伐伯國已不可況為其
叛臣而伐之乎夫為叛臣而伐之未知其所奉者抑何辭
也嗚呼不仁不義之行莫此為甚而世變至此極矣
附錄左傳曰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
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
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
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
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
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

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
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
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杜氏曰為二十二年越滅吳起本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
逾年而遽伐之蓋魯人謀邾利取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淪闢李氏曰定三年仲孫何忌曾及邾子盟于拔矣今也
帥師伐邾者即何忌信義將安在哉
附錄左傳曰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
東田及沂西田
左傳曰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
受盟
何氏曰漷沂皆水名
家氏曰書三卿帥師著三家發出為惡其主不得而制也
書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著魯人之逐利而不知止也
師氏曰前此嘗取邾田自漷水矣今取其漷東之田又取
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于盡取而後已以區區之
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之邑三取其田時無王伯強陵弱
之亂至于如此

淪闢李氏曰去冬已伐邾今春又伐之何其勤也然去冬
之伐止何忌今春之伐凡三卿勢愈重矣夫以三卿帥大
師伐一無罪之小國而取二田是其所以伐之者止為土
田故也列數三卿而書伐書取不亦深可鄙乎取漷東田
及沂西田蓋三家之所共分者也或謂漷東沂西近于季
氏之費邑是固季氏之所使者若叔孫之郈在魯西鄙仲
孫之成在魯北鄙則去邾田為遠而又何利其地乎且三
家中季氏最強或此田之獨歸季氏亦未可知曰是不然
郈與成雖去邾田為遠然邾田既皆屬魯叔孫仲孫于此
抑豈不能分其田而收其租乎三家聲勢相依倚季氏既

與同伐恐亦未敢獨專其利耳故以是為三家之所共分理或然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杜氏曰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

孔氏曰按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則句繹小邾地也杜氏言邾地者以傳云伐邾邾人愛其土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被伐受盟則盟在邾也猶若成二年楚人伐我師于蜀公及楚公子嬰齊盟于蜀之類是也邾與小邾國竟相近句繹所屬亦無定準猶齊魯汶陽之田莒魯爭鄆之事一彼一此豈有常乎

彭山季氏曰句繹繹山之曲也

何氏曰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

汪氏曰內臣並使始于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之如齊而未嘗並將也內臣並將始于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之戰鞍而未嘗並會也內臣並會始于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之會吳而未嘗並盟也今此三卿並將以伐國取地二卿又並盟他國之君是魯之諸卿與列國諸侯無異大夫之强僭極于此將矣前此昭十一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定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皆一卿獨盟耳今三卿以兵攻之奪取其地而二卿人脅之以盟陵弱之暴豈不太甚乎盟蔑與句繹為春秋書盟之始終于此可以考世變矣

大全曰書盟止此

瀹闗李氏曰孔氏曰既取其田慮後悔貌故共盟以要之按邾小國也既以其田賂魯雖復後悔豈能與競此或慮其怨魯而背之故要之歃血以相誓耳前乎此者屢與邾盟猶未免于伐其國而取其田今又與盟于句繹則亦安足恃乎四年州仇何忌圍邾六年何忌又伐邾七年公伐邾以邾子益來魯君臣不知信義為何物欺人而並欺神又何貴此歃血為哉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曰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瀹闗李氏曰衛靈公在位四十二年卒世子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或曰孝公○孟子謂孔子于衛孝公公養之仕也朱子曰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按出公輒君衛時孔子又適衛子路所謂衛君待子而為政是也

然則公養之仕當在此時豈非出公即孝公乎。靈公卒
孫輒立晉納世子蒯聵于戚左傳曰哀十五年蒯聵入衛
衛侯輒來奔春秋續經書在十六年春正月依續經為是　十七年冬十月晉人
伐衛衛人出莊公蒯聵晉立襄公之孫般師十一月莊公
自鄄入般師出是月也衛人攻莊公公入于戎州己氏己
氏殺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立靈公之子起齊執般師
以歸十八年衛人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二
十五年衛侯出奔宋二十六年立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也輒遂卒
于越據此是輒在位十四年乃奔魯在外三年而復入又
在位七年奔宋而死于外前後為君共二十一年也史記

曰出公立十二年亡七在位四年後入立二十一年卒據
此是出公之奔止一次而後則卒于國也二說之事跡不
同年數亦異未知其孰是皆未見有孝公之稱焉然則孟
子所謂孝公者蓋後來之定謚而傳記所謂出公者猶指
其出奔而稱之也觀孝公之稱意者輒本卒于國而非卒
于外故于廟中有定謚耶如是則史記是而左傳非要亦
難定其果否也。仁山金氏曰郢辭國卒釀衛國之亂似
亦賢者之過審思之郢既支庶而外蒯內輒皆必爭之人
也靈公欲立郢不命于朝而言于野此郢之所以辭也觀
其言曰君夫人云云則是謂靈公當與卿大夫命之于朝
即名正言順而亂源塞矣靈公不悟朝無明命及公没夫
人立之又辭此尤見郢之明也郢若立即受制于南子而
事皆不可為矣况正犯蒯輒之所必爭乎此郢之所以
為賢也按此說之賢郢誠是矣但謂郢之辭立為其不命
于朝而言于野則不然以郢之賢即使靈公命之于朝彼
亦豈肯立哉所謂君夫人云云者甚言私命之不可耳未
必以是諷君而欲其命之于朝也然則南子之亂為難制
蒯輒之欲有必爭郢豈不能早見而豫決之乎若有子臧
李子之高風必不以得國為願是尤無所顧慮而欲從其
所安矣又安問其命之在朝與在野哉

滕子來朝

汪氏曰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諸侯之朝滕杞曹邾小
邾居多杞之朝七而止于成十八年曹之朝五而止于襄
二十一年小邾之朝亦五而止于昭十七年邾之朝七而
止于定十五年滕之朝五始于隱十一年而止于是年滕
與魯本皆侯國而自隱至哀栖栖于兩觀之間蓋微弱甚
矣

大全曰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洲閩李氏曰滕邾皆近于魯事魯皆恭而邾常被兵滕獨
免焉豈以邾有風隙而滕無他恐耶滕為宋屬不敢恃宋

而侵魯此尤魯人之所悅者是以兵事無聞耳若夫郲所恃者晉也齊也魯人叛晉而經齊則亦何有于郲哉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曰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范氏曰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

張氏曰蒯聵必無殺母之事二劉氏辨之于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觀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聵爲無辜而被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

孫氏曰其言于戚者見蒯聵爲輒所拒而不得入于衛也

高氏曰靈公卒衛人以世子在外遂立其子輒使輒知己之得立者以父爲世子故因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得而亂息矣奈何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

家氏曰爲輒者能逆其父而君之人情之順也爲蒯聵者能反躬自咎以己得罪于先君無君國之理脫屣千乘而莫之顧天理之正也李曰蒯聵雖無殺母之罪然構逆出奔既見惡于父以此內不自安而辭國弗居自是正理乃皆不能然父不父子不子交爲爭國之計春秋莫適與也

茅堂胡氏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亡國恒于斯得國恒于斯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重耳曰身喪父死不得與哭泣之哀父元之謂何或敢有他志而穆公納之今靈公方卒而蒯聵御鞅因以爲利不太甚乎書趙鞅帥師罪鞅以大夫要諸侯之事也

汾陽朱氏曰鞅之納蒯聵猶助父也衛輒稱兵拒父子之謂何稱世子者見靈公未嘗絶其子輒則自絶其父耳○靈公之命自立郢耳郢辭乃立輒并不奉祖命也卽有祖命子不可拒父況未嘗命耶人納其父而拒之罪在萬世矣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

君謂之備詞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之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于國人數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按此說不然凡以兵力將之者皆書納納者內弗受而強致之辭今輒之以子拒父內弗受也蒯聵之以父逼子強致之也春秋于此據其事而道其實非

欲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而乃變文書納也且蒯
聵稱世子明其未絕于先君也在春秋方明其無罪豈以
書納而欲見其無道哉然則蒯聵之位未絕其稱世子者
乃是正名之辭故于世子之稱可見衛人拒父之罪亦非
欲見衛人之罪乃稱世子以明之也蓋蒯聵本無罪而位
又未絕故可稱世子使當時果欲殺其母靈公雖未有廢
命而于此事安可仍其世子之稱乎文十四年晉人納捷
菑于邾弗克納捷菑不正而不稱公子可知蒯聵有罪亦
必不稱世子也經既稱曰世子未可以有罪之實論蒯聵
矣但蒯聵雖應有國亦必衛人逆聵必不得已而受國焉

然後可今其子既立未嘗逆其父也蒯聵于此乃借伯國
之力與子爭國失父道矣輒也以子拒父是尤忍心害理
之甚者彼豈不知父子大倫子必不可以拒父哉然而懷
私蓄怨者利于輒而不利于聵于是造為世子有罪適孫
當立之說直目蒯聵為罪人是以惘然稱兵而莫之恤也
夫以邪說濟其惡行惑世誣民厚相沸騰而不止至使聖
門高弟如子貢冉有輩將亦不能無疑于其間豈不大可
傷也哉孔子以正名為先鑿鑿正論言之既詳又于春秋
明正其辭曰衛世子蒯聵此義明則衛人不得以有罪加
蒯聵而為世子之子者自不得以適孫當立而自誣矣書

納于戚者言其強致于一邑也子不逆父而拒之父不容
子而爭之此人倫之大變而父子之罪俱見矣。春秋書
衛事甚詳比年以來出奔者既多至此又有納世子圍戚
事考其所由蓋皆原于寵南子以一婦人故而搆禍無窮
如此春秋書納世子與圍戚其亦結女寵之案以為後世
戒也夫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曰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杜氏曰子姚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簡子誓曰范氏中
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

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
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甲戌將戰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
車中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
粟千里

杜氏曰罕達字皮孫鐵北名在戚城南

淪闕李氏曰彭山李氏曰左氏謂鄭人為齊送粟于范氏
非也齊苟有粟欲輸范氏何不遣兵運致朝歌主衛以為
防護而乃使鄭越疆代送耶蓋鄭本叛晉幸其有范中行
之亂或將以兵助二逆而趙鞅者范中行之仇也聞有鄭
師則邀擊而敗之耳鄭不量力而欲與伯國爭雄且以黨

叛名其敵宜矣按此說亦未可據蓋齊人出粟鄭人送之一助種而一助役互濟之事也此時衛方有喪又有蒯聵之難而亦何能為之防護乎鄭既深為二逆自不辭于越疆代送之勞故其送粟而遇晉兵未必無此事也若鄭人以兵助逆不宜至戚即晉人邀而擊之亦不宜至鐵使其特來而與晉戰則主戰者當在鄭亦不得以趙鞅主此戰矣然則送粟之說無可疑何必有異說乎。謝氏曰罕達為衛討蒯聵趙鞅為蒯聵禦之故二師交戰于鐵按此說亦不然觀簡子之誓辭與蒯聵之禱語並無言及衛輒事可知此役之不為蒯聵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范氏曰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

渝關李氏曰衛歷春秋凡十四君桓宣惠黔牟懿文成穆定獻殤襄靈出是也桓殤書弒不書葬黔牟被放不成君懿公遇狄難故其卒葬皆不書若無故而不書葬並不書卒者惟惠成穆三君而已出公被出而又復入俱在春秋後餘則無不書卒並書葬矣宣也文也定也獻也襄也無非五月而葬者獨靈公以蒯聵之亂至于七月而後得葬其亦不得已也夫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左傳曰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杜氏曰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杜氏曰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為）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彭山李氏曰蔡始祖蔡仲故封在今汝寧府上蔡縣西南十里昭侯又自故封而遷州來也鄭漁仲以為平侯徙居新蔡則于經無據觀平侯之歸但曰蔡侯廬歸于蔡則復其故封也而州來之遷非自新蔡審矣

杜氏曰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為文

大全曰書遷止此

渝關李氏曰昭十三年吳滅州來使為季札邑今蔡遷于此避楚而倚吳也州來即下蔡一統志曰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蔡嘗楚而請遷于吳後雖中悔吳人欲襲之不得已而遷州來要其欲遷之意本出于蔡非吳人無故而遷之遷也故以自遷為文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胡傳曰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復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就吳及其事急又委罪于執政其誰之咎也故殺公子駟

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公子駟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則先殺而後遷據經文則先遷而後殺自當以經文為主。春秋之世弱小之被害于强大者雖多未有如蔡之甚者也合通經言之荊敗其師而以其君歸矣齊與諸侯侵之而衆潰矣晉伐而入之矣楚誘其君殺之矣吳敗其師矣楚又圍而滅之執其世子用之矣至于復國而又被楚圍卒乃至于遷國而幾無以自存以蔡一國而諸禍備書如此亦何樂乎其為君哉嗚呼天下

無王遂致弱小之殃殘有加而無已良可悲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曰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彭山李氏曰石氏曼姑名石惡之子也

高氏曰曼姑為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于此齊與晉為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國夏所以助輒也

穀梁傳曰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廬陵李氏曰圍戚與圍宋彭城相對（圍宋彭城　左襄元年）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于宋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

胡傳曰衛人立輒以拒蒯聵輒若可立則蒯聵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于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焉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襄陵許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于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伯

而將有亂也

渝關李氏曰胡傳曰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于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按此說謂輒立未嘗有祖命是矣然使靈公果命輒蒯聵來爭國豈可執王父之命以拒父哉古者孫從祖昭穆之序則然耳非謂事皆從祖不從父也若專以靈公無命謂其不可拒蒯聵或亦未忍父子之正理矣朱濬起曰即有祖父子不可拒父況未嘗命耶旨哉是言也。子路曰

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朱子註曰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說者謂稱其祖者稱靈公為父也按輒雖大無道恐不至以祖為父蓋當特謂蒯聵得罪于先君以蒯聵為罪人而稱寇稱讎者則有之如是則名不正而言不順矣故孔子急欲正之然則孔子以正名為先名若克正衛君于此安得不迎父歸國奉社稷以聽命乎使蒯聵底豫必欲輒之為君輒始可安于其位而凡為輒臣者亦可奉輒以為政矣不然蒯聵必欲爭輒必不肯避父子之名雖正而內子外父嫌隙間生又何以為政于其國哉。援大國以

圍戚則是以父為讎也使能破其邑而獲蒯聵則其所以處蒯聵者必有不可問者矣蒯聵之奔宋也輒不與之俱奔猶曰孫無罪輒可代父以事祖耳至于靈公卒而亡人之子因以為利是何為者哉為輒計者于蒯聵之來勇罪引慝郊迎避位而謀立之可也若國人不從而即逃走于外亦可也兩者俱不能而出兵相向是謂蒯聵宜有父而輒獨不宜有父也蒯聵不可以殺母而輒獨可以殺父也逆理喪心一至于此天下尚有人道哉孔子不為衛君而以正名為先使其見用于衛必以至誠動輒與南子使南子知蒯聵之無罪必不至于不容其子使輒知無父之不可以為人亦必痛哭奔走急迎其父之不遑矣尚忍據國以拒之耶若輒與南子不悔悟名必不能正孔子終無仕衛之理也然則公養之仕不過一時饋交之偶隆耳豈真委贄而為臣哉觀孔子必欲先正名可知孔子之仕衛不成矣孔子明有正名之語明有不為衛君之意且春秋明有書世子之文乃公穀二傳猶以尊王父為說且以齊國夏為伯討而石曼姑義可拒蒯聵嗚呼此正當時之邪說謬以為是而致拒父之大惡者也春秋既作而後經旨不明說春秋者猶肆為邪說而未已其害可勝言哉

夏四月甲午地震

渝關李氏曰經書地震五始于文九年終于此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曰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

者猶拾瀋也于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
曰其桓僖乎
胡傳曰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于桓立于僖
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
公羊傳曰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趙氏曰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凡五廟則桓僖宜祧久矣
而不祧三家之意也季仲叔皆桓公之子而季文實相僖
公叔仲之後皆僖公立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宜毀不毀
而天譴以災非譴桓僖也譴三家也
廬陵李氏曰左氏載此年救火之事如南宮敬叔至命周
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至命藏象
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此亦見魯為儒書之國
渝關李氏曰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
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
禮矣按此說之論世數不然也所謂諸侯五廟者蓋以始
祖及高曾祖父之世言非以為君易代之世言也故計桓
公為哀公之八世祖僖公為哀公之六世祖是皆在所當
祧之中者豈可以桓為十世祖僖為七世祖而但主易代
言之乎○高氏曰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不毀三家蓍
存之僭天子也聖人因其災而並錄之君子于是乎知有

天道也按僭天子之說亦不然夫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合
太祖而七是昭穆之數有定而神主無定後者入而前者
遷矣今魯桓僖之宮是宜毀者不毀而于五廟之外常存
此二廟要其五廟猶如故也豈僭天子之制乎況桓宮僖
宮皆穆廟是二穆之外又有二穆天子七廟之制亦必不
如是也○胡傳曰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
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而衰
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
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按此說亦不然先王寓賢賢
于親親之中以之崇德報功而因以為勸焉未可謂其無
此理朱子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于經典皆有明文而
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
政之惡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程子晚年
嘗論宋朝廟制太祖太宗皆當百世不遷則知前說之非
定論也按朱子之說極是但魯自太廟世室外未聞別有
有德之宗蓋必有大美者始可言有德僖公雖亦春秋之
賢君未必有大美故知桓僖之廟不毀皆三家之私意也
一說僖公有魯頌列之商周二頌之間較之他公誠優矣
則其廟之不毀或以其有德而存之亦未可知然而魯頌
之中未免有溢美之詞若僖公者豈真有德而可稱宗者

子曰汪氏曰家語記孔子對陳侯之言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蓋桓公簒位無功德可言季氏存桓僖初非以其有功德實所以隆私恩焉耳又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今考景王之時上距僖王已八世僖王在位日淺亦無功德可稱其廟亦在當毀故天災及之與魯桓僖之廟災無以異也然晉之悼公朝于武宮晉頃公時獻俘于文宮則當時諸侯之祖廟親盡而不毀者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以示戒歟按此說謂他國皆有親盡不毀之廟誠有然者

但所述家語孔子之說恐未可信若謂親盡不毀故天災及之然則武宮煬宮不當立而復立何以不遇災而他國不毀之廟何未聞其皆有災也且先廟之災必其先人有顯惡又或有隱慝是以致天譴耳若云為其廟之不毀故則視天道亦甚淺矣豈以孔子而有此言乎又孔子嘗答陳司敗以昭公為知禮對陳之臣不忍斥昭公之過豈其對陳之君而謂桓僖之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耶且以一言一事而取驗于目前者皆小智也如邾子來朝子貢觀之曰二君皆有死亡焉及定公薨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夫孔子不取子貢之多言豈其自矜小智如此乎又孔子之家當廐焚使孔子而好矜小智也何不預言其變而使家人預防之也由是言之左傳所謂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家語所謂孔子在齊聞周先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皆未必然而家語所記告陳侯者尤非孔子之言也夫欲侈言聖人之神照而奇其說不知反入于小智而于正理且不合矣○孔氏論昭穆之序曰愚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同北面西上據此說則閔僖之廟當與桓廟相聯矣此時閔廟蓋已毀僖廟之去桓廟不遠是以火災並及之然而火災之變嘗有超越數屋而不測者如此時火踰公宮而不災又未可謂

桓宮僖宮之並災以其相近故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彭山李氏曰啟陽漢避景帝諱改為開陽汪氏曰益都路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臨沂即今沂州也按水經開陽在祊之東南沂水流逕其東故鄅國也（李曰啟陽蓋鄅之邑未必即鄅都也）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子從帑于邾其地在邾之東鄅今沂州南也然祊之西北為費則近于費而季氏之所欲也是時魯方討邾既取漷東沂西之田則邾人不得不以啟陽讓魯矣故城之然猶懼其有變也故二卿帥師並出而以兵威脅焉季氏以叔孫附己故與同城而啟陽之地則

實季孫得之矣
襄陵許氏曰所城近啟故帥師爲地震崩災變異常國而
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夫而外鍵本亡
而不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彭山李氏曰樂氏髡名樂喜之裔也
薛氏曰討樂大心之亂也
襄陵許氏曰宋始寛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修德而國
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
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渝關李氏曰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曹十一年樂大心自
曹入于蕭曹已爲宋所恨矣至十四年蕭邑之叛人皆出
奔大心或仍奔曹故宋人之怨曹愈深而加兵無已也然
則曹之奸宋固爲罪而宋之病曹者不一抑豈義之所得
爲乎
附錄左傳曰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
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　杜氏曰終違天之禍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曰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
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
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
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
敢告遂奔衛　李曰正常之奔當在此男既殺後　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
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渝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季氏魯之權臣不可一日無主
桓子卒則肥長自宜嗣立而南孺子之子尚未生何必待
其生而殺之乎左氏之言殊可疑也然肥自此久不預政
必其時年亦甚少豈遽能爲逆謀哉肥即康子也按此說
之疑左傳亦不爲過但再思之而見傳說云云又未必無
此事也蓋季氏世專魯政竟以上卿之位視爲家傳之定

分而不可移故欲立其幼嫡而不慮有他變耳其立嫡也
將以拘南孺子之愛而假正義以托其臣當非事理之所
有但不知大夫不可以世及何必諄諄于立嫡且國統或
至于失常誰能守正于其家是桓子之欲立其嫡乃即所
以殺其嫡也若此者自是桓子之無遠慮安可疑傳說之
不然哉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杜氏曰公子駟之黨
渝關李氏曰二年蔡殺公子駟胡傳曰放公孫獵書大夫
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按放殺皆國典也但

國亂而衆人殺人者恒有之若執大夫而置之于某所國雖亂衆人必不能盡衆人之勢可以横行于其國而不能行之于外也今公孫獵之被放或出于衆大夫之私意而執政者從之以非君與大臣之所公議故不獨稱蔡而稱蔡人放耳○穀梁稱國君與大臣共殺之也放獵稱國人執政者徇諸大夫之私而放之非其君之意也蓋獵欲從楚而思再遷君意與之同故執政者放獵于吴以困之故獵于吴是即弑蔡侯之漸也明年左傳曰蔡昭侯將如吴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夫已從吴遷州來何為又再遷若蔡人不欲君之如吴而殺之公孫辰何敢奔吴乎必是蔡侯將如楚公孫辰等恐其又遷而堅欲從吴是以蔡侯被禍耳觀公孫獵之放于吴知其欲背吴也觀公孫辰之奔于吴知其欲從吴也然則獵欲背吴從楚而被放君亦無知諸臣何可謂有政刑乎故曰放獵于吴是即弑蔡侯之漸也○書放三止于此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瀹關李氏曰秦惠公在位九年卒子某立是為悼公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高氏曰邾子已受盟于句繹今二卿踰年而圍之是自敗其盟也雖邾政不修有以致寇然魯之棄信亦已甚矣

附錄左傳曰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曰春蔡昭侯將如吴 李曰或是將如楚蓋傳誤 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杜氏曰承音懲蓋楚言也 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 孔氏曰言將如吴已適吴矣翩在路逐而殺之遂入于凡人之家 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杜氏曰時即霍也

孔氏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蔡世家云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太子今昭侯申是隱太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二申必有誤者但是經文未知孰誤

穀梁傳曰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

杜氏曰不言弑其君賤盜也

蜀杜氏曰蔡侯為一國之君不能自正而為賤者所殺其賊可知也

陳氏曰稱盜以殺則凡在官者無人也

瀹關李氏曰殺公穀作弑以襄二十九年閽弑吴子餘祭例之可知作弑者為是張氏曰凡弑君稱弑積漸之名也

盖國君之尊其勢位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而危之也故其謀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今蔡昭不道上得罪于大國下無道于其民忠謀不用無罪見殺人心以離故翩之事成于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于獨夫也餘祭稱弑上下之名猶存也蔡申稱殺君道亡矣按此說曲解書殺之義不然也胡傳曰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誑吳又委罪于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按此說亦不然他君之

以無道被弑更有甚于此者賊皆不書盜何獨于此而變文以示警乎然則稱盜以弑自是賤而無義之人不可謂翩非微者而必過為曲說以求通也○彭山李氏曰左氏謂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文之鍇後至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如此則公孫翩卿也于法應書而鍇之殺翩事關討賊豈得盡沒其實乎皆不足信也按此說不信左傳誠是蓋左傳或有誤誤在以翩為公孫却似如公孫辰公孫姓公孫霍之類皆是蔡卿之貴者故疑其不見于經耳竊意翩為賤未必為公孫或是公孫氏之家臣而左傳誤繫之公孫也觀其兩矢守門

時止有翩一人豈有公孫之貴者止以一人行逆哉此可知翩本賤者以其賤也故書盜而于其被殺亦不書或曰弑蔡侯者或是公孫翩之家人非即翩也或以公孫為氏而非先公之孫亦未可知如孟子弟子公孫丑說士公孫衍曷嘗是其君之孫在春秋時亦有之七年左傳曰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云云既為鄙人其非曹公之孫明矣公孫翩或亦如彊類皆以公孫為氏者也此亦未見其必然姑存此說以備考○蔡昭公在位二十八年弑子朔立是為成公

蔡公孫辰出奔吳

杜氏曰弑君賊之黨

淪關李氏曰盜弑蔡侯乃賤者未知其家主為何人但君被弑而辰出奔辰蓋與盜相親信而為形迹之可疑者也然蔡人逐辰而但書辰奔何也辰以貴戚之卿謀國不臧致其君有見弑之殃而已亦不能安其位可謂辰無罪乎故以自奔為文而所以罪之者深矣辰之出也不奔他國而奔吳可知辰與吳好願附吳而不願附楚者也盜之弑君正慮其附楚而又遷辰蓋與盜有同情焉且辰之奔吳又與放獵于吳不同觀其奔與放而二子之向背可見矣

葬蔡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渝關李氏曰執不言地執之于宋也蓋小邾子朝宋而宋人執之春秋之末列國相爭國君之被囚虜者多矣無王而又無伯故其大亂有如此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杜氏曰皆弑君黨

彭山季氏曰蔡成公討弑父之賊而以公孫姓公孫霍為同謀也然姓霍皆國卿罪狀未明而殺之豈足以服人心哉故不去其大夫

渝關李氏曰二公孫蓋翩之黨蔡人既殺翩疑姓霍與之同謀故並殺之然姓與霍實未與聞乎弑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殺無罪之辭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曰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胡傳曰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家氏曰戎蠻雖通于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于是自投歸晉晉人懼畏楚之威弗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執人而歸之夷狄是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晉之罪大矣

城西郛

杜氏曰魯西郭備晉也

渝關李氏曰去年城啓陽役在外也此年城西郛役在內也內外無困于役而民生蹙矣此將為夏正之二三月農務方興有何必不得已而乃汲汲于此役乎要之非本計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范氏曰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故其社因謂之亳社立亳之社于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

心必為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故言災。啟都于
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劉向曰
災亳社戒人君縱恣不能警戒之象
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
社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
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
汪氏曰亡國之社災戒魯之危亡也七年左傳曰以邾子
來獻于亳社則新作亳社之屋可知矣不書新作亳社者
以其當作故不志也
渝關李氏曰舊社之災似不足誌而春秋必誌之者以是

為先王之誡社其所係者匪輕也今至于災則是魯不知
誡而亦無所用誡焉故以大災警之警之故誌之近世以
來天災之變屢見于門闕宮社之間天之警魯者至矣而
魯人不悟宜其日衰而不能振也。書災止此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渝關李氏曰滕頃公在位二十三年辛子虞母立是為隱
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何氏曰賊已討故書葬也
渝關李氏曰文之鍇殺翩則是賊已討矣雖以盜賤而不
書今于昭公書葬亦可見其賊已討非葬蔡景公之可比
也。高氏曰春秋于定哀之際錄蔡昭尤詳者哀其不幸
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拔于楚凌遲至于穆李
而昭公乃毅然合中國以興召陵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
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
卒陷于楚之禍君子是以哀昭之不幸而為之數見于經
也使昭公出于晉悼之世其功烈當何如哉按此說謂蔡
昭不幸固為可哀但謂春秋哀之而特詳其事則未必然
蓋定哀之際蔡以楚人無道而晉又不競故不得已而事
吳魯亦附吳而為東方之望國是以每事來告欲覩望國

以相好也來告則書聖人于此抑豈有意哀之而特詳其
事哉況見于經者蔡事多不足取未嘗非昭公之過也是
尤不必哀之而徒傷其不幸者矣

葬滕頃公
錄附左傳曰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
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
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
畤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五年春城毗
孫氏曰毗魯邑

杜氏曰備晉也

渝關李氏曰或曰去年城西郛杜氏以為備晉猶謂西郛為在都城西也今于城毗亦以為備晉未知毗邑在何方豈亦可謂備晉乎曰魯雖在西若來侵伐于魯不必魯之西鄙方受兵杜氏皆以為備晉理或然也

辨附左傳曰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

渝關李氏曰景陵鍾氏曰王生舉一讎而為其主得一死事之臣然張柳朔于君臣朋友之間亦可謂較然不欺其志者矣汾陽朱氏曰柳朔既身止死又命其子以從主其于父子之間亦得之按此二說似是而實不然范氏晉國之叛臣也身為叛臣死又命其子從叛臣可謂知義乎彼雖不負王生之舉要之皆私情也然則為柳朔者當如之何曰勸其主歸命于晉而以死爭之可也不則率其子而去之亦可也安有感大夫之私恩而可助叛以抗國者乎故以大義論之彼亦晉國之罪人耳○荀寅士吉射自定十三年入于朝歌以叛至此已八年其間興師相構一切

不書至于力窮奔齊而亦不書者（據昭二十二年書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不告故也一說此未必不告以叛臣與叛臣爭其事不足道則當略之而已

夏齊侯伐宋

汪氏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七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以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強凌弱故因是討之以圖伯歟然景公內不能正其國區區焉制以爭伯權是以鄭衛魯宋雖從之而不心服也老將衰而耄及之猶不知省無何身歿子弒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曰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杜氏曰衛助范氏故也）

廬陵李氏曰晉自侵楚之後惟此年伐衛明年伐鮮虞書伐以討范氏之黨為名也謝氏以此年伐衛為蒯聵未入故亦是一說

家氏曰輒以子拒父齊國夏為之圍戚逆也蒯聵以父伐子晉趙鞅為之伐衛其順矣乎吁齊固失矣晉亦未為得也晉人儻欲修明伯業陳大義以示天下當請之天王召諸侯伐衛執輒歸諸京師命公子郢而立之然後于義為允若私于蒯聵必求其入亦非春秋所許也況實以范氏

之故而納蒯聵以為名乎

渝關李氏曰是役也左氏言為范氏謝氏言為蒯聵家氏則兼言之按兼言之說為是惟恐衛人助范氏故助蒯聵以爭國其致伐也或亦以二罪兼討之矣然使衛于此時即服晉則雖蒯聵不能入鞅亦豈肯過求于其際哉此以知鞅之伐衛大抵為其私焉耳。范氏中行氏作亂者八年諸侯于此不惟不肯助晉以討逆反助叛人而謀晉國悖亦甚矣蓋因晉人失伯又以叛臣討叛臣名義不足以服人是以諸侯如此耳然晉人與二氏構兵八年僅能逐之出奔而已晉國之衰可知矣二氏既奔內難即平彼趙鞅者不思悔罪休民匡君明政以復伯業乃急修怨而為此舉雖假為父討子之義以罪輒斯亦何足責哉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傳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張氏曰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大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死肉未寒子弒國亂者未十年陳恒弒簡公而移其社稷眞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

滄起朱氏曰古今管晏並稱而晏實遠不及管孔子稱桓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述景之富曰民無德而稱焉此亦管晏之定評也

渝關李氏曰觀晏子一書景公之從諫如流是猶足用為善者惜其晚年失德之事甚多而且不能用孔子反間孔子之用于魯至使東周之治不見于春秋伊誰之罪也哉夫不肯興魯而甘從吳觀其涕出而女于吳則其無能為亦甚矣夫以洋洋大國俛首蠻夷而深畏其強乃又背晉而欲爭強于列國不已末乎尤可恨者其于晉也為臣而伐君其于衛也為子而圍父是于君臣父子之大倫倒行逆施有如此未幾禍及其子而國移于臣皆景公有以自取之也悲夫。齊景公卒子荼立是為安孺子

冬叔還如齊

高氏曰使卿會葬也

渝關李氏曰魯卿之葬齊君者惟宣十年公孫歸父葬惠
公此年叔還葬景公而已魯卿如齊止此自此以後亦並
不見魯卿之如他國矣

閏月葬齊景公

彭山李氏曰按長歷是年閏十月嗣君荼以非次得立故
速葬

穀梁傳曰不正其閏也

范氏曰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

孫氏曰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譏其變常也

唐陳氏曰苟以閏數而書則諸書崩薨卒葬皆宜書矣奚

獨斷也

渝關李氏曰文元年左傳曰先王之正時也歸餘于終是
于年終置閏凡閏皆在十二月矣齊景之葬若在閏十二
月則以閏月數之是亦五月而葬者李彭山按長歷以為
是年閏十月若葬在閏十月則又三月而葬者矣今亦未
知孰是但觀萊人之歌所謂景公死乎不與埋者是在冬
十月羣公子分奔後知其葬期亦不遠也故因國亂而速
葬亦如孝公惠公之三月而葬則有之惟其欲速而不待
十一月故以閏月足三月耳姑依彭山說可也○經書閏
月者二文六年閏月不告月宣告而不告者也此年閏月
葬齊景公不宜葬而葬者也以其為月故有告朔之禮以
其為閏故非葬期之常若文公之不告月齊人之葬景公
則皆非禮之常矣故皆特書以譏之

六年春城邾瑕

彭山李氏曰凡城內邑則目邑城郎城中丘之類是也國
服則目國城向是也瑕邾邑也故繫之邾按後漢志任城
閔父註縣北有邾瑕城今考亢父在濟寧州南六十里當
近泗水其東則漆閭丘之地也邾瑕謂之瑕必與魯負瑕
連界而得名負瑕即瑕丘蓋在今兗州府磁陽縣東南界
上而邾瑕在其南豈漢時割入亢父耶城邾瑕者齊人謀

辞之計也

高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于邾而遽城之見魯之逼邾也
是年冬伐邾明年遂入邾

杜氏曰備晉也

林氏曰書城止此

渝關李氏曰邾瑕者邾之瑕也言瑕而繫之邾者如襄十
九年取邾田自漷水田必繫之邾者然又如莊元年齊師
遷紀郱鄑郚襄元年諸大夫圍宋彭城十年戍鄭虎牢皆
以外邑而繫之國也邾邑而魯城之何也此必魯人又與
邾好而託言備他患是以往為之城而不須帥師其實以

為逼邾計耳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不繫之號說哀三年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不繫之邾者號鄒不能有
也瑕猶邾邑是以明繫之邾見為他國城邑而包藏禍心
自不能掩豈真恤鄰助小之義舉乎夫以詭計謀邾而不
計其勞民此春秋之所深惡者也故書以譏之○此時魯
國無他患杜氏以此為備晉理或然也蓋去年趙鞅伐衛
而魯有震鄰之恐魯既不事晉甯不畏晉而豫為之防乎
但為邾人城瑕則其本意不在此特假備晉以為名使邾
人不我拒而實所以陰圖之耳故必合逼邾言之而後可
○汪氏曰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濟見莊三十年魯有負瑕負瑕見哀七年

左傳故稱邾以別之魯取不書恐如杞成之不見于經耳昭七年左傳曰晉人為杞取成杜氏曰不書非公命按此說不然邾瑕魯未嘗取若果
取之何為不書書亦不必仍繫之邾矣若別負瑕而稱邾
則瑕與負瑕不為無別如諸如防如鄆內邑之同外邑者
皆不為之別可知此亦不為別負瑕矣若夫魯濟之言魯
者濟水長近濟者不獨魯故言魯濟以別之瑕則本邾邑
繫之于邾其非魯邑明矣故據彼國以為言而又何別之
有杞成不見于經外取于我耳焉有內取之不書者乎○
一說邾瑕蓋魯邑也魯有負瑕又有邾瑕本是二地之別
名非以邾地言邾瑕也如衛有楚丘非楚地魯有莒父非

莒地可知邾瑕之非邾地而魯人城之是以自城其邑耳
按此說似亦可通但漷水田既繫之邾則瑕邑亦繫之邾
猶彼類也蓋他邑之繫國者春秋之常例無可疑者況諸
侯常為他國城其邑安見魯非為邾城其邑乎然則為邾
城邑又即所以逼邾魯人之計亦狡矣當時未必不如此
依前說焉可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曰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杜氏曰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趙氏曰晉之伐鮮虞者四圍鮮虞者一未見鮮虞之疾晉
也鮮虞逼于晉晉利其土地耳然五加兵而卒不得則鮮

虞亦非弱國也
渝關李氏曰鮮虞素為晉人之所忌四年乃受荀寅之奔
且納荀寅于柏人則益得罪于晉矣然使晉人修明德政
急正其本而諭鮮虞以大義彼將服罪之不遑斯亦何事
于兵乎不知出此而興兵加討其名雖正未免為修怨黷
武之師非春秋之所許也○范中行叛臣也鮮虞助叛而
趙鞅伐之曾亦思己亦叛臣不可以討叛抑豈可討助叛
之國乎當時皆昧于義而以私攻私大抵皆亂道也○晉
伐鮮虞止此晉伐亦止此自此以後惟三書侵而已

吳伐陳

左傳曰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杜氏曰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吾先君
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高氏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
之元年侵陳見左傳今復伐陳修怨也陳自是與成
汾陽朱氏曰元年吳曾侵陳矣而今又伐陳勤兵于遠不
如其備越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曰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
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逼我盍
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

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
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特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
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
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
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
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
來奔
彭山李氏曰國夏即惠子高張即昭子皆齊景公所使立
荼者立荼之謀不自陳乞則二子乃乞之所欲傾也二子
既奔乞將別立君以希寵而荼位危矣

張氏曰高國爲國世臣從君于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
上委君而逃書奔以罪其不忠也
襄陵許氏曰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
乞弑君之謀得肆矣
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襄十九年齊崔杼弑其君光襄二十五年
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弑其君荼並在此年聖人之垂誡
深矣
淪關李氏曰陳氏之圖齊久矣景公以幼子荼託國高荼
既立而權在二子則爲奸人之所深忌也固宜但二子之
謀國謀身殊非大臣之道是亦不能無罪焉蓋景公在日

不能勸以早建儲君至于君將沒而受命立荼又不能開
陳大義使之立長以定人心荼之立雖亦由君命抑豈合
于國統之正者哉今無論二子之事新君果亦有恃寵專
恣之惡否但受陳乞之僞事而不加察所謂前有讒而不
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正二子之謂矣二子于此是必有隙
可乘而後陳乞間之未可專責乞也及乞等之亂作又相
與並驅鼠竄委君荼于賊手而莫之顧則是誤國而因誤
身二子之罪爲何如哉春秋書其來奔不惟譏二子亦以
深爲齊國惜也

叔還會吳于柤

廬陵李氏曰叔還之會吴與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一也春秋之末魯與吴會者三會吴伐齊者二然後有黄池之兩伯中國爲吴魯不得不任其責也

俞關李氏曰昭公取于吴經固諱之而不書而亦不見二國之卿相往來至此而魯卿會吴者夫差强横有圖北方之意故于其伐陳而魯懼之觀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可知此時吴師猶未還也蓋其君臣適在于柤叔還因會于此地耳然凡書會吴于某者又不必皆因吴先在彼也説見成十五年會吴于鍾離下○以魯卿而會吴夷非其所會而會焉非禮也然前此之會吴者不一蓋已相視

爲固然矣故成十五年會吴于鍾離襄五年會吴于善道十四年會吴于向猶列國之卿大夫與之會也襄十年竟以十一國之諸侯與一世子會吴于柤其失中國之體又何如乎夫諸侯且與吴會可無論夫卿大夫之非禮也其在于魯鍾離之會叔孫僑如也善道之會仲孫蔑也向之會季孫宿叔老也而柤之會則公也然則先君先大夫皆有會吴之事今也叔還之會吴無足怪者但襄公會于柤叔還亦會于柤魯君臣蓋兩至焉殆以柤爲會吴之常所矣至于襄七年公又會吴于鄫十年十一年公兩會吴伐齊十二年公又會吴于橐皋十三年公又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至會黄池而以兩伯終焉豈非事勢之漸積使然乎春秋謹華夷之辨特書屢書而不已其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傷也夫○朱子曰據論語絶糧當在去衛入陳之時按此説良是但論語又記孔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孟子亦曰君子之戹于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是不獨在陳有戹而在蔡亦有戹矣意者絶糧于陳又絶糧于蔡地非一地時亦非一時乎史記謂齊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葉去葉反于蔡以下即載吴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云云可知孔子之被圍絶糧止是蔡事而與陳之絶糧無涉也史記兼陳大夫以爲言疑是史記之誤耳蓋

此時陳方被兵兵何暇與蔡謀又何暇與蔡圍孔子況陳素從楚今方辛楚之來救必不敢拒楚命而圍其所聘之人而蔡已從吴又恃吴兵之在通則忌孔子而不使之行不慮楚人之見責焉是皆事勢之可見者故以在蔡之絶糧與在陳之絶糧分別言之庶論語史記之説皆可合意當時未必不如是也

秋

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曰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

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廬陵李氏曰左氏載楚昭有死讓之志及其命公子啓為王與不肯移禍于令尹司馬皆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閭之讓國不立亦足見三子之賢故楚不終衰

汾陽朱氏曰楚子將卒欲立庶兄子西等皆辭之子西等乃立昭王之子章夫春秋時讓國之公子曹子臧吳季札尚矣若宋之子魚衛之子南楚之子西子期子閭皆當幾因讓終守臣節蓋亦庶幾乎子臧季札之風其視衆陳搆會若鄭突楚圍者不齊淵哉或謂臧札之讓實為遠引不與國事句公之亂子西奚辭焉是又不然當其能讓則吾取其讓已耳仲尼彼哉之歎自與取節之義不相蒙也

渝闗李氏曰據左傳及列女傳所載則楚昭亦賢君也初雖惑于貪讒之臣而致大禍反國之後蓋能悔罪遷善而自新矣終能保其國而沒有令名以視迷復而不悛者不亦大相逕庭也哉惜其聽子西之言不能用孔子未免為千秋之遺恨云○楚昭王在位二十七年子章立是為惠王

齊陽生入于齊

左傳曰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

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

彭山李氏曰陽生齊景公庶子荼之庶兄也
鄭康成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
胡傳曰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己見家語注身父母所有也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于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八月齊邴意茲來奔下即記陽生事陽生之入未知即在八月否又謂冬十月丁卯立之陽生之立當不在冬十月也蓋經書陽生入齊在秋七月楚子軫卒下則其入也縱不在七月亦必猶在秋立與入時當不遠觀陳乞弒君經即書在陽生入齊下而當在冬前可知陳乞之立陽生當亦在秋而不在冬十月矣公羊傳謂除景公之喪云云景公卒在去年九月意者期年除喪而陽生之入與立及陳乞弒君事俱在九月或有之○廬陵李氏曰齊陽生書法與齊小白同皆非有君父之命而以次則居長當立故不書公子而稱國也按二人書法雖同而事情不同則其不書公子之義當亦有不同者蓋荼之立先君之命也先君命之陽生入而奪之其為篡也明矣小白之時國中無君先君被弒又無他命而小白居長入而立焉猶近正者但以公子故求立未嘗請命于天王故

不書公子以絕之彼蓋與衛晉擅立不書公子同與陽生篡國不書公子不同未可一例視之也○陽生夜至于齊國人知之而莫拒其歸為甚曷經文何以書入乎蓋陽生之來非諸大夫之所欲又以潛行竊至而匿陳氏之家非明白公迎者之可比是固不可言歸矣況以非義而為不順則其書入亦從逆辭之例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

左傳曰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彭山李氏曰陳氏乞名齊卿陳文子之曾孫也
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
陳氏曰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弒也荼之弒得國者陽生也曷為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

于是齊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亡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
之心則陽生為僇矣
家氏曰陽生之入與荼小白書入同然小白之入齊無君
也陽生之入齊有君矣荼弒在陽生既入之後然其謀實
定于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且弒荼立陽生乃乞
之本謀故專罪陳乞耳
渝關李氏曰公羊傳謂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召諸
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不得已再拜稽首而君之
自是往弒舍（舍當作荼）據此說是弒荼者即陳乞經以弒君書
乞是固罪之易見者也左傳謂陳乞召陽生而立之使安

孺子如賴公使朱毛以君不可二告陳子陳子不肯殺孺
子毛從命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據此說
是遷孺子者陽生之命而殺孺子者未必非陽生之命也
陽生朱毛殺孺子似與經書陳乞弒君不相合得非左傳
之失實乎曰是不然齊已有君而陳乞又求諸外非陳乞
陽生必不能立當乞立陽生之時孺子必無得全之理雖
使孺子如賴乞已深忌之則夫君不可二之說豈獨陽生
有此慮哉特陳乞不欲居其名而聽陽生自為之是陽生
朱毛之殺孺子即陳乞殺之也然則首惡之誅不歸陳乞
而誰與歸故以首惡歸陳乞乃見春秋核實明微之大法
而使亂賊無所匿其奸矣若必陳乞之手使陳乞之操刀
而後可書其弒君將人人可以為春秋豈獨聖人而能定
此大獄之案哉由是言之不必公羊是而左傳非也但依
左傳而深思其義則可耳○齊桓甫沒而齊有畏師之危
齊景方終而齊有弒君之禍皆由君儲不定而庶孽爭
遂至于此桓雖伯而景雖賢安能救夫身後之亂也哉有
國家者亦可以此為深戒矣○陳乞立陽生而弒君荼陽
生必以為德陳乞矣至魯哀十四年陳恒弒簡公
恒即乞之子簡公即陽生之子也然則荼之弒本以為陽
生而陽生之子亦被弒陽生之立本以恃陳乞而陳乞之

子亦弒陽生子而別立君在陳氏之世濟其惡不足怪而
陽生之以亂致亂將亦何利于此哉○安孺子在位一年
弒凡陽生立是為悼公○書弒止此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渝關李氏曰伐邾此師以伐齊名正而義光齊雖強必畏
之矣不致討于大逆之亂國乃屢虐夫無罪之屬邦不已
悖謬之甚乎經書伐邾于陳乞弒君之下不待貶絕而罪
惡見者也此時孔子尚未歸魯若孔子在魯沐浴之請必
不待陳恒之亂矣然使孔子于此得請則陳乞戮而陽生
誅亦何至有陳恒之亂哉惜也魯無請討之人魯君臣並

不知討至以親鄰之邦視此大變藐若罔聞而反加兵于無罪之小國將伏亂臣賊子高枕無憂矣不視為昇常而不知其亂且無已也春秋安得而不作乎。仲孫何忌與季孫斯叔孫州仇同伐邾者一二年是也與叔孫州仇同圍邾者一三年是也獨將伐邾者二元年此年是也何忌之加兵于邾者凡四役然則魯之所以病邾者豈非何忌之謀居多哉昭三十一年仲孫何忌乃見經自是以來凡十三見而為邾事者六（盟二伐三圍一）此後不復見矣大抵何忌之所為多未合于義者雖曾受學于孔子不亦負于聖人之教哉此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中未嘗列何忌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彭山李氏曰巢向戌之曾孫也

高氏曰三年樂髡伐之猶未服也

渝關李氏曰伐曹執小邾子而不免于齊侯之伐家猶畏齊也齊景沒而宋人愈肆矣故自此至春秋終宋之用兵凡九見

渝關　李集鳳　翺升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彭山李氏曰皇氏瑗名戴公子皇父之後

張氏曰老丘之役（定十五年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九年宋取鄭師十三年鄭取宋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貴也

黄氏曰定十五年鄭罕達伐宋宋知齊不救為厚于鄭也故不敢報今齊景既沒宋於是乎妄意圖伯故既伐曹而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以求諸侯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傳曰晉師侵衛衛不服也（杜氏曰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彭山李氏曰魏氏曼多名䋫絳之曾孫

渝關李氏曰衛輒拒其父至今六年矣代之侵之猶未納諸國也以晉之力不能勝一無道之衛又安望其伯業之克復哉且齊嘗助叛而伐晉又受叛臣之奔晉人不敢與之較猶畏其強也至齊景沒而篡弑之禍作晉苟於此興師討罪約昔日之與國而以大義諭天下則亦孰不從命何難取罪人而正天下之大法哉大法正而天下服伯業於是乎復振矣惜也其不能也舍齊國而不治其以臣弑

君之罪侵衛境而不究其以子拒父之非此即衛服而所
獲者已小況於不肯服而不免於十三年之再侵乎觀於
此而晉之為晉可知矣

夏公會吳于鄫

左傳曰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
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
夫過十（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
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
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
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

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
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
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
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
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
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
為無能為也

張氏曰此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
後日也

穆文熙曰吳此時爭長中原侈泰已甚其以百牢徵魯乃
其虐焰方熾景伯之言宜其難入耳背禮任情其取之為
將亡也有據哉

渝關李氏曰邾茅夷鴻稱盟于鄫衍而經不書盟
諱與吳盟也故吳伐我盟于萊門會于黃池吳爭先歃皆
不書隱中國之與夷盟也杜氏曰鄫衍即鄫也鄫盟不書
吳行夷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錄伐我不書盟
恥吳夷按與吳盟不書固為諱之但其所以諱之者當不
如此二說也蓋其侈泰已甚於此盟時必有以非禮徵魯
者萊門之盟在城下黃池之盟爭先歃是以皆諱之耳若
謂諱其中國與夷盟且謂吳之禮儀不典故不錄然則桓

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僖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三十二
年衛人及狄盟經悉書之何不為中國諱抑豈以其能行
典禮乎

秋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曰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
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
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
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
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

代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晉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杜氏曰為明年吳伐我傳）

薛氏曰伐邾本三家而公自為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家三家歸過於上也

杜氏曰他國言歸于魯言來內外之辭

蘇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書滅也

渝關李氏曰左傳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杜氏謂孟孫惡答大夫也如此則孟孫不欲伐邾意與景伯同矣然前此之三伐一圍皆孟孫恐未必於此違季氏也此或是景伯之言孟孫聞之惡其言之不合是以不樂而出耳由是知惡賢而逆之之問是誘大夫使之言豈真賢景伯而欲使大夫不逆其言乎不則字句或闕誤如魯德二句不言其曰明是闕文疑此句之亦闕誤或有之○邾子雖無道未聞魯德之愆於邾也是豈魯之所可伐乎且邾已附吳魯伐邾吳必恨之危可知矣景伯之言甚確不是之從而聽諸大夫之邪說見其利而不見其害何其愚也○邾人屢被魯兵而猶不知備今魯君親將伐之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其玩敵也甚矣茅夷鴻請告于吳欲其固守以待救也邾子不許且謂國內豈不足夷鴻知其不能保乃始自保以圖復邾耳不數日而國破君虜何其敗

亡之速若此乎伐書時入與以來書月日邾子之罪亦於此見矣○邾子書名失國之常例也公羊傳曰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穀梁傳曰益之名惡也蓋皆謂其不死社稷而名之然則不死社稷宜皆書名以見其罪而凡失位失國之書名者豈皆為其不死社稷故乎○胡傳曰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施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並在明年）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

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
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
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
按此說不然春秋於魯君若有辱痛之事則諱之如君弒
書薨戰敗不書公之類是也若於大義有悖者則書其事
而亦沒公不書如同盟于幽盟于齊盟于翟泉之類是也
若夫滅則書滅取則書取未嘗諱滅而言取也至於入邾
虜邾君雖亦不義然則魯人方以為有功不必為之諱矣
若謂後有改過之美故於此焉不諱使明年不歸邾子則
於此事焉得不書且美惡不相掩當不為後日之改過而
恕此日之過擧也況明年歸邾子原出於不得已非能自
知其不義而改之也則亦何美之可進乎

宋人圍曹

高氏曰曹伯奸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
亦已甚矣
淪關李氏曰稱人以圍其將微也大夫為將故微之然或
卿將而不知其氏名則以闕之而稱人或曰稱人者貶之
也貶必於其甚者屢伐不已而至於圍可謂甚矣故貶之
莫甚於入曹而以其君歸何不於明年貶之彼欲著宋公
之惡故斥宋公以道其實不待貶矣且貶於此則彼可知

義互見也按此說似亦可通但不如微辭闕辭之直截耳
從前說可也○書圍止此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曰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
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
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
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
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
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
乃行彊言伯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
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 杜氏曰為明年入曹傳

彭山李氏曰駟氏弘名公孫夏之曾孫
高氏曰鄭與曹疎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欲報皇瑗之師
也
家氏曰中國無盟主諸侯擅侵伐更相吞噬不奪不饜春
秋書宋圍曹罪宋也書鄭救曹與鄭也春秋與鄭之能救
所以愧他國之不能救也
陳氏曰自魯救晉不書救者六十年矣其再見以中國無
伯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幾

於亡矣
渝關李氏曰高氏謂鄭之救曹為報皇瑗之師誠有然者
但此役也自是為義舉春秋切於救患雖其心不無自為
之私亦必以義與之聖人之情可見矣○曹小國也以小
國而欲求伯妄甚矣公孫彊言伯說曹伯從之不惟不能
伯而且自速其亡國良可哂也雖然此亦圖伯非其道耳
使能師湯文則雖七十里百里而可以王又豈僅區區强
伯而已哉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曰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

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
之
彭山李氏曰宋人圍曹以鄭救不得志故景公親入其國
而以其君歸暴虐甚矣
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
渝關李氏曰據左傳是執曹伯以歸也昭十一年楚執蔡
世子有以歸此書以歸而不書執者不肯服降而強囚之
乃書執若已服降而甘受其囚但書以歸而已傳有司城
彊而經不書者以君為重也傳言殺之而經亦不書意者
此時猶未殺歟胡傳曰宋殺曹伯其不書殺者賤而略之

也按此說不然若為其賤而不書則是殺之者得免於罪
而獨罪夫被殺者有是理乎且蔡以沈子嘉歸殺之與此
何異曹伯亦無大罪惡宋公恃强殺之何得有異辭哉此
以為此特猶未殺庶幾可通又或未嘗殺之而彼自死左
傳誤以為殺亦未可知○左傳公羊傳史紀皆言宋滅曹
經不書滅者宋嘗未滅曹曹之臣子自不能興故不書滅
以罪宋然亦不從梁亡之例書曹亡者宋雖加兵于曹而
破國虜君使曹人不能以自立又未可專罪曹也春秋於
此蓋於曹宋有交責焉公羊傳曰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
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

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何氏曰以屬上力能獲邾子而不救曹故責之按書名者
失國之常例耳不為滅也不書滅者曹自滅非宋滅之也
以為諱同姓之滅僖二十五年衛文曾滅邢矣何以不諱
以為力能救之而不救故為之諱當僖公之世魯勢未衰
豈其力不能救而不責其不救乎且急難之義不必滅國
始當救也國破君虜即當速救之若國破君虜而不救即
已為不義何不並為之諱乎且欲諱君之惡而縱失滅國
者之罪恐春秋不如是之迂曲也杜氏曰曹人背晉而奸
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
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按以入告之說似矣然而凡滅

國者未必出於本志乃以滅告之即或告者失實為史臣者豈肯信告辭之誣而為彼所欺乎夫魯曹相去不遠此又非疑似難明之事何不考其滅國之實而顧止以入書也胡傳曰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言田弋之說大說之彊言伯說于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禍可以鑒矣按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說本公羊未必為通論豈可

以其不同力而不書滅乎且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夔以夔子歸之類皆不能死社稷而亦皆書滅可知曹不書滅者非為其就虜而不同力也若夫晉人執虞公不言滅蓋假晉道以伐虢至於親鄰已亡忠賢已去虞已無國矣故止書執而不書滅以見虞公之為獨夫耳曹伯陽之事未可與彼同日語也且其自取滅亡之說與蘇氏所謂自滅亦不同自滅者宋未嘗滅而彼自不能興自取滅亡者宋實滅之而彼有致禍之道也在曹人固有致禍之道抑豈以其彼實可滅遂輕夫滅之者之罪而不言滅乎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也

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春秋作於定哀之際文武之所褒大諸侯亡國多矣莫強於齊晉晉趙鞅歸于晉則晉亡之漸也齊陳乞弒其君荼則齊亡之漸也夫子嘗喟然於此矣興滅國繼絕世修廢官舉逸民蓋常有此言也於是曹不言滅按興滅繼絕王道也春秋固以王道望天下然必書滅以著其罪乃見國之不可以滅而興滅之義存焉若實滅而不書滅豈不疑於未嘗滅而反為滅國者寬乎春秋之不言滅書必不如此設謂宋不滅曹而曹自滅是以不書宋滅所以責曹人之不能

自興也夫諸侯不能興滅而望亡國者之自興則不求人而求己豈非振興不易之理也哉聖人撥亂之意於是為更切矣續經十四年宋向魋入于曹以叛曹竟為宋邑矣宋罪不待言也

吳伐我

左傳曰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

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吳人盟而還

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都也於是為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

汪氏曰哀公即位七年加兵于邾者五而且入其國俘其君自入春秋魯人恃強陵弱未有若是之甚也比年書吳伐我比事以觀則魯之受伐蓋有由矣前此書侵伐必言四鄙見魯之國都猶足為守也至於是年吳兵直抵城下則魯之四境藩屏蕩然而國不足為國矣

穆文熙曰吳人畏微虎之勇一夕三遷則我有勝道又吳師遠涉待之可老擊之可破以是而欲為城下之盟恥矣景伯之見良是何為不見從乎

家氏曰吳伐我以救邾而書法無褒辭者春秋之責救貴義也茅成子之請救於吳也動吳子以利吳子悅於利而動是以率師造於魯之城下受盟而返其後責賂於邾者不已執其君而擾亂其國存亡國者顧如是乎

廬陵李氏曰春秋伐我者必書四鄙獨此與十一年齊國書伐我為特筆

汾陽朱氏曰公山不狃叛入於吳者也聞叔孫輒吳將伐魯之言惓惓以勿覆宗國為託亡不忘君視陽貨奔魯而請伐魯者何如哉及戰于夷吳獲叔子與析朱鉏王嘉其能謂國未可望則不狃亦有與斃之言益信矣孔子不見陽貨而欲往公山氏之召豈無意乎

渝關李氏曰汪氏曰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邾吳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興師而伐我雖據事直書而詳味書法亦有反己自咎之意焉按此說亦是自反之義與彼所謂直抵城下之說又不同然則凡書某鄙者皆有伐我侵我之辭豈無反己自咎之意乎乃獨於不書某鄙者謂其有此意焉則亦固矣夫直抵城下而不

書某鄙本爲據事而直書不必又有他說也○彭山季氏曰按左氏吳爲邾故伐我盟城下而還是魯服而吳始退師也夫恥盟城下之說蓋胡康侯因華元國佐之言而立義也竊謂此亦當以理之曲直爲主如曲果在我則當服罪所謂維禍寬博吾不惴焉者若槩以爲恥辱而必求一勝則非悔己知過之義矣吳之來伐曲在我也魯人安可不自反乎按此說謂城下之盟理曲者不爲恥亦未必然夫於理有曲已爲可恥若自知其曲當於歛兵之方來即往服罪而使之返可矣何待於至國都乎不知自反而又守禦無方聽其蹂躪而至國都至於必不得已而屈服焉

其可恥也甚矣故恥城下之盟乃有志者之所營與猶有自立之驗焉故華元言之最伯述之明明可據如此無足疑者不然桓公之盟戎不諱若城下之盟不爲恥何獨於此盟吳而諱之哉

夏齊人取讙及闡

左傳曰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杜氏曰不言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闡在東平剛縣北

公羊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

何氏曰括上無戰伐之文爲以邾子益來也

范氏曰宣元年穀梁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此言取蓋亦賂也魯前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之

渝關季氏曰左公二傳其說不同左以爲爲季姬公羊以爲爲邾子竊嘗思之二說皆是也左得其情公羊得其迹須合言之然後可蓋齊侯有季姬不歸之嫌特假邾子以爲名故欲伐魯以舒其憤耳何以知之若齊侯不爲季姬之不歸彼曾奔魯而娶於季孫宜背爲邾甥小國而讎新姻之大邦乎若不假邾子以爲名彼於去年即位逆季姬

季孫弗與何至今年夏始欲伐魯乎由是言之則齊侯意在季姬而假邾子以爲名也明矣但左傳謂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是謂以兵取之也經不書伐既未可據且凡以兵取我邑者皆不書取今乃書取如取濟西田有以知此說之不然也○魯人若討齊賊是義舉也不肯討齊反致齊人取我二邑則是不能以義正之而竟以利悅之也不已謬乎然而入邾之事我實不義則失以邑賂齊乃我所自取經雖書取在齊人而魯罪亦可見矣魯人獲利於邾而因失利於齊所爲之不義如此又安望其能討齊賊哉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曰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杜氏曰為十年邾若救命傳

涪關李氏曰經於取二邑歸邾子二事聯書而皆在夏是二事在一時也左傳謂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於六月齊侯殺胡姬下又曰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夫既伐之而取二邑又為何故而請吳師再伐之且一月之內外何能於取邑之後遽請吳師而得命遂致邾子歸國乎若謂齊使方去魯人聞之而即懼然則

春秋辨傳辯疑 袁定 哀公八年 章表

去年吳伐我至有城下之盟猶不歸邾子恐未必方去請吳師而即歸之也此必已得吳命聲言將起師魯人乃懼而令邾子歸斷非一月所能臻矣由是知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者本是取邑以前事而請師之使即鮑牧左傳誤以為兩事耳○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獨伐也今欲伐我而請吳師齊力豈不足蓋以我與吳盟恐其伐之而為吳所忌惟與吳親而乞其師則吳不忌齊而且為齊用尤易得志於魯耳魯於是略齊以二邑並許歸邾子是魯人不獨畏齊而實畏吳也彼吳人嘗為邾伐魯及與魯盟而喜於得魯不復討其返邾子既與魯盟及齊請師而喜於得齊又不思夫援魯邦吳之信義俱亡如此又何怪於齊與魯平而又約魯以伐齊哉○凡虜君而復歸之者皆不書不告故也內事不須告故歸邾子則書之夫以邾子益来而使復歸似有改過遷善之美但魯人於此非能自知其不義而悔罪也恃強大以虜其君又迫於強大而不敢不復其君則其歸之出於不得已耳上書齊人取讙及闡下書歸邾子益于邾其為齊人之所逼也明矣何氏曰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恐未必然○邾子無道吳人討之囚諸樓臺使大夫奉其世子以為政則是歸邾邾也入春秋以來未聞有此事而夫差為之豈能

春秋辨傳辨疑 袁定 哀公八年 章表

以有道治無道哉恃其強大而敢恣行日中之無中國久矣齊魯於此不思修德自強而相親而為儻與制吳計乃齊則請吳伐魯魯則會吳伐齊以東方之大邦望國俱仰吳鼻之息而互相殘比黃池而伯之勢將成尤春秋之所深懼者夫

秋七月

附錄左傳曰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涪關李氏曰杞僖公在位十九年卒子維立是為閔公

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曰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杜氏曰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程子曰不云我者旣歸邾子亦歸其邑非以爲惠也

涂闢李氏曰我歸邾子齊歸我邑均復於無過之地似亦足嘉者然魯人爲齊所迫不得已而歸邾子非能自知其過而改之也又以季姬之故復得其故邑考其情而亦可醜齊侯嬖季姬特假邾子之歸以爲名而歸我二邑則是以鄰國之土疆一任私情爲取舍本非專爲歸邾子亦非知其所取之不義而返之也觀其所由蓋亦不能無咎焉

九年

附錄左傳曰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 杜氏曰爲十年吳伐齊傳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傳曰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杜氏曰雍丘縣屬陳留

廬陵李氏曰胡傳例志虜而俘之曰取見隱二年鄭人伐衛傳 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自定十五年老丘之役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宋皇瑗取雍丘之師鄭罕達取嵒之師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

襄陵許氏曰志取人之師惡之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涂闢李氏曰彭山李氏曰雍丘杞地界于宋鄭之間者左氏以爲圍宋雍丘誤矣詳見桓二年杞侯來朝下按此說亦未可據杞之始封雖都雍丘至傳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杞都已不在雍丘矣雍丘迫宋或後來爲宋所

取而遂屬宋耳○廬陵李氏曰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必多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按此說亦不然此時殺人之多固有之然鄭師未必盡死左傳所謂以郟張與鄭羅歸誌其能者耳非止虜二人也若止虜二人而其餘皆死則亦可以書殲矣經不書殲有以知其不如是也哀十三年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先於十二年書宋皇瑗帥師伐鄭此則止書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不先書鄭人伐宋者鄭師圍雍丘但欲取其邑而實未嘗伐宋也雍丘之圍不書者略之也雍丘宋地書取鄭師于雍丘亦可見鄭師之入宋境矣○鄭人欲取宋邑而反

喪其師罪固不假言矣宋人恃強逞忿敗鄭師而悉俘之可謂義乎功不足尚利不足多止以重鄭人之怨亦不免於後日之喪師則亦何益之有哉

夏楚人伐陳

左傳曰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汪氏曰陳之為國屢滅于楚而僅存者也今而從吳亦以楚之屢伐而求以自託焉耳楚不思所以自反而憤陳之背己攻之荐數而不已陳之困于楚終春秋之世弗克自振而楚之暴橫不道其罪蓋不可勝誅矣

廬陵李氏曰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卒于城父不克而還

春秋辯傳辨疑　卷三　哀公九年　丰

則陳之即吳惟強是從而已昭王既卒楚惠君臣不念陳之有德於楚也（九年左傳曰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不從）而亟伐之此春秋所以以救予吳也歟

秋宋公伐鄭

杜氏曰報雍丘

渝關李氏曰自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哀七年宋皇瑗帥師侵鄭已報之矣此年鄭人圍雍丘宋皇瑗即取其師亦已有所獲矣宋公於此而又親將以伐之宜欲以入曹俘曹伯之事得志於鄭乎後且再伐三伐之不已而鄭罕達亦取其師祇以自取敗耳夫入曹伐鄭宋公皆親為之求於外者如此其勤而不知向魋之大奸怙寵於內而將亂也（趙亂在十四年）

附錄左傳曰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按吳人之通糧道非僅自給而已或亦利兵餉之饋輸欲以圖北方也果若此豈非中國之深憂乎

冬十月

附錄左傳曰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杜氏曰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

春秋辯傳辨疑　卷三　哀公九年　圭

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曰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陳氏曰吳人討邾奉大子為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之文書之

高氏曰先為魯所俘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孔氏曰傳稱齊甥也遂奔齊經不復書其奔齊者凡諸來奔既至魯而更復奔他國者已去其位略賤之不復書齊慶封亦是也（季曰自魯適他國若非魯人逐之亦不可言奔）

湰關李氏曰孔氏曰八年歸邾子益于邾傳云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蓋將歸吳而囚之今書來奔當是自吳逃而來適魯按此說未見可疑囚邾子於樓臺囚非邾國之樓臺若在吳國執而囚之當書吳人執邾子益如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皆在宋國執之也若在邾國執而囚之于吳地當書吳人執邾子益于邾以歸如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戕在鄫而書于鄫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執在會而書以歸也囚即不必書亦當書執書以歸如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不書寘而書執書歸哀七年公入邾以邾子益來囚諸負瑕不書囚而書以來也若自吳逃而來適魯當書邾子益自吳逃來如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詹自齊逃來書逃又書所自也經皆不然止書邾子益來奔是必左傳之闕略故其事實有未明耳意者邾子如吳吳人討之執而囚諸樓臺又或討之于邾遂執邾子以歸而囚之邾子乘間而逃仍至于邾其奔魯也本自邾國而來故不書自吳逃也如此然後可通若夫邾子之囚傳載於八年蓋即其歸邾而備言之未必即在八年也傳既不言其年月則邾子被囚之久暫今亦無得而考矣○八年左傳曰吳子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杜氏曰革邾大子桓公也按此年邾隱公二十二年也隱公既出奔吳必立革為君矣下文傳謂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所謂邾子者即桓公也

公會吳伐齊

左傳曰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杜氏曰邾郯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

孫氏曰齊中國吳夷狄會夷狄伐夏其惡可知

湰關李氏曰魯人既與齊平而又會吳伐齊何也迫於吳命而不敢不從其畏吳也甚矣不能脩德禮以自強乃為蠻夷所制同伐親鄰之國而斂怨於彼不亦悖乎使移此師於五年相與討齊賊則義舉矣即至此年而討之猶亦為義舉今則伐齊而非以討賊奈之何驅夷猾夏而莫知其非也○魯公入邾以其君來非義也齊侯以私怨故假此以為名於是請師于吳約蠻夷而伐與國則亦非義矣及魯人懼禍賂齊以二邑而歸邾子邾子既得歸又將何辭以伐魯乎齊侯以私昵故歸二邑而辭吳師其情雖不可問然欲息兵修好各安於無事之天豈不為美乃吳人欲遂前言以此恨齊反約魯君以伐之則是不裁於義而惟任意為縱橫也夫差之無道何如哉魯人若辭吳吳必移師於魯故不得已而會伐焉絀於勢而悖於理能自立者不如是也○傳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魯志也此年公會吳伐齊非魯志也二伐之為主為從雖不同而與蠻夷每中國其為不義則一也明年公又會吳伐齊兵忿勤

而義更傷矣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曰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彭山李氏曰齊陽生卒書曰訃于軍也齊之訃蓋以國喪告而罷魯吳之師也公方在師親知其期故得書其日

瀹瀾李氏曰胡傳曰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

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工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春秋弒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弒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弒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按此說之論齊魯事猶未得其情至信左傳而以悼公為弒亦弗思耳此時齊人未大創悼公既卒猶能敗徐承之師何至懼吳而弒其君觀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使有弒君之事彼豈毫無罪齊之辭而徒哭其喪哉今信左傳而曲為之說以為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豈中國之民可加中國之君夷狄之民可加夷狄之君乎即使悼公果見弒而齊人弒之未嘗從吳何為遽作夷狄論夫以齊人為夷狄謬矣又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尤謬矣襄七年鄭伯髡頑卒于鄵義亦不如此未可舉以為例也且凡書弒者不為著其君之惡豈以其無惡而不書弒況陽生篡弒大惡甚明今因一事之近正遂以禮義許之謂為中國之君又謂其無不善之積何護陽生之過深並不計其大惡之罪也且春秋之誅亂賊無

所不至除魯君書薨不地外未有實弒而不書弒者苟悼公實弒而不書弒則凡夷兵壓境亂臣賊子皆可弒君說敵而免大惡之誅其禍將無窮矣天理由是而愈亡人欲由是而愈熾是春秋為誨亂之書非撥亂之書也經既書卒又書葬其非弒也明矣何必嘵嘵哉○陽生篡弒之賊也諸侯不加封使其得保首領以歿是即諸侯之罪矣吳子聞其喪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不恨其免于誅而反傷其死乎蓋當時不以篡弒為大惡竟視賊君如常君故以常君之喪待之也即以常君言之與其盡哀於其歿何如修好於其生乃生則與彼為讎歿則與彼為禮雖在常君亦

覺其不情況號泣於簒弒之際可乎哉且陽生死而陳乞未死奈之何不討陳乞而即還師也○齊悼公在位四年辛子壬立是為簡公十四年陳乞子陳恒弒簡公在春秋絕筆後

夏宋人伐鄭

襄陵許氏曰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高氏曰齊率諸侯以貳晉故趙鞅侵之然加兵于有喪之國異乎士匄矣

臨川吳氏曰吳猶遣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侵之曾吳之不若也

春秋辨疑　叅主　哀公十年　宋

涪陵李氏曰齊率諸侯以貳晉非齊之罪也晉德不修無以令諸侯故諸侯相率而從齊耳齊人助范氏而伐晉又為范氏逋逃主此固為非義然亦當內自治而不必責人也況此等事皆景公之所為今已易世又安可追前怨而加以兵乎若夫陽生陳乞有大惡固不望趙鞅之叛臣以討逆然簒賊已死不及討而弒賊猶存是亦晉君臣之不可不討者也今晉君臣未嘗有此謀趙鞅於此特為私利討而乘齊人之喪以舉兵不義且不仁又將何以服齊人而欲收已叛之諸侯哉

五月公至自伐齊

薛氏曰公會夷狄以伐強國夷狄之心不可信而強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矣

高氏曰齊魯接境而公會夷狄伐之既聞其喪則遂班師可也所以久而不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故也

涪陵李氏曰廬陵李氏曰公會吳者五獨此役與黃池書至蓋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也按伐齊之危固甚于會鄫會橐皋然明年伐齊而吳與之戰不更甚於此年之伐齊乎蓋此年伐齊已危之明年伐齊而有戰事危不假書矣以二伐較之是乃舉輕以例重也鄫魯地故不書至橐皋吳地也雖會吳地猶若常會則略之黃池之會戒兩伯且以吳子先歃此天下之大變也故特書至以是為舉重略輕可耳

春秋辨疑　叅主　哀公十年　壵

葬齊悼公

彭山李氏曰陽生卒三月而即葬國亂懼有變也魯人往送故書葬恐不廢禮也

涪陵李氏曰或曰觀陽生之謚悼可知其為弒也然則昔僖閔之謚悼莫亦見弒者乎蔡邕謹法獨斷曰中身早折曰悼以早折而謚為悼非以遭難而傷之也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廬陵李氏曰彄蒯聵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輒而棄蒯聵矣
渝閣李氏曰彄本蒯聵之黨定十四年奔鄭未幾奔齊今
又自齊歸衛李廬陵謂其從輒而棄蒯聵誠是也但其從
輒不終而于蒯聵未必無私焉何也哀十五年冬彄復奔
齊十六年春蒯聵入衛其復奔齊也左氏無傳莫知其故
以意度之或彄又欲為蒯聵輒疑忌之是以畏誅而又出
奔耶若終從輒而棄蒯聵則書奔在聵入輒出之後彄乃
奔于其先是必為蒯聵而得罪于輒矣然或為他事得罪
而不為蒯聵又或不為蒯聵而以蒯聵之黨見疑亦皆未
可知○薛氏曰孟彄蒯聵之黨挾齊歸衛衛人納之世子

入之自也按孟彄本為蒯聵黨衛人既挹蒯聵未必不忌
孟彄矣特以彄欲從輒而齊奉之來衛人乃聽其歸非為
世子之故歸之也後來彄既奔而世子乃入安可以此年
之歸衛謂為世子入衛之自乎

薛伯夷卒

渝閣李氏曰薛惠公在位十二年卒後嗣無考

秋葬薛惠公

附錄左傳曰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杜氏曰伐齊未得志故為明年吳伐齊傳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杜氏曰公子結即子期昭王兄

吳救陳

左傳曰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
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
而安民乃還

趙氏曰楚比歲伐陳爭陳于吳也故吳救陳吳非能以存
中國為義者利陳之私於我而已

大全曰書救止此

渝閣李氏曰胡傳曰春秋懸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賊子
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
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

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
蠻夷之國未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
書子矣救而果善何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
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
當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
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
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於
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
乎按此說不然春秋凡書救者未必皆善之如子突救衛
則失王體處父救江則不封賊豈皆可善其救乎即救衛

之罪諸侯救江之罪四鄰自於言外可見亦不必善此而
後可以罪彼也且吳之稱人稱爵非進之止以號舉亦常
例耳若以舉號為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豈書吳人救
陳便不可見楚人之罪且亦不為中國傷乎然則僖十八
年狄救齊狄救伯國而不稱人今則吳救屬國是尤不必
稱人者矣若夫浮海居夷本非聖人之實意不可以此例
視之而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者是為上下之分言非
為華夷之辨言也陳人以華從夷吳為其私而以夷救華
使聖人亦善其救華夷之辨安在哉○吳救陳先儒皆以
為義而善之夫救國美事抑思吳之救陳何為乎與楚爭

陳皆以蠻夷而欲得中國其非義也明矣且吳德不加修
未見其有愈於楚也越數千里而自援其私屬亦末耳若
春秋亦善其解紛豈亦與陳國之從吳以為得所託哉不
知陳國致楚之伐者端在于吳禍起自吳而今救之德亦
不足以償罪矣未幾楚人滅陳吳亦無如之何此以知吳
罪之甚深未可以一時之援而過許之也○左傳曰吳延
州來季子救陳杜氏曰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
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
五六至今蓋九十餘孔氏曰襄昭之傳稱延州來季子者
皆是季札也此說務德安民是大賢之事亦當是札故計

跡其年言雖老猶能將兵也孫毓以為季子食邑于州來
世稱延州來季子猶趙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
之子與孫也按孫氏之說良是以季札之賢知豈其年至
九十餘猶肯為將以爭陳哉此自是季札之子若孫觀其
謂子期之言可知季子有世德矣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曰春齊為鄎故（鄎在前年）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
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
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
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

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
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
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孟孺
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
遲為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師
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
曰馬不進也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
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孔子曰義也）
汪氏曰春秋詳內而略外故外之侵伐止書國而魯書四
鄙非尊魯而卑諸侯也此書伐我不言地兵加國都也

杜氏曰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負不殊

廬陵李氏曰世家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是年冉求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記禮刪詩正樂序易弟子蓋三千焉

渝閩李氏曰杜氏謂不書戰不皆陳也是固然矣竊意當時即皆陳戰亦或不書何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今齊師至近郊其辱可知乃三家不出而但使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則以微者禦齊兵何其懼敵之甚乎三家懼敵而不敢出其誤國也如此即二師與齊皆陳抑末

耳經亦何必書戰乎且三家屢屈于郡而獨不敢拒齊陵小而長大尤非剛不吐而柔不茹之道也春秋之不書戰其亦可見此罪也夫○公子務人始于公若謀逐季氏慮淺而才疎遂致乾侯之禍及昭公薨而定公立務人必奔他國矣未知其反魯在何時今亦與于魯郊之戰而死焉必季氏不討其怨而優待之是以死事而不避也夫務人始禍不能為君父死雖於彼時今為郊戰則死之未知其為哀公死乎抑為三家死乎即使為哀公死已不如為昭公死若為三家死則愈不足論矣獨異其嬖僮汪錡亦與之俱死忠於國而殉於其主甯不為孔子之所嘉乎○冉

有帥左師能入齊軍而獲甲首八十於是齊人不能師而宵遁比賢者之有益於國家也事功既彰而不使之從政謂之何哉且以孔門之弟子見效已如此若用孔子而我戰必克則其功用尤大矣雖然孔子為政豈猶用戰抑豈以戰顯哉惜其終不能用此魯之所以日愈衰也夫○家語弟子解曰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以其年計之在此時方二十二年即能用命而與有功賢矣哉未知定公時孔子在魯而須已受學耶抑至此年冬孔子反魯後然後受學於孔子耶但樊須從師之日無多即能列於七十二子之中則其英敏尤足嘉者惜乎

沉於下僚終未顯其有用之才也悲夫

夏陳轅頗出奔鄭

左傳曰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轅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家氏曰聚斂媚上者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衆怒而討之是衆為政也而可哉

渝閩李氏曰以國人而逐大臣亂道也然致亂之由在轅頗故以自奔為文而深罪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

左傳曰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

永嘉呂氏曰魯既不足以宗諸侯而闔門延盜以來被髮

文身之吳乃在於周公之子孫秉禮之望國會之伐齊而

使之逞其志於中國聖人望魯之意至是絕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杜氏曰欲

以報也按此役或不專為報郊戰去年左傳曰秋吳子使

來復儆師杜氏曰伐齊未得志故是吳人先有伐齊之命

魯已不得已而許之矣今春又有郊戰之怨正欲借此以

紓憤耳其實吳人不專為魯興師也○戰不書伐吳之伐

春秋辨傳辨疑　卷十三　　哀公十一年　　書

戰並書者公與伐也若止吳伐吳戰伐固可不書今則公

與伐而戰不書公故書公會吳伐以明之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曰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

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

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

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

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

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

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

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

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

三千以獻于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

彭山李氏曰艾陵齊地蓋在嬴博之北國書獲時未必已

死例見傳元年獲莒挐及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下

廬陵李氏曰吳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可禦而必敗矣苟

能全民兵嚴守備屈之以義而勿與交鋒則齊可以坐困

強吳而卻之矣今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未息肩未解甲

而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為國大殃故艾陵之戰深

罪國書也

春秋辨傳辨疑　卷十三　　哀公十一年　　壹

滄起朱氏曰陳書生逆亂之族而能捐軀死國可方三樂

鍼矣

大全曰書戰書獲止此齊魯交兵止此

渝關李氏曰廬陵李氏曰艾陵之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

之也按此說蓋從胡傳戰而言及主乎是戰之說見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下謂其為志乎此戰者也竊意不然中國與楚戰

者四皆以中國主之內中國而外蠻夷正華夷之大分也

說詳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下齊國書及吳戰亦然吳人猾夏中國

禦之而與戰自不為過但齊人無制勝之道不如不戰之

為愈也今乃輕與之戰以致喪師失將為中國之大辱而

吳愈不可制以是為有咎耳然則書戰書敗書獲而國書之罪已見豈必辨其有志乎此戰而後見其罪哉○吳人氣驕而力疲亦犯兵家之所忌但齊人伐魯之師未及息而制勝又無其道是以取敗如此觀齊臣之從軍者多無生望非欲奮勇而死敵也知其力不能敵而氣自餒也是尚可與戰哉若夫吳人徼幸勝齊夫差自此愈以驕而禍亦不旋踵豈天欲盈其志而斃之耶抑亦其自取也○國書之伐我也魯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而宵遁則其不能為將明矣今及吳戰而齊師大敗主將裨將皆被獲又獲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何其喪失之多也誤國陳氏

而身名俱隕如此是固國書之罪然亦豈獨書罪而已哉

附錄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林氏曰為十三年越入吳傳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滄關李氏曰滕隱公在位六年卒其後不可考矣

附錄左傳曰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曰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

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彭山李氏曰世叔齊即大叔疾悼子世叔儀之曾孫而申之子也

滄關李氏曰世叔齊以內事喪家非獨孔文子之罪也故以自奔為文自為卿佐不正夫婦之倫使取恥奪之玷其不能守其位也宜矣彭山李氏曰左氏載孔文子之事未可信文子嘗以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為孔子所稱不宜蹈倫敗禮如此世叔齊之奔或以得罪而與羣臣有不協焉則遂棄君而逃耳高氏謂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

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此說得之按季彭山不信左
傳而謂齊以他罪出奔或亦有之但衛風淫亂觀新臺桑
中諸詩上下之瀆倫敗禮者不一或其遺俗猶存而文子
亦妄為之未必無此事也因文子素行多疵故子貢有何
以為文之問孔子但以好學下問節取之何暇論其所學
所問之若何耶高氏之說乃泛論諸大夫之事非專指文
子悼子言也二子之事依傳說焉可矣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識
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

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
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
冒無厭則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
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
用田賦

國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
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
邇韋昭注曰制土制其肥磽以為差也藉田借稅也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田五十畝六十還田也砥平也遠近遠近有差也周禮遠郊十一　賦里以入而遠郊二十而三甸稍懸都皆無過十二也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量其有無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周禮國宅無

征圃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　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　力謂徭役以夫以夫家為數也　於是乎有鰥寡孤疾人議其鰥寡孤疾而不役也疾廢疾也　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徵徵鰥寡孤疾之賦也已止也無軍旅之出則止不賦
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其歲有軍旅之歲也缶庾
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稯六百四十斛也○李曰稯禾芻不可以斗斛計或者秉把也如大田詩彼有遺秉之秉而缶者或米之民器也稯亦非指十筥言今未詳其所謂　先王
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藉田之法周公所制
也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何氏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漢家斂民錢
以田為率矣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哀公外慕征吳空盡

國儲故復用田賦
孫氏曰言用田以為財賦之率
臨川吳氏曰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
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賦民之力者非古矣至哀公用田
賦而民財竭矣
渝闕李氏曰昭四年左傳曰鄭子產作丘賦今孔子謂丘
亦足矣是以丘賦為正也丘賦云者蓋指一丘十六井中
所斂之米粟財物言非指車甲言也故渾罕謂君子作法
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若以車甲言則雖
多加于民而非用物不可以言貪孔子謂斂從其薄又謂

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云云先王以為足比皆
指其米粟財物與其力役言曷嘗論其車甲之事哉然則
春秋所書作丘甲作三軍舍中軍者乃論其兵制而初稅
畝者是稅其米粟用田賦者是賦其財物等也蓋一丘之
中車甲有定數成公作丘甲則于每丘加甲馬襄公作三
軍昭公舍中軍亦于軍制有變更矣且一丘之中米粟財
物等亦各有定數宣公初稅畝則又按畝而稅之米粟雖
加而丘賦猶如故也今至哀公用田賦則于財物等亦有
加不以丘計而以田計矣大抵田賦之說當與丘賦對言
之田賦者計其田數若干使出一丘之賦是初以十六井

而為賦者今不必十六井而亦如其賦也夫既稅畝而又
用田賦取之民者已至十之二矣至十四年饑哀公乃有
二猶不足之語孔子所謂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
以田賦將又不足非理勢之所必至者乎○何氏曰田謂
一井之田非也若是一井之田亦當云井賦而不言田賦
矣今言田賦蓋合十餘井言之不循一丘十六井之制不
可以丘計又不可以井計故止言田賦耳意其立賦之法
亦視田之肥磽為多寡而井數亦無定矣若夫地非井授
者亦止計其田又不似前比鄉遂之貢法也○胡傳曰古
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

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
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
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
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
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
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
制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
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
宋鑑慶歷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仲淹不可曰茶鹽商稅但分減商賈之利今國用未減既不取之商賈復取之農恐害農也
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按此說不然續經于哀

十四年書饑公所謂年饑用不足者蓋在彼時其曰二吾
猶不足者蓋用田賦為什二猶苦不足而詢有若非因二
猶不足而又用田賦也若夫賦者征斂之通名用田賦是
計田而出財物特改丘賦之制耳非於丘賦有加也古者
兵出於農故亦謂兵為賦則是軍旅本以田賦也若以田
賦為軍旅之征亦維其常又何謂其犯法而苟賦哉且孔
子所謂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者乃是商賈之財賦商賈
本不出軍今以賦里為出軍亦已誤矣乃又謂賦之商賈
者變而賦之農民不亦誤而愈誤乎○廬陵李氏曰用田
賦杜氏以為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

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是一丘出馬二疋牛六頭也范氏注穀梁同之然杜氏於作丘甲條內已曰今魯使丘出甸賦是一丘十六井已出馬四疋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為出馬一疋牛三頭乎此其前後自相戾也況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賈氏以為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蓋以為井出丘賦也夫一井八家而使出一馬三牛之賦可乎故文定獨用國語說大率以為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粗里出賦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粟

以補車馬亦其遺意也緣此賦止里廛出之而今賦于田土故譏之耳然則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其止出一乘之人歟觀春秋傳所載多臨事而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牛車乘決非丘甸所出也按杜賈之說固未當胡氏雖從國語而亦未得其解李廬陵曲徇胡氏說皆以賦為軍旅之征蓋因國語有賦里以入之文遂謂車乘出于里廛用田賦者計田而出里廛之兵賦也不知賦者征斂之通名有專指兵言者論語可使治其賦也朱子註曰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有不專指兵言者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蔡氏註曰賦田所出穀米

兵車之類有專指財貨言者國語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韋氏註曰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是三事皆謂之賦如孟子謂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亦三事皆謂之征也又周禮大宰之職曰以九賦斂財賄財賄本可言賦豈嘗指兵賦言哉然則春秋書用田賦亦指財賄言國語謂賦里以入者又是里廛中所市之諸物而古者牛馬車乘之屬原不出于里廛也蓋古人務本者多逐末者少若農民止出人商賈出車乘則大千乘萬乘之眾安能取辦于里廛中乎大抵車甲皆出於農而車藏於邑甲藏於官及

有事焉乃徵其車而授之甲耳定八年左傳謂陽虎戒都車杜註曰都邑之兵車也可知兵車在都邑是即出自都邑之農民必非農民止出其人矣○國語曰賦里以入里市廛也然里字在他處亦各有別古者三百步為里是指道塗言也二十五家為里是指鄉都言也漢食貨志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是指城居言也各隨所指而解不同至於賦字之說又安可但執兵賦以為言哉○陳氏曰以丘賦為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按此說亦不然周

田賦原非指兵言之既失解又以是為家一人為
則愈謬矣古者八家同井六十四井為甸甸出革車一乘
則是五百一十二家共出七十五人也若令受田之家皆
出一人為兵所加者六倍於前安得若此之多乎且春秋
主魯原記魯事之本末豈因他國之已行者而不書初蓋
作者創為之義言作而初亦可見矣又凡書初者皆由後
來追言之今乃現在事未知後日之常行否而可於此書
初耶○廬陵李氏曰孔子惡冉求聚斂附益之言蓋在此
時按冉求聚斂之事在此時固未可知但彼為季氏行聚
斂此不專為季氏加賦也何必附會於此乎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曰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
絻放絰而拜杜氏曰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

杜氏曰魯人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春秋不改所
以順時

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為無禮以亂男女之別哉迫于強吳
之威而欲自固其國也狗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不知以
禮自防遂至流于夷狄禽獸而不辭也

汪氏曰按傳襄二十三年晉嫁女于吳則同姓之婚非自
昭公始春秋於孟子以隱辭書之所以深責秉禮之魯歟

臨川吳氏曰不書夫人豈見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
昭公君也尚且逐出之況其夫人乎

王氏曰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弔而季孫不絻孔子亦放
絰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之矣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
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按此說不然子宋姓也曰
孟子曷嘗不書姓且夫人之喪不止赴與反哭始為成禮
而可備書孟子卒雖實不赴不反哭抑豈止為此故而畢
之略之如此哉○孟子昭公之夫人吳女也吳姬姓不書
姬而書子何也昭公知娶同姓之非禮自避其姓使若宋

女子姓者然春秋亦因其名而書之所以諱惡也夫人以
姓繫號殁亦稱薨後君殁亦書葬葬稱我小君而以姓繫
謚今以姓繫字不書夫人不書薨又不書葬我小君某謚
何也季氏逐昭公而並絀其配不以小君之禮成喪故春
秋亦因其實而書之所以志簡也一書而二義具焉○季
康子季孫意如之孫也意如逐昭公而廢夫人已經兩世
猶使夫人不得其所今又不成其喪可謂有人心者乎夫
康子不能蓋祖之愆哀公不能幹父之蠱孝子慈孫之道
不如是也孔子以致仕之老臣猶以小君之禮往弔之魯
君臣亦可自悟其非禮急為改正而成喪矣奈之何季氏

不貌猶如故孔子不得已而放經不欲直顯其惡姑從主人以為禮耳春秋書曰孟子卒而魯君臣之罪自見所以正彝典而篤倫常之意豈其微哉○胡傳曰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按此說蓋從禮記雜記之說雜記謂孔子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也竊意孔子必無此言蓋春秋之世諸侯皆不命於天子况夫人乎記禮者特因春秋書孟子而不稱夫人故妄為此說其實不自昭公始也說詳文五年歸含且賵下若夫逆與至不書於策為娶吳女而諱之豈其不見於廟當其娶時已不成之為夫人哉○魯以秉禮之國娶同姓之女為夫人

春秋輯傳辨疑　本圭　哀公十二年　[illegible]

魯人知其非而易其姓陳司敗指其事而譏其惡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然則春秋雖諱國惡亦書不沒其實今不書孟姬而書孟子諱之矣其實何由見乎曰為之諱者欲人莫知其非也若諱之而實不能掩亦聖人之所不得已耳如以知禮答司敗使司敗不知娶吳之事聖心不尤快愉乎且魯人既以為諱孔子亦從而諱之則亦相安於厚而已何必又著其實也

公會吳于橐皋

左傳曰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張氏曰吳地是也今按逡遒城在廬州府城東北七十里廢梁縣南三十里○吳既敗齊魯以為德將為之合諸侯以親之故公親至橐皋而與吳會秋會衛宋于鄖意正為此

王氏曰吳欲尋盟非衛賜之言不可卻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涂鬬李氏曰兩會伐齊曾幾何時而又為此會蓋夫差圖

春秋輯傳辨疑　本三　哀公十二年　[illegible]

伯欲合諸侯而以魯為之倡也公於是不敢憚勞而遠會之不書至者遠會強夷危亦不待言矣○七年公與吳子盟于鄫今於此會吳請尋盟而公不欲豈憚于歃事之煩實哉蓋彼盟鄫時必有加魯以難堪者故於此為力卻之耳觀于盟鄫不書而經為之諱則其辱魯可知矣若非子貢之善對公能免於再辱乎○子貢在此時未知是何官屢以應對見長此賢者之有益於國也然孔子謂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以子貢之賢豈僅優於言語而已乎苟使之從政為大夫則其功效必大彰矣奈之何竟以下僚終也君子於此不獨為子貢惜而實為魯國惜也夫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左傳曰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

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伯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杜氏曰出公輒後卒死于越

王氏曰吳藩衛侯之舍子貢陳墮黨崇讎之說而衛侯歸然則子貢於父母之邦亦有功矣故孟子曰君子居是邦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汾關李氏曰左傳謂衛侯會吳于鄖而經不書未知其何故意者吳子約會于鄖待衛侯不至而吳子即去及衛侯至而三國乃為此會又或吳子本未至鄖惡衛侯之後至不肯與之會是以三國自相會也其藩衛侯之舍蓋吳子在他處而使人如此故子貢請束錦以行云者是往就大宰於他處也此可見吳子與大宰皆不在鄖而衛侯會吳之說自是左傳之失實耳。傳謂公及衛侯宋皇瑗盟杜氏曰盟不書畏吳竊盟傳又謂卒辭吳盟按此說皆未可信據經文此會無吳子三國若相盟不謂之竊盟經亦何為不書也然則經不書盟自是未嘗盟耳且吳子不在會彼無請盟者此尤無所用辭矣今但以經為正可也

。公在吳地而會衛侯宋皇瑗衛宋二國亦皆奔走於吳矣夫吳子不在鄖而為此會是必魯君為吳聯二國之交二國亦欲借魯以結吳好也然觀衛侯之緩來可知其從吳之志不果矣今雖勉從之而明年黃池之會並與宋公不與焉非以吳方無道之故乎魯人雖為之聯二國而不能致二國之會黃池又可知以非義率人者人卒不從又何貴此無益之周旋哉。杜氏曰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按此說以鄖為發陽未知何所據而發陽與發由不同名又未可以發田亭証發陽也且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則今廬州府地也發陽在廣陵海陵縣東

南則今揚州府泰州是也以地圖誌考之二地相去約有七八百里不亦遠乎然則公之二會當不遠鄖地必近于衆釁而今不可考矣雖楚地亦有鄖（昭十四年楚平王使鬬辛居鄖定四年楚昭王奔鄖見左傳）則此會也必不在楚地季彭山從杜注亦姑存其說焉可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曰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杜氏曰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廬陵李氏曰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宋兵亦可以釋憾矣而向巢之師復起豈必欲斃乎公之族而後已也全師覆沒亦蹈前日鄭人之轍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趙氏曰宋鄭之怨於是十三歲矣雖其兵端起于鄭罕達然六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遂取宋師于嵒逞兵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曰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家氏曰十二月螽氣燠也左氏所錄疑非聖人之言

呂氏曰左氏以為失閏之故然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為失閏

渝關李氏曰杜氏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按此說未必然也歷家置閏之法非甚微渺而難稽者何至於誤若誤失焉則節氣多不應當不俟十二月螽而乃見矣左傳所記仲尼之言不足信是必傳聞之失實耳且使今年失閏至於明年宜亦不置閏明年亦書十有二月螽杜氏曰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夫一年不置閏而時序已漸差安有失閏之後又歷一年而不置閏者乎恐此時歷法雖疎亦不至若是之舛也今依經文本月言之可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左傳曰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孫氏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

家氏曰先書宋取鄭師責宋也今書鄭取宋師亦責鄭也

渝關李氏曰嵒本宋鄭之間隙地鄭人城之以居宋平元

之旅者夫鄭人侵陳地以寵叛臣至於與宋為讎而屢被兵今雖能取宋師亦安能償其所已失者哉宋人既喪師明年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國內方有亂是以不能報鄭耳十五年鄭伯伐宋是其所以報宋者亦不止於取師而已也鄭與宋之遑恣勤兵不亦有同惡乎鄭人取宋師而以六邑為虛地則猶其地也徒取兩怨之交深而已

夏許男成卒

渝關李氏曰許元公在位二十三年卒後則無可考矣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傳曰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按封丘今屬開封府黃池在縣南一十里蓋鄭衛間地

蜀杜氏曰書會晉侯及吳子者殊吳子晉也

汪氏曰戰紀戰拄書會書及者主客之辨也黃池之會書會書及者華夷之辨也

高氏曰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尊王世子也黃池先會而後及所以外吳子也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曰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杜氏曰夫差欲伯中國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按此二說是皆謂吳實稱子故書子使果如此則夫使札來聘戰于柏舉豈亦自去僭號而後書子乎且據國語晉人以吳公為請夫差許諾是盟時實稱公而亦未嘗稱子也今猶未爭長何為遽稱子而甘居晉魯下乎然則春秋革其王號而誌其本爵胡傳所謂正名是也○公羊傳曰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何氏曰括中之會楚子主會序上）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何氏曰括鍾離之會殊會吳不言及）會兩伯之辭也按此說亦不盡然此會本出于吳子固可謂之主會者但晉為中國之伯主于其會時是必先晉而後吳矣至于盟時吳晉乃爭長若此時吳子即在先則獻亦當先又何可爭之有竊意吳雖先

歃在彼時仍亦以晉為首如王臣未嘗主會盟而皆在上豈以中國之伯主而可抑之使居下乎然則先晉後吳本是當時之位次必非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乃以晉侯先之也其以晉侯吳子為兩伯良是子服景伯對吳使曰執事以伯召諸侯可知吳子以伯自居矣但以言及為會兩伯之辭恐亦非經旨古者內伯外伯皆不一使有兩伯相為會何必言及然則及吳子者乃是華夷之別蜀杜氏所謂殊吳于晉是也蓋書及以殊吳當與鍾離諸會之書會以殊吳者例觀之以其事跡不同是以書會書及有異辭要之殊吳之義則一也○胡傳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

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以會兩伯之詞而書及者夫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强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伯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于己為長蓋泰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于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何况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

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屨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孫氏曰黃池之會其言公會晉侯及吳子者主在吳子也吳自柏舉之戰勢橫中國諸侯小大皆宗于吳晉侯不見者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可知也故黃池之會吳子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汪氏曰辰陵于蜀于申楚雖主盟而晉不與故春秋皆先楚以紀實也今黃池之會吳子主盟而晉定公以奕世之伯魯哀公以秉禮之望皆俯伏聽命于壇坫之上故春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而書及以著兩伯之實則內外之分不紊而强

弱之勢自見矣按此數說皆本於公羊其論亦正但吳子雖主會而會時未必先晉侯晉侯吳子雖兩伯而其言及亦未必為兩伯致別也○左傳於此會有單平公而經不書是必有故蓋夫差假王命以令諸侯故單子亦與於此會是以王臣而為蠻夷用其拂經也愈甚矣故齊晉之會王臣皆書而此則不書所以存王朝之大體也○齊桓晉文之伯曾假天子以令諸侯即晉國之嗣伯者亦常有之今以夫差之强威加海內猶必奉王命而為此會可見天子之聲靈猶未盡泯於天下也但吳子夷君而又無道王朝不知其不可而為之致諸侯王命已自褻矣諸侯深惡

夫吳子而不皆至甯復知有王命乎於是王命愈輕徒為蠻夷所藉口竟得先歃而奪伯主之權良可悲也○自定四年會于召陵後晉侯之不出者至此二十四年矣凡諸侯之事漠然不與獨于夫差之求伯不惜屈己以會之直以天下之大權攘之王朝者付之蠻夷而不恤也其罪為何如哉蓋夫差約會時即欲負晉為之長卒之果獲所願但無如諸國之不從何耳然則諸國不從吳既無如之何使晉侯亦不至而以大義諭諸侯相與同心以禦吳無不可者當時雖有天子之命又何不可匡王以正而勸其中止哉惜乎晉侯之不能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杜氏曰公子申即子西昭王兄
高氏曰楚畏吳之强無如之何故聚兵之出會而伐陳也
瀘關李氏曰襄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子西亦公子而名申豈以年遠而不嫌于同名耶○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申申不從昭王將卒命申為王申又不可而次之讓國如此可以為賢矣今乃帥師伐陳不能止君以仁義之道而徒以力爭是豈君子之所為乎
於越入吳
左傳曰六月丙子越子伐吳乙酉戰丙戌復戰大敗吳師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

彭山李氏曰此因吳子出會黃池來其無備而入之也與戒七年吳入州來意同
胡傳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强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役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瀘關李氏曰薛氏曰吳子忘不共戴天之恥而求諸侯於外此越之所以伯諸侯乎按闔廬雖為越人所傷而卒然以以直報怨之義律之夫差於越未為不共戴天之讎也說詳定十四年於越敗吳子光卒下但忘越寇而求諸侯於外此實夫差之至愚耳越於此年乘機入吳至二十二年滅吳而伯諸侯良有以也夫○自昭五年越人從楚子伐吳後三十二

年吳始伐越於是吳越之兵不息矣定五年於越入吳十四年吳伐越傳見左於越敗吳子檇李吳子光卒哀元年吳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見左傳國語言伐越不言入亦不言敗此年於越又入吳二國之迭相報復者如此而吳獨兩被入焉則其受禍為倍深矣蓋最毒者句踐之陰謀而最愚者夫差之好勝伍子胥獨能豫見而豫決之使夫差不殺子胥而用其言則於越不能再入吳又何至有二十二年之滅吳也哉子胥殺一一如其所言徒為千秋之遺恨而已悲夫
附錄左傳曰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為長晉人曰于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

未戒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
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
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
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
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
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
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
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
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
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

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
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
何世有職焉孔氏曰七月辛丑盟因景伯以還今景伯稱十月當指周之十月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自襄以來未之
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
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
歸之乃歸景伯

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韋昭注曰遽傳也吳
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
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
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事君勇謀於此用之
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屬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
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屬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
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而先罷
之穫收也誅責也不責諸侯之貢賦罷遣先歸也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
挺志一日惕一日留惕疾也留徐也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
封于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吳王昏乃戒令秣
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昧明
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
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

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
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
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
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乎是憂
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
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
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
事君亦在今日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
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
王前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趙

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寔遡於天子無所逃罪（孤以下晉辭也）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此晉述天子訊讓之言也）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

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

孔氏曰如左傳文則趙鞅先欲與吳戰也如國語文則吳請先戰國史各記其國之事言有彼此故其文不同

襄陵許氏曰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竊自宋之盟則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于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耳

廬陵李氏曰國語所載尊周室之事蓋二國假此以相勝耳豈真能奉王命哉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趙鞅呼司馬寅曰建鼓整列二臣死之是晉人先欲戰也恐未必然此時晉勢衰微敢以爭長之故先思力戰以求勝乎此必吳先欲戰晉人亦為之備是以有此謀耳其謂盟先晉人亦不然觀春秋諱盟不書可知其先吳矣使果先晉何須為之諱乎又謂吳人將以公見晉侯亦未可信夫公既與晉侯吳子會盟矣吳人於此何又以公見晉侯乎若欲以屬禮見晉侯則景伯辭之亦不為過何又悔之而囚景伯乎或者景伯之囚別有他故而傳說則失實也○國語謂吳王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又謂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是

以會盟為一事也恐未必然會在夏而盟在秋豈於盟時乃相會乎其謂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或亦有之然使罪人死士自剄以示其威與左傳所謂吳王自剄七人於幕下為惡聞其告敗者不同未可定其孰是也且謂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亦不然吳本子爵而天子稱吳為伯父豈得以稱辭為定爵乎至其告勞于周之辭則于楚吳皆稱王楚與吳雖皆僭王號恐在天子之前未敢以僭號言之是必傳述者之誤耳○汪氏曰吳語謂趙鞅使董褐復命責其僭王而夫差降爵稱公夫以齊桓之盛未能責楚僭王之罪豈以晉之

衰弱而反能使吳王黜其僭號乎殆不足信也按此說不然吳子謂天子有命云云特假天子以脅晉耳吳人既假天子以脅晉晉人亦假天子以難吳其令夫差去其尊號者蓋知其國危難待不能多求故不徒許以先而以此屈之夫差志在先歃得其所欲故亦姑去王號以從晉請皆非實心尊周而知君臣之大義者也然則齊桓雖戒其不貢楚以僭王自是齊桓之疏安可援彼為例而繫後世之假尊王命者皆不足信哉

秋公至自會

渝關李氏曰是會也竟以天下之伯權予與吳其可危者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哀公十三年 —— 室

久不止於會吳之黨矣況景伯被囚而公幸免是尤危事之切近者乎故前此之兩會不書至此獨書至以危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彭山李氏曰此與七年魏曼多侵衛同晉師數出僅能侵之益玩而惰矣此王伯道盡之時

廬陵李氏曰晉事止於此李氏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于悼公浸衰于平昭而遂廢于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發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千尋之木物能害之必

其中先腐壞戕蝕而後蠹生焉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矣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卻二強並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眾不能振旅至于戎蠻之執晉使爲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渺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狄之強也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旋何畏于吳楚令也齊景公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夫坐而失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哀公十三年 —— 奎

晉執宋仲幾樂祁犁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毛于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源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竊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家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涖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魏斯韓虔為諸侯之萌已成

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
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厭也范鞅
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貫禍邯鄲爭貢而
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
伐楚之師徒興或索十一牢而吳人藉爲口實孟子曰上
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又誰咎歟此春秋所以謹
義利之辨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
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定公自昭三十一年即位
至是凡三十年至哀公二十年卒
滄關李氏曰納蒯聵者趙鞅前後三代皆趙鞅而兩侵皆

魏曼多可知曼多之與鞅比大抵皆利於服衛衛既服然
後有以服列國也不知無父之國不可但求其服而徒以
兵力服之抑豈服人之道也哉鞅與曼多於是乎不能辭
其咎矣

葬許元公

九月螽

高氏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爲災又非冬十二月
之比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滄關李氏曰公羊傳曰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氏曰
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杜氏曰平旦
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按此說不然若日
方出時衆星皆沒孛星豈能獨見且東方爲日出之鄉若
此時星孛東方尤近於日何能與日同昭也即使以旦見
爲異經亦當書旦矣如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
夜中星隕如雨夜與夜中所書甚明今既不書旦則與北
斗大辰之以夜見者何異乎○胡傳謂不言宿名者不加
宿也此說是矣蓋在兩宿之間不可以宿言故以東方槩
言之季彭山謂其日久偏歷人方諸宿不可以宿名或亦
有然○星孛東方悖亂之象也越將滅吳田氏將

代齊兆已見於此矣然二年之間一書孛三書螽災異屢
臻而麟出亦猶襄公之世日食不絕書而聖人生也聖人
生而大道著麟獸出而春秋成亂極將治孰謂天運有終
窮哉

盜殺陳夏區夫

彭山季氏曰夏區夫陳卿益夏齧之後
高氏曰區夫徵舒之後徵舒弒逆楚人殺之而陳人猶使
世執國政春秋因其爲盜所殺而書之與華孫同意盜殺
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與
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

涂蘭李氏曰高氏以區夫爲徵舒之後似未可信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既明正其大逆之罪陳人於此豈仍使其子孫爲卿乎或者以徵舒之族屬使承夏氏之宗而不絕其世也昭二十三年吳復陳夏齧孔氏據世本謂齧是徵舒曾孫若齧果徵舒之曾孫則區夫亦即徵舒之後矣蓋徵舒非陳人之所殺安知陳人不又立其後耶然則齧與區夫亂賊之後同華孫而不同於華孫之書族者義例已見於彼此可從同同耳

十有二月螽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竭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

涂蘭李氏曰九月螽十二月又螽則此螽者是必彼螽之遺種也在九月猶爲災在十二月則無祇災之物矣蓋氣燠不足以殺蟲而比年如此天之所以儆魯君臣者於斯爲倍切安可幸其無所災焉而不深加之惕也哉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附錄左傳曰冬吳及越平

左傳曰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于大野（李曰經與左傳皆曰狩採薪之說誤矣）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氏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曰吾道窮矣叔孫聞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何氏曰祝斷也）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杜氏曰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故仲尼傷之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

彭山季氏曰狩有常地則不書地魯之藪曰大野大野即今鉅野縣在魯之西故曰西狩

守溪王氏曰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爲終也予以爲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爲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爲一麟哉鄭衆賈

遂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
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春
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
跡於天下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鸜鵒
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曷為至哉不當至而
至焉茲瑞也所以為異也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
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為聖人出也為聖人出而傷焉
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
是終焉
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

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
朱氏曰易始天道而終人事春秋始人事而終天道二百
四十二年災異妖怪無日無之獨麟為瑞亂臣賊子無國
無之獨孔子為聖人天道否極則泰人事亂極則治春秋
書極亂之事以求治至獲麟而絕筆天人之際於斯見矣
渝關李氏曰孔氏曰桓四年公狩于郎莊四年公及齊人
狩于禚郎禚二者公親行皆書公狩此狩不書公卿者蓋
是虞人賤官自修常職公卿不行故不書狩者名氏按此
說以郎禚二狩之書公律之因謂此狩之不書名氏為虞
人之修常職也恐未可據郎禚二狩之書公者公為私樂
故耳大閱大蒐曷嘗無公卿然而不書者以其為國典也
今觀左傳家語之所記則此狩者未見有公卿之說知非
公卿之出狩矣故以為虞人之修常職可也蓋虞人賤官
不可書名氏自不與大閱大蒐之不書公卿者同例伏必
泥于郎禚之例豈大閱大蒐之不書公卿將亦可謂虞人
之修常職乎○問孔子所以作春秋孟子謂世衰道微邪
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
作春秋又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蓋
言其故矣未嘗言感麟而作也左傳家語公羊穀梁傳皆
言獲麟事亦未言感麟作春秋獨杜氏謂絕筆于獲麟之

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其信然乎曰是不然孔子
傷當時之亂為萬世垂法戒而作春秋不為麟也麟不至
春秋豈得不作若謂麟出被獲知吾道之窮而作春秋然
則孔子之知道窮非一日矣故書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於是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其為後世
計者不一何嘗因有所感而後從事哉或曰此聖人傷嘉
瑞之無應故作春秋以賞之是又不然刪詩書定禮樂贊
周易大文炳炳豈不足當嘉瑞之應乃必另作一書以符
其祥也有是理哉程子曰春秋不言感麟而作然麟不出
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

之戒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果
無河圖八卦亦須作據此說謂麟不出春秋亦必作是矣
然既謂此意有素何必又待於發端伏羲畫八卦以天地
之象數具備於河圖於是則之而作易孔子未嘗削麟作
春秋何得以彼例此也大抵春秋之作雖在獲麟後必不
爲獲麟起也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蓋其憂世之心無已以詩書禮樂周易爲未
足又作春秋以寓王法豈必因麟而乃發哉然則以獲麟
終何也曰所以明天道之將反也剝極則復生否極則泰
來不易之理也春秋之亂至定哀之世已極矣亂極當治

必有明王出而持亂以爲治矣今無明王而嘉瑞適至此
雖爲異事抑豈無故而然哉聖人生而見囚亦知仁獸至
而見傷者然則夫删述六經以開萬世之太平者於是乎
在豈非困於數而不困於理者乎故聖人悼麟之不幸而
涕泗沾襟固以驗吾道之窮而筆之於經以爲終亦以見
文教之隆爲有應也義蓋並行而不悖歟○汪氏曰學公
穀者謂春秋文成致麟竊疑聖人作經絕筆於獲麟之一
句則非經成而麟至矣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絕筆
於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殊無意義特世儒推尊孔子作經
之效至於如此之盛故曰文成致麟耳按此說極是但麟

不出春秋亦必作作之亦必有終若果如此春秋之絕筆
當別有他義未必定在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也要之祥麟
既至以是成春秋之善終而意義尤妙豈非理數之適相
符者乎○史記世家曰孔子在衛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
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
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乃敘書傳禮記删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
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
孔子作春秋李曰此一段出論語集註序說乃朱子節錄史記之文也與史記本文多不同者按
孔子年老而歸魯其敘書删詩等事俱在哀十一二十三兩

年之中蓋亦日不暇給矣至於脩書既成又欲取近世之
事而論定之偶有獲麟之異適當其書於是重有感焉而
作春秋是春秋之舉筆在於獲麟後非因獲麟乃舉筆也
蓋前乎此者孔子猶不暇爲至此時而又不容不爲豈必
感麟而始爲之乎惟至獲麟而天道有轉泰之理故以是
終焉春秋成而孔子之事功亦畢矣○周衰道廢邪說暴
行交作孔子本欲得位行道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素志
然也至於轍環既老而終不遇遂有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之歎於是反魯而爲删述計其所删述諸書已足垂教於
後世矣然而憂世之心猶未已又欲取當世之事達實著

其是非以定禮義之大宗則其筆削國史之意蓋亦非一
日矣但此書不可以早出而前此又不暇為故於獲麟之
後始成其意而作春秋非至此時然後動此意也不然孔
子之卒迨在獲麟後二年苟非平日所用心則十二公二
百四十二年之事亦繁矣雖以天縱之聰明抑豈一朝一
夕所能詳哉迨春秋既作撥亂反正之功不行於上而行
於下不見於治而見於書其亦聖道之變局也夫○春秋
之書獲麟紀異也而其終於獲麟書不止於記異也孔子
以鳳至圖出為聖王之瑞今雖無聖王而麟見焉甯無所
感而有此瑞乎夫以斯文在茲之身則孔子之生本不偶

故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儀封人一見夫子即曰天將以夫
子為木鐸知其不終窮也而天生德於予天之未喪斯文
也孔子又以遇患之故自況於天謂為天心之所繫屬也
今於祥麟之至而見踣泣之歎之固以重傷其窮而特以
是終春秋非以明天道之將復而撥亂反正之功應有在
焉者乎然則春秋一書其以扭世變者為甚殷正人心者
為倍切孟子謂為天下之一治誠有見於此而云然也況
夫刪述之盛所以昭古今之理而紹聖賢之緒者無不周
詳而明備焉又不獨春秋可以成治功矣故論獲麟之異
者當合聖德與他經而言其應然後其義乃全乎○據魯

世家自哀十六年孔子卒至平公元年共計一百六十三
年而自哀至平中歷悼元穆共康景凡六君也魯平公曾
欲見孟子是與孟子同時也孟子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百有餘歲所云百餘歲者豈至有一百六十餘年之久乎
孟子又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朱子註曰
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
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按魯平公謂孟子後喪踰
前喪而孟子之葬母在為客卿於齊時至於適魯而平公
欲見之是必在此後矣以其年計之又似果有一百六十
餘年者但通鑑前編謂悼公在位二十五年與史記所謂

三十七年卒者不合史記于悼公之一三既多十二年可
知諸君之年亦有不足信者姑據悼公二十五年論之則
自孔子卒時至平公元年大約只一百五十餘年耳

春秋輯傳辨疑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集鳳撰集鳳字覲升山海衛人今其地爲臨榆縣集鳳嘗官洛陽縣丞畿輔通志稱其淹貫羣籍尤善春秋彙先儒註解討辨詳核歷三十年凡四易稿然後成書六十五卷名曰春秋辨疑此本細字密行凡五十二巨冊不分卷帙蓋猶其未編之稿以紙數計之當得一百餘卷通志所言似未確也其書所載經文皆從胡傳而三傳之異同則附錄之末免信新本而輕古經說經則事多主左義多主胡故並尊之曰左子胡子比擬亦爲不類其諸家所解則臚列而參考之徵引浩博辨論繁複殆有堯典二字說十四萬言之勢焉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較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

〔清〕應撝謙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集解十二卷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春秋提要補遺一卷》提要

春秋集解序

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觀詩之所陳者言也春秋之所記者事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焉知我者知其行天道以正王法罪我者罪其以匹夫而賤天子也劉氏安國曰春秋以天自處吾哉吾乎推其以天自處故上秉天命之中下託庶人之議以是非見萬世之公則王有時而不稱天以[illegible]人雖微必序諸侯之上諸侯見黜亦書人四裔雖大皆曰子然其爵命所仍皆稟時王非有所謂賞罰之事也而後儒或謂春秋擅削王爵是以聖人為妄人也又其傳世久遠如孔月日蝕顯見謬誤其他闕簡豈能一字無訛而先儒拘于一辭莫贊之言適為穿鑿附會支離不知亦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時遠矣況於百世以後每事推求不亦難乎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雖曰春秋聖人之刑書然其筆削所存宜象

春秋四傳姓氏

左卯氏

公羊高

穀梁赤

胡安國

援引諸說姓氏

董子仲舒　劉氏向

賈氏逵　公彥　何氏休　邵公

杜氏預　元凱　范氏寗　武子

孔氏穎達　啖氏助　叔佐

趙氏匡　伯循　陸氏淳

陳氏岳　李氏瑾

何氏濟川　孫氏復

劉氏敞　今是　清江　孫氏覺　莘老　高郵

程子頤　正叔　伊川　許氏翰　襄陵

劉氏絢　質夫　常山　蘓氏軾　子瞻　東坡

蘓氏轍　子由　穎濱　朱子熹　元晦　新安

程氏迥　可久　沙隨　高氏閌　抑崇　息齋

陳氏傅良　君舉　止齋　呂氏祖謙　伯恭　東萊

王氏葆　彥先　薛氏季宣　士龍　永嘉　林氏堯叟　唐翁　梅溪

項氏安世　平甫　江陵　呂氏大圭　樸鄉　永嘉

胡氏寧　和仲　茅堂　陸氏九淵　子靜　象山

蜀杜氏諤　孫氏炎

婁氏堯俞　家氏鉉　一翁　剛堂

吳氏澂　又清　臨川　萬氏孝恭　番陽

馬氏端臨　貴與　番陽汪氏克寬　德甫　新安

李氏廉　行簡　廬陵

補遺

謝氏　趙氏木訥

劉氏永之　鄧氏元錫

王氏樵

春秋總論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公羊高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董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杜氏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王氏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韓子曰春秋謹嚴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義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程子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于此乃窮理之要

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

又曰春秋傳為按經為斷

胡氏曰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

問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如何朱子曰只是被孔子寫取在此人見者自有所畏懼耳若要說孔子去褒貶他去其爵與其爵賞其功罰其罪豈不是謬也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

構謹按孔子如此記載褒貶其功其罪天地不違鬼

神無疑也
人讀聖人之書大率不以人情觀聖人故不見聖人之意如文定春秋傳開卷謂以夏時冠周月謂周只是冬正正月而孔子改冬為春譬如今世稱冬十一月而有人背國史更書春十一月豈不可駭以此推之凡聖人之書只以人情平看自然可曉

凌嘉印補錄論例三則

丹陽洪氏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因周天之數以為度

茅堂胡氏曰經文化工隨事立義其變無窮若概以例觀則畫筆描化工不相干涉

朱子曰看春秋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覆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通貫方有意味

春秋集解卷之一

錢塘應撝謙述著
受業凌嘉印較補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之王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既可使一言一動皆為世所儀法而又使諸侯之國皆有史官以紀國事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是也人君欲有所為懼史且書之後世從而識之則不敢有所恣又民冬月斂聚婦人同巷相從夜績男女相與各言其傷及春羣居者將散太史採風於民間上之太師王者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太師乃比之音律以奏於天子則凡一時風俗之善敗朝野之是非皆形矣刺天子因是而為賞罰四方因是以為褒貶詩之與史又相為表裏以正人心而警亂賊者也自世之衰也如齊太史書崔杼弒其君而一家之死者三人列國于是乎無信史王者巡狩之迹熄太師不復陳風列國于是乎無詩自株林以後無詩可考非無詩也闕卷之作不能自達于四方故詩逐亡爾如是則天下之亂臣賊子何所畏乎孔子於是删詩筆削魯史詩與史皆得乎學士大夫之家藏于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始不可禁禦而後亂臣賊子始有所畏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人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春秋作于獲麟之時是時變風皆亡爾先儒乃謂春秋作于平王四十九年為雅亡則詩與史不復相關而夫子作春秋之義隱矣夫子删詩存變風之義亦隱矣遂有訴淫風非删詩之舊本者不益誤乎[應撝]

隱公 [林氏]公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十有三而至隱公攝主國事謚法不尸其位曰隱魯都今兗州府曲阜縣自山東南接邳泗之境皆魯分也曲阜舊為少皡之墟

春秋何以始于隱公也從東周之所始也東周始于平王何不始于平王元年此魯史也故始于隱公元年隱公元年則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蓋周之一代有三變焉西周之世君君臣臣春秋不必作也至戰國陀區河洛之間王室益卑侯皆僭王雖欲分冠履不可得也獨此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君臣之實乖而猶存其名上下之辨微而當正其義聖人加筆削焉為萬世之準繩不亦宜乎【讀補】

胡雙湖曰西都自涇舟膠楚澤下堂見諸侯綱常陵遲已為春秋之漸東都自春秋以來弱不可支孔聿五伯挾天子以令諸侯尚寄空名于天下然綴旒倒懸已為戰國之漸

溫公歷年圖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于戰國又分而為二其土地人民不及以次強國之大夫然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為共主守文武之宗祧綿綿然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己未】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齊僖公祿父九年 晉鄂侯郄二年 曲沃莊伯鮮十一年 衛桓公完十三年 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 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 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 陳桓公鮑二十三年 杞武公二十九年 宋穆公和元年 秦文公四十四年 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元年者始大善也人君即位之始貴乎大善故稱元年【讀補】

春王正月

周人以子丑寅三月為春子月為正春秋因之上書隱公之元年故下書王之正月列國異元示各有其君列國今正示天無二日王道猶春秋上書宗年號下書帝正月謬矣【讀補】

公羊曰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諸侯無二適惠公欲立仲子非正也仲子非適則桓與隱均也而隱為長國其所宜有也惠雖貴桓以長故立隱正也隱乃欲授桓以成父之過不書即位隱不自以為正也故不正其始以見不正其終有所自也隱既不自以為正則是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請命于天子如禮之所謂攝主耳其寔仲子非適故春秋正其為公也【讀補】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父音甫 今兗州府鄒縣魯繆公時邾改鄒 【林氏】此私盟之始

為邾蔑姑蔑魯國卞縣南有姑城在兗州府泗水縣界

〔胡傳〕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戎所試曰父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中國之附庸例稱字〔程子〕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盟者刑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主盟者執牛耳用血為盟書書成乃歃血歃血者各以血塗口讀書掘坎埋牲加載書而埋之使背盟者如此牛也周禮有司盟疑周末所增非文武成康之舊盟者壽俗也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七年公伐邾及之自我伐之自我受盟之禍必矣〔讀稿〕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鄢音偃鄭都新鄭今開封府禹州新鄭縣又陝西西安府華州西北有故鄭城其始封邑也鄢即今鄢陵縣

〔左傳〕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不言出奔出奔其輕也經書君弟出奔惡其失親親也此克之矣出奔其輕也〔讀稿〕

〔胡傳〕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為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耳曷為重稱叔段移于莊公舉法君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太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以惡養天倫因以翦之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音烜吁阮反賵方鳳反

〔公羊傳〕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

〔胡傳〕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于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冢宰稱宰咺者名也

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隆于嬖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脩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領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菜呂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惠公仲子之賵賵惠公而及其妾也觀周之來賵知惠公以手文之故重立夫人隱公不自以為正而欲立桓左傳之說無疑矣不然仲子非隱母桓又未立周王安肯來賵【闕疑】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宋都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至南直徐州界晉宋分宿今東平州東三十里無鹽城即宿州

【惡音預】【詛側慮反祝之又反又之秀反犧音羲歃所洽反】

【胡傳】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玉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于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蔡】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林氏】此私交之始。今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有祭城

【穀梁】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禁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埸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胡傳】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

君命不趍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
貳心者之明戒也經于内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
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来朝不曰朝何也天子崇高諸侯不朝諸侯見二天子
也外諸侯相朝可也諸侯入天子之境不得私朝公卿
公卿出天子之境亦不得私朝侯伯【臨川】

公子益師卒

【胡傳】凡公子公孫登名于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illegible]
子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
命于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責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
以爲遠然公子彄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爲惡
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爲
公不與小歛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孫舍卒于
内而公在外不與小歛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
其見思教之有厚薄歟
此呂氏大圭之說以爲皆疑誤而難通孰謂春秋必以
日月爲襃貶要以爲詁傳必求其說蓋不知夫子吾猶
及史闕文之故【臨川】

庚申 平王五十二年 齊僖十 晉鄂三 衛桓十四 蔡宣二十九 鄭莊二十三 曹桓三十六 陳桓二十四 杞武三十 宋穆八 秦文四十五 楚武二十

春

春秋首時過則無事必書而有不書正者舊史失其月
也如下文會潛舊史不載月若上書正月則疑會潛爲
正月之事也故不書正穀梁以爲十年無正隱不自正
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夫王正天下之公也隱之正
與不正一國之事也以一諸侯之故廢主正累春秋之
法乎況各公多有春而無王正者乎【臨川】

公會戎于潛

【杜氏】此外交之始。杜預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古戎國今山東曹縣東南有楚邱城括地志即春秋戎州已氏邑也濟陽亦見曹縣潛魯地近戎者

【胡傳】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
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內中國
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

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為此說著其知內外之旨而明于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先王不使戎與朝會朝于明堂則坐之門外以不知禮義故外之【謝湜】

夏五月莒人入向【林氏】此入國之始。莒今青州府莒州向莒州南七十三里向城杜預曰向在龍亢縣南龍亢今南直懷遠縣也

【臣謹按】此曰入

【公羊】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無駭帥師入極 極未詳或曰在兗州府魚臺縣南

【胡傳】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字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都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林氏】此盟戎之始今魚臺縣東有武唐亭 唐魯地

【胡傳】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盖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東郊者也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

桓二年亦盟于唐則不日隱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亦日此等恐不可考不必深求矣【陳傅】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紀今青州府壽光縣南三十里紀城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程子】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于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唯諸侯卿大夫以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

【高郵孫】內女出嫁合禮者不書紀伯姬何以書陳氏以為後遣人備之變也或謂後書叔姬歸于紀伯姬之媵也不先書伯姬將疑叔姬為紀夫人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密莒邑今開封府禹州密縣

【釋】子伯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

【胡傳】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賵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葬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胡傳】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卯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

周道合葬故夫人先卒則不書葬【胡傳】

鄭人伐衛【胡氏】凡諸侯專征伐之始。衛初都朝歌今北直大名府滑縣西又十里春衛縣是自北直大名開州以西至河南衛輝懷慶府之流皆衛分也

【胡傳】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志其事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于修怨乎不書戰者高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于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此段胡氏有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今刪去解見第三卷後

辛酉 平王五十一年 三年 齊僖十一 晉鄂四 衛桓十五 蔡宣三十 鄭莊二十四 曹桓三十七 陳桓二十五 杞武三十一 宋穆九年卒 秦文四十六 楚武二十一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胡傳】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曆算者有所記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

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
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
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
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
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
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剌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
不可忽天象也
[謝]日月水火也其交也宜相遠不宜相近故易曰水火相
逮又曰不相射相逮者東西同道也不相射者南北不
同道也相近則水必侵火陰必侵陽小人必傷君子妾
婦必乘其夫此陰陽交而相害也故君子于日食之辰
必防交害至月食則必在望凡月之遠日至望而極無
不受日光之照者蓋其行常避日道而出其左右故無
不足以闇之惟陰不避陽而與日道對行則闇于地而
反失其明此月不望日陰陽不交之害也其時必有臣
背其君妾婦背其夫小人背君子者故日食脩德所以
養陽也月食修刑所以制陰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
之[謹]

三月庚戌天王崩林氏平王崩桓王立

志塟者五王皆非魯公親會塟且相匡簡景皆非依文月而塟之礼

[胡傳]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
志塟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塟者
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塟皆不志者王室不告
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
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
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
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于國卿供弔送之禮說
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
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
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為修服于國而可廢
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
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于

京師或會同于方嶽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
以為難何獨難于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殁之義哉大
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尹氏從公羊

【杜 舉】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
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太上故不名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從左傳

【左 隱】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
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高郵 按】聲子隱公之母也不曰子氏仲子亦子嫌無別
也君氏猶言君母氏云爾抑或有闕文歟
世卿之譏當在尹氏立子朝內凡稱卒者必有其人蓋
有書氏不書名之禮故知公穀非是【[illegible]】

秋武氏子來求賻 【附氏】此來求之始

曰武氏子譏世官而使幼也【[illegible]】

【公 羊】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
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
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乎
下

【穀 梁】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
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附氏】穆公卒殤公立

【胡 傳】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冒為
弗削古者諸侯之於交鄰閒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
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
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
為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或令與其幣器財用是
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隣國待
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于載
書聘問則名于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
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
者也

【高郵 按】胡氏後傳云未通而名者有所証矣然則書
公惠公未嘗會盟而卒書名是者大國之君其名著故
抑雖未同盟而曾備聘問舊史大書聘故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然諸侯之史
自稱其君則曰薨外諸侯則書卒臣與不臣之辭也或
日或不日何也或舊史失之或傳錄失之[訛謬]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大全小註]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〇今自山東青州府以西至濟南東昌之間又北至北直河間府滄景諸州東南際于海皆齊分也石門齊地在今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
[汪氏]元年盟蔑已特相盟然僅與附庸同載非關于天下之故惟石門乃肇齊伯之端
癸未葬宋穆公
葬而或日或不日或舊史失之[訛謬]
[胡傳]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
削曷為或存或削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
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
諸侯所以睦隣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蒞
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則冢人授之
兆為之蹕而均其政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
或存或削而交隣國待諸侯之義見矣或葬或不葬者
何有急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
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
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
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
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
不同而三世不葬謂宋桓襄成非弒君而闕葬者魯不往會也[訛謬]是治其罪而
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于西門之外
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于禮而不
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
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
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討其賊而不葬宜作不成喪而不葬從左辭見後[訛謬]
[嘉邱]按應子前註宋三世不葬者魯不往會也按後辭不成喪而不葬諸侯豈往會之夫既不往會承無可書俱當在無其事闕其文之糺主有諱辱避號二者疑魯史書葬而為聖筆所削耳又治罪才灬嘉卯亦有韓叢
[壬戌]桓王四年齊僖二十二晉鄂五衛桓十六弒蔡宣三十一元年鄭莊二十五曹桓三十八陳桓二十六杞武三十二宋殤與夷元年秦文四十又楚武二十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林氏】此伐國取邑之始杞今開封府杞縣周封杞于雍丘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在魯東北其故地已入于鄭宋雍丘即今杞縣牟婁杞邑在今山東諸城縣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不稱公子賊也【穀梁】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林氏】此特相遇之始○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胡傳】遇者違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違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于不期而遇蓋欲簡其禮耳簡畧慢易無人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為內之遇者四而皆遇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于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殤陳侯桓蔡人宣衛人州吁伐鄭【林氏】此諸侯會伐之始○今河南開封以東南至南直亳州之西境皆陳分陳都宛丘即今開封府陳州蔡都上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

【胡傳】春秋之法誅首惡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弒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弒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

秋翬帥師【林氏】此大夫專將之始

【胡傳】按左氏諸侯再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其辭而勿許義也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于異姓之卿況翬已使主兵而莫命乎隱公不能辨之于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于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胡傳】四國合黨革後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

【嘉何】按左氏夏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復伐鄭[illegible]不再序宋陳蔡衛者知四國之中不有辭會而不自助

伐者于永之劉氏所謂二事則異書是也

春衛弑其君夏公及宋公遇宋與陳蔡衛伐鄭公不與

爲知篡惡之罪自宋非自魯也秋四國復伐鄭而華國

請於魯凡以見公之無斷矣【講義】

九月衛人石碏殺州吁于濮 濮杜註陳地水名姜氏曰濮在今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南經長垣縣而東南至鄄皆衛地胥達以爲陳地者非

【胡傳】殺州吁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之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公羊子云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林氏】桓公弟宣公立

【胡傳】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于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絶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又當詢于外朝與庶民與之然後告于天子見于宗廟或立嫡長或立賢若是其惟也可何名晉當而立之乎書曰衛人立晉立無道之君亦自當滅矣不書公子見非當立【講義】

癸亥 桓王五年齊僖十三晉鄂六年衛宣公晉元年蔡宣三二年十二鄭莊二十六曹桓三十九陳桓二十又杞武四十三宋殤三秦文四十八楚武二十三

春公觀魚于棠 棠今兗州府魚臺縣地武唐亭

【左傳】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胡傳】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石碏討州吁立宣公而後葬故緩○此本魯史故稱公外臣之詞也若周史則稱侯矣【講義】

秋衛師入郕 【附錄】郕小國今東平州汶上縣北二十里郕國城

〔公羊〕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〻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胡傳〕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衆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胡傳〕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于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焉于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蹟辨矣桓公簒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歿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歿不稱謚卑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夫禮則不書

〔穀梁〕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

〔汪氏〕禮曰妾母不世祭乃庶子為君之禮也戴記稱妾祔于妾祖姑乃公子為大夫士之禮也若庶子未為君而祭其妾母則固無其禮也隱公立宮以祭庶弟之母隆啟後世進尊妾母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聖人特書以著夫禮之始

初獻六羽

〔胡傳〕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于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于太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群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

宮故不敢同群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
之僭也諸侯僭于上大夫僭于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
舞于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
書所以正天下之人心

邾人鄭人伐宋

[胡傳] 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
敝邑為道則主兵者邾也故亂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
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
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于宋以伐鄭事
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
絕其黨

螟

[胡傳]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國以
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去螟螣害稼也書春秋書螟記
災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杜氏] 魯大夫也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胡傳] 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
忘葬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
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
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
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
能用至于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林氏] 此書圍之始○長葛今許州北五十里

[胡傳] 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徒城守不
下至于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
罪乎書圍于此而書取于後宋人之惡彰矣

甲子三年 桓王六年 齊僖十四 晉哀侯光九年 衛宣二 蔡宣三十 鄭莊二十七 曹桓四十 陳桓二十八 杞武 三十四 宋殤三 秦文 四十九 楚武二十四

春鄭人來渝平 渝字從左傳○輸平從公穀書非 [林氏] 和而不盟曰平

[左傳] 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杜氏] 渝變也公之為公子也戰于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故
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事鄭鄭
因此而來 [朱子] 蓋魯先與宋好鄭人都來渝平謂變
舊盟以從新好也

書來鄭所欲也稱人何貶也何貶乎以前則敵鄭魯于宋以後則遂以敵易許惟利而已矣【讀補】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胡氏】此齊魯交好之始○杜註泰山牟縣東南有艾

山阜氏曰今沂州西魯地

胡氏言盟唐書日謹之也盟艾何謹乎凡此類或日或不日或舊史失之聖人亦不得而增李黎日者聖人亦不之削不必為之鑿說矣【讀補】

秋七月

【胡傳】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禮(理)合也

有時書時紀事不書月舊史失之也

冬宋人取長葛【胡傳】

【胡傳】宋人恃強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于殤公復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求亦遂失職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鄭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其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于策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

乙丑桓王四年七年齊僖十五晉哀二曲沃武公稱元年衛宣三蔡宣三十四鄭莊二十八曹桓四十一陳桓二十九杞武三十五宋殤四秦文五十楚武二十五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胡傳】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叔姬待年于宗國不與媵供行非禮之常所以書也蘇轍謂賢之也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酅以全婦道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旨也

在禮夫人之歸娣姪之不及年者皆與俱歸後還待年于國長而後往今伯姬以二年歸叔姬以七年歸非禮也【讀補】

滕侯卒滕今山東兗州府滕縣

【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

【胡傳】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于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詳僂也不以情之踈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于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比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赴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慝于礼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矣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林氏】此書城之始。杜註中丘在臨沂縣東北卓氏曰即今沂州北有中丘古城東為向北為邾鄆南為郑則西適沂水距魯已三百六十餘里近莒之邑也

【胡傳】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林氏】此齊聘之始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稱弟何也稱弟則公子見稱公子則弟不見年其名也【穀梁】諸侯之弟書名與其大夫同

秋公伐邾【林氏】此伐邾之始【杜氏】公拒宋而與鄭平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

【胡傳】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蔑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詞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蔑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林氏】此周聘之始

見南季傳【穀梁】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林氏】此戎患之始。今輝縣東南二十里有凡城楚丘今北直滑縣東六十里廢衛南縣衛文公時遷都于此

【胡傳】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

凡伯失節不能死于位也周之秋官獻圖賓至關尹以
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空詰姦佃人積薪火師監燎
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吏則以官
正涖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于衛而戎得伐之以
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邱録于國風見衛
不能脩方伯之職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見衛不救王
臣之患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丙寅（桓王八年齊僖十六晉哀三蔡宣三十五卒衛宣四鄭 五年莊二十九曹桓四十二陳桓三十杞武三十 六宋殤五秦寧公 元年楚武二十六）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杜氏曰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 垂亭卓氏曰曹地今曹縣東北有垂 亭）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祊杜曰在琅邪費縣 東南卓氏言在今沂 州琅 琊縣）

胡傳 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平者以言請之
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闕
制六年五服一朝故于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

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于泰山之旁有湯沐之
邑諸侯于王畿之内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
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書天
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
之祊田為湯沐之邑也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為其
邑矣祊近于魯許隣于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
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凋
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免矣
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
入之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林氏宣公年 桓侯封人立）

辛亥宿男卒

胡傳 天王奔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于
太上礼也古者死而不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
于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于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
執事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赴不以

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耳

汪氏 宿男元年同盟 禮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
于大工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林氏 此參盟之始 瓦屋杜曰周地

或曰即定八年瓦亭高氏南燕地恐未必然

穀梁 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
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
伯 或謂隱二年盟唐書日胡傳云謹之也惠子以為此不可考不必深求矣今穀梁之說何以[illegible]錄乎蓋書
曰詛而書日者聞亦有之但未可執為通例耳王云舊史失日者聖人不得而增信然

胡傳 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
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詛盟煩而約劑
亂然後有交質子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謹參盟
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于天
下為公之世

八月葬蔡宣公

杜氏 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林氏 此好莒之始魯君特會外大夫始此○杜註浮
來紀邑東莞縣邳鄉西有公來山卓氏以為莒地公來山即在莒州西三十里

胡傳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
明非大夫之罪也

螟 高氏 螟食苗心蟲無所不食其災頗輕而蟊重春秋之初輕者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不然豈莊公之後二百年皆無螟耶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杜氏 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胡傳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公
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
族而自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
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
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
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
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
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
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使

而不易豈禮也哉

丁卯 桓王九年齊僖十七晉哀四衛宣五蔡桓侯封人元年 六年鄭莊三十曹桓四十三陳桓三十一杞武三 十七宋殤六秦寧 二楚武二十七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胡傳】王朝大夫例稱字

【胡傳】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閒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于諸侯不可以若是恕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於此而史冊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脤者一賵葬者四則閒于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胡傳】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

挾卒 【杜氏】挾魯大夫未賜族者

夏城郎 趙氏曰郎今之單父魚臺卓氏曰今魚臺縣有郁郎亭蓋近宋之地

【胡傳】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郈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為之可也

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
重見矣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杜曰防在瑯琊華縣或曰魯北鄙近齊

【胡傳】周官大行人以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
侯以討此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由有此名凡書會皆
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耳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邱為
師期也

戊辰 桓王七年 十年 齊僖十八晉哀五衛宣六蔡桓二鄭莊三十曹桓四十四陳桓三十二杞武三十八宋殤七秦寧三楚武二十八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中邱見前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胡傳】翬不俟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
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
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
成威行中外難於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矣
柄下移制之于未亂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杜曰菅宋地魚氏言宋西北鄙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杜氏曰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卓氏言今兗州城武縣北為北郜南為南郜防為宋北鄙通緡非魯防之防

據傳此伐宋王命也據經則未見為王命也何也伐宋
者齊侯鄭伯也而稱人貶也書敗詐也書取利也詐戰
取邑曷不隱國惡乎曰地歸于我必有所受郜防非所
受于先王也今在版籍焉得隱之【謙構】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桓衛人宣伐戴鄭伯伐取之【林氏】戴小國戴今歸德睢州考城縣

構怨之師交譏之【謙構】

【程子】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
其殘民也甚矣【廬陵李氏】此說為當胡氏以為一舉而兼四國思過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見隱五年

【胡傳】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

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揆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

【廬陵李氏】自隱元年鄭莊以王師虢師伐衛則猶為卿士也至三年有交質之惡周人畀虢公政矣六年鄭伯始朝周而不見禮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而鄭又以齊朝王九年然後有宋公不王之師豈非兩朝之隙周復用之而鄭所以周旋王室不過為矯假報復之私初非有夫輔之誠也卒之收宋入郕入許納馮之後志得意滿而有繻葛之戰矣諸傳惟程氏得之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

己巳　八年桓王十有一年（齊僖十九晉哀六衛宣七蔡桓三鄭莊三十二曹桓四十五陳桓三十三杞武三十九宋殤八秦寧四楚武二十九）

春滕侯薛侯來朝（薛今滕縣南四十里有薛城）【林氏】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〇

【胡傳】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于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于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杜氏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卓氏曰釐城今在鄭州）

秋七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今開封府有許州東三十里有故許昌城）

【胡傳】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致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鄭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

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
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于惠成于桓而隱
之精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
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
善惡之迹設施于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于後以天道
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羊】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

【胡傳】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
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
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
及也宜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
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

【東坡蘇氏】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
人必殺之矣以為不殺之盜必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
不若是塗之
人也哀哉

【左傳】不書葬不成喪也

【辨疑】春王正月文定以為周十一月非春也夫子志在
行夏之時故以春字冠于周正之上謂之夏時冠周月
今謂周以冬為春則春正月之中氣可言冬至乎曰據
左氏則周言日南至不言冬至也冬至之名當起于秦
漢之歷朱子言周改冬為春之子正為他不順故欲行
夏之時今反謂夫子改之集便不敢信

據隱元年胡氏傳稱字之例有四王朝大夫例稱字列
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
例稱字中國附庸例稱字終春秋之世儀父蕭叔而已
天子大夫例稱字隱九年南季桓八年十五年家父莊
元年榮叔文元年叔服五年榮叔此二例無庸議列國
命大夫例稱字莊元年十四年單伯文十四年單伯桓
十一年鄭祭仲莊二十五年陳女叔皆曰命大夫也先
儒言齊晉強大專命無命大夫故終春秋惟三人然二
百四十年無三命大夫之理即以魯言之以三家之強
豈皆不稟王命而獨命單伯公子遂叔孫得臣仲孫蔑

叔孫豹皆如京師而叔孫豹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豈其不命而不獲稱字汪氏謂齊國高稱天子之二守而高傒高固高無咎高厚高止高偃高發高張國歸父國佐國弱國夏國書皆名而不字晉欒書受王室之施惠成六年八年九年皆稱欒書何也由此言之命大夫不稱字多矣單伯逆王姬左傳作送杜註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冬單伯會諸侯于鄄左傳言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冬會于鄄宋服故也至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六月單伯至自齊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此單伯距送王姬時已八十一年前后百餘歲矣其非一人可知左傳稱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昭公卒舍即位公子商人弒舍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六

月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則此單伯非前人之子即其孫左傳之言非鑿空杜撰者比若從胡氏則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是一人豈有百餘歲之人可以出使者乎是伯之為賢信受宋人執鄭祭仲杜氏范氏皆謂祭氏仲名爾公羊以為不名賢其知權也此大謬不通之說胡氏知其不通而變其說以為命大夫而不名大祭仲之罪以責之終為欠理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左傳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據此三傳則命大夫稱字之例非也天子大夫例稱字列國命大夫例稱字是尊卑不別也而可乎胡氏又謂諸侯兄弟例稱字如蔡季許叔紀季之類其稱名若齊年鄭語秦鍼宋辰衛黑背帥師之類貶也夫鍼辰之貶猶可言也鍼侯使其弟來聘而罪其有寵愛之私然則公弟必不可使出聘乎僖之寵弟衣服禮秩如適非也使之出聘未嘗非也以僖平日之寵而貶及年以年之貶而例及鄭語及黑背法之濫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嘉之也紀季以

鄭入于齊許叔入于許免其罪也非常法也諸侯兄弟常法則書名進之則稱字今不與本國大夫同例而與天子之大夫同例可乎然則諸侯之弟稱字之例亦非也謹按左傳魯同大夫單氏旨逆少右米二單伯是魯之命大夫豈無一從齊乎

閒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今春秋外諸侯皆書卒文定言不與其為諸侯也然欲因否驚世駭俗之事聖人不為使當世外諸侯無書卒之理而始自聖人則諸侯聞者莫不從而惡之矣烏乎可

隱公之薨不書葬左氏曰不成喪也公羊曰君弒賊不討以為無臣子也穀梁曰以罪下也胡氏曰賊不討書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其義可謂精矣然以推于全經鄭僖之卒三傳皆曰弒也齊悼之卒左氏亦曰弒也何以皆書葬宋捷之弒也傳以為賊討矣閔公之弒也傳亦云賊討何皆不書葬是其例已自相矛盾矣然鄭僖齊悼經皆書卒宋萬慶父經皆書奔猶可據經以正傳也至許悼公之葬經已可疑矣三傳皆曰非實弒也猶可言也至蔡景公之葬固無得而言矣前書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後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則葬之時賊之未討明矣又何以書葬余蓋反覆觀之而知左氏之說無疑也終春秋之世凡討賊而葬者五衛宣公晉齊桓公小白陳成公午蔡平侯廬謹按楚虔誘殺蔡般又虔用世子有蔡朱鈞討賊也然楚虔亦被弒天若為去其讐矣故亦附之討賊而葬蔡成侯是也成侯不見于春秋謂成侯之立其事跡不見經傳衛齊有石碏鮑叔之賢而陳成蔡平當復國之後其葬之成禮宜也其餘吳楚之君雖見弒無論若中國之君不討賊不書葬者大都為弒君者所立非先君之兄弟其弟生者處危而不及哀死皆不成喪也若齊商人弒其君舍而自立可知又傳稱晉州蒲之弒也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齊光之弒也葬于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踰弒君者類此必多其國既不成喪當時諸侯豈往會之故宋萬慶父賊討矣不書葬為賊棄葬桓公宋僖公會不之改也春秋以為無臣子也宋萬慶父之討不見于

經若里克寧喜見于經矣經亦不書葬或曰葬先而亂後也不知藁葬于亂賊之手臣子之至痛也雖已葬猶必號踊啓視而更葬之此惟子于親能盡其哀痛晉惠衛獻豈肯出此哉故春秋弒君之不葬者皆痛其不成喪桓公雖弒而書葬非以讐在外而可不討以莊公尚能成喪而葬也不然讐雖在外寢苫枕戈豈可廢也賊子之弒父也忍叢于心而佯盡其送終于外當時魯臣會之聖人亦從而書之義係乎成喪不係乎討賊也然則隱不書葬左氏之說是矣先儒解經之正說為後儒所穀者可勝道哉

嘉印按汪氏有云昭八年楚滅陳：嬖人袁克葬哀公豈能偹礼而春秋書之蓋遺胡文定討其賊而不葬之例而以左氏不成喪不書葬之說為非也今考左傳葬陳哀公下杜註嬖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是時陳成矣克札能葬其君雖或未必偹礼其情則可哀矣況會人往會史既書之聖人安忍削之豈可以不成喪不書葬為鞠乎

又按文定治其罪而不葬大全小註胡氏曰宋桓公襄公成公三世不書葬者論其罪也拠莊二十五年衛侯朔卒不書葬何氏云朔犯逆天子命故去葬又江氏謂朔之入國魯莊與有力焉未必不會其葬所謂益甚罪

而不葬也宋襄卒不書葬穀梁以為失民李氏以為異秦楚之君無刑皆主治孚者之罪矣然春秋前後不黑矛盾也使果卒者有罪而皆不葬彼宋莊之伎求敗類議修鄭屬之墓國奪正何以皆書葬乎若以逆天子為罪則鄭莊縂葛之戰為河如而得書葬乎彼凡書葬者豈皆無罪乎且宋桓之不葬否未見其有何罪也又宋桓貞之年大全小註亦皆有魯不會葬之說宋風之字高氏云以國亂故不日不葬凡治則礼詳亂則礼吝此時魯之不會可知至宣九年晉成衛成之不葬或曰二君皆有敗為文定亦辨其誤而專罪魯以私怨廢禮以是相之則凡不書葬者陳諱辱與避號之外皆會主會不往會而言其所以不往會者或怠于礼或錯其君貳囙不成喪而以私怨廢礼者亦即息于礼之謂皆無其事而關其文者也則治罪不葬一例似可去即以衞衞宋襄為有罪而鄭莊宋莊鄭屬等非無罪終何疑

春秋集解卷之一終

錢塘應撝謙述著

受業凌嘉印較補

桓公 [林氏]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弒兄自立史記一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庚午 桓王九年 元年 齊僖二十年晉哀七年衛宣八年蔡桓四年鄭莊三十三年曹桓四十六年陳桓三十四年杞武四十年宋殤九年秦寧五年楚武三十年

[胡傳]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後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之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伯以璧假許田

[胡傳]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于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于國而聖人乃以為惡獨何歟曰教民利必至奪攘而後厭正其義則推之天下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

[公羊]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言假之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

夏四月丙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註越近垂地名

[胡傳] 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弑逆之人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無俟于貶絕而惡自見矣

秋大水

大水者陰淫也陰陽妄交而人心之淫氣干天地之正氣也大旱者陽亢也陰陽不交而人心之亢氣害天地之和氣也故水曰淫雨旱曰亢旱淫則敗稼亢亦殺稼天下之惡莫大于淫殺治淫雨奈何曰君子齋戒辨內外別男女助火德治旱奈何曰君子達民情止鬭爭[illegible]昏姻恤鰥寡 [趙鵬]

冬十月

辛未 桓王十年 二年 齊僖二十一 晉哀八 衛宣九 蔡桓五 鄭莊三十四 曹桓四十七 陳桓三十五 杞武四十一 宋殤十弒 秦寧六 楚武三十一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殤公弑 莊公立

桓無王而元年有王有望于天討之行也桓無王而二年有王以是年正月宋督又弑其君又有望于天討之行也至三年天討不舉而無望于王矣 [趙鵬]

[左傳] 宋督攻孔氏殺孔父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故先書弑其君

[胡傳] 君弑死于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

以經文則先弑君而及孔父以三傳則先孔父而及其君要之與君同難孔父之與仇牧一也或曰父者字也則不然死生之際未有不名者也諸侯卒而書名况大夫乎 [趙鵬]

滕子來朝

按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盖隣有弑逆不能討而往朝之誅直書其事而罪已見矣 [趙鵬] 詳見辨疑

三月公會齊侯 僖 陳侯 桓 鄭伯 莊 于稷以成宋亂 杜註稷宋地

胡傳 按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曰以成宋亂禮記檀弓篇陳澔集說曰在官者諸臣也在宮者家人也天下之惡無大于此者人皆得以誅之據左氏凡成皆即平也經不曰平而曰成是不以爲[illegible]而以爲成其亂也彙纂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郜兖州府城武縣東南有郜國城

胡傳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illegible]道以周其公爲受也弗弒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寘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也公子翬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

公羊 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

秋七月紀侯來朝左氏作杞

程子 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胡傳 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鄧今南陽府鄧州

胡傳 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于理莫強于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左氏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討不敬也蓋不知杞爲紀之誤汪氏以爲因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而傳會其說云尔彙纂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林氏]凡書公至之始

[左傳]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有時而不至者不告廟飲至也[纂疏]

壬申 桓王十一年 十三年 齊僖二十二 晉哀九 衛宣十 蔡桓六 鄭莊三十五 曹桓四十八 陳桓三十六 杞武四十 宋莊公馮元年 秦寧七 楚武三十二

春正月

惟元年二年十年書春王正月餘止書春正月故穀梁子以為桓無王[纂疏]亦有書春王二月春王三月者

[胡傳]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歷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廢班歷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歷明矣又有以為此闕文也當得由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弒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于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讐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公會齊侯于嬴 杜註嬴齊邑今泰山嬴縣 呂氏曰在今泰安州界內

[左傳]會于嬴成昏于齊也

[杜氏]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杜註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草氏曰長垣縣今屬大名府

[公羊]胥命者何相命也相命近正也

[胡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高氏]按齊侯衛侯者齊僖衛宣也未知相命何事据十年來戰于郎非義舉也豈于此時預期之乎胥命善矣後此盟于惡曹又何為者乎曰善胥命謂賢于凡會盟云爾蓋節取一事非終予二人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氏郕作杞 今從公羊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傳 為變大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程子 翬于隱世不稱公子于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

公子翬桓所倚以弒君者也而即使以逆弒己之女又日有食之既而即于是月逆女卒以浔姜氏淫弒之禍天人之慝皆昭昭矣 [illegible]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杜註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 章氏言今寧陽西界地

左傳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羊 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隣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自送非禮公往會之即親迎于境未為失禮也 [illegible]

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傳 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同隱七年傳

臨川吳氏 齊僖親送女至魯境歸未幾又使貴介弟致之見其愛女之至情之私非禮之正也

以女與弒兄之賊可謂愛之乎 [illegible]

有年

穀梁 五穀皆熟為有年

公羊 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

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

有年為百姓志喜也自賈逵以為志異而程子胡氏因之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是說也吾不忍謝 [illegible]

癸酉 桓王十四年齊僖二十三晉小子侯元年衛宣十一蔡 二年 桓七鄭莊三十六曹桓四十九陳桓三十 七杞武四十三宋莊二 秦寧八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公狩于郎 闕 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

胡氏 何以書譏遠也我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

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省性善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覽顏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于微之意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胡傳】宰冢宰也伯爵糾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于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于弒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使榮叔來錫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喧喟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喧猶書官糾無稱爵何也如喧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嗣而已封者乎渠伯如呂伯凡伯單伯之類渠采地非氏也【讞摘】

漢書閒

甲戌 桓王十五年 齊僖二十四 晉小子二 衛宣十二 蔡桓八
三年 鄭莊三十七 曹桓五十 陳桓三十八 辛杞武四十四 宋莊三 秦寧九 楚武三十四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穀梁】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胡傳】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專則方伯鄭亦大國也竝驅而朝

紀乃懷詐諼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憯矣此外相如不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夫子修經以小國恃大國之安人請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繼絕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滅紀之罪明紀大去之由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左傳】仍叔之子弱也

【公羊】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胡傳】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

葬陳桓公

城祝丘卓氏曰今沂州西有邱城

秋蔡人桓衛人宣陳人佗從王伐鄭

【胡傳】非天討也故王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魯桓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乎三國以兵會伐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大防也

大雩【林氏】書大雩之始

【公羊】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

【胡傳】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魯諸侯而郊禘大雩致恣書于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而書而義自見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于己之寢禮也

螽【穀梁】蟲災也

冬州公如曹州今荊州府監利縣又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有廢淳于縣即古州國曹今兗州府曹州定陶縣都陶邱。荊州監利縣與萊州高密縣甚遠何歟

【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胡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

昔畢高以交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
孟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illegible]
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乙亥 桓王十六年齊僖二十五晉小子三衛宣十三蔡桓九 四年鄭莊三十八曹桓五十一陳厲公躍元年 杞武四十五宋莊四 秦寧十楚武三十五

春正月寔來 淳于公亡國似杞并之遷都淳于僖公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于淳于 [illegible]

[左傳] 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胡傳] 寔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失地則名或曰諸侯失
國而後託于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託
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書之
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
放恣強凌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illegible]
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
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奔
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脩德
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
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爲則
待之以禮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
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穀公羊成左皆作成

秋八月壬午大閱 [陳氏] 書大閱之始

[左傳] 簡車馬也 [何氏] 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

[胡傳] 周制大司馬中冬教大閱教衆庶脩戰法[illegible]
時有為農隙故也書八月建未不時矣以教則[illegible]
諸侯執貢獻則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設則王
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
先王寓軍政于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illegible]
畏鄰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屬農失政甚矣何以[illegible]
圖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
土綢繆牖戶之意 謂大閱當以中冬今于未月[illegible] 而非閱則不豫也 [illegible]

蔡人殺陳佗 [illegible]

〔胡傳〕佗殺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稱人討賊之詞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穀梁〕疑故志之

子同生辨微也文姜淫亂聞于天下後世或有疑莊公非周公之裔矣然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此明徵也文定以為嫡長必書然他公無書者矣〔摘遺〕

冬紀侯來朝

〔左傳〕會于郕諮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汪氏〕紀以蕞尓之國介居大國之間欲上告于天子則不能欲下告于方伯連率則無非齊之與國其所以汲汲朝魯會魯亦曰紀之與魯暨魯之與齊皆比鄰昏姻之國或可資其助耳〔嘉印〕按紀侯不名其以是乎

丙子桓王十七年齊僖二十六晉小子四衛宣十四蔡桓十四鄭莊三十九曹桓五十二陳厲二[illegible]

十六宋莊五秦寧十一楚武三十六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

〔胡傳〕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于鳥獸若草木裕無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今湖廣襄陽府有穀城縣

〔陳傳〕古者隣國世相朝魯在泰山之下穀鄧在方城之外而君之好不相及也而亟朝桓有朝桓者矣必若穀鄧而後名名其甚者也

朝桓者滕子近而弱紀侯有難而求紓穀鄧何求而朝弑君之賊乎賊之故名言其自賤尓矣

首時過則書今無秋冬二時何也脫簡也若如胡氏之說倘或冢宰下聘穀鄧來朝之年而秋冬有事將亦不書乎〔以上摘議〕

丁丑桓王十八年齊僖二十七晉侯緡元年衛宣十五蔡桓十五鄭莊四十曹桓五十三陳厲三杞武

四十七宋莊六秦寧
十二楚武三十七

春正月己卯烝．

【胡傳】周逸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周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瀆書也

【公羊】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按左傳始殺而嘗閉蟄而烝見用孟月周禮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然見月又郵祭哉曰天子用孟月諸侯用仲月則又不合周禮【闕疑】

天王使家父來聘

【胡傳】下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于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倫也

夏五月丁丑烝．

【胡傳】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之類兩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公羊】不時也

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胡氏】書遂始此

禮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則是天子而親迎禮也然天子豈能越千里而遠迎使卿迎之而已則迎之于郊館斯天子親迎之禮耳先儒謂祭公來謀昏于魯因往逆后何以不稱使公羊子曰昏禮不稱主人夫孰謀昏姻使大夫可也逆王后卿往逆禮也三公坐而論道非可使迎昏也

昏禮受命以出即逆于紀不宜先魯也然則使祭公非禮也先魯而後紀非禮也先儒又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中后便道逆之不復反命如是則天子之求后也輕祭公之逆后也尊皆非禮也〔趙鵬〕不復反命而遂逆后書遂譏其專也

〔汪氏〕天子昏禮當使大夫謀昏于同姓諸侯待其復命然後使上卿往逆而公監之

戊寅 桓王十九年齊僖二十八晉緡二衛宣十六蔡桓十二 七年鄭莊四十一曹桓五十四陳厲四杞靖公 元年宋莊七秦出子 元年楚武三十八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胡傳〕自逆者而言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自歸者而言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

〔公羊〕自我言紀父母之于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

〔高陵李氏〕六年冬紀侯託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今幸王有命魯求命之事故魯亟為紀謀而紀卒不免可哀也矣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胡傳〕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己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于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于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劉氏〕春秋于桓方以討亂賊之事望諸侯曹伯之使世子攝之于義無一可者 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國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嘆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哉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范氏〕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不義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合道多矣

己卯 桓王二十年齊僖二十九晉緡三衛宣十七蔡桓十三 八年鄭莊四十二曹桓五十五卒陳厲五杞靖 二宋莊八秦出子 二楚武三十九

春王正月

【胡傳】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數之盈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于天人矣

書王誅望之詞也【汪氏】

庚申曹伯終生卒【林氏】桓公年子莊公射姑立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杜註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熊氏曰齊南界也西南距衛尚隔范鄆等皆魯地先儒以為衛地非也

【胡傳】弗者遷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于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與夸其濟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僖衛侯宣鄭伯莊來戰于郎

【胡傳】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嘗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一

庚辰九年桓王十有一年【高閌】於郎之戰[illegible]請師于齊以桓為紀謀道逆王后于紀[illegible]之父故意其婁之私而助鄭齊僖三十四晉緡四衛宣十八蔡桓十陳厲大札蔡三宋莊九鄭莊四十三卒曹莊公射姑元年秦出子三楚武四十

春正月齊人僖衛人宣鄭人莊盟于惡曹 杜註惡曹地闕

【陳氏】此戰郎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畧之也

【胡傳】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林氏世子忽立是為昭公

【胡傳】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于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

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階矣亂之初生也起于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于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戕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附氏】葬速 三月而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附氏】執之始 此書

【左傳】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以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附氏】祭氏仲名

【穀梁】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胡傳】祭仲鄭相也見執于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

【嘉卯】按昔鄭莊為宋莊焉而結怨于宋殤今宋莊以是報之其謂之何

突歸于鄭

春秋紀事非魯者皆繫以國今不稱鄭突歸于鄭何也蒙上事也言歸則突固鄭之突也若小白入于齊言入則未知其為齊之小白也故曰齊小白 【詡爲】

【嘉卯】按齊小白入于齊々陽生入于齊皆繫以國者小白長于糾陽生長于荼皆當有齊者也突不繫鄭者忽嫡而突庶突不當有鄭者也是皆々乜隔之說而約言之

【胡傳】突不稱公子絕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二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二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本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鄭忽出奔衛 【附氏】此書奔之始

【胡傳】出奔而名不能君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若夫卓然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伯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忽之出奔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于為善也

胡氏謂忽以國氏正也然宋萬出奔陳莒展輿出奔吳皆以國氏未見其為正也後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則忽之為正明矣 【詡爲】

柔會宋公莊陳侯厲蔡叔盟于折[劉氏]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杜注折地闕

明復日魯地

蔡叔書字以其代蔡侯而來故不名尊之也[高閌]

公會宋公于夫鍾杜注夫鍾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杜注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卓氏曰今汶上縣西有闞亭

[胡傳]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享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于天下為公講信脩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辛巳十有二年桓王二十二年齊僖三十一晉緡五衛宣十九卒蔡桓十五鄭厲公突元年曹莊二陳厲之卒杞靖四宋莊十秦出子四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左氏紀作杞○杜注曲池魯地[illegible]縣北有曲水亭卓氏曰今曲阜縣北

[程子]是時紀謀齊之難故與之盟莒以援之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今衛輝府胙城縣考胙國春秋時為南燕國或日胙為南燕所并也春秋傳凡稱燕者皆南燕而呂公所封之燕則為北燕穀丘杜注宋地卓氏言在今歸德府南

[左傳]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

冬又會于龜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劉氏]厲公卒莊公林立

公會宋公于虛杜注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杜注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杜注鄭地陳留濟陽東北有武父城

丙戌衛侯晉卒[劉氏]宣公卒惠公朔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宋公辭平故公與鄭伯盟遂伐宋

[胡傳]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而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

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
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
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戰于宋來戰者
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壬午桓王二十有三年齊僖三十二晉緡六衛惠公朔元年
十一年蔡桓十六鄭厲二曹莊三陳莊公林
元年杞靖五宋莊十一秦
出子五楚武四十二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
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胡傳】經文內兵以紀為主而先于鄭外兵以齊為主而先
于宋蓋齊紀世讐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
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
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強凌弱此以紀為
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于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
辭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効死以守上訴
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隣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
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勳
則相時小國讐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
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
徵辭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
能保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者德相時自治之
意也上訴天子云云本程子汎論受伐之
國理當如是然就事又當審勢論之

【呂評】援紀雖王后母家天子不能存也齊與之為難
宋衛燕又一黨矣此時方伯誰可告者彼晉緡方自憂
曲沃之不暇鄭固更有幾乎不幸處此惟有如孟子之
告滕文無事則教養其民有警則與民死守可耳今恃
魯鄭而幸勝魯鄭
其謝可背乎哉

二月葬衛宣公

【胡傳】葬自內録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
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
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
革之事其為悪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悪
自見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未 桓王二十有四年 十二年 齊僖三十三年卒 晉緡七 衛惠二 蔡桓十七 鄭厲三 曹莊四 陳莊二 杞靖六 宋莊十二 秦出子六 楚武四十三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氷

冬陽不藏【彙纂】

【附錄】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于夏其藏之也涸陰沍寒于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于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煖而無氷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于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甲戌己丑聖人之闕文也夏五則先儒之闕文而非聖人之闕文也夏五在春之後秋之前疑當是夏五月而先儒失之不敢增耳不然聖人于舊史删者多矣奚擇二字哉凡春秋之闕文皆事之不可不存而又不可改者非此例也【彙纂】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書名辭見前

【附錄】來盟曰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待未定之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附錄】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所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于工築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乙亥嘗

【發明】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常必有薦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胡傳】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周八月是夏六月不時也嘗秋祭）御廩災于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冊氏 僖公卒子襄公立）

宋人（莊）以齊人（僖）蔡人（桓）衛人（惠）陳人（莊）伐鄭（陳氏 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其是始）

【胡傳】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賢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蔡弱于吳魯弱于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于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或曰宋人者宋公也貶之故人之四國稱人大夫也）

【永嘉呂氏】齊方有喪而會伐惡之者甚矣

甲申（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齊襄公諸兒元年 晉緡八 衛惠三 蔡桓十八 鄭厲四 曹莊五 陳莊三 杞靖七 宋莊十三 公元年 楚武四十四）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陸氏】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三月乙未天王崩（冊氏 桓王崩莊王立 桓王至莊公三年葬）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胡傳】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經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寔有國而出于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汪氏】春秋書君出奔十有二鄭突衛朔燕款蔡朱莒庚輿邾益皆書名唉氏所謂君奔例書名言其失地非貶辭侯也鄭忽曹羈莒展輿不稱爵者忽羈未成君展輿雖

踰年而以弒立不可稱爵也衛鄭不名則以叔武稱[illegible]

位未絕也衛衎位已絕而不名者著衎之立以正非突

朔之比而剽之篡寔逆非如忽獻年可以兩君言之也

郳邾偽不名小國紀錄簡略耳

[嘉卯] 按經文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非展輿弒也當云展輿以踰年而為弒君者所立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穀梁 反正也

[胡傳] 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忽之君鄭未踰年而出故稱世子[程]

許叔入于許

不名而稱許叔見其宜有許因鄭亂而竊入非復國之正故不書歸書入[獨斷]

公會齊侯衷于艾 杜註艾齊地

[左傳] 謀定許也

[高氏] 魯實為齊紀衷新立報通好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牟今濟南府泰安州新泰县東南 牟縣或云萊蕪縣東二十里有牟城

葛今歸德府寧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

朱子曰朝非微者之禮據杜註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

故稱人微也 邾牟附庸于爵恐 罰杜氏曰安有三國同時遣世

子耶胡氏曰皆何以稱人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弒

君之賊也按天王崩附庸之國不責奔喪而相率朝弒

君之賊故微之[獨斷]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杜註今河南陽翟县 車氏言今禹州實古陽翟

[胡傳] 經于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削邑

之死號君共誠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據櫟

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

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

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

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

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

自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

寰當 氏叉

【木訥趙氏】鄭突名而不書歸不正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杜註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卓氏言袲宋徐州蕭縣而非鄭地也

【胡傳】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强盛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乙酉莊王十有六年 齊襄二 晉緡九 衛惠四 蔡桓十九 鄭厲五 昭公忽元年 曹莊六 陳莊四 杞靖八 宋莊十四 秦武二 楚武四十五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子】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

【高氏】宋初納突歸于櫟突而已不欲忽之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于宋故宋又連年伐忽而納突鄭之亂宋實為之故以宋首惡也

【胡傳】春正月會于曹蔡先于衛夏四月伐鄭衛先于蔡王制諸侯之爵以其後先固有序矣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足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醲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且意亦如此春秋防微杜漸尤嚴于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前隱公時言向國也今嘗未見取向何以城之疑則是一邑【[illegible]】

【左傳】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讒殺洩壽故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朔名惡也以謀搆取國者朔也【[illegible]】

丙戌莊王十有七年 齊襄三 晉緡十 衛黔牟元年 衛惠五 秦桓二十 卒鄭昭二 宣屬六 曹莊七 陳莊五 杞靖九 宋莊十五 秦武三 楚武四十六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杜註黃齊地

左傳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illegible] 張氏 公十三年會紀與齊今貝盟之豈足以釋憾 汪氏 紀魯之

二月丙午公會郳儀父盟于趡杜註趡魯地

汪氏 下書伐郳則趡盟不侍敗而惡自見矣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杜註奚魯地

左傳 疆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林氏 桓侯卒哀侯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杜氏 季蔡侯弟

左傳 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嘉迎 按嘉之也者又進于許叔紀季之兄罪矣

胡傳 季字也歸順詞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位矣若季者剝徹所謂知足以興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通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于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諸侯之葬稱公者自我會葬之詞也桓獨稱侯或傳錄偶誤闕疑可也必歸美于蔡季之請謚則鑿矣論語邦君之妻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則異邦之君魯史稱之亦曰公宜也何必宜稱侯[illegible]

嘉迎 按以蔡季之賢請謚爲將則三月違葬亦可爲季之遜乎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 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杜氏 日官天子掌曆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曆數 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胡氏 重敬授人時之禮也

丁亥 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 齊襄四 晉緡十一 衛黔牟二 惠六 蔡哀侯獻舞元年 鄭厲七 子亹元年 曹莊入 陳莊六 杞靖十 宋莊十六 秦武四 楚武四十九

春王正月

胡傳 是年桓公已終後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

公會齊侯于濼杜註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胡傳 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胡傳 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家氏 桓弒君之賊今死于隣國受髡艷妻自天討而言與州吁之死于陳陳佗之死于蔡治無以異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雖未討而子在內能盡其葬禮則書葬異于亂臣當國而不能葬者矣若曰不肯踰國而討然則寢苫枕戈其可廢乎高閌

彙纂 按九月乃葬君弒于外又或有故

辨疑 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桓二年滕子來朝莊三十一年薛伯卒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胡文定公曰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桓公弟弒兄臣弒君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降而稱子狄之也然至于薛伯卒則又無辭朱子謂自此以後滕一向稱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當時大國滅典礼叛君父務吞併者嘗書公書侯而就獨責備于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凌弱不公之甚今按鄭伯射王中肩而經仍稱鄭伯蔡般弒父而經仍稱蔡侯則貶爵之說誠為不通釋經者謂聖人可以擅爵人公侯可降之為伯伯可降之為子男故滕降書子薛降書伯杞本伯爵僖二十三年成公卒降書子二十七年桓公來朝亦書子文十二年復稱伯襄二十九年文公來盟又降書子則讀春秋者于此誠為可疑矣公侯伯可書人人非爵也公卿可書名名非爵也王或稱

天或不稱天天亦非爵也豈有爵也史官可變亂之歟
乎若可變也則後世知其孰為天子之所爵孰為吏當
之所爵大亂君臣之義無此矣爵者貴賤之定位名者
時不肖之虛稱名不可亂爵也吳楚稱王矣罪當誅楚
而交政于中國則吳雖伯爵而降為子所謂四夷雖大
皆曰子此施之僭叛之國雖當時不以為駭也若宋公
而曰宋侯晉侯而曰晉伯則當日弟子先自駭矣其諸
之諸侯能無怒乎欲尊聖人而躋之于逆亂朱子所以
言吾于春秋不敢措一字正是不敢臆度耳然萬正淳
嘗問朱子以滕杞降爵事謂竊意當時小國朝會于大
國從其爵之大小以納其貢之多少故子產爭承于平
丘之會以為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貢吳黃池之會
吳子將以公見晉侯子服何以謂敝邑之職貢于吳有
豐于晉今將以寡君見晉君敝邑將改職貢君為子男
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由此觀之則當時公
侯之國以其職貢之不共而自貶其爵者多矣朱子答

曰沙隨程丈說正如此此說甚精是說也余猶疑之聖
人作春秋正以強者僭弱者替而正名定分固將復先
王之舊物故桓公之母仲子惠公以為妻隱公以為母
天王賵之以為夫人而春秋正之以為妾荊楚闢地數
千里自稱曰王而春秋書曰楚子不以其自大而尊之
也然則滕薛果係侯爵雖自貶為子為伯春秋豈因其
自貶而削之乎五等之爵載在盟府不可改也今杞始
稱伯繼稱子繼又稱伯繼又稱子使杞倏而自貴倏而
自賤聖人一例從而書之此直兒戲豈復知有王章矣
乎況子服何雖有此說而魯之侯爵未嘗改也其所爭
者貢也非爵也子產謂鄭為伯男之爵而沙隨誤以伯
字作句非也況隱十一年滕方與薛爭長而三年之中
遽自貶為子亦屬非情今有人肯為郡守倏自降為縣
令士大夫亦從而稱之曰此縣令也此必無之事也滕
二說者皆未見其可程子曰服役于楚故降稱則春秋
南向而朝者多矣未有一人貶者何獨于滕而貶之難

氏曰此時滕侯在喪故稱子其實侯爵至齊桓伯後與杞薛皆降號以從會位朱子以為前不見滕侯之卒此乃不通之論唯廬陵李氏以為二邦皆自附庸升而為子傳旨以為救從齊桓為之請于天子命為諸侯由此覲之又似時王黜陟之説亦可行是以為周之號令雖不能行之于強大而尚能行之于弱小不能叢之當殘而一時悖悖之然不免有之後此三年桓王忿鄭遂叛六師移之則安知前此不以闕貢之故而削其爵乎則此之貶爵其説有三其一出自天子其二或得罪方伯方伯請而削之其三或土地既削不堪從公侯之貢欲自貶損亦必請于方伯達之天子為之降爵如是春秋乃敢書之大率滕侯滕子薛侯薛伯皆此類也至若杞子卒左氏稱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註稱成公用夷禮終其身此只從四夷雖大皆曰子之例故他公之卒皆稱杞伯無貶及子孫之禮杞先代之後不守姒氏禮樂而即于夷禮以夷稱之誠未為過杞子來盟亦此類也此則非貶爵之義

據春秋提要稱十二公元年之春皆有王而十二公各年之春多有不書王者十一公元年之春皆有正獨定公以即位在後不書正而十二公各年之春多有不書正者然有正無王惟一桓公而元年有王無正惟一定公此先儒所以言桓無王定無正也

凡公出而書至者據左氏云為告廟飲至也隱不書至桓惟盟唐伐鄭兩書至莊公則納幣觀社逆女伐衛伐戎書至者五僖公則伐楚伐鄭伐齊圍許盟牡邱會淮如齊盡至者七餘不至多矣文公兩自晉與盟新城會穀凡四書至不至者止有二（七年伐邾盟扈）宣公書至者八不書者三（元年會平州四年平莒及郯十八年伐杞）成公書至者十四不書者三（二年盟蜀十年伐鄭十二年會瑣澤）襄公之出最數矣惟二十六年會澶淵不至或有闕文也昭定則無出不至其前略後詳者疑飲至之禮前非軍旅及久出不數行而後則以為常耳昭之居鄆其至也雖不告廟書之所以存君也哀

會于鄫于棐鼻于鄬皆不至或其時速或地近或事易故不告廟也伐邾不至亦以地近邾人不能偷其入邾雖逆而入易也艾陵不至疑亦闕文也若十年之伐齊十三年之會黃池皆書至矣先儒多謂為公危之而書至危莫危于莊公伐齊納糾及齊師戰于乾時喪戎輅而歸何不書至也哉

[嘉邱]按公危而不至者亦多矣僖公會盟于薄請釋宋公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獲公胄懸諸魚門宣公會齊侯于平州以定公位成公會楚人盟于蜀以公衛為質皆危也皆不書至也

據左傳桓十七年冬鄭高渠彌弒昭公忽而立子亹十八年齊殺子亹祭仲立昭公弟子儀廢立之際多事矣春秋皆不書何也蓋魯與鄭突為黨而不以忽與亹儀為君故不告也春秋追而正之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則忽之為正明矣而不書弒忽見魯之黨突而不君忽也書鄭伯突入于櫟則見突雖不正而始終君鄭雖欲不謂之鄭伯而不可也夫突之不正以視忽則然耳忽既死突猶在國較之亹于儀者可稱鄭伯乎哉故忽與亹儀皆不以君書者魯史也獨正忽者春秋也

[附注汪氏]弒君而見殺者十有二惟四人以討賊書州吁無知衛人齊人能自討賊陳佗夏徵舒待蔡人楚人討之臣子之不能討其賊者宋萬里克弒君而得國衛獻因甯喜弒君而復國利其所為使復為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國殺大夫為文楚棄疾請比以為君之利而伴當大惡之名既而殺之意在代其位非討賊也故以公子相殺為文陳人雖殺宋萬然與賊為黨待宋人之賂而後殺之齊慶封誘崔杼而致之死皆非天討故不以討賊書也宋督死于南宮萬書之則為行君雖故不見于經齊商人蔡般既為國人所君曠歲歷年假手于盜賊變夷而討之春秋雖欲奪其爵位同之於賊有不可得矣

春秋集解卷之二終

錢塘應撝謙述著
受業凌嘉印較補

莊公【林氏】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孔氏】莊王四年齊襄五年晉緡十二年衛黔牟三年惠七年蔡哀二年鄭厲八年子儀元年曹莊九年陳莊七年卒杞靖十一年宋莊十七年秦武五年楚武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穀梁】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

春秋不書即位者四君隱莊閔僖是也隱之不即位自以為攝也莊閔僖君弒不忍即位也君弒而書即位者二桓宣是與乎弒也其餘文成襄昭定哀皆書即位矣見其為世子之時皆朝周而誓于王也然則不書即位者謂上不請命者非矣然則不請可乎曰此直書而罪自見者也【陳傅】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胡傳】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碉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閒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弒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

夏單伯送王姬 左傳作送公穀作逆

【杜氏】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於內女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杜氏】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

【胡傳】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於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讐之人非所以

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而上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于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下有命固不可辭爲之築館于外未失居喪之禮奚爲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讐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爲之主昏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讐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爲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林氏]莊公卒子宣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林氏]此錫命之始

[穀梁]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胡氏]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弑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莽成風同爲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

王姬歸于齊

[胡傳]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讐之義明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林氏]此遷邑之始○杜註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郚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今氏曰郱今青州府臨朐縣古東莞郚今平度州昌邑縣古北海郡都昌縣郚今臨朐建界安丘東南古東壺

[胡傳]郱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嘉郜按紀侯郚[illegible]魯實爲之齊侮已識魯莫能而王亦以王姬下嫁齊襄命魯主之冀齊之釋紀也乃不能不得而襄滿甚焉無王一至是乎

【己丑】五年 莊王二年齊襄六晉緡十三衛黔牟四惠八蔡哀三鄭厲九子儀二曹莊十陳宣公杵臼元年杞靖十二宋莊十八卒秦武六楚武四十九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式曰在沂州境卑氏曰於猶諸郿餘丘在今兗州府滋陽縣東南界○慶父莊公庶兄杜氏公穀於餘丘邾邑也杜註於餘丘國也按全經伐邑未有不繫國者此蓋附庸也杜註為是【[illegible]謙】

【胡傳】譏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聖人書以誌亂之所由啓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賦其賦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而寪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張氏】莊公捨父讐而先有事於無罪之小國書以譏之

秋七月齊王姬卒

【胡傳】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夫服稱情而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臨川吳氏】禮經無為王姬服之禮莊公特為之服以媚齊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杜註禚齊地 讀音灼 為一

觀經書夫人孫于齊則姜氏殆不可以入宗廟𪓐不為親禮也子思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而先儒猶以失閑其母罪莊公舍其人而責其細何居【謝湜】然則聽其行止乎

【庚寅】六年 莊王三年齊襄七晉緡十四衛黔牟五惠九蔡哀四鄭厲十子儀三曹莊十一陳宣二杞靖十三宋閔公捷元年秦武七楚武五十

乙酉宋公馮卒【林氏】子閔公捷立莊公卒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溺者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讐伐同

姓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胡傳 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酅音攜 酅杜註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汪氏言今臨淄縣東界古東安平

胡傳 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誕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非竊地也有紀侯之命矣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己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

許叔紀季稱字其罪也入者逆詞也在紀季為非所欲在齊為不可受 陳傅

冬公次于滑 胡氏此書次之始○滑杜註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汪氏言若然則是今大名府滑縣乃衛南鄙非鄭地也此非滑國滑自都費在河南緱氏縣

胡傳 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兵伐而書次其次為善救而書次其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幷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

李廉 莊王四年齊襄八晉緡十五衛黔牟六惠十蔡哀十五鄭
七年屬十一子儀四曹莊十二陳宣三杞靖十四
宋閔二秦武八
楚武五十一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祝丘杜註魯地

胡傳 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恭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淫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

汪氏 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蓋閔紀之亡褒共姬之賢而詳其本末也鄫季姬杞叔姬止書卒志其常也郯伯姬齊子叔姬不書卒被出不

復其國非尊同之比也杞伯姬不書卒蓋不赴也非夫人者七僖九年伯姬卒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許嫁稱字比于尊同者也莒慶叔姬宋蕩伯姬及其婦齊高固子叔姬則嫁大夫而不卒也若夫紀叔姬非夫人而書卒書葬則以其賢而特錄之乃春秋之變例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垂見前

【胡傳】鄭伯厲公也非子儀也

【高氏】齊恐陳鄭救紀故結二國歡心使紀失其援也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書大去猶言大歸往而不返也紀侯不名不言出奔予之也力不能敵君子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去之可也

【張謙】

【胡傳】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

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見章現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弒魯君滅其昏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作言齊侯賤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諱與讎狩稱人

【穀梁】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胡傳】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樂音洛乾音干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己一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

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壬辰】莊王八年 五年 齊襄九晉緡十六衛黔牟七惠十一蔡哀六 鄭厲十二子儀五曹莊十三陳宣四杞靖十 五宋閔三秦武九 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惡無恥也傳稱內大惡諱大惡孰有踰于此者而何不諱乎【謝湜】

秋郳黎來來朝（郳在滕縣境內縣東南有郳城）

【胡傳】郳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郳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郳黎來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穀梁】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胡傳】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

【癸巳】莊王九年 六年 齊襄十晉緡十七衛黔牟八惠十二蔡哀七 鄭厲十三子儀六曹莊十四陳宣五杞靖十六 宋閔四秦武十 楚文二

春王正月（[illegible]）

王人子突救衛（[illegible]）

【程氏】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善子突則善王命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程子】朔挾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欲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直也故書名書入

秋公至自伐衛

螟

齊人來歸衛俘（左傳經文作俘傳作寶公穀皆作寶）

【胡傳】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詞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載兄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

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其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

甲午 七年 莊王十年 齊襄十一 晉緡十八 衛惠十三 蔡哀十八 鄭厲十四 子儀七 曹莊十五 陳宣六 杞靖十七 宋閔五 秦武十一 楚文三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見音現

張氏 蓋王運將終而伯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矣

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恒星無不見之理今不見而隕者如雨此陽亢之氣上侵而如星之奔流者衆夜明如晝故恒星不見也 [illegible] 家卯按經書星隕而惠子云如星奔流者蓋在天之星本無隕理隕者氣之似星而隕非星也

秋大水無麥苗

杜氏 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胡傳 書大水衆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註穀齊地濟北穀城縣阜氏言今山東東阿縣南十二里有穀

賊

胡傳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乙未 八年 莊王十一年 齊襄十二 晉緡十九 衛惠十四 蔡哀九 鄭厲十五 子儀八 曹莊十六 陳宣七 杞靖十八 宋閔六 秦武十二 楚文四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胡傳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郕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

甲午治兵 杜氏 以圍郕將

暴 蒲木反

胡傳 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

失伍雖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
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胡傳】書及齊師者親仇讐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
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

秋師還

【胡傳】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
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隱
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爲
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
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
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義繫於師故不
書公以著勞民害衆之罪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胡傳】不稱公孫賊也【】
按左氏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徒人費遇賊于
門先入伏公出而鬬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是能死難
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
如費等所謂便嬖以私之臣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
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若印猶書費等國不足 書也黑注錡能鈗于
或以斷社稷死可以殉大夫與之春秋亦不書毋亦微 者不脩書賊又搶堅人貴刖皆周書史魯史所書多微 他國之赴告其有不凡緣者聖人傳以削之若魯史削 無者國不得而增也徒人費之死亦必齊不告而魯史
不書事獨聖人略之耶

【中丙】莊王十九年齊桓公小白元年合諸二十衛惠十五燕 二年襄十鄭厲十六子儀九會莊十七陳宣公
杞靖十九宋閔七 蔡武十三楚文五

春齊人殺無知

【胡傳】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也弒君之
賊夫人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詞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杜註蔇魯地琅琊繒縣北有蔇亭 氏言在今嶧縣東八十里孫明復書

齊地

【胡傳】【孫覺】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
及者內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

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讎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國共後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

或曰襄公既伏天誅而子糾國僖公之庶子也納之疑無嫌曰雖非讎人之子是亦讎人之弟也為子者何忍為之圖國乎【謙按】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廬陵】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

齊小白入于齊與齊陽生入于齊同辭何也皆惡其爭國故絕其公子也【謙按】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氏】九月乃葬亂故

乾音干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杜註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今有樂安縣

不言公及者蒙上文公伐齊納糾之文也忘親釋怨黷武逾先喪師辱國莫甚是舉矣文定言欲納讎人之子故沒公以示貶則上文伐齊納糾何以不沒公也【謙按】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張氏】稱齊人者責其舉國君臣忘親失義之罪也

【穀梁】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耳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陳傅】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

冬浚洙 杜註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吳廷華曰水經注曰洙水出蓋邑西北臨樂山西經新泰縣西南流于卞城至魯東北流經孔里北謂洙泗之間也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子曰築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然則備齊而浚洙未為過也書見勞民為重事也【謙按】

丁酉 莊王十三年 十年 齊桓二 晉緡二十一 衛惠十六 蔡哀十一 鄭厲十七 子儀十 曹莊十八 陳宣九 杞靖二十 宋閔八 秦武十四 楚文六

句書內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杜註長勺魯地

胡傳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埸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弭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嘉印按戰聖人之所慎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子行三軍如曹劌者矣必不與此書敗齊師何盡欲為國者平日善處鄭邦無愛代之由教民勇且知方有不可敗之勢不致臨時敵計以取勝斯善之善者耳又報劉氏以為長勺之役稽左傳齊魯皆陣未見不正也疑所載當劌戰事當時無記書出不足為據今玩經文如是：或劌有詐謀傳果未可信乎

二月公侵宋

張氏 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郎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林氏 此遷國之始

胡傳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于衆不肯率從而況迫于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從之蓬翟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諮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杜註乘丘[illegible]地[illegible] 在曹縣界內

胡傳 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魯人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怨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亦荊 林氏 此書荊之始猾夏之始 荊楚就諸侯之始○荊熊繹始封丹陽今湖廣荊州府歸州東北七里丹陽城是文王始都郢今荊州城北十里此南城是至平王更城郢今荊州府東北三里郢城是也昭王遷鄀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有鄀城旋還都郢 ○莘杜註蔡地莘 氏言·今裕州莘縣

穀梁 荊者楚也何為謂之荊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夫子

弱必先叛故曰剥狄之也

胡傳 蔡侯何以名絶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首為其服為臣虜故絶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胖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林氏 此滅國之始。濟南府城東七十里有譚城

胡傳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横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絶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黄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絶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强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强於為善也

薛氏 桓公圖伯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儒者之不道也宜哉

陳氏 紀侯大去宋人遷宿未可言滅此若齊桓而後可以言滅春秋滅國伯為之也

戊戌 莊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齊桓三晉緡二十二衛惠十七蔡哀十二鄭厲十八子儀十一曹莊十九陳宣十杞靖二十二宋閔九秦武十五楚文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杜註鄑魯地熊氏言鄑本齊所遷紀邑杜誤

秋宋大水

胡傳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

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

【胡傳】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書曰嬪于虞而周王姬嫁于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己亥】莊王十五年崩　十有二年　齊桓四晉緡二十三衛惠十八蔡哀十三鄭厲十九子儀十二曹莊二十陳宣十一杞靖二十二宋閔十秦武十六楚文八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公羊】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

【胡傳】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紀侯卒然後歸酅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思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註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勇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林氏】閔公弒桓公御說立

【胡傳】大夫死于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仇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亦況為

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太宰督亦死于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自有罪也惠伯死于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宋萬弒閔公于蒙澤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之

書出奔陳著陳之保惡也陳已歸之宋矣曷為不書以賂而歸之以婦人誘之非討賊也[揭謙]

[丙子]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 齊桓五晉緡二十四衛惠十九蔡哀十四鄭厲二十子儀十三曹莊二十一陳宣十二杞靖二十三年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周莊王十二年崩子僖王十三年立經皆不書崩葬

春齊侯(桓)宋人(桓)陳人(宣)蔡人(哀)邾人(儀父)會于北杏(杜註北杏齊地○楚自十年以蔡侯獻舞歸不久即役之矣故得與北杏之會[揭謙])

[林氏]序齊於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盟會者矣(李氏 陳)

[胡傳]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向非受命之伯諸侯得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謂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定陶縣有遂鄉古遂國也 兖州府宜陽縣有遂城)

[左傳]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胡傳]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毀人宗廟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桓公欲示威于諸侯而始于遂〔張洽〕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音歌）（杜註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

〔胡傳〕始及齊平也世讐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讐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　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悉怨而平可也

〔辛丑〕十有四年（僖王二年齊桓六晉緡二十五衛惠二十蔡哀十五鄭厲二十一子儀十四弒曹莊二十二宋桓二陳宣十二杞共公元年秦宣十八楚文十）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張氏〕陳曹皆宋之鄰不勤遠國簡便之規模也）

〔胡傳〕宋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減諱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若以指齊桓伐宋之役人滅遂矣滅遂亦稱人據左氏明大夫出而未必不動衆也然則滅遂書人貶也）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杜氏〕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　嘉印按此齊請師而單伯會伐非若隱四年四國伐鄭還而復伐也雖亦逾時當在春末夏初而相去不遠故三國不再序）

秋七月荊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鄄音絹）（〔林氏〕此諸侯會王臣之始○杜註鄄衛地東郡鄄城今濮州）

〔杜氏〕齊桓修伯業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以單伯會諸侯

〔壬寅〕十有五年（僖王三年齊桓七晉緡二十六衛惠二十一蔡哀十六鄭厲二十二曹莊二十三陳宣十四杞共二宋桓三秦武十九楚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杜氏〕陳小國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

楚亦始強陳介于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猷齊桓周而進之從班在衛上終于春秋

夏夫人姜氏如齊

【張氏】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文姜播惡于襄公之世桓公絕之義也以求魯之故不鑑覆車之轍特書以累桓也

【襄陵許氏】夫人復欲越境之恣遂成如莒之姦

秋宋人桓齊人桓邾人伐郳【林氏】郳郳小邾

【胡傳】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

鄭人侵宋

【左傳】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

【胡傳】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

冬十月

【癸卯】僖王四年十有六年齊桓八晉緡二十七滅武公稱三十八衛惠二十二蔡哀十七鄭厲二十二曹莊二十四陳宣十五杞共三宋桓四秦武二十楚文十二

春王正月

夏宋人桓齊人桓衛人惠伐鄭

【左傳】十五年秋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閒之而侵宋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襄陵許氏】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郳又為之服鄭宋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秋荊伐鄭

【張氏】自桓公之立而荊為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十四年又入蔡今復伐鄭而桓公不能討聖人詳書之以累桓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會上有公字公穀有曹伯在許男下○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緱氏縣是幽

杜註宋地

左穀不書公闕文也程子曰齊桓始霸會首叛盟諱不稱公惡失信也以鄭詹自齊逃來故然詹之來齊人亦不責魯詹乃鄭之執政執而歸之以京師視齊亦恐非

睦鄰之道魯之容詹来為叛盟也僖元八年月公會齊
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左氏謂盟于犖犖即檉也九月公敗邾
師于偃盟明係叛盟經不諱公知此從公羊經為是【謙按】
【許氏】許男何以先乎滑伯大也非禮班之序也桓公倡伯
而亂周班之序非長諸侯之道也
【公羊】同盟者何同欲也
【程子】工無盟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
故書同盟志同欲也

于幽再書同盟此後桓之會皆不書同盟貫之盟會江
黃非同也召陵之盟楚不得已來服非同也首止不敢
同王世子諸侯自非同也寧毋鄭未服非同也洮尊伯
乙盟非同也葵丘周公不與非同也牡丘次匡救徐不
協非同也以齊桓之盟如此其他不盡書同者必有故
也經于荊楚之盟無書同者則知凡書同者在中國也
新城馬陵同外楚也虛打謀救宋也戲及亳城北欲服
鄭也皆同欲也若清丘斷道雖有亦同欲然清丘則罪晉
之要人以盟而即叛也斷道則罪諸侯之同謀伐齊以
釋忿也蒲與平丘則晉懼諸侯之貳而要之同也柯陵
雞澤又罪其以王臣同盟也蘇牢罪其不令天王長為
不臣也重丘罪其受崔杼賂而許之成與同情也戚罪
既同曹伯盟而後執之也外此無書同者矣凡衆人同
欲曰同同罪亦曰同【謙按】

邾子克卒瑣立【胡氏】子
【杜氏】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命以為諸侯

【甲辰】傳王五十有七年齊桓九晉武三十九年衛惠二十三
年前　　蔡哀十八鄭厲二十四曹莊二十五
陳宣十六杞共四宋桓五
秦德公元年楚文十三

春齊人執鄭詹
【左傳】鄭不朝也
【孔氏】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是詹最貴也齊以
不朝責鄭鄭令詹謝罪齊人執之
是時天下諸侯不朝多矣何以責鄭鄭畿內諸侯也自
繻葛以後不敢復朝故齊桓責之【謙按】

[胡傳]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書齊人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嘉印按齊桓在位九年矣未見其朔王也何不以責鄭之心責己乎春秋書人有以也

夏齊人殲于遂（殲音尖）

[穀梁]無遂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

[胡傳]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自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胡傳]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儒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

[汪氏]左傳僖七年稱鄭有叔詹為政則詹雖逃令魯蓋不久而歸鄭矣

魯于是時受之乎執而歸之齊乎受而請免之可也齊不來責詹亦復歸當時情事不可考矣[嘉印]

冬多麋（麋音眉）

[胡傳]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己亡]惠王十有八年 齊桓十晉獻公詭諸元年衛惠二十四蔡哀十九鄭厲二十五曹莊二十六陳宣十七杞共五宋桓十四○周僖王十七年崩六秦德二楚文十四孫惠王十八年立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子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註云朝日而見日始出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于夜其說似矣然今據曆法推之一年必有兩度交食而皆不書者以其夜食而中國不之見也何以獨書於此故杜預言不書日官失之[嘉印]

夏公追戎于濟西

吳氏 不覺其來已去而追爾

按不覺其來是亦候之不謹必受其侵略已去而追失

謀伐之道有備伐之危 謹鴻 逐奔不遠則難誘

高氏 先王之法從綏不及則難

胡傳 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

秋有蜮 書蜮書有蜮又書

公羊 記異也

胡傳 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

蜮能含沙以射人影其人輒病國蓋有以陰計害人者也 謹鴻

冬十月

丙午 惠王十有九年齊桓十一晉獻二衛惠二十五蔡哀二十鄭厲二十六曹莊二十七陳宣十八杞共六宋桓七秦宣公元年楚文十五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書卒

胡傳 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皆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 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胡傳]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

嘉卬按左傳莊公十九年至二十一年王室有子頹之亂齊桓若不聞經亦不書可疑

[丁未] 惠王三年 二十年 齊桓十二晉獻三衛惠二十六蔡穆侯肸元年鄭厲二十七曹莊二十八陳宣十九杞共七宋桓八秦宣二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張氏] 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于是大亂夫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此聖人所以詳書文姜之行歟

按文姜是時蓋年幾六十矣淫妷之行老而彌甚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唐武后年且八十醜惡無恥而後世譏人動輒以老為解出入捲寺交結僧尼為之夫與子曾莫之禁不亦可懼乎 [鵠謙]

夏齊大災 [杜氏] 來告故書天火曰災

齊人師競已甚宜其災也 [鵠謙]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張氏] 齊桓于是聲懷夷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

[戊申] 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 齊桓十三晉獻四衛惠二十七蔡穆二鄭厲二十八卒曹莊二十九陳宣二十杞共八宋桓九秦宣三楚堵敖二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林氏] 子文公捷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張氏] 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也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 八月乃葬緩慢也

[己酉] 惠王五年 二十有二年 齊桓十四晉獻五衛惠二十八蔡穆三鄭文公捷元年曹莊三十陳宣二

十一 杞惠公元年 宋
桓十 秦宣四 楚堵敖三

春王正月肆大眚

胡傳 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如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illegible]與春同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胡傳 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致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胡傳 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于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君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弒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考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汪氏 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其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有七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譏專殺也稱君稱國稱人雖有輕重其專殺則一也

夏五月

胡傳 此無事以首時書者凡十九書凡月昭十年書十二月誤文也 陳傅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我所欲曰及凡專盟在境內皆不書公及大夫境內無專盟也杜氏謂高傒貴卿與魯之微者盟蓋齊桓謙接諸侯以宗伯渠夫以齊之貴大夫魯以微者接之恐未必然 [以上錫謙]

冬公如齊納幣

[傳胡] 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己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譏不使卿則不待貶也嘉卯按誅其大惡則杜氏論其毋喪未再期而圖昏小罪不足責矣

[庚戌] 惠王六年 二十有三年 齊桓十五晉獻六衛惠二十九蔡穆四鄭文二曹莊三十一卒陳宣二十二杞惠二宋桓十一秦宣五楚武王頵乙年○二十二年楚熊惲弑其兄堵敖代立今年是為楚成王元年

春公至自齊公出外逾年于是始

祭叔來聘

私交也非王之所使故不言使罪可知矣 [錫謙]

夏公如齊觀社

[魯語]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不聞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至自齊

荊人來聘

[傳胡] 荊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通人安遠者服矣荊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陳氏] 聘未有稱人者其稱人何荊未有大夫也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荊未有君也荊未有君大夫而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隱桓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隣無聘魯者矣而荊人先諸夏修聘於上國進之也者憂之也

【家氏】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鄭蔡而聘使至魯用遠交近攻之術

莊二十三年荆之聘使始及魯僖十九年始與魯盟于齊二十一年來獻捷驟駸乎漸通矣猶不知戒公子遂如楚乞師以楚師伐齊為楚戍衛使無晉之繼霸何待蜀之盟而南面屈節也哉【謝湜】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今徐州蕭縣。中國附庸例稱字【胡傳】

【穀梁】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胡傳】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于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穀梁】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公卒【林氏】莊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杜註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遇穀盟扈皆為結姻也文定謂莊公至是三十有六歲制於母而不得娶則恐未然蓋文姜雖淫未必禁莊公之娶而莊公即位之始齊女恐未生雖文姜亦無緣使之待年也意者當時諸侯醜文姜之行莫肯以其女為之婦者而齊侯又未有等列之女歟或莊公醜其母之行及母之生存則不娶歟或割臂之盟溺於孟任之愛許以夫人而已有子般之生不汲汲於正嫡歟事皆不可知難以臆斷也【謝湜】

嘉印按莊公遇穀盟扈等事未為不汲汲于正嫡師論蓋指文姜來竟以前不早娶也

【辛亥】惠王 乙年二十有四年 齊桓十六 晉獻七 衛惠三十 蔡穆五 鄭文三十 曹德公赤元年 陳宣二十三 杞惠三 宋桓十二 秦宣六 楚成二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胡傳】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桷為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

之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廢人倫悖天道春秋謹禮于微故詳書于策所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 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范氏] 薦舍迎置也

[胡傳] 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 姜印按臨川吳氏謂公親逆而不與同至為失禮亦其小者耳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左傳] 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張氏] 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于內禮也並覿同贄是失男女之別

[汪氏] 春秋書娶夫人用哀姜最詳自納幣于始至宗婦覿用幣于終以其禮之非常故詳書而不殺也

大水

夫人始入而連年大水為災其兆可知 [[illegible]]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胡傳] 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咎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君正者之戒

[陳氏岳] 戎既侵曹而羈曰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明矣羈既出赤乃入是戎出羈而納赤亦明矣

[汪氏]此與突忽去疾展與書法相似皆一君出而一君歸
然忽與展與皆以突歸去疾入而後出今蘬閭亦入而
先奔則弱不能立又甚矣
按蘬時在喪此大臣之罪也[趙鵬飛]

郭公（公當作亡）

[閩傳]此先儒以為郭亡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
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
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
所以亡也攷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
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
其惡未之或知猶有所覬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
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
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壬子]惠王八年二十有五年（齊桓十七晉獻八衛惠三十一卒蔡穆六鄭文四曹僖二陳宣二十四杞惠四宋桓十三秦宣七楚成三）

書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傳]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林氏]諸侯始交聘也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無聘者矣於
是交聘齊桓公為之也（說本陳氏）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林氏]惠公卒懿公赤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穀梁]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
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
也

[閩傳]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
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
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
鼓嗇夫馳庶人奔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
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
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
則非禮矣（[永嘉呂氏]天子代鼓于社社陰之神也日食則於陰陽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

正陽之月日食變之大也【謝湜】

伯姬歸于杞

【胡傳】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門門國

【胡傳】鼓用牲于社于門非常也禮失常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張氏】比年陰盛陽微之變莊公若思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則後禍猶可及止也不恐懼脩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亦且繆戾此魯之所以亂也

冬公子友如陳【杜氏】報女叔之聘【林氏】此則大夫出聘之始

【癸丑】惠王九年二十有六年齊桓十八晉獻九衛懿公赤元年蔡穆也鄭文五曹僖三陳宣二十五杞惠五宋桓十四蔡宣八楚成四

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高氏】除羈之黨恐其內應也入春秋以來未有專殺大夫者而曹以小國首惡故春秋不顯其名氏唯著其擅命專殺之罪

【胡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大啟

夫而日大夫與大夫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也見殺者不得于君之大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徐國在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徐城是）

胡傳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　惠王十年　二十有七年（齊桓十九　晉獻十　衛懿二　蔡穆八　鄭文六　曹僖四　陳宣二十六　杞惠六　宋桓十五　秦宣九　楚成五）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杜註洮魯地）

胡傳　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胡傳　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胡傳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

嘉印按大夫不書葬此出外會葬亦直書而自見其義

左傳　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胡傳　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內女嫁于大夫不書歸）

胡傳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陳氏　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杞伯來朝（胡見二卷）

著卜

公會齊侯于城濮[林氏]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己卯]惠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 齊桓二十 晉獻十一 衛懿三 蔡穆九 鄭文七 曹僖五 陳宣二十七 杞惠七 宋桓十六 秦宣十 楚成六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胡傳]春秋紀兵及者左,主齊人擧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交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謂伐衛則齊人擧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徼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以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陳氏]齊稱人貶之也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見左傳是桓公不以王命討衛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林氏]蘧蒢立文公

秋荊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林氏]諸侯救始此

[胡傳]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擧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郿熊氏曰郿邑在鄆城西北范縣界與秦臺近其地北近于齊南近于曹即濟西地也

[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胡傳]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胡傳]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

司會計歲入之多寡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秋而書大無麥禾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九年耕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

嘉卬按書大無麥禾不言大饑而饑可知書大饑不言無麥禾而無麥禾可知大全諸說不必泥

臧孫辰告糴于齊

[公羊]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胡傳]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也（夷平）

[丙辰]二十有九年（惠王十二年 齊桓二十一 晉獻十二 衛懿四 蔡穆十 鄭文八 曹僖六 陳宣二十 杞惠八 宋桓十七 秦宣十一 楚成七）

春新延廄

[胡傳]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左傳]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杜氏]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汪氏]紀已滅而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存紀也

禮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期知此則知春秋獨詳紀伯姬叔姬卒葬之故矣

城諸及防（杜註諸今城陽諸縣熊氏言今青州諸城縣在莒北二百里）

[臨川吳氏]前年冬大饑告糴此年春新延廄於是又城諸防豈不為孟子

丁巳 惠王十三年 宋桓十八秦宣十二楚成八

三十年 齊桓二十二晉獻十三衛懿五蔡穆十一鄭文九曹僖七陳宣二十九杞惠九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穀梁】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今東平州東六十里有鄣城

【胡傳】降者脅服之詞前書郕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鄣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胡傳】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勝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

【汪氏】因魯人往葬而特書之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註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

齊人伐山戎 山戎在北直永平府

【穀梁】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不以齊侯敵山戎故稱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謂無因緣山戎左右之國為內間者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言由山戎害燕使之隔絕于周室故為燕伐之

戊午 惠王十四年 杞惠十宋桓十九秦成公元年楚成九

三十有一年 齊桓二十三晉獻十四衛懿六蔡穆十二鄭文十曹僖八陳宣三十

春築臺于郎

【胡傳】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杜註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胡傳 單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 杜註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章氏言今范縣屬東昌府

張氏 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冬不雨

己未 惠王十五年 三十有二年 齊桓二十四晉獻十五衛懿七蔡穆十三鄭文十一曹僖九陳宣三十一杞惠十一宋桓二十秦成二楚成十

春城小穀 范氏曰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五峰胡氏曰孫魯人也致此詳矣按昭十一年楚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杜預蓋謂此為說然經文自云城小穀不云城穀何以知為穀城耶

薛氏 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乎歲猶不可況荐飢而輕用民力乎

夏宋公齊侯遇於梁丘 杜註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章氏言宋地今兗州府城武縣東有梁丘城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杜氏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休氏是為叔孫氏

左傳 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杜氏季友莊公母弟

公羊傳 公子牙今將爾謂牙弑械已成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歟曰然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胡傳 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莊公以世適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矣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莊公亡父之痛而不閑其母苟合而生子越喪而聘讎
及其娶也丹楹以示侈用觳以亂別至使哀姜習文姜
之風而二子罍弒其不為啟之中宗一間耳【讓撫】

[illegible]
般音班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杜氏】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啖氏】未踰年曰卒未成君也

葬則名之既葬不名

【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犖
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般成季奔陳立閔
公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齊人欲立其所出時年八歲

【胡傳】莊公過時越禮謬於詩始關雎之義而子般乃孟任
之所出胡能有定乎

公子慶父如齊

【胡傳】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
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
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
南公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
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
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
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
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
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
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子般非其出也閔公齊出慶父假立閔之名以求救于
齊桓故如齊莊公立般雖非正書子言君以為世子也
書卒諱也書慶父如齊見齊人之與賊也慶父賊也不
去公子何也魯人私親而不以賊討孟氏世為大夫
秋雖欲去其公子不可得矣【陳撫】

狄伐刑【林氏】此入伐之始刑今北直順德府治是。

【辨疑】胡氏隱二年鄭人伐衛註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
取攷之于經殊為未然王師敗績于茅戎之戎則天王
之敗未嘗諱也公伐齊納糾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
績則內兵敗未嘗諱也滅項則內滅國未嘗諱也而必
曲為之說曰乾時為與讎戰雖敗猶榮也既又知此戰

之未嘗復讎欲納糾而定其國也則以為諱公而不書也不知上有公伐齊納糾則及齊師戰者固公也中聞齊小白入于齊葬齊襄公固伐齊中事也倏褒之而倏貶之虛榮之而胥辱之義何在我及邾人戰于升陘魯敗也非敗而諱之也敗人則書之自敗則諱之是從其君以好勝而殘民也後世有數十萬師折于外而甚屬不聞者所以啓之也內書取者多矣隱十年取郜取防僖二十二年取須句二十六年取穀三十有三年取訾婁文七年取須句（中為邾取故又書取）宣四年取向九年取根牟十年取繹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昭元年取鄆四年取鄫有書伐國而取之者有許不著其國者如取鄟則與鄟邿同也鄫雖小國前此言莒人滅鄫則此取之莒故不言滅也根牟鄟邿公羊皆言邾婁之邑左氏言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然則邿雖微其宗廟社稷必已先滅于人故槩言取也是取鄫之例也若言為魯諱滅國也則春秋以天自處公魯于天下曲筆掩過護世信史不為而況于春秋乎文定獨以滅項為僖公諱會三家所為故不為之諱而書曰滅豈不知成襄以來政逮大夫雖取鄟取邿莫非三家所為何獨諱于後而不諱于前也故書戰則戰書敗則貶書滅則滅書取則取朱子嘗言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者之穿鑿此類是也

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胡傳謂稱人譏伐戎也以來[illegible]戎捷稱齊侯而知之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其罪[illegible]聞後世之君捨近政而貴遠略困民力以爭不毛之[illegible]云云嘉印按文定此傳前說云此戎病燕職貢不至[illegible]是伐之嘗矣此為燕也非爭不毛之地也夫子不嘗[illegible]桓公安中國之功乎經于伐戎稱人褒捷稱齊侯者[illegible]法正與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則善之其入郢則黜之之義同只諸此二語而桓公管仲一生之功業度量了知亦見得聖人褒貶如鑑之空衡之平而心無適莫也

春秋集解卷之三　終

春秋集解卷之四

錢塘應撝謙述著

受業凌嘉印較補

閔公 [林氏]公名啟方莊公之子史記云名開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庚申]惠王十六年 元年 齊桓二十五年晉獻十六年衛懿八年蔡穆十四年鄭文十二年曹昭公班元年陳宣三十二年杞惠十二年宋桓二十一年秦成三年楚成十一年

春王正月

[穀梁]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未踰年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

[胡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乃十一月葬

[左傳]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杜註落姑齊地

季子來歸

[胡傳]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 嘉印按季子稱子又進于稱字者矣

冬齊仲孫來

[胡傳]鄭有弒逆當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

士覦覬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不勸
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
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
書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私交曰來仲孫桓公之所使也何以不稱使也來覘國
耳非禮使也私也[鵠讀]
[張氏]仲孫言魯猶秉周禮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以維
持其國于壞亂之日春秋雖貶仲孫而不名猶異于幀
險乘釁者之可誅也
[郭世胡氏]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字
[事西]惠王十七年 二年 齊桓二十六晉獻十七衛懿九蔡穆十五鄭文十三曹昭二陳宣三十三杞惠十三宋桓二十二秦成四楚成十二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沂水縣有陽都城故陽國或曰陽國本在今莒都縣東南齊逼遷之于此
夏五月乙丑吉禘于莊公
[公羊]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
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
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
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胡傳]魯諸侯耳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
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
是乎有禘祭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
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
宮廟也
此禘于莊公則不及祖也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則兼昭穆也與禮大傳祭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其祖配
之自不同矣蓋其初成王賜魯五年大禘以文王為祖
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得用天子禮樂其意因文王以
及周公耳其後及周公之時祭其後遂用之羣廟之夏
祭則禘之名遂不可解故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也
浸淫而不覺遂以夏祭謂之禘其實周祭夏曰禴見于
大雅天保之詩與周禮春官宗伯無可疑者後之記禮
者見春秋所書夏禘秋嘗冬蒸遂以夏祭曰禘訛以傳

詭矣晉荀罃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可見不特用之于祭并用之于賓[謙按]嘉印按禮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魯雖僭禮當是五年之禘亦但以周公配文王而不及羣主其三年之大祫亦但羣主合食于周公之廟以周公之主與羣主共配文王也況歲時之祫更自可知矣則周公不得常伸其尊矣此從應子與沈昭論禘祫書而推論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

[胡傳]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聖人諱而不言弒何以傳信于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胡傳]夫人稱孫閔予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皆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故叔牙之弒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閨人犖卜齮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之閒哀姜以國君毋與閔予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愵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臨川吳氏]奔邾畏齊桓不敢歸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景之弒子般而立閔公敢于如齊以子般非嫡而閔公齊出也至是季子欲誅之於內齊桓欲誅之於外勢不能安不得不奔[謙按]

[胡傳]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及閔公再弒慶父罪惡皆亟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殺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

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刑非也以緣懲勸之果陳平之無誤猶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況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

不言莒人歸慶父何也以賂故也但書出奔莒而莒人黨惡之罪見矣魯人逸賊之罪亦見矣慶父已討何以不書殺蓋慶父諡共而其子公孫敖為卿是季氏私其親而不以賊討三家之朋比而無公已見於此矣此春秋不去公子之意也[謙抄]

嘉印按叔牙之情陀可託以疾死慶父連弑二君其事著矣當明討也以況罪浮於叔牙而亦立其後不思周公之待管蔡有異乎

冬齊高子來盟[杜氏]高傒也

[公羊]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此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嘉印按稱高子謂喜之與季子同

不稱使尊盟也齊侯使之來不使之盟也尊盟而得義與之可也[謙抄]

十有二月狄入衛北在今山西大同蔚州諸境

[胡傳]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嘗以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錄於國風而不削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棄其師

胡傳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集解卷之四 終

春秋集解卷之五

錢塘應撝謙述著

受業凌嘉印較補

僖公

杜氏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戌 惠王十八年 元年 齊桓二十七年晉獻十八年衛文公燬元年蔡穆十六年鄭文十四年曹昭三年陳宣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年

春王正月

齊師桓宋師桓曹師昭次于聶音攝北救邢杜註聶北邢地卓氏曰地在邢南

左傳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胡傳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爲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故救患分災于禮爲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于罪爲大

胡氏之言雖如此然次而後救者審其得失欲善其救之之方雖緩而猶有可取也救而後次者畏敵之強爲

虛設而無救難之寔也三國兵力雖強必以狄師方熾未可遽戰特次聶北為之聲援適邢人潰出遂逐狄人使邢更依險阻護其遷徙而城之與救晉而次雍榆者異矣不然強敵在後內無援師邢能自遷于傳稱邢遷如歸者以致知齊之救患也已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西南十二里有夷儀聚又順德府西百四十里有夷儀城）夷儀邢地

公羊 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胡傳 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卓氏曰夷在今莒州界）

左傳 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胡傳 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桓公召而殺之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

歸者歸齊也（[illegible]）

楚人伐鄭

胡傳 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其本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杜註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今為陳州）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杜註偃邾地）

胡傳 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

愓也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據矣
狄安中國之誠矣詐戰曰敗敵之者為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杜注酈魯地）

胡傳按慶父走莒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于魯魯人弗與為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復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illegible]）

左傳 僖公請而葬之

胡傳 夫人預弒二君獲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

夫人不稱姜氏母不以為子也（譏稱）

癸亥 惠王十二年 齊桓二十八 晉獻十九 衛文二 蔡穆十七 鄭文十五 曹昭四 陳宣三十五 杞惠十五 宋桓二十四 秦穆二 楚成十四

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見隱七年）

左傳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公羊 孰城城衛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不書諸國之師我從城之之詞也前城邢書三國之師我不從城之之詞也不繫衛王事也非為一國也（[illegible]按 前書城邢者[illegible]而曰城邢也此書城楚丘者[illegible]不言城衛[illegible]未遷亦可書衛楚丘而不繫衛[illegible]事也非為一國也）不書齊侯合諸侯城之之諸侯有患諸侯救之職也非異功也

桓公為燕闢地北伐山戎刈令支斬孤竹而南歸然衛為北州大國今之衛推行使狄為食卒此不能為之抵恢復糧土而但使遷而與之又何也桓公當時亦只略施小惠故春秋于衛事亦無大功可紀惟紀楚城丘而

有志于民者也丑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于民者也桜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于作主以宗廟則世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其無志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

附録 舒國在廬州府舒城縣 舒鳩在廬州府境 舒庸在安慶府境

舒楚之同類詩所謂荊舒者也徐附齊欲爲齊取楚之與國

六月雨

穀梁 雨云者喜雨也

胡傳 閔雨者與民同其憂喜雨者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杜註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

左傳 謀伐楚也

胡傳 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黄獨不與焉安知其爲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黄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次陘乎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黄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後此先敵制勝之謀也退於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請塗執然后及江人黄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爲犄角之勢明矣 嘉卬按經書執轅濤塗及陳戍實非于齊桓之八年遇爲江黄犄角之聲言耳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附録 齊侯會陽穀是人請魯來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

楚人伐鄭

書楚人侵鄭楚人伐鄭而中國之師可舉矣 胡傳

乙丑 惠王二十一年 宋桓二十六 秦穆四 楚成十六

四年 齊桓三十 晉獻二十一 衛文四 蔡穆十九 鄭文十七 曹昭六 陳宣二十七 杞惠十七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桓 陳侯宣 衛侯文 鄭伯文 許男穆 曹伯昭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杜註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

胡傳 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子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楚

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春秋以義正名
書遂伐楚訊其罪也 杜氏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
高氏齊桓欲攘荆楚經營數十年豈如左傳所載直為蔡
姬舉哉
侵蔡略其與國也遂伐楚本謀也次于陘整兵不戰以
脩文告正而不譎此可見矣左傳言桓公為蔡姬舉兵
國策言桓公號言伐楚其實襲蔡如此則譎亦甚矣孔
子何以言正而不譎也 謙鵠

夏
許男新臣卒 杜氏即許叔穆公卒僖公業五
劉敞曰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
男一无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
惟潁州是以許男復為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
出擅心勒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
卒非正也按卒于師而不敢歸為王事也出擅載椑防
倉卒之變為預備也若有不起之疾雖在王事非有重
任專責猶許告假而歸況齊桓摟諸侯以伐楚非王命
于地近而富彌畝之際（此桓公先其）告歸未為過也 謙鵠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杜註召陵潁州縣也卓氏曰
今許州郾城縣東有召陵城
陘在召之南
胡傳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
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
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
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使與問
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
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于
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
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
盟于斯為盛而揚子稱之曰春秋美召陵是也
朱子謂桓公不責楚以僭王者恐責之太甚楚不肯服
此說未穩蓋楚之僭王當時亦私在國中自大耳想未
敢聞于諸侯自齊桓既沒而楚始侵陵上國則僭號當
自楚戎也楚武楚文之稱疑是追謚不然桓公無有會

大責小之理左傳稱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而
史記言蚡冒前十一世已僭王此未可信諸偽

齊人執陳轅濤塗
閩氏 濤塗之罪何在以其道齊師由海而東師陷沛澤之中 顧而執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既書秋矣不更書齊人魯亦與焉之詞也穀梁曰不言其
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謂內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
人侵陳 閩氏林 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胡傳 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
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於陘脩文告之辭退舍召
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楚方定盟志已
驕溢陳大夫一謀不恊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尬
猶未意也桓德于是乎衰矣觀武然得荊州而張松見
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
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
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啟
陳有深責之也
陳氏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孫茲叔孫帥師會伐陳
公孫敖子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實丙 惠王二十二年 五年 齊桓三十一 晉獻二十二 衛文五 蔡穆二十 鄭文十八 曹昭七 陳宣三十八 杞惠十 八 卒宋桓二十七 秦穆五 楚成十七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胡傳 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驪姬嬖矣
齊卑子嬖專罪歸獻公使後世有欲案妃妾之名亂適庶
之位以敗其國家者知所戒焉
閩氏 申生既死獻公卒後奚齊亦被殺後設此心而後
秦之數晉亂二十餘年所謂高人文而實自忠之名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閩氏 伯姬歸寧或因見其子于公時子年十
歲左右未能行朝禮故禁于世而曰朝其子也
穀梁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

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illegible]
見曰朝以待人父者之道待人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illegible]
來朝其子參譏也

臨川吳氏杞恵公[illegible]有疾伯姬以其子爲魯之甥故[illegible]
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恵公卒成公嗣位[illegible]
伯姬攜致杞其子於魯也然杞伯失夫道失父道伯姬[illegible]
失妻道失母道魯僖受其朝皆非禮也

夏公孫茲如牟 牟小國

公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首止 杜註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張洽曰襄邑今屬拱州然非衛也

傳聞及以會尊之也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止自天王而言欲屈達其子孫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寘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尊周公祇與王人同序于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周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以王世子下會諸侯不幾替乎曰王會諸侯常事也何替之有抑是會也左氏以爲非王志也然則世子杖禮行乎曰不敢也齊侯必請于王以諸侯欲見王世子王許之行而後世子出會焉諸侯以臣禮見則世子之位定矣此非世子會諸侯諸侯會世子也上會下禮也下會上不幾抗乎故殊會之然則齊桓不有罪乎曰顧其安王室之心而與之變之正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梁穀無中事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

胡傳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

張氏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

鄭伯逃歸不盟

胡傳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正之盟惡也請會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行匹夫之事雖悔于尊終病而逃盟如所表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命也王忠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 高氏 中國不能非獨鄭楚與諸侯之罪王室實有以啟之 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謹君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 嘉卯按齊桓責包茅不貢從楚責實于王王心怨而齊桓匡周之志不二亦可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註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今光州光山縣

高氏 齊自侵陳之後已啟諸侯之叛心王自鄭伯歸與楚通楚人遂滅弦

張氏 楚雖受盟召陵至此窺見王變叔帶而不恍桓公匡曰王聞鄭而師師滅弦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桓公不能救弦以啟救鄭圍許之紛紛使此時舉諸侯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横哉

嘉卯按楚雖受盟于召陵次年即滅弦又次年圍許又五年伐黃次年即滅黃又三年伐徐明年敗齊于婁林十二年之內屢肆然從胡不忌桓公若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穀梁執不言所為地經于晉也 范氏 時虞已苞于晉故在虞執也不書晉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書滅下陽今不必言滅虢滅虞矣

虞公雖貪然無罪乎晉晉詐而執之故稱人以執而虞公不明惡無信也大道既隱天下相欺彼此交相責實自必春秋惡之 闕 或曰虞公等為天子三公故稱公

丁卯 惠王二六年齊桓三十二晉獻二十三衛文六蔡穆二
十三年十一鄭文十九曹昭八陳宣三十九杞惠
公元年宋桓二十八
秦穆六楚成十八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杜註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卓氏言今屬鄭州

左傳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胡傳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患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喜之先者也

冬公至自伐鄭

戊辰十四 惠王二七年 齊桓三十三 晉獻二十四 衛文七 蔡穆二 十二 鄭文二十 曹昭九 辛 陳宣四十 杞惠二 宋桓二十九 秦穆 文 楚成十九

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杜氏郳犁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何氏齊桓請天子進之

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申國也申國在南陽府附郭南陽縣今府北二十里有申城

胡傳溥畢師以稱人數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孔叔言于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illegible]讒而輕殺其大夫信矣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是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甯母[illegible]魯地杜註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寧卓氏言今兗州府魚臺縣地近魯

曹伯班卒林氏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己巳五年 惠王二十八年 齊桓二十四 晉獻二十五 衛文八 蔡穆 十三 鄭文二十一 曹共公襄元年 陳宣四十一 杞惠三 宋桓三十 秦穆八 楚成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杜註洮曹地

胡傳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于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于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

外輕內重不亦倫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爲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録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下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臨川吳氏王人本不當與盟蓋以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特爲此事而來故亦與盟鄭伯前年徇惠王之邪心逃首止之盟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爲王矣故懼而乞與盟也嘉仰伐曹伯居喪不稱子蓋以已葬而逾年乎然爾葬而從吉會盟於心亦未安矣

夏狄伐晉

高郵許氏會洮狄且逆不與齊會是以伐晉為之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盟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胡傳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

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

據禮大傳禘祭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今致夫人哀姜于昭穆則非以祖配所自出之禘蓋僭用禘之禮樂于三年之祫祭也夫人不稱氏姓爲廟所不受也

三年大祫遷主于廟今八年而始致夫人亦疑其不可而卒于苟用也。漢劉向以夫人爲成風既無據又與故而子立母之理胡氏從之其說非也以譏

此禘非以大祖配所自出之禘用不著皆配義春秋大祫書大事此書禘與閔二年吉禘同蓋是三年之祫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趙氏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亂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正月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此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直至十二月而

後告喪於諸侯左氏此說不足憑也趙汸

臨川吳氏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也古難乃有疾時事也

庚午 襄王元年 九年 齊桓三十五 晉獻二十六卒 衛文九 蔡穆二十四 鄭文二十一 曹共二 陳宣四十二 杞成四 宋桓三十一卒 秦穆九 楚成二十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杜氏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 御音語 說音悅

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

曹伯共于葵丘 周公采邑在今陝西岐山縣東遷以後采邑在洛陽東郊○杜註陳留外黃縣東

有葵丘長垣善言葵丘在今臨淄縣西二十里以杜為拔然孚北言齊侯西為此會若臨淄則在其境內何西之有

胡傳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穀梁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汪氏惠王之喪適當同軌畢至之際襄王方居諒闇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時桓公不率諸侯會于京師反徼冢宰于葵丘而春秋無譏者豈桓公能弭王室之大難而功可捨過歟抑曾某氏舉而脩禮于葵丘以明王禁歟

八年十有二月天王崩則九年夏正惠王將葬之月也襄王安得祀文武而傾胙冢宰安得舍攝政而出會乎

左氏謂惠王本以七年閏月崩而告喪以難故緩趙汸謂以今年十有二月丁未告夫國雖有難無有匿喪一年之理且魯史又安得以告喪之日為升遐之日乎康

秋于葵丘之會無貶則惠王崩之月日必有誤矣謙橋 嘉卿按即知左氏八年冬惠王崩至九年是喪未三年襄王亦未嘗祀而周以冢宰代在攝政之時亦未可出會也作疑可月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汪氏經書內女未嫁而卒者二雖曰許嫁則喪之以成人之禮亦時君溺愛之過耳據禮諸侯姑姊妹女子子嫁

為諸侯夫人則服大功大功以下則無服蓋諸侯絕期苟嫁為諸侯夫人則尊同尊同則為之服也許嫁未可稱夫人而喪之如成人非禮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胡傳 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五命為晝莫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詞則知桓公具載尊王之事信矣

陸氏 盟稱諸侯前日後凡且明周公之不盟

汪氏 桓盟十有三皆不書日唯此盟書日美其盛而憂其衰也

陳氏 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洮㲋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於葵丘亦序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子之宰異於微者也盟於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殊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

劉氏 會而盟〻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〻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氏之離合而書之者也或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皆冥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詞也 新胡傳諸生一說

嘉按 葵丘會盟中有伯姬卒之異事逾時稍久文亦不相蒙聯屬與首止微不同焉使不再言葵丘加盟于何地乎桓公衣裳之會九始于北杏會鄄會幽者各再次檉次首止次寧毋終於葵丘兵車之會四于洮于鹹于牡丘于淮其葵丘一會衰微終舍佚順絕者于是兵車盛桓德衰矣 讀杣

甲子晉侯詭諸卒 川氏穀公卒奚齊立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立卓

殺奚齊稱殺不稱弒明奚齊可殺而里克非殺之之人以此于非司寇而擅殺之例薄其罪也君之子云者明非世子不當立也 讀杣

胡傳 周幽王嘗欲以子宜臼予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

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
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
根于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為
後世戒其義大矣

〔朱王〕
襄王十年 齊桓二十六 晉惠公夷吾元年 衛文十 蔡穆二
十 五 鄭文二十三 曹共三 陳宣四十 三 杞成
五 宋襄公茲父元
年 秦穆十 楚成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齊 杜氏魯始屈於大國朝齊之始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令懷慶府溫縣 杜氏 蘇子國于溫故曰溫子 或以蘇子乃[illegible] 趙氏以為天子[illegible]

左傳蘇子無信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
救故滅蘇子奔衛
嘉印按此蘇子即左傳莊十九年奉子頹叛王者
蜀仕氏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所以病桓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 惠公未立 晉立

傾嫡而尊之國者奚齊也非卓也奚齊既殺大臣立卓
而君之卓非有求國之心也克于是為弒君矣天理人
欲春秋辨之明矣

及其大夫荀息

胡傳荀息者奚齊之傅也 卓子其所立也 此句補 君弒而死
于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
朱子荀息不能諫君以義大段不是只是辨得一死亦是難事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薛氏 當是時患有大于戎者置而不圖所謂不務德而勤
遠略況許方患楚而毀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嘉印按當時北戎或將侵許如病燕之患未可知但三傳
無明文耳

晉殺其大夫里克

胡傳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
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
居三旬而難作是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也使克明于
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國太子以順
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
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于功不貴幸而成
所立者節于死不貴幸而免等死耳不死于世子而於
亦不免其亦不知命之蔽哉

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溫
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
救也

嘉按自盟于甯毋齊桓脩禮于諸侯諸侯官方受物鄭
伯請盟既而乞盟于洮襄王嗣位諸侯翼戴中國無事
楚之稍怙者四三年今見齊桓志荒即求開伐黃滅黃
狡陰甚矣

癸酉 襄王十有二年 齊桓三十八魯僖三衛文十二蔡穆二十七鄭文二十五曹共五陳宣四十五弁杞成七宋襄三秦穆十二楚成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胡傳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
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
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于社
稷有興復之望焉託于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
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
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
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脩其職使
小國賢君困于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
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嘉按溫子先奔于頓殺矣後自取滅亦未見其罪輕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什氏宣公卒子穆公款立

甲戌 襄王十有三年 齊桓三十九魯僖四衛文十三蔡穆二十八鄭文二十六曹共六陳穆公款元弁杞成八宋襄四秦穆十三楚成二十五

春狄侵衛

胡傳齊桓公于楚人伐黃救其不赴其業怠矣然使人觀
闕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伐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
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戒
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
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遊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
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杜註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卓氏言在今開州東南六十里

左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乙亥]襄王十有四年齊桓四十晉惠五衛文十四蔡穆二十九鄭文二十七曹共七陳穆二杞成十九宋襄五秦穆十四楚成二十六

春諸侯城緣陵杜註杞邑。山東諸城縣 左

胡傳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左氏稱不歸功于桓不與齊侯有專功也明此則知地道无虧之義矣不繫杞天下事也非為一國也胡傳

嘉印按前城邢明書齊師宋師曹師則魯不與城可知此書諸侯卽會鹹之諸侯魯與會則與城可知况杞成魯壻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今兗州府嶧縣東有鄫城

據左氏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夫女歸于人非父所得止也為魯所止則非鄫婦也不書鄫季姬訊魯也鄫子見使于季姬非夫也公穀言使來請己亦非言未嫁而請之也然則往嫁何以不見于經如郯伯姬來歸而書往嫁則不書書杞伯姬來求婦而叔季往嫁則不書或舊史失載聖人亦闕之矣先儒謂未嫁之女遠與鄫會此各國未嘗之醜曾謂魯秉周禮而為之乎故范甯言魯女無故遠會諸侯此亦事之不然[鄫國]嘉印按傳亦賢君必不至是

秋

八月辛卯沙鹿崩杜註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

胡傳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朞年必有大咎國幾亡[illegible]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之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脩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嘉印按此與成五年書梁山崩同似不但為獲晉侯之事應也

秋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休八穆侯卒于莊公甲午立

[丙子]襄王十有五年齊桓四十一晉惠六衛文十五蔡莊公甲午元年鄭文二十八曹共八陳穆三杞成十宋襄六秦穆十五楚成二十七

春王正月公如齊朝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桓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鄭伯文許男僖曹伯共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杜註牡丘地名闕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卑氏言牡丘城今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胡傳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横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迩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踰種越險之難也今書盟書次遲留觀伏救患之不恤桓德衰而安中國之志怠矣中庸言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亦欲有國者敬不怠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滅黄而桓不能救楚乃敢伐徐其患偪矣盟諸侯于牡丘惧救患之不偏也次而後救君不輕出量宜進退也未大失後徐恃救而敗于婁林齊再伐厲不克救踰而還盟主亦何足恃哉講義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杜註厲楚與國。今隨州北有厲鄉

張氏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欲楚之來救以解徐也然雖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不克救徐而遂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矣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止而復歸者猶再嫁然講義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冬宋人伐曹

張氏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而伐之見桓德之衰而衆志之私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杜註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卑氏言今臨淮縣

左傳徐恃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非于封秦[illegible]今草昌府[illegible]

州清水縣莊公居大丘今西安府興平縣東南十里[illegible]
故城是文公卜居汧渭閒今鳳翔府郿縣東北十五[illegible]
郿城寧公徙平陽今鳳翔府岐山縣西一十六里有[illegible]
鄭德公徙居雍今鳳翔府治獻公徙櫟陽今西安府[illegible]
縣北五十里狄為年縣孝公作咸陽今西安府咸[illegible]
陽縣東三十里咸陽故城〻韓在今同州韓城縣

胡傳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illegible]
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
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
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怒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
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illegible]
不言師敗績君重于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illegible]敗績
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illegible]
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
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illegible]
重師次之免以天下命舜〻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為[illegible]
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illegible]
逆之窯有托以為民經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襄王十有六年 齊桓四十二晉惠文衞文十六蔡[illegible]二 鄭文二十九曹共九陳穆四杞成十一 八年

宋襄文秦穆十 六楚成二十八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杜氏重言是月嫌同日

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謂星者非經星也彗孛之氣也 [illegible]

公羊曰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

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

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胡傳隕石是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不應
鷁飛而得其數與石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
變亦審矣此宋異也書於魯史聖人因以明天人感應
之理而著之於經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于下而
天變應于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
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暨
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
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傳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爲稱字閑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寵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悉于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襄陳侯穆衛侯文之鄭伯文許男僖邢侯曹伯共于淮杜註臨淮郡左右縣氏以為今泗州盱眙淮水所經處

左傳謀鄫杜氏鄫為淮夷所病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晉陽萬氏許以男而先于邢曹邢以侯而後于鄭許春秋從主會者之所為而無所改正所以著其罪也

戊寅九年襄王十有七年齊桓四十三年晉惠八衛文十七蔡莊宋襄八秦穆十九鄭文三十曹共十陳穆五杞成十二楚成二十九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英氏在今六安州境杜氏闕注與國之封也楚

左傳以報婁林之役也

汪氏桓旨楚不討而加兵于爲楚與英氏之小國是縱豺狼而搏狐鼠也

夏滅項項在開封府陳州項城縣

胡傳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滅之孰信乎考于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鄟取邿取鄫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

陳氏公猶在會滅項非公命也此失兵權之漸

內滅國大惡也何不諱乎曰春秋直筆也內外異詞則將內外異罰非公魯于天下以天自處之義也然則反齊人狩禚之類齊侯諱不書非諱耶曰直斥君身則當稍婉其

詞此臣子之義也辨見三卷譌諱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杜註卞今魯國卞縣 卓氏曰卞今泗水縣

左傳晉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也 請公也 殺姜 桓公為夫求之 父

高氏論其情則可矣□則不可

九月公至自會

穀梁公會諸侯而大夫滅人之國得罪于伯主反國不討

無政刑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皆無子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蟲流出于戶無虧即武孟

桓公功在天下再造周室徒以內嬖之私冢嗣不立世

臣無權巫寺致亂幾不能殯亂者救世治今在于正家

信哉譌諱

圖 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 宋襄公九 齊孝公昭元年 晉惠九 衛文十 八 蔡莊四 鄭文三十一 曹共十一 陳穆十 六 杞成十三 秦穆 十八 楚成三十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杜氏納孝公

左傳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杜註甗齊地 甗音言

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狄救齊

胡傳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之討以宋為主首惡在宋也或曰桓公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

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嘉印按救齊當在此執滕之前宋襄不當細考公羨執既見四公子之中亦無恩立之人將誰救乎齊秋書之者猶在八年十月亦以之說有春秋疑是齊救救之役其宋而殺無罪秋人不知猶春秋耶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胡傳桓公柩亦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于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

據左傳桓公子七人為七大夫于楚則桓公所出不啻六公子而已內嬖既多各自樹黨何無重臣為之區處乃以愛子屬鄰國使之藉外兵以戕本根此失計之大者也春秋罪宋襄公善魯瞿豈惟正以長之分抑亦杜開門揖寇之隙于孝公致兄死而得國其後諸弟更立商人篡弒孰謂管仲之智而慮不及此哉

冬邢人狄人伐衛

林氏狄稱人之始

胡傳進之也

衛嘗亡滅東徙渡河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歸其牡畜服用而封殖之今衛熾乃反伐宋襄伐其喪而殺無虧其惡為甚莫有為齊桓問其罪者而狄乃能之此春秋所以人之人狄者乃所以獎衛也

識語嘉印按代衛雖邢齊邢與狄此而稱人一進之一退之先以異也

庚辰 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 宋襄十 齊孝二 晉惠十 衛文十九 蔡莊五 鄭文三十二 曹共十二 陳穆六 杞成十四 秦穆十九 楚成三十一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胡傳執之意是非決于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于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身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於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擅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欲繼北杏也（謝湜曰曹雖與盟而北不肯向 林氏曰以不向也刺向 趙氏曰鄫子會盟于邾…）

鄫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厲氏林李氏 邾與宋皆南面之君亦可以不受其命而乃逢迎其惡甚矣戎首春秋含宋而罪邾亦未為過也

秋

宋人圍曹

執嬰齊用鄫子曹之不服不亦宜乎故子魚曰君德無乃有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謝湜）

衛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傳 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書會微者也此盟楚尚序陳蔡之下則未敢僭王可知僭王蓋在楚成敦宗之後固知成之受弒于商臣猶稱

山思明丹（諸家鄭氏序鄭于楚下鄭首叛也）

嘉印按是盟也諸侯脩好楚何脩之有蓋曰齊桓初卒來此未現中國之盛衰耳位序陳蔡之下豈所甘居乎易以一陰下生上遏五陽為始浸長而為遯為否為觀之始與是盟亦始象也五陽是而再盟展上闕是[illegible]

梁亡（執宋公可長哉 今陝西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少梁城即古梁國）

左傳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胡傳 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滅亡者其事微矣春秋所以明微也梁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

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
土功者禹也懍懍乎慎儉皆不及湯也自朝至于
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
不能自強于政治則日危月削至於亡而莫覺而況好
土功輕民力必奮而出悉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辛巳]襄王十二十年 宋襄十一齊孝三晉惠十一衛文二十 蔡莊六鄭文三十三曹共十三陳穆八
二年 杞成十三秦穆二十楚成三十二

春新作南門

胡傳 新者有故之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
書新作南門 譏不當為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
猶書于策見勞民為重事然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矣
奚司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
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
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郜子來朝 郜姬姓國[闕] 郜音告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西宮小寢也 [家氏]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見于是警戒深矣

鄭人入滑 滑姬姓國 [胡傳]滑人叛鄭而服于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入滑 [王氏]中國無伯鄭自從楚遂以師帥入滑無忌憚甚矣故書而人之

[illegible]氏曰此天[illegible]出居于[illegible]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傳 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
利則進害則退狄之常也今能救齊之難討衛之罪[illegible]
邢之意[闕]以進于人道矣春秋人之有以也[圈]
前邢人狄人伐衛雖曰救齊非為孝公也今孝公與獻
人為邢謀衛難而盟未嘗背德而伐衛心猶近大公也
至襄公救而伐宋[圈]
[illegible]則不可解矣[高郵]

冬楚人伐隨 隨姬姓國今德安府隨州 [林氏]

[壬午]襄王十二十有一年 宋襄十二齊孝四晉惠十二衛文二十一蔡莊七鄭文三十四曹共
三年 十四陳穆九杞成十六秦
穆二十一楚成三十三

春狄侵衛 南則楚北則狄交訌于中國齊桓之亡無繼之者也[高郵]

宋人曹人齊人 有 楚人 成 盟于鹿上 杜注 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 家氏言今光州

胡傳 始盟汝合鹿口 林氏鹿上 齊北宋為兵主找許會上

張氏 伯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伯中國
而與楚盟春秋所以序列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嘉即按前之盟齊有陳蔡與鄭楚之鄰國也至此而
與宋齊之盟楚城邑浉而□閔之情形使彼悉知之矣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杜註盂宋地

公羊不言楚執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胡傳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于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釁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救違其不勇于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于陳蔡之上所以同執為文大以楚之強宣能勝齊秦五國之衆何藉乎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于荆楚乎書宋公楚子于諸侯之上而下書執宋公以伐宋是楚爭長也楚風日熾宋襄興之盟會已非尊周攘夷之義不度其威之不足以為齊桓而猶欲用齊桓召陵之禮故楚子挾而執之有文事必有武備苟知夫子夾谷之義亦何至有失身之辱哉上以諸侯同執為文下書公會諸侯釋宋公何以知為楚執乎中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則可知矣以上補遺

嘉和按陳蔡鄭許皆楚黨國畏楚者也曹小棗不服宋謂之同執不亦宜乎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楚子稱人貶也

穀梁捷軍得也不曰宋捷不以楚捷于宋也

胡傳楚來獻捷以魯嘗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杜氏薄即亳宋地

穀梁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

胡傳魯不能申大義以抑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願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陋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

【癸未】襄王十四年 二十有二年 宋襄十三 齊孝五 晉惠十三 衛文二十二 蔡莊八 鄭文三十五 曹共十五 陳穆十 杞成十七 秦穆二十二 楚成三十四

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今兗州府東平州

左傳須句風姓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之取須句反其君焉

句其俱反

汪氏 文七年再書取須句傳謂寘邾文公子焉比事而觀則魯之取須句非以存其祀寔貪其土耳使果有興滅繼絕之功則春秋必書公伐邾歸須句于于須句以著其善焉矣 [illegible]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 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杜註升陘魯地。邾以須句故出師

張氏 觀此則知取須句者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審矣

不書戎師敗績而敗也傳稱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記稱邾妻復之以史矣蓋自戰于升陘始也兩國之各創可知矣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楚人及吳戰于長岸皆此類也 謝湜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水名

胡傳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于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凝事恐施消王政之本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罪一也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處為仁義也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張氏 楚子救鄭不言救又貶稱人惡之也

甲申 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 宋襄十四年 齊孝六 晉惠十四 衛文二十三 蔡莊九 鄭文三十六 曹共十六 陳穆十一 杞成十八 秦穆二十三 楚成三十五

春齊侯伐宋圍緡 杜註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卓氏言今兗州府金鄉縣南

胡傳 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荊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伯中國攘戎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 與伐鄭圍新城美惡不嫌同辭

異哉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宋公竭力以納孝公而孝公反因其敗而推之何哉 謝湜

桓公屬孝公于宋立為太子者以其賢也由此觀之未

見其為瞶矣 嘉卯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林氏 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張氏 時僖公有志于附楚故不會宋公之葬

秋楚人伐陳

左傳 討其貳于宋也

吳氏 曹南之盟伐鄭之一役陳皆不從宋盟脅會盂陳皆從楚不見其貳于宋也楚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即詰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取其二邑

張氏 春秋人之之意可見焉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杜氏 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

胡傳 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謂杞寔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于其卒以文貶之

杞入春秋至此始書卒終春秋凡卒皆稱杞伯後又書杞子來盟蓋以用夷禮不守時王之制故從四夷雖大皆曰子之例 諱爲

嘉卯註 杞成魯之甥未有不知其名者蓋後人佚之

四 襄王十六年 二十有四年 齊孝七 晉惠十五卒 衛文二十四 蔡莊十 鄭文三十七 曹共十七 陳穆十二 杞桓公姑容元年 宋成公王臣元年 秦穆二十四 楚成三十六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胡傳 鄭人入滑 左傳鄭之入滑也 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人伐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狄女隗氏為后富辰諫不聽大叔帶通於隗氏王絀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己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氾 氾音凡

氾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出狄師是有欲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郛[illegible]猶天下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后戒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也

晉侯夷吾卒

丙戌 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 齊孝八 衛文二 十五卒 蔡莊十一 鄭文三十八 曹共十八 陳穆十三 杞桓二 宋成 二 秦穆二十五 楚成三十七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侯燬何以名絕先祖之裔亂君臣之義是以名之也

邢同姓而滅之罪一也然前此晉滅虞有之矣遣禮里兄弟往依焉臣人而賊其君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君臣之道自此隳矣聖人惡之以為罪當誅絕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上書衛侯燬滅邢下書衛侯燬卒可以鑑矣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邢亡文公卒 子成公鄭立

宋蕩伯姬來逆婦

胡傳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于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廷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注大夫自逆則稱字 以姑來逆故稱婦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國在陳州商水縣北有南頓城

胡氏 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

胡傳 納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儀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故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 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夫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洮魯地與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 同與僖八年盟于洮當地與 陳氏 衛城 公林子慶未逾年 之 左傳 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丁亥 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 晉文二 齊孝九 衛成公鄭元年 蔡莊十二 鄭文三十九 曹共十九 陳穆十四 杞桓三 宋成三 秦穆二十六 楚成三十八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杜氏 向莒地 左傳 尋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杜註 巂齊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巂下

左傳 齊討是二盟也 洮向 按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未知是此巂否

齊稱師則非將卑師少明矣前書齊人貶之也 不攢先

緒而侵略以絶鄭好是可罪也追至鄙訊深入也 鴻謙

夏齊人伐我北鄙 此齊侯也

臨川吳氏 衛乎莒魯齊可與爲好乃連與侵伐之師衛之伐齊自取之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衛之已甚瓊琚之報矣而況成公乎

公子遂如楚乞師

胡傳 齊師固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討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爲敵于義可乎書其事而惡自見矣

張氏 僖公初年頗有意于治國中年漸肆荒怠浸失政于大臣滅項取鄭于桓公逐齊霸不紀又不及閉關修明政刑民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遠乞師以剛秘罪其爲國之无謀也

齊桓伐楚僖公從之史克作頌曰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齊桓一死遂南向而乞師使楚略道又理執是詩而問之不已忽乎甚矣其惑也 鴻謙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在今荊州府歸州東二十里有夔子城

胡傳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

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自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逾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

冬楚人伐宋圍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背華即楚而取齊之邑使內大恐辟莫甚於此矣以此知春秋直筆也 鴻謙

戊子 襄王十九年 杞桓四 宋成四 秦穆二十七 楚成三十九

二十有七年 晉文三 齊孝十 衛成二 蔡莊十 鄭文四十 曹共二十 陳穆十五

春杞子來朝

左傳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是時杞桓總四年蓋猶踵夫成公之習也 邱嘉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孝公卒弟昭以論殺其子而自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氏 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胡按杞桓亦倩之殤也雖未判不共小德大義之晉年況先公之女在焉用大師入其國已甚矣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胡傳 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纂弒之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貶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公之罪亦著矣

宋方見圍不與盟也 胡謙

己丑 襄王二十有八年晉文四 齊昭公潘元年 衛成三 蔡莊十四 鄭文四十一 曹共二十一

十年 陳穆十六年 杞桓五 宋成五 秦穆二十八 楚成四十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胡傳 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譏復怨之盛曰曹衛背華即夷于是乎致武焉為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會曹新附於楚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宥容德乃大文公于能忍忿暨里是須矣何獨不能忍于曹衛于再称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胡傳 按左氏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其故者買無罪而以不卒戍刺之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于強國于是乎不君矣

楚人救衛

晉侯本為救宋出師而陰謀致楚反于楚以救衛之名故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 胡謙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胡傳 入其國執其君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

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于禮亦多矣

汪氏 非以其得討罪之義而稱爵以予之也將著其因入曹而執之耳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卓氏言城濮曹衛界上地

胡傳 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携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荊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於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職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剛而無禮方命喪師罪在可殺而楚子馭之無法與大臣鷙非其人獨無罪乎稱國以殺君臣同責也或謂楚子以一敗殺將為楚子咎然則三軍之命獨可輕乎以擅殺為罪則可也

臣謹按大臣為非其人者蓋以子文使子玉為令尹子玉剛而無禮蔿賈有言子玉之敗子之舉也

衛侯出奔楚

晉侯出亡之衛文公不禮焉及其歸而伐衛也則成公請盟而不許至使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晉非成公之罪也故不名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杜註踐土鄭地姜氏謂踐土臺在今滎澤西北

杜氏王子虎臨盟不同歃血故不書

胡傳 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也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

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

杜氏陳本與楚々敢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胡氏書朝王所始此

胡傳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辨被誅民廢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々元咺出奔晉

胡傳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于衛侯而不釋怨于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于是已立而其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簒我元咺争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殺殺叔武是不念淵ノ義而以争國為心亂民斁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于諸侯失國而復國則稱復故衛侯初歸稱復以出奔楚則國非其國也其見執而歸之于京師王不廢黜則未失國也故不言復猶曰出而歸尓

陳侯欵卒 胡氏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秋杞伯姬來 胡氏莊公女歸寧曰來

父母沒不歸寧杞伯姬來非禮也譏

臨川吳氏杞桓公來朝不共為魯所卑又使卿帥師入其國故伯姬來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莒

[臨川吳氏] 魯以楚師伐齊取穀章而孝公遇卒未及報怨晉
文既霸齊魯內為受盟之國則齊不敢背晉盟而報魯
怨故魯因使公子遂聘齊講好而釋前怨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
溫 溫今畿內國為狄所滅者襄王以賜晉文公。即今溫縣有河陽驛 [汪氏]

[臨川吳氏] 踐土無邾秦至此則小國畢咸大國聞風皆至

天王狩于河陽 河陽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即溫也 [杜註] 見音現

[陳氏]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是先狩而後會者也春秋先書
會后書狩者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
后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詞也

[胡傳] 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 [茅堂胡氏] 曰
河陽書會于溫狩于河陽內言之者所全之也 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
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
之義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
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
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于以見春秋忠恕也

[臨川吳氏] 踐土是天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君禮也會溫則晉實召王故書天王自狩存臣體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胡氏] 有日而無月史闕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公羊 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 [廬陵李氏] 晉文執衛侯先自定其罪然後歸之京師假王命以治之所謂罪已定晉屬執曹伯不敢自定其罪即歸京師使王治之所謂罪未定

貶晉侯而稱人非謂衛侯不當執也康誥曰元亦不念
鞠子哀大不友于弟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
大泯亂今衛侯入國而前驅殺其弟其不友可知矣遂
由文王作罰不亦宜乎然非晉侯所得罰也稱晉人不
與諸侯專執也歸于者順詞也歸之于者本欲專殺不
得已而歸之于京師也 謝湜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胡傳] 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勝
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

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爲之主故其歸無難而
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使
衛侯戚身無所容于荊蠻兄弟相殘君交訟誰之咎也
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
欲主夏盟取威定伯而舉動煩擾若此者惟鑿智自私
而心不廣也

諸侯遂圍許

胡傳 諸侯此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
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
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
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

廬陵李氏 自桓公沒諸侯皆從楚自子人九行成而鄭從晉
叔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陳從晉前日從楚以戲
宋圍宋者皆改乘轅而北向獨許負固不至蓋許在鄭
南密邇于楚其亦有懲于江黃也歟 嘉卯按楚滅黃[illegible] 前當滅弦其後[illegible]
楚成王尚 未滅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胡傳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
其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悅於是反曹伯夫
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此聖人嚴於義利之便則辨以正性命
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嘉卯按僖公為衛侯鄭納玉于王與晉侯而得釋亦無以

庚寅 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 魯文五齊昭二衛成四蔡莊十五 鄭文四十二曹共二十二陳共公
翔九年杞桓六宋成六秦 穆二十九楚成四十一

春介葛盧來 介在今萊州府膠州高密縣西六十里黔陬城是

公羊 介葛盧者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杜註 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故諸儒以為
近在王城之內而諸侯大夫敢與王子盟強逼甚矣然
洛陽舊係天子會諸侯之地而徵會討貳諸侯不敢不
往峽必晉侯重煩諸侯請之于王以王命會諸國大夫

而王子虎臨之踐土之盟左傳書王子虎盟諸侯于王
庭而經不書（杜註）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則此之書
王人下書王子虎疑亦王子虎臨盟而歃者王人也諸
侯皆不至而大夫會盟則公豈獨往亦必大夫也果如
左傳書公會在札卿不會公侯為僖公降班而諱則於
成公蜀之盟何以不諱乎（諫偽）
嘉印按胡傳以王子虎下與列國同盟是謂上替諸侯
大夫入天子之境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故皆貶稱人
其說是也雖曰歃者王人而非王子虎公亦不與盟狀
以入國之大夫會盟于王城之內入春秋來所未有之
事也謂是晉侯重煩諸侯而請命會諸侯大夫亦政逮
大夫所由來也故陳氏曰大夫之文政于是始文公為之也

秋

大雨雹（左傳）為災也（雨去聲雹蒲學反）
凡地氣近地時溫上至天近月則冷又上而近日則熱
故作雨雪之雲大率徐緩將至近月之天得冷氣便降
而雹化矣夏月之氣鬱積甚厚力專勢銳騰上甚速直
至月天極冷之處結成冰雹愈冷則愈大可（故）是觀者知
雲興有異便當避雹此亢氣之所至也（諫偽）

冬介葛盧來

陳氏 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亂
有以來之也

辛卯 襄王二十二年 三十年 晉文六 齊昭三 衛成五 蔡莊十六 鄭文四十三 曹共二十三 陳共二 杞桓七 宋成七 秦穆三十 楚成四十二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胡傳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
虞也遂侵齊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
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脩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
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胡傳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己出君出則己歸無人臣之
礼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
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君子之道譬如射失諸正鵠反求
諸己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
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

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于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嘉卯按周禮治廛受姦殺罪又甚矣

及公子瑕

【胡傳】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称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于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高氏】晉文受賂免衛侯故不言歸自京師衛侯犯民矣之罰王討不能晉侯執而請殺之王以為為臣殺君不可大殺之不可廢之未為過也又從而歸之是廢文王不友之罰也書名絕之也不當歸也書歸易辭也王歸之也嘉卯按衛民之殺二第其惡甚于衛惠之放默何矣嘉卯按王能罪衛之則公子瑕不見殺可為食為甚明元咺之罪當再執而歸京師速由文王作罰殺之非過流宥為當廢黜為輕以其怙終也然如十穀之玉何出奔不名奉有罪也見執不名為臣執君也始歸而殺叔武則名再歸而及公子瑕則名一之為甚其可再乎忮害性成是可惡也

晉人秦人圍鄭

【胡氏】於是秦伯私與鄭盟戍識復怨也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魯聘周晉之始

【胡傳】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於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其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春秋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壬辰】襄王二十三年三十有一年晉文七齊昭四衛成六蔡莊十八鄭文四十四曹共二十四陳共十三

杞桓八 宋成八 秦穆三十一 楚成四十三

春取濟西田

胡傳 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家氏 土地皆王之所有諸侯擅相侵奪無王也治其侵魯稟命于王還以錫魯然後盡尊王之義

印嘉按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不待王命者齊取之齊自歸之不必請之王也讙闡亦同

公子遂如晉

左傳 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

胡傳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祀帝于郊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欲削之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是商之後受命於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皆依旧礼無敢易其常事古法）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

馬氏（貴與）按先儒論郊祀之非於火賴謂三傳所譏皆非孔之大旨求其不合禮之小者其論正矣然遂以為非出于成王之命將漢儒見春秋所書魯祭祀多僭天子之禮始妄設周以孔衆之說至於八遷直以為出于息公之請則悉未敢以為然並奪秋之僭雖諸侯不無上僭甦首非如見又吳趙之流介魔崇韜自放于禮義之外者則亦不故偃然以天子之制日居雖以五伯盛時晉候之請隨楚子之問於定王及王孫滿尚能引正誼以貴之不聞吳楚之君遠至於周隨而求務也僭郊之事大于請隨問務矣惠公當乎王之時王室雖務其履處不至於後來之甚魯又秦為秉禮之國夫子容禘其一變可至于道孰謂惠公於是時而敢以僭郊為僭王使史

角止之內不從魯由此而階郊用息公之春横無君道於晉文是莊矣決不然也横渠以爲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礼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之

穀梁 夏四月不時也 閔氏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漢太初以前皆爲正月中氣啟蟄之節則失之後時矣

公羊 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吳氏郊用辛日以二月卜二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不吉則不郊皆稱當不卜郊何以卜禮天子不卜郊魯郊非禮也既非卜禮

不從乃免牲

穀梁 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公羊 傷者曰牛

猶三望

公羊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河海潤于千里

胡傳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王室則敘故望止於三凡諸侯則降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胡傳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於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毋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帝丘今大名府開州西南三十里廢濮陽城胡氏曰旧濮陽在阿今濮陽魯天福四年移就澶州南郭者也

胡傳 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寓於衛而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或嘗伐凡伯

於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亡忘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晉文無郤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可見矣

癸巳 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 晉文八卒齊昭五衛成七蔡莊十八鄭文四十五卒曹共二十五陳共四杞桓九宋成八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林氏文公卒穆公蘭立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胡傳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於狄也 非春秋所貴況與夷狄刑牲[illegible]之哉 再書衛人而称及者所以罪衛也盟衛與狄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能聲罪致討書侵見其潛師竊掠非敢明月張膽為報讎之舉也而又與之盟焉誰謂不共戴天之讎而可與盟哉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林氏 子襄公驩立

胡傳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梁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

甲午 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 晉襄公驩元年齊昭六衛成八蔡莊十九鄭穆公蘭元年曹共二十六陳共五杞桓十宋成十秦穆三十三楚成四十五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茅堂胡氏 秦人滅滑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非宋滅之也而肆其悖心無故滅人之罪著矣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歸父與公孫歸父同宜皆名也 謝湜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卓氏殽今陝州東境曰閔○林氏秦晉之十二年之爭始於殽而終于十三國之伐

胡傳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率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於殽何也晉襄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己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

境而不哀其喪叛民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
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僥倖其成自以爲
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爲人臣爲人子
者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君父大倫滅矣春秋人貪
子而狀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左傳]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胡傳]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
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
也

[張氏]僖公懷升陘之忿以晉文爲方伯未敢興報怨之師
今晉文方沒秦狄內訌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伐邾以取
利其事直書其罪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杜註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熊氏曰今太原太谷縣東三十里古城邑縣南）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閻氏]周公下聘而卿入拜鄰國聘而君往朝輕重不倫不
可以言礼矣

乙巳公薨於小寢

[胡傳]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
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
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爲
宮爲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于王
其以路寢爲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
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于得正乃如此凡此
直書而義自見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胡傳]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
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
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

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
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越喪伐國貶也諱捣

[辨疑]春秋公出會諸侯則書公大夫出會書名氏不書公
不書名氏或曰會曰及皆微者也然有時會不書公不
書名氏又非微者先儒多曰諱也而其例終有可疑者
如僖十九年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胡氏
曰内則没公外則人陳蔡諸侯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
會盟自此始也然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
男圍宋十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不之諱也成二
年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
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
蜀不之諱也胡氏以為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吾以為
不然諱之與貶不同義貶者直書以貶之也諱者掩匿
其事若无其跡者臣子為君父諱也若掩于前而彰于
後則非諱也况楚屈完桓公親與之盟召陵春秋未之
貶也陳穆公欲無忘齊桓之德而請脩好于諸侯故楚
藉為召陵之故來盟于齊而序於陳蔡之下尚不敢以
王稱抗也獨鄭伯首朝于楚而甘居其下耳然則與楚
會盟非惡唯楚称王而諸侯從之盟是叛周也乃大惡
耳今楚子率諸侯圍宋偪于諸侯之上以僭王臨之其
勢可知公與之盟乃大惡也則不諱蜀之會楚師王卒
盡行公率十國之大夫往會之而楚為盟主尤大惡也
亦不諱焉而獨諱齊之盟誠不可解也以其時考之十
八年魯師救齊拒孝公也故終孝公之世彼此交伐公
未必至齊則十九年往會蓋微者也今三傳無其文而
後儒以臆斷之恐不可從又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
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
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昭
公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
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讀舊

書加于牲上此二盟據左氏先楚人而楚以王號臨之叛周而無王於惡為甚春秋不諱魯卿而襄五三十年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胡氏謂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以不討蔡弑君之罪賊而謀宋災其說是也又以魯卿諱而不書夫蔡在淮漢之間與魯風馬牛不相及魯不及討則諱之以寫譏王楚忘周則不諱也亦獨何與盖澶淵之會不書魯者魯卿不與也其所以不與者魯以伯姬故謂當謀恤其災自有所歸不必與諸國之會不與會而不書非諱之也

按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文定以王子虎為上替諸國之卿為下陵故皆貶稱人公上與王子虎下與諸卿盟故諱公不書于文公及晉處父盟則曰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于成公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則不言公見二卿之伉也是皆本左氏卿不會公侯之說而以公與大夫盟為諱矣今以會經例之亦未然成公及十一國之大夫盟于蜀主是盟者楚公子嬰齊也以楚大夫主盟而不諱而況中國大夫乎不知經于公之外盟大夫皆不諱公也及隱八年公及莒人盟於浮來紀地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孫明復云魯地皆不諱公然則及晉處父荀庚孫良夫盟何以諱不公曰非諱也凡公與諸國大夫盟于境內者皆不書公莊公及高傒盟于防文公及晉處父盟及蘇子盟于女栗成公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及郤犨盟襄公及孫林父盟及向戌盟于劉皆不書公所以然者人臣無國內刑牲歃血與諸大盟之禮于出疆之事則魯之可耳故境內不稱公不嫌于魯大夫也非諱公與諸國大夫盟也外盟則書之內盟則諱之無是例也其是非則存乎其事亦非應與大夫盟而不諱也然則終春秋之世魯大夫無境內之盟乎曰無之惟定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林充叟註拔魯地然公羊傳作枝左傳作郎杜氏謂拔地闕焉見其為魯地也即如在魯乃正見其不臣也

翟泉之盟自有不是處應于專為諱不書公辨之耳

印嘉 按先儒謂僖公妾夫人合禮經不書蓋以桓莊文宣成之妾夫人皆有說也竊意夫人與君敵體其至與薨理亦當書惟隱公以弟長即位其娶在前經故不書則僖公立時亦或已長而先娶未可知但隱夫人早薨而聲姜壽考月襄公四歲即位後並不見夫人之至與其薨若謂妾而合禮首不書豈薨亦合禮而不書乎襄公以下不書嫡夫人之應子有說見襄三十一年子野卒下

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胡傳云不請王命專為毋家報怨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與叔奢者无異又按廬陵李氏謂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氏之說殊自相反春秋不應罪魯如此以諸家信左氏之太過今止錄汪氏說云

春秋集解卷五終

春秋集解卷之六

錢塘應撝謙述著

受業淩嘉印校補

文公

林氏 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乙未 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 晉襄二年齊昭七年衛成九年蔡莊二十年鄭穆二年曹共二十七年陳共六年杞桓十一年宋成十一年秦穆三十四年楚成四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先儒謂十二公皆不受命于天子而但削隱公以垂法未然也蓋不請命而即位此並書而罪自見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汪氏 諸侯五月而葬僖公薨至是三月而王臣來會葬者豈王室謹禮以懷諸侯唯恐失期而先至也歟僖公未嘗遣使會惠王之葬而襄王遣使會僖公之葬比事以觀得失見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在河）

[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袞旒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是已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嗣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王氏]衛成怨晉文執歸京師故季年不朝且侵其鄰國晉襄公嗣位欲修伯業先以衛侯之罪告于諸侯復聽先且居之言朝于王所乃命大夫伐衛諸侯於是長戚復歸於晉

叔孫得臣如京師

[高氏]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周賜之命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臣往不臣之甚也

衛人伐晉

衛人孔達也孔達執政而敢伐盟主累日致討有自來矣[謝氏]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杜註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卑氏言今開州古頓丘地○此大夫會會諸侯之始胡氏傳于宣十四年歸父會穀之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頵楚成王穆王代立）

[傳]書世子弒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弒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歎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于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

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繫其邪志而懲于為惡豈不謬哉若謂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深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夫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為萬世之大戒也

【汪氏】頵亦弑其兄熊囏而得位者終不免商臣之禍天道好還豈不昭然

公孫敖如齊

當喪出聘非禮也【諸儒】

【丙申】襄王二十七年 二年 晉襄三齊昭八衛成十蔡莊二十一鄭穆二秦穆三十五楚 三曹共二十八陳共七十杞桓十二宋成十穆王商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杜註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 單氏曰今同州彭衙縣

【胡傳】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家氏】文公退三舍避楚施之所必報乃義之所當然也秦之惠尤大而晉襄亟戰莫之恤豈非背惠實忘親矣春秋是以貶嘉印捷此謂晉襄亦當退避以辭命將之而果能引咎辭謝秦自 不得免然後與戰猶可耳況設之役自反不能退師晉能如是乎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

何氏 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

穀梁 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胡傳 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揜所以譏之也

按古三年而撤几筵新主入廟即栗主也然期年練祭已必用栗主則前此使當作主不宜緩耳 (識)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及晉處父盟按經文與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一例皆境內之盟也其上不書處父來者亦當與高傒禘子同左穀皆以爲公如晉諱之不書夫不諱盟而諱如晉亦未必然也左氏云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然則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豈亦恥晉侯乎 (識)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杜註 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

左傳 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陳氏 士穀主盟序諸侯之上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胡傳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傳 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左傳

公羊　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胡傳　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太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孔穎達正義言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之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禮必不然按此說則文定此傳斷引穀梁昭穆之說亦未是朱子論文昭武穆雖久不易而論天子廟制謂孝王時武王親盡始立武世室孝王乃共王之弟各為一世此是偶忘耳汪氏謂如何休孔穎達並立廟而同昭穆則齊之孝昭懿惠兄弟四人相繼衛之懿戴文公兄弟三人相繼立廟將無所容苟各為一世而異昭穆則齊頃不得祭其祖而衛成不得祭曾祖矣古制不存無復可考竊疑古者一君各為一廟則兄弟同昭穆共為一世祫祭太廟魯當以僖公特設位於閔公之下後世同堂異室不可以二先君共祭於一室必至於異昭穆而仍以兄弟共為一世數之也[illegible]　精錄大全但易文定此傳亦未是及此是偶忘二句

喪三年不祭八月大事于太廟不行三年之喪也[illegible]　或問魯僖禘禮春秋于閔二年一書傳八年一書以致不書豈其不復為乎嘉卯曰不勝書也故但于祫祭[illegible]　祭之變常者分別書大事有事而已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胡傳　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胡傳]昏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昏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六語出孟子]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納幣在二年之冬逆婦在四年之夏納幣早而逆婦遲此不謹于禮之失也[趙]

[附錄]襄王二十八年 三年[晉襄四齊昭九衛成十一蔡莊二十二鄭穆四曹共二十九陳共十八杞桓十三宋成十三秦穆三十六楚穆二]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汝南小國今汝寧府城東平輿故城是府東北有沈亭]

[左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凡民逃其上曰潰

[劉氏]楚商臣負滔天之罪使晉襄仗義而前師壯辭直諸侯孰不鼓勇而從楚人必以商至為戮更立君而聽命於中國伯業有光於前人矣舍是而代沈雖潰百沈何益乎

汝南小國迫近荊楚服楚者不得已也彼來從中國則為江為黃不從中國則為沈不亦難乎稱人以侮弱貶也觀魯以命卿行則諸國可知[趙]

夏五月王子虎卒[左傳王叔文公卒來赴]

外大夫不卒魯公嘗與王子虎會于踐土天王使來赴故卒之胡氏從穀梁以為叔服而十四年又引叔服之言疎矣[趙]

秦人伐晉

[胡傳]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其稱人何也穆公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及敗于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以伯事論則濟河焚舟之舉秦穆得意之秋以王道論則豈反己自治之方乎春秋申正而不申邪如此[趙]

秋楚人圍江

高氏 楚自城濮之役不敢侵伐晉文既沒襄公不能討商臣弑逆之惡故楚人輕視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圍江以試之也嘉印按楚亦瞯晉與秦日尋干戈無中國之志而然

李廉 經書人以圍國者十一圍非將卑師少所能辨皆貶辭也

雨螽于宋程氏外異因來告而書

冬公如晉高氏朝也

十有二月己已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胡傳 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黄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之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盟是宜合諸侯聲罪致討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强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所以救之者非其道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戊戌 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 晉襄五 齊昭十 衛成十二 蔡莊二十三 鄭穆五 曹共十 陳共九 杞桓十四 宋成十四 秦穆三十七 楚穆三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左傳 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嘉印按不書卿略之

胡傳 曰婦有姑之辭胡傳

按禮三月而後廟見而成婦也三月以前稱女未成婦也今在父母家遽稱婦何其逑婦之也蓋以姑命逆也昏禮以主人命逆女不以姑命逆婦婦人不與外事也今稱婦姜譏其以姑命逆也以賤逆故不稱夫人其不稱氏者猶言紀季姜汪氏

秋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常詞也前再勝而報之故重貶而稱人今秦取王官及郊而報之故以常詞稱之耳【附錄】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附錄】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僖公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者致哀姜也哀姜既薨齊人所殺理不宜致廟僖公逞至八年不敢以子先母而卒以配父焉然左氏以為非禮也則是僖公未嘗崇妾母而以風氏配也以用致夫人為成風者劉向之誤也而胡氏從之謂僖公於宗廟之中行禘祭告于祖宗而立風氏以為莊公之夫人其說不經又無據于此豈罪僖公以妾母為夫人而暱其父則非也僖公在時家姜既以淫亂被誅上無正嫡之壓而成風以子貴擅遂有夫人之稱僖公未嘗告廟而立之也至是則為文公之祖母而天王且歸含賵焉則遂成其為夫人而子以母貴矣春秋安得而削之乎觀王不稱天則知嫡妾之不可亂觀用致夫人削其姓氏則知出妻之不可配宗廟之禮嚴矣漢光武黜呂后而以薄太后配請春秋知呂可黜而薄不可進雖無配可也【附錄】

【己亥】五年（襄王三十年 晉襄六 齊昭十一 衛成十三 蔡莊二十四 鄭穆六 曹共三十一 陳共十一 杞桓廿 宋成十五 秦穆三十八 楚穆四）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集說】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勑而惇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

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胡傳】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立宮而羽數特與此僭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薨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采邑在陝西鳳翔府治後從而東今山西垣曲縣東有召亭即其邑也

【胡傳】成風僭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又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賵焉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于廟也而致禮于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畧也

夏公孫敖如晉

【高氏】王含且賵又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賵而

惡見也

秦人入鄀【林氏】鄀國名本在商密秦楚之界上後遷南郡鄀縣今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丹水城即商密也又湖廣襄陽府宜城縣南境亦有鄀城記曰自商密遷于此

秋楚人滅六【林氏】六小國今廬州府六安州一云舒城縣東南六十里有六城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林氏】僖公卒子昭公錫我立

【庚子】襄王三十一年 六年 晉襄七卒齊昭十二衛成十四蔡莊二十五鄭穆七曹共三十二陳共十一杞桓十六宋成十六秦穆三十九楚穆五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子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林氏】襄公卒明年子靈公夷皋立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杜氏】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左傳】昭三十年葬晉頃公鄭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時俗過制文襄雖卿之猶過于古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胡傳】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

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曷曰不
出户庭无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
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
人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
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
也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
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況身為晉國之太傅邪若以
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
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
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
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纂

閏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胡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
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
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
官惰其政於朔廢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
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
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
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
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
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辭

【周】襄王三十二年 七年 晉靈公夷皋元年齊昭十三衛成十五蔡 台二十六鄭穆八曹共三十三陳共十二 杞桓十七宋成十七卒 秦康公罃元年楚穆六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僖公取之矣中間復為邾取至是又取之書伐書取不
正其兵爭也【[illegible]】

遂城郚 杜氏因伐邾師 以城郚[illegible]

齊侯遷紀郱鄑郚則郚齊久矣不知何時乃歸于魯
齊遷紀而墟其地耶抑別是一邑也【[illegible]】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illegible]

宋人殺其大夫

【胡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令狐林註秦地李氏言令平陽荀猗氏縣有令狐城

【胡傳】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為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乎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君卽按先蔑逆公子雍荀林父止之弗聽士會同行亦不義之書奔秦罪無罪也

秋侵我西鄙

【胡傳】魯聞晉難而伐邾狄亦聞晉難而侵魯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杜註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卑氏言會闕封古原武縣卷縣

【左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

據左氏如此然書會書盟似非為公之後也蓋以大夫而主諸侯自垂隴始也是晉襄委柄不出之過也是時三諸侯二大夫合而為盟猶可言也盟于扈則是趙盾內專廢立外強諸侯為此盟一時七諸侯從一大夫而君方幼冠履之辨疑矣畧諸侯而不序散辭也列晉大夫于下不以大夫主諸侯也鄭氏元錫曰桓莊以前列國之大夫雖管隰狐趙之勲不見于會盟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以大夫無繫于天下之故也列國之大夫雖先郤欒胥之烈不見于侵伐惟魯大夫之特將則書之以大夫惟繫乎一國之故也大夫之名氏見于春秋夫子之所惆也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至扈之盟棐林之伐而會盟征伐一出于大夫經不列諸侯不

目大夫特書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正名其為諸侯而後天下之為諸侯定正名其為大夫而後天下之為大夫者定【謹按】【劉氏】按經已稱公會而盟矣何謂後至乎

冬徐伐莒徐伯益之後[illegible]三故狄之也[illegible]

公孫敖如莒涖盟

【左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秋穆伯如莒涖盟

【壬寅】襄王三十三年崩八年晉靈二齊昭十四衛成十六蔡莊二十七鄭穆九曹共三十四陳共十三杞桓十八宋昭公杵臼元年秦康二楚穆七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林氏】襄王崩子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鄭地今[illegible]澤西地在踐土東南

【高氏】天王崩諸侯不奔喪盾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

【汪氏】大夫之專盟始于此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註暴鄭地

【胡傳】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若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沉唐亦世代有戎之亂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惟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汪氏】敖受命不行文公不加譴命之譴又不遣他卿如京師況天王之喪赴書已三閱月仲遂盟戎王都之側若罔聞知徐遣敖共弔事不至亟還以喪考妣之戚起忘情亦不思僖公母子之喪王臣將命者至再而至三也經書乙酉公子遂會雒戎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非獨著敖之罪舉魯國君臣之罪皆不逃聖

筆之誅矣

以諸侯之卿奉使以弔于天子任亦重矣乃棄其命使
㑹其宗廟位著以從一婦人為天下戮笑可謂惑之甚
矣而恬不以為恥者其受蠱深也是以君子自畏其心
之流放而謹持之以為人之戒於禽獸者幾希也【論斷】

𥱼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明】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馬以
讓公子卬則卬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以
其弟卬自衛也大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素有
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
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
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
免失身見殺之禍宜矣

有君在國而衆殺其大夫司馬而不能討行及君矣【□】

【例】頃王九年晉靈三齊昭十五衛成十七蔡莊二十八鄭 元年楚穆十曹共三十五秦陳共十四杞桓廿九宋

昭二秦康 三楚穆八

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
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
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
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
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
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

【[illegible]】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傳明】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大百官總已
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
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
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殘
虐之臣假伏王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

蓋未有以春秋之義析之耳

夫人姜氏如齊 姜氏齊昭公女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汪氏]識魯君不親會葬義見隱三年春秋書葬天王者五惟襄王景王之葬使卿往會然親襄王之於成風含賵而又會葬則得臣之遣不足以答天子之寵光矣

[王氏]此雖非禮猶為可道若夫以微者往會而不登於策不弔不葬而見畧于經則又甚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氏]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求奚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又以見小君之重也

夫人之行輕佻越禮則亦未必告廟而始出也春秋於此書至以出姜為允于禮矣[illegible]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書晉人者討賊之辭也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不歸責於趙盾者作亂有可討之罪也不書其大夫者異於弒君之賊也是不[illegible]專殺之罪也及者不宜及也[illegible]殺先都士殺箕鄭父與陽處父不同 嘉即據文六年晉范于秉衰公初欲使士殺將中軍[illegible]先克及陽處父之言而易以趙盾是殺之怨盾也深[illegible] 都本下軍佐襄公將登之于上軍亦因先克之言兩山[illegible]其怨先也亦深故都使賊殺先而都亦即見殺[illegible] 陰為亂首其殺也必在亂已露之後若箕鄭父則將上軍而無所易未必至恐且亂也盖因殺箕而累及之[illegible] 左氏以作亂先箕鄭父說經文似不然○先都佐下軍箕鄭將上軍而居守見七年戰令狐左傳并註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故諸國大夫皆稱人楚子親將而書人亦貶也

夏狄侵齊

【高氏】晉宗諸侯而兵不禦楚齊僅自保而力不支狄桓文之緒衰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林氏】

九月癸酉地震

【杜氏】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故書

臣民不安也【汪氏】

冬楚子使椒來聘

其君書爵豈與之乎見中國無伯楚以強大不得辭而卻之耳不然吾未見弒父之賊一修聘禮而即與之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僖公成風之薨皆遠矣而來歸禭又兼之非禮也故但稱人【汪氏】

【程子】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

成風雖僖公之母然僖公薨于前而成風薨于後以魯之先後為禭故曰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汪氏】

葬曹共公

【經】十年（頃王二年 晉靈四 齊昭十六 衛成十八 蔡莊二十九 鄭穆十一 曹文公壽元年 陳共十五 杞桓二十 宋昭三 秦康四 楚穆九）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左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秦字下或有字疑先儒傳錄之失也又或別有罪焉而狄之令不可考矣程子胡氏以為許晉悔過夫晉人求君于秦秦人奉而歸之則潛師敗焉以常情言稱兵固罪亦所宜也而反以此狄秦吾未見聖人之意當若此也【汪氏】

楚殺其大夫宜申

【胡傳】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弒穆王而誅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杜闕地）○【汪氏】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

【傳左】頃王立故也〔據陸氏云畿內諸侯當稱子若然則周公召伯毛伯何以稱爲亦有官尊而稱子子濟而執政者〕

按魯無以徵者盟王臣之事此當是公姑棄雖非魯國中亦境內故不書公周王新立遣卿士以親諸侯公乃不親覲京師而與王臣盟于國其罪大矣【擬議上】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註厥貉地闕杜〕

【傳胡】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為伐鄭之舉次于厥貉

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代者其次為貶楚次厥貉藏禍心以逞夏貶之也當是時陳鄭〔原本有宋今去〕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復公子茷而懼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志在□夷敗削二國〔本作國改〕二三書蔡侯〇〔僅左傳厥貉宋不在國嘉邱趾楚將伐宋宋□〕

〔見子聽命事伯後〕

【乙巳】

〔頃王三年〕十有一年〔晉靈十五齊昭十七衛成十九蔡莊三十鄭穆十二曹文十二陳共十六杞桓二十〕

〔康一宋昭四秦五楚穆十〕

春楚子伐麇〔今岳州府境有東西二麇子城又鄖陽府附郭鄖縣亦故麇國也〕

【廬陵李氏】次而書爵伐而書爵中國無伯也

按左氏厥貉之會麇子逃歸而楚子伐之則麇乃近楚小國而楚自厥貉還師伐之其次厥貉非為伐麇也為服宋也【擬議】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杜註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卓氏言襄邑今睢州〕

【傳左】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廬陵李氏】〔魯聘宋者八始此〕【左傳】〔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高氏】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非特齊之不競亦敵狄之強盛也狄之強如此乃所以大鹹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單氏言鹹今開州古東郡濮陽蓋衛地杜云魯地非也〕

【傳胡】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為非夫春秋正名之書

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

【丙午】頃王四年十有二年晉靈六齊昭十八衛成二十蔡莊三十鄭穆十三曹文三陳共十七杞桓二十二宋昭五秦康六楚穆十一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公羊】郕伯者何失地之君也

【劉敞】意者先郕伯以去年卒太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以其即位日淺故謂之太子而左氏誤以為太子出奔也

【孫氏】諸侯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莊八年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又來奔為齊所偪故不名

杞伯來朝復稱伯舍夷禮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僖公女謂之子者因母聲姜尚在而稱

【公羊】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母弟也

按傳公九年伯姬卒汪氏云許嫁喪之如成人非禮也

夏楚人圍巢杜註巢吳楚間小國○今廬州府無為州巢縣東北有居巢城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杜註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卓氏言今之蒲州同州是其處

【穀梁】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亟戰罷民聖人以為莫相為直也交敗之自彭衙以後秦晉之交爭多矣春秋總不書其勝負言勝負之不足論也而止著興兵者殘民之罪此息爭之道也【趙[illegible]】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杜註鄆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卓氏言今莒州沂水縣古城陽姑幕也

【張氏】莒魯爭鄆始此

【家氏】城二邑勞民為甚興兵以城尤在所貶

【丁未】頃王五年十有三年晉靈七齊昭十九衛成二十一蔡莊三十二鄭穆十四曹文四陳共十八卒杞桓二十三宋昭六秦康七楚穆十二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林氏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邾子蘧蒢卒是歲邾文公遷繹今鄒縣東南二十里有繹山□【胡氏】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世室屋壞

【胡傳】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微之由也戒切矣

魯有世室禮乎臨川吳氏以伯禽世室為非禮曰太廟祀周公也然伯禽實始封之君而魯人不敢祧亦禮也【識偽】

【汪氏】春秋志世室屋壞而不書新作世室則亦未可以為非禮也屋壞必更若世室非禮則更作必書後世援例而立武宮煬宮又桓僖親盡不毀而說者且妄謂武宮亦稱世室則非禮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杜註沓地闕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杜註棐鄭地平氏言即棐林在新城東北苑陵東南

【杜氏】衛鄭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

【汪氏】自悼伯會郤缺于承筐今公又會衛侯鄭伯于沓棐而明年新城之盟服楚之國皆棄異即同則輔佐之功魯亦有助焉觀此會盟及新城之盟則文公會同不興之說未然

【陳氏】頃王六年崩子班嗣位是為匡王春秋皆不書崩葬

十有四年晉靈八齊昭二十辛衛成二十二蔡莊三十三鄭穆十五曹文五陳靈公平國元年杞桓二十四宋昭七秦康八楚莊王旅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林氏昭公卒子舍立

嘉印梭齊之君前乎昭者為孝公後乎昭者為懿公據必公不代魯而國遣使往來修公親往朝文公又娶聘

公女子叔姬亦適昭公自昭公卒而鑄公執子叔姬難與魯為難矣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

盟于新城（新城姜廷善曰在今開封府寧陵縣西楚人之必爭也杜氏以為宋地非矣宋新城在梁國睢熹無西）

【胡傳】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强之也而陳侯鄭伯在焉（宋本上有宋今本）則知楚次厥貉二國雖從（陳作三誠今二）有所盟已若則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則楚僭王若與同好陵滅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厥貉之會宋不與（辟）見前

（嘉印按趙盾主諸侯與前此盟同也厓盟不序諸侯而此于諸侯特以同外楚耳）

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

【明傳】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基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箭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師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穀梁】其曰人何也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邾小國而謂千乘者大其）

【胡傳】書曰弗克納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故則何以稱人大夫而豆諸侯非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是不卒者也高氏以爲爲齊人歸喪起也春秋其以孟叔之孝獻子之賢而卒之與班氏爲安世而恕張湯情理自不可已焉夫【[illegible]】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立是爲懿公

【穀梁】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與里克殺奚齊不同商人稱公子罪桓公貽謀之不善而纂弒之禍至於今未已也諸公子迭爲君不稱公子無以見其君國之由也【[illegible]】其即按齊昭後舍公子而自立其子亦被殺天道然也

宋子哀自立

【左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

【胡傳】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爲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于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據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然則曷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遠嫌也單伯男也子叔姬女也不可相及也故兩稱齊人使若異事然弒君之賊而王使加焉宜其有是辱也

【[illegible]】○或疑經書九月商人弒舍冬單伯如齊單伯若是王臣何至齊之速乎按左氏七月弒舍齊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從赴也大經雖從赴舊令乃魯謂其七月弒欲魯必先知之而無告于王王耶使之來耳

【胡傳】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弒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爲而以爲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弒君之罪已顯而齊人賊之惡未彰商人厚施于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弒

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蔑之故則是擧國之人皆有不
赦之罪也假有人焉直逆而立于朝誰敢致難其君與
執其母而蔑之[illegible]故聖人之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
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illegible]罪之旨嚴矣

己酉 匡王元年 十有五年 [illegible]六年 衛成二十三 八二 杞桓二十 蔡文九 楚莊五 宋昭二 [illegible] 曹文六 陳靈十三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張氏 魯當以義討齊反因晉以求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弒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于商人皆罪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胡傳 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弒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盟詠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于名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不稱使專盟也夫公使之來不使之盟式曰書官書華孫予其[illegible]亦通 [illegible]

[illegible]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胡傳 公孫敖廢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也國其卒以喪歸魯書于策者許翁以謂惠叔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書敖也（不弃者以敖）易曰有子考无咎厲公命祭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公孫敖以婦人之故棄命出奔身死于外春秋備書以其子為魯卿故錄其始卒亦所以為鑒也 [illegible]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單伯雖天子大夫自我見執故書至自齊至魯則自歸固矣隱其詞也齊弑王使其惡極矣不可言自齊歸于

京師[纂疏]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李氏廉] 厥貉之次獨蔡有心于從楚新城之盟蔡又不至得伐未為過也又不即聽命故特書戊申于伐蔡之下見其不服然後入之也猶近乎用師之有節者

秋齊人侵我西鄙

書人書侵罪齊也[汪氏]

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齊人侵我故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胡傳] 盟于扈者入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于夷狄君匪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略之也入國君為略之等于夷狄乎齊人弒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于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于諸侯也陳恆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討之弒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諸侯乎況于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

不序者不予晉以伯也[胡傳]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胡傳]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弒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可晉乎

[左傳]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扈盟不討而商人遂稱齊侯成其為君者晉之罪也于是商人遂益横矣[汪氏]

[周] 匡王十有六年 晉靈十年 齊懿二 衛成二十四 蔡文公申 鄭穆十七 曹文七 陳靈三 杞桓二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 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程子 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不及盟

盟弒君之賊而復為所不屑是可恥也 謝湜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胡傳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朔政文公四不視朔（朔謂自二月至于五月不視）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但見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經視朔者必于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此矣文公厭政備見于經閏不告朔不視無而不問廟壞不修德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高氏 （諸侯奉以正朔告于廟謂之告朔退而視朔以聽民時謂之視朔）

李廉 文公不視朔古氏以為有疾公穀以為無疾蓋此時本以疾辭齊自是遂因循廢之耳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杜註郪丘齊地）

左傳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公汲汲使公子遂與篡弒之人盟而子赤之弒亦即踵于其後矣春秋大義凡于討賊豈足論哉 謝湜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杜氏夫人文公母）

毀泉臺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今鄖陽府竹山縣上庸城）

庸雖有罪而滅之已甚春秋屢從滅國之例或以為楚不稱師為減楚之罪吾未之見也 謝湜

（嘉氏按三國稱人貶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弒昭公公鮑立）

林氏 昭公初立欲去公族穆襄之族率國人攻之矣不禮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攻其黨而殺之矣至是舉國

皆雖一婦人得而制之君雖無道而宋之舉國為賊亦深可惡也故正其弒君之罪曰宋人【諸儒】嘉印按定十三年葬弒其君比孫復以為舉國之衆可誅常秩已非之矣此亦云舉國為賊蓋以鼸之者衆耳然亦深其諸與謀者非謂凡在國者從無赦也

【胡傳】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何也意諸知國人將弒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奚得與死于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經】三匡王十有七年晉靈十一齊懿三衛成二十五蔡文二鄭穆十八曹文八陳靈四杞桓二十七宋文公鮑元年秦康十一楚莊四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胡傳】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弒君之亂是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趙盾之請師也發令于太廟召軍吏戒樂正旁告于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何其壯也至宋而罷無所歸殺然反旆為笑于諸侯亦已甚矣三綱幾何而不滅也【謝湜】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高氏】九月乃葬慢也文公怠于事可知也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高氏】齊猶以公不親盟復來討而齊公出盟於此見郪丘之盟無益矣

【汪氏】郪丘與穀之盟皆書及皆魯人汲汲欲盟非齊之急于盟也明年商人戒師期使無中池之禍則兵又至魯矣盟豈足恃哉

諸侯會于扈

【左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諸侯無功也

前不能討齊後不能討宋杜氏曰如上十五年之諸侯

秋公至自穀

可知也[illegible]

見扈之會公弗與聞也[illegible]

冬公子遂如齊

[壬子] 匡王五年 十有八年 晉靈十三 齊懿四弒 衛成二十六 蔡文 鄭穆十九 曹文九 陳靈五 杞桓二十 十八二字衍文 秦康十二 楚莊五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高氏] 薨非露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罃卒[illegible] 康公立

夏五月戊戌齊弒其君商人[illegible] 懿公弒 元公立

商人賊也而君之齊人君之也已君之而弒之罪人舍爵而行莫之止也是齊人共之也[illegible]

嘉卯齊桓之子長武孟次惠公為孝公、之兄昭皆孝公弟也然弒舍而讓位于惠公惠公不受至是昭公被弒惠公年幾六十矣與其于為君而亦為君猶愈于孝昭鮎但不當不討賊耳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illegible] 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illegible]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禮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弒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于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于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罪著矣

得臣黨惡罪亦見矣[illegible]

冬十月子卒 子謂子赤

[illegible] 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子卒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

子卒何以不日賊臣隱之不知其以何日弒也若子般則有日矣叔仲彭生之死何以不書襄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矣彭生愎諫而入殉以成逆臣

之謀聖人以其死為末，凡死足為君國重輕則書之[illegible]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胡傳】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自絕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于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甚見矣

即出姜也魯人謂之哀姜其實莊公之夫人為哀姜[illegible]

季孫行父如齊

下書公子遂如齊逆女此必納幣也三臣亟行固知同謀矣[illegible]此亦存疑

莒弒其君庶其

【公羊】稱國以弒衆弒君之辭

[illegible]文定以僖公時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為僖公以子立母為父之夫人故此夫人風氏，竟謂僖公賤其父則無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不以為兼襚而以成風為僖公之成風此皆以經文斷之而知其決不然也盡於商臣弒父之賊使人來聘謂其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害義之甚者學者於此不可不嚴所從違矣

春秋集解卷之六 終

錢塘應撝謙述著
受業凌嘉印較補

宣公 【林氏】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丑】匡王五年 晉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年衛成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穆二十年曹文十年陳靈六年杞桓二十九年宋文三年秦共公稻元年楚莊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傳】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以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胡傳】以婦姜至自齊者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使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問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家氏】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遂挾齊以弒其君娶齊女為魯君之婦魯之家國資制于遂書以著諧其罪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胡傳】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絶而惡自見

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
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胡] 放猶屏置也去其所比于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于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于司寇而擅刑猶不遠于正乎春晉戰于河曲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脫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同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僭為後戒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杜註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卓氏以為在泰安州境內）

[胡] 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于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弒君篡國者已列于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晉人以此請荀留于晉夫篡弒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

公子遂如齊

[傳胡]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忌切請于齊遂為上客而茲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難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援立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胡]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

秋討賊尤嚴于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

秋　邾子來朝（【五傳平文桓】曹宣為弑君者所立邾子［illegible］刑亂臣者既于朝桓臣矣。桓十五年邾人［illegible］）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胡傳】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猾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陳氏】書遂伐楚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

齊宋魯晉皆中原大國弑君而莫之討則是中國而夷矣楚莊于是乎入侵中原與晉爭伯晉弗能競為歸生徵舒之弑楚獨能討宜春秋之進之矣【［illegible］】

晉趙盾帥師救陳

【胡傳】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若未有不善之也［illegible］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曲刺蔡矣

宋公（文）陳侯（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林杜註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卓氏以為今陽武中牟之間）

【［illegible］】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崇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五里有鄠城即崇侯國也）

【胡傳】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謀已甚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盍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于伐國以用其衆乎否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

晉人宋人伐鄭

【胡傳】宋人弑君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書

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

【家氏】此一事而前後褒貶不同者鄭背華即夷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取宋賂而輔篡今復偕宋伐鄭私也蓋鄭可伐也為宋而伐鄭不可也

【甲寅】二年 匡王六年崩 晉靈十四弒 齊惠二 衛成二十八 蔡文五 鄭穆二十一 曹文十二 陳靈七 杞桓三十 宋文二 楚莊七 秦共四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杜注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卓氏謂今開封府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胡傳】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費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從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然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張氏】宋以弒君致寇而不服罪故書宋及猶曰華元為志乎是戰也

【汪氏】文定于鞍之戰亦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經不書伐專罪晉也今考此亦不書歸生伐宋則春秋責宋之意重于責鄭矣

秦師伐晉

【胡傳】按左氏以報崇也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于强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

嘉郖按圍焦不書怨秦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胡傳】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闘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

書侵而不言伐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於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于楚可不慎乎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附錄】靈公弑黑臀立

【附錄】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于盾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筆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于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竟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讐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其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憯乎意今以此罪而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定王元年三年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衛成二十九蔡文六鄭穆二十二卒曹文十二陳靈八杞桓三十一宋文五秦共三楚莊八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纂疏】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

穀梁言已牛矣尚卜免之非也春秋書改卜牛卜斷牛非卜己傷之牛也【講義】

【附錄】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蓋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國將以是為可弊而不廢也卒至謾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家氏】此魯宣始郊而天示之譴也其變異乎常郊之卜不吉者矣以其褻瀆逆理亂常特是饕常故天譴之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從事天子諸侯之事守也魯之郊望不可以已乎冬十月天王崩春正月再易牛而弁[illegible]死吾于是知有天道

魯無冬至祭天之事惟三月祈穀上帝耳餘月而郊[illegible]之不時故春秋三月皆不書郊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皆書于春正月蓋郊雖以三月然先[illegible]必在[illegible]三月此以牛在滌見傷而書非以正月郊而書也[illegible]

猶三望

[illegible]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泰山魯所主也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

猶者可已之詞

葬匡王

[illegible]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今河南嵩縣北三十里有陸渾廢縣

[illegible]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爲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illegible]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鄭既見侵于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之種在山西潞州不知何以得侵齊[illegible]

宋師圍曹

[illegible]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舉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哉

稗二族與曹之師奚爲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特衆
强以報之兵爭何時而息也宋雖有不赦之罪莫之治
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林氏]穆公卒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西曆]定王四年 晉成二齊惠四衛成三十蔡文七鄭靈公夷 元年弑曹文十三陳靈九杞桓三十二宋文 六秦共四 辛楚莊九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姓國今沂州郯城 嬴西南有古郯城

[胡傳]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率
怨者怨必釋不能宅心若是雖勢力强之而不獲矣夫
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也然而莒人
不肯則以宣公心有私繫失平怨之本爾書取著其罪
也[高氏]莒郯相怨郯乃魯昏姻之國公欲爲郯平莒由挾齊以爲重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也
[張氏]伐莒而齊不與復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此心之
不公而終之以爲利也

秦伯稻卒[林氏]共公卒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林氏]靈公弑襄公堅立

[胡傳]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憚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
歸生爲首惡何也曰歸生與宋並爲大夫乃貴戚之卿
同執國政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聞宋
逆謀先事誅之猶反手耳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
哉顧以畜老憚殺扎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
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爲後世鑒
歸生何以稱公子見其即帥師之公子歸生而不能討
賊反懼禍而作賊也[illegible]
[汪氏]十年傳載鄭人討幽公之亂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
則鄭人當時已以歸生爲首罪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高氏]中國諸侯不問鄭國弑君之罪而夷狄興兵以討之

所以病中國也稱齊進之也

是以中原大國晉齊宋魯鄭衛不弑君亂至此極矣楚

莊之衛也宜哉〔辨疑〕

〔丁巳〕定王五年 晉景[illegible] 衛成二十一 蔡文八 鄭襄公 三年 [illegible] 陳靈十 杞桓三十三 宋文 七 秦桓十一 元年 楚莊十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附錄〕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强大來娶于鄭子産辭而却之使舍于外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通於高固請昏其女遂委翁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屠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

嘉即位元年夫人婦姜至自齊至是五年耳武請叔書 桓子為別子先公之一女豈室公先生妻女今已可通人 乎此叔姬盖是文公無殺贏所生也內女世大夫齊 非異事雖具止公逐請而公自主之為魯之屠獻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附錄〕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道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道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愚則人欲已肆矣凡昏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書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附錄〕賦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書人賤也

〔家氏〕晉荀林甫救鄭不書歸生弑君當討而不當救也

〔戊午〕定王六年 晉成四 齊惠六 衛成三十二 蔡文九 鄭襄公 年 魯文十五 陳靈十一 杞桓三十四 宋文八 秦桓十二 楚莊十一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胡傳】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興之建兵伐鄭今而即楚陳猶叛無乃於已有闕盡亦自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首先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傳】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軍旅數起賦歛既繁庆氣應之矣經于螽螟一物之變必書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螽惡螽為殺害也毋乃賊民生于下而為善民之害歟

【[illegible]】

冬十月

【己未】定王五年 七年 晉成五 齊惠七 衛成三十三 蔡文十 鄭襄三 曹文十六 陳靈十二 杞桓三十五 宋文九 秦桓三 楚莊十二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胡傳】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致信而釋疑又捌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滿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萊亦曰鄣今登州府黃縣東二十里有萊子國齊侯遷萊子于郳今萊州府是）

【胡傳】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伐萊齊志也故書會

【高氏】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興兵以陵弱小此取辱之道也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胡傳】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愁苦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杜注黑壤一名黃父卑曰晉地）

【左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胡傳】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者乃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于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黑壤之盟公不與故不書春秋雖為内諱亦不失實此類是也【附錄】

【庚申】六年定王八年 晉成六齊惠八衛成三十四蔡文十一鄭襄四曹文十七陳靈十三杞桓三十六宋文十秦桓四楚莊十三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胡傳】至黃乃復亟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戚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供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以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乃若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地齊

【胡傳】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于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然前書公子季友卒此言仲遂卒于垂失其公子何也穀梁子曰是不卒者也疏之也然則書公子親之也書仲遂有慊辭焉于亦未成乎君故遂異于翬而書卒已成乎弒故異于季友而不及書

公子【附錄】嘉卲按春秋前書未嘗以後大約書月事而不書春稱夏除空以魯之臣祭於廟後因之以示譏

壬午猶繹萬人去籥

【胡傳】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從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崇隆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

【張氏】專恣象樂中卿爲和仲遂弒嫡宣公以其私愛生嬖之氏其善既不以正聞喪當哀又行吉禮春秋謹書始末以見其心不正而施之宗廟朝廷者謬戾如此

嘉卲按據此似不爲待遂有未至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胡傳】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爲夫人敬嬴[illegible]

例以立其罪爲甚

嘉卲按敬嬴雖援成風例爲夫人家氏辨之深明錄後

【家氏】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弒二君齊桓討而殺之于是成風爲夫人然非哀姜不終亦未敢遽至此敬嬴私事襄仲弒君逐嫡僭號夫人不得與成風偶也又曰至是八年仲使齊死于路後七日嬴殞于魯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之異耳

晉師白狄伐秦白狄在今陝西延安府境及山西汾州府西[illegible]

【胡傳】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己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畏傷其類乎直書于策疑自見矣

楚人滅舒蓼舒今廬州府舒城縣蓼今南陽府唐縣南有湖陽鎮又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廢安豐縣亦古蓼國

【胡傳】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滅舒

蔡及淮汭盟吳越勢益强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
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惟有攘郤之謀而不可
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胡傳]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illegible]
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于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
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彝不可滅也
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状慘
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者皆徵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
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

禮惟庶人之葬不為雨止則天子諸侯大夫士皆不[illegible]
雨而葬禮也[illegible]

城平陽 杜註今泰山有平陽縣 卓氏曰平陽今泰安州新泰縣

楚師伐陳

[illegible]定王七年 九年 晉成七卒齊惠九衛成三十五卒蔡文十二鄭襄五曹文十八陳靈十四杞桓三十七宋文十一秦桓五楚莊十四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范氏]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

夏仲孫蔑如京師

[胡傳]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救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
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絶而惡自
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國又屬
朝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
侵陵之敗起

齊侯伐萊

[illegible]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可以
覘惠公畏强陵弱矣

秋取根牟 根牟今莒州沂水縣東南牟鄉是

根牟左氏不言邑與國公羊言邾婁之邑也然則曷為
不繫乎邾婁春秋書滅下陽亦不繫虢或取吾故邑歟

取他國邑不可考矣

八月滕子卒【林氏】昭公卒文公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扈鄭地

【左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胡傳】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會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隆山氏】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競于楚楚政日修兵日强然聖人之情嘗拳拳望晉非私之也華夷之辨當如是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林氏】成公卒子景公孺立【胡氏】卒于境外故書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林氏】成公卒子穆公遫立

【胡傳】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爲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將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目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薨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其罪已見若秦若滕亦然于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

宋人圍滕

【胡傳】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辨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而宜矜哀予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其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胡傳】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嘉按以後屢書楚子者皆見其君之自將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胡傳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之後乎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

戊午 定王八年 十年 晉景公元年 齊惠十卒 衛穆公速元年 文十三 鄭襄六 曹文十九 陳靈十五弑 杞桓三十八 宋文十二 六 楚莊十五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魯朝于齊止此

齊人歸我濟西田 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

胡傳 宣公于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 計年恐子叔姬未必是宣所女 稱其見 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illegible]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林氏 惠公卒 子頃公立

齊崔氏出奔衛

公羊 崔氏者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譏世卿也

穀梁 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胡傳 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天王之喪不奔政行郊禮而汲汲以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林氏 靈公弑 子成公午立

胡傳 禍莫大于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于身危而言洩冶不憚斧鉞盡言于君靈公不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此萬世之大戒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聽納諫諍為心也

六月宋師伐滕

【傳明】前圍滕稱人判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傳明】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顧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傳明】鄭居大國之間從于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何愈于楚。陳有弑君之亂曾不是圖哉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左傳謂即劉康公）

【公羊】王季子者天子之大夫也王母弟也

【傳明】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汪氏周聘止此）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杜註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卑氏曰今爲繹山）

【陳氏】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故自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杞凡伐皆不書公

【傳明】用貴卿爲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于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虐也故特書取以罪之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傳明】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伐邾[illegible]恐齊討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

矣若待逾年然後修聘未晚當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悅取人可以免於討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胡氏 葬之速也大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

高氏 嗣子踰年即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書齊侯著其惡也

饑

家山堂氏 書饑始此 春秋

張氏 著宣公煩于外事國用無節上下用竭一遇水旱遂致乏食

楚子伐鄭

[illegible] 九年 定王十有一年 晉景二十四 齊頃七 衛穆二 蔡文 鄭襄七 曹文二十 陳成公午元年 杞桓三十七 宋文十九 秦桓七 楚莊十六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杜注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卑氏曰今陳州西華縣古長平

胡氏 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今晉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欑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辰陵之盟所以得書于經而詞無貶乎

陳侯平國弑于去年之夏而今踰年楚子盟陳侯是冬而始討徵舒其討已非本意又縣陳而復封之此伯者政令非天理也 [illegible]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杜注欑函狄地○陳氏 晉往會狄甚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程氏 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

丁亥楚子入陳

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使其誅

[傳] 按郤之從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勤民者三師也體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眾不從猶偪陽之舉荀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于鄭爲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從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是失屬亡師之罪而徵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肯違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杜註蕭宋附庸今南直蕭縣同）

[胡傳]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特稱滿責經以滅書斷其罪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杜註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卓氏曰今開州）（西白有清 京政州）

[汪氏] 楚莊滅蕭所以逼宋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已也

[胡傳] 楚之浼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討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斷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于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可知矣

書同盟見晉人德則不競而要人以盟方同盟於前而已叛盟於後盟之無益甚矣[謝湜]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胡傳] 陳有弒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于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眾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

宋之不敢楚衛之不敢晉明矣當此二國交爭之際謹

乎莊閔猶懼有外侮乃一以伐陳而致易于析散之困
一以救陳而致家師之死謀國之善者如是乎【缺】
之言者未有不善之也然則清丘之盟可背乎君子
盟設之結盟以主宣而同惡相濟故曰言不必信行不
必義惟義所在晉救陳者非善衛乃惡晉之討衛也【缺】

【丑二】

十有三年 定王十一 晉景九 齊頃四 曹文二十二 衛穆四 陳成三 蔡文十六 杞桓四十 鄭 宋文十五 秦桓 楚莊十八 九

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傳例】先穀違命大敗晉師晉人治其罪而殺之義也曷為
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大夫者安危所繫有國之大事
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
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
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歟
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令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
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
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嘉印按單注晉不師時罰不從事先穀違命敗師在去年之夏直至今乃因召赤狄伐晉及清丘之盟先殺之無使誅而清之其將將不誅中于卿又已不念先穀之敗滅其族則不誅中又已不念先孫矣

【丑四】

十有四年 定王十二 晉景十 齊頃五 曹文二十三 衛穆五 陳成四 蔡文十七 杞桓四十一 鄭襄 宋文十六 秦桓 楚莊十九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傳例】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
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經例】子廬公文立公

晉侯伐鄭

【傳例】按左氏傳為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讎之
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嘉印按邲之戰在十二年晉自敗于邲何尤於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胡傳]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特國之道經舉大衆勤民安動又非恤患之兵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爲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嘉印按宋之勤民安動者指前代圍而言今又以從楚之故致圍其自取非一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胡傳]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桓公十一年秋九月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文公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先此矣晉縣子言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如是則與諸侯相見而會禮豈足怪乎[附錄]

[附]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 晉景六齊頃五衛穆六蔡文十八鄭襄十一曹宣公廬元年陳成五杞桓四十三宋文十七秦桓十一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胡傳]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啟釁端而圍之陵滅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後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胸不亦節乎此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穀梁]人者衆詞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

[陳氏]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莊王得宋天下有南北之勢始書之

此說見具大與穀梁 雖不同亦不相悖

書及宋所欲也觀此之被圍九月幾亡社稷不得不反楚平然則伐陳之師殺楚使之事不可以已乎修禮備自治無隙孰得而伐之昔人謂宋人召釁楚人以威服人皆畏也而晉人終避楚而不敢爭其無志諸侯亦可知矣[附錄]

嘉印按宋楚稱人陸氏李氏程梁之說似亦可從義是時宋人易子而食析骨而炊□經矣剛之無剛

之心非人也宋君使華元以情告子反告于其君甫[illegible]師不得謂之私相諸也合二國之君臣上下與宋楚之[illegible]心而禍人不亦可乎所以然者宋自殺申舟以怨楚謂[illegible]人圍之久軍止有七日之糧盡步旋可平耳若[illegible]大美青之激使更怒玄服法亡矣況自反不縮何以[illegible]人つ以附告諸之以大夫言之其胡傳語意子至歸[illegible]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氏今潞安府潞城縣

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是宜討之賊也春秋書滅兼并之詞也非討賊之詞也[謝湜]

秦人伐晉[高氏]秦晉兵略狄土而鬭其虛也

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劉氏]札也王札子王子經文倒札字

臣下可以專殺天王失政刑矣[謝湜]

秋螽

[胡傳]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處內以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杜註無婁杞邑黃氏正憲曰按漢書註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婁亭饒陽郡古之深州今一統志屬真定府之晉州當是齊也

[胡傳]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然諸侯大夫會之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田氏專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難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穀梁]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何註家作一園以種五果外種桑欲以一炊食止送元

[胡傳]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恤

但以利下水旱凶災相巡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廣
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
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啟之也故曰作法於凉其弊
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充守成法而
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杜氏謂十取其二廬陵李氏曰公羊何氏范氏胡氏皆
以為仍是十而取一但廢古助徹之法耳又曰變法之
初未必遽至倍取當從胡氏然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蓋
此他公未聞加稅則此初稅畝當是助耕之外又稅其
畝未必便是十二也〔闕〕
嘉印按應于是則宣公但履畝加稅未至盡廢助法

冬蝝生
〔傳〕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
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
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
以底之國亡危無日矣

饑
是歲以饑而稅畝則是饑獨在民耳〔闕〕

〔戊〕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 晉景七 齊頃六 衛穆七 蔡文十九 鄭[illegible]十二 曹宣二 陳成六 杞桓四十四 宋文十八 秦桓十 楚莊二十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傳〕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
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
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
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
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
貶而稱人也
晉景之時滅赤狄潞氏甲氏昭公之時伐鮮虞頃公之
時滅陸渾似乎膺戎狄廣幅員為國家之上計也然而
諸侯背畔強臣內訌卒至公室日卑無救於亡以此知
聖人憂在蕭墻果不在兵強地廣而天下畏之也〔闕〕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之下都周[illegible]所[illegible]

[胡傳]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邾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來命邾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

秋郯伯姬來歸

[胡傳] 按左氏郯伯姬來歸出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春秋內女出夫人歸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

冬大有年

十五年秋螽仍饑故冬蝝生十六年書冬大有年必皆史之舊文也聖人覩史至螽蝝饑故必有愀然不忍之心焉于大有年必有歡然同樂之志焉乃謂宣公篡立宜年年水旱元亡艦路而後快于心也殆非仁人之言也若曰其君雖篡倘幸天未棄其民也則可耳[illegible]

[己巳] 定王五年 十有七年 晉景十三 齊頃七 衛穆八 蔡文二十卒 曹宣三 陳成七 杞桓四十

十五 三宋 楚文 莊十 二九 十蔡 二杞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illegible] 許昭公立 公卒

丁未蔡侯申卒[illegible]

夏葬許昭公[illegible]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道杜注晉地

[胡傳]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忿怒非有不得已而盡之者也[illegible]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左傳] 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 賢之也其賢之何宣弑而非之也非之何為不去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

不食宣公之食以取貴乎春秋

【胡傳】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皆叔肸者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勵不軌

文定以為稱弟得弟道也然則稱公子者獨不得子道乎叔肸之卒武因當時以孟仲叔季為稱未可知肸者其名也【[illegible]】嘉叩按季友仲遂季仲皆字也生而賜族以字為氏故不于其卒也書以字戒若肸數字叔未賜氏也與友遂不同書名而曰叔肸其微常稱乎柳果樣異之也

【年表】定王十六年十有八年晉景九齊頃八衛穆九蔡景公固元年鄭襄十四曹宣四陳成八杞桓四十六宋文二十秦桓十四楚莊二十三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胡傳】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于禮自己致寇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于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識盟於斷道師於陽穀大戰於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於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illegible]氏】書衛世子伐文嘗矣非子道也

公伐杞

【陳氏】自是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

【胡傳】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夫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罪車伏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矣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主人得造其閫部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汪氏】邾稱人蓋邾子而狀之也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鄫子今曰邾人則為邾子明矣邾文公用鄫子定公戕鄫子皆黜稱人惡其奕世凶虐滅人理而悖天常也

甲戌楚子旅卒【林氏】莊王卒子共王立楚始書卒

【穀梁】夷狄不卒卒少進也

【胡傳】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狄之也

楚於周為子爵故稱子【[illegible]】

公孫歸父如晉

【胡傳】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息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帑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若此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圖易於謀大家而不如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外故【[illegible]氏】不言出境

【左傳】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胡傳】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元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此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三月作丘甲
傳明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
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
備敵也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
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
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
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
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丘矣則春
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晝蓋
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
楚人二廣之法一乘並用百有五十人則嘗每乘而增
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譏
三之一耳先儒或言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按古法一甸出馬四匹牛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將重車二十五人共百人為卒則已是丘出一甲蓋
將重車亦有一長但未必甲士也今成公作丘甲是是
一甸百人之外又增一丘之甲是一甸出百二十五人
也宋公時用田賦仲尼曰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
薄如是以丘亦足矣此言先王之法只是丘出一甲非
指成公加賦而言闕
嘉卯按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甸積六十四井以出
賦旁積三十六井以治溝洫蓋是甸中六十四井凡五
里一十二家出長轂三甲七十五人約七家弱出一人
其重車二十五人疑出於四旁三十六井凡二百八十
八家約十一家强出一人旁里少於甸中者以其溝洫
之勞耶蓋溝洫豈必旦旦治之亦自有田可耕並出征
之時又豈六十四井之人皆供其役三十六井人皆安
坐之理況此二十五人將重車或可免鋒鏑之傷不猶
愈于躬冒白刃者乎未知是否俟質高明○牛三頭多
有作一十二頭者亦俟訂
又按經云作丘甲蓋至是始每丘增出一甲合四丘皆

增一甲二十五人即是合三甸而增一乘七十五人矣與楚賓百五十人不同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杜注赤棘晉地

[胡傳]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富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討易討也故往結此盟豈圖存保邦之道乎

搆去氏閣齊將出楚師欲自託于晉故汲汲為此盟也 [illegible]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在河北陝州

[illegible] 不言戰莫之敢敵也

[illegible] 王師於諸侯不言敗於夷狄不言戰王師非戎之所能敗王師自敗也而逆順之辨審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及諸侯不勤王之旅咸見矣

冬十月

[illegible] 定王十八年

二年 晉景十一 齊頃十 衛穆十一 蔡景三 鄭襄十六 曹宣六 陳成十 杞桓四十八 宋文二十二年 秦桓十六 楚共二

春齊侯伐我北鄙

[胡傳]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我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暴矣魯人為鞌之戰豈暴乎同曰憤兵驕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杜注新築衛地

[張氏] 易曰師左次无咎凡戰而未能勝者聖人立全師之道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脈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其師幾于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罪良夫而以之主新築之戰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illegible]

晉十二年 鞌齊地 靡笄之下陳于鞌三周華不注 地名并闕 山可考也 在臨淄縣西

[胡傳]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

也當此時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串之間顧義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怨婦俺內與師而四卿並出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將抑乞師略其創屬詞之融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録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發之微殘民毒衆幾復其君而怨猶未息棘雍門之焚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陳氏]鞌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

[胡氏]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荊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觀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而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于是齊雖侵虐未若荊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怨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恃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姪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諫以其詞為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又以晉人及之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

[林氏]楚屈完來盟齊桓公退師而後盟於召陵備理於楚也齊侯使國佐如師晉郤克進師而次盟於袁婁不備於齊也夫以齊桓之所不敢而四國之大夫敢為之甚矣鞌戰之危也今陳氏。嘉卬按袁婁之盟左穀皆不云進師惟公羊云國佐揖去逮于袁婁與之盟 註謂逮

爲追及亦非師師追之也當作不退師而盟于袁婁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林氏〕文公午子共公固五

庚寅衛侯速卒〔林氏〕子定公穆公立〔林氏〕據傳庚寅九月旨

取汶陽田卓氏曰汶水出萊蕪縣谷源

汶陽之田吾故田也何以不曰復而曰取以兵力得之

猶夫爭地而已矣〔張洽〕取濟西田傳三十一年同一作

冬楚師鄭師侵衛〔高氏〕鄭從楚前伐衛甚是按戎由魏而敵

觀戚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杜註蜀魯地

〔江氏〕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師衆而後可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

〔陳氏〕自亟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趙氏〕〔吳氏〕見其挾衆威魯而以臣伉君也

〔胡傳〕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懾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戎狄之大夫會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盧陵李氏楚專主中國之盟莫盛于此

予嘗審察明春秋前後所書公及大夫盟于魯地蓋無書公者獨至是年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再書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言之重詞之複蓋諸國之君一無至者而公獨親行降班失列與戎狄之公子會下儕于也圖之大夫而春秋略無諱焉二百四十年惟此一書冀得其意既及復深觀而惻然歎曰思乎哉聖人之書激也是年以季孫一然塚境内與師四卿並將自夏徂秋揚揚得意奏凱而歸楚方以救齊而來諸臣孰敢爲公往者觀臧孫許之可知獨有一孟獻子不與伐齊之役者爲諸往昭之謀不得已而公獨以公衡爲質親往行成危辱甚此聖人於此蓋深悉魯之善臣以爲若甫一臣見危至命皆不至此於一則曰公會再則曰公及

會盟同地而再書于蜀當此主辱臣死之時諸臣方以戰勝有功若不聞者不亦悲乎嘉印按會蜀時未有諸國大夫不書不應責也然此說極正也十一國從楚會盟迫而抑夫中夏其不自強於政治而聽于南蠻之兵威質斂敝者亦足傷矣諸卿書人見從楚之眾也（以上胡傳）

[癸酉] 九年

定王十三年 晉景十二 齊頃十一 衛定公臧元年 蔡景四十 鄭襄十七 曹宣七 陳成十一 杞桓四十 秦桓十七 宋共公固元年 楚共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胡傳]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復怨勤民非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是後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賢弟援中國則盟主有詞於伐而宋衛未奕昌爲稱爵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嘉印按是役衛亦為去冬鄭人從楚侵衛之故不但為邲之役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穀梁] 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劉絢以禰新宮不稱宣宮為非王未遷也至是二十有八月綏于禮未為不恭之致亦莫須有之深文也

宣公篡立而得罪首領以殁猶有身後之災（以上胡傳）

嘉印按丹楹刻桷皆稱桓宮者時桓薨已久不得曰新宮也宣公三年喪畢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豈不為主新于遷

乙亥葬宋文公

[胡傳]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考于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踰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无危難昌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于惡而益其侈无疑矣

嘉印按衛侯淺宋公八日而卒寔以九月其葬先于家公二十四日未大失也

夏公如晉

[左傳] 拜汶陽之田

〔胡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宣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之田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張氏〕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卓氏言在濟北蛇邱今兗州府定陶縣）

〔胡傳〕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國故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欲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左作廧咎）〔杜氏〕赤狄別種

〔胡茅堂氏〕晉菁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部散入廧咎如又欲盡殄滅之非仁人之心也

〔家氏〕楚方猾猾中原晉人不務修明霸業圖其遠者大者而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春秋貶之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林氏〕晉來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林氏〕聘而遂盟之于是始

以嘉好來而以歃血終非礼也〔謝湜〕

鄭伐許

〔胡傳〕稱國以伐狄之也

鄭之困于大國極矣不知所以惡者勿施于人近于鄭者惟一許為小專務凌之至是一歲而再伐焉是可惡也雖狄之可也其後累伐不已甚至許畏鄭而四遷焉秉楚之敗卒滅之然則春秋之狄鄭豈無說乎〔謝湜〕

甲戌 十年 定王二十四年 晉景十三 齊頃十二 衛定二 蔡景五 宋共 十八 曹宣八 陳成十二 杞桓五十 鄭襄

二秦桓十八楚共四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林氏]始聘魯宋
三月壬申鄭伯睔卒 [林氏]襄公卒悼公費立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汪氏]喪未五月葬之速也大不懷也
秋公至自晉
[左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
晉季文子諫乃止
冬城鄆 [杜氏]魯邑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鄭伯伐許
[胡傳]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
爵何也喪未逾年以吉礼從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
美辭所以著其惡也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魯成五年 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蔡景六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胡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
歸則出也
[臨川吳氏]僖三十一年杞伯為其子求婦而僖公以次女叔姬與之歸為杞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夫婦年皆六十之上而姬始被出而歸疑是叔姬無子杞桓別有妾子為太子叔姬心不自安而須歸魯故叔姬既卒而杞桓後來逆其喪以歸也
仲孫蔑如宋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杜氏]穀齊地
會諸侯之礼今大夫行之以為常矣[趙鵬]
梁山崩 梁山在今韓城縣北
[胡傳]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言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
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
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于礼文備矣而義

記其寔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礼之
文也古之遭変异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
主于内若成湯之六事撿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
修行是也徒舉其文而无寔以先之何足以弭災変乎
夫國主山川至于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
也弒君亾國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
存其可忽諸
[家氏]春秋于沙鹿梁山二大异特筆書之以見天下之治
亂中國之合離自此始是周天下之异而皆見于晉者
周自東遷賴伯者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
君庸臣貪坐隳伯業晉之倒中國之憂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胡氏]定王崩子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
杞伯同盟于蟲牢[杜註]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卓氏曰即封丘縣地方
[胡傳]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
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
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礼也
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
秋惡盟誓于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嘉可]按鄭頻伐許許愬于楚鄭伯訟不勝而歸請成于
晉非中心悅而誠服也
[丙子]簡王六年 元年 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景七鄭悼二年曹宣十陳成十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秦桓二十楚共六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一月辛巳立武宮
[胡傳]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礼也喪事即遠有進而无
退宮廟即遠有毀而无立故二昭二穆与太祖而五嘗
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
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
墠有禱則祭无禱乃止去墠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
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

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鄟音占

取鄟 或曰在沂州郯城縣東北

鄟者何公羊曰邾婁之邑也穀梁曰國也杜曰附庸也

今按國則當曰滅邑則當繫國或附庸之國不書滅耶

或取吾故邑耶或鄟國如鄫已先滅於人而吾復取之

耶或如昭元年季孫伐莒取鄆而經不繫之莒耶今不

可考矣[謙揭]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杜氏]嬰齊叔肸子汪氏叔肸辭祿不受宣公以母弟錫親命其子為大夫 [嘉氏]按文定以貴戚用事之卿必與聞其政事宣公時頓于勝問會朝之禮遂滅歸父交于鄭國眾矣獨叔肸不與明其非生而賜氏為世卿矣至成公而嬰齊帥師人如晉如莒何是世為大夫

費音

壬申鄭伯費卒 林氏悼公卒弟成公睔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胡傳]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眾焉有事于宋而以侵書者

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于衛孫良夫亦然上三

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

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

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

卿受鉞大眾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左氏載此師晉命

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

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于人

不得已為將能立乎

[廬陵李氏]春秋凡為伯主興師者皆書侵蓋本非

有怨屈于不得已亦無志于深入但淺侵其境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林氏楚始書大夫將自是必圍滅而沒貶人之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胡傳]荊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

存周使民著于君臣之義也鄭背夷即華嬰齊為是師

師入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

帥師伐鄭于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欒武子

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

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師之歎戰者八人
武子遂還則无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
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
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
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
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迁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丁丑 簡王七年 晉景十六齊頃十五衛定五蔡景八鄭成公二年畸元年曹宣十一陳成十五杞桓五十三宋共五秦桓二十六楚共七吳壽夢二

春王正月鼷(音兮)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 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音录)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
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曰亡乎人矣
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
人之辭也
胡傳 有司免過即災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
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
宣三年天王崩再易牛而牛死乃不郊今成五年十有

一月天王崩喪猶未畢也亦再易牛而角食可以警矣
講義
吳伐郯 吳自太伯居梅里今常州府无錫縣東南四十里有太伯城至闔廬始都吳郡今蘇州府是自淮泗南至浙嘉湖二府境皆吳分
胡傳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
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
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蓋
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
之故記于礼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
之制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杜註 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史記馬陵道隘而旁多險阻可伏兵
胡傳 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与

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師師書伐而无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以鄭[?]之言救則楚罪益明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侯則楚人暴橫鳴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今南直壽州北三十里下蔡城是也

[傳左] 楚子重子反怨巫臣殺其族巫臣請晉通吳教吳叛楚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吳始大通于上國 [王氏] 州來楚與國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左]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杜氏戚林父邑

[杜氏] 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强國以抗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林父自結于晉之權臣爲衛國患幾四十年晉郤叛臣爲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寔爲之也

戊寅 簡王三年 八年 晉景十七齊頃十六衛定六蔡景九鄭成二曹宣十二陳成十六杞桓五十四宋共六秦桓二十二楚共八吳壽夢三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傳胡] 晉有二命穿无譏止罪也諸侯之地非諸侯之所可予奪也來言者歸不歸未可知之辭也歸之于者强辭也非魯之所欲也不得已也然則魯以辭郤之不亦可乎曰得罪于二大國以爭尺寸之地亦可已矣于此見藉人之力以得地之不可恃也

[謙協] 嘉印按文定又言爲國以礼无悍于强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并責魯也汪氏引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請于子產子產弗與以季文子有德于子產義亦近正但慝子之論則以强弱不敢王于魯地殺子人而仍不得地有如孟夫子之所譏耳

晉欒書帥師侵蔡

[襄陵許氏]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何氏昏礼不称主人此称使者宋公无母自命之也

[胡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礼也礼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宋公之請伯姬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礼踰制經書之為後法也 蜀杜氏納幣使

大夫可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同屏括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衰之勳宣孟之忠而无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无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胡傳]同括无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同括附和爀子以欺郤師未為无罪但其事已久今則未必乱也[纂疏]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胡傳]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報王所愧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畿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訓天子之僭賞也歸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陸氏書天子或依策命之文或傳寫誤也 賜公穀皆作錫左氏作賜錫義同或傳寫誤也[纂疏]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杜氏]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礼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胡傳】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郯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亾无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 林氏為伯姬歸宋也

【胡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己卯 九年 簡王四年晉景十八齊頃十七年衛定七蔡景十鄭成三曹宣十三陳成十七杞桓五十五宋共七秦桓二十三楚共九吳壽夢四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胡傳】凡筆于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尔而四書于策 汪氏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成五年叔姬來歸八年叔姬卒此年喪歸 何也夫婦人倫之本也夷考叔姬杞伯初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應不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无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杜註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晉要諸侯同外楚也【謝湜】

【胡傳】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于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范氏】逆者非卿故不書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胡傳】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尔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

也經有因獲以見貶者初献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褒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礼費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信其无妒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于遠乎曰古者庶女与非敵者則求為媵国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林氏]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胡傳]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救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称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人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与處父救江何异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与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无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与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惟然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九年冬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人入鄆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旬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无備也夫

[胡傳]莒信无備矣然兵至而逃民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于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

效死勿去雖守邦之本然豈不予以可恃而驅民于死乎不脩城郭又寡不敵衆但使之死守无是理也[illegible]

[家氏]莒同盟馬陵及蒲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恤鄭會蟲

則執其君以伐之莒敝于兵則置不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

秦人白狄伐晉

胡傳 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中國交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為不亦甚乎

家氏 宣八年晉狄伐秦晉猶書師今書秦人儕秦于狄殿其鄙楚而為之出師也

鄭人圍許

城中城

薛氏 中城者鄆之內而宮之外也不能自治而夾城重險故穀梁氏謂之外民也

庚簡王十年 晉景十九齊靈公環元年衛定八蔡景十一
辰五年 鄭成四曹宣十四陳成十八杞桓五十六宋
共八秦桓二十四
楚共十吳壽夢五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五傳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胡文定之說為罷弟則周公東征亦成王之罷叔乎 趙詡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 夏四月郊不時也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五卜彊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高氏 鄭已立君故晉侯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使其君臣交亂春秋不以舍服與之也

齊人來媵

高氏 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晉衛已備其數寧可復加乎

丙午晉侯獳卒 獳乃侯反 景公卒子厲公州蒲立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晉人止公使送葬

胡傳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礼也惟天子之事焉可也 所謂諱其辱而不葬也

冬十月

辛簡王十有一年 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靈二衛定九蔡景
巳六年 十二鄭成五曹宣十五陳成十九杞桓
五十七宋共九秦桓二十五
楚共十一吳壽夢六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以公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臨川吳氏】櫟及國而郤犨已至豈誠心行聘哉直欲迫公盟耳

【高氏】公留于晉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于國而使大夫盟之先晉侯无禮于公甚矣

按晉侯此時在喪自不宜與公盟惟犨來聘而盟非禮也【謙按】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壬午 簡王七年 十有二年 晉厲二 齊靈三 衞定十 蔡景十三 鄭成六 曹宣十六 陳成二十 杞桓五十八 宋共十 秦桓二十六 楚共十二 吳壽夢七

春周公出奔晉 【胡傳】按不書名蓋史失之

【左傳】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

【胡傳】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无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无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于天也自周无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廢令不行于天下尔

夏公會晉侯衞侯于瑣澤 杜註地闕

【林氏】此晉楚為成也于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存中國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杜註地闕

冬十月

癸未 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 晉厲三 齊靈四 衞定十一 蔡景十四 鄭成七 曹宣十七卒 陳成二十一 杞桓五十九 宋共十一 秦桓二十七 楚共十三 吳壽夢八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胡傳】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伯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興諸之侯師故特書曰乞聖人作春秋无不重內而[illegible]

外至于乞師則內外同辭者（內謂公子遂如楚乞師）蓋皆有報怨
復讐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于天
王以大義臨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于乞哉
[張氏]自齊桓以來合兵役伐雖不出于王命然攘夷討罪
為中國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
不足以令諸侯故惧其不從而卑辭以乞之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人滕人伐秦
[胡傳]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
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
能成朝礼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
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
為重存人臣之礼也古者諸侯即位喪服畢則朝小聘
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
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
又不能成朝礼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于
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為此惧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之
義者至矣
曹伯廬卒于師（林氏宣公卒成公負芻殺太子自立）
秋公至自伐秦
[張氏]不以京師至者明非朝京師（王氏微而顯非聖人孰能修之）
冬葬曹宣公
甲申簡王十有四年（晉厲四齊靈五衛定十二卒蔡景十五
申九年鄭成八曹成公負芻元年陳成二十弍
杞桓六十宋共十二秦桓二
十八卒楚共十四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林氏渠丘卒公犂比公密州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書自晉惡晉之保叛臣而為之助惡林父之求援大國
以要君也[謝湜]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高氏 此著許之所以迁晉不足恃而許乃依楚以辟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張氏称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

僑如通于穆姜于叔聲伯謂晉人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當時諸侯皆聞其醜行而成公命之逆夫人可乎

書以者不以者也 謙按

纂疏 按公十四年始娶夫人則其即位時尚少也然二年即已會盟于蜀當亦不甚幼小何以至今始娶乎韓左氏蜀之會以公衛為質後即逃歸註以公衛為成公子夫可使為質入能逃則年必稍長矣何公生康子太早逆婦夫人太遲俱可疑意者公衛其宣之子成之弟耶

冬十月庚辰衛侯臧卒 林氏 定公卒 子獻公衎立

秦伯卒 林氏 桓公卒 子景公立

乙酉 簡王有十五年 晉厲五 齊靈主 衛獻公衎元年 蔡景十六 鄭成九 曹成二 陳成二十三 杞桓六 十一宋共十三年 秦景公元年 楚共十五 吳壽夢十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胡傳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 厲 衛侯 獻 鄭伯 成 曹伯 成 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定 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傳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伯為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程子曰書同盟見其既同矣蓋執曹伯義也始与之同盟而終執之非義也故曹人得以為辞 謙按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林氏 共公卒 子平公成立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奚之速也大不懷也[謙按]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
石出奔楚
[胡傳]華元為右師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
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
晉國人与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
懷祿顧寵重于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山不書氏背
其族也
據經是華元力不能討子山藉晉力歸而殺之故曰自
晉據左傳則華元出奔未至晉魚石止之非所謂自晉
歸也從經為正[謙按]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林父鄭公子鰌(音秋)邾人會吳于鍾離(杜註鍾離楚邑淮南縣李氏曰即今鳳陽府臨淮縣地故城在旧府城東六里西近州來)
[左傳]始通吳也
[胡傳]吳以蛮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句本穀梁殊會
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与世子抗
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
与之敵也成襄之間中國无伯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
向而親吳聖人羞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音攝)(葉今南陽府裕州葉縣)
[左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杜氏]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
[丙戌]簡王十一年 十有六年 晉厲六齊靈七衛獻二蔡景十九鄭成十曹成三陳成二十四杞桓六十
二宋平公成元年秦景二
楚共十六吳壽夢十一
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穀梁]雨而木冰也
少陽木之氣不勝陰冰也[謙按]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林氏文公卒成公原立)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卓氏言鄭之東南部也

胡傳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于目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特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于軍門有聖人能內外无患蓋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嘉印 按文定所云固然矣汪氏又以為自鄢之戰楚之陵駕尤甚今更得鄭為佐使先此勝以挫其鋒則將倚鄭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惜者晉厲之恃勝之寔德亦寵勢之論也在十二年晉士燮楚公子罷合盟于宋西門之外雖以外大夫盟且无信故不書然是盟曰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无克胙國迄公四年再去年楚先敗盟十年楚子伐鄭家氏曰楚首禍也書楚子曰其人而貶之者也則此一戰君傷而將死今年之戰及之者晉侯也則再踰年而被弒誰謂鬼神可欺乎 [illegible] 士燮即范文子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illegible] 凡楚師之敗必行軍法于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寔強于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

嘉印 按先是楚子背盟伐鄭既而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使鄭叛晉從己今則因晉伐鄭庇民以逞致敗乎鄢陵之敗楚君臣均有失也以二卿相惡而獨委罪于側故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官書法與惡殺得臣同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卓氏言今歸德府

胡傳 臣子之于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于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弒則書薨易地則書假出奔則書孫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詞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為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崇義不崇勢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然公而不見曲在晉矣于公何歉乎直書

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畿內國或曰在今河南新安縣東南東迁初自岐西迁于此

單伯會伐之後 莊十四年 王臣與伐又見于此【謙按】

曹伯歸自京師

【胡傳】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尭為君辟為臣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无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嘉印按曹世子兄也負芻庶弟也世子嗣君也負芻非君也衆父喪未葬而行弑其罪為甚況无以臣弒君之嫌殺之何害斯時王綱一振則諸侯莫不悚服矣失此一机是天子終不能君天下也哀哉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杜註苕丘晉地

【程子】寘之于苕丘也 張氏舍或作捨非

【劉氏】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因僑如之譖執季孫不以歸而舍之苕丘爲 汪氏如秦穆公獲晉惠公舍諸靈臺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高氏】季孫得釋將与公俱歸故僑如惧罪而出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高氏郝氏】不書釋而書晉大夫与之盟則釋之可知矣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左傳】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鄢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犫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譖季孟于晉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季孫及郤犫盟歸刺公子偃 待勝者謂代晉楚之勝負

以穆姜一語而刺之非罪也【謙按】

嘉印按其愚甚于鄭莊之克段矣

[丁亥]簡王十　十有七年晉厲七齊靈八衛獻三蔡景十八鄭
二年　成十一曹成四陳成二十五杞桓六
十三宋平二秦景三楚
共十七吳壽夢十二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或曰在河南
孟津縣東南

[盧陵李氏]天子三公稱公曾為三公而有土為畿內諸侯者
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
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為畿內諸侯者
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鄭杜註柯陵鄭西地

[陸氏]不重言諸侯訊尹單與盟

[蘇氏]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
尹單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礼也

嘉邵撰程子及盧陵李氏之說參之
雞澤之盟則同書亦有同外楚意

秋公至自會

盧陵李氏此伐後而盟故以會至即
戲梁二事備則以後事致之例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声孟子廿霸公鮑牽知之告國武子武子
召而謂之克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孟子譖高鮑与國子
公刖鮑牽而逐高無咎高弱以應叛

[劉氏]无咎身為卿佐而不能討國亂正君以致離間至于見
逐故書奔无異文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

[胡傳]郊之不時未有甚于此者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汪氏]王官下臨諸侯景從以邦已叛之楚脈懷貳之鄭宜
若振槁然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
而諸侯還何哉蓋厉公戰勝鄢陵驕忌蹟武慢于尊王
是以諸侯无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楚復肆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殺〕郤子犨猘卒 林氏定公卒 宣公猔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張氏〕郤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厉公不正其有罪无罪而用嬖幸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欒書中行偃能无及乎

據左傳晉景之殺趙同趙括也欒郤為徵今郤至之見譏也欒書為計以傾之雖一時有所施在民卒周其子黶之汰至于盈而滅宗爲天道好還其信矣夫〔謝湯〕

楚人滅舒庸 舒庸在南直安慶府境

〔戊子〕三簡王十十有八年 晉厉八 弑齊霸九 衛獻四 蔡景十九 鄭成十二 曹成五 陳成二十六 杞桓六十四 宋平三 秦景四 楚共十八 吳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傳〕民不与郤氏胥童道君為乱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嘉印按胥童非三郤比也亦書大夫者罪晉以之為太夫也

〔陳氏〕三郤之死晉厉殺之也胥童之死書偃殺之也春秋一以國殺為大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林氏〕立の襄厲公 弑悼公周 公之曾孫也

〔穀梁〕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 〔嘉印〕按稱國以弑者甚于稱人

問胡氏傳欒書弑厉公事其意若許欒書之弑何也朱子曰文定之意蓋以欒書執國之政而厉公无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厉公可廢而不可弑也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絕不可曉不知何謂按朱子言可廢而不可弑可為定論而王氏竟以聞誅一夫紂矣与之則未為允晉厉何至于紂而欒書豈武王之比其迎悼公也可謂有德于晉矣

欒書弑其君而晉人愛之觀范鞅對秦伯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則雖謂晉弑其君可也蓋晉人德其弑厉公而迎悼公爾〔以上楊謙〕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十七年冬齊侯使崔杼慶克圍盧 討高弱 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与之盟于徐關而復之至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内宮

之朝

[張氏]齊侯保奸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鄗賊之禍皆蔽塞聰明惟婦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以叛邑君又仕邑亂之邦卒死宮闈非不幸矣

公如晉[左傳]朝嗣君也[廬陵李氏]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杜註]彭城宋邑今彭城縣

[王氏]書伐書復入見魚石之復入由楚鄭之伐也復入者據城以叛也不書納者惡甚于納也[胡傳]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于是乎有礼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杜氏]築墻為鹿囿

[廬陵李氏]築囿三始于此公自朝晉歸士匄來聘杞邾交朝遂自以為安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高郵]按此乞師為救宋而討叛臣与鄬犄梁黨前蕃宋邑不同晉悼盖新即位仍前例而為是謀耳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左傳]謀救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錢塘應撝謙述著

受業凌嘉邵較補

襄公 【林氏】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 【紀】己丑簡公十四年崩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衛獻五蔡景二十鄭成十三曹成六陳成二十七杞桓六十五宋平四秦景五楚共十九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四歲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于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孫氏】楚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故雖入于楚還繫之宋所以抑強夷而黜叛臣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杜註】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胡傳】楚人釋君而臣是助本已悖矣晉于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于義而行者也

【汪氏】齊桓伐楚次于陘不欲速戰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次于鄫不欲速圍以虐鄭皆霸者不輕用兵而重民命之意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林氏】簡王崩子靈王立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胡傳】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禮事于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

【高氏】童子侯雖不朝聞天王喪必奔公幼不朝亦不奔喪而來朝來聘者安能以禮相接乎

杜氏曰冬者十月初王赴未至故傳善之今按春秋書

法邾子來朝在是月无罪之辭也衛晉來聘繫以冬此
有罪之辭也[謝湜]

[庚寅]靈王二年晉悼二齊靈十一衛獻六蔡景二十一鄭成元年十四莒曹成七陳成二十八杞桓六十六宋平五秦景六楚共二十吳壽夢十五

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氏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高氏]鄭受制于楚為之伐中國書師懲其動衆耳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啖氏]襄公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林氏成公子僖公髡頑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蘇氏]鄭雖有叛中國之罪而伐其喪非礼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杜氏曰虎牢今汜水縣古為鄭制邑漢成皋縣鄭之西
[左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杼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何不言城鄭虎牢城楚丘不繫衛城緣陵不繫杞皆王事也非為一國况此實取其地以偪之非為鄭城何不言取王事也蓋鄭棄夏從夷故春秋書法如此 謝湜
[陸氏]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杖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辛卯]靈王三年晉悼三齊靈十二衛獻七蔡景二十二鄭僖二年公髡頑元年曹成八陳成二十九杞桓六十七

七宋平六秦景七楚共
二十一吳壽夢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內爭彊于中國而外開釁于吳兵連禍結馴致入郢自
此始矣謙搗

公如晉

高氏 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礼也豈可反朝
同列乎時公年六歲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高氏 出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之謙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鄭伯僖莒子犂比邾
子宣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今廣平府縣

穀梁 同外楚也

廬陵李氏 日在諸侯下所以别會與盟之異日也會與盟屏
日而不重出地者非甚美惡則仍舉重之例也

汪氏 上書會而下書日以同盟不再舉諸侯所以著王臣
與盟而貶其瀆分之罪也
自柯陵而王臣始同盟自雞澤之盟此後王臣不與諸
侯之會宋之盟晉楚狎主齊盟天下知有楚王而不知
有周王矣至楚虔弑晉懼諸侯之貳叔向曰諸侯不
可以不示威乃假霸于天子之老會諸侯于平丘而劉
子始與焉至再會于召陵卒敗于賊臣之求貨而晉于
是不復合諸侯矣蓋齊晉之伯本以尊王而已諸侯堅
晉悼之伯則不復尊周而平公之時趙武偷于為政墜
復據楚而諸侯咸貳矣乃始復歃以尊周召之虛名耳
人其肯信乎 謙搗

陳侯使袁僑如會

左傳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
成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杜氏 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書諸侯之大夫有君命也書大夫盟十六年盟溴梁專也

陳自辰陵不與于諸夏之盟者三十年至是見楚敗晉
强始來如會而書及以及者喜遠人之來而汲汲歡之
也于是發戌以戍之合諸侯以救之而卒不能及也陳
侯之逃歸迎于二慶之諸怵于鄭之傳言而惧身其之
爲鄭伯續也鄭之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亦鑒陳侯之不
能自固而爲兩屬之謀也非荀罃之不戰以屈楚中國
之勢亦岌岌矣 以上揚謙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張氏 荀罃見陳人之服而許不來遂帥師以問罪于許規
模款遠宏其并陳不能保也

庚王 靈王三年 四年 晉悼四齊靈十三衛獻八蔡景二十三鄭僖 二曹成九陳成三十年杞桓六十八宋平七

秦景八楚共二十 二吳壽夢十七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林氏 成公午子哀公溺立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杜氏 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杜氏 定謚也 高氏公有四喪役如晉朝王氏幼弱之 君奔走道路所謂國君道長豈得已哉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李廉陵氏 楚嘗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頓以怒楚禍患之極
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癸巳 靈王五年 晉悼五齊靈十四衛獻九蔡景二十四鄭僖 四年 三曹成十陳哀公溺元年杞桓六十九宋平

八秦景九楚共二 十三吳壽夢十八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汪氏 旅見于伯國也

陸氏 鄫列國也使其世子同于我大夫魯与晉俱失正矣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彙纂 杜註地闕卓氏曰吳地今鳳陽府盱眙縣在淮水南

書鐘離之東 杜氏 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

【張氏】以中國大邦而為蠻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王氏】陳之叛也罪在子辛（即壬夫也）楚既不能明法教以律貪人又不能反貪人以謝小國乃興師致討而陳恨弥篤方歸罪子辛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滕子邾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劉傳】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焉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戚十五年會鍾離此年會善道後十年會柤十四年會向皆往會之也故皆稱國以殊會書

公至自會

冬戍陳

【穀梁】內辭也

受命于晉而戍之謙撝

【高氏】非獨魯也諸侯各還國而遣戍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廬陵李氏】晉之竭力救陳視齊之坐視江黃不顧者有間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張氏】書勞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甲午】五年（靈王六年 晉悼六 齊靈十五 衛獻十 蔡景二十五 鄭僖四 曹成十一 陳哀二 杞桓七十卒 宋平九 秦景十 楚共二十四 吳壽夢十九）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林氏 杞桓公卒子孝公匄立）

夏宋華弱來奔（高氏 朝廷尚敬而弱狎慢取奔罪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傳左]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

覲後取鄫則取之莒无疑 謝湜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傳左]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殷氏晉不討莒人而討魯偏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紀] 六年 靈王七年 晉悼七 齊靈十六 衛獻十一 蔡景二十六 鄭僖五卒 曹成十二 陳哀三 杞孝公匄元年 宋[illegible]

甲午 秦景十一 楚共二十五 吳壽夢二十

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傳左]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季氏邑魯東鄙邑今屬兗州府沂州在顓臾祊田之間

[傳胡]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國忠于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无故勞民妄興是役行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于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illegible]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杜註] 鄬鄭地

[杜氏] 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

[illegible]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杜鄵鄭地卓氏曰在鄭西林氏傳

公弑簡公嘉立

[傚]鄭僖公之為太子也于成十六年与子罕適晉不礼焉又与子豐適楚亦不礼焉及其元年（魯襄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鄵子駟相又不礼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據傳鄭伯之卒以瘧赴于諸侯晉悼在會亦不推究諸侯承其偽而書之者有年矣聖人探之道路欲革而正之嫌于以意斷非闕疑之意也書曰如會未見諸侯而戍卒于鄵陳侯逃歸欲以起問者見是非也上書如會而致其志未見諸侯其辞哀卒之下書陳侯逃歸其辞廸范氏言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陳侯于是懼而去之知其間必有変矣藉〻之言皆以為賊由子駟然當時或疾或弑其賊莫能明也故其子立而不知所討聖人不正其為賊寧失不經聖人之慎也襄十年冬盜殺公子騑〻即子駟書盜殺不以為封賊也穀梁謂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胡文定謂見弑者皆有不善之積鄭僖公欲從中國是貴礼義為中國之君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変文書卒于鄵是則謂魯史舊書鄭髡弑君而聖人削之以善人被弑因隠悪人之罪則亦以往為善者戒之无罪殺之可不問矣為善者其懼而乱臣賊子不可弭冤而相慶乎必不然矣曰不得其死者亦可書卒乎曰子般卒子卒此以内殺弑隠之也吳子遏門于巢卒于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是以外賊亦卒之也（譏）

[嘉定]鄭伯卒書卒逆承魯史未敢輕改然聖人之心憾不生于按同時何其推位推究其実而明正天討也

[穀梁]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礼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

陳侯逃歸（何是凡會同无陳侯至定四年召陵之會始書陳子）

[胡傳]穀梁子曰逃義曰逃〻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

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
下令國中大申儆脩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于諸侯謀
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
致力于陳矣不此之順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
前此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
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
也無之而後可至是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
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曰楚人
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
陳侯逃歸書陳侯逃歸以見荊楚之橫晉雖鞭長不及
馬腹而陳侯居守不得其人內迫于二慶之告外懼為
鄭伯之續以至于此也使晉致力以勤諸侯而陳不歸
楚則之鄭從晉可必也安用三駕而得之乎謙搗

丙申 靈王八年晉悼公齊靈十七衛獻十二蔡景二十七鄭
七年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陳哀四杞孝二宋平
十一秦景十二楚共
十六吳壽夢二十一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鄬之會不致十二月會正月即自會而如晉也謙搗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享氏曰邢丘今懷慶府
左傳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
宿齊高厚宋向戍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
獻蔡捷故親聽命
胡傳 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
政而委于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
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及以姑息愛人
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
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
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
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
嘉邛按季孫氏之無君自宿始也伯主頃于頃會盟使國君道長其臣之自尊者遂得竊其國柄

汪氏 自齊桓倡霸以來未有以霸主而會諸侯之大夫者
今曰重煩諸侯使人夫聽命焉然則諸侯之失政寔悼公
為之也
諸侯之大夫抑而稱人与微者同見諸侯与微者會失
方伯之体也 謝湜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王氏 見莒猶魯弱盟主之无威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胡傳 鄭介大國之間困於楚之令而欲息肩于晉若能信
任父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礼法自守而親比四
鄰必能保其封境荊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
于蔡獲公子燮无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
也是以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
復書以見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于竟

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丁酉 靈王九年 晉悼九 齊靈十八 衛獻十三 蔡景二十八 鄭
八年 簡二 曹成十四 陳哀五 杞孝三 宋平十二 秦
景十三 楚共二十
七 吳壽夢二十二
春宋災
夏傒季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杜氏 成公母
杜氏 成十六年為僑如故徙東宮
左傳 始往筮之遇艮之隨曰隨元亨利貞无咎曰有四
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杜註 戲鄭地
左氏 諸侯伐鄭晉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
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知武子曰許之盟
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与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
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

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

【胡傳】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于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与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与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襄公時惟二十六年會澶淵不致餘（清）書至此會不致蓋不及歸而春即會矣【[illegible]】

楚子伐鄭

【戊戌】靈王九年 十年 晉悼十齊靈十九衛獻十四蔡景二十九鄭簡三曹成十五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三秦景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杜註楚地熊氏曰柤水名今徐州沛縣東北界古偪陽地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今嶧縣西南五十里有偪陽城熊氏曰今屬兗州府

【左傳】言自會也 杜氏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

吳時而不書晉滅魯亦與為之辭也【[illegible]】

汪氏 偪陽及柤地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衝滅偪陽以通吳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高氏】以宋受偪陽故也

晉師伐秦

【左傳】報其侵也 侵在九年經不書

【家氏】諸侯惟宋事晉最謹今宋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之略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犂比）邾子（宣）齊世子光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林氏 此悼公三駕之一

【永嘉呂氏】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以强弱事勢為先後也

【汪氏】莒邾子爵常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先王旧制論之哉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陳氏書鄭之失政甚矣書盜自此始

【左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于是子駟當國鄭簡公年八歲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叔鄭伯以如北宮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產攻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奔宋

【張氏】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鄢之役僖公如晉以從中國而騑弒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騑者從夷之人弒君之賊也而發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

廬陵李氏 子騑之罪豈可以失職 程子及胡傳云 殺之耶不書大夫當討之賊也不書鄭人不以討賊之義予尉止等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城不繫鄭王事也戍繫之鄭自我言鄭戍者魯受晉命以戍之也舉魯以繫諸侯也鄭新有諸卿之難晉人不哀而反戍以逼之此春秋所以書楚救也 謝湜

公至自伐鄭

【紀】靈王十有一年 晉悼十一 齊靈二十 衛獻十五 蔡景三十 鄭簡四 曹成十六 陳哀七 杞孝五 宋平十四 秦景十五 楚共二十九 吳壽夢二十四

春王正月

作三軍 陳氏 三家分公室之始此志三

【左傳】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此季武子與叔孫穆子盟詛 傳聞之判言也

【孔氏】如上所分則三家所得各以父兄子弟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其

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盖分國民為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

[胡傳]三軍魯之旧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于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强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説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説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故知三軍魯之旧尓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无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无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受帥師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丘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時十四年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公征焉而旧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无政而兵権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嘉印按車復于甸者蓋以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故事畢則歸于其長也甲散于丘者以四丘出甲士三人事畢仍散于丘也卒卽步卒四井為邑

[汪氏]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魯旧有軍三明矣孔氏正義謂文公以來伯國以軍多貢重遂自減為二軍至此復作三軍然成二年鞌四卿竝將則三軍未嘗廢也特以私家强盛而公室之兵軍數廢缺及是三家三分公室又壞已之車乘以從三軍之本制其實欲奪公家之兵為已私尓凡作者不宜作也三軍魯之旧制而亦書作學者習其讀而問其傳則知亂之有在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曰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与也夏鄭子展侵宋以致諸侯

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世子光莒子犂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林氏]此悼公三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杜註]亳城鄭地

杜氏 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與盟戲同

嘉可 按先伐鄭而同盟柯陵鄭未服而晉復伐之先伐鄭而同盟于戲鄭與盟而楚伐之先伐鄭而同盟于亳鄭亦與盟而復從楚伐宋其不同如此不嫌同文

臨川吳氏 以前事致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胡傳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与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踰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于此極而盟犹足恃乎

八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杜註 蕭魚鄭地

此悼公三駕之三 林氏

胡傳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礼其囚而歸為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 自悼公能謀于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与之争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廬陵李氏 晉之制楚治三文公以力勝厉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庶幾召陵之不戰乎

公至自會

范氏 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 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襄陵許氏 見楚之力盡于是矣

杜氏 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譏

冬秦人伐晉

家氏 晉為秦所敗春秋不書不与秦之為楚也

庚子 一霸王十 十有二年 晉悼十二齊靈二十一衛獻十六蔡景三十一鄭簡五曹成十七陳哀八 杞孝六宋平十五秦景十六 楚共三十吳壽夢二十五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鄭氏曰今費縣南有台亭

穀梁傳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遂者生事也入者遂詞也

胡傳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林氏壽夢卒子諸樊立吳始書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趙氏大國使聘卿須自往拜之是公元寧歲也八年朝矣至是再朝

辛丑靈王十十有三年晉悼十三齊靈二十二衛獻十七蔡景三十二鄭簡六曹成十八陳哀九杞孝七宋平十六秦景十七楚共三十一年吳諸樊還元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今濟寧州南六十里廢亢父縣有邿亭

公羊邿婁之邑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林氏共王卒子康王昭立

冬城防

壬寅靈王十十有四年晉悼十四齊靈二十三衛獻十八蔡景三十三鄭簡七曹成十九陳哀十杞孝八宋平十七秦景十八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杜註向鄭地卑氏曰今鳳陽府懷遠北中古龍亢縣

杜氏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高氏吳來在向諸侯之大夫往會之

胡傳使舉上客而叔老茲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于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禮記疏大夫為卿上介襄陵許氏曰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于君命使人之体豈為得哉

方鄭之未服也晉汲汲通吳至蕭魚以後晉無籍于吳而吳伐楚喪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而吳自是不復通晉矣至黃池乃爭強于上國

方晉之未得鄭也屢駕而不息自服鄭之後其君不復

出兵遂委政于大夫悼之衰也以上搗謙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齊宋大夫不書惰也衛北宮括書于伐秦摂也能勺拇盤從鄭子蟜俱濟涇

【汪氏】晉秦七十年之兵爭釁兆于圍鄭怨結于敗殽禍稔

于三戰大舉于九國之伐而終于此役蓋自文公之伯

合諸侯之師未有若是之衆也然以十三國之卿大夫

帥師衆以壓境而師出无律將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績

蔑有晉國待于境上視若贅旒皆悼公之怠于政事致

諸臣之專恣也三戰者彭衙令狐河曲也彼此交伐室不止此

【家印】按論功罪者不書以一時勝敗定之也是時荀偃

為中軍帥有推余馬首是瞻之令未為適也欒饜乃云

余馬首欲東荀偃恐軍帥不和多遺秦會乃命大還亦

可謂全軍无咎者矣秦見晉之多孫諸侯多助是以不

敗出師楚亦畏晉不及為揃角之計自此而晉秦忌兵

終春秋之去者七十九年使偃當日不勝其忿鋭意進

師取敗致悔不待言矣即幸而勝秦〻必報晉戰爭何

時已哉迴視先軫敗殽之役使秦隻輸不反自役結畫

連兵暴骨原野者大十九年未知孰為功孰為罪也曰

然則所謂君怠臣專之訊非臥曰此言晉政之所由衷

狐專在伐秦一事也即以伐秦論使悼公歸國治欒黶方命之罪而誅之亦何怠何專之有

己未衛侯出奔齊林氏獻公出衛人立公孫剽

【例傳】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在諸

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

國之史也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

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

旧史之文也孫甯出君聖人曷為不暴其罪而以歸咎

人主何哉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

可出也所為見逐无乃肆于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

之性乎春秋端本清原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

以自奔為名見其自取不書臣逐之不以展加冠也[illegible]

【汪氏】王氏箋義云衛侯不道失國當從公羊書名今考二

十五年入夷儀三傳皆不書名經必有義不可强合失

國書名之例蓋衎之立以正非篡弒之比剽之篡又不

可以忽黜并例論故衎不名

莒人侵我東鄙

【嘉邱】按衛侯雖無道而孫林父殺四公子廹之使出又逐之耿公後故弄齊不名

【高氏】莒自滅鄫之四伐我矣

【汪氏】溴梁之執蓋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儆怨而致敗【謙協】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胡氏】于是孫林父主公孫剽而會晉于戚以定之

【汪氏】會七國之大夫于賊臣之私邑而定逐君之賊此晉之強家所為悼公末年怠于政事惑于其臣而不之省也

【家氏】晉悼用師于鄭衛衎无會不往无役不從今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會君誅孫甯以申伯討乃盟主職分所宜為既不能然反聽賊臣主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所甚惡也

【陳氏】襄昭之際大夫无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

【郯發】霸王十四年　十有五年晉悼十五卒齊靈二十四衛獻十九殤公剽元年蔡景三十四鄭簡八曹成二十陳哀十一杞孝九宋平十八秦景十九楚康二吳諸樊三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鄭氏曰劉魯地

【襄陵許氏】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

劉夏逆王后于齊

【公羊】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經書劉夏逆王后于齊左傳謂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蓋以官師士也非卿也故云卿不行非禮也文定以為卿往逆公監之靖公得禮故不書而獨書劉夏若是則天子獨遣劉夏不遣靖公將何別乎不知靖公乃單子之謚非三公之公也今據經文止是劉夏逆后為非禮故譏之耳【謙協】

【嘉邱】按左氏以刘夏為官師故文定以為士　夫齊大國也僅遣一士逆后不惟自褻寧不逢彼之怒乎公羊云天子之大夫然大夫亦非卿也亦不免于譏矣且王朝大夫例称字故何氏云逆后當使三公貶而称名者明非礼也再考左氏单靖公乃单頃公之子襄公之孫也相継而称单子盖子爵而為卿士非公也杜氏謂刘夏

過魯告喪故不書單靖公夫左氏既云刘夏往卑靖公
矣嘻何獨不過魯乎使靖公過魯而經書刘夏往卑子逆
王后于齊則是大夫往逆而卿監之亦皆不免于訊矣
故知書刘夏者但訊大夫逆
后之失耳不書單子不必論
臨川吳氏 魯桓八年乃桓王之十六年祭公逆王后于
紀魯襄十五年乃靈王之十四年刘夏逆王后于齊周
衰礼廢昏姻之不時如此
嘉印按天子且然可慨也夫〇又按紀后
至次年歸于京師則是桓王之十七年矣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魯地 程詳 遇
高氏 衛侯 衎 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剽齊不與焉
周有憾于諸侯伐我以此
救陳而書至遇見公之畏齊又不敢救也 謙拶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郛成之外城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襄陵許氏 政在君則民一 民一 則國殊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
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
競甚矣无他民分于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林氏 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庚甲 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 晉平公彪元年齊靈二十五衛獻二十一陳哀十二杞孝十殤二宋平十蔡景三十五鄭簡九曹成二秦景二十楚康三吳諸樊四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諸侯三月而葬非礼也 謙拶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杜註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 卓氏曰溴梁今懐慶府濟源縣
胡傳 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
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
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
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書魯卿及諸侯
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
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
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
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
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礼樂征伐已

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平晉公初立无先公之盟也君
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林氏 凡伯在焉而但曰諸侯者无伯也若在焉而但曰大
夫者无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于扈會于扈則有斥言
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溴梁之盟則有斥言大夫而不
序陳氏說本
喪未五月晉侯不宜出會諸侯諸大夫亦不過以之[illegible]
贅旒耳蓋晉侯自不宜與盟而亦不當使大夫盟[illegible]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 以我故且
曰通齊楚之使
高氏 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
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

齊人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注 專政之應[illegible]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陳氏 鄭非主兵曷為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illegible]
而屬之鄭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乙巳 六年 靈王十十有七年 晉平二齊靈二十六衛獻二十一[illegible] 三蔡景三十六鄭簡十曹成二十二[illegible]
陳哀十三杞孝十一宋平二十
秦景二十一楚康四吳諸樊五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林氏 宣公卒 悼公華立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杜註 卞縣東南有桃虛 氏曰 泰安州東南有桃墟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林氏 防臧紇邑伐我大夫將書大夫始此自隱以來齊伐
我皆書人君將書名自文十五年始大夫將書大夫自
高厚始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高氏]華臣暴其宗室而乱宋政有不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達
不違讐國陳乃宋讐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高氏]邾之先君以伐魯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猶
伐我者叛晉与齊、使之脩先君之怨也

[丙午]靈王十十有八年 晉平三 齊靈二十七 衛獻二十二 臨
七年 四 蔡景三十七 鄭簡十一 曹成二十
三十 卒陳哀十四 杞孝十二 宋平二十
一 秦景二十二 楚康五 吳諸樊六

春白狄來 高氏 與介葛盧同

[胡傳]刘敞曰夷狄于中國無事焉其于天子世一見則諸
侯雖善其際交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不与其朝懲淫
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献其白雉
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
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汪氏中國因其來而自知所處以礼義服乎

夏晉人執行人石買 [因傳]為曹故也

裴氏 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逆 孫氏 君治小 伐曹 一也行人非
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 非伯討故稱人

秋齊師伐我北鄙

三年而齊五加師兢已甚

冬十月公會晉侯 平公 宋公衛侯 殤 鄭伯曹伯 成 莒子邾子 宣 滕子 成 薛伯
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胡傳]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于此書同圍齊何也
齊環背盟棄好虐陵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覲加兵
于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見齊
環无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林氏]戊公 滕主 公卒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五傳 薛氏 楚鄭子孔將叛晉而起楚師 鄭伯之出也

[丁未]靈王十十有九年 晉平四 齊靈二十八 衛獻二十三 蔡景三十八 鄭簡十二 曹武公
十 滕元年 陳哀十五 杞孝十三 宋平二十
二 秦景二十三 楚康六 吳諸樊七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杜氏曰祝柯縣屬濟南郡 今河南府禹城地

[杜氏]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

晉人執邾子

【左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劉氏】執其君以叔其地不言以歸釋之也執君取地不以王命而皆出于大夫何以服人心而正其罪乎叔地見後取邾田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杜註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姜氏曰合鄉在今滕縣東湖陸即湖陵城在今魚臺縣東六十里今滕縣有漷陽里漷上村

【左傳】諸侯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言魯入因復舊疆挾伯主之威多取田於邾也

季孫宿如晉臨川吳氏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高氏】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齊伯主所當討而与之會伐齊則晉平之伯業可知矣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林氏】靈公卒子莊公光立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胡傳】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辭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為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為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張氏】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誅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歡也故以累上之詞言之齊靈公廢太子光使高厚傅公子牙以為太子光立而殺之

【汪氏】射殺股之禍兆于此矣

【嘉郎】按齊靈嬖戎子廢太子光立公子牙光乘父病而自立遂殺戎子迫父致死与弒何殊而春秋不書者殺戎子不告靈公薨于疾非薨于弒也至殺高厚則從告而書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胡傳】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于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公子午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盡而分其室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鄭討西宮之難當在十年之冬討純門之師當在去年當其時不能治也今乃以其專政而誅之坐以前罪非王法也謙按

冬

葬齊靈公

【高氏】齊魯乃世昏姻之國前雖有怨今已易世不廢喪紀此亦魯往會葬而書之義也

【嘉印】按曹負芻齊環皆書葬豈皆无罪乎

城西郛汪氏西郛國都外城之西郭也

【左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杜註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卓氏曰今大名府內黃縣

城武城【杜註】魏泰山南武城縣卓氏曰在今費縣北七十里

【汪氏】魯君弱臣情內則疲民于丞城之勞外則徼惠于霸國之援會柯魯无自立之志

【戊申】靈王十九年二十年晉平五齊莊公光元年衛獻二十四殤六蔡景三十九鄭簡十三曹武二陳哀十六杞孝十四宋平二十三秦景二十四楚康七吳諸樊八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杜氏】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即祝柯以和解之故二國復自共盟結好

【高氏】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无服三年之喪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杜註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卓氏曰今大名府開州

澶淵何以不書同齊環見伐以憂死齊光新立而受盟豈其所欲哉不得已也謙按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襄陵許氏】執邾子取其田而復伐之已甚矣

【胡傳】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无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于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

【家氏】按履之奔楚想不得已也書殺書奔見蔡景之不能君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襄陵許氏】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亡

叔老如齊 杜氏齊魯有怨今復繼好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報向戌之聘

【紀年】靈王二十年 晉平六齊莊二衛獻二十五蔡景四十鄭簡十四曹武三陳哀七杞孝十五宋平二十四秦景二十五楚康十八吳諸樊九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胡傳】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陳氏于是公在晉季孫宿納之也 王氏叛而歸他國曰叛叛而歸魯曰來奔內外辞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高氏】盈不能防閑其母遂為范匄所逐奔于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謝湜】比月而食史之誤也春秋書之其或甲戌己丑之類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杜註商任地闕

【紀年】靈王二十有二年 晉平七齊莊三衛獻二十六蔡景四十一鄭簡十五曹武四陳哀八

哀十八杞孝十六宋平二十五秦景二十六楚康九吳諸樊十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平齊侯莊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犁比邾子杞伯孝薛伯小邾子于沙隨卓氏曰沙隨今歸德府寧陵縣西北七里

〔胡傳〕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

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道之出疆又先之于其所往教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勛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无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无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于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張洽〕按追舒之所以見殺者以寵近觀起也觀起之所以累追舒者以起未益祿而多馬特寵致富也為楚君者盡亦謹其始乎今惡積而不可掩矣盍亦察其情乎果觀起營私之罪重則殺起而黜追舒可也若追舒縱起而同情即按法誅可也始則不戒以稔其惡既而与人之子謀殺其父幾事不密則害成亦幸免耳及追舒死而以薳子馮為令尹有寵于薳子者八人亦皆无祿而多馬使薳子微申叔之言而辭八人貪人可勝誅耶故高氏謂其由威柄失于上故刑不足以馭下威柄既立則責譙足以折姦臣之鋒及其失之則刀鋸不足以當姦臣之罪識雖論也

〔辛亥〕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晉平八齊莊四衛獻二十七殤九蔡景四十二鄭簡十六曹武五陳哀十九杞孝十七卒宋平二十六秦景二十七楚康十吳諸樊十一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林氏孝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夏邾畀我來奔

〔高氏〕書畀我來奔惡內也惡鄉受叛人邑今又納叛人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不去其官慶虎非叛陳也〔汪氏〕楚扶陳侯以討二慶二慶閉城知楚之必誅已而拒之非叛陳侯也及慶寅以慶虎而及慶寅也〔穀梁〕寅累也慶愬公子黃于楚者慶虎也虎倚楚而傾公子黃黃亦倚楚而求復

國陳侯不能爲之左右爲何以爲國哉使楚人以爲討陳侯能自理其曲直黄不至奔楚以想免楚雖強横可以理諭是時内无大變陳尚有以立國也今乃縱黄親往以京師視楚使楚圍已之國而殺二慶非君道矣既不能自立亦无賢輔卒以嬖子屬弟招致殺世子楚遂乘釁而滅之春秋書陳侯之弟黄出奔楚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〻鍼宜咎出奔楚後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陳侯溺卒楚師滅陳則知二慶雖有罪而楚人戚行陳國陳之貴戚与异姓之卿交構外據援以傾國家其生殺去留悉制于楚廢立存亡一聽于楚豈不重可哀哉譏抛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卓氏曰曲沃今聞喜縣

胡傳 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于晉復入者甚逆之辞爲其既絶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椎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至于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歔以爲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亟從之遂入絳衆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于錮之甚急使无所容于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其爲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陸氏 不稱所自潛至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高氏 齊侯因晉有欒氏之乱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者魯之故也齊所以數伐魯者衛之故也故先伐衛以試之晉不之問于是遂伐晉

陳氏 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世從晉于是始叛則晉伯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侯之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杜註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卓氏曰今衛輝其縣東有雍城本古朝歌

宣其救之之声而无其能救之實畏而次焉致其事大之

杞焉尔 謝據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杜氏】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罪之

晉人殺欒盈

【何氏】稱人從討賊辭

齊侯襲莒

【林氏】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壬子】霸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 晉平九 齊莊五 衛獻二十八 [illegible]十 蔡景四十三 鄭簡十七 曹武六 [illegible] 哀二十 杞文公益姑元年 宋平二十七 秦景二十八 楚康十一 吳諸樊十二

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伐侵齊

【高氏】叔孫豹救晉无功故孟孝伯侵齊為晉報焉懼晉趙也 又曰羯代速為卿未練而帥師亦无復三年之喪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汪氏】齊莊襲莒身傷臣獲未伸其志故雖與莒平而復伐之

大水

【高氏】已平而伐齊无信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又比月而食史之誤也 謝據

公會晉侯平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武莒子犂比邾子牼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杜註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

【汪氏】進則憚齊之强退又憂楚之伐鄭是以一會而徒還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李廬陵氏】蕭魚之後楚兵再至鄭而无功則以憚之餘澤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高氏]是時穀洛鬪毁王宮而齊侯叛晉求婚于天子故爲
王城之叔孫豹始如京師聘且賀爲王氏城鄭魯不與城故不書
襄陵許氏曰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
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之聘蓋自是不聘王矣
盧陵李氏此後止書
叔鞅之會葬而已

大饑

旧食既而大水大飢此事以覩天應可畏矣謙撝

[穀梁]五穀不升為大飢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
飢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
大侵大侵之礼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
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胡傳]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飢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
矣故書之以為戒

古之救飢但有發倉賑濟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
除盜賊无移興民工之理此後世不得已之權術也謙撝

嘉印按此因刪胡傳前段之說從而辨之也
附礼記王制國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
无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
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二十有五年晉平十一蔡景四十四齊莊六弒鄭簡十八衛獻二十九殤曹武
七陳哀二十一杞文二宋平二十八秦
景二十九楚康十二吳諸樊十三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林氏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

嘉印按光之被弒天道人事其往者也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胡傳]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師三
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
之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
弒則宜下令三軍建旆而復声于齊人問莊公之故執
崔杼以顯戮之謀于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
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
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杜註重丘齊地 章氏曰今曹州東氏縣有重丘又曰今東昌府荏平縣有重邱）

胡傳 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於重丘

特書曰同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鄭伯突入于櫟以奪正名之也衛侯不名以不能特其

大臣非所當名也（讀搗）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凌氏曰在安慶府境）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杜氏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林氏郎諸樊也 卒弟餘祭主）

左傳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垣以射之卒

杜氏 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

甲寅 靈王二十有六年（晉平十一齊景公杵臼元年衛獻十五年三十殤十二弑蔡景四十五鄭簡十九曹武八陳哀二十杞文三宋平二十九秦景三十楚康十三吳子餘祭元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林氏殤公弑獻公復歸衛）

胡傳 喜嘗受命于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于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庶末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乎于衛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于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矣不忍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于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林氏書叛始于此）

胡傳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以剽見弑而叛不宜書叛然則叛者叛衛侯衎也叛衛侯衎而書叛則甯喜不宜書弑書弑君者甯氏君剽也此皆春秋原情定罪故而君之也（讀搗）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侯出奔齊入夷儀皆以爵稱今復歸而書名何也以詐謀而復國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謝湜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胡傳]晉侯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胡傳]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為臣而討君故人趙武而公之會之者可知矣謝湜

[胡氏]鄭良霄不貶者鄭伯為衛侯故如晉知鄭不釋罪而臣是助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胡傳]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尹戾為太子內師无寵譖于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高氏]晉人非討其弑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訴人非伯討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林氏靈公卒子悼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乙卯]周靈王二十六年 二十有七年 晉平十二 齊景二 衛獻三 蔡景四十六 鄭簡二十 曹武 陳哀 杞文四 宋平三十 秦景 三十一 楚康十四 吳餘祭二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杜氏景公卿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康)屈建蔡(景)公孫歸生衛(獻)石惡陳(哀)孔奐鄭(簡)良霄許人曹人(武)于宋

[高氏]此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夏也諸侯之大夫不詳其故始徇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華夏蠻貊莫辨而諸國從苟兩事晉楚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于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大

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

陳氏 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于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于溴梁而无君臣之分于宋而无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

使是會也趙武請楚去王號而與之會執為有辭譏也其偷也向戌真周之賊臣也[illegible]

衛殺其大夫甯喜

胡傳 甯喜既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辭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无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无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胡傳 衛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晉托于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胡傳 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大有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屈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illegible]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无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雖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為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尋此盟也其說誤矣嘉邱按申之會凡十三國此言蠻夷之君楚也篡弒之賊謂蔡般也合陳鄭許徐滕頓胡沈小邾宋淮夷十一國而為十三也

陳氏于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
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盟讀由
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鄢陵則齊主諸侯至皐鼬則魯及
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
孔子曰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自趙
武子始也此王伯之所以興衰也
是盟也王官不出楚人先歃以王號臨之中夏胥爲夷
夷矣則是晉平趙武之偷也終春秋之世周不与楚通
使狄有冠屨之辨焉謙揭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辰 靈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 晉平十三齊景三衛獻三十二 蔡景四十七鄭簡二十一曹武十 陳哀二十四杞文五宋平三十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卒吳餘祭三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喜之黨故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左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封崔杼之黨
家氏 盧蒲癸王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
十有一月公如晉
林氏 于是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諸夏之君旅見于楚始於此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林氏 靈王崩 景王立
乙未楚子昭卒 林氏 康王卒 弟郟敖立
胡傳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礼也
丁巳 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 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三十三卒 蔡景四十八鄭簡二十二曹武十一陳 哀二十五杞文六宋平三十二秦景三十三楚郟敖康元年吳餘祭四弑
春王正月公在楚
胡傳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爲

夷狄所制以僕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孫臣所逼歎擅其
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
親襚公以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
子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
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疏也吾不可以入
矣將遂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于歲首朝正之辭
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
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于羹墻之意而隊
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頗其身與妻子與其家
而不郵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此文定為徽欽

楊謙 高郵孫 公聞天王崩而不奔喪當時習為而莫有知其非也乃不會王葬而送楚子葬聖人蓋傷之矣

夏五月公至自楚

穀梁 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庚午衛侯衎卒 林氏獻公子襄公惡立

閽弒吳子餘祭 林氏弟夷末立役名餘眛

胡傳 穀梁子曰閽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于人
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
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
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
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
子觀舟閽以刀弒之亦邇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
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城淳于也

胡傳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
主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
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
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
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
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不得列
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嘉印 諸國 杜齊莊獨為王城郟晉平合以城杞其利去為何如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杜氏] 用夷禮也

吳子使札來聘

[胡傳] 春秋多交例聖筆有特書荊楚元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冥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于楚梂秦術之流元异称焉是也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也

[汪氏] 季子有讓國之賢而未合乎中庸春秋苟特筆而褒之則人將事為過高之行而不能與于時中之權也

嘉邵技吳楚傳王聖人所深惡也季子弱不義夫周之 傳觀而不受欲若是則居其位而復其本爵為至當矣 吳必讓抑不歡形先世之惡而默行乙志欲則書林王 愆易重幹盡使數十年積習而一旦去之其心允論丁 春伯孝固莫大乎是也嗚呼春秋惓惓乎正名分以季 子之賢而不為又將誰望顧徇匹夫之小節乎哉

秋

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今北直順天府治春秋時燕都也 本古薊國武王封堯後于此燕故都薊 易州城東南後并薊地邊過于薊

[林氏] 高止高厚子也北燕始見經

[左傳] 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戊午] 景王二年

三十年 晉平十五齊景五衛襄公惡元年蔡景四十九弒鄭簡二十三曹武十二陳哀二十六杞文七宋平三十三秦景三十四楚郟敖二吳夷末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楚臣來聘始書氏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林氏景公弒靈公般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左傳] 救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胡傳]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于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詳其事賢伯姬也世衰道微女德不貞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于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追以夫謚書于春秋曰葬

宋共姬以著其貞行励天下之婦道也

〔國州吳氏〕亦非宋之子 与臣不能救其君母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左傳〕景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 弟 王 佞夫弗知尹言多

刘毅殺佞夫括瑕廖奔晉

〔呂氏〕无親親之恩也

王子瑕奔晉 杜氏括瑕廖不書賤也

書卯殺括首 瑕廖不書存疑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胡傳〕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与公孫[illegible]

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illegible]

死于羊肆不言使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illegible]

去國三年其称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叛國[illegible]

直叛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illegible]

本作滅國應子易之亦 照魚石欒盈大全小註

冬十月葬蔡景公

蔡景公何以書葬為之賊者世子也則彼國已成礼而

葬矣魯往會之亂情礼之篤於賊般也〔張氏〕〔高閌〕按此亦微詞也

晉人平齊人景宋人平衛人襄鄭人簡曹人武莒人比犂邾

人悼滕人薛人杞人文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胡傳〕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未有言其所為者此

獨言其所為何適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

也智者无不知當務之為急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

大变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有國者不戒于

火自亡其財猶其來告予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

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故皆貶而稱

人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 十二作十一國當

〔杜氏〕宋向戌為正卿失災燒殺其夫人 末聞 先已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同称人

〔高閌〕按此會不書魯者魯卿不與也其所以不與者魯以伯姬故証當誅邾其災自有所歸不必與諸國之

會不與會而不書非諱之也

〔紀〕景王三十有一年 晉平十六 齊景六 衛襄二 蔡靈公二般 三年 元年 鄭簡二十四 曹武十三 陳哀

十七杞文八宋平三十四秦景
三十五楚郟敖三吳夷末二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因傳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薛氏 楚宮別宮也小寢猶非正况別宮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胡傳 子般子赤弑而書卒于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下書公子慶父如齊則子般之弑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

哀公元夫人其娶与薨皆不見于經未知其故子野胡
敬歸之子非適出也昭公敬歸娣齊歸之子也昭公既
矣故孟子之至不書定公之夫人亦不見于經亦不哀公定
如出亦非適也後以公子剸之母為夫人見經亦不書[illegible]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襄陵許氏 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家氏 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君來會魯葬滕魯皆厭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林氏犁比公弑子展輿立

程子 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弑也故書國人

辨疑 自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而夫人之嫁娶不載异內女往來皆不復紀此豈史略之耶夫以夫婦人倫之大而襄公以後視隱桓之初一詳一略如出兩手何哉蓋嘗思之必有大不可言者觀齊之致女于晉請繼室于晉晉之送女于楚齊之涕出而女于吳則當日魯女之薦亦不可知至于夫人或下漁于國中或結昏于同姓或以妾為夫人皆所難言者而且有大盜之來礼為以公之姑姊書之不亦辱國乎諱之而已矣嗚呼馴至句踐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于王宮一介嫡男奉盤匜以隨諸御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

于士彼雖蛮夷然風俗至此不大可哀哉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胡傳云吳子將伐楚至巢入其門中矢而卒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嘉印按文定此傳蓋從穀梁云爾然經曰門于巢卒是攻巢之城門而卒也非假道過邑而入其門也何飾城請罪之有況吳為是

春秋集解卷之九 終

春秋集解卷之十

錢塘應撝謙述著
受業凌嘉印較補

昭公

林氏公名裯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薨于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庚申景王四年

元年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衛襄三年蔡靈二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八年杞文九年宋平三十五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郟敖四年卒吳夷末三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招音韶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卓氏曰虢今靈寶縣

胡傳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歃洽色反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脩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經不書者謂書會不書盟也于宋則書會盟而不書前年蔡弒父矣而諸侯之大夫謀宋災而不之問也

去年冬莒人弒君矣而今年春諸侯之大夫尋偃兵之盟而不之問也季孫舉兵伐莒而經不書伐為其非討賊乃爭鄆也嗚呼兵革不試而嬉然者皆不知有君父之人也果天心之所欲乎不書人何也一識而已至此殆不足責矣 汪氏

三月取鄆

觀取鄆則取鄟取邿取鄫可知 汪氏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 嘉印按此則鍼亦自有取灾之道

胡傳 書弟罪秦伯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父母有愛妻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林氏 悼公卒莊公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杜註太原晉陽縣

胡傳 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曰趨荀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齊出也

胡傳 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此莒之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嘉印按左氏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是去疾長也既立展輿而又廢之未知更立者誰豈即立去疾歟

陳氏 前言齊無知弒其君後言齊小白入于齊前言莒人弒其君後言莒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弒之辭也前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寧喜弒其君前言齊陽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弒其君與弒之辭也辭有前後罪有大小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吳出也

展輿為弒君者所立與聞弒君者也書吳莒展輿出

奔吳猶宋萬出奔陳也奔吳罪吳也〔謝樞〕
趙氏踰年不稱爵其罪大也
劉氏不謂之子失子之道也
廬陵李氏比之以國氏者嚴與既立踰年成君矣不書爵已見紀之以責書莒見其已立

叔弓帥師疆鄆田
王氏取鄆不書帥師疆田書之者以見其因莒亂出不意而取得之為易今欲固其所得則莒人來爭必矣故遣卿帥師而疆之
高氏疆者清封之以別乎莒也

葬邾悼公

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見倫反

左傳戴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胡氏曰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會諸侯於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來伺戍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乃其僞赴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愧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故畧其篡弒以扶中國如文定此言則是篡弒之賊弱小方可正名以定其罪篡弒之賊強大有奔走承令之不暇雖見世之後聖人執簡以從猶不敢不委曲以避其威傳所謂身無存沒時無今古不可得而赦者徒為虛語彼亂臣賊子備佯恣肆亦何所紀極乎是知春秋書楚子麇卒必其死於疾非死於弒也方楚康未卒之時諸侯因以疑松柏之下其草不殖矣況之晉沒脈離衛紛紛而言者莫不知其將篡矣木殘而楚康果卒令尹圍果立是以囂然有見弒之言然而春秋書卒必非弒也曰楚麇非弒則虔非篡矣曰非也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而自立則圍篡也曰幕與平夏之死何以不書曰四夷之公子未誓為世子也略之而已〔謝樞〕

楚公子比出奔晉

比與虔兄弟也楚虔篡立而比出奔義之正也晉羈以羈待比以國衣祿而比未嘗臣虔也特其後虔之君楚十二年矣而比不合秉亂竊入與之爭國耳乃文定以為楚虔不歸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縶累其宗族未嘗錮之如宗盈而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遂謂比猶為虔之臣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又從為之辭【漁梅】

【辛酉】景王五年 二年 晉平十八齊景八衛襄四蔡靈三鄭簡二十六曹武十五陳哀二十九杞文十宋平三十六秦景三十七楚靈王虔元年吳夷末四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固有可殺之道罪然鄭因其疾而斃之不告于天子而專殺則一也【漁梅】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服服 注

國君越國以弔人之妾恥也公之輕身如此宜其後之毋至晉而見卻也文定乃以為宜強往而修弔焉益謬矣【漁梅】

【盧陵李氏】晉之辭公本為夫也

【壬戌】景王六年 三年 晉平十九齊景九衛襄五蔡靈四鄭簡二十七曹武十六陳哀三十杞文十一宋平三十七秦景三十八楚靈二吳夷末五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林氏】成公卒子悼公寧五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杜氏】鄉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八月大雪

冬大雨雹

【汪氏】旱暵未幾連月雨雹昭公昏慵略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於難吁可嘆哉

北燕伯款出奔齊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淮夷在南直徐邳等州境

執齊慶封殺之

[胡氏]楚子欲行伯為齊討慶封故稱爵

亦楚虔一事之善也 匯纂

殺罪 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

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張氏]凡有罪而當殺者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不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遂滅賴 [高氏]虔毒如此蓋出於以戎州兵之謀也

九月取鄫

鄫國也曷不言滅前此為莒滅矣然則曷不屬之莒

鄫非莒所得有先王之所建也且取鄆有例矣然則

魯取之無罪乎曰魯取之而興滅繼絕則無罪矣 匯纂

嘉卿按能請于天王而復封之益善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甲子]景王八年 五年 晉平二十一齊景十一衛襄二蔡靈六鄭簡二十九曹武十八陳哀三十二杞文十三宋平三十九秦景四十辛楚靈四吳夷末七

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音捨

[胡傳]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於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孔氏]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惟舍中軍之衆為上下二軍季氏因叔事孫字福迫之使同五孫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備書擇二以見之

[高氏]自是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有民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貳于吳乃殺之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張氏曰牟婁本隱四年莒人所取杞邑防在今安丘古平昌縣界茲在今諸城古姑幕縣牟婁在防茲之間南竿中氏曰皆莒州地

[胡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

莒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

終爲不義弗可滅矣是書來者是接我以利而我入

其利而濺之也 牟氏夷名也

[汪氏]庶其牟夷邾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季氏

秉君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爲己私非魯之

內盜乎

秋七月公至自晉 嘉印撒左氏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是季孫宿如君也獻子於范乃歸公亦年耳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杜注莒地

[汪氏]魯既受叛人邑又敗莒師其惡可知也

秦伯卒 [林氏]景公卒子哀公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今浙江杭州府以南東至於海皆越分越都會稽今紹興府治

[胡氏]越始見經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強也通吳以病

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越通稱人始通諸侯也若以善其從楚伐吳而進之

爲人則其義未之前聞 楚稱子而帥諸侯徐越何不可人之有 [陳上鵠淵]

[胡傳]吳楚徐越雖比於戎狄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楚

祝融之後徐伯益之後越大禹之後上世皆爲元德

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異徐始稱王楚

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

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

下不使與戎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

人之意也

[乙丑] 景王九年 六年 晉平二十二齊景十二衛襄八蔡靈七鄭簡三十曹武十九陳哀三十三杞文十四

辛宋平四十秦哀公元年楚靈五吳夷末八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林氏]文公 年平公立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胡傳】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

楚遠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高氏】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圖譜】景王十年七年晉平二十三齊景十三衛襄九辛蔡靈八鄭簡三十一曹武二十陳哀三十四杞平公都楚元年宋平四十一秦哀二楚靈六吳夷未九

春王正月暨齊平

【胡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是時昭公結昏彊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群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侵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

三月公如晉

叔孫舍如齊涖盟

【穀梁】內前定之辭謂之涖外前定之辭謂之來

【襄陵許氏】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illegible]氏】襄公年子豐公元五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丁卯 景王十八年晉平二十四齊景十四衛靈公元年 一年蔡靈九鄭簡三十二曹武二十一陳哀 三十五杞平二宋平四十二 二秦哀三楚靈七吳夷末十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陸氏 陳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招殺偃師而立留哀公縊要恚自殺

胡傳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恃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已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戕殺偃師以致大亂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賢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致亡國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吡之也

汪氏 以弟招繫之陳侯則陳哀之罪章公子留之簒實亡陳之本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穀氏哀公卒是年滅陳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劉氏 非其罪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家氏 欲以蒙恃陳國而撫其宗社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杜註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illegible]氏曰今泰安州

胡傳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地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

張氏 蒐狩不書必違理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于紅也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耳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

定之蒐不言公矣

廬陵李氏 經書蒐狩五其四皆書大者僭天子大蒐之禮也此年不書大者杜氏以為經闕者或然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茅堂胡氏 稱人以殺不去其官國亂無政衆人擅殺非討賊之詞

招殺太子而委罪于過故殺之 讞據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杜氏 招之黨與

滅陳利其土也故招殺孔奐失刑也乘亂而滅之允書滅後書葬惡楚也 讞據

葬陳哀公

左傳 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用玉 楚人將殺之請寘之 馬置 不欲為楚 既又請私 臣私恐冬 君 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 臣

戊寅 景王十二年 九年 晉平二十五 齊景十五 衛靈二 蔡靈三十 鄭簡三十三 曹武二十二 陳滅 杞平三 宋平四十三 秦哀四 楚靈八 吳夷末十一

春叔弓會楚子於陳

杜氏 魯往會故書 嘉印按是時楚以討亂告諸侯故會葬也

汪氏 陳已滅而書葬存陳也

陳氏 於是叔弓及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諸夏之大夫旅見于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

高氏 中國諸侯為楚所滅既不能救亦宜同心疾之奈何反使大夫往聘耶

許遷於夷 在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廢城父縣

左傳 二月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汪氏 城父今陳地楚滅陳遂遷許于此

杜氏 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

高氏 陳滅許遷皆中國無伯故也

夏四月陳災

胡傳 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

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晉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於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而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逆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因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蒙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袁陵許氏 公內制于強臣外輕于大國而築郎囿知公之志日以荒也

己巳 景王十三年 晉平二十六卒 齊景十六 衛靈三 蔡靈十一 鄭簡三十四 曹武二十三 陳滅 杞平四 宋平四十四卒 秦哀五 楚靈九 吳夷末十二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高氏 欒施以兵攻君宮欲伐君以伐陳鮑不勝來奔此罪大矣魯方通聘而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陳氏 平子伐莒取郠

胡傳 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有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將欲中分魯國之政衆為己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項氏 獨叔孫氏舍之兵使叔弓（叔老子叔肸後非叔孫氏）帥之雖曰家徒猶使公臣帥之也可見叔孫舍之賢

戊子晉侯彪卒

陳氏 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胡氏）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胡氏）無冬史闕文
（周）景王十十有一年當昭公元年晉景十七衛靈四 四年杞平五宋元公佐元蔡靈十二殺鄭簡三十五曹武二
十四陳滅楚靈十吳夷末十三 秦哀六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高氏）鄉共盟主之喪猶可言也鄉共同列之喪非禮甚矣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汪氏）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侯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帑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饗
般于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
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
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
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于蔡討其弒
父之罪而在宮者無赦焉討其弒君之罪而在宮者
無赦焉（胡氏）謂討其與弒君父之人凡聞乎故者誅之而不赦非謂在宮者盡誅之也
按此與桓二年成宋亂注引禮檀弓邾婁篇某說不同然亦有理存之殘其身瀦其宮
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
又何患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
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
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欵以是給
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
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
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
乃用詭謀詐力徼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
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給王弁昧
于春秋垂戒之旨矣
不書蔡般而稱侯罪蔡人與之為君諸侯與通會盟
也（汪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胡氏）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胡傳]其曰大蒐非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人本于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試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貳事大比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戎並興至於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于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于高平若此者君行為寇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闕 杜註）

[高氏]自是吾大夫與邾君盟二（定三年盟拔 哀二年盟句繹）邾弱可知矣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厥憖地闕 杜）

[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己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襄陵許氏]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憖合于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國氏]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憖於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則中國失救患之義雖微傳其事著矣故不待既絕而惡（耳）見

蔡般弑父之賊前既不能討今般死而欲救蔡力又不能而丐之于楚不智不勇不仁亦已甚矣（據左傳鄭子大叔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知此

會厥慭而不順天心卿用能行之亦無能為也已罔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胡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與之中國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歛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也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傾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

【木訥】景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 晉昭二 齊景十八 衛靈五 蔡滅 鄭簡三十六卒 曹武二十五 陳滅 杞 楚 宋平十六 宋元二 秦哀七 吳夷未十四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卓氏曰今保定唐縣

【胡氏】納之于陽內弗受也 北燕伯三年奔齊

【胡氏】陽即高唐燕別邑也于是景公有志於復伯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胡氏簡公卒子定公寧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胡傳】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故辭公

五月葬鄭簡公 傳作六月

楚殺其大夫成熊 【家氏】虔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之詞書之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胡傳】與南蒯謀季氏從公如晉還及郊聞南蒯以費叛遂奔齊 【高氏】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

楚子伐徐 【高氏】徐吳之姻國

晉伐鮮虞 鮮虞在今北直真定府城東北四十里新市故城鮮虞國都也

【胡傳】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冬晉伐鮮虞狄人也楚奉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中國而夷狄行也鄭伐許而狄之未見春秋之意也考鄭許始終之仇而鄭之可狄無疑矣晉伐鮮虞而狄之未見春秋之意也考晉始終利戎狄而棄友諸夏則晉之可狄無無疑矣

【經】景王十六年 十有三年晉昭三齊景十九衛靈六蔡平公廬元年鄭定公寧元年曹武二十六陳惠公吳元年杞平七宋元三秦哀八楚靈十二弒吳夷末十五

春叔弓帥師圍費

【胡傳】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于其臣出乎尔者反乎尔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乾谿杜註在譙國城父縣南安氏曰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本陳之夷邑

【胡傳】靈王弒比立棄疾殺比代立是為平王或以楚虔殺君之二子而篡立比以此出奔晉當不在臣子之例出亡之公子不當還為國賊之臣何以春秋書公子比弒其君且君之嗣君也棄君之難嗣君而自立猶夫弒君也而反謂討弒者為弒其首子曰此殆未之思耳夫虔雖弒嗣君然于比為兄而居君位者已十二年矣使比出奔之後以虔為篡絕不與通至是入楚聲其罪以討之而已代為君猶不免兄弟爭國之訌況本棄虛竊入初不仗義執言篡位之後一聞虔之復入則惶怖自殺不過作賊已耳使春秋以討賊之名予之無乃獎姦失實以亂易亂乎是以原情定罪正其為竊國不正其為討賊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既出奔不若棄疾之為虐而称弑其君者以楚公子而歸楚則廢國楚之君也

比實自殺而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蓋棄疾本與比同謀爭成而迫之使殺非討賊也故不去其公子不子以討賊分罪之辭也言公子比既弑其君而公子棄疾又殺其兄云尔皆原情而定罪也[illegible]

秋公會劉子獻晉侯昭齊侯景宋公元衛侯靈鄭伯定曹伯武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illegible]今河南偃師縣南三十五里有劉聚○杜註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卓氏曰在今開封陳留西北九十里

[汪氏]晉合諸侯由是止割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

[胡傳]按左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于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平丘方是時楚人暴横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讀舊書遂合諸侯為申之舉還賴於鄢鄭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礼格君心內治具舉外攘戎以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所恥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車難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貴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安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

月甲戌同盟於平丘

[胡傳]按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眾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書之重詞之複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也盍卽按左氏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遂合諸侯于平丘當在七月之末自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當在八月而旬相距僅九日中無異事但書八月甲戌同盟名可

矣而必再諾于平丘文定此處是也

公不與盟

胡傳 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而公猶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隱也諸者非此盟忘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得不與焉幸也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同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亦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胡傳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三家專魯而宿及意如尤為強逼其不臣甚矣晉若告于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稱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志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嘉印按呂之想魯無足怪也若邪則自貽公以來未聞構兵且盟禍祥而通好胡為有怨言邪抑其事史不盡載耶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胡傳 楚虔遷六小國許胡沈道房申於荊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辭也陳蔡昔嘗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嘗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于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于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益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絕世故書法如此

呂氏歸辭有三奚歸於鄭纂公子之辭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宜得国公子之辭也衛侯鄭歸于衛嘗失国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国也使之如失国辭然者不與楚專封也

楚子依陳蔡以弱国而陳蔡緣楚子以復封此出于陳蔡之自復而非楚子存亡継絶之功也故不言自楚滅爲

冬十月葬蔡靈公

陳氏国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胡氏葬自内録我往則書而靈公者即世子般也前葬其父今葬其身見愍意之施於般厚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王氏公如晉蓋請季孫也既不得與平丘之盟猶託朝之礼以請其臣其失進退之義亦甚矣

吳滅州來

王氏州來小国楚取以為附庸及楚亂吳出其不意而取之

景王十十有四年晉昭四齊景二十衛靈七蔡平二 七年鄭定二曹武二十七辛陳惠二杞 平宋元四秦哀九楚 平王居元年吳夷末十

春意如至自晉

陳氏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国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為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敝蔡為莫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之喜怒皆以利於其功沮皆以利行遠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於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国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于是晉日益衰外攜内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国家乃如此○意如傲狠僭恣敢於拖昭公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小人無礼勇法不中節若是

三月曹伯滕卒（胡氏　武公卒子平公須立）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胡氏　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　莒著丘之弟庚輿立是為共公）

胡氏　昭公以來微國皆葬而莒著丘公不葬者莒卒無謚其號夷也春秋不以夷亂華也春（春秋始終不書莒葬）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據左傳公子鐸與蒲餘侯茲夫謀而殺之以逆郊公郊公不書微也（誅擒）

胡氏　罪累上也故以國殺為文而不去其族

（八景王十十有五年　晉昭五　齊景二十一　衛靈八　蔡平　三鄭定三　曹平公須元年　陳惠三　年九宋元五秦哀十楚　杞平二吳夷末十七卒）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胡氏　子王僚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胡氏　有事于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大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人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于宗廟遣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曰不可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高氏　叔弓涖事（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有事于武宮而叔弓涖事籥入而卒此豈獨禮之變而已哉）

夏蔡朝吳出奔鄭

胡氏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志朝吳出

奔而入郢之師北矣嘉即横左氏費無極害朝吳去蔡謂之曰子在下位辱也吾助子請又諧諸蔡人而逆吳文定謂吳以名利累其心而吳覺持書出奔以罪之大朝吳聞無極之言措不以正詞拒之亦木必為之動心也置或有功自居不能和其國入威遂亡之得入奔其所自取乎蔡平以滅亡餘燼奔而得役滅非期吳不至其此正名臣上下同舟共患之時彼即不善自處亦當念其功而安其月乃立國本從人清若此盼漁使得者猶逆者逆奔者矣如無有蔡召也昔國其可久立耶嗚天生無桂之陰詐傾國稆楚平之險詐窃國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見其命上將用大師非子之也

據傳稱鼓人請降荀吳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卻降而復攻之輕民之力以徼名此中行氏所以不世也以上據攄

冬公如晉

乙亥景王十九年

十有六年晉昭六年齊景二十二衛靈九蔡四鄭定四曹平二陳惠四杞平楚十宋元六秦哀十一平三吳子僚元年

春齊侯伐徐

許氏良陵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略以齊之強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臣區務爭徐伐莒之利志亦卑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度作偏于先秉兵襲逆子後也讀梅

胡傳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弒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譬其罪之輕重亦顯矣照復我書子書

赤疑失名此

夏公至自晉

胡傳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於河而不得入而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稽其國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

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感勵之志自
　暴自棄不亦悲乎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林氏】昭公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子】景王弍十年　十有七年　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二十三衛靈十蔡平五鄭定五曹平三陳惠五杞平十一宋元七秦哀十二楚平四吳僚工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見宣三年
　書滅非子之也遷之可耳始遷陸渾於伊川罪也今
　而滅之殘也晉非為王室驅戎也為其貳於楚耳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
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
災乎
【胡傳】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
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
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
載而後定天之示人顯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胡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
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使費無極以
讒勝囊瓦以貨行而衆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
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于
亡滅吳日益强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
勸賢必以去讒賊賢為先
【丁丑】景王二十一年　十有八年　晉頃二齊景二十四衛靈十一蔡平六鄭定六曹平四卒陳惠六杞平十二宋元八秦哀十三楚平五吳僚三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林氏】平公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六月（鄅音禹又音矩）邾人入鄅（鄅在今沂州府費縣北開陽故城是）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於白羽（白羽今南陽府鄧州析川縣○【杜氏】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析遷居葉此自葉遷也）

【陳傅】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讐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杜氏】許畏鄭欒遷故以自遷為文

【戊寅】景王二十有九年晉頃三齊景二十五衛靈十二蔡十二年七鄭定七曹悼公午元年陳惠七杞平十三宋元九秦哀十四楚平六吳僚四

春宋公伐邾

【胡傳】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邾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之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人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鄅俘此所謂恭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諱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意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胡氏】悼公戕止弟斯立是為元公）

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書曰弒其君非謂不嘗藥也止不知醫妄進藥而殺之也獄將焉歸左氏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張氏】今之治瘧以砒煅而餌之多（多念）然煅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過與故耳春秋之文一施之者示臣子於君父不可過也

己卯地震

匡主 是時季孫强僭已甚天之示變昭公漫不知省遂
及於難悲夫
地震民不安也 陳傅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己卯 景王二十三年 二十年 晉頃四齊景二十衛靈十三蔡平 八平鄭定八曹悼二陳惠八杞平十 四宋元十秦哀十 五楚平七吳僚五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杜註鄸曹邑
胡傳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
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
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素冠不說人以無罪
此去國之禮
呂氏 言自鄸出奔宋以別從國都而去也
會者子臧之子子臧讓國晉侯以子臧故赦負芻而
役之此在曹當十世宥者今豈不免其子使之出亡
以曹伯為無恩矣善善宜長惡惡宜短此非舜典賞
延於世之義也 陳傅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凡作亂有欲篡國者則國弒其君有欲執權者則除
其大臣以脅其君而齊豹之志皆不及此蓋挾怨懷
憤發泄為亂者按其情事定盜而已故書盜文定以
為宗魯近矣 張洽 以挾怨懷憤二句本劉氏
呂氏 以衛侯之母兄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若此故
書以著其惡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胡氏 平公卒 太子朱立
庚辰 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 晉頃五齊景二十七衛靈十四 蔡悼公東國元年鄭定九曹悼 三陳惠九杞平十五宋元十 一秦哀十六楚平八吳僚六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責其牢禮至十一牢則不復人臣之禮而晉之卿自

此亦不復聘魯[illegible]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胡傳】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内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以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張氏】平公 東國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汪氏】是年晉未嘗有事於鮮虞蓋託辭以拒公耳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 晉頃六齊景二十八衛靈十五蔡悼二鄭定十曹悼四陳惠十杞平十六宋元十二秦哀十七楚平九吳僚七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胡傳】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書出奔楚不待貶絶而亢不哀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張氏】書奔訊佚賊也盗有恃也楚為之援也[illegible]

大蒐於昌間 昌間卓氏曰 近郛也

【胡傳】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权臣專行公不與也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

長習威儀則皆納民于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今魯國軍政之本亡矣何以逸焉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林氏 景王崩子王猛立是爲悼王是冬卒弟敬王立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王室亂

高氏 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胡傳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爲家則以京師爲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之言也以京師爲室王畿爲堂諸夏爲庭戶四夷爲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滅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 呂氏 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耳

陳氏 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獨有臣子焉耳于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欲篡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于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 嘉卯擅自王室亂而周之王氣盡寧然矣能不凌夷而爲戰國乎賓起爲周室之人非人也其被殺也宜哉彼所見自斷其尾之雞殆雄妖耶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杜註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

胡傳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卑貴不以賤大不以小劉蚠單旗臣也曷爲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禮無疑于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爲嗣未果而王猛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懾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由

大臣彊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甚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无咎稱居欵皇者明其有小當得位之稱也○猛未逾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别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名其不嫌于例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礼也礼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丑為君而稱猛皆礼之變也惟可與权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王繫以猛定位也嫌疑之際呂端舉黨密視其宗而後拜者此也謝湜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杜注郟鄏今河南縣○今縣為郟[illegible]以者不以者也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時方多故王在喪欲左欲右皆聽乎二子故曰以也倉卒處變美惡不嫌同辭非二子則王猛居處號令安在所從出也

劉子單子卿大夫之執政者也而但書曰子尹氏召伯毛伯以子朝出奔楚則毛召皆稱伯疑東遷以後王畿地小雖執政者不能封以視侯視伯之采地而止以子爵加之若毛召祭周皆西周之舊爵也單子自伯降者也以上謝湜

冬十月王子猛卒

[程氏]未踰年不崩不葬卒而加子者正名也或疑未踰年之王當稱薨今書卒何也礼称天子之元子士也此當喪未君以元子卒之也謝湜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午]敬王元年二十有三年晉頃七齊景二十九衛靈公十六蔡悼三年鄭定十一曹悼五陳惠十一杞平十七宋元十三秦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

春王正月叔孫婼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杜氏]訊晉執使人

晉人圍郊（杜注：郊周邑）

左傳 二師（王師晉師）圍郊郊郊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還晉師）

胡傳 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納王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除道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呂氏東萊 當是時王必自以為無徵於晉師故使之間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於楚（附錄 悼公卒 弟昭侯申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胡傳 左氏曰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不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杜注：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 氏曰即安豐今壽州霍丘縣有安豐鄉）

胡傳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爲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潛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昌為衆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于後其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

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人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

天王居于狄泉 狄泉即翟泉杜注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卓氏曰洛陽故城在河南府城東洛水北即成周也其時成周自爲一城而翟泉在其西南六居于狄泉可見不在成周成城內也至二十六年晉師納王然後入成周

林氏 居于狄泉言未得至京師也於是王猛卒敬王即位即王猛之母弟匄也居于狄泉謂之東王子朝入于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然子朝之篡亂

陳氏 至是踰年矣書曰天王居于狄泉無待乎以矣然焉

尹氏立王子朝 嘉卯按左氏王子朝入尹傒入于王城故書尹氏立

林氏 此尹文公圉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猶曰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王子不名唯卒名之非卒也而名之者貶也 尹氏貶立去而

本陳氏

胡傳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處尊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入而曰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爲後戒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傳 公爲叔孫故如晉

胡傳 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爲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不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爲善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于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之時也而安于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于境外自取之哉

[癸未]敬王二十有四年（晉頃八齊景三十衛靈十七蔡晦公中元年鄭定十二曹悼六陳惠十二杞平十八年宋元十四秦哀十九楚平十一吳僚九）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

[胡傳]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皆之也叔孫舍以礼立身而不屈于强国以忠事主而不順于强臣此社稷之衛晉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强于為善之意舉国以聽豈其死于乾侯覩意如之猾賴於昭子叔孫之以遜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所以表其御為後世勸也（意如猾賴事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附錄]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

[胡傳]巢楚之附庸屬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若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国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国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

葬杞平公

[甲申]敬王二十有五年（晉頃九齊景三十一衛靈十八蔡昭二鄭定十三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五年秦哀二十楚平十二吳僚十）

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胡傳]按左氏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国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亂寵單旗劉蚠之屢敗敬王初立于朝之衆召伯與南宮嚚甘桓公之黨鼓若多助之在朝也然会于黃父

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郤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嬖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背獻之父子亦何足致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詞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

二十二年六月王室亂冬晉使籍談帥師納王猛于王城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郊郟鄩潰而師還蓋尚不知曲直乎至二十四年乃使人旅問周故越一年而會黃父又越一年周告急而出師何其緩也

有鸜鵒來巢

胡傳 傳曰鸜鵒不踰濟濟水東非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爲兵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

浩云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則此鸜鵒之來所謂異爲入國亦主君將去之象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胡傳 左氏以再雩爲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變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爲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之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爲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陽州齊魯境上邑杜註

胡傳 内出奔書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以君伐臣爲

書方

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然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交命救台也遂入鄆師師取下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在易也之九本作六誤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則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杜註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卓氏曰今禹城縣

胡傳 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表齊歸無慼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識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杜註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卓氏曰今在開封杞縣城中○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林氏

公羊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胡傳 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於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宋元意如之外甥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遑其私親之恩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特書其地以別之也嘉印按宋元公在位無甚失德其為昭公也蓋亦有感于己國華向之亂而有此公憤乎然則左氏所云無信多私之說殆未可信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胡傳 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

絕于魯而遜于季氏爲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
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
矣
齊修方伯之職當聲其罪而討意如以納公于魯可
也何取乎一邑取鄆見納公之不力也 [illegible] 嘉仰按此時晏子不能贊成伯業惜乎管仲矣

[乙酉] 敬王四年 二十有六年 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十九蔡昭三鄭定十四曹悼八陳惠十四 杞悼二宋景公欒元年秦哀二十一楚平十三卒吳僚十一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高郵孫氏] 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
所以存公也
[通傳] 昭公失国而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国之防也
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
存天下之防也天下之于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
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国四境之內莫非其
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廻將而大夫
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爲防也至矣
鄆爲齊取則齊地也仍書至自齊不以鄆繫齊爲
公取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夏公圍成
[通傳] 成者孟氏之邑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
書齊師者景公恢于鄆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
圍成則季氏之不臣略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治
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杜注鄟陵地闕
[illegible] 謀納公也
[illegible] 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
何晉不復主盟矣
[illegible] 鄟陵之盟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謀
此于鹹于沙之漸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音智 音涯 音旋 音班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林氏平王子昭王珍五年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傳】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東萊呂氏】漢河南縣即郟鄏武王遷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入難詞謝湜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陳傅良】景王寵愛子朝將斷于見是天下不以為是踈薄子猛新于見非天下不以為非使設此心兩棄之也是非歸于公而止矣故中生已死奚齊卓子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書尹氏以族奔也【謝湜】嘉印按左氏召伯盈逆王而逆王其同奔者召氏之族也故杜氏以族文召伯嘗言召氏

【丙戌】二十有七年敬王五年晉頃十一齊景三十三衛靈二十蔡昭四鄭定十五曹悼九卒陳惠杞悼三宋景二秦哀二十楚昭王珍元年吳僚十二弒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公子光立

【傳】此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于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數稱國以弒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弒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莫大于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伊呂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于羣小閽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嘉印按是時楚昭幼年初立非君命而擅殺何為稱國以殺累及上乎曰費無極之讒而使鄢將師

例師不殺可究云國楚人人怨殺謗矣不而已楚其莊非視周立亂爲無君此亦衆不人得情謂殺弑之
也殆且無子知而任可朋無好一之言殺無罪

秋

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陳傅]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于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家氏]齊景爲鄟陵之盟而梁丘據入季氏之錦晉頃爲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憒然無知以爲魯之休戚無關于己孰知田常觽禍于齊六卿伏釁于晉屠火積薪而不悟使二君能爲魯討賊亦足以警内盜之膽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林氏]悼公年平胥公野五

邾快來奔

[家氏]庶其奔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丁亥 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 晉頃十二齊景三十四衛靈二十一蔡昭十五鄭定十六卒曹聲公野
陳惠十六杞悼四宋景三秦
哀二十三楚昭二吳子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杜注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

公棄晉而即齊以守齊而無成乃如晉晉人曰君不

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嗚呼

早從子家羈豈至是乎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林氏定公卒子獻公蠆立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滕子寧卒 林氏悼公卒子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戊子 敬王七年 二十有九年 晉頃十三齊景三十五衛靈二十二蔡昭十六鄭獻公蠆元年曹聲二
陳惠十七杞悼五宋景四秦哀二十四楚昭三吳闔廬二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齊侯唁公謂之也人求于我而我不能救彼乃望救

于他人則從而消之可乎書來唁譏也 [illegible] 野井齊地 高氏 唁于

宋七 唁于乾侯晉地也鄆乃魯地故但書

公如晉次于乾侯

高氏 齊侯比公于大人 張唁之亦 故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

晉從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

甚者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illegible]子月反 艾魚刈反

胡傳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于魯尺地一民皆

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徽

至于潰散豈非容迷不返自納於罟擭陷阱之中其

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散

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漸改過以

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故書以為後

世戒

己丑 敬王八年 三十年 晉頃十四年齊景三十六衛靈二十三蔡昭七鄭獻二曹聲三陳惠十八杞悼

六宋景五秦哀二十 五楚昭四吳闔廬三十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胡傳]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訖諸侯之意具矣

[陳氏]鄆之書居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胡氏]頃公年 子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劉氏]徐子名者初已服吳吳子嗜而送之非能自奔也

[常山劉氏]既降安有興復之志名之以著其絕也

[周闓]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元年 齊景三十七 衛靈二十四 蔡昭八 鄭獻三 曹聲四 陳惠十九 杞悼七 宋景六 秦哀二十六 楚昭五 吳闔廬四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適歷 杜註 晉地

遺書的

[胡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君皆謂昭公

[陳傳]書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賓主盟不能致封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書意如會荀躒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胡氏]獻公年 子襄公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国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

力所不及唁之可也不欲納之而又唁之無實之文何為謙摘

胡傳 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濫杜註東海昌慮縣東南 汪氏曰在今滕縣東南

汪氏 邾黑肱經文不係邾者闕文耳

左傳 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礼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後世之盜如有政則將以之 此得名者有之矣左氏之說非也 胡傳嘉甲微世之使士刺名齊豹當日 極也朱子必有此志也左氏蓋推論及其耳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周紀 敬王十年 晉定二 齊景三十八 衛靈二十五 蔡昭九 鄭獻四 曹聲五 陳惠二十六 杞悼十八 宋景七 秦哀二十 楚昭六 吳闔廬五

三十有二年

闞口暫反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杜氏曰闞魯地今東平州古須昌地

公無兵力而可以取闞者見闞人猶不忘舊君而不

敢拒也（澂揚）

夏

吳伐越

左傳 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傳 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屬音燭）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胡傳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于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臨川吳氏 王城天子世居之其城完固王畏子朝之都而多故留居成周成周之城圮思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是晉率諸侯城成周始撤諸侯之戍）

廬陵李氏 城杞則私親之意城成周雖非盛時之美事然是情出於公亦哀世之幸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胡傳 衛侯衎失國猶失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歲首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臣者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

總論 吾觀齊桓之伯也莊三往書納幣（二十二年）觀社（二十三年）逆女（二十四年）非往朝也僖為桓將再往朝焉（十年 十五年）觀之也齊昭時止一往（三十三年）晉文之伯僖往朝焉者皆公事也不一朝晉文于襄（三年）靈（十三年）各一往宣以篡立曲事齊于晉不往黑壤一見止焉（七年晉成）成公之事晉則勤矣三年一往焉拜田也四年又往焉朝也（皆晉景）至往葬（十年葬景）而留于晉者九月會于沙隨（十六年）又不見公厲之無禮也晉悼初立又往焉（十八年）視桓文

之時遠矣襄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盍四朝于悼二十一年朝于平二十八年如楚歸不復出矣時于晉雖勤尚見禮也昭之如晉至河而復者五其得入者二而已五年晉平十五年晉昭見上始吊少姜其辭禮也二年晉平本之復也疾也二十三年晉昭其一為莒人之愬也十二年晉昭其一為請季孫而辭也十三年晉昭其一為將伐鮮虞而辭也二十一年晉昭雖昭公不知以禮自處多所蒙辱而晉之倨傲鮮腆不在諸侯亦可知矣及其失國再往二十九年晉晉而卒不為謀定公一往仍至河而復三年晉定于是與齊平而不復往晉然則觀魯一國晉之失諸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雖悼公之復伯豈能如桓文之寬簡哉而其時小國之民奔走誅求其困弊可勝道哉晉偷而楚橫楚腑而吳強吳驕而越伯齊晉之臣各謀家政而天下之勢裂矣

春秋集解卷之十

春秋集解卷之十一

錢塘應撝謙述著

受業凌嘉印較補

定公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周敬王十一年晉定三年齊景三十九年衛靈二十六年蔡昭十年鄭獻五年曹隱公元年陳惠二十一年杞悼九年宋景八年秦哀廿八年楚昭七年吳闔廬六年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集說】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哀即按隱二年春秋子不取數家所云而謂以一諸侯之故黜王正去朱按今此說者蓋以定即位後黜無正始之說猶可通也往謂元年有正所以正隱則字擊矣豈聖人之意乎諸凡公即位皆在正月則書春王正月公即位若正月無事則書春王二月春王三月多矣唯隱莊二公元年正月無事先書春王正月又書三月見此二公正月非無事其實正月即位而春秋削其即位之文也今定公正月不能即位至夏六月乃即位則正月本無事祇當

書春王三月非仲尼削之也故公羊曰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後則定無正始可知矣[謹按]
[胡傳]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爲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辭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此類皆慕叛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無謹於初而禍亂熾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胡傳]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
[高氏]季氏廢嫡嗣而專立弟宋非受之先君而專受之意如旣爲意如所立故不復討意如之罪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
[胡傳]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錢學]未可以殺而殺擧重可殺而不殺擧輕其曰菽擧重也
[胡傳]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己號]敬王十二年 晉定四 齊景四十 衛靈二十七 蔡昭十一 鄭獻六 曹隱二 陳惠二十二 杞悼十 宋景二 秦哀二十九 楚昭八 呉闔廬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孔氏]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兩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

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

秋楚人伐吳[陳氏]此囊瓦也貶人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胡傳]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定公不遇災而懼革其僭禮習舊而不知以爲非特書新作以譏之也雉門本諸侯之門也但諸侯雉門不設兩觀兩觀僭也明堂位言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庫雉僭天子皋應之制書新作者必非周公之舊矣穀梁曰有加其度也夫門觀遇災其前有逾制者尚宜貶損可更加其度乎[謹按]

[甲午]敬王十三年晉定五齊景四十一衛靈二十八蔡昭十
三年二鄭獻七曹隱三陳惠二十三杞悼十一
宋景十秦哀三十
楚昭九吳闔廬八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林氏]莊公卒子隱公益立

夏四月

秋蔡殺其大夫公子姓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杜注拔地闕左傳作郯公羊傳作枝

[汪氏]邾隱公父喪纔九月而出會盟薄父子之親也

[乙未]敬王十四年晉定六齊景四十二衛靈二十九蔡昭十
四年三鄭獻八曹隱四弒陳惠二十四卒杞悼十
十二卒宋景十一秦哀三
十一楚昭十吳闔廬九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林氏]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定宋公景蔡侯昭衛侯靈陳子懷鄭伯獻許男隱曹伯隱莒子郊公邾子隱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林氏]晉楚交兵止此

據左傳以祝鮀之言乃長衛侯而經仍先蔡侯不知何故[謹按]書而據左氏長衛侯者爲皐鼬之盟故而經不序署之也則此初會時疑猶長蔡侯註序衛上乎

[胡傳]傳書伐而經書侵者楚爲無道憑陵諸夏爲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於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編絕有萬

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自宋之會晉楚罷兵晉既偷安楚亦仍繼兩國俱敗從楚之諸侯頓蔡胡陳許不務其怨而求合於晉不知從晉之諸侯其離心亦久矣於是吳突然而來爭伯上國卒亦驟滅戰國之勢成矣北宋與契丹和而金人興於海上同此【張洽】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胡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殺之罪蔡侯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甚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杜註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 氏曰今襄城縣之東南有成皐亭即此非汜水縣之成皐也

【胡傳】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于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爲此盟書公及者內爲志也

【汪氏】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

盟皐鼬不序諸侯略之也何以不同書劉子不與故也【張洽】

杞伯成卒于會 杜氏悼公子僖公過立

六月葬陳惠公

【高氏】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

許遷於容城 容城今荊州府東廣華容縣

【王氏】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悉以自遷爲文蓋違害就利而願遷也然不能脩德固圉而遷徙無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爲後鑑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杜氏】即劉蚠也

【高氏】召陵會罷而卒即知皐鼬之盟以疾不與也公與劉子方會于召陵天王使人來訃故卒之也【[illegible]】

諸侯何以直稱名疑劉下脫一子字 [謙按]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何氏] 囊瓦稱人者罪重累於凡圍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注氏] 荀吳首伐鮮虞以其挾詐故惡之此非詐襲故稱將稱師以著其暴耳 楚圍蔡不能救而伐鮮虞畏強而凌弱也●說本襄陵許氏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杜註柏舉楚地卓氏曰漢汝南西平縣

[胡傳]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荊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於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褒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樂與人爲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

庚辰吳入郢 郢卓氏曰今荊州

[胡傳]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於其君之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三月丙午入曹文十五年秋月晉郤缺伐蔡戊申入蔡皆書國此不書入楚而書入郢蓋楚地廣故以其都言之 [謙按]

[丙申] 敬王十五年 晉定七齊景四十三衛靈三十蔡昭十四 五年鄭獻九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

傳公過元年宋景十二秦哀三十二楚昭十一吳闔廬十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於蔡

[茅堂胡氏] 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而不序何也蔡爲吳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吳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於越入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胡傳] 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丁酉] 六年 敬王十六年 晉定八 齊景四十四 衛靈三十一 蔡昭十五 鄭獻十 曹靖二 陳懷二 杞僖二 宋景十三 秦哀三十三 楚昭十二 吳闔廬十一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林氏] 斯元公成立

[左傳] 因楚敗也

鄭之世與仇亦可惡矣[胡傳]

二月公侵鄭

[左傳] 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杜氏] 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

[林氏] 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公出不獨侯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說本廬陵李氏

[高氏] 召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滅許故晉命公與所[illegible]之是時季孫斯和嗣卿位陪臣陽虎執國命又迫於晉令進退皆不由公也

[汪氏] 公親帥師討鄭之黨亂人似有變王室之義然不譏贊罷致武僅爲潛師以掠境故不書伐而書侵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 季桓子斯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何忌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高氏] 一卿將命可矣他事皆可每事一卿乎

廬陵李氏 春秋書内卿竝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蓋遂得臣之竝使乃仲遂邪謀之所致而斯何忌以竝使乃陽虎專權之所爲讀者不可不察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胡傳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犂聘于晉主趙簡子飲焉獻楊楯六十范鞅方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貫禍也范獻子果愬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界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家分晉而猜公廢爲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汪氏 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衆脩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懼齊鄭而城中城欲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鄆昭公二十九年鄆潰遂貳於齊

復欲取鄆也 謝湜

家氏 魯公取鄆固非二子之圍亦非也定公當以善辭告齊以請歸之不應遽用師也自是連歲交兵蓋始於此

戊戌 七年 敬王十七年晉定九齊景四十五衛靈三十二蔡昭十六鄭獻十一曹靖三陳懷三杞僖三宋景十四秦哀三十四楚昭十三吳闔廬十二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杜註鹹衛地

陳氏 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王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汪氏 齊侯執人而不書侯重貶之也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宋書法正同

齊侯衛侯盟于沙 杜註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陸注]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高氏]齊敗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救二鄲之圍郛

[襄陵許氏]東夏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伯統是知時之戕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

[汪氏]昭二十五年及此年書再雩哭之甚而變之大者世卿之逆陪注之横其致一也

冬十月

[己亥]敬王十八年晉定十齊景四十六衛靈三十三蔡昭十四 八年鄭獻十二曹靖四年陳懷四年杞僖四 宋景十五秦哀三十五 楚昭十四吳闔廬十三

春王正月公侵齊

[高氏]去年齊伐我有辭也今復加兵于齊則無名矣三家使君欲歸怨于公也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杜氏]靖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高氏]以公不與鹹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昭公之難齊雖不克納而實恤之矣定公即位未嘗修好於齊故齊比年伐我而我亦再伐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侵則其曲直可見矣

公會晉師于瓦

[陸注]齊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今衛輝府滑縣

[劉氏]晉人與師救魯不以救書何哉救書伐大義以援人之急者也魯昭託侯之閑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徇棄主而挪君今齊師來我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至以衆赴之此與謀爭霸非爲魯宗社計也

【何氏】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林氏】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書侵以伯主無辭可執為侵掠之事而已

【林氏】晉始代與國也於哀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

去年鄭始叛晉盟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侵鄭

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陳氏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高氏】以其為晉興師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杜註曲濮衛地結叛晉

從祀先公

【左傳】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

從祀順祀也初躋僖公為逆祀至是而始順祀其意雖

逆而理則順也【陳傅】

嘉即修順祀之説三傳皆然然定公時閔僖皆當祧者

此亦非禮之禮也惟三年大祫亦當順祀

盜竊寶玉大弓

【杜氏】盜謂陽虎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庚子】九年 敬王十九年晉定十一齊景四十七衛靈三十四蔡昭十八鄭獻十三卒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

元年杞僖五宋景十六秦惠三十六卒楚昭十五吳闔廬十四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林氏】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胡傳】寶玉大弓周公受賜藏之魯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

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苦終易代弘璧琬琰

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

美寶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

秋闕文 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

諸公宮其能刻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

之臣見下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

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註五氏晉地卓氏曰今廣平府邯鄲縣

[秦陸李氏] 興無名妄動之例同大抵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

晉力尚强二國不過逡廵犯其境而不敢誦言伐之也

秦伯卒 [陳氏] 哀公卒孫惠公立

冬葬秦哀公

[辛丑] 敬王二十年 晉定十二齊景四十八衛靈三十五蔡昭十九鄭聲公勝元年曹陽二陳閔二杞僖六宋景十七秦惠公元年楚昭十六吳闔廬十五

春王三月及齊平

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是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

之故書及 [陳氏] 說本胡氏節

夾上聲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熊氏以爲夾谷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界左氏

祝其實夾谷則今淮安贛榆矣其地近莒非會所然左氏所謂祝其未必爲贛榆耳

[胡傳]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黎彌言於齊侯曰

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

好去聲 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

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

辟婢亦反 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

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

還音旋 共音恭 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

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穀梁] 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

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

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

屬音燭 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

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

之際何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見之矣

[家語] 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告定公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

[胡傳] 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

[廬陵李氏] 書侵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從鄭左氏曰孔子使茲無還揖對齊人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故司馬遷亦謂歸我汶陽龜陰之田據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別僭之此志鄆田屬廩丘縣公居于鄆是也讙在濟北蛇丘縣龜陰古梁父縣○李氏曰鄆濟西田也此田昭二十五年為齊所取讙汶陽田也此田成八年魯歸于齊龜山之陰也龜山今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其北為亂縣地

[胡傳]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何乎聖人以天自處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杜注叔孫氏邑東平在東平州東古無鹽縣陰

國備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胡傳] 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强亦可知矣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自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王氏] 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家國之難而挾詐以避事能自安乎故亦直書以志其過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弟辰雖以兄稱弟未必宋公之親弟故不稱弟[illegible]

[王氏]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伉矣故以自奔為文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地闕杜註

叔孫州仇如齊

【高氏】侯犯以郈奔齊齊人致郈于魯叔孫如齊謝焉左傳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彄音摳

【胡傳】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目盡腫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失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嘉郈按嬖魋將走公泣而目腫二弟懟公弗禁遂舊惡弟入而嬖出也

【壬寅】敬王二十有一年晉定十三齊景四十九衛靈三十六十一年蔡昭二十鄭聲二曹陽三陳閔三杞僖七宋景十八秦惠二楚昭十七吳闔廬十六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出奔書暨緩辭也出奔非所欲也入叛書及急辭也汲汲乎欲入以叛也【[illegible]】嘉郈按緩辭者其猶有望乎急辭則望絕而遂叛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胡傳】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循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以上論辰仲佗石彄公子地四卿在蕭以叛而樂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涖盟

【左傳】始叛晉也

【杜氏】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

此時孔子在魯知晉不足事況睦鄰好非叛晉也【[illegible]】

【癸卯】敬王二十有二年晉定十四齊景五十衛靈三十七蔡十二年昭二十一鄭聲三曹陽四陳閔四杞僖八宋景十九秦惠三楚昭十八吳闔廬十七

春薛伯定卒

【林氏】襄公卒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家氏】中國無盟主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公羊】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杜氏】國內書至成孫者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圍成大都出於定公之意孔子必不主此也圍成弗克而止者猶伯禽之征苗三旬逆命而班師蓋夫子為司寇下欲以兵服之耳

昭十三年叔弓圍費定十年州仇何忌圍郈二家固已患之矣故夫子一言而叔孫墮郈季孫繼之從其欲也孟氏之成則未有叛者而公斂處父為之密謀遂不當墮夫子固不汲汲也

魯世家以攝相歸女樂皆十二年事胡氏宏以明年纂

[illegible] 家以攝相為十四詳載次年五十六

旧大鬼與墮都之意下掉則孔子已行矣

【附以諫上】嘉祁使孔子攝相猶欠宣不能諫定公一修朝王之禮乎

【甲辰】敬王二十有三年晉定十五齊景五十一衛靈三十公蔡昭二十二鄭聲四曹陽五陳閔五

杞僖九宋景二十秦惠四楚昭十九吳闔廬十八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左傳垂葭實郹氏杜註改名郹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郹亭阜氏四

衛地今□州府

始次五氏繼次垂葭又次棘蒲人吾者蔦恭廟堂而四境無不理者也今乃伺候人之邊境乘閒而侵略聞師出而亟遁如喪孫所謂揶君以鼠者豈獨一齊光而已

平陽

夏築蛇淵囿 卓氏曰今兗州府寧陽縣北有蛇丘城在寧陽縣定陶

汪氏 昭九年郎囿之築雖當農隙之時且書以示戒況盛夏農事方殷役民以興苑囿乎

大蒐于比蒲

高氏 囿所以養禽獸待畋獵也築囿蛇淵今乃蒐于比蒲則囿何為哉書既叛晉而三桓日懽人之國已故數蒐焉

衛公孟𫸩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卓氏曰今平陽府趙城縣晉陽今太原

傳 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胡傳 鞅非始禍曷為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皆百雉之城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也 而喜郎按趙鞅欲歸衛貢以弘怨殺午圍邯鄲非始禍而何

據左氏則趙鞅之據晉陽拒范中行氏也不可謂叛經書叛者何觀荀躒之言曰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然則所謂叛必拒君命也君命逐鞅鞅不出奔而住據晉陽百雉之城出其甲而抗守焉非叛而何者同列之臣下以君命討鞅鞅義當拒之反加以叛奉之

荀閒 謹按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卓氏曰今朝歌在淇縣西二十二里

左傳 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

家智文子韓魏襄子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者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奔朝歌

[胡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不立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款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邾公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盛衰而不序我戰而稱人或書陸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爲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胡傳]書歸者易辭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春秋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而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致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戮書既不能致辟於鞅奉行天討以懲亂臣又聽下以間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致刑矣其能國乎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以兵諫者真愛君者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薛弒其君比

[杜林]子惠公夷立又名寅嘉 部按三傳俱無文闕疑

[乙巳]敬王二十有四年晉定十六齊景五十二衛靈三十九杞僖十四宋景二十一蔡昭二十三鄭聲五曹陽六陳閔六秦惠五楚昭二十吳闔廬十九卒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左傳]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為亂故公叔

來奔趙陽北宮結皆衛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大臣皆惡之者也使戍積而能散以時於上不爲貪人之所惡亦以保其爵位尚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家氏] 陳當求楚既宋背北而從之滅國春秋書此誅楚而罪陳也

[薛氏] 陳不思輔車之勢助強滅鄰不知將自斃也危哉

夏衛北宮結來奔

檇音醉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杜註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闕] 吳子夫差立

行戶郎反 屬音燭

[胡傳] 按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廬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

牂子郎反 一音臧

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先書於史以其能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豈闕不書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

夫音扶 椒子遙反

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言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

[illegible]矜反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地杜註今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林氏] 齊魯爲會止此

[左傳] 謀救范中行氏

[林氏] 鄭得罪於王而齊挾之以抗王晉范中行得罪於君而齊挾之以抗晉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杜註洮曹地

是時齊欲救范氏而要宋宋有公子辰之變不能不求合于齊故有洮之會 [謝湜]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林氏] 周魯之交止此

[公羊]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

[胡傳][堂氏] 禮諸侯朝於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蒯音怪又苦怪反）

【胡氏】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春秋兩著其罪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彄蒯聵黨）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始終稱宋公之弟叛矣而不以賊書罪宋公而原辰之情也【汪氏】

大蒐于比蒲（【林氏】大蒐止此）

【何氏】譏亟也

嘉按前何氏云（桓六年大蒐公羊註）五年大蒐車徒謂之大蒐今此年大蒐故云亟也

邾子來會公

【杜氏】會公于比蒲

城莒父及霄

【杜氏】此年無冬史闕文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

十五年【丙午】敬王二十有五年晉定十七齊景五十三衛靈四十蔡昭二十四鄭聲六曹陽七陳閔七杞僖十一宋景二十一秦惠六楚昭二十一吳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鼷音兮）

【張氏】不敬莫大焉

【趙氏】嘗從龍泉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纏傷皮膚無有不死者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子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胡傳】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

夏五月辛亥郊

【范氏】譏不時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穀梁】高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杜氏】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三國構怨始此

【王氏】鄭納宋叛人已可罪矣又伐之圖以居叛人此不待貶黜而罪惡見

[illegible] 齊侯衛侯次于蘧蒢蘧蒢卑氏曰宋地

【陸淳】謀救宋也

【襄陵許氏】齊衛祈與宋鄭同盟叛晉故為宋出請為鄭次止其不言救為其不誠於救也

邾子來奔喪

【公羊】非禮也

【胡氏】諸侯為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葬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公羊】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襄陵許氏】自成風說于宣襄子苟為君則其母為夫人書葬定姒則是哀公以夫人葬其母猶宣襄也則何以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徒以喪在殯不及尊其母焉耳 [illegible]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氏】諸侯會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陸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禮惟庶人之葬不為雨止 【[illegible]】

辛巳葬定姒

哀公之母謚曰定姒哀公之母不應亦曰定姒世數未遠而稱重者蓋成公之妾別自立謚不知其後也定公之妾則不別謚而從君稱之耳 【[illegible]】

【胡傳】公羊子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竝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

【王氏】漆本邾邑庶其以來奔者也

已矣

【辨疑】鄧氏元錫曰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是不與他大夫雜居而齊齒者也況大夫君乎故春秋之法陪臣之名不紀見以為於王統最遠也而或執國命亦治之以不治而已是故陽虎之柄魯至改紀國典而從祀矣其欲殺季孫也戰于國都矢著于莊門入于公宮出舍于五父之衢入于讙陽關以叛亂甚矣經不書書盜竊寶玉大弓曰是盜而已矣盜竊重器誰之為也南蒯以費叛不書書叔弓帥師圍費侯犯以郈叛不書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曰圍費圍郈而已矣是邑孰邑是圍孰圍內邑如國內臣如敵誰之為也先其本而已矣皆治之以不治者也夫季氏之逆節甚矣昭孫不反矣定無正矣南蒯虎犯弗擾未始不以張公室為口實聖人奪之而不予微之而不著何也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賤治貴以賢治不肖不以不肖治賢令蒯虎犯弗擾之倫得行其胸臆于逆用豈有極哉故曰是盜而已矣

春秋集解卷之十一終

嘉郎按柏舉之戰文定既云春秋善吳伐楚解蔡圍矣今楚率三國圍

錢唐應撝謙述著
受業凌嘉郎較補

哀公 陸氏 名將定公之子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丁未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晉定十八年 蔡昭二十五年 齊景五十四年 鄭聲七年 衛靈四十一年 曹陽八年 陳閔八年 杞僖十二年 宋景二十三年 秦惠七年 楚昭二十二年 吳夫差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杜氏 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汪氏 不與楚之得封故以自復為文

胡傳 按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論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罰也蔡又謂蔡宜得報楚子復讎為可恕何哉蓋以吳之入郢我累已甚故耳然蔡既藉吳以敗楚則戰勝之時如火燎原蔡如不能遏也遠楚既復國遂深讎夫蔡既又中變腹背受敵矣乃復舉動僨悖國日傾危身亦不保誰之咎歟其端起於裘佩小怨蹂忿欲速不能忍强恃人幸勝以視越之垂亡餘燼不惜重賂堅忍圖吳卒以滅先儒謂蔡昭愧於勾踐詎不信然

降戶江反　[illegible]音悛　見音現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穀梁 志不敬也

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 夏四月郊不時也

高氏 魯不當郊故天亦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況公斬然在衰經之中輒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

嘉郎按穀梁又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

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然據汪氏則謂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啓蟄而郊朱子以為夏正之孟春啖氏謂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月非是皆以建寅之月為魯郊之常矣又按宣三年正月牛傷不郊下應子亦云書無冬至大郊之事惟三月祈穀上帝耳此與左傳家語及朱子啖氏之說皆合故汪氏以穀梁所言為禮之未失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救范氏也

[陳氏]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觀定公之末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逾年而遽伐之蓋魯人利取其田不復知有禮義也

[趙氏]邾所厚者君也何忌魯之強臣所以伐之也

[戊申]敬王二十八年 二年晉定十九齊景五十五衛靈四十二蔡昭二十六鄭聲八曹陽九陳閔九杞僖十三宋景二十四秦惠八楚昭二十三吳夫差三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illegible]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杜註邾地卓氏曰句繹繹山之曲也

[胡氏]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振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為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為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

一[illegible]其丈反

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盟者各懷其所得也蓋[illegible]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故公之意如叔孫氏叛意如而招公孫陽虎因桓子爲孫氏叛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汪氏]邾近魯魯屢伐之則之愬於晉晉人來討今晉不能主盟諸侯皆叛故邾子懼而來會來朝來奔喪魯人猶以爲憾三卿帥師伐之取其賂田而復盟以要之三子皆書不繫望者此不自公出罪三子也

按晉伯既衰列國分爭魯勢不能自立發憤於小不復顧體有得寸得尺之意【高閌】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胡傳】靈公卒蒯聵之子輒立

【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當衛靈公欲立郢當召三卿而命之以蒯聵棄父出奔義不可立將以郢承嗣則嗣定矣今乃私語於郊嘱於夫人而大臣不之知此郢之所以辭也衛大臣見蒯聵在晉親於前子知其必來爭國以為立其子庶免於爭而不知其益不順也【高閌】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戚地已見前書

【胡傳】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何以然者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何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世子背父出奔是非復世子也然而靈公無廢之之命而其子得立是世子之位未絕也無世子安得有世子之子是春秋之書世子緣輒而生此文也【胡傳】

見音現

數上聲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卓氏曰今闕
有鐵丘節也

鄭下達將兵而與之[illegible]何以[illegible]趙鞅爻之按左氏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illegible]與晉戰也而趙鞅帥師邀之故以鞅主之戰[illegible]于[illegible]背[illegible]叛之意乎[屬辭]

冬十月葬衛靈公

[黃氏]九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胡傳]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後背楚而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家摘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覆播告之詳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從吳又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謀之拙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謀殺之也於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於吳爲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謀敢有後其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乙酉]敬王二十八年三年晉定二十齊景五十六衛出公輒元年昭二十七鄭聲九曹陽十陳閔十杞僖十四宋景三十五秦悼九年楚昭二十四吳夫差四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胡傳]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爲未絶未絶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之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子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

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胡傳]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甚諂以是爲悅而不毀歟哀公之時所宜祀者太廟(周公)世室(伯禽)之外成襄昭定而已上及高祖則至宣而已(斷定爲以弟繼兄宣公爲哀公高祖)故桓僖毀廟也 [詳闕]

[高氏] 桓僖不毀聖人因其災而並錄之於是乎知有天道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杜註啓陽今琅琊開陽 汪氏曰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臨沂郡今沂州也)

[杜氏] 魯黨范氏故懼晉九年四城(啓陽西郭略卻瑕)

宋樂髡帥師伐曹

[□氏] 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或謂是時吳方與楚爲難而又放獵于吳不虞國事之或洩乎(嘉卿按文定云獵以遷吳爲非若果有此則吳必惡之不能無言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惠公 子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盧氏] 夾會莢刪來奔喪猶不免伐取漷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小國水火甚矣諸侯無伯害哉

[□氏] 敬王二十九年 晉定二十一 齊景五十七 衛出二十 蔡昭二十八 鄭聲十 曹陽十一 陳閔十一 杞僖二 宋景二十五 秦悼公元 楚昭二十六 吳夫差五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林氏] 昭侯殺 子成侯立

[高氏] 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爲文公此蔡侯申於文公爲曾孫且人以諱事神豈有曾孫與曾祖同名者乎必有一誤

[胡傳]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誣

吳又妄圖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

無以貴寵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

【傳】書曰殺其大夫者也以為貴近無人也是故稱人殺

國以殺是在官者無人也稱盜以殺是在官者無人也

說本陳氏之曰翩下氏以為宜是詳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辰公孫翩之黨也其出奔也猶宋萬出奔陳公子慶父

出奔莒莒展輿出奔吳【胡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無伯也【胡傳】

【事】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胡傳】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名其官者二公孫

蓋嘗謀國不徒其君至於是而眾見責者也故書法如

此

嘉郎樵前書盜殺蔡侯而不書殺張氏以為翩之事成

子一旦非有積漸我君之謀也然則姓與霍雖皆翩之

[illegible]

殺不與盜殺之辭大夫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楚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楚司馬販起豐

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

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

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

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

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

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illegible]

【胡傳】其曰晉人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

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

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

競至此春秋所惡

【家氏】戎蠻投晉晉人倘畏楚之虐強拒而弗納可也聽其

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晉之罪大

矣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范氏甯】立亳之社於廟外以爲屏蔽人君瞻之而致戒心

【林氏】亳社殷社也諸侯有之以爲廟屏所以戒亡國亡國之社有屋使不得上通於天故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林氏】頃公卒子隱公虞毋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杜氏】以亂故是以緩

葬滕頃公

【辛亥】敬王三十年 五年 晉定二十二齊景五十八卒衛出三蔡成 八朔元年鄭聲十一曹陽十二陳閔十二 杞僖十六宋景二十八秦悼 二楚昭二十六吳夫差六

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汪氏】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景公忽興師以伐宋意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故託是討之以圖霸歟然景公內不能正其國老將衰而邑叉之隳不知省

無何身殁子弑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 嘉卯按晏子卒在前

晉趙鞅帥師伐衛

【杜氏】衛助范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林氏】景公卒子孺子荼立

冬叔還如齊

【高氏】使卿不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穀梁】不正其閏也【劉氏】表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

閏月不可葬閏月而葬非禮也子弒國亡亦可驗矣試

漢文以閏月即位而安何也曰漢初之曆多差日月食在晦其閏未必當也【以上隋謙】

【壬子】敬王三十一年 六年 晉定二十三齊安孺子荼元年衛出四 蔡成二鄭聲十二曹陽十三陳閔十三杞僖十七宋景二十八秦悼三 楚昭二十七卒吳夫差七

春城邾瑕 杜註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氏曰瑕邾邑 故繫之邾按後漢志任城國亢父縣北有邾瑕城 今亢父在濟寧州南六十里當近泗水其東則漆閭丘 之地邾瑕謂瑕必與魯負瑕連界而得名負瑕即瑕丘

【襄陵許氏】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

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
瑕邾邑也而城之著侵奪也[謝樞]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治范氏之亂也[杜氏]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
[左傳]復修舊怨也
[高氏]吳之入楚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之元年侵陳今
復伐陳陳自是與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襄陵許氏]陳乞將立陽生乃先逐國高國高奔而後陳乞弒
君之謀得非
[杜氏]二子阿君意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罪也
叔還會吳于柤
[襄陵許氏]始結吳好也君子於此知魯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杜氏]昭王惠王立
七年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陽生景齊辨見拒十一年奔歸于郝下
[穀梁]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
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
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
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正荼不正者廢長立幼景之失也
[胡傳]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
有己則以父母之心為心景公命荼世其國己則簒荼
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
子誅不子也弒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乞使
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
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家氏]弒荼立陽生乃
乞之本謀
嘉郎按景公寵公子也寵見父子廢長立少卒釀莊氏之禍乃又廢長立少陳氏之姦詒不魯宜氏之戕身受前車之覆要必鑑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癸丑]敬王三十二年七年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蔡戎三鄭聲十三曹陽十四陳閔十四杞僖

[illegible]

十八宋景二十九秦悼四
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趙鞅帥師侵衛 中行亦為范氏

夏公會吳于鄫 不反自鄫為特不致 不書至不告廟已久故

[illegible]比年書會吳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邾杞近鄰不致偏 其入雖此而易亦不書至

內惡直書而不諱春秋公魯於天下也以邾子益來歸邾子益于邾雖欲掩之焉得而掩之文定之說迂矣[illegible]

宋人圍曹 報鄭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illegible]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循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

哀邾梓救而無功莫也
為甚晉救江沈魄之

[甲寅]
敬王三八年晉定二十五齊悼二衛出六蔡成四鄭聲
十三年十四曹陽十五閔亡陳閔十五杞僖十九
宋景三十秦悼五
楚惠二吳夫差九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illegible]宋公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illegible]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虞公不名而曹陽名事有不同[illegible]

[陳氏]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删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

[illegible]不至國都則書某鄙至國都則書伐我不書四鄙非一鄙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況城下之盟乎春秋之特以為辰辱故為國諱恥[illegible]

[汪氏]哀公之將兩書伐我若曰我能入邾吳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興師而伐我詳味書法有反己自咎之意焉

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杜註闡在東平剛縣北 卑氏曰讙在汶北闡在汶南闡在寧陽縣有剛城乜郎闡

三鄰竝將取邾之田國君自將虜邾之君壓於強鄰不得已而歸其賂為至於陳恆弒君夫子沐浴而請討若邾闡也豈非畏強凌弱惡之甚乎或曰定哀之間多微辭吾未見其微也[謝湜]

[王氏]魯召讎國不容無過齊以私憤取非其有故歸人

秋七月

甲寅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林氏]僖公卒子閼公立

齊人歸讙及闡

[胡傳]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息也以此見國君之造惡不悛則四鄰環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護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也

[乙卯]十四年 敬王三九年晉定二十六齊悼三衛出七蔡成五鄭聲十五陳閔杞閔公維元年宋景三十一秦悼六楚惠三吳夫差十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杜註雍丘縣屬陳留卑氏曰今杞縣

一軍皆見禽殘民之甚然鄭罕達之寵嬖人而輕其師罪又甚矣[謝湜]

夏楚人伐陳

[左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丙辰]十五年 敬王三十年晉定二十七齊悼四辛衛出入蔡成六鄭聲十六陳閔十七杞閔二宋景三十二秦悼七楚惠十四吳夫差十一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高氏 先爲魯俘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杜氏 悼公卒子簡公壬立

左傳 稱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胡氏言齊侯歸讙及闡辭師于吳得變之正爲中國禮義之君無不善之積故以卒書而沒其見弑夫賊無主名不特使弑君之賊得逃其誅而往不見其迹則彼亂臣華督之流何獨不幸而弑一不善之君使千載蒙其惡名若弑一賢君則罪必可逃矣此與鄭伯髡頑如會楚子麇卒之傳皆大義不明識不能無疑爲者彼陳乞弑其君荼見于春秋陳成子弑簡公見于論語使悼公而果弑亦何嫌何疑而爲之曲諱況悼公昧伯夷之義爭國以弑先君之愛子亦未嘗無不善之積亦安見爲禮義之君然則傳文非乎曰經以爲卒則是卒而已矣 講義

夏宋人伐鄭

襄陵許氏 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慾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臨川吳氏 吳猶遭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伐之曾吳之不若也

高氏 聖人弗與故書侵左傳書伐

五月公至自伐齊

高氏 聞喪遂班師可也所以人者進退制在吳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按左氏定十四年奔鄭自鄭奔齊哀十五年復出奔齊在經後 纂疏

杜氏 書歸齊納之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胡傳 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故在王室則非諸侯子突救衛是也

玩全文此非孫氏言

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
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
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
子矣救而果善曷爲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
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
後嘗爲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
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
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曰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丁巳]敬王三十有一年 晉定二十八齊簡公壬元年衛出九
十六年 蔡成乙鄭聲十八陳閔十八杞閔三
宋景三十三秦悼八
楚惠五吳夫差十二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闕]鄎子齊之謝魯哀□稱□其君宋齊人爲是取讙及
闡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又□師而后齊人歸讙及闡又
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
斯師將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
之義大矣

[經]書伐我不言地兵加國都題也潰戰克劫守宮次于
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于郊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
戰則齊師逼迫于魯之國都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傳左]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
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腶脯焉喜
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陸氏]春秋書轅頗之奔所以爲人臣附上以剝下託公以
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艾陵下致疑闕文也[湯闕]

[張氏]前年之闕書公會吳伐齊者再責魯深矣當闔廬之
世春秋嘗進吳書子自夫差之立迨今十有三年皆以
號舉爲其用兵不戢而狄之也狄吳則魯罪著矣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杜註

戰艾陵

[盧陵李氏] 此戰以國書主之者吳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可禦而必敗矣苟能全民兵嚴守備勿與交鋒可以坐困強吳今乃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虜為國大殃故艾陵之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

嘉邵曰吳運遠涉不備使齊能堅守日久以待其斃哉則首他饗出而來之未必不勝奈何速戰取敗乎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戊午] 敬王三十有二年 晉定二十九 齊簡二 衛出十 蔡成八 鄭聲二十八 陳閔十九 杞閔四 宋景三十 十七年 秦悼九 楚惠十四 吳夫差十三 六

春用田賦

[左傳]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汪氏] 計田而斂取民財以定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耳

按古一井八夫六十四井為五百一十二夫出三甲七十五人若合重車二十五人是共出百人成公作丘甲句增二十五人固已多矣今又以為不足計田而賦

嘉邵有拙見在成公元年作丘甲應子論後

稅畝書初後以為常也作丘甲用田賦一時之微政猶望其改故不書初 [以上熟講]

[胡傳] 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用者不宜用也

[廬陵李氏] 按國語載孔子對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大率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觀春秋傳所載多臨事而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牛車乘決非丘甸所出也今魯賦於土田故譏之

嘉邵按此說似得古人重本遺意然則所謂甸出戎車一乘馬四匹牛三頭之說非歟且通國之馬牛車乘悉

市廛之賦未足以辦意書車乘雖出于民非農家所能容必官藏之而官給之甲冑弓矢干戈則出于市廛須于士卒馬牛則民養之耳校人所掌公馬不在此內當合參初稅畝作丘甲作三軍舍中軍傳註前後拙見俱俟質高明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胡傳]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忽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爲其配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書孟子卒雖曰爲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臨川吳氏]國是以同姓不書夫人薨亦以見魯臣不以夫人禮喪之也昭公君也尚遜之而葬不備禮況其夫人乎

公會吳于橐皋橐皋杜註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卓氏曰今廬州府東北廢梁縣古淮南逡遒縣吳地〇會于橐皋于鄖其事亦無難也故不書至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宋向巢帥師伐鄭

鄖重地林住爲何不屬已見前至

[杜註]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廬陵李氏]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已也

冬十有二月螽

[紀]敬王三十八年

十有三年晉定三十齊簡三衛出十一蔡成九鄭聲十九陳閔二十杞閔五宋景三十五秦悼十楚惠七吳夫差十四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孫氏]報嵒丘之師也

[家氏]先書宋取鄭師責宋也今書鄭取宋師亦責鄭也

夏許男成卒元公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杜註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卓氏曰黃池今開封府封丘縣

[公羊]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

[胡傳]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雖强而抑其横也

[汪氏]長陵一宣十年于蜀成二年二于申昭四年楚雖主盟而晉不與故春秋皆先楚以紀實也于宋襄二十七年于虢昭元年楚同主會且先於晉然晉君猶未同盟故春秋但先晉以正名而不書及焉今黄池之會吳子主盟而晉定以奕世之伯會吳以秉禮之望一旦俯伏聽命于壇坫之上故春秋先晉以存中國之名而書及以著兩伯之實則内外之分不紊而强弱之勢自見矣[高氏]自十年吳伐齊後春不書王天下無王春秋所以終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高氏]楚畏吳之强乘其出會而伐陳也

於越入吳

[胡傳]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鑒而楚滅之楚又不鑒而秦滅之秦又不鑒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我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黄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此暫亡之徵也[謝湜]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襄陵許氏]二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

[夷中]敬王三十九年十有四年晉定三十一齊簡四衛出十二蔡成十鄭聲二十未陳閔二十一杞閔文峯宋景三十六秦悼十一楚惠八吳夫差十五

春西狩獲麟

[氏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皇之端象冬陽之伏龍帝之瑞象春陽之發鳳王之瑞象夏陽之章麟霸之瑞象秋陽之降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以用四靈也龍初潛後飛鳳為飛鳥麟則不能飛矣而走龜則不能走矣而伏龍四氣之迭至鳳為不至龍圖不出而獲麟孔子所以歎也狩即狩譏化蒲昌聞莫不暨地而獲麟不地書曰西狩麟自西至也非麟之為霸道也霸者治世而神龍降精伏於黃牛以牛之順化龍之健不能主物而師物非其象乎儒之為道以仲為屈聖人絕筆於此意可知矣

[謹案]嘉邱按未申坤也春秋始於巳未終於庚申自方巳師庚自未而申皆土生金夏秋之交也其亦以順化健以仲為屈之義乎或謂聖人之文明白正大豈其用心着乃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如書而終泰晢以示秦狩戎周帝王肩數百世可知亦何用心之有

[總論]哀公十有四年周無一事交于魯魯無一事交于周天下諸侯無有一事與周相交者周之衰微至是無以有君天下之志而諸侯亦蔑焉不復以為天下王矣春秋於是絕筆晢人於是告萎而戰國興焉豈偶然哉右春秋集解嘉邱較錄既畢竊以管窺之見為之說曰夫子考訂六經惟易之十翼與春秋為聖筆親著之文數千載來先儒次第表章至我師潛齋應子積學數十年諸經復加補註於此二經尤詳而皆名曰集解良以聖道難聞筆削難贊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欲抉聖經之精蘊非聚衆見以折衷定說不可也庚戌十月嘉邱年四十始從師遊至戊庚申乃以易解命邱較錄于時質疑問難開示多方一得之愚開蒙採擇今易解已梓行矣惟易學圖說囑嘉邱錄副本藏之尚未行世癸亥邱師即世越七年庚午邱始得春秋集解閱之見其仍胡傳者十之六旁採諸說有切辨論者十之四知非應子好為異同也蓋以是為聖

人刪書期于明允而已（詳見太序○胡傳或于微罪而責之太重或于小善過優而予之）嘉邸復將五傳平文（秀初氏輯）張大全諸書參較訛闕逐為訂補别有所疑及一二臆見惜不逮先師存日如易解之面叩祗附識于後以質高明其于卷首總論後補錄論例三則者亦遵朱子所謂傳例多不可拘之說也學者第按三傳事實擇其可信者從之虛心平氣以繹經文勿太泥辭之同異則其中輕重等差當自見爾嗚呼大易性命微旨春秋名分大防聖人體天道以成經師復體聖心而集傳無論其他著述即此羽翼二經昭昭宇宙閒厥功亦懋哉錢塘門人嘉邸謹識

春秋集解卷之十二終

較補春秋集解緒餘（凡不書姓氏更微字者皆屬嘉邸鄙見）

[應子]論義理公羊穀梁時有精處然二人皆不見國史傳事多訛謬而左傳之於諸國史記詳矣諸儒乃不信其紀事而多從臆說吾未見其可也

隱公元年

或問應子錄經文或從左或從公或從穀何也嘉邸曰三傳經文皆有所傳授應子錄其可信者所謂擇其善者而從之是也

[大全凡例]紀年依汪克寬纂疏例註甲子於各年行上分註周紀年始終於年上齊晉諸國於年下

三年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按隱公嘗會王子虎于踐土故其卒也來赴定公會劉子于召陵故卒亦來赴然則隱公未嘗如京師會王朝之卿大夫尹氏之卒胡為而赴魯哉其為君氏之訛明矣

四年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illegible]此是夏伐鄭秋復伐非再言也傳辨明
按左傳夏四國伐鄭圍其東門五月而還秋諸侯復伐鄭萊帥師會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明非一事再言也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illegible]舉魯一國不朝聘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按春秋但記魯事天下諸侯或有朝聘者不証亦未可知如詩秦風無衣篇云王于興師猶知尊王也

桓公三年　春正月

按應子于有正無王謂天討不舉無望於王其意亦本于文定此傳但莊公三十有二年子般卒文十有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宣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襄二十有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昭十有九年許世子止弒齊君買哀十年陳乞弒其君荼皆有春而無王想王日益衰亦無望于天討矣○外有楚之弒虔吳之弒僚其年皆有春無王

七年　無秋冬同四年

文定之意非謂秋冬有事可不書蓋以無事亦必書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是時桓公在位十七年矣何以始取后也意者王為平王之孫以孫繼祖即位時年尚幼耶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illegible]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自[illegible]
參盟莫甚于惡曹今删
齊僖鄭莊前此盟石門矣齊僖衛宣繼又盟瓦屋矣不獨惡曹也○滅王后母家者齊襄公諸兒也然僖實始作俑矣抗王自立者衛惠公朔也與宣公無干當云鄭莊敗王師齊僖侵陵后之母家衛宣納子婦為夫人而殺其二子

十有五年冬　十有一月

衛侯朔出奔齊

宣公殺伋壽不知在何年經不書者蓋是衛不告也
十有八年春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蕭授一日經聞之先君子曰詩序襄公淫乎其妹史記
亦曰魯桓夫人襄公女弟也夫人歸魯在桓三年襄爲
夫人兄此時亦應授室何爲遲之十七年乃娶王姬且
齊僖之卒在桓十四年必無當其身女嫁已十二年女
之兄尚不爲娶婦之理吾以莊元年王姬歸齊論之知
齊襄乃夫人弟詩序史記誤也

莊公元年　夏單伯送王姬
公穀皆以單伯爲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送皆作逆
[子應]王姬下嫁于齊則齊是當逆而魯之命大夫逆之無
是事也若是魯逆則當書單伯如京師逆王姬矣穀梁
謂義不可受于京師說亦牽强
冬王姬歸于齊
自桓公九年戊寅紀季姜歸于京師至今戊子才十年
耳而莊王之女可嫁王必非紀后出也疑桓王先取嫡
后或妾已生子而繼取于紀耶然有二后及先有妾皆
非禮矣且桓公十五年甲申桓王崩至是四年王猶未
葬而先嫁王姬禮固如是乎十年之間即使後自生女亦未可嫁
夏單伯送王姬秋築館冬王姬歸齊歷時何其遠也豈
果逆字訛爲送乎蓋是下嫁王姬與從繁盛暑月不能
急行且必俟王姬至魯然後齊侯至境親迎歸齊耳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瑰玩年
左傳徒人費之狥襄公舉賈舉之狥莊公異

十年　夏六月
公敗宋師于乘丘
按禮記檀弓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馬驚敗績公隊車
則是魯敗矣豈一地而戰非一年事乎
十有八年　[附]周僖王十七年崩孫惠王十八年立
自桓公戊寅紀季姜歸周爲桓王后至今乙巳僅二十
七年據林堯叟註桓王崩子莊王立莊王崩子僖王立
僖王崩孫惠王立是惠王於桓王爲元孫紀后乃高祖

姚也安有嫁後二十八年之內身為高姚而見有元孫
者又按左傳惠王元年逆惠后于陳則惠王又已成立
尤可疑異意者惠王為僖王之子而非孫抑桓莊僖惠
四王或有兄終弟及者乎然而二十七年中有孫亦未能
成立曾孫亦不能生書雖盡信如郎使桓王長於紀后十年年未六十雖先取者生子生孫極早曾孫不及十歲亦未能成立

二十有二年 [林氏] 楚熊惲弒其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
弒兄郎弒君也經不書左氏亦無傳可疑○楚成盍位
八年以前不能制令尹子元至四十六年被弒則是初
立時必尚幼也何以能殺兄毋亦子元佐惡如公子翬
之所為乎

冬 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按盧陵李氏引釋例曰凡公之行國之守臣每月以公
不朝之故告于廟又趙氏曰凡君在外大臣攝行告朔
之禮又劉氏曰昭公失國季氏居君位攝君之祭則諸
公出外歲首不及朝正者槩可知矣

三說俱見襄公二十九年公在楚大全小註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孔疏] 二十三年荊人已來聘辨林氏前此無聘之說別見一本師批

三十有二年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杜註] 公有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慶父為牙同母
兄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莊公子
慶父莊公庶兄牙為庶弟亦皆季友之庶兄也莊二年代於餘丘杜註莊公時年十五慶父莊公庶兄也今若繼莊公是為弟終兄及矣

閔公元年　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盧陵李氏] 救兵不貴將卑師少 辨胡傳

二年　秋　九月　公子慶父出奔莒
胡傳雖云識失賊下文又出其罪然應子亦云魯人
逸賊文定蓋度其情勢則當原之耳應子又云季氏
私其親而不以賊討按季友是莊公母弟慶父乃庶
兄也不從其請而死何謂私之蓋雖討之而非充類
至義之盡也

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文定不服齊桓之封衛也其詞亦繁而不殺矣今以

一言蔽之謂不請命于王而擅封之耳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胡傳]以邦交則逕不會盟遂師執而削此句

按三不會盟大全註云見文七年十五年十七年皆

于扈也然七年明扈經已書公會而盟矣十五年盟

扈十七年會扈左氏皆云以齊難似亦可原也

五年　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或史失其名而春秋因之

九年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丘若果會葬惠王經何以不書葬豈亦舊史失之歟

辨汪氏會葬既畢之說

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汪氏]公羊謂叛者九國亦無可考故趙氏云此會惟去國

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並書舊盟之國寧有九國

叛乎（侯從史記作諸侯頗有叛者）

十年　春王正月　狄滅溫溫子奔衛

據左傳溫子不爲無罪文定與譚子弦子比而論之蓋

以經文同也又按文刪計及蘇子盟于女栗杜氏云奔

衛今復見蓋王復之是果悔罪而復之歟抑左氏之言

不足據歟又或溫子蘇子實二人歟

十有五年　冬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

侯

[穀梁]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參左傳國語之）

（有事之容）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先是宋桓公立衛戴公廬于曹未幾戴公卒立文公

齊桓使無虧戍曹未知爲戴公戍乎爲文公戍乎然

均之爲衛矣且無虧衛出也不知衛文何以反助宋

伐齊豈其但知有齊桓之前命自以爲報桓矣乎○

宋襄不問齊所以立無虧之故徑來伐齊齊人亦不

辨明其事徑殺無譏皆罪也豈孝公奔宋時以偏辭愬
莊公襄公不細察齊人畏宋不敢辨乎

二十有八年夏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胡傳]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從乎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猶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爲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諸侯嗣故稱復繼之也不稱復絕之也

此亦一例而應子删之姑記于此今查前有突歸于鄭亦歸于曹後有曹伯歸自京師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皆不書復則亦無甚重輕況胡傳於曹伯之歸又云其位未嘗絕也又自相矛盾

冬

曹伯襄復歸于曹

紂囚西伯于羑里散宜生以美女珍異獻紂乃釋西伯與曹伯之歸何異而文定謂其以賂得國春秋名之豈散宜生之獻紂文王不知而後儒之貲筮史曹伯或與聞之耶

三十有一年　夏四卜郊

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應子辨云魯無冬至祭天之事唯三月祈穀上帝耳此論本于啖氏與左傳家語啟蟄而郊之說皆合則此傳胡傳孟春乘大輅數句可删

三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按齊桓之卒也蟲流出于戶晉文之卒也柩有聲如牛試問禹湯文武曾有此異乎後之喜霸功者可以知儆矣況周魯未亡而齊晉先亡也○夫子雖曰晉文公譎而不正然其入國爲君也不亟亟焉此一節猶賢于齊桓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林氏]秦晉七十二年之爭始于殽而終于十三國之伐自僖公甲午至襄公壬寅止六十九年此言七十二年者蓋合前辛卯圍鄭始搆怨時數之耳

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孫應]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朱子曰商書伊訓云元祀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是時固不可用凶服矣然則臨朝而退仍反喪服耳（此辨見周書康王之誥後○此辨文定凶服之說非為此經作錄于此）

二年春王二月　丁丑作僖公主

[左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立几筵記于殺）烝嘗禘于廟

據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若卒哭而祔尚仍用桑主未宜用栗主也何云祔而作主當于練（小祥）前作主（見集解）

十有二年春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咲氏以左傳杞桓公請絕叔姬為大誤（蓋為成四年杞伯來朝五年杞叔姬來歸所誤今並錄之并）

[林氏]叔姬文公女（按文公四年逆婦姜于齊距此才九年安得有女可許嫁者乎況成公五年乙為僖公次女此叔姬在前三十年而交杞叔姬林氏以午何反云文公女）

十有四年夏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按左傳是年春頃王崩則諸侯不奔喪而會盟罪也但視蘇氏為特甚又且經不書王崩集解故不論及

冬齊人執子叔姬

計文公之年未當有女適人生子而成立者若叔姬為齊昭夫人則齊昭乃文公甥又為外父文公以妹妻之尚不可而況其女乎叔姬稱子究未知誰女也

十有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胡傳會同不與應子批未可據今刪此句（辨見傳下三年不兩）

十有八年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

出姜齊昭公女也昭公卒故遂敢弒赤

宣公元年　夏季孫行父如齊

[陳]行父季友孫也有忝厥祖多矣原其所蔽蓋多思少斷之過

公會齊侯于平州

齊惠公既立一反魯公之所為而與魯和親然晉魯無故而魯侵之其惡猶小今魯篡弑而惠定之其罪大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胡傳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殺其大夫責楚殺得臣應子論與文定異故胡傳不錄今此傳云云亦得其平刪之則意不暢與前應子說兩存之可也

三年秋赤狄侵齊 註狄地 諸云洛州春秋赤狄之地大全同 應子赤狄之種在西山潞州俟訂

十有三年夏楚子伐宋

十有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

或謂楚人聊宋而不假道使任其過我何以立國乎按宋若止申舟而以辭命責楚楚亦不能有加于宋矣惜乎華元之不及鄭子產也或又謂楚子伐蕭而宋救之是以楚子伐宋宋又伐陳而楚圍宋其敢怨于楚者亦非一矣使因其不假道而以辭命責楚楚遂無辭以責宋乎

按宣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楚子滅蕭經不書宋救想不成其為救今且無論矣自是同盟清丘而宋師伐陳至十三年夏楚子伐宋傳謂以其救蕭也然未始不為伐陳也其事亦可已矣而怨猶未釋至十四年秋命申舟不假道以挑釁圍之歷四時而始平使宋不因孟諸之怨殺舟禍豈至是乎文定專責伐陳之非而略殺舟之事說亦遺其半矣若子產執宋之政固不伐陳即使伐陳豈無說以解此況楚莊之明尤非楚圍比耶

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李氏克寬 榭者講武之所宣者宣王所為此說與宣王不同至是王業日壞宣之盛不可見而王迹又煨燼為盡之也

十有八年冬十月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奔不失禮雖善然其如齊也欲去三桓不知其本末者
能成而無君則奔亦其自取
成公二年秋　八月　取汶陽田
按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季氏曰讙汶陽
田也成八年魯歸于齊者又按哀公八年齊人取讙
及闡隨復歸魯卓氏曰讙在汶北是汶陽本魯地也
文定引孟子魯地方五百里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
所益乎若在所損則經不書歸矣
六年冬　晉欒書帥師救鄭
[胡傳] 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
按前鄭悼公與許訟于楚不勝而從晉後成公得重
賂而從楚二君皆非能出谷遷木者也（二改過遷善句今刪）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稱國以弑者四公羊曰衆弑君之詞啖氏謂自大
臣也然惟莒庶其爲衆弑晉州蒲則其君惡甚亦
可謂之衆弑矣僚爲置君不當而罪其大臣辟此
終當闕疑也
襄公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襄公嫡氏）
三年春　公如晉（時年六歲）　夏四月　公至自晉　六月會
盟于雞澤　秋公至自會
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襄公生母時公七歲）　冬公如晉
五年春公至自晉
公幼失怙恃出入無疾孟獻子之力也
七年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胡傳] 鄭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則是貴禮義爲中國之君
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弑于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
及其身者乎
鄭僖三不禮其臣而見弑亦未見其爲貴禮義之君
也其餘集解辨之詳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之數聽朝聘）
[廬陵李氏] 文襄之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後無定
此令晉悼聘之數亦同文襄也

晉之將僖公二十八年兩朝王不朝晉餘會盟皆非
朝也三十年三十一年公子遂兩如晉晉文在位八
年卒晉襄將文公三年一朝晉五年公孫敖如晉六
年卒季孫行父又如晉是晉襄卒七年在位晉悼八年襄鄭師之魯
八年以前魯之君臣數如晉毋論矣自是襄十二年
一朝晉九十十一年頻會盟為服鄭非朝也九年惟
季孫宿一報聘十四年季孫宿會晉士匄會吳于向
叔孫豹會荀偃伐秦宿又會士匄謀定衛非聘也晉
悼十五年卒十五年郎魯襄之前後皆不合三歲聘五歲朝之
制

十五年春　劉夏逆王后于齊

[補注]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今細玩左傳之說蓋以靖公是卿也受命往監而不
同至靖公非禮也杜注錯解恐夫靖公之不至豈其中途
遘疾耶然受王命者非不起之疾亦不可不行經不
書單子傳不明言其故闕疑可耳考左傳襄十年為靈王之九年單靖公為卿士○此靈王之十四年而始逆后豈亦幼年郎位
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英主也卒年僅二十九是可悼也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玩左傳賈舉等之殉莊公又不如徒人費之殉襄公
也

三十有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
密州
稱人以弑者三宋人弑杵臼齊人弑商人皆分其罪

于衆人猶未至通國惡之也若莒人弑密州密州虐國人弑之其見於稱國以弑者幾希〇莒小國也密州數與魯君盟于晉而數伐魯則在國之虐可知然未必弑之而國中人人盡喜也人人盡喜見莒庶其公羊何註

昭公

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麇卒孔子時方幼年左氏傳在孔子後孔子所見所聞未必盡如左氏所書嘗謂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善謂事之可信者也孫本應解則後儒傳錄豈能事事無訛其不敢以道路之言輕改國史蓋亦寧失不經之意乎楚麇之卒公殺亦無明文惟穀齊慶封下穀梁誌慶封之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殺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或疑楚虔若非弑君何人言之藉藉也嘉郎按虔之篡立亦春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跡其前後所為戭如居下流而天下之惡皆歸焉

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遂滅賴

汪氏 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吴滅賴安在其弭兵也哉

十有一年秋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歸之姊敬歸生子野野先卒敬歸有謚而不書卒葬毋以子貴也如是

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子棄疾殺公子比

胡傳 宜書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盟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肯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從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不書楚人殺比而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于代比而非討之也

此傳集解不錄應子說自簡明但文定之論畢盡比之情狀故補錄于此

十有五年夏蔡朝吴出奔鄭

【胡傳】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亦恃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悍、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爲家達緣季氏也覇吳出奔困無極也王章殺身恃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毎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此成六年耶鄭傳也應子以于本題為深文是以不錄然其論朋黨之害字字警切可為千古龜鑑故移補于此

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胡傳】周書顧命成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即于是日命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 此段應子不錄

【廬陵李氏】此乃柩前之定位而非告廟臨羣臣之位諸公書即位皆在先君薨之次年乃臨羣臣之位非居喪之位也

四年春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應子】據左傳以祝鮀之言乃長衛侯而經仍先蔡侯不知何故

十有二年冬 十有二月公圍成

按左傳長衛侯者為皋鼬之盟故而經不序書略之也則初會時猶長蔡侯故序衛上

若依史記魯世家謂歸女樂為十二年事則孔子去魯其在十二月圍成之先乎

十年春王二月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陳乞弑荼左氏公羊所言雖不同然三傳據云弑也悼公之卒獨左氏言弑耳公穀皆無傳

總論

讀春秋亦須見得夫子無意無必體段方可不然聖
人亦太多心矣

初稅畝公羊傳 註何休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時宣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力于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
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據用田賦不言初亦不言稅畝古者
什一而藉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為公田古者曷為什一而藉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
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
夫饑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
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
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
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
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
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
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
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
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
還廬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
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
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
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
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墾一肥饒不得獨樂墝埆
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
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
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
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
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
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
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
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工

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畜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

將故者養民教民選士備荒之法無不詳具經術至文也但十井八十家恐不足以出兵車當從句方八里積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之說為是 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春秋提要補遺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應撝謙撰撝謙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節錄三傳及胡安國傳參證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前有自序末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則其門人錢塘凌嘉邵所補輯也凡撝謙之說稱曰應氏而嘉邵之說則退一格以別之皆摘論經之疑義又附春秋提要補遺一卷如軍賦祭祀等事分門類記不書撝謙姓氏當亦嘉邵所著歟